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六冊目次

唐劉蛻集六卷 （唐）劉蛻撰 明天啟四年吳馡問青堂刻本 〇〇一
梨嶽詩集一卷附錄一卷 （唐）李頻撰 明鈔本 〇三六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 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〇七一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陸龜蒙撰 明鈔本 一〇八
徐公文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 清鈔本 二七六
河東先生集十六卷 （宋）柳開撰 張景輯 清鈔本 四九八
忠愍公詩集三卷 （宋）寇準撰 明嘉靖十四年蔣鏊刻本 六〇一

唐劉蜕集六卷

（唐）劉蜕撰

明天啟四年吳馡問青堂刻本

文泉子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劉蛻撰。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四年進士及第。咸通中官至左拾遺，外謫華陰令。案王定保唐摭言載劉蛻集者商州劉蛻之子，亦善爲文，則蛻當爲商州人。又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劉蛻桐廬人，官至中書舍人，有從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敘爵里復不同，或疑爲別一劉蛻，未之詳也。是集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後，辛卯以來，辛丑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內外篇，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蓋草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殘脈則將救之，雨雷充衆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觀其命名之義，自負者甚厚。其文冢銘最爲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藹如之言，然唐之末造，相率爲纂組排偶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高彥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盎之僞，其學蓋有根柢。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咸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綯子滈恃權納貨之弊，坐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矯矯，宜其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庚辰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採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略云爾。

題唐劉蛻集

余有嗜古癖嘗詫秦灰毒烈應有隹文字不傳所傳者燼餘耳疑當時避秦人定有秘笈靈文恨問津桃源者爲漁父漁父不文第錯愕其樽壘衣冠不同魏晉未嘗以此相質也張茂先號稱博古者嫏嬛之遇不可謂非夙因乃瞬不及停謝去夫桃花源中人賓賓具主客禮漁父可以強記而不知小有洞

天老人皇皇慮召譴主者茂先欲強記而不得豈非靈文秘笈鬼神呵憐世間惟操柄自鬼神者一切莫能奪則欲求上窮碧落下徹黃泉遠泝鴻濛近撫百代於齏灰異刼龍藏蛟宮外另闢記問山河非神仙不可而神仙有無又何渺茫也余友衆香具孝友至性而酷躭奇書與余上下千古如指螺紋吾師涂伯聚先生曾目之爲神仙中

標格夫嗜古則必深其理寂其氣以相求舉千百以上之靈爽精英嘿為所攝攝之而不能闕定有一種土中之光塵中之寶氣供其愛玩摩挲則此索頭劉蛻集是余於

唐文人中早癖孟東野李長吉元次山最後讀蛻文冢銘反覆披尋唱嘆不釋恨此外散佚不多見然意中實時時有如此人乃今得全於衆香而衆香實苦搜之於漫漶

不可披之蠹簡似窺小有如入武陵豈蛻幽墟之冢發其靈以媚衆香抑衆香就嗜之精下其施以感蛻也因思天荒之破不為蛻舉人而此集之傳實為蛻知已余悟矣

姑以蠹芸自矢而以脈望期之衆香古宜豐半癡居士熊文舉記於白下寓軒時丙寅元夕

刻唐劉蛻集紀事

讀唐代文嘗癖劉蛻恨全書未獲覩壬戌歲業制舉于醉李偶向緇廬披幡朽簡忽一冊首尾蠹蝕文益滅滮不可句以意強會僅辨山書文冢兩篇反覆檢認欒幅隱隱是桑悅印記奇士鑒藏喜愕生信是夕燈下摩娑眼力十宇九想若陟華巔愈艱愈快吾友人收之同好者也時住石耳手錄一軸遥報

之二人書沈篋底所遺名賢輒謀原集讐正卒無傳本甲子同在婁髫詩巢慨然興懷思是復遭淪没廼萃凡唐編輯迄夫稗紀補入脫遺考索同異次第後先成六卷留劉蛻所著精神換桑悅所傳面目以布藝林按蛻獻崔尚書集十卷舊版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散軼寔多矧詩微存騷體什未三四可知余山澤小儒也耳目疎隘不願

古人與死俱湮梓行孔亟寓內嫏嬛之嗜者能存其藁請勿祕諸不然異代掯茲爲定本余適蛻之罪人天啓甲子曝書日香城吳馡紀事舟菴

唐劉蛻集目錄

明吳馡編輯

第一卷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

弔屈原辭三章

哀湘竹

下清江

招帝子

禹謗

第二卷

山書一十八篇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
篇後序
第三卷
太古無爲論
嬴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第四卷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復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第五卷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韋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第六卷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耆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唐劉蛻集目錄

唐劉蛻集第一卷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
弔屈原辭三章
哀湘竹
下清江
招帝子

禹謗

文泉子集序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塋水入廬漬壞篇筴旣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冠余命也巳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婴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葢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一作枯）珠璣珠則將救之雲雷亢案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于襄陽之塋

憫禱辭 有序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吹竹鼓棧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雲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鄰天兮雲物中涵鱗颶穀碧兮淵恠相叅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為民蠹政不繩兮官為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為胥之緘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燥(一作爍)日流焰兮赫奕如惔翕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平聲叶韻)

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祈兮官貪咲譚胡不戮狡胥兮徇此潔嚴胡不舉已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為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一作兮)禱此空潭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一作長卿)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一作血)辭噫大夫之為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哥(一作苛)人之佞者弔屈原(一無原字)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既(一無既字)而悲伸紙波辭祈公兮采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枝與脩榦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一作陰)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一作佳)兮匪庭篠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兮琱凡羽之棲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葉

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濯纓之子
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眞態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
風軟雨絲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
遠霞開兮鳥（文苑作烏）帆隨碧江平兮桂檝移
帶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被）薜荔兮扈江蘺

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殘飯飄
合兮荊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旣
潔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一無之字）波瀾浪
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測其
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文苑作招鬼）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烟流兮明月之

浦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桹兮薦清醑鸞
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颸
輕颷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
兮集雲壇潔桂席兮紉芳（一作莫椒）蘭霞爲裳
兮瓊爲珮舉雲旗兮持風幡若有來兮窓
窣撼懸珂兮珊璘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
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悵（一作恨）無

言兮蒼梧濱戢蕙帶兮擢芳芬撫（一作拂）瑤
琴（一作瑟）兮淚斑筠乘桂華兮下清湘龍轄
金（一作）波兮涉滄浪（一作茫）九疑之翠兮不可
尋濼沙之水兮恨之深

禹誥（文粹爲皮日休作）

有防兮壘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
不決有蓷兮輻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鐵而

謂之不轍聲咺啼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憖憖以愴惶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謫殤子以爲耋夥衆人之難信兮擣夸者之不悅佞爲贅兮何去奸爲癰兮莫剛讒爲鑾兮莫衡謗爲玉兮何切珷既廉而必烹兮木方蔓兮必折心韈韈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徙手欲動兮似拳

足將行兮如縗既不辨於顏䫉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懰懰念帝座之不爣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搒刺

唐劉蛻集第一卷

唐劉蛻集第二卷

山書一十八篇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

篇後序

山書十十八篇 并序

予於山上著書十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結於一作爲非）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一作而）忘其及（其及一作反）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華爲（華爲一作融）是以處其結者有（一作爲）君子處其融者爲利

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静曰死嗚呼我茍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爲萬（一本無萬字）物盤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焉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入乎心（數人乎心一作入字）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有（一作其）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旣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足盡一作自）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蘊之臭出於榆末而後綢署不足于野（一作也）以牢養（一作豢）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一作榆）熟而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畢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文苑作其）則造其爲（一作鳴）而恥葭學

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旣出而必伐舟也舟旣入水而蛟魚相市（文苑作斛）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太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遷（一作達）其禍利以觀（一作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

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一作惡）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孫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一作氓）者則殺之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其必有功（一作攻）固之利爲有利之物寇必

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耒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一作持）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

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一作衰）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一作妄）學以其

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一作正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一作為飛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一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一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棺未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

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一作爵祿之甚者揮一作持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驅物則

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破一作駭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身也線一本下有之字之組吾衣一作身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

復硋（一作駭）其心哉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文苑作以功不可就則不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一作為）勤其家也（文苑作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文苑無為字）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文苑無神

字）弗畔葢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帝憂二句文苑作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愁）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一作常）能治其心者（文苑有也字）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棄天下（天下文苑作夫）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

云乎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園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鬭叟

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鬭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獵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徵氷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旁觝臣鉤未及春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蟄于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關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感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觝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蟄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蟄殷民驚矣抱祭器而

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鬬以薄爾舟果與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罝魚於葦間仰見鳴蔦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罝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紿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巖下見版洗而得漁

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篗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猥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唐劉蛻集第二卷

唐劉蛻集第三卷

太古無爲論

嬴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太古無爲論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與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與生而自禁與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

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一作結）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有其（一作異）心則是賊教而尚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責人爲故曰不得聘者之言

嬴秦論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

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徵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

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較農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達順德以化於民敎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披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一本無功字）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

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一作之）

疏亡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爲小人衰亂之盜爲丈（一作大非）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一作必）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誂淫逆徙而將徵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

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咲其亡國嗚呼惡既不足以鑑則刑（一作刑）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無其迹五字一本無）

朱氏夢龍辯（一作辨）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胖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是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蔣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

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蝘如蜓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

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文苑作植)明晦皆效文用(一作明)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文苑作旗)旄登龍于章弁玉于藻百工婦人彫鏤染練(文粹作塗)以供宗廟祭祀之文(文苑作用)豈獨蛻也生(一作固)知效用于及時文哉然而意常(文苑作嘗)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一作跂)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

帝故有粲如星光如月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黮(一作暗)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蒸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一作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一作勸)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侵遙(一作潤)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識得(一本無得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文苑作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圖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

（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文粹作不）復復來而（文粹作其）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文苑作令之二字）將聽爇吉卜于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于木而閼閼（一作閼之）土叶吉纍纍（文苑作累累）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晉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

文為山河（一作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文苑作祇）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一作丘）壞乎（文苑無乎字）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文苑作分封茅社）乎流于樂為土鼓為凷（古塊字）桴以

浹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一作植）乎祀為壇竈乎巽為井基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文苑作嘗）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惟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文苑作潏）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

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爇（文苑作褻文粹作爇非）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文苑作服）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師而弔文苑作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奄（一作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一作掩）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與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

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文苑有之字）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一本作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劉蛻集第三卷

明吳馡梓于問青堂時天啓甲子

唐劉蛻集第四卷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復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上宰相書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歎泣之不同

故當時則歎巳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為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殳彊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

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旣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

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閤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以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一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罪（一本無以字）

獻南海崔尚書書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一作高非）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

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一作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一作穿筋）皮蠹之患肆已伏誅（一作誅伏）然而門下不謂

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一有家之二字）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胄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榷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

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廣居自臨其身（一作不以天下之廣自臨其居）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黜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皺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爲踰垣塞牖之蛻乎故先自棄南鬻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拔剌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

歌詩其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覩覽無憚僇笑

復崔尚書書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巳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

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
岸谷與高下爲應不戮其使得復盧下而
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一作始者嘗爲齊
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
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
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
不逮安得勿友登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

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
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
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
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
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卽一作則
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卽欲垂長
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畢

則道不明以其誼諱不敢安已矜道也不
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
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
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
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
論議險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貴仕之後
身尊而食足然跼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

上四字一作隱忍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
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
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
也使蛻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
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
媚嬖勝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
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

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己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身殺戮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諫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一作辱）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因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以冠衣不完（一作高潔）趨拜未識威（一無威字）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自外府協律召拜）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他）遷耶（耶一作郎）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一作敢）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為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唐劉蛻集第四卷

唐劉蛻集第五卷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韋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上禮部裴侍郎書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

為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偕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一作俗） 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躇踧（文苑作株）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

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梔茜種之為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一作棄）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一作晷）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非而習之亂

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一作趣） 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

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一作丁）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一作開）以平律校郡（一作擧）士懷才（一作道）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瀆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蛻性甚（性甚一作鮮）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逢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輙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覗虵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出下一本有其字）眇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子二十二（一作六）年唯初七年持硯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徃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執下一本有事字）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

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銑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蛻早懷忿懥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蟲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一作性)而亂中正(一本有者字)自晉以來相率詭恠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

(一作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偽以撓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寖護其事以愚其民為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是(一作其)欲教化固(一作因)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天下一作家)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為則已若為之斯

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污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埜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一作私焉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

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與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

減十夫之口食空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葢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

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唐劉蛻集第五卷

唐劉蛻集第六卷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耆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投知己書（或云與大理楊卿書）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耻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旣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

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旣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與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一作人）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一作人）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一作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蒲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與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

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一作終為來世弔
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為異世同乎文
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
未死口能言乎能盡一作書門下見之復用
何禮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
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
業文德一作得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

復何事哉

謝舊恩書一作荅知己書

蛻嘗感近世知己一作友隔離交道沈一作曠
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閫上謁
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
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
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

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
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
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綏車佩下入蓬蒿
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
者況蛻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
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為生植之
地起死人為奔走之夫返覆一作往返踰時將

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
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
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
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
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
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夫人一作盡此之身
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

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
且試托之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論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一作大能復其仇讐其后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于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文苑作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文粹作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饌而虛文粹作虐非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一作祀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饌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一作俎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

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

公大人者（一作髦）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拳跽稽首于髠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髠褐乎髠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髠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髠褐

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髠褐授（文苑作援）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墮）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唐劉蛻集第六卷

明吳翀梓于閶青堂時天啓甲子

梨嶽詩集一卷附錄一卷

（唐）李頻撰

明鈔本

黎岳集一卷、附錄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唐李頻撰。頻字德新，壽昌人。大中八年擢進士第，
調祕書郎，累遷建州刺史，卒於官。州民思其德，立
廟梨山。事蹟具唐書文藝傳。頻爲姚合之壻，然其
詩別自爲格，不類武功之派。是編本名建州刺史
集。後人敬頻之神，名其梨山曰黎嶽，集亦因之改名。
初罕傳本，貞德秀得本於三館，欲刻未果。嘉熙三
年，金華王埜始求得舊本鋟版。元元貞及後至元
間，頻裔孫邦材會同明永樂中河南師祐、正統中
廣州彭森先後重刊者四，此本即正統刻也。凡詩
一百九十五首，較全唐詩所載少八首，而送劉山
人歸洞庭一首，卷中兩見，惟起二句小異。又秋宿
慈恩寺遂上人院詩，誤作送宋震先輩赴青州。趙
與詩兩不相應，殊不及席氏唐百家詩本之完善。
末爲附錄，則歷朝廟祀敕書碑記及刻詩序跋。張
復、彭森二序皆稱初刻出眞德秀，與王埜序稱德
秀欲刻不果者自相矛盾，未喻其故，殆傳聞誤異
歟。王士禎居易錄稱詩人爲神，未有頻之顯著者。
然頻詩自佳耳，其爲神則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
也。

梨岳集目録

唐建州刺史李頻德新

湘口送友人
鄂州頭陀寺上方
寄遠
題張司馬別墅
長安卽事
漢上逢同年崔八
五月一日蒙替本官不得隨例入
闕感懷獻送相公

春閨怨
送邊將
太和公主還宮
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
和友人下第北遊感懷
樂遊原春望
黄雀行
長安寓居寄柏侍郎
春日思歸
朔中卽事

感懷獻門下相公
贈長城庾將軍
浙東獻鄭大夫
鏡湖夜泊有懷
宣州獻從叔大夫
賀同年翰林從叔舍人知制誥
吳門別主人
自黔中歸新安
奉和鄭薰相公
及第後還家過峴嶺

春日旅舍
過長江傷賈島
自遣
寄曹鄴
述懷
客洛酬劉駕
題釣臺障子
題陽山顧鍊師草堂
聞金吾妓唱梁州
游蜀田簡友人

贈涇州王侍御
夏日宿秘書姚監宅
過嵩陰隱者
留別山家
送人遊吳
東渭橋晚眺
送延陵韋少府
淮南送人歸滄州
夏日題盩厔友人書齋
尋山

送元遂上人歸錢唐
貽友人喻坦之
送友人往振武
賦得長城斑竹杖
送德清喻明府
送薛能少府任盩厔
送許棠下第歸東山
冬夜酬范秘書
送陸肱尉江夏
漢上送人西歸

蜀中逢友人
寄范評事
南遊過湘漢即事寄友人
送許渾侍御赴潤州
喜友人厲圖南及第
送友人下第歸越
寄友人
送友人下第歸宛陵
秋夜對月寄鳳翔范書記
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訪韋卿

八月十五夜對月
及第後歸
過巫峽
送友人往太原
旅懷
送裴御史赴湖南
送姚郃先輩赴汝州辟
初離黔中泊江上
黔中酬同院韋判官
和范秘書襄陽舊遊

秋夜山中思歸寄友人
自黔中東歸旅次淮上
江夏春感舊
眉州别李使君
送許棠及第歸宣州
黔中罷職將泛江東
長安書事寄所知
酬姚覃
春日鄜州贈裴居言
送于生入蜀
送許棠歸涇縣作尉
友人話别
山居
寄范郎中
書懷
越中行
春日南遊寄浙東許同年
明州江亭夜别段秀才
臨岐留别相知
鄂渚湖上郎事

辭夏口崔尚書
秦原早望
送友人之揚州
過四皓廟
陝下懷歸
送徐處士歸江南
鄜州留别王從事
長安夜書懷
冬夜山中尋友
送劉山人歸洞庭
古意
避暑
送吳秘書歸杭州
中秋對月
八月上峽
送狄明府赴九江
陝下投姚諫議
關東逢薛能
富春贈孫璐
送友人遊蜀

夏日盩厔郊居寄姚少府
送劉山人歸洞庭
送胡休處士歸湘江
峽州送清徹上人歸浙西
送僧入天台
回山後寄范鄭先輩
長安送友人東歸
深秋過源宗上人房
秋日登山閣
送宋震先輩赴青州

題棲霞寺上人院
送友人入蜀
贈同官蘇明府
送厲圖南往荊州覲伯
山中夜坐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夏日過友人檀溪別業
自江上入關
冬夜和范秘書宿秘省中作
送友人遊太原

江上寄山客
送張郎中赴睦州
送鄂渚韋尚書赴鎮
送崔侍御書記赴山北座主尚書招辟
入朝遇雪
勉力
郊居寄友人
送陸肱歸吳興
暮秋重過山僧院
送新安少府

送人歸吳
送姚評事
題棲雲寺立上人院
黔中罷職過峽州題田使君北樓
江上送從兄群玉校書東遊
宛陵東峰亭與友人話別
華山尋隱者
題薦福寺僧栖白上人院
游四明山劉樊二真人祠題山下孫氏居
和太學趙鴻博士歸蔡中

送壽昌曹明府
哭賈島
送薛能赴鎮徐方
送鳳翔范書記
岐山逢陝下故人
送友人陸肱往太原
贈李將軍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尋華陽隱者
長安即事

送友人遊塞北
陝府上姚中丞
送供奉喻鍊師歸天目山
之任建安綠溪亭偶作二首
送侯郎中任新定二首
送太學吳康仁及第南歸
陝州題河上亭
留題姚氏山齋
長安書懷投知己
送姚侍御充渭北軍書記

長安書情投知己
府試丹浦非樂戰
府試風雨聞雞
府試觀蘭亭圖
府試老人星見
省試振鷺
寄李明府
苑中題友人林亭
投京兆府試官任文學先輩
宋少府東溪泛舟

聞北虜入靈州二首
送友人下第歸感懷
贈桂林友人
長安感懷
題長孫桐樹
渡漢江
嵩山夜還

附錄

梨嶽詩集序

梨山詩百九十五篇唐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李王之所作也昔王刺此州有異政遺愛廟食梨山垂五百載大赫厥靈肇啓王封紹定間埜容過于建西山先生眞公語之曰梨山詩人也予欲刻其集未果子盍往謁之埜謝未暇後七年埜来守茲土記眞公語求其詩祠下不可得乃得之京城書肆中喟然歎曰王之治建尚禮法明條教

當亂世稚悠不敢起死又能大庇其民無水旱疫癘盜賊之菑所謂百世祀者也其遺吟舊編騷人文士之所諷詠而流傳者不藏之茲山非缺典歟於是命工鋟梓以報王之德以成眞公之志夫風雅莫盛於唐王以秀悟該洽之姿發為清逸精深之語友方干埒姚合故能名于當時傳之後世豈偶然哉穹山深麓之中虹光夜起則知茲詩之所在矣嘉熙三年仲春望日金華王埜謹序

吾祖都官公於學靡所不通尤工於詩少監姚公一見奇之蓋其詩非徒炊沙鏤冰而已可以美教移俗有益於人國也觀其刺建可知已近代容齋洪公紀其實于石西山眞公潛齋王公又裒其詩而梓之非其有關世教何諸公惓惓若此哉惜乎舊刻置之梨山年深而詩蕩然矣邦材睦人也學籍麗于蘇柔兆涒灘之歲春丁前一夕假寐郡齋夢唐其衣冠者曰若知余乎余若祖李都官也余詩舊刻廟中散失無

存若惡得無情哉覺而白之郡博士咸從臾使復之遂不得辭或謂都官公胡能見夢於子得毋誕耶邦材應之曰柳侯死柳州他日欲廟羅池夢歐陽翼而告之昌黎豈欺我哉意者冥莫之情欲達於人者既如此都官靈於建舊矣見夢其孫又何誕耶板成遂志於末旹元貞丁酉清明裔孫邦材百拜敬書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是則誦人之詩可不觀人之志乎
李刺史晩唐時詩成晩唐體板行於世莫
不嘉尚然人知其詩之可嘉而不知其志
之深可嘉公之志備見於守建之日明禮
法頒教條藹然有惠政人賴以安平生之
志於斯而可見矣其生為牧其歿為神建
人慕之而有梨山之祠睦人慕之而有壽
昌之祠由唐而來五百餘歲而廟食如一
日益信公之有德於人何其大人之報公

之德何其久歟余守睦幾一載適衢郡有
頑盜出沒於壽邑間同寅議余一出而捕
之及至境冦黨就擒人悉得以無恐因而
謁公之祠觀公之像而詢及公之詩或謂
歲久板廢有十七世孫號愛山者曾摹舊
本復鋟諸梓而未及見焉越一月愛山乃
袖新刊公詩集來訪余味公之詩知公之
志而又知愛山為善繼人之志者也於是
乎書旹大德元年丁酉長至前二日壽陽
齊山呂師仲書于睦之生歗

天地秀異之氣人得之為文章千古一致
不生存而死亡也昌黎柳州以文鳴唐其
後廟潮陽廟羅池皆此氣之不泯者
梨山李王異政遺愛與詩名並傳廟食艾
溪宜矣久矣然韓柳二集家有之人誦之
梨山詩世不多見每以為恨今南隱方君
文豹來巖翁君聖沂與子宗人大椿肖
翁及
王之靈仍邦材以好古博雅之心板而新
之使長留天地間是可嘉尚近得斯集快

覩為之躍然夫神行萬物之上心遊宇宙
之表故其為詩薄日月决雲河妙寄流動
天昭海溟可謂無一點煙火氣愚學詩者
也秋登寒坰豈能竊覩閫奧獨嘗誦工部
詩云詩應有神助下筆如有神若陰祐潛
相以昌其詩則不無望於明神也歟大德
己亥仲冬吉日里人邵文龍載拜謹跋

天球河圖國之寶金石遺文家之寶神明
窟宅玉牒金章又山嶽之鎮寶唐都官員
外郎建州刺史
李王以詩鳴以禮治廟食梨山累封王爵
食五伯祀有孫會同由古睦壽昌謁祠下
訪求典故袖詩見予曰我
先王牧建神建澤在民詩篇遺文在三館
宋嘉熙間
西山文忠真先生始刊于廟夜起虹光惟
封碣尚岸陰廊恐後日章殘字缺能不如

嶧山碑今欲集刊冠卷不特寶鎮茲山抑
示來者傑亦無負斯行拜請叙復閱而起
曰吾建山水千萬古閱牧如
李王澤民以澤子孫者不二三歷代誥封
率皆鎮寶王詩有謂知將何事酬公道只
養生靈似養身若此法言又今日士夫之
大寶後之來牧請誦斯文至元後丁丑夏
沐佛日郡進士福建漕幕佐椽張復熏沐
謹書

梨嶽詩集

唐建州刺史李頻

（印）

湘口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田去鴈
遠衝雲夢澤雪一作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
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
過殘臘故園歸醉及新年

鄂州頭陀寺上方

高寺上方無不見天涯行客思迢迢西江
帆過東風急夏口城衝衔一作楚塞遙沙渚

漁歸多濕網桑林蠶後盡空條感時嘆物
尋僧話惟向禪心得寂寥

寄遠

槐欲成陰分袂時君期十日復金扉槐今
落葉已將盡君向遠方猶未歸化石早曾
聞節婦沉湘何必獨靈妃須知此意同生
死不學他人空寄衣

題張司馬別墅

庭前樹盡手中栽先後花分幾番去聲開
巢鳥戀雛驚不起野人思酒去還來自拋

官與青山近誰訝一作料身為白髮一作日催門外
尋常行樂處重重履迹在莓苔

長安即事

長遇豪家不敢過此身誰與取高科故園
久絕書來後南國空看鴈去多中夜永懷
聽疊漏先秋歸夢涉層波愁人白髮自生
早我獨少年能幾何

漢上逢同年崔八

去歲曾遊帝里春杏花開過各離秦偶先
托質逢知己獨未還家作旅人世上路岐

何繚繞空中光景自逡巡一回相見一離
別能得幾時年少身

五月一日蒙替本官不得隨例入
閤感懷獻送相公

五月傾朝謁禁宸一朝無分在清塵含香
已去星郎位衣錦惟思婺女鄰折獄也曾
為俗吏勸農元本是耕人知將何事酬公
道只養生靈似養身

春閨怨

紅粧兒女窗下羞畫眉夫壻隴西頭自怨
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

送邊將

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出鴈門逐領
短兵登隴首獨横長劒向河源悠揚落日
黃雲動蒼茫陰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
入應閑收得到崑崙

太和公主還宮

天驕發使犯邊塵漢將推功遂奪親離亂
應無初去貌死生難有却回身禁花半老
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重上鳳樓追故

事幾多愁思向青春

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

八月瞿塘倒底翻孤舟上得已銷魂幕中
職罷猶趨府閫下官成未謝恩丹嶂聳空
無過鳥青林覆水有垂猿感知肺腑終難
說從此辭歸便掃門

和友人下第北遊感懷

聖代為儒可致身誰知又別五陵春青門
獨步空歸鳥紫陌相逢盡醉人江島去尋
垂釣遠塞山來見擧頭頻且須共漉邊城

酒何必陶家有白綸

樂遊原春望

五陵佳氣晚氛氳霸業雄圖勢自分秦地
山河連楚塞漢家樓殿入青雲未央樹色
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無那楊花起愁
思滿天飄落雪紛紛

黃雀行

欲竊高倉集御河翩翩疑渡畏秋波朱宮
晚樹侵鶯語畫閣香簾奪燕窠踈葉暗捿
寒露重空城飢噪暮煙多誰令不解高飛

去破宅荒庭有網羅

長安寓居寄柏侍郎

霜輕兩鬢欲相侵愁緒無端不可尋秦女
紅妝空見伴郢郎白雪少知音長亭古木
春先老太華青煙晚更深獨向灞陵東北
望一封書寄萬重心

春日思歸

春情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
未酬三尺劒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
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寐間却羨浮雲與飛

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朔中即事

關門南北雜戎夷草木秋來即出師落日
風沙長暝旱窮冬雨雪轉春遲山頭堠火
孤明後星外行人四絕時自古邊功何不
立漢家中外自相疑

感懷獻門下相公

誰云郎選不由詩上相憐才積有時却是
龍鍾到門晚終非稽古致身遲謀將郡印
歸難遂讀著家書坐欲癡日望南宮看列

宿迢迢發女與鄉比鄰一作毗

贈長城庾將軍

初年三十拜將軍近代英雄獨未聞向國
報恩心比石辭天作鎮氣凌雲逆風走馬
貂裘卷望塞懸心弧雁陣分定擁節麾從此
去安西大破犬戎群

浙東獻鄭大夫

聖主東憂漲海濱思移副相倚陶鈞樓臺
獨坐江山月舟楫先行澤國春遥想萬家
開戶外近聞群盜竄諸鄰幾時入去調元

化天下同爲堯舜人

鏡湖夜泊有懷 東晉太守馬臻所築

廣水遥隄利物功因思太守惠無窮自從版築興農隙長與耕耘致歲豐漲接星津流蕩漾寬浮雲岫動虛空想當戰國開時有范蠡扁舟祗此中

宣州獻從叔大夫

清時選地任賢明從此觀風輟尹京日月天中辭洛邑雲山江上領宣城萬家閭井俱安寢千里農桑竟起耕聞說聖朝同漢代已愁微入拜公卿

賀同年翰林從叔舍人知制誥

仙禁何人躡近蹤孔門先選得真龍別居雲路抛三省專掌天書在九重五色毫揮成渙汗百寮班下獨從容芳年貴盛誰爲比鬱鬱青青嶽頂松

吳門別主人

早晚更看吳苑月小齋長憶落西窗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人隔楚江

自黔中歸新安

朝過春關辭北闕暮參戎幕向南巴却將仙桂東歸去江月相隨直至家

奉和鄭薰相公

三四株松匝草亭便成彭澤柳爲名遥峯隱去難辭闕遠水朝回與出城

及第後還家過峴嶺

魏馱山前一朶花嶺西更有幾千家石斑魚鮓香衝鼻淺水沙田飯逸牙

春日旅舍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白日坐銷難如何一別故園後五度花開五處看

梨岳詩集

過長江傷賈島

忽從一宦遠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到得長江聞杜宇想君魂魄也相隨

自遣

永擬東歸把釣絲將行忽起半心疑青雲道是不平地還有平人上得時

寄曹鄴

終南山是枕前雲禁鼓無因曉夜聞朝客秋來不朝日曲江西岸去尋君

述懷
望月疑無得挂緣春天又待到秋天杏花
開與槐花落愁去愁來過幾年
客洛酬劉駕
浮世總應相送老共君偏更遠行多此回
不似前回別聽盡離歌逐櫂歌
題釣臺障子
君家盡是我家山嚴子前臺枕古灣却把
釣竿終不可幾時入海得魚還
題陽山顧鍊師草堂
若到當時上昇處長生何事後無人前峯
自去種松子生見將來取茯神
聞金吾妓唱梁州
聞君一曲古梁州驚起黃雲塞上愁秦女
樹前花正發北風吹落滿城秋
游蜀回簡交人
别來十二月去到漏天邊不是因逢閏還
應似隔年
贈涇州王侍御
一旦天書下紫微三年旌旆隴雲飛塞門

無事春空到邊草青青戰馬肥
夏日宿祕書姚監宅
貴宅多嘉樹先秋有好風情閑離闕下夢
野在山中露色浮寒屣螢光墮暗叢聽吟
麗句盡河漢任西東
過嵩陰隱者
當門看少室倚杖復披衣每日醒還醉無
人是與非架書抽讀亂庭果摘嘗稀獨有
江南客思家未得歸
留別山家
閑門不易求半月在林丘巳與山水別難
爲花木留孤懷歸靜夜遠會隔高秋莫道
無言去冥心在重遊
送人遊吳
楚田閑雪後草色與君看積水浮春氣深
山滯雨寒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鐘殘爲把
鄉書去因收別淚難
東渭橋晚眺
秦地有吳洲千檣渭曲頭人當返照立水
徼故鄉流落第春難過窮途日易愁誰知

橋上思萬里在江樓

送延陵韋少府

延陵稱貴邑季子有高蹤古跡傳多代仙山管幾峯微泉聲小雨異木色深冬去畢三年挾新詩箧不容

淮南送人歸滄州

風色忽西轉生爲千里分髙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曛斷燒緣喬木盤鵰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

夏日題盩厔友人書齋

脩竹齋髙樹書齋竹樹中四時無夏氣（一作日）三伏有秋風黑處巢幽鳥陰來叫候蟲物西太白雪萬仞在遥空（一作挹）

尋山

一遥入雙崖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石上生靈草泉中落異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飡霞

送元遂上人歸錢唐

白衣遊帝鄉已得事空王却返湖山寺高禪水月房雨中過嶽黑秋後宿船涼回顧

秦人語他生會別方

貽友人喻坦之

從容心自切飲水勝銜杯共在山中長相隨闕下來脩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昇平代終遺草澤才

送友人往振武

風沙遥見說道路替君愁磧夜星垂地雲明火上樓征鴻辭塞雪戰馬識邊秋不共將軍語何因有去留

賦得長城斑竹杖

秦輿版築時剪伐不知誰異代餘根在幽人得手持細看生古意閑倚動邊思莫作鳩形並空將鶴髮期

送德清喻明府

棹返霅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擁撗舟閑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群

送薛能少府任盩厔

不才甘下第君子蹇何重相送昆明岸同看太白峯數鄰留頃刻殘照迫從容好去

煙霞縣仙人有舊蹤

送許壽下第歸東山

吾君設禮闈誰合學忘機却是高人起難爲下第歸出關心縱野避世事終稀莫更令秋夕相思望少微

冬夜酬范秘書

九衢行一匝不敢入他門累日無餘事通宵得至言命嗟清世蹇春覺閏冬暄翻擾吟佳句何酬國士恩

送陸肱尉江夏

如何執簡去便作挂帆期澤國三春早江天落日遲縣人齊候處洲鳥欲飛時免禍方三十青雲豈白髭

漢上送人西歸

幾作西歸夢因爲愴別心野街天去盡山夾漢來深疊浪翻殘照高帆引片陰空留相贈句畢我白頭吟

蜀中逢友人

自古有行役誰人免別家相歡猶陌上一醉任天涯積疊山藏蜀潺湲水遶巴他年復何處共說海棠花

寄范評事

行坐不相遺轅門載筆時雅知難更遇舊分各長思夢郎晝尋熟書常轉達遲山齋終擬到何日遂心期

南遊過湘漢郎事寄友人

南去遠驅遂三湘五月行巴山雪水下楚澤火雲生向野聊中飲乘涼探莫程離懷不可說已迫峽猿聲

送許渾侍御赴潤州

家山近石頭遂意恣東遊祖席離烏府歸帆轉蜃樓陰氛出海散落月向潮流別有爲霖日孤雲未自由

喜友人厲圖南及第

相愛過己切相賀似身榮心達無前後神交共死生承家吾子事登第世人情未有通儒術明時道不行

送友人下第歸越

歸意隨流水江湖共在東山陰何處去草際片帆通雨色春愁裏潮聲曉夢中雖爲

半年客同是往來鴻

寄友人

一別一相見須臾老此生客衣寒後薄愁
思夜深清詩近吟何句鬢新白幾莖路岐
如昨日來往夢分明

送友人下第歸宛陵

天涯長戀親闕下獨傷春擬住還求己須
歸不爲身臨岐仍犯雪掛席始離塵共泣
東風別同爲滄海人

秋夜對月寄鳳翔范書記

月過秋霖後光應夜夜清一廻相憶起幾
度獨吟行河漢東西直山川遠近明寸心
遥往處新有鴈來聲

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訪韋卿

北鳥飛不到北人今去遊天涯浮瘴水嶺
外問潘州草木春冬茂猿猱日夜愁定知
遷客淚應只對君流

八月十五夜對月

陰盛此宵中多爲雨與風坐無雲雨至看
共雪霜同抱濕離遥海傾寒向迥空年年

不可值還似命難一作道通

及第後歸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棹隨歸鳥乘
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況此
年猶少酬知足自強

過巫峽

擁棹向驚湍巫峯直上看削成從水底聳
出在雲端暮雨晴時少啼猿渴下難一聞
神女去風竹掃空壇

送友人往太原

離亭聊把酒此路徹邊頭草白鴈來盡時
清人去遊汾河流晉地塞雪滿并州別有
相思夜空看北斗愁一作明日相思起蕭條上北樓

旅懷

萬里共心論徒言吾道存奉親無別業謁
帝有何門水宿驚濤浦山行落葉村長安
長夢去歌枕即聞猿

送裴御史赴湖南

開門鳥道中飛傳復乘驄暮雪離秦甸春
雲一作雷入楚宮平蕪天共闊積水地多空

使府懸帆去能消幾日風

送姚郃先輩赴汝州辟

行李事寒天東來聘禮全州當定鼎處人去偃戈年雨雪依嵩嶽桑麻接楚田遥知清夜作不是借戎篇

初離黔中泊江上

去去把青桂平生心不違更蒙蓮府辟兼脱布衣歸霽嶽明殘雪清波漾落暉無窮幽鳥戲時向棹前飛

黔中酬同院韋判官

平生同所為相遇偶然還各着青袍後無歸白杜期江流來絶域府地管諸夷聖代都無事從公且賦詩

和范秘書襄陽舊遊

聽話揚帆興初從峴首還高吟入白浪遥看出青山枯樹猿啼爽寒汀鶴步閑秋来關去夢幾夜度商顔

秋夜山中思歸寄友人

蕭條對秋色相憶在雲泉木落病身起潮平歸思懸涼鍾山頂寺暝火渡頭船此地

非吾土淹留又一年

自黔中東歸旅次淮上

行旅本同愁黔吳復阻脩半年方中路窮節到孤舟夕露垂陰野晨光動積流家山一夜夢便是昔年遊

江夏春感舊

東風出海門處處動林園澤國雪霜少沙汀花木繁暖魚依水淺晴鴈入空𣃁何處陽和力生萍不駐根

眉州別李使君 一作眉山留歙縈端公

回首雪峯前朱門心杳然離人自鳴咽流水莫潺湲毒草通蠻徼秋林近漏天一生從此去五字有誰憐

送許棠及第歸宣州

高科終自致志業信如神待得逢公道由來合貴身秋歸方覺好舊夢始知真更想青山宅誰為後主人

黔中罷職將泛江東

黔荒初罷職薄俸亦無殘舉目鄉關遠携家旅食難野梅將雪競江月共沙寒兩鬢

愁應白何勞把鏡看

長安書事寄所知

帝里本無名端居有道情聽寬春夢短書
興曉窗明老擬歸何處閑應過此生江湖
終一日拜別便東行

酬姚覃

不見又相招何曾訴寂寥醉眠春草長吟
坐夜燈銷淚墮思山切身歸轉路遥年年
送別處楊柳少垂條

春日鄜州贈裴居言

雖將身佐幕出入似閑居草色長相待山
情信不疎燈前春賺足酒後夜寒餘筆研
時時近終非署簿書

送于生入蜀

家吳聞入蜀道路頗乖離一第何多難都
城可少知江山非久戀命數未終奇況又
將兒抱經春杜魄隨

送許棠歸涇縣作尉

青桂復青袍一歸榮一高縣人齊下拜邑
宰共分曹遶郭看秧插尋街聽繭繅封侯

萬里者燕頷乃徒勞

友人話別

論交雖不早話別且相親除却棲禪客誰
非南陌人半生都返性終老擬安貧願入
白雲社高眠自致身

山居

欲出窮吾道東西自未能捲書(一作簾)誰對
鶴開畫(一作卷)獨留僧落葉和雲掃秋山共
月登何年石上水夜夜滴高層

寄范郎中

藜杖山中出吟詩獨范家相知從海嶠寄
食向京華名宦成何報清時未縱賒臨邛
夢來往雨雪滿褒斜

書懷

宦途從不問身事覺無差華髮初生女滄
洲未有家却閑思洞究終老賸桑麻別訪
棲禪侶相期語劫沙

越中行

越國臨滄海芳洲復舊晴湖通諸浦白日
隱亂峯明野宿多無定閑遊免有情天台

聞不遠終到石橋行

春日南遊寄浙東許同年

孤帆處處宿不問是誰家南國平蕪遠東
風細雨斜旅懷多寄酒寒意欲留花更想
前途去茫茫滄海涯

明州江亭夜別段秀才

離亭向水開時候復蒸梅霹靂燈燭滅蒹
葭風雨來京關誰共語海嶠不同回莫爲
蓴鱸美天涯滯爾才

臨岐留別相知

百歲竟何事一身長遠遊行行將近老處
處不離愁世路多相取權門不自投難爲
此時別欲別願人留

鄂渚湖上即事

杜門聊自適湖水在窗間縱得滄江去無
過白日閑多慵空好道少賤蚤彫顏獨有
東峯月依依自往還

辭夏口崔尚書

一飯仍難受依仁況一年終期身可報不
擬骨空鑴城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同來

棲止地獨去塞鴻前

秦原早望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迴年光逐渭水春
色上秦臺燕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
生故里又過幾花開

送友人之揚州

一別長安後晨征便信雞河聲入峽急地
勢出關低綠樹叢垓下青蕪闊楚西路長
知不惡隨處好詩題

過四皓廟

東西南北人高跡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
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
千年後青青廟木春

陝下懷歸

故園何處在零落五湖東日暮無來客天
寒有去鴻大河冰徹塞高嶽雪連空獨夜
懸歸思迢迢永漏中

送徐處士歸江南

行行野雲薄寒氣已通春故國入芳草滄
江終白身遊歸花落滿睡起鳥啼新莫惜

閑書札西來問旅人

鄜州留別王從事

相識未十日相知如十年從來易離別此
去忽留連路險行衝雨山高度隔天終難
清夜坐更聽說安邊

長安書懷

四馬西游日從吳又轉荊風雷幾夜生山
水半年行夢永秋燈滅吟餘曉露明良時
不我與白髮向頭盈

冬夜山中尋友

何人山雪夜相訪不相思若得長閑日應
無暫到時葉寒凋欲盡泉凍落還遲即此
天明去重來未有期

送劉山人歸洞庭

君逐雲山去人間又絕蹤半湖乘早月中
路入殘鍾秋盡草蟲急夜深山雨重平生
心未已不得更相從

古意

白馬遊何處青樓日正長鳳簫拋舊曲鸞
鏡懶新粧玄鳥深巢靜（一作玄鳥空巢語）飛花入

戶香雖非賣酒婦錦字已成章

避暑

當暑憶歸林陶家借柳陰蟬從初伏噪客
向晚涼吟白日欺玄鬢滄江負素心神仙
儻有術引我出幽岑

送吳祕書歸杭州

為客得從容官清料復重海涯歸有業天
目近何峯是處通春棹無村不夜舂馬卿
誇貴達還說返臨邛

中秋對月

秋分一夜停陰魄最晶熒好是生滄海徐
看歷杳冥層空疑洗色萬怪想潛形他夕
無相類晨雞不可聽

八月上峽

萬里巴江水秋來滿峽流亂山無陸路行
客在孤舟洶洶灘聲急冥冥樹色愁免為
三不弔已白一生頭

送狄明府赴九江

宇人脩祖德清白定聞傳匹馬從秦去孤
帆入楚懸關中寒食雨湖上暑衣天四考

兼重請相知住幾年

陜下投姚諫議

舊業在東鄙西遊從楚荆風雷幾夜生山水半年行夢永秋燈滅吟孤曉露明前心若不遂有恥却歸耕

關東逢薛能

何處不相思相逢還有時交心如到老會面未為遲苦學緣明代勞生欲白髭唯居一度別便似見無期

富春贈孫璐

天柱與天目曾栖絶頂房青雲求禄晚白日坐家長井氣通潮信牕風引海涼平生詩稿在老達亦何妨

送友人遊蜀

東堂雖不捷西去復何愁蜀馬知歸路巴山似舊遊星臨劒閣動花落錦江流鼓吹青林下時聞祭武侯

夏日盩屋郊居寄姚少府

古木有清陰寒泉在下深蟬從初伏喿客向晚涼吟白日欺玄鬢滄江負素心甚思

中夜話何路許相尋

送劉山人歸洞庭

却共歸雲去高眠最上峯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鍾秋盡草蟲急夜深山雨重平生心未已不得更相從

送胡休處士歸湘江

見說荆湘切長愁有去時江湖秋涉遠雷電夜眠遲舊業多歸興空山盡老期天寒一瓢酒落日醉留誰

峽州送清徹上人歸浙西

風濤幾千里歸路半乘舟此地難相遇何人更共遊坐經嵩頂夏行值洛陽秋到寺安禪夕江雲滿石樓

送僧入天台

一錫隨緣赴天台又去登長亭舊別路落日獨行僧夜燒山何處秋帆浪幾層他時授巾拂莫為老無能

回山後寄范鄭先輩

高樓會月夜北鴈向南分留住經春雪辭來見夏雲遥空江不極絶頂日難曛一輿

山僧坐無因得議文

長安送友人東歸

白社思歸處青門見去程鄉遥茂苑樹路入廣陵塵海日潮浮曉湖山雪露春猶朔來帝里未是得閑人

深秋過源宗上人房

到日值搖落相留山舍空微寒生夜半積雨向秋終度講多來鴈經禪少候蟲方從聽話後不省在愁中

秋日登山閣

蒼蒼山閣晚杳杳隙塵秋偶上多時立翻成盡日愁草平連邑動河灞逐江流下視窮邊路行人在隴頭

送宋震先輩赴青州

灞閣終南色清宵獨倚欄風高斜漢動葉下曲江寒帝里求名老空門見性難吾師無一事不似在長安

題棲霞寺上人院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性久集得無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

諸祖後傳印自何人

送友人之蜀

天際蜀門開西看舉別杯何人不異禮上客自懷才夜潤青林發秋江綠水來臨卭行樂處莫到白頭回

贈同官蘇明府

山中幾內邑別覺大夫清傳領分王事官資寄野情閑齋無獄訟隱几向泉聲從此朝天路門前是去程

送厲圖南往荊州覲伯

雲水入荊湘古來魚鳥鄉故關重隔遠春日獨行長山溜含清韻江雷吐夜光郡中詞客會遊子更升堂

山中夜坐

歸家來幾夜倏忽隔秋殘月滿方塘白風依老樹寒戲魚重躍定驚鳥却棲難爲有門前路吾生不得安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見說海西隅山川與俗殊宦遊如不到仙分即應無瀑布當公署天台是縣圖遥知

為吏去有術字惸孤

夏日過友人檀溪別業

暑天宜野宅林籟爽泠泠沙月邀開戶巖風助掃庭鶯栖依綠篠魚躍出清萍客抱方如醉因來得暫醒

自江上入關

盡室寄滄洲孤帆獨泝流天涯心似夢江上雨兼秋文字為人棄田園被債收此名如不得何處擬將休

冬夜和范秘書宿秘省中作

每日得閑吟清曹闕下深因知遥夜坐別有遠山心芸細書中氣松踈雪後陰歸時高興足還復揷朝簪

送友人遊太原

孤帆幾日懸楚客思飄然水宿南湖夜山離舊國年秋風高送鴈寒雨入停蟬此去勤書札時常中路傳

江上寄山客

山後與山前相思隔叫猿殘雲收樹末反照落江源苦雨秋清長狂風野火燒朝來

貴樂客遇我　無言

送張郎中赴睦州

青山復綠水想入富春西夾岸清猿去中流白日低美兼華省出榮共故鄉齊睒子遥攀送歸心逐馬蹄

送鄂渚常尚書赴鎮

夏口本吳頭重城據上遊戈船轉江漢鳳月宿汀洲執憲傾民望銜恩赴主憂誰知舊僚屬攀餞淚仍流

送崔侍御書記赴山北座主尚書

管記向丘門旌幢夾谷尊從來遊幕意此去并酬恩鴈叫嫌冰合駱嘶喜雪繁同為入室士不覺別銷魂

招辟

入朝遇雪

霜鬢持霜簡朝天向雪天玉階初辨色瑣樹乍相鮮密翳空難曙盈微瑞不愆誰為洛陽客是日更高眠

勉力

日月不並照升沉俱有時自媒徒欲速孤

立却宜遲盡力唯求己公心任遇誰人間
不得意半是鬢先衰

郊居寄友人

林色樹還曛何時得見君獨居度永日相
去遠浮雲故疾隨秋至離懷覺夜分蛩聲
非自苦偏是旅人聞

送陸肱歸吳興

雪後江上去風光故國新清渾天氣曉綠
動浪花春勸酒提壺鳥乘舟震澤人誰知
滄海月取桂却來秦

暮秋重過山僧院

却接良宵坐明河幾轉流安禪逢小暑抱
疾入高秋靜室聞玄理深山可白頭朝朝
献林果亦欲學獮猴

送新安少府

南浮雖六月風水已秋涼日亂看江樹身
飛逐楚檣後期誰可定臨別語空長遠宦
須清苦幽蘭貴獨芳

送人歸吳

何人不歸去君去是閑人帝里求相識山

家即近隣交情吾道可離思柳條新未飲
青門酒先知醉夢身

送姚評事

儒服從戎去須知勝事全使君開幕日天
子偃戈年風雨依嵩嶺桑麻接楚田新詩
隨過客旋滿洛陽傳

題棲雲寺立上人院

是法從生有修持歷劫塵獨居巖下室長
似定中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
諸祖後傳印自何人

黔中罷職過峽州題田使君北樓

巴中初去日已遇使君留及得尋東道還
陪上北樓江衝巫峽出檣過洛宮收好是
從戎罷看山覺自由

江上送從兄群玉校書東遊

逍遙蓬閣吏才子復詩流墳籍因窮覽江
湖却縱遊眠波聽戍鼓飯浦約漁舟處處
迎高密先應掃郡樓

宛陵東峯亭與友人話別

坐舉天涯目傳杯語日晡倚望齊過檻列

岫限平蕪亂水通三楚歸帆掛五湖不知
從此去何處是前塗

華山尋隱者

自入華山居關東相見踈瓢中誰寄酒葉
上我留書巢鳥寒棲盡潭泉暮凍餘長聞
得藥力此說又何如

題薦福寺僧栖白上人院

空門有才子得道亦吟詩內殿頻徵入孤
峯久作期高名何代比密行幾生持長愛
喬松院清涼坐夏時

游四明山劉樊二真人祠題山下孫氏居

久在仙壇下全家是地仙池塘來乳洞禾
黍接芝田起看青山足還傾白酒眠不知
塵世事雙鬢逐流年

和太學趙鴻博士歸蔡中

得祿從高第還鄉見後生田園休問主詞
賦已垂名掃壁前題出開窓舊景清遥知
賢太守致席日邀迎

送壽昌曹明府

惠人須宰邑爲政貴通經却用清琴理猶
嫌薄俗聽漲江時漸綠春嶠燒還青若宿
嚴陵瀨誰當是客星

哭賈島

秦樓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官終遐徼千
山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寃氣入湘雲無限
風騷句時來日下聞

送薛能赴鎮徐方

列土人間盛彭門屬九州山河天設險禮
樂牧分憂皎日爲明信清風占早秋雖同
郤轂舉郤轂不封侯

送鳳翔范書記

西京無暑氣夏景似清秋天府來相辟高
人去自由江山通蜀國日月近神州若共
將軍語河蘭地未收

岐山逢陝下故人

三秦一會面二陝兩分攜共憶黃河北相
留白日西寄來書少達別後夢多迷早晚
期於此看花聽鳥啼

送友人陸肱往太原

并州非故國君去復尋誰猃狁方爲寇嫖

姚正用師戍煙來自號邊雪下無時更想
經綿上應逢禁火期

贈李將軍

吾宗偏好武漢代將家流走馬辭中禁屯
車向渭州天心待破虜陣面許封侯却得
河源水方應洗國讎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
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濕江樹近潮欹莫見
漁樵輿人生各有誰

尋華陽隱者

開却白雲居行蹤出去初窓中聊取筆架
上獨留書日背林光冷潭澄嶽影虛長聞
得藥力此說復何如

長安即事

豈得有書名徒爲老帝京關中秋氣早雨
後夜涼生滄海身終泛青門夢已行秦人
縱相識多少別離情

送友人遊塞北

朔野正秋風前程見磧鴻日西身獨遠山

轉路無窮樹隔高關斷沙連大漠空居看
河外將早晚擬平戎

陝府上姚中丞

關東領藩鎮闕下授旌旄覓句秋吟苦酬
恩夜坐勞天開吹角出木落上樓高閑話
錢塘郡半年聽海濤

送供奉喻鍊師歸天目山

承恩雖內殿得道本深山舉世相看老孤
峯獨自還溪來青壁裏路在白雲間絕頂
無人往雙峯是舊關

之任建安綠溪亭偶作二首

入境當春務農蠶事正殷邊溪難飲馬度
嶺更勞人想取烝黎泰無過賦歛均不知
成政後誰是得爲鄰

維舟綠溪岸遙郡白雲峯將幕連山起人
家向水重短才無獨見長策未相逢所幸
分堯理烝民悉可封

送侯郎中任新定二首

爲郎非白頭作牧授滄洲江界乘潮入山
川值勝遊暑風隨轉扇涼月傍門樓便欲

歸田里拋官逐隱侯
羅郎東出守半路得浮舟大旆行當夏桐
江到未秋雲閑分島寺濤靜見沙鷗誰伴
臨清景吟詩上郡樓

送太學吳康仁及第南歸
因為太學選志業徹春闈首領諸生出先
登上第歸一榮猶未已具慶且應稀縱馬
行青草臨岐脫白衣家遙楚國寄帆對漢
山飛知已盈華省看君再登機

陝州題河上亭
岸擁洪流急亭開清興長當軒河草晚入
坐水風涼獨鳥驚來客孤雲觸去檣秋聲
和遠雨暮色帶微陽浪靜澄窓影沙明發
簟光逍遙每盡日誰識愛滄浪

留題姚氏山齋
未厭棲林趣猶懷濟世才閑眠知道在高
步會時來露滴從添硯蟬吟便送杯乱書
離縹帙迸筍出莓苔異果因僧摘幽窓為
燕開春遊何處盡欲別幾遲廻

長安書懷投知已

所學近雕蟲知難詣至公徒隨衆人後擬
老一生中閒歲家書到經荒世業空心懸滄海
斷夢與白雲通五漏聲連北銀河氣極東關
門迢遞月禁苑寂寥鴻地廣身難束時平道
獨窮蕭條若長雨淅瀝葉危風久戀干朝客
多慙別釣翁因依非不忝延薦況曾蒙與善
應無替垂恩本有終霄天搖落日莫使逐孤蓬

送姚侍御充渭北掌書記
北境烽煙急南山戰伐頻撫綏初易帥參畫
盡須人書記才偏稱朝廷意更親繡衣行李
日綺陌別離塵報國將臨虜之藩不離秦芳
冠嚴在首雄筆健隨身飲馬河聲暮休兵塞
色春敗亡仍暴骨寃哭可傷神上策何當用
邊情此是真雕陰曹久客拜送欲霑巾

長安書情投知已
陝服因詩句從容已半年一從歸闕下罕得
到門前每候朝軒出常看列宿懸重投期見
獎數首果蒙傳轉覺功宜倍兼令住更堅都
忘春暫醉半省夜曾眠煩暑燈誰讀孤寒業
自專精華搜未竭騷雅琢須全此事勤雖過

他謀拙莫先攖街勞白日桂路在青天取第殊無序還鄉可有緣旅情長越鳥秋思幾秦蟬月色千樓滿砧聲萬井連江山阻迢遞時節暗推遷道即窮通守才應始末憐書紳相戒語藏篋贈行篇致主當齊聖為郎本是仙人心期際會鳳翼語遷延畢竟良圖在何妨逸性便幽齋中寢覺珍木正陰圓隱几閒瞻彼臨雲興渺然五陵供麗景六義動花燃儻與潛生翼寧非助化權免教垂素髮歸種海隅田

府試丹浦非樂戰

自古為君道垂衣致理難懷仁須去殺用武即勝殘毒熾誅方及兵臨衆可觀居來彭蠡固戰罷洞庭寬雪國知天遠霜林是血丹吾皇則堯典薄伐至桑乾

府試風雨聞雞

不為風雨變雞德一行貞在晦長先覺臨晨即自鳴陰霾方見信頃刻詎移聲向晦如相警知時似獨清蕭蕭和斷漏喔喔報重城欲識詩人興中含君子情

府試觀蘭亭圖

往會人何處遺蹤事可觀林亭今日在草木古春殘筆想吟中駐盃疑飲後乾向青穿峻嶺當白認回湍月影窓間夜湖光枕上寒不知詩酒客誰更慕前歡

府試老人星見

良宵出戶庭極目向青冥海內逢康日天邊見壽星臨空遥的竟曉獨熒熒春後先依景秋來忽近丁垂休臨有道作瑞掩前經豈比周王夢徒言得九齡

省試振鷺

有鳥生江浦霜華作羽翰居臣將比絜朝野共相歡月影林梢下冰光水際殘鱗飛時共樂飲分道皆安逈翥宜高詠群棲入靜看由來鴛鷺侶濟濟列千官

寄辛明府

何處無苛政東南有子男細將朝客説須是邑人諳別業空經稔歸田獨未耳目凝煙積樹心貯月明潭曉皴愁方亂春山聽正酣不任啼鳥思鄉社欲桑[illegible]

苑中題友人林亭

井邑藏品究幽棲趣若何春篁抽筍宻夏鳥雜雛多坐有清風至林無暑氣過亂書還就葉真飲不聽歌片影明紅蘚新陰映綠蘿雄文終可惜莫更弃高科

投京兆府試官任文學先輩

高興每論詩非才獨見推應當明試日不比暗投時出口人皆信操心自可知孤單雖有託際會別無期取捨知由己窮通斷在茲賤身何足數公道自難欺澤國違甘旨漁舟積夢思長安未歸去為倚鑒妍媸

宋少府東溪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繁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聞北虜入靈州二首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浦）靈州歲歲徵兵去難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

送友人下第歸感懷

帝里春無意歸山對物華即應來日去九陌踏槐花

贈桂林友人

君家桂林住日伐桂枝炊何事東堂樹年年待一枝

長安感懷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空將灞陵酒酌送向東人

題長孫桐樹

一去龍門側千年鳳影移空餘翦圭處無復在孫枝

渡漢江

嶺外音書絕經年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嵩山夜還

家住東皐下好采舊山薇自省遊泉石何曾不夜歸

紹興五年碑

忠惠公靈應昭格血食棃山廟逮今數百年建人奉祀甚嚴前此郡將監司上其狀旣賜廟號屢進封爵功德昭昭在人耳目其名氏宜不可掩然者然歷世浸久庸人續出臆見以亂其眞按今廟碑且云李昭度意以爲宗室宰相李回位高名著昭度其字也遂竊取爲神且誣之何以爲政考之唐史昭度未嘗仕閩中不知其說何據

其然謹按文藝傳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博覽善風韻尤長於詩與里人方干爲詩友士多歸重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簿遷武功令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縣大治歲饑發廥廩民浚渠溉田穀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遷都官員外郎表求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繩下宣布條教時多盜建賴以安後以病歿父老扶柩歸葬永樂州爲立廟棃山歲祀之史氏載其出處如是之詳

廟貌儼然凜凜猶有生氣凡雨暘不時禱之必應然則李公生惠斯民而死能福之食民之祭傳於信史而流俗之妄不爲是正吏則有罪輒書大畧揭示邦人俾知所祀之本無爲神羞焉紹興五年七月初六日左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公事鄭士彦題

紹興中封公號

禮部狀準都省批送下福建路轉運司奏據建州并建安縣申據在城士庶父老吳

擢等狀伏覩本州去城十五里有棃山澤民廟忠惠公顯靈凡有水旱一方之民遠近祈禱無不感應兼自今年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經四十餘日不雨監司并本州縣官躬詣祠下精專祈禱不數日雨澤沾足乞申監司保奏再加爵號本司尋行下鄰近南劍州體究續據本州申差委劍浦縣主簿張基前來體究得本廟委有靈迹本司遂差委建州節度推官周堃躬親前去覆行按實委的靈跡於民本司保明詣實

本部尋下太常寺勘會去後據本寺狀今
來福建轉運司保奏到建州建安縣梨山
澤民廟忠惠公祈禱靈應合於忠惠公上
增加二字本部今欲依本寺申到事理施
行伏候指揮牒奉勑建州建安縣梨山澤
民廟忠惠公農夫望歲甘澤或愆嬰兒戲
兵虞猷來嚮荷威靈之助順沛膏澤以來
蘇匪人能爲緊神是賴增崇四字之公號
用慰一方之民心尚監寵褒永垂佑享宜
特封靈顯忠惠公牒至准勑故牒紹興六

年九月　日牒

慶元中封王號

勑王高爵也河江淮濟經緯四方乃克保
有兹爵血食進擢寵登　誠尊且榮矣
建寧府建安縣靈濟王仕於前朝愛刋兹
土歷年既久不忘其民而惠濟之有禱輙
應赫然如初幽冥死生毋貳爾心古之豪
傑也聰明而善應美號加焉增煥新號用
彰靈休其保我民尚監兹寵可特封
靈佑善應王奉勑如牒到奉行慶元六年
七月二十六日下

嘉泰中封王號

勑生而爲惠大芘我民歿則宣靈克祀兹
土未泯桐鄉之愛有赫羅池之居相望千
年併協二美建寧府建安縣梨山澤民廟
靈佑善應王正直是與馨所依功昭仁元
事協封典發山川而出雲氣兹眞測於爲
神雜肴蔬方進侯當府載新於美報闢區
之左建水之陽靈棲有光朕命惟允可特封
靈佑善應廣濟王奉勑如牒到奉行嘉泰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下

嘉泰中立碑

臣仰惟國家崇祀百神凡有功及人者率
皆肆加爵秩以寵綏之蓋所以爲民也臣
於嘉泰元年秋七月承乏漕事建寧乃置
司之所切見梨嶽澤民廟靈佑善應王威
神顯著芘佑千里雨暘之失時疾癘之或
作若吏若民奔走祠下祈求禱禳應如影
響去冬無雪今春霪潦涉夏以來又缺雨
澤悉請于神旋踵昭格荷神之休念無以

報剡章聞奏乞加封號上可其請二年夏
六月有二日加廣濟共六字謹以告詞摹
刻樂石以彰神之榮以侈上之恩俾吏民
奉事益虔則神所以陰相此邦豈有終窮
也哉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權發遣福建計
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事權安節拜手謹
書于下方
開禧中封王號
勑朕對越百神以綏四海凡郡國之祀功
利彰著必崇其爵列厚其禮文建寧府建

安縣澤民廟靈佑善應廣濟王廟食一方
感應如響王封之畀閱歲已多今年穀海
登邦人欣賴思若神貺達于朕聞爰錫命
書載衍加號惟神益貽其惠以慰元元則
朕之報神寧有已哉可特封
靈佑善應廣濟貽惠王奉勑如牒到奉行
開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下
淳祐中封王號
勑韓愈曰生能澤其民死能驚連禍福之
以食其土可爲靈矣建寧府建安縣澤民

廟靈佑福應昭惠王昔守建安適值盜擾
治以禮法民遂安堵沒而見神於梨嶽廟
祀至今禱祈響荅贊書疊累稱謂已極而
士民尤合詞以請爰加徽號爾其顧歆益
大陰隲以稱庶眷黎元之意可特更封
靈佑福應威濟信順王奉勑如牒到奉行
淳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下
淳祐中立碑
臣切惟國朝恤民祀褒崇顯異第爵爲王
升華八字所以昭荅扞民之功亦以權衡

其馭世之意也不寧若是報無可報之功
寵無可寵之典嚴魯經一字之重輕以寓
其特書不一書之深意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於此哉梨嶽澤民廟靈佑福應威濟
信順王豐功偉績揭日掀天不特當時沾
被教化去之數百載濡浹益深嘉熙間郡
太守都承王埜乆旱閔雨應禱隨車嘗丐
易號繼守秘撰黃壯猷閣學王遂待制王
恢復溫前請未下淳祐七禩提舉趙師耕
攝漕事以閩府士庶鄉貢進士雷叔似兩

請漕貢進士趙時衢啇有遂請于朝巳酉
春綸告請誕敷易封信順易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聖人
猶以為大易之妙用豈輕界之哉謹以詔
詞鐫勒圖徽以彰肹蠁以侈前隸而邦人
之矚望與臣之拳拳固不止此也奉議郎
新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臣遊孝嚴
拜手稽首謹書于下方

有元重封梨嶽廟碑

皇元混一區宇應天順民禋祀　郊廟禮

洽百神凡在嶽瀆祀典
詔加致祭建城東十五里曰梨嶽山川
出雲筆立天表唐刺史李王澤民祠
也雨暘靈應豊我歲功前代郡將監
司上其狀賜額進封廟食
伯祀功德昭昭心目至元間黃華竊
發王以陰兵討逆建賴安郡憲閫省
闡于朝天曆戊辰
郡修祀巳議新號命太常酌禮定
典謂神著靈南土福茈一方爵王八

字茂以加擬應信爲惠孚封曰
溥澤福惠忠顯孚順王一札天頒風
飛雷動有光山嶽徽顯闡幽盛矣謹
按先志王諱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
少秀悟博學善屬詞尤長於詩宣宗
大中八年擢進士調秘書累遷武功
令歲饑發廪廣民浚渠溉田穀大稔
懿宗嘉之擢侍御史都官員外郎表
求建刺史既至以禮法治民德之及
歿州爲立廟祀惟謹玄冠朱紱尊視

儼然凜如生禱如響主弘吾道惠我
民使建人士知禮樂風化而不知旱
潦癘瘥　者皆王福也祭法曰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
生爲民牧歿爲民福菑害不生於祀
法矣法又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
在其地則祭之王自封命一新
詔祭無缺諸侯之承祭者思今之民猶
古之民今之牧亦古之牧先牧能福
民今祀思我牧我民其何能淑若思

是則吾心神明可與對越寒泉秋菊
神亦歆焉噫牧我民福民我牧祀建
李潮韓孰今孰古州人請書石以示
方來因作歌以遺俾祀者歌之曰
棃山高兮翠雲浮文筆秀出天南峯
珮環響落凌 風
帝錫嘉號新王宮手掣赤電飛蒼龍迹欽
濁霧出日東金穰應協玉燭豐羽霜
薦潔鱗錦紅穀我福我貽神功斯民
父母斯文宗遠與天地相無窮

元統三年歲次乙未季夏良日
郡進士福建漕幕佐掾張復撰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

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李羣玉集三卷、後集五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唐李羣玉撰。羣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詣闕進詩、授宏文館校書郎。其集首載羣玉進詩表及令狐綯薦狀、郎庭約所行制詞。表稱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合三百首。考劉禹錫作柳宗元集序、稱三十二通、（案今本作四十五通、乃後人追改）則唐時以一通為一卷。今本三卷、已與表不合。又表稱三百首、而今本正集僅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亦僅一百一十三首、合之不足三百之數。觀中卷之末、有出春明門一首、自註曰、時請告歸、則此集雖仍以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分目、而已兼得官以後之詩、非復奏進之原本矣。太平廣記載羣玉遇湘君事甚異、其詩今載後集第三卷。然前一首為弔古之詞、無媟褻之意。後一首寫當時神女與二妃、尤不相關。況羣玉雖放誕風流、亦豈敢造作言語、瀆慢神明、污衊古聖。殆因其詩為時傳誦、小說家因造此事附會之耳。洛神謬為感甄、李善至引以註文選。俗語丹青、往往如是、未可據為實錄也。

余藏宋版唐人集亦不為多，新刊本、摩詰中
所見數述，當書而書精妙者首推二種，唐
往所藏茶崔世罕其匹也，猶憶其來珍其為
唐宋崔同年所贈，亦得自述，予今茲對以推以
詩集，為新居時所藏，則同藏時為貴，故與香
嚴識其事，渠手詩已鈐新印，又得其石外必此
二集，因想當日此時藏書之家，勝於今日，即
識書之人，傳於時輩者，因何處而如今，因
問香嚴之識向物，而所不求知其真宋板乎

物視為從宋板也。香嚴主人與余皆甚之
所校為書，一一今時人就譚，數年書
書得之不能讓，成其宋時之詩，豈真在
甲寅年，今集之詩二卷，其有冬未年，未而
之胡此乎？世相見，相對之餘，感慨
其自也，即香嚴書於碧雲之旁，後
歲自此屏之左，長公題後皆物
不可言之之矣。乙卯三月五日，黃丕烈
記于余氏之六書廬

秦中舊藏書家圖記皆散見於各書
唯此獨見諸印，未曾一見，想此所錄係唐後
類也。乾學徐健菴兩印亦俱鈐在首上，此從
其先不印時於徐，其後又不率有其物之轉
徙者，今所在無以得之。時轉又將傳
歸中世後玉蘭堂、辛夷館皆為歸中之家
藏書所是寫之一說，實季之家，今之地之間
物寫之，不得不寫，即謂有兩種句以注之於此
向傳季滄葦處，見我季滄葦齋滿與一
之兩字勝翻觀二字，是其所說之至物思邑
書坰今傳是樓幾轉，移往宿將人
承館勝玉蘭閣，後又辛夷。余所藏又有
(small) 其書而度其此曾見之，難謂此也
之季寓玉蘭辛夷館何物不可　三月首晨
(small) 越其後他向中首見季之曾，季中之書二石
二首三　余續書之，故記次第於此。蕘夫

進詩表

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丘山賤品幽沉江
介分託漁樵伏遇
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亭育之
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常
之貢頃以鼓腹勳華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
皇風殆忘仕進以至年踰不惑痾恙暴侵但處
寒餓江湖之濱與枯魚涸蚌為伍瞑目黃壤虛
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輦下謹捧所業歌
行古體詩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
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雲在天草木
五色廣野之氣燭為祥煙熙熙含生盡躋壽域
白日亭午物無斜陰而方今風后提衡庶尹咸
乂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愚客
詩人歌詠聲明文物不暇何議諷刺興於筆端
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
蘭浦蕩思搖情無類之餘過於飄野天文不到
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收歸豈阻潢汙之陋然則
爨桐不爆俄成曲奧之煙埋劒無光永作幽泉
之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聽螻蟻之微伏待刑戮
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臣
羣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延英口宣勅旨

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綵
器物賜卿宜令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

薦處士李羣玉狀 大學士僕射 令狐相公綯

右苦心歌篇昇跡林壑佳句流傳於衆口芳聲
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絶名利當文明之聖
代宜備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志業臣等今
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
聖旨令與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
校書郎未審可否謹具奏
聞伏聽
勅旨

李羣玉放懷丘壑吟詠情性孤雲無心浮
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
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迹文彩益奇信
不試而逾精能久幽而獨樂念其求志可
以言詩用示縶維俾之刊校可守弘文館

校書郎

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臣令狐綯

宣奉司勳郎中知制誥臣鄭處約行

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

李羣玉詩集目錄

卷上

歌行古體

烏夜啼　寄短書歌

昇仙操　王內人琵琶引

醒起獨酌懷友　競渡時在湖外偶成此章

雨夜呈長官　小弟艎近書來

贈方處士　秋怨

盛春　山中秋夕

登楞伽臺別羽客　盧溪道士

湖中古愁三首　別狄佩

古鏡　我思何所在

送蕭絹之桂林　感興四首

留別坐中諸侶　大雲池泛舟

送友人之峽　寄鄭判官兼簡空上人

靜夜相思　江樓獨酌懷從叔

登章華樓　驄馬

贈方處士兼寫別　湘西寺霽夜

傷思　送鄭京昭之雲安

送處士歸別業　儆上人話金山

寄巴丘故人　東遊投從公貟外
洞庭驛樓燕集　滄洲
送鄭子寬　九日登樓觀舞二首
惠石廩方及園茶　宿鳥速峽化臺
岳陽春晚　漢陽春晚
奉懷沈正字昆仲　湘中別成威闍黎
別尹鍊師
卷中
今體七言
長沙春望寄故人　金塘路中

自遣　送于少監
章明府致石鯽鱠　獲顧長康月宮真影
王真觀　廖于中丞書信
送崔使君禱雨　重經巴丘
湘陰江亭寄友人　哭郴州王使君
九日陽公臺宴集　和張舍人送秦鍊師
送陶少府赴選　寄張祜
寄長沙許侍御　望月懷友
和吳中丞悼笙妓　薛侍御處乞靴
九子坡聞鷓鴣　從叔祭廣利王廟
紫極宮雨夜愁坐　盧逸人隱居
江樓懷關中親故　請告歸留別同館
寄友二首　桃源
題王侍御宅　聞湘南從叔朝覲
漢陽太白樓　送客
澧陵道中　校書叔遺暑服
贈魏三十七　酬崔表仁
旅游番禺獻涼公　長沙元門寺畫壁
出春明門
卷下
今體五言

新荷　初月二首
石緒　雲安
石頭城　湖闊
失鶴　雪霽聽笙寄杜中丞
陪裴大夫登北樓　登蒲澗寺後三首
早鴻　旅泊
半醉　晝寢
晚蓮　留別湖南幕府
宵民　吾道

與三山人夜話　春寒
廣江驛餞筵留別　桑落洲
杜門　封貟外郡齋雙鶴
經費拾遺所居　送秦鍊師
送遷客北歸　陪崔大夫宴
送房處士閑遊　贈花
洞庭風雨二首　臨水薔薇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桂州經佳人故居
池塘曉影　青鵲
傷小女凝兒　客愁二首

放魚　嘲賣藥翁
蓮葉　洞庭乾二首

李羣玉詩集目錄終

李羣玉詩集卷上

歌行古體詩

烏夜啼

曾波隔夢時一望青楓林有鳥在其間達曉自悲吟是時月黑天四野煙雨深如聞生離哭其聲痛人心悄悄夜正長空山響哀音遠客不可聽坐愁華髮侵既非蜀帝魂恐是恒山禽四子各分散母聲猶至今

寄短書歌

骨肉萍蓬各天末十度附書九不達孤臺冷眼

無來人楚水秦天莽空闊翔鴈橫秋過洞庭西風落日浪崢嶸三年音信凝塑外一曲哀歌白髮生

昇仙操

嬴女去秦宮瓊簫飛碧空鳳臺閑煙霧鸞吹飄天風復聞周太子亦遇浮丘公叢簧發天弄輕舉紫霞中濁世不久駐清都路何窮一去霄漢上世人那得逢

王內人琵琶引

檀槽一曲黃鐘羽細撥紫雲金鳳語萬里胡天

海塞秋分明彈出風沙愁三千笑嬪推第一歛
黛傾鬟艶蘭室嬴女停吹降浦簫帝娥淨捲空
波瑟翠幕横雲蠟焰光銀龍吐酒菊花香皓腕
翻[redacted]

醒起獨酌懷友

西風靜夜吹蓮塘芙蓉破紅金粉香摘花把酒
弄秋芳吳雲楚水愁茫茫美人此夕不入夢獨
宿高樓明月涼

競渡時在湖外偶爲成章

電逝三千兒綵舟畫檝射初暉喧江擂鼓

鱗甲動三十六龍銜浪飛靈均昔日投湘死千
古沉魂在湘水綠草斜煙日暮時笛聲幽遠愁
江鬼

雨夜呈長官

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
深愁愁窮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顔與芳景暗
赴東波流鱗翼倏風水青雲方阻脩孤燈吟素
艶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號忘憂無因
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小弟艎南遊近來書

湘南客帆稀遊子寡消息經時停尺素望盡雲
邊翼笑言憑夢寐獨立想容色落景無來人脩
江入天白停停倚門念瑟瑟風雨夕何處泊扁
舟迢遞湍波側秋歸舊窻竹永夜一淒寂吟爾
鶺鴒篇中宵慰相憶

贈方處士

白衣方外人高閑溪中鶴無心戀稻粱但以雲
泉樂赤霄終得意天池俟[redacted]躍歲晏入帝鄉期
君在寥廓

秋怨 一作悲

瑟瑟涼海氣西來送愁容金風死綠蕙玉露生
寒松所思在冥碧無因一相逢登樓睇去翼目
盡滄波重虛窻度流螢斜月啼幽蛩踈紅落殘
艶冷水凋芙蓉歲暮空太息年華逐遺蹤凝情
耿不寐攬涕起踈慵

感春

春情不可狀艶艶令人醉暮水綠楊愁深嬲落
花思吳宮新暖日海燕雙飛至愁思逐煙光空
濛滿天地

山中秋夕

抱琴出南樓氣爽浮雲滅松風吟天籟竹路踏
碎月後山鶴唳定前浦荷香發境寂良夜深了
與人間別

將遊羅浮登廣陵楞伽臺別羽客

清遠登高臺見朗縱覽歷瀍泉喚仙風於此盪
靈魄冷光激遠目百里見海色送雲歸蓬壺望
鶴滅秋碧波瀾收已氣天自回澄寂百越落掌
中十洲點空白身居飛鳥上口詠玄元籍飄如
出塵籠想望吹簫客冥冥人間世歌笑不足惜
朅來羅浮巔披雲煉瓊液謝公雲岑與可以躡
高跡吾將抱瑤琴絕境縱所適

盧溪道士

曉發潺湲亭夜宿潺湲水風篁掃(一作拂)石瀨琴
聲九十里光奔覺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
行巴江亦如此

湖中古愁三首

涼風西海來直渡洞庭水翛翛木葉下白浪連
天起蘅蘭委皓霜百草一時死摧殘負志人感
歎何窮已

昔我觀雲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返怨氣成
微波真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蘼落日瀟湘上淒
涼吟九歌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
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
飄在煙雨

別狄佩(梁公玄孫子南國)

翠柳不着花鳳雛長忍飢未開丹霄翮空把碧
梧枝聖人奏雲韶祥風一來儀文章耀白日衆
鳥莫敢窺苑柳不自言凡鳥何由知當看九千
仞飛出太平時

古鏡

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
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
底涵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忽驚行深
幽面落九秋井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淨不必
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沉蓄靈怪可與天地永
恐為悲龍吟飛去在俄頃

我思何所在

我思何所在乃在陽臺側良宵相望時空此明
月色歸魂泊湘雲飄蕩去不得覺來理舟檝波

浪春湖白煙光皓楚秋瑶草不忍摘因書天末
心繫此雙飛翼

送蕭綰之桂林 翰舉玉 遊孫章

蘭香佩蘭人三弄蘭江春爾爲蘭陵秀芳藻驚
常倫燦爨鳳池裔一毛今再新竹花不給口憔
悴清湘濱一朝南溟飛彩翮不可覩蒼梧雲水
晩離思空凝顰我亦縱煙棹西浮彭蠡津丈夫
未虎變落魄甘風塵大禹惜寸陰況我無才身
流光銷道路以此生嗟辛萬里關分袂相思杳
難申桂水秋更碧寄書西上鱗

感興四首

子雲呑白鳳遂吐太玄書幽微十萬字枝葉何
扶疏婉孌徂虎口甘言累其初一覩美新作斯
瑕安可除

昔竊不死藥奔空三姮娥盈盈天上孤艶潔栖
金波織女了無[redacted]長宵隔銀河軋軋揮素手幾
時傳玉梭

洞房三五夕金釭凝豔滅美人抱雲和斜倚紗
窻月況吟想幽夢閨思深不說絃冷玉指寒含
顰達明發

鴈口銜邊秋寒聲落燕代先驚愁人耳顏鬢潛
銷歇凝雲蔽洛浦夢寐勞光彩天邊無書來相
思淚成海

將之吳越留別坐中文酒諸侶

秋色滿水國江湖與蕭然氣塊歛入極萬里淨
澄鮮泠浦縱孤棹吳門渺三千迥隨衡陽鴈南
入洞庭天早聞陸士龍矯掌誇山川非思鱸魚
鱠且弄五湖船暝泊遠浦霞曉飯蘆洲煙風流
訪王謝佳境恣洄沿霜剪別岸柳香枯北池蓮
歲華坐搖落戚戚感流年明朝即漂萍離恨無
由宣相思空江上何處金波圓

大雲池泛舟

九月蓮花死萍枯霜水清船浮天光遠棹拂翠
瀾輕古木[redacted]了無煙靄生游鱗泳皎潔洞
見逍遥情漁父一曲歌滄浪遂知名未知斯水
上可以濯吾纓

送友人之峽

東吳有賦客願識陽臺仙彩毫飛白雪不減郢
中篇楚水五月浪輕舟入暮煙巫雲多感夢桂
檝早迴旋

登宜春醉宿景星寺寄鄭判官兼簡空
上人
曉發碧水陽暝宿金山寺松風灑寒雨淅瀝醒
餘醉夜中香積飯蔬粒俱精異境寂滅塵愁神
高得詩思皎皎滎陽子芳春富才義漲海豁心
源冰壺見門地碧霄有鵷序未展聯行翅但笑
一尺繩三年絆騏驥摧藏擔登客鬱抑賀襟事
名業兩未從臨風嘿舒氣一身盼雲嶺中夜空
涕泗側枕對孤燈衾寒不成寐粮薪極桂玉大
道生榛刺恥息惡木陰難書劍歌意揚鞭入莽

蒼山驛凌煙翠越鳥日南飛芳音願相次
静夜相思
山空天籟寂水榭延輕涼浪定一浦月藕花閑
自香
江樓獨酌懷從叔
水國發爽氣川光靜高秋酣歌金罇醁送此清
風愁楚色忽滿目灘聲落西樓雲翻天邊葉月
弄波中鉤芳意悵搖落蘅蘭謝汀洲長吟碧雲
合悵望江之幽
登章華樓

楚子故宫地蒼然雲木秋我來覽後事落景空
生愁霸業没荆棘雄圖成古丘沉吟問鼎語但
見東波流征鴻引鄉心一去何悠悠晴湖碧雲
晚暝色空高樓迢遞趨遠嶠微茫入孤舟空路
不堪望西風白浪稠
驄馬
浮雲何權奇絶足世未知長嘶清海風蹀躞振
雲絲由來渥洼種本是蒼龍兒穆滿不再活無
人豈聞騎若識嶠躍怯寧勞耀金羈青芻與白
水空笑駑駘肥伯樂儻一見應驚耳長垂當思
八荒外逐日向瑶池

贈方處士兼以寫別
天與雲鶴情人間恣詩酒龍宮奉採覓須洞一
千首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鍾吼喜於風騷地忽
見陶謝手籍籍九江西篇篇在人口芙蓉為芳
菲未落諸花後所知心眼大別自開戶牖才力
似風鵬誰能弄升斗無營傲雲竹琴帙静為友
鸞鳳戢羽儀騏驥在郊藪鏡湖春水綠越客憶
歸否白衣四十秋逍遥一何久此身無定跡又
逐浮雲走離思書不窮殘陽落江柳

湘西寺齋夜

雨過琉璃宮佳興浩清絶松風吟晴灘竹路踏碎月月波蕩如水氣爽星卽滅皓夜千樹霜崢嶸萬巖雪後山鶴唳斷前池荷香發境寂涼夜深神思空飛越

傷思

八月白露濃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寞落寒塘水西風團葉下疊縠參差起不見棹歌人空垂綠房子

送鄭京昭之雲安

君吟高堂賦路過巫山渚莫令巫山下幽夢惹雲雨往事幾千年芬芳今尚傳空留荆王館巖嶂深蒼然楚水五月浪輕舟入蘋煙送君揚櫂去愁絶郢城篇

送處士自番禺東遊便歸蘇臺別業

啞軋暮江上櫓聲搖落心宛陵三千里路指吳雲深蓴菜動歸興忽然聞會吟南浮龍川月東下敬亭岑多君詠逍遙結蘿碧溪陰高籠華亭鶴靜對幽蘭琴汗漫江海思傲然抽冠簪歸歟未去寂還許應追尋二陸文苑秀岩甍懷所欽

惜我入洛晚不覩雙南金江左風流盡名賢成古今送君無限意別酒但加斟

法華微上人盛話金山境勝舊遊在目吟成此篇

江上青蓮宮人間蓬萊島煙霞與波浪隱映樓臺好潮聞梵音淨海日天[redacted]早願與靈蹤爲人吟經此終老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半枝吳蠶初弄絲江行好風日燕舞輕波時去事旋成夢來歡難預期唯憑東流水日

夜寄相思

自澧浦東遊江表途出巴丘投貟外從公虞

短翮後飛者前攀鸞鶴翔力微應萬里矯首空蒼蒼誰昔探花源考槃西岳陽高風動商洛綺皓無馨香一朝下蒲輪清輝照巖廊孤醒立衆醉古道何由昌經術震浮盪國風掃齊梁文襟即玄圃筆下成琳琅霞水散吟嘯松篘奉琴觴冰壺避皎潔武庫羞鋒鋩小子書代耕束髮頻自強艱哉水投石壯志空摧藏十年侶龜魚垂

頭在沅湘巴歌掩白雪鮑肆埋蘭芳騷雅道未
消何憂名不彰飢寒束困厄黙塞飛星霜百志
不成一東波擲年光塵生脫粟飯萬里違高堂
中夜恨火來焚燒九迴腸平明深山淚綠枕霑
匡床依泊洞庭波木葉忽已黃哀砧擣秋色曉
月啼寒螿復此棹孤舟雲濤浩茫茫朱門待媒
勢短褐誰揄揚仰羨野陂鳧無心憂稻粱不如
天邊鴈南北皆成行男兒白日間變化未可量
所希困辱地剪拂成騰驤吽筆話肝肺詠玆枯
魚章何由首西路目斷白雲鄉

洞庭驛樓雪夜讌集奉贈前湘州張員
外
昔與張湘州閑登岳陽樓目窮衡巫表興盡荆
吳秋擲筆落郢曲巴人不能酬是時簪裾會景
物窮冥搜誤忝玳筵秀得陪文苑遊幾篇雲楣
上風雨沉銀鈎

滄洲
童兒待郭伋竹馬空遲留路指雲漢津誰能吟
四愁銀壺傲海雪青管羅名謳賊子跡未安謀
身拙如鳩分隨煙霞老豈有風雲求不逐萬物

化但貽知己羞方窮力命說戰勝心悠悠不然
蹲會稽釣下二五牛所期波濤助燀赫呈吞舟

送鄭子寬棄官東遊便歸女几
八月湖浸天揚帆入秋色岷峨雪氣來寒漲瀟
湘碧子眞冥鴻志不逐籠下翼九女疊雲屏於
焉恣栖息新詩山水思靜入陶謝格因醉松花
春追攀紫煙客相逢十年舊嚬笑等歡慼一飯
玉露蔬中腸展堆積停食不盡意傾景悵可惜
雲水一分飛離憂洞庭側迴車三鄉路仙菊正
堪擿寄謝杜蘭香何年別張碩

長沙九日登東樓觀舞二首
南國有佳人輕盈綠腰舞華筵九秋暮飛袂拂
雲雨翩如蘭苕翠（一作媛如 祥煙泛）婉若遊龍舉越艷
罷前溪吳姬停白紵
慢態不能窮繁姿曲向終低回蓮被（一作破）浪凌
亂雪縈風墜珥時流盼脩裾欲遡空唯愁捉不
住飛去逐鷩鴻

龍山人惠石廩方及團茶
客有衡嶽隱遺余石廩茶自云凌煙露採擷春
山芽珪璧相壓疊積芳莫能加碾成黃金粉輕

嫩如松花紅鑪爨霜枝越兒斟井華灘聲起魚
眼滿鼎漂清霞凝澄坐曉燈病眼如蒙紗一甌
拂昏寐襟鬲開煩挐顧渚與方山誰人留品差
持甌默吟味搘膝空咨嗟

宿鳥遠峽化臺遇風雨

孤鶴長松巔獨宿萬巖雨龍湫在石脚引杖時
一取驚風折喬木飛焰獵窻戶半夜霹靂聲高
齋有人語

岳陽春晚

不覺春物老塊然湖上樓雲沙鸕鶿思風日沅

湘愁去翼滅雲夢來帆指郢丘所嗟芳桂晩寂
寞對汀洲

漢陽春晚

漢陽抱青山飛樓映湘渚白雲蔽黃鶴綠樹藏
鸚鵡憑高送春目流恨傷千古遐想禰衡才令
人怨黃祖

將離澧浦置酒野興奉懷沈正字昆仲
三人聯登高第

春月三陂兎花枝成綠陰年光東流水浩歎傷
羇心酌桂煙嶼晩鵾鳴江草深良圖一超忽萬

恨空相尋上國刈翹楚才微甘陸沉無燈假貧
女有淚沾牛衾衡嶽三麒麟各振黃鍾音鄉雲
被文彩芳價傾詞林夫子芸閣英養鱗湘水潯
晴沙踏蘭蕙隱几當青岑明日洞庭上悠揚掛
離襟停觴一揺筆聊寄生芻吟

湘中別成威闍黎

至哉彼上人冰霜凜規則遊心杳何境宴坐入
冥嘿解空與密行名臘信崇德吐論駕秋濤龍
宮發智聰翠迷行大夜浩浩一昏黑赤水千丈
深玄珠幾人得持杯挹溟漲至理安可測寧假

喩芭蕉眞成嗅薝蔔松聲掃白月霽夜來靜域
清梵罷法筵天香滿衣襟何方濟了岸秪仗慈
航力願與十八賢同栖翠蓮國

別尹鍊師

吾家五千言至道懸日月若非函關令誰駐流
沙說多君飛昇志機悟獨超拔學道王笥山燒
丹白雲亢南窮衡嶷秀採藥歷幽絶夜卧瀑布
風朝行碧巖雪洞宮四百日王籍恣探閱徒以
菌蟪姿細攀修眞訣塵籠畢浮世遐志空飛越
一罷恭酒惟離情滿寥泬願騎紫蓋鶴早向黃

金闕城市不可留塵埃穢仙骨

李羣玉詩集卷上

李羣玉詩集卷中

今體七言

長沙春望寄涔陽故人

清明別後雨晴時極浦空顰一望眉湖畔春山煙點點雲中遠樹墨離離依微水戍聞疎鼓掩映沙村見酒旗風暖草長愁自醉行吟無處寄相思

金塘路中

山川楚越復吳秦蓬梗何年是住身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冰霜怯度商於一作拊凍桂玉愁居帝里貧十口繫心拋不得每迴迴首即長顰

自遣

翻覆升沉百歲中前途一半已成空浮生暫寄夢中夢世事如聞風裏風脩竹萬竿資闃寂古書千卷要窮通一壺濁酒暄和景誰會陶然失馬翁

送于少監自廣州還紫邏

鳴高山水似麻源謝監東還憶故園海嶠煙霞輕逸翰洛川花木待回軒宦情薄去詩千首世

事閑來酒一樽明日中書見顏范如應通籍入
金門

石門韋明府爲致東陽潭石鯽鱠

錦鱗銜餌出清漣暖日江亭動鱠筵疊雪亂消飛箸底散絲繁灑拂刀前太湖浪說朱衣鮒漢浦休誇縮項鯿㑺味品流知第一更勞霜橘助芳鮮

規公業在淨名得甚深義僕近獲顧長康月宫眞影對戴安道所畫文殊走筆此篇以屈瞻禮

五濁之世塵冥冥達觀栖心於此經但用須彌藏芥子安知牛跡笑東溟主公吐辯眞無敵顧氏傳神實有靈今日淨開方丈室一飛白足到茅亭

玉眞觀

高情帝女慕乘鸞紺髮初簪玉葉冠（公主玉葉冠時人莫計其價耳）秋月無雲生碧落素蕖含露出清瀾層城烟霧將歸遠浮世塵埃久住難一自簫聲飛去後洞宫深掩碧瑤壇

厗綿州于中丞書信

一緘垂露到雲林中有孫陽念驥心萬木自凋山不動百川皆旱海長深風標想見瑤臺鶴詩韻如聞淥水琴他日縱陪池上酌已應難到瞑猿吟（馮疾漸加酒戶日減）

送崔史君蕭山禱雨甘澤遽降

謝公一拜敬亭祠五馬旋歸下散絲不假土龍呈夭矯自然石鷰起參差預聽禾稼如雲語應有空濛似霧詩已向爲霖報消息頻川微詔是前期

重經巴丘（開成初陪故員外從翁詩酒遊泛）

昔年高接李膺歡日泛仙舟醉碧瀾詩句亂隨青草落酒腸俱逐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往事微冥夢一般今日片帆城下去秋風迴首淚闌干

湘陰江亭却寄友人

湘岸初晴淑景遲風光正是客愁時幽花夜落騷人浦芳草春深帝子祠往事隔年如過夢舊遊迴首滿追思煙波自此扁舟去小酌聯文杳未期

哭郴州王使君

銀章朱紱照雲驄六換魚書惠化崇瑶樹忽傾
蒼栢下醉鄉翻在夜臺中東山妓逐飛花散北
海樽隨逝水空曾是綺羅筵上客一來長慟向
春風

九日巴丘楊公臺宴集

淒淒霜日上高臺水國秋深客思哀萬疊銀山
寒浪起(一作去)一行斜字早鴻來誰家擣練孤城
暮何處題衣遠信回江漢路長身不定菊花三
笑旅萍開

奉和張舍人送秦鍊師歸岑公山

仙翁歸卧翠微岑一葉西風月峽深松徑(一作澗)
定知芳草合玉書應念素塵侵閑雲不繫東西
影野鶴寧傷去住心蘭浦蒼蒼春欲暮落花流
水思離襟(一作琴)

送陶少府赴選

陶君官與本蕭疎長傍青山碧水居久向三茅
窮藝術仍傳五柳舊琴書跡同飛鳥栖高樹心
似閑雲在太虛自是葛洪求藥價不關梅福戀
簪裾

寄張祜(祜亦未面頻寄草相聞)

越水吳山任興行五湖雲月挂高情不遊都邑
稱平子只向江東作步兵昔歲芳聲到童稚老
來佳句徧公卿知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
范名

寄長沙許侍御

三年文會許追隨和徧南朝(一作江南)雜體詩未以
(一作把)綴毫還郭璞乞留殘錦與丘遲竹齋琴酒
懽成夢水寺煙霞實對誰今日秋風瀟湘浦祇
應搔首詠瓊枝

望月懷友

浮雲捲盡看朣朧直出滄溟上碧空盈手水光
寒不濕流天素彩淨無風酒花蕩漾金樽裏棹
影飄颻玉浪中川路正長難可越美人千里思
何窮

和吳中丞悼笙妓

麗質仙姿煙逐風鳳皇聲斷吹臺空多情草色
怨還綠無主杏花春自紅墮珥尚存芳樹下餘
香漸滅(一作減)玉堂中唯應去抱雲和管從此長
歸阿姥宮

薛侍御處乞靴

越客南來誇桂蘗良工用意巧縫成看時共說茱萸皺着處嫌無鸐鴿鳴百里奚身悲甚似五羊皮價敢全輕日於文苑陪高步贏得芳塵接武名

九子坡聞鷓鴣

落照蒼茫秋草明鷓鴣啼處遠人行正穿屈曲崎嶇路更聽鉤輈格磔聲曽泊桂江深岸雨亦於梅嶺阻歸程此時爲爾腸千斷乞放今宵白髮生

涼公從叔春祭廣利王廟

龍驤伐鼓下長川直濟雲濤古廟前海客斂威驚火旆天吳收浪避樓船陰靈𨗫作南溟主祀典高齊五嶽肩從此華夷封域靜潛熏玉燭奉堯年

長沙紫極宮雨夜愁坐

獨坐高齋寒擁衾洞宮臺殿窅沉沉春燈含思靜相伴夜雨滴愁更向深窮達未知他日事是非皆到此時心羇棲摧剪平生志抱膝時爲梁甫吟

盧逸人隱居

棊局茅亭幽澗濵竹寒江靜遠無人村梅尚斂風前笑沙草初偷雪後春鵬鷃喻中消日月滄浪歌裏放心神平生自有煙霞志久欲拋身狎隱淪

江樓閑望懷關中親故

搖落江天欲盡秋遠鴻高送一行愁音書寂絕秦雲外身世蹉跎楚水頭年皃暗隨黃葉去時情深付碧波流風淒日冷江湖晚駐目寒空獨倚樓

請告南歸留別同館 中元作

一點燈前獨坐身西風初動帝城砧不勝庾信鄉關思遂作陶潛歸去吟書閣乍離情黯黯彤庭迴望肅沉沉應怜一別瀛洲侶萬里單飛雲外深

寄友二首

野水晴山雪後時獨行村路更相思無因一向溪橋醉處處寒梅映酒旗

花落輕寒酒熟遲醉眠不及落花期愁人想憶春山暮煙樹蒼蒼播穀時

桃源

我到瞿眞上昇處山川四望使人愁紫雲白鶴去不返唯有桃源溪水流

題王侍御宅

門向滄江碧岫開地多鷗鷺少塵埃綠陰十里灘聲裏閑即王家看竹來

聞湘南從叔朝覲

長沙地窄却回時舟楫騷騷向鳳池爲報湘川神女道莫教雲雨濕旌旗

漢陽太白樓

江上晴樓翠靄間滿簾春水滿窻山青楓綠草

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

送客

沅水羅文海燕回柳條牽恨到荊臺定知行路春愁裏故郢城邊見落梅

澧陵路中

別酒離亭十里強半醒半醉引愁長無端寂寂春山路雪打溪梅狼藉香

校書叔遺暑服

翠芸箱裏疊襬穟楚葛湘紗淨似空便着清江明月夜輕涼與掛（一作致）一身風

贈魏三十七

名珪字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焰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

酬崔表仁

昨日朱門一見君忽驚野鶴在雞羣不應長嘯潢汙水早晚歸飛碧落雲

旅遊番禺獻涼公

帝鄉羣侶杳難尋獨立滄洲歲暮心野鶴飛栖無遠近稻粱多處則恩深

長沙元門寺張璪員外壁畫

片石長松倚素楹翛然雲壑見高情世人只愛凡花鳥無處不知梁廣名

出春明門

本不將心挂名利亦無情意在樊籠鹿裘藜杖且歸去富貴榮華春夢中

李羣玉詩集卷中

今體五言

新荷

田田八九葉散點綠池初嫩碧纔平水圓陰巳蔽魚浮萍遮不合弱荇繞猶疎半在春波底芳心卷未舒

初月二首

灔灔流光淺娟娟泛露輕雲間龍爪落簾上玉鈎明桂樹枝猶小仙人影未成欲爲千里別倚幌獨含情

凝嚬立戶前細[illegible]向娟娟破鏡徒相問刀頭恐隔年輕輕搖遠水脉脉下春煙別後春江上隨人何處圓

石緒

古岸陶爲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雲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

雲安

灘惡黃牛吼城孤白帝秋水寒巴字急歌迥竹枝愁樹倚荆王館雲昏蜀客舟瑤姬不可見行雨在高丘

石頭城

霸業隨流水寒無上古城長空橫海色斷岸落潮聲八極悲皆一作扶柱五湖來止傾一作吾家禾止傾東南天子氣掃地入函京

湖閣

楚色籠青草秋風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盡雲汀櫂響來空闊漁歌發杳冥欲浮闌下艇一到斗牛星

失鶴

瑤臺煙霧外一去不迴心清海蓬壺遠秋風碧落深隨翎留片雪雅操入孤琴豈是籠中物雲蘿莫更尋

臘夜雪霽月彩交光開閣臨軒竟睡不得命家僕吹笙數曲獨引一壺奉寄江陵副使杜中丞

月華臨霽雪皓彩射貂裘桂酒寒無醉銀笙凍不流懷哉梁苑客思作剡溪遊竟夕吟瓊樹川途限阻脩

長沙陪裴大夫登北樓

巖嶂隨高步琴樽奉勝遊金風吹綠蕈湘水入朱樓朗抱雲開月高情鶴見秋登臨多暇日非爲賦消憂

登蒲澗寺後二巖三首

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年韭山餘禹日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浩渺波光裏浮溟興甚長

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快碧海醒心秋便欲尋河漢因之犯斗牛九霄身自致何必遇浮丘一作掛帆赴飛島一濟日邊舟

南溟吞越絶極望碧濛鴻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壟滅馬援鼓鼙空遐想魚鵬化開襟九萬風

早鴻

木落波浪動南飛聞夜鴻參差天漢霧嘹唳月明風野水蓮莖折寒泥稻穗空無令一行侶相失五湖中

旅泊

搖落江天裏飄零倚客舟短篇纔遣悶小釀不供愁沙雨潮痕細林風月影稠書空閑度日深擁破貂裘

半醉

處俗長如病看花亦似秋若無時復酒寧遣鎮長愁漸覺身非我都迷蝶與周何煩五色藥搏下即浮丘

晝寢

竹枝晩蕭疎任人嘲宰予烏鷺林下夢風展枕前書正作莊生蝶誰知惠子魚人間無樂事直擬到華胥

晩蓮

露冷芳意盡稀疎空碧荷殘香隨暮雨枯葉墮寒波楚客羅奇服吳姬停櫂歌涉江無可寄幽恨竟如何

將之番禺留別湖南府幕

本乏煙霄志那隨鴛鷺遊一枝仍未定數粒欲何求溟漲道塗遠荊吳雲雪愁會登梅嶺望南斗入炎洲一作綵雪

宵民

大雅無憂怨宵民有愛憎魯侯天不遇臧氏函何能慘慘心如砥營營舌似蠅誰於消滑地一

鑒玉壺冰

吾道

吾道成微哂時情付絶言鳳兮衰已盡犬也吠何繁輕重憂衡曲姸蚩慮鏡昏方欣耳目淨誰到翟公門

與濮陽夏侯吳三山人夜話

靜談雲壑趣高會兩三賢酒思彈琴夜茶芳向火天兎裘堆膝暖鳩杖倚床偏各厭池籠窄相看意浩然

春寒

撥火垂簾夕將暝向冷天悶斟壺酒煖愁聽雨聲眠處世心倏爾干時事索然春光看已半明日又藏煙

廣江驛餞筵留別

別筵欲盡秋一醉海西樓夜雨寒潮水孤燈萬里舟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惆悵三年客難期此處遊

桑落洲

九江寒露夕微浪北風生浦嶼漁人火蒹葭鳥雁聲頹雲晦廬岳微鼓辨湓城遠憶天邊弟曾

從此路行

杜門

且詠閑居賦飛翔去未能春風花嶼酒秋雨竹溪燈世路變陵谷時情驗友朋達生書一卷名利付春冰

池州封貟外郡齋雙鶴丹頂霜翎仙態浮曠罷政之日因呈此章

瀟洒二白鶴對之高興清寒溪侶雲水朱閣伴琴笙顧慕稻粱惠超遥江海情應攜帝鄉去仙闕看飛鳴

經費拾遺所居呈封貟外

雲卧竟不起少微空隕光唯應孔北海爲立鄭公鄉舊館苔蘚合幽齋松菊荒空餘書帶草日日上階長

送蔡練師

紫府靜沉沉松軒思別琴水流寧有意雲泛本無心錦洞桃花遠青山竹葉深不因時賣藥何路更相尋

湘陰縣送遷客北歸

不須留薏苡重遣世人疑瘴染白如蘖愁熏頭

似絲黃梅住雨外青草過湖時今日開湯網冥
飛亦未遲

九日陪崔大夫宴清河亭

玉醴浮金菊雲亭敞玳筵晴山低畫浦斜鴈遠
書天謝眺離都日殷公出守年不知瑤水讌誰
和（一作製）白雲篇（近見去年聖製黃菊歎句）

送房處士閑遊

採藥陶貞白尋山許遠遊刀圭藏妙用巖洞契
冥搜花月三江水琴樽一葉舟羨君隨野鶴長
揖稻梁愁

贈花

酒爲看花醞花須趁酒紅莫令芳樹晚使我綠
樽空金谷園無主桃源路不通縱非乘露折長
短盡隨風

洞庭風雨二首

面南一片黑俄起北風顛浪潑巴陵樹雷燒鹿
角田（在青草火）魚龍方蟄蕩雲雨正喧闐想赭君山
日秦皇怒赫然

巨浸吞沅澧西風忽怒號水將天共黑雲與浪
爭高羽化思乘鯉山漂長抃鼇陽烏猶睠翅直

恐濕蟠桃

臨水薔薇

堪恨復堪傷無情不久長浪搖千臉笑風舞一
叢芳似濯文君錦如窺漢女粧所思雲雨外何
處寄馨香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汗漫鋪澄碧朦朧吐玉盤雨師清滓穢川后掃
波瀾氣射繁星滅光籠八表寒來從雲漢迥路
上碧霄寬熠燿遊何處蟾蜍食漸殘棹翻銀浪
急林映白虹攢練彩連河曉冰輝壓樹乾夜深

高不動天下仰頭看

桂州經佳人故居二首

種樹人何在攀枝空歎嗟人無重見日樹有每
年花滿院雀聲暮半庭春景斜東風不知恨偏
地落餘霞

桂水依舊綠佳人今不還秖應隨暮雨飛過九
嶷山

池塘晚影

風荷珠露傾驚起睡鵁鶄月落池塘靜金刀剪
一聲

青鵲

獨立蒹葭雨低飛浦嶼風須知毛色下莫入鷺鷥叢

傷小女凝兒

哭爾春日短支頤長嘆嗟不如半死樹猶吐半邊花

客愁二首

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深浩蕩春風起誰知歷亂心

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長憑送湘流水綿綿入

帝鄉

放魚

早覓爲龍去江湖莫浸遊須知香餌下觸口是銛鉤

嘲賣藥翁

劚盡春山土辛勤賣藥翁莫拋破笠子留作敗天公

蓮葉

根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在君塘上種埋沒任春蒲

洞庭乾二首

借問蓬萊水誰逢清淺年傷心雲夢澤歲歲作桑田

朱宮紫貝闕一旦作沙洲八月還平在魚蝦不用愁

李羣玉詩集卷下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一

仙明洲口號

長愛沙洲水竹居暮江春樹綠陰初浪翻新月金波淺風損輕雲玉葉疎半浦夜歌聞盪槳一星幽火照叉魚二年此處尋佳句景物常輸楚客書

送蕭十二校書赴郢州婚姻

蓬山才子即蕭郎綵服青春卜鳳凰玉珮定催紅粉色錦衾應惹翠芸香馬穿草雨邦山遠人宿寒燈郢夢長領取和鳴好風景 古樂府有鳳芳歸故鄉

石城花月送歸鄉

送隱者歸羅浮

春天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峰白犬隨兩卷素書留貰酒一柯樵斧坐看棋蓬萊道士飛霞履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思

獻王中丞 時有除拜

登仙望絕李膺舟從此青蠅點遂稠半夜憤吹牛斗動二年門掩雀羅愁張儀會展平生舌韓信那慙跨下羞他日圖勳盡麟閣定呈肝膽始應休

贈元緩

相逢在總角與子即同心隱石那知玉披沙喜遇金蘭秋香不死松晚翠方深各保芳堅性寧憂霜霰侵

中秋廣江驛示韋益

莫惜三更坐難消萬里情同看一片月俱在廣州城淚逐金波滿魂隨夜鵲驚支頤鄉思斷無語到雞鳴

九日越臺

旭日高山上秋天大海隅黃花羅粔籹絳實簇茱萸病久歡情薄鄉遙客思孤無心同落帽天際望歸塗

中秋越臺看月

海雨洗煙埃月從空碧來水光籠草樹練影掛樓臺皓曜迷鯨目晶熒失蚌胎宵分憑檻望應合見蓬萊

長沙開元寺昔與故長林許侍御題松石聯句

墻陰數行字懷舊慘傷情薜荔侵年月莓苔壓

姓名逝川前後水浮世短長生獨立秋風暮凝
嚬隔郢城

傷友

玉棺來九天鳧舃掩窮泉無沒池塘興淒涼翰
墨筵短期存大夢舊好委浮烟我有幽蘭曲因
君遂絕絃

法性寺六祖戒壇

初地無階級餘基數亦低天香開茉利梵樹落
菩提警俗生真性青蓮出淤泥何人得心法衣
鉢在曹溪

東湖二首

晚景微雨歇消遥湖上亭波閑魚弄餌樹靜鳥
遺翎性野難依俗詩玄自入冥何由遂蕭灑高
枕對雲汀

雨氣消殘暑蒼蒼月欲升林間風捲簟欄下水
搖燈迥野垂銀漢層巒掛玉繩重期浮小檝來
摘半湖菱

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長沙東湖

上巳餘風景芳辰集遠坰綵舟浮滉瀁繡轂下
娉婷林樹回葱蒨笙歌轉杳冥湖光迷翡翠草
色醉蜻蜓烏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從今留勝
會誰看畫蘭亭

龜

静養千年壽重泉自隱居不應隨跛鱉寧肯滯
凡魚靈腹唯玄露芳巢必翠蕖揚光輸蚌蛤韡
月恨蟾蜍曳尾辭泥後支牀得水初冠山期不
小鑄印事寧虛有志酬毛寶無心畏豫且他時
清洛汭會薦帝堯書

湖閣曉晴寄呈從翁二首

橫日開寒霧湖光蕩霽華風烏搖逕柳水蝶戀

幽花蜀國地西極吳門天一涯輕舟欄下去點
點入湘霞

其二

高秋憑遠檻萬里看新晴重霧披天急千雲觸
石輕湖山四五點湘鴈兩三聲遥想潘園裏琴
尊與轉清

飯僧

好讀天竺書爲尋無生理焚香面金偈一室唯
巾水所交信方外三二空門子峻範照秋霜高
標掩僧史清晨潔蔬茗延請良有以一落喧競

塗栖心願依止奔曦入半百冉冉頹濛汜雲泛
名利心風經是非齒尚爲情愛縛未透金仙旨
以靜制猨心將廑瞥然起綸巾與藜杖此意莫
已矣他日雲鑾間來尋[redacted]居士

哭小女凝兒

平生未省夢熊羆稚女如花墮曉枝條蔓縱橫
輸葛藟子孫蕃育羨螽斯方同王衍鍾情切猶
念商瞿有慶遲負爾五年恩愛淚眼中唯有涸
泉知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一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二

贈回雪

回雪舞縈盈縈盈若回雪腰支一把玉衹恐風
吹折如能買一笑滿斗量明月安得金蓮花步
步承羅襪

將之京國贈薛員外

黃葉下空館寂寥寒雨愁平居歲華晏絡緯啼
林幽節物凋壯心咄嗟不能休空懷趙鞅歎變
化良無由所思杳何如側身望皇州蒼烟晦楚
野寒浪埋昭丘趙壹賦命薄陳思多世憂翻然
羨魚鳥暢矣山川遊薛公龍泉姿其氣在斗牛
南冠[redacted]秀髮白石勞悲謳圭袞照崇閥文儒嗣
箕裘曠然方寸地霖海浮雲舟澧浦一遺佩郢
南冉悲秋叫閽路既阻浩蕩懷靈脩莫奏武溪
笛且登仲宣樓亭通與否閑物理相沉浮天子
坐宣室夔龍奉謀猷行當賜環去豈作遺賢羞

送魏珪覲

木落楚色深風高浪花白送君飛一葉鳥逝入
空碧猗歟白華秀傷心倚門夕不知雲漲遥萬
里看咫尺蕭蕭青楓岸去掩江上宅離觴有黃

花節物助凄戚瀟湘入濡桂一路縈水石烟蘿
拂行舟玉瀬鏘枕席多君林泉趣躭翫日成癖
長嘯凌清暉襟情當雪滌登龍屈指内飛譽甚
籍籍未折月中枝寧隨宋都鷁只余吞聲地舉
足傷瓦礫見爾一開顔温明乃珠璧春風到雲
嶠把酒時相憶荳蔻花入船鷓鴣啼送客颸天
與瘴海此去備公歷珍重春官英加餐數刀帛

始忝四座奏狀聞薦蒙恩授官旋進歌
詩延英宣賜言懷紀事呈同館諸公二
十四韻

兩鬢有二毛光陰流浪中形骸日土木志氣隨
雲風冥默楚江畔蕭條林巷空幽鳥事翔翥斂
翼依蒿蓬一飯五放筋愀然念途窮孟門在歩
武所向何由通徹諸太易言物否不可終庶期
白雪調一奏驚凡聾昨忝丞相召揚鞭指冥濛
姓名掛冊詔文句飛天聰解薜龍鳳署懷鉛蘭
桂叢聲名仰闕見烟漢陪高蹤峨峨羣玉山爾
肅紫殿東神飈泛鍾漏佳氣浮鈞松自顧珉玞
璞何緣侶圭琮群賢垂重價省已增磨礱天子
棟穆清三台付夔龍九霄降雨露萬國望時雍

巍巍致君期勛華將比崇承天四柱石嶷若巋
衡嵩日見帝道昇謨猷垂景鍾寰瀛納壽域翔
沐皆[redacted]百神儼[redacted]亭佇將告成功吾徒事文
藻騷首歌登封

同張明府遊棲水亭

草色緑溪晩梅香生縠文雲天斂餘霽水木籠
微曛垂釣坐芳嶼幽禽時一聞何當五柳下酌
醴吟庭筠

引水行

一條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蘿洞口烟十里暗流
聲不斷行人頭上過潺湲

穆天子

穆滿忽逸志而輕天下君一朝得八駿逐日西
溟濆寂寞崦嵫幽絶跡留空文三千閑宮豔怨
絶雲勝云或言帝軒轅乘龍凌紫氛橋山葬弓
劍冥昧竟難分不思五絃琴作歌詠南薫但聽
西王母瑤池吟白雲

七月十五夜看月

朦朧南溟月洶湧出雲濤下射長鯨眼遥分玉
兎毫勢來星斗動路越青冥高竟夕瞻光彩昂

頭把白醪

廣州重別方處士之封川文約同遊羅浮期素秋而折

楚國傲名客九州偏芳馨白衣謝簪紱雲臥重
巖扃長波飛素舸五月下南溟大笑相逢日天
邊作酒星

其二

十年一雲雨常恨輝容隔天末又分襟離憂發
堪白顛回陵潮楫且著登山屐共期羅浮秋與
子醉海色

南臺初晴寄韋秀才

荊臺閱涓客寥落共含情空館相思夜孤燈照
雨聲

北風

病髮乾垂枕臨風強起梳蝶飛寬尚弱蟻鬪體
猶虛瘦骨呻吟後羸容几杖初庭幽行樂靜涼
景翠筠踈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二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三

醉後贈馮姬

黃昏歌舞促瓊筵銀燭臺西見小蓮二寸橫波
回慢水一雙纖手語香絃桂形淺拂梁家黛瓜
字初分碧玉年願托襄王雲雨夢陽臺今夜降
神仙

廣州陪涼公從叔越臺宴集

一逕松梢踏石梯共窮身在白雲西日銜赤浪
金車沒天拂滄浪翠幕低高鳥散飛驚大旆長
風萬里卷秋鼙玉鈎掛海笙歌合珠履三千半
似

留別馮使君

俱來海上嘆烟波君佩銀魚我觸羅蜀國才微
甘放蕩粤城年少豈蹉跎應憐旅夢千重思共
愴離心一曲歌唯有管絃知客意分明吹出感
恩多

洞庭遇秋

塵愁老來頗久與江山隔逍遙澄湖上洗眼見
秋色涼波弄輕棹湘月生遠碧未減遙客情西
望杳何極

游玉芝觀

尋仙向玉清獨倚雲初晴木落寒郊迥烟開疊嶂明片雲盤鶴影孤磬雜松聲且共探玄理歸途月未生

將欲南行陪崔八宴海榴亭

朝宴華堂暮未休幾人偏得謝公留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賓館盡開徐孺榻客帆空戀李膺舟謾誇書劍無歸處水遠山長步步愁

湖寺清明夜遣懷

柳暗花香愁不眠獨凭危檻思悽然野雲將雨渡微月沙鳥帶聲飛遠天久向飢寒拋弟妹每因時節憶團圓餳飡冷酒明年在未定萍蓬何處邊

移松竹

龍鬚鳳尾亂颼颼帶霧停風一畝秋待取滿庭蒼翠合酒尊書案閉門休

歎靈鷲寺山榴

水蝶巖蜂俱不知露紅凝豔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

中秋夜南樓寄友人

海月出白浪湖光射高樓朗吟無綠酒賤價買清秋氣冷魚龍寂輪高星漢幽他鄉此夜客對酌餞多愁

九日

年年羞見菊花開十度悲秋上楚臺半嶺殘陽銜樹落一行斜鴈向人來行雲永絕襄王夢野水偏傷宋玉材絲管闌珊歸客盡黃昏獨自詠詩迴

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

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秣陵懷古

野花黃葉舊吳宮六代豪華燭散風龍虎勢衰佳氣歇鳳凰名在故臺空市朝遷變秋蕪綠墳塚高低落照紅霸業鼎圖人去盡獨來惆悵水雲中

人日梅花病中作

去年今日湘西寺獨把寒梅愁斷腸今年此日江邊宅臥見瓊枝低壓墻半開半落臨野岸團情圓思醉韶光玉麟寂寂飛斜月素豔亭亭對夕陽已被兒童苦攀折更遭風雪損馨香洛陽桃李漸撩亂回首行宮春景長

黃陵廟二首

小泉洲北浦雲邊二女容華自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迴風日暮吹芳芷落月山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愁絶隔湘川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北亭

斜雨飛絲織晚空疎簾半捲野亭風荷花向盡秋光晚零落殘紅綠沼中

送客往涔陽

春與春愁逐日長遠人天畔遠思鄉蘋生水綠不歸去孤負東溪七里莊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三

揚州季氏

李羣玉詩後卷第四

寄友人鹿胎冠子

數點疎星紫錦班仙家新樣翦三山宜與謝公松下戴淨簪雲髮翠微間

江南

鱗鱗別浦起微波泛泛輕舟桃葉歌斜雪北風何處宿江南一路酒旗多

荅友寄新茗

滿火芳馨碾麴塵吳甌湘水綠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與春風酒渴人

峽山寺上方

滿院泉聲山殿涼殿簾微雨野松香東峰下視南溟月笑踏金波看海光

秋登涔陽城二首

萬戶砧聲水國秋涼風吹起故鄉愁行人望遠偏傷思白浪青楓滿北樓

穿針樓上閉秋烟織女佳期又隔年斜漢夜深吹不落一條銀浪挂秋天

釣魚

七尺青竿一丈絲菰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

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

酬魏三十七

靜裏寒香觸思初開緘忽見二瓊琚一吟麗句
風沉極没得洪文李校書

贈琵琶

我見鴛鴦飛水上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
同心結早寄黃鸝孤雁兒

落帆後賦得二絶

平湖茫茫春日落危橋獨映沙洲泊上岸閑尋
細草行古查飛起黃金鸚

水浮秋烟沙曉雪皎絜無風影澄澈海客雲帆
未掛時相與緣江拾明月

贈妓人

誰家少女字千金省向人閒觸處尋今日分明
花裏見一雙紅臉動春心

贈人

曾留宋玉舊衣裳惹得巫山夢裏香雲雨無情
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

山榴

洞中春氣蒙籠喧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

錦步障蓋殺石家金谷園

鸂鶒

錦羽相呼暮沙曲波上雙聲戛哀玉霞明川靜
極望中一時飛滅青山綠

沅江漁者

倚棹汀洲沙日晚江鮮野菜桃花飯長歌一曲
烟霭深歸去滄浪綠波遠

題金山寺石堂

白波四面照樓臺日夜潮聲遶寺回千葉紅蓮
高會處幾曾龍女獻珠來

戲贈魏四十

蘭浦秋來烟雨深幾多情思在琴心知君調得
東家子早晚和鳴入錦衾

和人贈別

嚬黛低紅別怨多深停芳恨滿橫波聲中唱出
纏綿意淚落燈前一曲歌

宿巫山廟二首

寂寞高堂別楚君玉人天上逐行雲停舟十二
峰巒下幽佩仙香半夜聞

廟閉春山曉月光波聲回合樹蒼蒼自從一別

襄王夢雲雨空飛巫峽山

傷柘枝

曾見雙鸞舞鏡中聯飛接影對春風今來獨在
花筵上月滿秋天一半空

題櫻桃

春初携酒此花間幾度臨風倒玉山今日葉聲
黃滿樹再來惆悵不能攀

惱從兄

芳草萋萋新燕飛芷河南望鴈書稀武陵洞裏
尋春客已被桃花迷不歸

紫極宮齋後

紫府空歌碧落寒曉星寥亮月光殘一群白鶴
高飛散唯有松風吹石壇

春晚

思鄉之客空凝嚬天邊欲盡未盡春獨攀江樹
深不語芳草落花愁殺人

喜渾吉見訪

公子春衫桂水香遠衝蠻雪過書堂貧家今落
難消日唯有松筠滿院凉

索曲送酒

簾外春風正落梅須求狂藥解愁回頻君玉指
輕攏撚慢撥鴛鴦送一杯

山驛梅花

生在幽崖獨無主溪蘿澗鳥爲儔侶行人陌上
不留情愁香空謝深山雨

重陽日上諸宮楊尚書

落帽臺邊菊半黃行人惆悵對重陽荆州一見
桓宣武爲趂悲秋入帝鄉

書院二小松

一雙幽色出塵凡數粒秋烟二尺鱗從此靜窻
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

勸人廬山讀書

憐君少雋利如鋒氣爽神清刻骨聰片玉若磨
唯轉瑩莫辭雲水入廬峰

言懷

白鶴高飛不逐羣嵇康琴酒鮑昭文此身未有
棲歸處天下之間一片雲

聞笛

冉冉生山草何異截而吹之動天地望鄉臺上
望鄉時不獨落梅兼落淚

曉宴

金波西傾銀漢落綠樹含烟倚朱閣曉華曨總間調笙一點殘燈隔羅幙

將游荊州投魏中丞

貧埋病壓老瓚屼拂拭菱花不喜看又恐無人肯青眼事須憑仗小還丹

二辛夷

狂吟亂舞雙白鶴霜翎玉羽紛紛落空庭向晚春雨微却斂寒香抱瑤萼

題龍潭西齋

寂寞幽齋瞑烟起滿徑西風落松子遠公一去兜率宮唯有面前虎谿水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四

揚州季氏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五

中秋寄南海侍御

海靜天高景氣殊鯨睛失彩蚌潛珠不知今夜越臺上望見瀛洲方丈無

戲贈姬人

骰子巡拋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謔道金釵落圖向人前露指尖

大庾山嶺別友人

貧當無子鷓鴣飢毛彩凋摧不得歸誰念火雲千嶂裏低身猶傍鷓鴣飛

石門戍

到此空思吳隱之潮痕草蔓上幽碑人來皆望珠璣去誰詠貪泉四句詩

文殊院避暑

赤日黄埃滿世間松聲入耳即心閑顧尋五百仙人去一世清涼住雪山

南莊春晚二首

連雲草映一條陂鷓鴣雙雙帶水飛南村小路桃花落細雨斜風獨自歸

草暎沙長望去舟微茫烟浪向巴丘沅湘寂寂

春歸盡水緑蘋香人自愁

懷初公

不見休上人空傷碧雲思何處開寳書秋風海
光寺

龍安寺佳人阿最歌八首

團團明月面冉冉柳枝腰未入鴛鴦被心長似
火燒

見面知何益聞名憶轉深棊攣荷葉子未得展
蓮心

欲摘不得摘如看波上花若教親玉樹情願作
蒹葭

門路穿茶焙房門映竹烟會須隨鹿女乞火到
窓前

不是求心印都緣愛緑珠何須同泰寺然後始
爲奴

既爲金界客任改净人名願掃琉璃地燒香過
一生

輕紅約翠紗不如欄下水終日見
桃花

第一龍宮女相憐是阿誰好魚輸獺盡白鷺鎮
長飢

病起别主人

益媿千金少情將一飯殊恨無泉客淚盡泣感
恩珠

火爐前坐

孤燈照不寐風雨滿西林多少關心事書灰到
夜深

古詞

一合相思淚臨江灑素秋碧波如會意却與向
西流

投從叔

可惜出羣蹄毛焦久卧泥孫陽如不顧騏驥向
誰嘶

惱自澄

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莫遣春風裏紅芳點
袈裟

讀賈誼傳

卑濕長沙地空拋出世才已齊生死理鵩鳥莫
爲災

寄人

寄語雙蓮子須知用意深莫嫌一點苦便擬棄
蓮心

寄韋秀才

荊臺蘭渚客寥落共含情空館相思夜孤燈照
雨聲

春日寄友

晴氣熏櫻蘂韶光雪滿林請君三斗酒醉臥白
羅岑

題竹

一頃含秋緑森風十萬竿氣吹朱夏轉聲掃碧
霄寒

野鴨

瀨鷉借毛衣喧呼鷹隼稀雲披菱藻地任汝作
群飛

李羣玉詩後集卷第五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印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

越日不寐夜起起時見案枕上吟四絕句遂
書目下稍繼印之故意書之大字目書語皆書
之欽吾書畢已一夕碧雲庵中才人當板唐詩
難奇真堪生一並看雙鮮號西崖書教家珍
二世書樓衡頭第一書計詩倚經詩的可情調貫
皆書目校記卿纏書之庋以世高吟樓傳在妙披求
寶之書遊那余詢之不能伺再書畫錢曾雖識信
還輕吹獨有葺書一顧空驅黃丕烈能多何有
宋本百一添傳書之帖無不何紙神之同紀事題詩
月時傳人作畫冷吟樓錄同校書當傳奇語為題 蕘圃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月選寫收

此南宋一廛舊物也蕘圃前後題跋皆滿乃未見錄於潘鄭盦尚書所刊士禮居題跋中自汪閬源後吳中藏家俱未之見蕘圃得此書晚其遺散出未知流於何所光緒乙巳余在端忠敏之約偕游歐美書友柳蓉邨携此与碧雲集同來謂蕘翁重視二書已於仲冬請其跋語良信時方戒裝不及議價還之明年四月歸國之滬而蓉邨又以書來並寄郎函持存

壬子八月海虞瞿啟甲借鈔一過書存竹律

以備我余感其意如倩收之實余以宋刻之初槐也入世尤物遇合之言誠有不可解者說非近學謂余雖貧但知可去而趣無不可去者圖將挽此以漫世矣既得梅沙集乃并裝而書卷首舊蕘翁封面並寶存焉戊午三月記

壬子後從江安傅增湘借校一過時人書疵處 名賢雖有遺瑜之行 然叔傳其遺物詩遂將書送到後之覽者來可以得書一藏遺書一藏相訪也問何南中曲得宋槧詞少遠誤所弃而去接 考先閱之記宣和尚見君有陳道人書於秘閣觀先大父此集有真宜推得而少技之句豈亦書之所得前傳耶 沈如附書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陸龜蒙撰

明鈔本

甫里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唐陸龜蒙撰。龜蒙著作、頗富。其載於笠澤叢書者卷帙無多。即松陵集亦僅倡和之作、不爲賅備。宋寶祐間、葉茵始蒐採諸書、得遺篇一百七十一首、合二書所載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編爲十九卷。並附錄總爲二十卷。林希逸爲序、刊版置於義莊。歲久闕失。明成化丁未、崑山嚴景和重刊之。於附錄之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銘一篇。陸釴序之。萬歷乙卯、松江許自昌又取嚴本重刻。於附錄中續增范成大吳郡志一條、王鏊姑蘇志一條。其餘詩十三卷、賦二卷、雜文四卷、則悉依舊次。即此本也。葉本所附顏萱過張祜丹陽故居詩序、龜蒙特屬和而已。其事不應附之於集。胡宿碑銘、姑蘇志云其碑亡。嚴氏所錄、乃有全文。意成化中宿集尚未佚也。希逸序中辨詔拜拾遺一事極精核、足證新唐書之誤。茵於楊億談苑所載譚鵰一事、反覆辨其必無、殊爲蛇足。文人游戲、亦復何關於賢否。乃以爲瑕玷而諱之、亦迂拘之甚矣。

參校成化時覆本

周文香嚴云許丹臣丙葉九來塙故藏書
具有閑原系所見五硯樓藏劉子六世
藏書之四册中所有記諸皆其手筆其
云是中翰刊於蜀縣癸卯爲昌邑所謂明
代第二刻也許以爲二刻校此抄本故
云少二序碑銘形志跋蘇志本篇也
其云二序首或即第一刻陸鈔及扇本
和云碑銘后卫宗姚宿者其先人碑
錄出亦係在四所寫手其第二也波士丙汀

甫里先生文集　康熙壬辰[illegible]

漢而下史錄諸家名集其殘缺不完失滅
不可見如歐陽公所歎者不知其幾百氏
也方其存時或託以交游授之門人付之
孫子豈不謂其必傳傳之必遠要之皆不
可必其間乃有出於破囊敗庋之中幾廢
而幸存者子雲不必侯芭太白不必陽冰
退之不必李漢子厚不必禹錫千載而後

往往不期而得之是豈偶然者甫里先生
之沒去今幾百載矣遺藁所存僅有松陵
笠澤二書其跡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
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無旬日生
計未嘗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
爾常以棄珠遺璧爲恨今吳江　葉君茵
乃作書捃摭而哀益之懇懇勤勤若諸先
生之於史記張處度之於冲虛經綱羅放

失將必有續攟而未已者於先生何患哉先生之亡研墨沈筆者雖稱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焉亦不至散軼如此視葉君殊有愧矣昔史稱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於乾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攜掌再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孜以進卒為所擠而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為先生惜者誤矣

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朝請郎直寶謨閣

林希逸叙

唐甫里先生文集目錄

五言古詩

卷之一

讀襄陽耆舊傳因作五百言寄皮襲美

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于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

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

奉酬襲美先輩初夏見寄次韻

奉和襲美二遊詩 徐詩 任詩

次追和清遠道士詩韻

補沈恭子詩 并序

卷之二

讀陰符經寄鹿門子

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

奉和公齋四詠次韻
小松 小桂 新竹 鶴屏
奉和因贈至一百四十言
奉和太湖詩二十首
初入太湖 曉次神景宮
入林屋洞 雨中遊包山精舍
毛公壇 三宿神景宮
以毛公泉獻大諫清河公
縹緲峯 桃花塢 明月灣
練瀆 投龍潭 孤園寺
上真觀 銷夏灣 包山祠
聖姑廟 太湖石 崦裏
石板

卷之三

和古杉三十韻 和新秋三十韻
奉和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秋浦韋
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
同年次韻
和憶洞庭觀步十韻次韻
和諫議罷郡叙懷六韻
雜諷九首
美人 感事 素綠
次幽獨君韻 贈遠
江墅言懷 自和
村夜二首 紀事 孤雁
南涇漁父 引泉
秋日遣懷十六韻寄道侶

卷之四（附書畫詩）

紀夢游甘露寺　京口與友生話別

丹陽道中寄友生　寄茅山何道士

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

送宣武從事越中按獄

寄懷華陽道士

五言八句詩

卷之五

螢　蟬

秋熱　村中晚望

漁具（并序）

網　罩　罾　釣筒

釣車　魚梁　叉魚　射魚

鳴根　滬　篸　種魚

藥魚　舴艋　笭箵

和添漁具五篇

漁庵　釣磯　蓑衣

箬笠　背篷

樵人十詠（并序）

樵谿　樵家　樵叟　樵子

樵逕　樵斧　樵檐　樵風

樵火　樵歌

和酒中十詠

酒星　酒泉　酒篘　酒牀

酒壚　酒樓　酒旗　酒樽

酒城　酒鄉

卷之六

添酒中六詠 并序

酒池　酒龍　酒甕　酒船

酒鎗　酒杯

和茶具十詠

茶塢　茶人　茶筍　茶籝

茶舍　茶竈　茶焙　茶鼎

茶甌　煑茶

四明山詩 并序

石窗　過雲　雲南　雲北

鹿亭　樊榭　潺湲洞　青櫺子

鞠侯

和五貺詩

五瀉舟　華頂杖　太湖硯

烏龍養和　訶陵樽

詶早春病中書事

又詶次韻　詶秋晚見題二首

別離　和初冬章上人院

襲美題郊居十首因次韻

和旅泊吳門韻

次張廣文詶和詩韻　延陵張宰

送人罷官歸茅山

五言絕句詩

卷之七

人日代客子　禁城詞二首

古意　追和幽獨君詩韻

春曉　雜興

鴈　寄遠

庭前　洞房怨

江行　巫峽

歸路　南塘曲
黃金二首　夕陽
殘雪　古態
大堤　金陵道
離騷　對酒
寄南岳客乞靈蕪香
四陽燕中邪樂錄　偶作
有示……　秋思三首

早春　懷仙三首
芙蓉　春思
風人詩四首
樂府雜詠六首
雙吹管　來羅堯　花成子
月成弦　孤獨怨　金吾子
子夜四時歌
春　夏　秋　冬

大子夜歌二首　子夜警歌二首
子夜變歌三首　江南曲五首

七言八句詩

卷之八

二遺 并序　鵁鶄 并序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
體二首以謝
閒書　獨夜

寄吳融　中秋待月
重憶白菊　別墅懷歸
寄淮南鄭賓書記　小雪後書事
寒夜同襲美訪寂上人
和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
早春雪中作吳體寄襲美
和吳中言情見寄韻
和楊州看辛夷花韻

和行次野梅韻　和暇日獨處見寄
和襲美見訪不遇　詶襲美見寄海蟹
和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韻
獨夜有懷因作吳體寄襲美
闔閭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往
往造焉因招襲美
和襲美病中海石榴花盛發見寄韻
襲美以春橘見惠因次韻詶謝
和襲美病中書情寄穉諫議韻
詶病中見寄　和襲美病中孔雀
上元日道室焚修寄襲美
正月十五日惜春寄襲美
次襲美病中見寄　春雨即事寄襲美
和襲美見寄韻　偶掇野蔬寄襲美
和襲美臥疾感春見寄韻
徐方平後聞赦因寄襲美

襲美以魚牋見寄因謝
和襲美病後春思韻
襲美以公齋小宴見招
京口　潤州送人往長洲
潤州江口送人謁池陽衛郎中

卷之九

襲美以紗巾見惠因次韻詶謝
聞襲美有親迎之期因以寄賀
襲美以巨魚之半見分因以詶謝
和館娃宮懷古韻　同襲美遊北禪院
襲美以紫石硯見贈以詩迎之
和孫發百篇將遊天台請詩贈行
和開元寺笱園寄章上人
薔薇　和詠開元寺佛鉢
詶襲美夏首病愈見招韻
新夏東郊閒泛有懷襲美

四月十五日道室書事寄襲美
看壓新醅寄懷襲美
和登初陽樓寄懷北平郎中
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韻
和襲美所居首夏適然有作韻
和題達上人藥園二首
和懷華陽潤卿博士三首
以竹夾膝寄贈襲美
和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韻二首
桐江得一釣車以襲美樂煙波之思因出以為玩俄辱三篇復抒酬答
和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和夏景沖澹偶作二首韻
和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和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

和寄瓊州楊舍人
和宿報恩寺水閣
和醉中偶作見寄韻
和寄滑州李副使員外
和吳中言懷寄南海二同年
和傷史拱山人 白鷗并序
懷楊台文楊鼎文二秀才
和襲美謝友人惠人參
嚴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閒不幸且沒襲美作詩序而予之余和茅山
寄茅山何威儀二首
巻之十
早秋吳體寄襲美
病中秋懷寄襲美
秋賦有期因寄襲美
和新秋即事三首韻

和南陽潤卿將歸雷平
顧道士士弟子奉束帛乞銘於襲
美因戲贈
和訪寂上人不遇　秋夕文宴
代廣文詶襲美見贈韻
和寄毗陵魏處士朴
和初冬偶作寄南陽潤卿韻
和冬曉章上人院

和題周尊師所居　寒夜文宴
送潤卿還華陽
和新羅弘惠上人請襲美為靈鷲
山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
和寒日書齋即事三首每篇各用一韻
和臘後送內大德從勗遊天台
和寄題玉霄峯葉涵象尊師所居
南陽廣文博士還雷平後寄

和題支山南峯僧韻
送董少卿遊茅山　和寄懷南陽潤卿
襲美將以綠罽為贈因成四韻
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并序
和襲美寄廣文　和襲美先輩悼鶴
幽居有白菊一叢因而成詠呈知己
和傷開元觀顧道士
和醉中即席贈潤卿博士韻

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
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歸覲
襲美留振文宴龜蒙不赴次韻詶謝
和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和稽家林亭　歸鴈
王先輩草堂　句曲山朝真詞 迎真 送真
傷越

七言絶句詩

卷之十一

自遣詩三十首　別墅懷歸
野井　南征
北渡　夜泊詠棲鴻
早行　木蘭堂
和襲美春夕陪崔諫議櫻桃園宴
和松江早春　和女墳湖

和泰伯廟　和宿木蘭院
和重題薔薇　和春夕酒醒
和木蘭後池三詠
重臺蓮花　浮萍　白蓮
和重題後池　和胥門閒泛
襲美初植松桂偶題
和館娃宮懷古五絶
和虎丘寺西小溪閒泛三絶

和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戲題襲美書印囊　和釣侶二章
和寄同年韋校書　和初冬偶作
和醉中寄一壺并一絶
和再餉　和重玄寺雙矮檜
醉中戲贈襲美　潤卿遺青䭀飯
文讌招潤卿博士辭以道侶將至
一絶寄之

再招　齊梁怨別
玩金鸂鶒戲贈襲美
閒居雜題五首
鳴蜩早　野態真　松間斟
飲巖泉　當軒鶴
藥名離合夏日即事三首
和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
和懷鹿門縣名離合二首

寄題天台國清寺齊梁體
和諫議訓先輩霜菊
寒日古人名　和早梅
和襲美悼鶴　和醉中襲美先起
和酒病偶作　憶白菊
和同潤卿寒夜訪襲美各惜其志韻
和寒夜文醼潤卿有期不至
移石盆　石竹花詠

卷之十二

和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圓載上人挾儒書歸日本國
閑吟　秘色越器
景陽宮井　江南二首
溪思雨中　江城夜泊
宮人斜　送琴客
漢宮詞　上清

秋荷　有別二首
病中曉思　送友之湖上
寒日逢僧　冬柳
寄友　島樹
頭陀僧　晚渡
贈老僧二首　憶山泉
白芙蓉　嚴光釣臺
讀陳拾遺集　吳宮懷古
送琴客之建康　閨怨
丁香　種蒲
范蠡　山僧二首
上雲樂　眠
行　倚
吟　食
坐　新沙
鄴宮詞二首　古別

高道士　蔬食
寄遠　山中僧
洞宮秋　連昌宮詞二首 附門
懷宛陵舊遊　松石曉景圖
釣車　漉酒巾
華陽巾　方響
白鷺　溪行
太湖叟　答友

偶作　春思二首
訪僧不遇　謝山泉
洞宮夕　峽客行
江邊　簾
開元雜體七首
玉龍子　照夜白　舞馬
雜伎　雪衣女　繡嶺宮
湯泉

剡溪早景題杜秀才水亭
琴碧

雜體詩 附雜句詩

卷之十三

水國　井上桐
門前路　破農 一言二首
曉起即事因成迴文寄襲美
迴文　訓苦雨見寄
夏日閑居作四聲詩寄襲美
平聲　平上聲　平去聲　平入聲

訓呂兩四聲重寄三十二句
平聲 平上聲 平去聲 平入聲
疊韻双聲二首
疊韻山中吟 双聲溪上思
疊韻吳宮詞二首 惜花
和胥口即事 吳音

寒夜 開元寺樓看雨
北禪院避暑 寂上人院
開元寺避暑懷魯望
藥名 寒夜文宴
報恩寺南池 夜會問答十首

賦

卷之十四 改十卷

幽居 并序 採藥 并序
書帶草 秋蟲
麈尾

卷之十五 改十四卷

春寒 後虱 并序
杞菊 并序 苔 并序
蠶 并序 自憐 并序
田舍 求志 并序
榔李花 微涼
中酒

雜著
卷之十六
叢書序　送小雞山樵人序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江湖散人傳　甫里先生傳
戰秋辭　祝牛宮辭 并序
迎潮送潮辭 并序　問吳宮辭 并序

卷之十七
登高文　告白蛇文
祭梁鵠墓文 并序　哀茹筆工文
散人歌
五歌 并序　放牛　水鳥　刈穫
雨夜　食魚
丁隱君歌 并序　紫溪翁歌 并序

鶴媒歌　慶封宅古井行 并序
卷之十八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漢三高士贊
怪松圖贊 并序　野廟碑 并詩

祀竈辭　大儒評
書李賀小傳後　復友生論文書
卷之十九
象耕鳥耘辯　寒泉子對秦惠王
耒耜經 并序　治家子言
招野龍對　說鳳尾諾
畬桑　蟹志
記稻鼠　記錦裾

王午仲冬月書畫裝印識謝居書拙北齋

癸亥冬山老野里得之據居六年來平乃南北踪馳平乃家産風流口賦詩高句置之今夏書贊類同安全集坊間死版改易去舍之留稿高利字副奎

靡化　　雜說五首
卷之二十
陸龜蒙傳　　前序
後序　　二遊詩序
五䍐詩序　　張祜詩序
三高詞記　　楊文公談苑

希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一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五言古詩

讀襄陽耆舊傳因作五百言寄皮襲美（日休字也）

漢阜古來雄山水天下秀高富軫翼分化作英髦囿暴秦之前人灰滅不可究自從宋生贊特立冠耆舊離騷既（一作比）日月九辯

稀　慣　其可

即列宿乎哉悲秋辭合在風雅右龐公樂幽隱辟聘無所就秋愛龐門泉泠泠倚巖漱孔明卧龍者潛伏躬耕耨忽遭玄德雲遂起鱗角鬬三胡鄧皆峻二習名亦茂其餘文武家相望如斥堠緬思齊梁降寂寞寡清胄凝融為漪瀾復結作瑩琇不知粹和氣有得方大受將生皮夫子上帝可其奏并包數公才用以殿厥後嘗聞兒童歲

嬉戲陳俎豆積漸開詞源一派分萬溜先崇丘旦室大攫聚結構次積荀孟垣所貴亡籍漏仰瞻三皇道蟻虱在宇宙却提王霸圖股掌弄孩幼或能醞醲醇或與翼鶵鷇或喜擇直舌或樂斬邪脰或耨組翳薈或整理錯謬或如百千騎合沓原野狩又如䑲江平風死波不皺幽埋力須掘遺落貧必購乃於文字中十倍猗頓富囊之向

咸鎬馬重遲步驟專場射策時縛虎當拜
轂歸來把通籍且作高堂壽未足逞戈矛
誰云被文繡從知偶東下帆影拂吳岫物
象恣推藏精靈畏雕鏤伊余抱沈疾傾頹
守圭竇方推洪範疇更念大玄首 士陳詩
採風俗學古窮篆籀朝朝貫新米往往逢
責詬既被鄉里輕亦為妻子陋持冠適甌
越敢怨不得售容若曬沙魚悲如哭霜杭

唯君枉車轍以逐海上臭拔標兩相對半
夜忽白晝執熱濯清風忘憂飲醇酎驅為
文翰侶驚卑參蹤廁有時諧宮商自喜賁
邂逅道孤情易昔語直詩還瘦溘丐如見
訓終身致懷柚

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
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于
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拜

賛 戴

抒鄙懷用伸訓謝

洪範分九疇轉成天下規河圖孕八卦燦
作玄中奇先聞吾臧源次築經緯基粵若
魯聖出正當周德衰越疆必載贄歷國將
扶危諸侯恣崛強王室方凌遲歌風時不
偶獲麟心茲悲始嗟吾道窮竟使空言垂
首贊五十步又刪三百詩遂令篇籍光可
並日月姿向非筆削功未必無瑕疵迨至

夫子沒微言散如枝一作拔所宗既不同所
得亦異宜名法在深刻虛玄致希夷自從
戰伐末一派縱橫馳寒谷生艷木沸潭結
流澌驚奔失壯士好惡隨纖兒嬴氏弄六
合勢尊承相斯如于挾書律盡取坑焚之
南勃會稽頌壯悵胡亥陋猶懷偏巡狩不
暇覲維持及漢文景後鴻生方褫襫歎
揚堯舜風反作三代吹飄飄四百載左右

為藩籬鄴下曹父子獵賢甚態羆發論若
霞駁（魏文帝典論有論文篇）裁詩如錦攜徐王應劉輩頭
角咸相衰（如光）或有妙絕當或為獨步推或
許潤色美或嫣誑訶癡傒以中利病且非
混醇醨雅當乎魏文嚴矣哉陳思不肯少
選妄恐貽後世嗤吾祖仗才力綸革來蒙
虎皮手持一白挺直向文場麾輕（去）若脫鉗
鈦鉻如抽虔虔（上欠下作）精鋼不足利驊裹何勞

追大可單山岳微搖折毫髮十體免負贄
百家咸起療爭入鬼神奧不容天地私一
篇邁華藻萬古無孑遺刻鵠尚未已雕龍
奮而為（劉勰有文心雕龍）劉生吐英辯上下窮高卑
下臻宗與齊上指軒從羲豈但標八索殆
將包兩儀人謠洞野老騷怨明湘纍立本
以致詰驅宏來抵戲請如朔雪嚴縱若春
煙羸或欲閉戶牖或將飾纓緌雖非倚天

鉧亦是囊中錐皆由內史意致得東莞詞
埒元盡索虜後主終亡隋哀音但浮脆豈
望分雄雌吾唐揖讓初陛列森各鑿作頌
嬈言甫直言過祖伊明皇踐中日墨客肩
參差岳淨秀擢削海寒光陸離皆能取究
鳳盡擬棄雲端通來二十祀後進相追隨
余生落其下亦值文明時少小不好弄逡
巡奉弓箕雖然若貧賤未省親嚅唲（一作）秋

倚抱風桂曉素承露葵窮年只歐袍積日
無晨炊遠訪章蕠客閒尋捕魚師歸來盡
編上得以含情窺抗顏吟比雅覃思念規
擲因知昭明前刮石呈清琪又嗟昭明後
敗葉埋芳蕤縱有月旦評未能天下知徒
為張貌豹不免參狐狸誰塞行地足誰抽
刺天髻誰作河畔草誰為洞中芝誰若靈
圃康誰猶清廟犧誰輕如舉毛誰密如凝

快　光

腈誰比蜀嚴靜誰方巳寘貲誰能釣扑鼇
誰能灼神龜誰皆如水火誰同若塤篪誰
可作梁棟誰敢驅谷蠡滮𣵹用此常不快
無人動文皴空消病裏骨枉白愁中髭廢
門先生才大小無不怡就彼六籍內說詩
直解頤顧我迷未達開懷遺其疑切看鏊
本源漸乃疏旁支遝古派泛濫皇朝先赫
騰揣摩是非際一一如襟期李杜氣不易

甫里一　七

青　樣

孟陳節難移信知君子言可並神明蓍枯
落尚求律高青猶謟璺况將太牢味見啗
適懸飢今来置家地正挑吳江湄餌薄釣
不曲遑然守空坻嘿坐無影響唯君數茅
茨抽書亂籤帙酌茗煩甌犧或伴補缺砌
或偕詣荒祠孤筇倚煙蔓細木攬風漪觸
雨妨扉屨臨流泛江蘺既狎野人調甘為
豪士嗤不敢負建鼓唯憂揮降旗希君念

餒

餘勇挽袖聳文陴

奉訓龔芙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

微生參最靈天與意緒拙人皆機巧求百
遲無一達家為唐臣來奕世唯稷禼只垂
清白風凜凜自貽厥高宗五代祖六代祖皇朝俱在台輔猶殘賜書
在緗簡苦斷絕其間忠孝守萬古光不滅
孱孫誠曹昧有志常揩揩敢云嗣良弓但
欲終守節諠譁不入耳讒佞不挂舌仰詠

甫里一　八

僮

堯舜言俯遵周孔轍所貪既仁義豈暇理
生活縱有舊田園抛來亦蕪没因之成否
塞十載真契闊凍骭一襟褕飢腸火爇乾
甘心付天壤委分任迴斡笠澤卧孫雲桐
江釣明月盈筐盛芡芰滿釜煮鱸鱖酒懺
風外啟茶槍露中擷茶芽未展者曰槍已展者曰旗歌謠非大
雅捃摭為小說上可補熏莸傍堪跐芽蘗
茫蒙嘗著稗說三卷方當賣罾罩盡以易紙札蹤跡尚

吳門夢現先魏關尋聞天子詔赫怒誅叛
卒胥盱憫烝黎讜䜣明問征伐王師雖繼
下賊至未即撲此時淮海波皆是生人血
霜戈驅少壯敗屋熹燼耄殘踴比塵埃焚
燒同薰結音皇自神聖執事皆聞傑射策
亦何為春卿送聊輟伊余將貢技未有恥
可刷邦問邊撫津重耕煙雨撥諸侯息兵
食冗贖方翦截不可抱詞章廻門事干謁

歸來閭蓬櫨壁立空豎褐幔手抱孤瑩披
書向殘壺幽憂知憤懣忽愁自驚蹶文兮
乏寸毫武也無尺鐵平生所韜蓄到死不
開豁念此令人悲翁然生內熱加之披皺
瘃況復久蔡繫既為霜露侵一卧增百疾
筋骸將東縛膝理如筌撻初謂抵狂躁又
疑當毒蝎江南多事鬼巫覡連颩粤可口
是妖訛恣情專賞罰良醫只備位藥肆成

虛設而我正萎瘁安能致訶咄椒蘭任芳
苾精耕從羅列醎苦既屢傾錢刀亦隨燹
蕪之瀆財殆不止行盜竊天地如知微妖豈
逃殺其時心力憤益使氣息惙永夜更呻
吟空牀但皮骨君來賛賢牧野鶴聊簪笏
謂我同光塵心中有溟渤輪蹄相壓至閒
適無虛月首到春鴻濛猶殘病根芟肴花
雖眼暈見酒忘肺渴隱几還自怡逢虛亦

爭喝抽毫更唱和鏦戟相磨戛何大不包
羅何微不挑剔今來值霖雨晝夜無暫歇
雜若碎淵淪高如破膠轕何勞龍吼岸詎
要鶴鳴垤秋意江海飜更愁山岳裂初驚
蚩尤陣虎豹爭搏嚙又疑伍胥濤蛟蜃相
蹙援千家濛瀑練忽似好披拂萬瓦垂玉
繩如堪取縈結况余居低下本是蛙蚓窟
通來增蹄呼得以恣唐突光奔屋舍好又

恃頭角丛厚地雄直方身能徧穿冗常参
詮擗橐亦造楊玄末恒仰縱無機形容且
相忽低頭增嘆詑到口復嗢咽沮洳讀琴
書蕁苔染巾襪解衣換貪粟秕稗猶未脫
飢烏屢窺瞎泥僮苦春𨂾（音夜）或閒秋稼穡
太半沈溺汃耕父蠶齊民農夫思旱罷吾
觀天之意未交洪水割且要庭飛龍又圖
淋跛鼈三吳明太守左右皆儒哲有力即

扶危懷仁過救暍屈門皮夫子氣調貢俊
逸截海上雲膺橫空下霜鶻文壇如命將
可以持玉鉞不獨康嚴軒便當城老佛願
余為山者所得饒量摻譬的飾前村尚之
餅每害聞特歐見唱弦衛帝子瑟浮逺
瀟湘不然嗌賈屐開緘窺寶肆璣貝光比
擲詞詠衛樂懸陶匏瑺鏗攜古來愁霖賦
不是不請越非君頓挂才診氣難摧折靶

情扣虛寂力盡無所掇不足謝微音祇令
凋髮毿

奉訓龔美先輩初夏見寄次韻

積雨梅旱圃門前煙水平蘋蘅增逆吹枕
席分餘請村䙶說酒美賒來論銍程（一作）未
必滅宜子何羨謝公榮借宅去人遠敗墻
連古城愁鳩占桂林野鼠趨前楹非日雲
破積晚林光覺晴幽篁倚微照碧粉含珠

莖紊簡有遺字散琴無泛聲甦寒賈尚溥
鶯善雖新成覽物正搖思得君初夏行誠
明復散誕化匠（一作化三）安能爭海浪刷三島天
風吹六英洪崖領玉節坐使虛音生吾祖
傲洛客因言發為偧末裔寔漁者放懷于
壘卿唯思釣璜老遂得持竿情何須乞携
多豈在斟羊羹哇蔬與筧酥便可相攜迎
蟠木几甚曲筍皮冠且輕閒心放羈靮醉

脚從欹傾一逕有餘遠一窓有餘明　豈
苦不達天下何足并　秦

奉和襲美二遊詩

徐詩

嘗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苟非天祿中此
事無由全自從秦火來歷代逢迍邅漢祖
入關日蕭何為政年盡力取圖籍遂持天
下權中興未乎時教化遂相宣立石刻五

經置於太學前賊莽亂王室君臣如轉圜
洛陽且煨燼載籍宜為煙逮晉武革命生
民纔息肩惠懷亟寡昧戎羯俄腥羶已覺
天地閉競為東南遷日旣不暇給墳索何
由專爾後國脆弱人多尚虛玄任學者得
謗清言者為賢直至沈范輩（沈約范雲皆藏書數萬卷）始
家藏簡編御府有不足仍令就之傳梁元
諸宮日盡取如蚍蜉兵威忽破碎焚爇無

遺篇迹者隋後主搜羅勢騈闐寶函映玉
軸彩翠明霞鮮伊唐受命初載史聲連延
砥柱不我助驚波湧淪漣遂令因去（一作甘古）書
半在餘浮泉貞觀購亡逸蓬瀛漸周旋吳
然東靡光與月争流天偉矣開元中王道
貴平〻八萬五千卷一一皆塗鈆（未詳）
人間盛傳寫海內奔窮研日云西齊書有
過東皋田吾聞徐氏子奕世皆才賢因知

遺孫謀不在黃金錢插架幾萬軸森森若
戈鋋風吹籤牌聲諸室鏗鏘然佳哉鹿門
子好問好除痾餘來參卿擔閑懷展翻騰
唯在性所便素業已千仞今為峻雲巔雄
才舊百派相近浮曰（一作百）川君抱王佐圖縱
步凌陶魏他時若報德誰在參卿先

任詩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前聞當脩竹後

說紛怪石（先後寺陸羽亂月詩云丹陳茂林閒情畫紛紛）風煙慘無主戴把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郄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城路車馬聲轔轢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樊埢繞曲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卞疑當絶壁池容濬而古樹意蒼然僻鳥鶩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恍若瀟湘隔雨靜桂殘絲煙消有餘

脉揭來任公子擺落名利役雖將祿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揖戴顒客說史足爲師諱樺差作伯君多廣門思到此情便適偶蔭桂堪帷縱吟苔可席顧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但喜醉還醒豈知玄尚白甘閑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即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次進和清遠道士詩韻

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況茲遺古士猿歷蒼崖寅辰經幾十萬邀與靈壽翫海嶽尚推移都郁同蕪漫羸僧下高閣獨鳥没遠岸嘯初風雨來吟餘鐘唄亂如何鍊精魄萬祀忽欲半寧爲斷臂虔肯作秋栢散吾聞鄧宮內日月自昏旦左右修文郎縱横識篇翰斯人久冥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從重興讃

補沈恭子詩（并序）

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爲神怪之傳得非姓氏謚爲恭子乎（一作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謚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其文以爲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于編中亦補亡之義也

靈質貫軒昊歷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恣寄倚我亦小國亂多名弊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遊攜手桂枝下嘯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藪颯然秋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丘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缺月隱衰紅清露愁兆物性未逸反為情所囚異才偶絕境佳藻窮冥搜虛傾寂寞音敢作雜佩酬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二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五言古詩

讀陰符經寄鹿門子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鬪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為尊下及秦漢得（一作傳）瀆弄兵亦煩姦強自林據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翼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比屋為冤魂紙為讀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

寸了十字萬化皆脉脬身外更何事眼前
徒自喧黄河但東注下見歸崑崙晝短若
夜永勸君傾一樽

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

吳都涵汀洲碧液浸郡郭微雨蕩春醉上
下一清廓奇蹤欲探討靈物先瘵瘦飄然
蘭葉舟旋倚煙霞泊吟譁亂篙艣夢雖
嶔崿纖情不可逃洪筆難暫閣豈知楞伽
會（一作會）乃在山水諸金仙著書曰世界名極
樂薝蔔冠諸香琉璃代華垂禽言經不輟
象口川寧涸萬善峻為城嶢嶢折羣惡清
晨欲登造安得無自悖險究駭坤宇高蘿
挂天窣池容澹桐向蛟怪如可捘苔蔽石
髓根蒲差水心鍔嵐侵答（一作遶）摩髻日脫狻
猊絡仰首下壯旋廻群更輝燿虧端凝去
飛羽磴外浮碧落到迴解風襟臨幽蘿雲

屠厓機性非便靜境心所著自取海鷗知
何煩尸祝酢峯圍震澤岸翠浪舞綃幕激
灔豈竟遺峻崂非禹鏊潛聽鐘梵庭別有
松桂叢霧重燈不光泉寒網猶縛僮能躡
狐刹烏慣覩擬鐸服道身可遺乏閑心已
諾人間亦何事萬態相毒螫戰壘競高深
儒衣談襃博宣尼名位違未必春秋作管
氏包霸圖須人解其縛伊余採樵者逢瞿
方宗漢近得風雅情聊將聖賢度多君富
道采識度兩清恪詎寵生誡詞肯教夷夏
錯未為堯舜用且向煙霞託我亦擺塵埃
他年附鴻鶴

奉和公齋四詠次韻

小松

擢秀通客巖遺根飛鳥逕因求飾清閟遂
得辭危嶮真同栢有心豈若殊無壓枝形

天

短未烽彩氣數差難定（名山記云木有海鹽朱三角尺之類貴者如雨折減臣也言粗者非）況鬱
三、尺風方遵四時柄那與語嘆免答鄰
里病微霜靜可分片月跦堪眹奇當虎頭
筆韻叶通明性會搏陽烏胃掄材脣帝命

小桂

諷賦輕八植撞名方一枝才高不滿意更
自寒山移究究別雲態蒼蒼出歷姿煙歸
助華杪雪點迎芳鞋青條坐可結白日如

奇蟜諒無對　雪　翦憂即是蕭森時洛請離
有蔭發人聊自怡終為濟川械豈在論高卑

新竹

別嶋破苔蘚嚴城樹軒檻恭閒稟璇璣化
質離青冥（竹嫩種玉精受氣於玄軒之宿）色可定雖頸實堪招
鳳領立窺五嶺秀坐對三都屏晴月窈窕
入曙煙霏微生昔者尚借宅況來庭廣庭
金罍縱傾倒碧露還鮮醒若非抱苦節何

以偶惟馨徐觀稚龍出更賦錦苞零

鶴屏

時人重花屏獨即胎化狀叢毛練分彩珠
節節相望（八公相鶴經云大毛落叢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腳疏節則多力之）會無毬氄
態頻得達軒樣勢擬搶高尋身猶在函大
如憂難鶱翮似憶煙霞向塵世任縱橫霜
襟自閒放空資明遠思不待浮丘相何由
振玉衣一舉棲

奉和因贈至一百四十言

孔聖鑄顏事垂之千載餘其間王道垂化
作判梼墟天必授賢哲為時攻翦除軻雄
骨已朽百氏徒趑趄近者韓文公首為闢
闢鋤夫子又繼起陰霾終廓如搜得萬古
遺裁成十編書南山盛雲雨東序堆瓊琚
偶此貢籍客悠揚兩情攄清詞忽窈窕雅
韻何虛徐唱既野芳坼訓還天籟殊輕疎

標翡翠曉露拔芙蕖儼由信寄知末流難
嗣切空持一竿餌有意斂鯨魚

奉和太湖詩二十首

初入太湖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講昇
射爭箭疾特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不如
閑雕、奴（鵰之屬）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
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信票坑來半

呀谺涌[illegible]鼇崖岸嶮巖（一作）拔龍湫喧如破
蛟室斯須風妥怗若受命平秩敞莊識端
倪遠嶠綴格（音閣）筆嶢嶢見銅闕（湖中有山有銅闕）左
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去勢猶攙逸崒闢
咸池氣下注作清滑至今涵赤霄尚且浴
白日（太湖上有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
匹肅為靈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洞天之北宮）饒迎
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

駭（[illegible]）取（[illegible]）何嘗授真檢得召天吳術一一
問朝宗方應可諧恋

晚次神景宮

晚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
臨蘂珠屏雖然扉動息此地常寂靜翠錦
有異錯碧花夤突影馮軒羽人傲天戶天
歎狂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呀空靈牙
利漱水石齒冷香毋未要嬰芝田不論頃

遥通河漢口近攝松桂須飯篤七、白蔡杯
腕九光杏人間附塵蹤伺隨真鉗頸肯信
排鼇傾猶趣夏蟲來玄津蕩瓊甃紫柔啼
金鼎不出米霜書期君一披有

入林屋洞

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有餘二十六天出九微）
（吾本行於世）題之為左神理之 以天后（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
（右真君之使嗣）魁堆（一作）辟邪葦左右專備守自非方

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居好奇士復嘯志情
友致（欹一作）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苔
井傍坎樓藥臼石角忽支順藤根時東尉
初為大幽怖漸見微明誇屹若造靈封森
如達僊藪嘗聞白芝秀狀與琅花偶天生
紫泉先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凡人所能得）
何人能挹嚼餌以代糗糇却笑探五符徒
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芙蓉空遲又奢戀

玉碣文行行但廻首

雨中遊包山精舍

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真職及樓鍾梵侶又
是清涼域乃知烟霞地絕俗無不得巖開
一逕分栢擁深殿黑僧閒若畜蚤像古非
雕刻海客施明珠湖嶷料ゝ淨食有魚皆
玉尾有烏盡金聽手勢鄣鐸佉（□□）若在中
印國千峯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

心可以遺智識知君戰未勝尚倚功名力
却下聽經徒（生石有經）孫帆有行色

毛公壇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
翼披輕ゝ先生盛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
倒五嶽不唯鞭群靈飄飄駕翔鶴白日朝
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烟蘿屏遠壕步里夕
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廻
蹲形七炁運足馳踔星象外真既藏匼
中道終成通未向千祀雲播空峙嶸石
上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ゝ白鹿下此
外無人行我訪吟寂境自言齊戒精如
今君安死（好石）覜睨捐軀腥有菱皆歸字
有芝皆紫望相將望瀛島浩蕩渡滄溟

三宿神景宮

靈蹤未徧尋不覺鎔色暝廻頭問樓所猜

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户相隱映過此
即神宮虛堂極雲性四軒盡踈達一榻何
清零去髣髴聞王笙敲鐘動涼籟風凝古
松粒露壓簷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
聽希微辨真語若授虛皇命又宅接來鄰
池澈餘淨頻窺宿羽麗王吸晨霞成豈獨
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未脫塵
中病舉手謝靈峯徜徉事歸榜

以毛公泉獻大隸清河公

先生鍊飛精羽毛化成翩翩荒壇與古甃隱
軫清泠存四面壓山骨中心含月魄除非
紫水脉即是金沙源香實灑桂蘂甘滋漬
雲根向來探幽人酌罷杖藜昏晄公瑶瑋
質近處謙諍垣又聞虛靜姿早挂冰雪痕
君對瑶華味重獻蘭蕙言當應滌煩暑訒
詠翬飛軒我頑得一掬棼天吽重閣霏〻

散為雨用以移焦原

縹緲峯

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
虛無裏清晨躋磴道便是層顛嶃始據石
即更歌遥泉還徙倚花奇忽如鷹樹曲澤
成几案靜烟露知志攏援猶喜頻攀峻遥
斗末造平如砥奉首閱青冥迴眸聊下睇
高帆大於鳥廣埠纔類蟻試此微莊中

乎先未嘗已葛洪話剛氣去地四十里苟
能乘之遊止若道路耳吾將自峯頂便可
朝帝庭不欲活羣生不惟私一己超騎明
月餘捷弄華星蘂却下蓬萊顛重窺清淺
水身為大塊客自鄉天隨子他日鞫陽寂
雲問名氏

桃花塢

行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覩空經桃花塢不

見秦時人顧此為東風吹起枝上春此作
流水潛淨夢中塵顧此為好鳥得棲花際
鄰顧此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為照花日
暮作涵花津試為採花士作此偷桃臣桃
源不栽奔靡可全天真

明月灣

昔聞明月觀(石建吳王故宮城)秋傷荒野基今逢明月
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最看奇

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髮周廻二十里一
片澄風湍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數無之
星斗藏猶有神仙朝初開鏘鎗纔精衛
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傳龍蟠鳳舞玉
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消不動萬象寒仰
仰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來扁舟
酒籠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
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吳王因以練兵)

越特君子衆大將虜全吳(越有私卒吳子六千人)吳將試
天澤以練舟師徒一鏡上千里支流忽然
迷蒼蒼東洪波生似傷夷艫戰艦百万華
浮宮三十餘平川盛丁寧紀吳分儲胥風
押半鶴膝錦杠雜肥胡杳烴與殺氣浩浩
隨風驅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
見鞭水府怨為墟兵刺德日削反為讎国

屠至今鈎鐵殘尚為泥沙俱照此月傷吾
未栽烟亦孤丁瑰尚有淚合瀆青楓枯

投龍潭

名山羅洞中自古多祕邃君將神接物聊
用中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
奉真宵因之佃莆志持來展明語嶽以投
嘉瑞鮮九煥水客日色燒山翠吾皇病秦
漢皇歎採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

良田為巨浸汚澤成赤地掌識一不行精
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攫驪珠睡何必
賣黃金年年授星使

孤園寺

浮屠從西来事者極深武巖水曲結構無
遺寸土窮山林幹盡竭海珠璣聚况即侍從
臣敢愛烟波鴆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
釋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来四百載像
設蔵雲浦輕鴿亂馴鷗鳴鐘和朝觴庭蕉
烈旗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窓前聽
經虎林虚葉如織水淨沙堪數橘問得中
天歸修釋迦譜

上真觀

嘗聞界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
一自相亞霄裙或霞襟侍女忽玉姹坐進
金碧映去駞飈欻駕今来上真觀恍若心
靈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
草雲破生瑶珊坐極覺波平行虛信烟籍
閒開飛覓佚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
冠聊以卸人間方大丈此境無朱夏松蓋
蔭日車泉紳拖天鑄窮幽不知倦深息芝
園含鏘珮引涼姿焚香礼達夜無情走聲
利有志依闍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消夏灣

靈岳媚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
自清如秋古岸過新雨高羅蔭横流邊風
吹蒹葭折處鳴颸颸昔予守圭竇過於回
祿曰日為蘧留徒（梁由二書之異名）分作祇稠雖（紙刀）
（二書互筆本）顧行寒水悭不封朱轂使宜知淺（注）魯
涯坐可忌重衆健若数尺鯉使然双白鷗
不識號丈井孰問名焦立我真魚鳥家盡
室營扁舟遺名謀避世消夏迩消夏

包山祠

靜境林麓好古祠煙霧濃匐非通靈寺畝
陟摩似峯百里波浪沓中堂蕭鼓重賓君
其瓊攀髣髴来想從清露濯巢鳥陰雲生
畫龍風飄橘柚香日動幡蓋容將命礼且
潔所祈年不凶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

聖姑廟

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峙神回知古佳麗不
獨湘夫人流蘇蕩還吹斜領生輕塵羅綠
駁皴碎吳綃盤霧勺可憐飛鸞姿合是來
驚寶生想煙雨夕無知花草春空發油壁
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携萬縮中
殷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楫不
逝星河津

太湖石

他山豈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生使
天質變或裁基棟宇礎砌成廣殿或剖出
温瑜精光其華瑱或將破仇敵百礮資若
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
一以非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
奇者嵌崆所尚者惹積剪穿參洞穴內竅
均環釽刻削九琳窓玲瓏五明扇新雕碧
霞眩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口流
盻

崦裏

山横路若絶轉織達平川、中水木夢高
下兼良田溝塍望濮溜桑柘含殊煙處倚
鍒落家、下漁筌駮犢卧新蒸野禽争折
蓮試招採首翁共語殘陽遣今来九州內
未得皆怡然賊阵始言語狂波又凶年吾
翁欲何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棹頭去蘆中
聞刺船余知隠地術可以养真似終當從

著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三

笠澤龜蒙字魯望

五言古詩

和古杉三十韻

衆木盡相遺孤杉獨任奇榦天形硉兀當
殿勢敧危恐是夸娥怒教臨(截)薛衰節穿閑
耳目根孾生態蘖世只論榮落人誰問等
衰(如覺)有顛從日上無葉與秋欺虎博應難

燒

動鵬蹲不敢遲戰鋒新缺鱗燒岸黑蹤璧
闘死龍骸雜爭奔鹿角差股餔洪水脈種
管枕天眉碟索珊瑚滂森嚴擲勇冠向空
分肇指衝波出鬣髮揚傑船檣在岸尤陣
森疑下建金梁閣高用鐵葽拔挺若符堅
植淳於祖納椎峰嶸驚露鶴翹趣閣雲端
傍字將支壓撐霄欲抵墮背交森臂摘相
向鵬拳追捻蔫等着(如反)猶立階于阜來麾

鬼神應暗晝風雨恐潛移已覺寒松伏偃
宜后土疲好邀清嘯傲堪映古筝莎村大
應客媽年深必孕蔓淺帽依佛氏初植必
借彌寺知東晉王家別墅借彌王珉小字擁臆煩莊辮槎牙費庚
詞詠多靈府困棲苔亿擢早類既區中寡朋
當物外推蟠桃標日域珠草侍仙壇真宰
誠求夢春工幸可鑒若能嚶嚶竹猶足動
華滋

和秋新三十韻次韻

身閑唯愛靜籬外是荒郊地僻憐同巷庭
喧厭累巢岈嶐揎躲艇窓影辮蟏蛸逕愁
溪翁下閑唯野客敲竹園從古丑池綠本
来顆早羇摯霜節凌冬表榮梢漁情題餘網
獵興起鳴騶好夢經年說名方著處芳木
踈唯自補枝殘欲誰扴牕靜當懸雜鞭閑
不正鞘山衣輕斧藻天籟送弦匏蕙展風

劉

前帶桃烘雨後膠蘚粘曉砌煙濕動崖
唐沈約便圖籍揚雄重酒肴目曾窺絕洞
耳不犯征鐃曆外窓飛翔著中記伏文石
林空寂歷雲肆青曉誠松桂何妨囊蟲龍
亦任嘲未能刪作髓誰相策為胞莫把學
枯吳但平和大小包由弓猿不捷梁圃虎
忘娩舊丈懷三益關山阻二靖道隨書麓
古特共釣輪抛好作忘機士須為莫逆交

濛　秋

看君馳詠草憐我卧衡茅出處雖異默叢
猶育洄撥岸沙從鶴印崖蜜勸人摘白閣
遲枯耕黃精絲滿背仙因隱居信禪是淨
名叔勿謂江湖永終浮一大泡

奉和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秘閣
韋校書貽之南洛宋先輩垂文
二同年次韻

我忘如魚樂君詞稱鳳銜暫未從霧冕何

事買雲巖水石應容病松篁未聽謖鑪香
衫蠹賸山信藥苗絨愛鷺鼓危立思猿斐
鏤斲謝才偏許朓阮放最憐咸大樂字志
缶奇工肯顧瑊客愁迷舊隱鷹健想秋霓
硯缺猶慵琢文葉却妥芰雨餘幽沼淨霞
散遠峯巉洗筆烟成段培花土作救訪僧
還覓伴醫鶴自須監荒廟猶懷季清灘贊
夢巖皆風閣蠹簡衝浪試新帆悶憶年文

酒闌栽古樣彩釣家隨野舫仙籍逐雕
函度歲餘羸馬先春買小蛾共跳泉入竹
同生月過杉湍翰窮高致懷賢發至誠不
堪潘子鬢愁促易影影

和憶洞庭觀步十韻次韵

聞君遊靜境雅具更擬擬竹傘遮雲逕篠
鞋踏蘚矼杖斑花不一樽大瓢成雙水鳥
行沙嶼山僧礼石幢巳廿三秀味誰念百

窄腔遠棹投何處殘陽到蓑總仙謠珠樹
曲村餉白酪缸地里方吳會人風似冊庬
探幽非遯世尋勝肯迷邦為讀江南傳何
賢過二龐

和諫議羅郡敘懷六韻

已報東吳政初抬左契歸天應酬苦節人
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翰端望載飢紫泥
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

極微待升鎔造日江海問漁庵

雜諷九首

紅螢綠桔橤青蔥大如甕人爭掠其
臂弩矢亦不中微徼待賢祿一一希入夢
縱操上古言口噤難即貢吹龍在怒水拔
取牙角弄舟穴如可游家家畜孤鳳凶門
尚見戕戮血波瀕溶社鬼苟有靈誰能遏
秋慟

童稾来翩犀德力不相及伊無悟心事秪
有碎首征况将鵬蟲校数又百與十攻如
餓鴟叫勢若脱免急斯為杼關鍵恕攀抉
以入年来横干戈未見拔城邑得非佐饔
者齒齒待啜汁羁維豪傑輩四駭方少款
此皆柔特利縱舍在呼吸吾欲斧其吭無
雷動出蟄
羁棲慘于冰陸立悚所適斯人道仍悶不

得不鳴呃當時布衣士亦作天子客至今
東方生滑口自誇白終為萬乘交詼笑無
所偶致君非有書乃是堯舜歷秪今侯門
峻日掃賓賤迹朝超九韶音暮列五鼎食
如聞恭儉語謇謇事夕惕可指伊牧肩功
名被金石
赤舌可燒城讒邪努為任詩人病之甚敎
俾投豺虎長風吹竅木始有音韻吐無木

亦無風笙簧由喜怒女媧鍊五石天缺猶
可補當其利口銜錚漏不復数元精遺萬
類雙目如牖户非是既相参童稚亦為瞽
東南有狂兕獵者西北矢刲塵白冥冥
獨北清夜止無人語其事偶生寵天紀安
得東壁明洪洪用墳史搜隱好古士一以
馨香水流堪濯菁英風足去稗秕如能出
奇計坐可平賊壘徐陳羲皇道高駕太平

執擢疏成特雄羅始為與美貢賢當上賞
景福視所履永播南薰音壽之万年耳
有麋何青青空城雪霜裏千林盡枯槁苦
節獨不死他遭匠石顧想入犧黄美遂得
保天年私心未為恥高從宿梟怪下亦容
螻蟻大厦若掄材亭亭託君子
左右佩劒者彼此亦相笑趨時與閉門宣
寂不同調潜機取声利自許臻平妙志士

以神寵衛䖍翼可不天之發遐窺大小隨
萬姿魁其鍾冶姿形質惟所召龔筌磬竿
瑟是必登清廟伊聖不吾欺誰能守蓬藋
口橫笛鳴秋風清商入疏越君居不夜城
肯惡孤戍月吳兵甚犀利太白光突兀日
已費千金塵一作閒侵一撥豈無愿筆少縱
酒遊俠窟募為敢死軍士以象叛卒豈無
中林士貴穿李問胥兵法五十家洁藩如

溟渤高懸鹿皮聽清潤時依樾分已諾炯
霞全遺事干謁既非格猛獸未可輕革髮
比面師其謀哉能止征伐何妨秦董勇又
有曹劌說堯舜尚徇𥮉公手聽無忽
朝為壯士歌暮為壯士歌壯士心獨苦傍
人謂之何古鐵久不快倚天無處磨將來
易水上猶足生寒波捷可搏飛猿健能超
素駝牽兕拔堅利索手安馮河驚飆掃長

林直木謝植科嚴霜凍大澤僵龍不如蛇
昔者天血碧書徒安歎嗟

美人

美人抱瑶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
旦異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究如昨生為
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
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鐵函秖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
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淒翻曲君聞
恍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
骨肉所以達賢心求人須任目

素絲

園客繅獨繭詩人吟五紽如何墨子淚反
以悲途窮我意豈如是願參天地功為裁
補君衮為組紫君桐左右修關織宮商述

古風端謹學白心可與神明通

次幽獨君韻

落日送萬古秋聲令七哀枯林不蕭瑟枝鈴虛崔嵬伊昔臨大道歇鍾酹高 令已平地秖有春風廻明月白草死積陰荒壠推聖賢亦如此慟絕真悠哉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未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腹心期夢中見路永竟夢短怨坐泣西風秋牕月華滿

江墅言懷

病身兼稚子田舍苟相容跡共公卿絕貧須稼穡供月方行到閏霜始返來濃樹少棲禽雜村孤守犬童汀洲藏饑弋篙落露寒春野舟歌還整家書折又封杉篁冥夕

照牕戶憶殊鐘南北唯聞戰縱橫未勝農大春雖苦季叔夜本多慵直使貂裘弊猶堪過一冬

自和

既命詩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難供夢爲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寨下仍重晚柝葉薰褐晴簷織帶春著簑分水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三戶何人祿万鍾草堂聊當貴金穴任輕農把釣竿初冷題詩筆未慵莫憂寒事晚江上少嚴冬

村夜

江工冬日短徘徊草堂瞋鴻當絕塞來客向孤村病繇繇起婦念咽咽與微詠菊徑月方高橘奇霜已併盤飡蔬菓粗史籍籖桿感目冷松桂鬧耳喧兒女競開鏡浮螳

眠字訂 吾字訂

緑試筆秋毫勁昼戸亦重関寒屏遮相映
詩從騷雅得字費鉛黃正遇敲舞蚫矛逢
談捉犀柄無名弁甲乙有志扶荀孟守道
希告賢為文通古聖幽憂廢長斂顰頹懋清
鏡捻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虚多徇勢
老懶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如
何在田野家事苦遼夐耕稼一以徵囷倉
自然鳌愁襟風葉乱獨生燈花遂明發成

浩歌誰能少傾聽

又

世既賤文華歸来事耕稼伊人著農道館
子有農道篇 我亦賦田令所悲勞者苦斂用辭為
說秖效留牧言誰防輕薄罵嗟今居竊祿
各自矜雄霸堂上考華鍾門前訪高駕織
洪動絲竹水陸供膾炙小雨靜樓臺微風
動蘭麝吹煙川可倒勝眛花爭姹万戶青

血窮一筵歌舞價安知勤播植卒歲無閑
暇種以春屬音屬初穫從隼秋下專專望種稑
揩揩條桑拓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躶平
生守仁義所痛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湎
至酣醑宜無致君術堯舜馳不存上下豈無活
国方頗牧斉敎化蛟龙任乾乳雲雨終不
借臂臂束如囚徒勞誇善射才能請箕斗
辯可移嵩華若與吐輩量飢寒殆相亞長

本作 華

吟倚清瑟孤憤生還衣自古有遺賢吾容
偏謝藉

紀事 蜀作、本二首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踈放苦為飢寒累未
得恣閒暢去年十二月哉身住雪溪上病裏
賀豊登雞豚聊饋餉巍卞山雪凝冽不可
向瘦骨倍加寒徒為厚纏纊晴来霧青露
千仞缺尋杖卧恐玉華、銷晴時推枕望雖

然崇衛國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粗書
壞悽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清壯鳳尾與
鯨牙紛然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突無以
況料峭採蓮船縱橫歎天浪方傾謝公詠
忽值莊生喪鄭員外仁規是年喪代伐食偶黙黙阻徽音臨
風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
一作早弟躬親何由免欺詐今來覩刈穫乃在
松江並步浪切門外兩瀨過波瀾光蕩漾鄰

綠新卜築是事皆草創爾後如有年還應
愜微一作收尚天高氣候爽野迴襟懷曠感物
動牢愁憤時頻甑口很切䶮子朗切平生樂蕭榦
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
今多赤舌見善唯毀謗忖度大為防涵容
寬作量圖書蓬麓外閑服皆贍長饑餧亦
勝無薄田家所御精離飢寒忠孝古莫可
強聖道庶經營世途多踉蹌近聞天子詔

復許私醞釀趨任使奉酒材呼兒具盆盎
宵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醉卿可還陶
然似元亮

孤鴈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雁哀鳴慕前侶不
免飲啄晏雖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翔是
婚禮須憂為弋者寒暗鶩爭上下意氣苦
凌慢吾常怵鶖雛爾輩向足亂迴頭語晴

鶩汝食腐鼠慣無異鴛鴦貽孽戀短豆卓棧
豈知瀟湘岸蔽淡蘋萍間有石形狀奇寒
流古來灣閒看麋鹿志了不受彎弔世所
重中冠何妨野夫巾雖人誇蕙芷易象取
陸覓漆園逍遙篇中亦載尺鷃汝惟才性
下嗜好不可諫身雖慕高翔糞壤是紛紛
或聞通鬼魅怪祟立可辨若筵書尚存亭
容悠妖幻莊周札杖宜司冠下若茲氏字實天鳥之異其鄭司農謂為適天也歷反茲謂為鵲鵲之莊

子

韻某也

南涇漁父 一作南濱

予方任疎慵地僻卽所好江派貫村落偶
往心已嫁力叔切 田家挹去遠岑寂且從傚
出戶手先飭見人頭未帽南涇有漁父往
往擄稚造問其所以漁對我眞道蹤吾初
藉魚鱉童丱至于耄窟穴與生成自然通
壹與孜孜戒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

到

留候其孳蕃報終朝獲漁利無亦未嘗耗
同寶天地中遂仁李寶熟余觀爲政者此
意諒難倒民皆死投求莫肯與慙悼今年
川澤旱前歲山源漾幾許已登庭聞之顙
翕噪譬如眷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
人非其揠苗躁吾嘉漁父旨稚叶賢哲操
僅過採詩官斯文識敎告

刑案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遊

上嗣位六載吾宗剩桐川余來拜旌戟詔
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巷蟬聯嵐盤
百萬髻上神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于
東偏滿院声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梃
濯及未更虛玄焚香礼眞像盥手披靈編
新安山肩肖烏龍猶嶢嶷然除非淨晴日不
見蒼崖巔上有孥雲峯下有噴壑泉分敎
十汊落厥皆峥潺寒声入爛醉酷破西隱

遊子

脈支節起獨尋祇在墻東边呼童具畚鍤
豆鑿苺苔穿灤潔一派墜練帶橫斜當亂
石抛落落寒流潺溅溅狂奴七里瀨綿到
珠搖前跳花潑半散涌沫飛淀漩圜勢來三
峡掛瀉危孤礎懸雷鬭瑞池溜亦漩朱草
田兒伯弄翠藥寓雛舜丹烟使風挾桂枹
隔霞馳犀船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
善可比水斯文冬五千精靈若在此肯惡

微波傳不擬爭滴瀝还應會洽漣出門往
飛霄合勢浮青天必有李真子鹿冠秋（一作淺）
鶴顏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秋日遣懷十六韻寄道侶

晝日臨風坐雄詞妙略兼共知時世薄寧
恨歲華淹且把靈方試休憑吉夢占夜燃
燒汞火朝鍊洗金鹽有路求真隱無媒奉
孝康自然成肅傲不是學沈潛水恨同心
藹霜愁兩鬢孱露鶴屛憐掩扇烏帽愛岳簪
雅調宜觀樂清才稱典籤冠欹玄髮少書
健紫毫尖故疾因秋召塵容長日黔壯圖
須行行儒服謾裨襜片石聊當枕攢烟欲
代簾蠹根延穴蟻蹊藥涵庭蟾藥羸高低
鑄雲庵早晚苫　胡麻如重寄從誚我無厭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四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五言古詩

紀夢遊甘露寺（寺在京口北固山上）

昔卧嵩高雲雲牕正寒久披裘忽生夢似
到空王宅巖天一峯立摑楯橫半壁級傳
綵巔差閣臨赤霄闊捫壓陡孤峭不翅千
餘又盈掌望眾思分明袒肩釋迦香稽首
羅漢曉　高高承北風登歸太波白
光中日雞送定驗方可覩樹細鴻濛烟叁
蹂零落碧須臾聲籟入空水相噴激積沇
亞寒堆呀如關危石跳音簇鼙鼓濺沫交
亍戟鳥疾帆亦奔紛紛助勃敵思非水靈
怒即是飢龍擊怯慄不敢前荷襟汗雷霖
妲經定僧飋泉木光相射巖燈螢拔拙松
柯露華適逍遙淂真趨遲逕尋常踪山腹

野孤亭嵐根四無帝誰題雪月句乃是曹
劉格劉樹亭有故太尉房公詩閑閑一枝瓊边楼数声留
吟高鬓然起若自蒼昊擲短燭墜餘花園
墻掛斜睨自從神錫境無處不登陟忽上
南徐山心期豁而雍豈伊煩惱骨合到清
涼域暗得胡蝶身幽奇尽相識余何有居
民未列金閨籍餘慈非頂童得奉真如葉
雲濤觸風筌毫管和烟搦聊紀夢中游留

之閑釋客

京口與友生別話

共是悲秋客相逢恨不堪屢頻辭薊北人
尚在江南名利機初發漁事先諳柏門
穿載寺符徑繞秦潭秦潭在皇甫閘絕撿集難束睞
慵卻易耽枕當高樹穩茶試遠泉甘祭上經
唯一樽前稚秋三鳳雲旁夢想天地入醺
酣曆自老階數書回為必探御龍雅世話

下馬亦清譚固討徒盈兼家儲不滿麓斷
蕉逆鸞出啟弁倩人簪木墜涼未棠山樸
寄漁嵐竹牕深穿篠苔洞綠龕龍弇積行依
賴子和光剝老聃杖誡為虎節披信作檄
函養聲看窺詔尋僧助結廬功名思馬捏
歌唱咽竿覓乞食羞孤鳳無衣羨八鸞擊
杭留宿客吟句任氣驂龍鶴空無衛占烏衣
見鄴香逐須是桂青會出於藍蜀酒時傾

甌蜀箐又從蜀中吳緞備婺柑苦甘玉封千挺穩霄
閑一簡楷惜珮於遨裲斛環好激貪宋溟
雖咧滄成屢必椎耕碧石雕琴膺黃金飾
颱錚炯綠莎砌引水為藥畦拼博物君能
繼多才我尚愁別離獨得在秋鬢未鬆：

丹陽道中寄友生

煙樹綠微微春流浸竹扉短蓑携稚去孤
艇載魚歸海俗盧編室村螗鋉束衣蓑旧栽

奴橋老新刈女柔肥錦鯉衝風擲𥿻翁掠
浪飛短亭幽徑入陳廟數峯國地屐金半
陵荒石欸韓思君同一望帆上思餘暉

寄茅山何道士

許身持玉爲丹訣未應傳呪是曾同宿相
逢便隔年問顔知更少聽語想踰玄古蘇
文春露新金來絶烟蜂供和餌客人寄買
溪錢紫鸞長葉硐青麁忽上蓮蓋藏微隠

詔褭佩攝生篇國賤芝臺秀崖春乳管圜
池插手孫鶴堂宿弟兄仙舎閣靈書次心
期賜一編

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

擲髮涼天晤舍毫故國情歸心一夜極病
髏九秋輕忽起欋榆詠因悲絡緯鳴逢山
卯堪隱何路可圖榮摽茱空𠀋命持竿不
釣名忘憂如有待縱嬾似無營小徑繞分

草斜扉劣辨荊玲荷承露菂殘菊卧烟蔓
譜爲聽琴閑圖緣看海憶鷺毛浮島白魚
尾撇波頳庭插依攀嗅園葵旋折烹餓鳥
窺食安圍㒵落書擲種豆悲楊惲投瓜憶
衛玠東林誰處士南郭自先生分野星多
塞建山卦少亨衣裾徒博大文藉謾縱橫
蘭葉驂人珮尊絲內史羹鴟冠難適越羊
酪未饒傖倚嘯微抽恨論玄好析酲栖遲

勞試筬褭俠愛金蘂鍊藥傳丹鼎嘗茶試
石甑詔蓮枯葦暗蕙對朧梧明未達識張
翰非才嫉猶衛遠懷魂易黯幽憤骨堪驚
礪鈇知矛利磨瑕見璧瑛道源疏滴瀝儒
肆售精誠啟數良時擲猶勝亂世　相秦
猶幾死王漢尚當烹飲啄期應定窮通勢
莫爭髡鉗爲皂隷譯笑得公卿浴日安知
量追風不計程塵埃張耳分肝膽季心傾

紘

諭蜀尃操檄通甌獨請纓匹夫能曲踊萬
騎可横行許国輕妻子防邊重戰耕低分
上尊酒驟厥五侯鯖静黙供三語從容等
一枰弘深司馬法雄傑貳師兵翎雲埋烽
燧寒茄裂旆旌來時収句注即日掃攙槍
武普威殊俗文令被八紘琛璜除詒平詔
夏教初成茅蕞群伏峨松笏百度貞郎官青
瑣拜使者精衣迎帝道將雲闢洗汝㶑破

無龍字

乎學徒羞說霸佳士耻爲跲負杖歌梱䛳
操於賦比江才當能曾年杜書比惠車亞謝
氏儔兒女郗家貴易娲唯荒稚珪宅莫贈
景山鍮贊彦風浘遠江湖思播帶謳啞摇
舴艋出没漾鵁鶄晩樹參差碧哥峯邐迤
晴水宣揔紫茭村磬咿香抗荷笠漁翁古
穿籬守犬狩公衫白紵巻田餉綠簑等地
與賓朕錯人多留壽斧相搓時怙泰獨坐

蘪

崴峰嵘㘞噴㙇吟壁連軒鶴舞極成風瓢
疊鼓鄰月動哀箏未得文章力何由俸禄
清和欽還揖揖持斧自丁丁驚懼疑猢猻
功勤過肩瓊凝神披夕秀尽力取朝英蠢
筒閑塵篋寒燈立曉紫静翻詞客条間難
史官評天地穿舒修山川自変更抵能分跖
惡誰解菩殘彭項豈重瞳聖夔猶一足蹩
既高酎麴蘗莊達謝㩳狂齬舌無勞話寬

他

心生可感但從鍾治鍛莫受蔚羅嬰硯撥
萍根洗舟衛冢憩撐短床編琴竹低杌凳
紅捏霜信催楊挪炯容裹杜衡树排巢鶯
鶯屛畫醉猩猩嬾槍推嵐影飛泉織玉琤
纔鄉尋遠近捏樂鬪輸羸拔壓雖拔鬱蒼
垂础磊橙忘情及宗柄抱痰過刘樓野饋
麥蘇飯江商貴蔗錫送神抱元釜留客上
光航率攏捍青勧鳴根扣達鉦鳥行洗莽

蒼梟隊破泓澄手戰非吾事腰鐮且發硎
書坑謗難求摽摽上聲聊欲取錚〻哉數蟲
甘蓼還思鹿美草愁長難自剪秋斷有誰賡
未去歸黃石空能説白珩性漭休激浪言
旁羅抽萌地硑琴鐏徇溪寒杖屨清物奇
消聽對弋倒共心盟絲曳靈妃瑟金涵太
子笙幽栖膠竹塢仙靈驛蓬瀛想像珠樑
颪追飛翠藻書霧篋深香悄雲髮冷蘇鐙

籙字多階品華陽是弟兄焚香凝一室晝
日思曾成匿景崦嵫色呀空澂澥聲吾嘗
晉豆黍東去射長鯨

送宣武從事越中按獄

曉看星使範知欲救星軺水國難驅傳山
城便倚撓柔籌先獨立持法稱高摽旌旆
臨危堞金絲發麗譙別愁當翠巘寬莫隔
夙溯木落孤帆迴江寒疊鼓飄客鴻吴惫

晝殘雲刻汀鈎坐想伏秦獄春應到柳陰

七言古詩

寄懷華陽道士

華陽門外五芝生陰霧愁君入杳冥還夜
獨栖還有夢昔年相見便忘形為分科斗
親鈐繫與説蜂蝴生檽醮淺幾時歸禁
闇別來終日誦黃庭閒教辨藥僮名甲靜
識窺巢鶴姓丁純洞飲羊春水臧傳林燒
石野烟腥深沈谷鬻含珠馨片疑嵐光落

叠屏休採古書探禹穴自刊新歷閱堯蓂
珠宮鳳合迎蕭史玉籍人誰訪蔡經架工
累椽長楣穩棠頭丹篆小符靈霓軿入洞
齊初月羽節升壇拜七星當路獨行衝虎
豹向風孤嘯起雷霆疑神密室多生白叙
事聯緇尽殺青亞地山川皆暗寫隱天竿
籍紙間聽分張火力燒金簋拂拭苔痕洗
酒餅翠壁上吟朝復暮曖雲邊卧醉還醒

猗身長短栽筇杖倩客高低結草亭直用
森嚴朝北帝愛將清淺附東溟常思近園
看栽香擬借鄰峯作采巻擠樹半扉晴露
霧背琴殘烟晚熒熒舊来搁亂知王猛欲
去為龍歎管寧螃蜆饑應臨蒹帳漁竿猶
尚枕楓汀街烟細草無端綠冒雨開花作
蒙擎採岸驚波沈翡翠入簷斜照礙蜻蜓
初征漢接宜飛檄待破燕山好勒銘六營

未收千里馬一囊空貢九秋黃我悲雌伏
真方枘他騁雄材似建瓴合在深崖齊散
术自求滄海點流譁類拋俗物心還爽遠
憶幽期日刹瞑見貢扁舟來真詩手披仙
語任揚舲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五

笠澤龜蒙字魯望、

五言八句詩

螢

肖翹雖振羽感促尽難求風助流還急烟
遮點暫凝不須輕列宿燒可擬孤燈莫倚
隋家事曾煩下詔徵

蟬

紙憑風作使金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變
翎薄更無伴貂金換酒并雀畫成圖恐是
千年恨侶今落日呼

秋熱

自昔秋梢扇今来意未衰煩勳付柔摇消
瀝待清吹午氣朱崖近宵聲白羽隨揔如
南國候無復婕妤悲

村中晚望

抱杖柴門立江村日易斜瑪寒猶憶侶人
病更離家短鬢看成雪双眸舊有花何須
萬里外即此是天涯

漁具并序

天隨子漁于海山之頹有年矣矢魚
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綱
者揔謂之網罟(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側交反)
圓而縱捨曰罩挾而昇降曰罾

(音式反)緡而竿者揔謂之筌筌之流曰筒
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
曰箄(音)矛而卓之曰矠(音責)棘而中
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
根(以薪置水中魚依之曰)置而守之曰神(有紅魚滿三十六歲)
(然後取之漁者夏一年守之則不復去矣和此也)(吳之滬濱是也)列竹於海澨曰滬
錯薪於水中曰篸(音)所載之舟
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箵)其他或術
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
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之不誣也
今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以諷噎矢
魚之具也如此余既歌之矣矢民之
具也如彼誰其嗣之鹿門子有高濮
之才必為我同作

網

大罟綱目繁空江波浪黑沈沈到波底恰

共波同色牽時萬鬐入已有千鈞力尚悔
不横流恐他人更得

罩

左手揭圓罛輕棹弄舟子不知潛鱗處但
去籠烟水時穿紫屏（[illegible]）破忽值朱衣起（[illegible]）
（有朱衣鮒）
貴得不貴名敢論魴與鯉

罶

有意莫小鮮兼流駐孤棹雖然煩取捨未
肯求津要多為蝦蜆誤已分鶉鵲笑寄語
龍伯人荒唐不同調

釣筒

短短截筠光悠悠卧江色蓬差艕相應雨
慢煙交織須臾中芳餌迅疾如飛翼彼竭
我還浮君看不爭得

釣車

溪上持雙輪溪邊指茅屋閑乘風水便敢

議朱丹轂高多倚衡懼下有折軸途君若
載道遊歸來卧雲族

魚梁

能編以雲傳横絶青川口缺處欲隨波波
中先置笱投身入籠檻自古難飛走尽日
水濱吟殷勤謝漁叟

叉魚

春溪正含綠良夜才參半持矛若羽輕列
燭如星爛傷鱗跳密藻碎首沉遙岍尽族
染東流傍人作佳觀

射魚

彎弓注碧潯掉尾行凉沚青楓下晚照正
在澄明裏抨弦斷荷扇濺血殷菱蘂若使
禽荒聞移之暴烟水

鳴根

水淺藻荇澀釣罩無所及鏗如木鐸音勢

若金鉦急敲之就深處用以資餚拾披羅
爾甚微適去將何入

滬 吳人今謂之簖

萬植蘖洪波森然倒林薄于廬咽雲上過
半隨潮落其間風信皆更値雷聲思天道
亦哀多吾將移海若

篸 吳人今謂之篸

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遂家此自

以為生計春冰忽融冶冬取無遺爾所託
成禍機臨川一嘅唏

種魚

鑿池收赬鱗跦跦置雲嶼還同汗漫遊遂
以江湖處如非一神守潛被蛟龍主蛟龍
若無道跛鼈亦可禦

藥魚

香餌綴金鈞目中懸者䟴盈川是毒流知

大同時死不惟空飼犬便可將貽蟻苟負
竭澤心其他盡如此

舴艋

蓬棹兩三事天然相與閒朝隨稚子去暮
唱菱歌還倚石遲後倍徐橈供遠山君看
萬斛載沈溺須臾間

笭箵

雖謂笭箵小我謂笭箵大盛魚自足飡寡

壁餘為害時將刷蘋浪又取懸藤帶不及
腰上金何勞問蓍蔡

和添漁具五篇

漁庵

結茅次烟水用以資嘯傲豈謂釣家流忽
同禪室踪閒憑山叟占晚有溪翁娛筆屋
莫相非各隨吾所好

釣磯

度

揀得白雲根秋潮未曾沒坡陀生龜背散漫垂龍髮持竿從掩霧罝兩渡待月即此放神情何勞適吳越

蓑衣

山前度微雨不廢小澗漁工有青𧝶袂下有新睛珠滴瀝珠影泫離披嵐彩盂君看荷製者不得安吾廬

蒻笠

笛　危　寰　集

朝携下楓浦晚戴出烟艇冒雪或平簷聽泉時反頂飈移露然色波亂危如影不識九衢塵終年居下洞

背蓬

斂手勢江駕隨身織烟穀沙禽固不知釣伴猶初覓閑從翠微拂靜唱滄浪濯見說方山澤漁童盡能學

樵人十詠并序

環中先生謂天隨子曰子與鹿門子應和為漁具詩信盡其道而美矣世言樵漁者必聯其命稱且嘗與隱君子事詩之言錯薪礼之言負薪傳之言積薪史之言吏薪非樵者之實乎不可足以寄吾詠猶闕其詞耶退作十樵以補其闕濁寄鹿門子

樵谿

黄

山高谿且深蒼蒼但群木抽條欲千尺眾亦疑樸檄一朝蒙剪伐万古辭林麓若還悰古穴微烟出雲族

樵家

草木黃落時比鄰見相喜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裡山棚日纔下野竈烟初起所謂順天民唐堯亦如此

樵史

自小即胼胝至今咽髮髮所圖山榻厚所
愛山炉熱不知冠蓋好信𢀖烟霞結留黄
如疾顛吾從老巖穴

樵子

生在蒼崖邊餘諳白雲養[illegible]纔穿
遠林去已在孤峯上薪和野苍束步帶山
詞唱日暮不歸來柴扉有人望

樵逕

石脉青露間行々自幽絕方愁山嫁娩更
植雲遮藏争推好林溪共約歸時節不似
名利途相期覆車轍

樵斧

淬礪秋水清携持遠山曙丁丁在前澗杳
々無尋處巢傾鳥猶在樹尽猿方去援鐵
者何人吾今易其慮

樵擔

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絕欲下半巖時憂
襟兩如結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
誠獨難移之贈來哲

樵風

朝隨早潮去暮帶殘陽返向背得清飈相
追無近遠採山一何遲服道常苦蹇仙術
信能為年華未將晚

樵火

積雪抱松塢蠹根燃草堂深炉与遠燒斗
夜仍光交或似生奇獸或如焚異香嗟
宦遊子凍死道路旁

樵歌

縱調為野吟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
減援琴異出林方自轉隔水猶相應但取
天壤情何求郢人稱

和酒中十詠

酒星

万古醇酎氣結而成晶熒降為嵇阮徒動
與樽罍并不獨祭天廟亦應邀客星何當
八月槎載我遊青冥

酒泉

初懸碧崖口漸注青谿腹味既敵中山飲
寧拘一斛春疑浸花骨暮若酣雲族此地
得封侯終身持美祿

酒篘

山齋醞方熟野童編近成持來歡伯內坐
使賢人清不待盎中滿旋供花下傾汪汪
日可挹未羨黃金籯

酒牀

六尺樣何奇溪邊濯來絜槽深貯方半石
重流還咽閒移秋病可偶聽寒夢缺往往枕眠
時自疑陶靖節

酒壚

錦里多佳人當壚自沽酒高低過反坫大
小隨圓瓿數錢紅燭下滌器春江口若得
奉君歡十千求一斗

酒樓

百尺江上起東風吹酒香行人落帆上遠
樹涵殘陽凝眺復凝眺一觴還一觴須知
憑欄客不醉難為腸

酒旗

摇摇倚青岸遠蕩遊人思風欹翠竹杠雨
澹香醪字纔來隔烟見已覺臨江遲大旆
非不榮其如有王事

酒樽

黃金即為侈白石又太拙斲得奇樹根中
如老蛟穴時招山下叟共酌林間月盡醉
兩忘言誰能作天舌

酒城

何代驅生靈築之為釀地殊無甲兵守但有糟漿氣雉堞屹如狂女墻低似醉必若擾而爭先登儀狄氏

酒鄉

誰知此中路暗出虛無際廣莫是鄰封華胥為附麗三杯聞古樂伯雅逢遺裔自爾等榮枯何勞問玄弟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六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五言八句詩

添酒中六詠并序

鹿門子示余酒中十詠物古而詞麗旨高而性真可謂窮天人之際矣余既和而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為池而飲之者象為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臥者將寘舟中而浮者可為四荒矣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傳於後代可謂二高矣四荒不得不刺二高不得不頌吏作六章附于末云

酒池

萬斛輸曲沼千鍾未為多殘霞入醍齊遠岸澄白酇后土亦沈醉姦臣空浩歌邇來荒淫君尚得乘餘波

酒龍

銅雀羽儀麗金龍光彩奇潛傾鄴宮酒忽似商庭蓍若怒鱗甲赤如酣頭角垂君臣坐相滅安用驕奢為

酒甕

候煖麯蘖調覆深苦蓋淨溢處每淋漓沈來還滯澁常聞清涼酎可養希夷性盜飲

以為名得非君子病

酒船

昔人性何誕欲載無窮酒波上任浮身風來即開口荒唐意難遂泥酒名不朽千古如比有問君能繼否

酒鎗

景山實名士所說垂清塵嘗作酒家語自言中聖人奇器貿今古挫糟味愈醇唯懐魏公子即此飛觴頻

酒杯

叔夜傲天壤不將琴酒疎製為酒中物恐是琴之餘一弄廣陵散又裁絕交書頹然擲林下身世俱何如

和茶具十詠

茶塢

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茶人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顧渚山有報春鳥

茶筍

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苕短輕煙漸結華嫩蘂初成管尋來青靄曙欲去紅雲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茶籯

金刀劈翠筠織似波文斜製作自野老勢得伴山娃昨日鬪烟粒今朝貯綠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旋取山上材架為山下屋門因水勢斜壁

任巖隈曲朝隨鳥倶散暮與雲同宿不憚
採掇勞㧗憂官未足

茶竈 經云茶竈無突

無突抱輕嵐有煙映初旭盈鍋玉泉沸滿
甑雲牙熟奇香襲春桂嫩色凌秋菊煬者
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

左右搗凝膏朝昏布煙縷方圓隨樣拍次

第依層取山謠縱高下火候還文武見說
焙前人時 炙花脯 茶花治人以花為脯

茶鼎

新泉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
值煙霞友曾過頳石下又住清溪口 韓偓詩清溪口江南如
茶甌 且共薦皐盧何勞傾斗酒

茶甌

昔人謝塸埞徒為妍詞飾 刹不成詩有謝宿遊詩 豈如珪
壁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
側直使于闐君從來未嘗識

煑茶

閒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
下藍英末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
別觀書但宜窺玉扎

四明山詩 并序

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

南雷一旦訪余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
得於玉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仙中書
探海嶽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墻鬼
炊虎獄劍解無不窺也
子語吾山之奇者有峯最高四穴在峯
上每天地澄霽望之如牖戶相傳謂之
石窻即四明之目也山中有雲不絕者
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從謂之

過雲有麻亭有樊榭有潺湲洞木实有
青檽子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有猿山
家謂之鞨侯其他在圖籍不足道也凡
此佳勝合為我賦詩余因作九題、四
十字謝省之曰玉泉生眞不誣矣好事
者為余傳之因呈褎美

石窗

石窗何處見萬仞倚晴虛積露迷青環殘

霞動綺疏山應列圓嶠宮使接方諸秋有
三本客時來教隱書

過雲

相訪一程雲、深路僅分嘯臺隨日掛熱
斧帶風聞曉着衣全濕寒衝酒不醺幾回
歸思靜髣髴見蘇君

雲南

雲南更有溪丹滐尽無泥藥有巴賓賣杖

多越鳥啼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嵐迷若得
山顔住芝筆手自携

雲北

雲北是陽川人家絧磬連壇當星斗下樓
授翠微逢一笑逢風雨三條古井烟全庭
如有路應到左神天

麻亭

麻亭巖下坐時領白麝過草細眠應久泉
香飲自多認聲來月鳩尋跡到煙蘿早晚
呑金液騎將上絳河

樊榭

樊榭何年築人應白日飛至今山客說時
為王麟帰乳帶懸松嫩芝臺出石微憑欄
虛目斷不見羽華衣

潺湲洞

石𥔥洞門深潺潺萬古音似吹双羽管如

奏落霞琴倒穴潦龍沫穿松濺鶴襟何人
乘月弄應作上清冷
青擂子
山実號青擂環罔次第生外形堅結殼中
味敵瓊英墮石樵兒拾敲林宿鳥驚亦應
仙吏守時取薦層城
鞠侯
何事鞠侯名先封在四明但為運臂飲不

作斷腸聲野曇垂纓細寒泉佩玉清滿林
遊宦子誰為作君卿
和五既詩
五瀉舟
様自桐川得詞因隱地成好漁翁亦喜新
向烏還鷥泭際擁江沫渡頭横雨棹尚應
嫣越相遺禍不遺名
華頂杖

要　刋

萬古陰崖雲靈根不為枯瘦於霜鶴脛奇
侶黑龍鬚拄訪譚玄客持看潑墨圖湖雲
如有路蕪可列仙都
太湖硯
誰截小秋灘間窺四緒寔繞為千嶂遠深
置一潭寒坐久雲應出詩成墨未乾不知
新情物何處擬重刊
烏龍養和

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親逋客兼
能助五禽儔肩滄海望鉤膝白雲吟不是
逍遥侶誰知世外心
訶陵樽
魚骼匠成樽猶殘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
可酌崑崙酒名水繞苔磯曲山當草閣門此
中醒復醉何必問乾坤
詶早春病中書事

秖貪詩調苦不計病容生我亦休文瘦君
能叔寶清藥須勤一服春莫累多情欲入
毗耶問無人獻淨名

又訓次韻

從來多遠思尤向靜中生所以令心苦還
應是骨清酒香偏入夢巷落又閑情積此
風流事爭無後世名

訓秋晩見題二首

爲愛晩窻明門前亦懶行圖書看得慰鄰
里見還生鳥啄琴材響僧傳藥味精緣君
多古思攜手上空城
何事樂漁樵巾車或倚橈和詩盈古篋斟
酒半寒瓢失雨園蔬赤無風艸葉凋清言
一相達吾道未全消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劒對樽酒恥

爲游子顔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
在功名離別何足數

和衲冬章上人院

每伴來方丈還如到四禪菊承荒砌露茶
待遠山泉畫古全無跡林寒却有煙相看
吟未竟金磬已泠然

戲美題郊居十首次韻

近來唯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
封謝藥書夜停江上鳥晴曝篋中魚出亦
晢何事無勞置棧車
借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歩还同阮無
心欲慕巢簡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
林閒生煙蘿僅欲交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牀懶外應無斅貧
中直是王池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
新烁計菱絲一畝強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秪有經時筴全
無養拙資病深慵久客炊晩信樵兒獲欲
陳風俗周官未抹詩
福地餘客邀主閑詛有扉靜思建牧字閒
洗鐵飾衣鳥砍涼煙下人衛暮雨歸故園
秋草夢猶記縹微ヽ
水影洗魚器鄰杵動縹車驚輕捎墮葉蜂
懶臥熄花説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
如不用婦去種桑麻
爲究奇緬鈇雷乎異境殘静吟封犍捻歸
輿剃帆竿白石搓爲飯青蘿好作冠幾時
當斗柄同上步罡壇
強起披衣坐徐行虵暑天上 階來闘雀移
樹去鶯啼莫問鹽車駿誰看膂稚玄黄金
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巷陂復白竹門風高闌罘刹鈥
淺露芹根迸鼠緣藤桁飢烏立石盆東吳
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踈慵眞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雖爲敵林
泉幸未憎酒材紅夏闕詩債待秋徵秖有
君同癖閒來對曲肱
和旅泊吳門韻
高秋能叩鍋天籟忽成文苦調雖潜倚靈
音自絶羣峯曾醮斗笠澤久眠雲許伴
山中獨三年任一瓢
次張廣文見酬和詩韻
獨倚秋光岸風漪學篁文玄堪教鳳集書
好換鵞羣墮平臺月香消古徑雲強歌
非白紵聊以遣餘醺
延陵張寧
春盡未離闕之官亦似閒不嫌請薄俸為
壽帶名山點禱三真後高吟十字還

紙應江上烏時下訟庭間

送人罷官歸茅山

呼僮曉拂鞵婦上大茅端薄倖雖休入明
霞自足鬆暗霜松粒赤跡雨草堂寒丈鑿
中峯石重修鵬月壇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七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五言絶句詩

人日代客子𦓤

人日薦春日長懷後短懷逆知双林勝併
在一金釵

築城詞二首

城上一抔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
城在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
命何勞惜

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託願得雙車輪一
夜生四角

追和幽獨君詩韻

靈氣獨不尚能成綺文如何孤裏

猶自讀三墳

春曉

春庭曉景列清露苍暹迤黄蜂一過慵夜
夜棲香藥

雜興

桃李傍簷楹無人賞春華時情重不見却
憶舊蒲花

爲

南北路何長中間萬弋張不知烟霧裏裝
隻到衡陽

寄遠

髮亂羞雲卷眉空羨月生中原猶將〻何
日重卿〻

庭前

合歡歛解恚萱草信忘憂盡向庭前種萋
萋特地愁

洞房怨

玉捧朝扶鬢金揚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
夜兩難栽

江行

酒旗掛葉外樓影浪花中醉帆張數幅准
待鯉魚風

巫峽

巫峽七百里巫山十二重年〻自雲雨環

珮竟誰逢

歸路

漸入新豈路衰紅映小橋渾如七年病初
得一丸銷

南塘曲

妾住東湖下郎居南浦邊閒臨烟水望認
得采菱船

黃金二首

自古黃金貴猶沽駿與才近來簪珥重無
力上高臺

平分從滿篋醉擲任成堆恰莫持千万明
明買禍胎

夕陽

渡口和帆落城邊帶角收如何茂陵客江
上倚危樓

殘雲

代

桂冷微得蓋筝乾不偏嵐何黔背林匙猶
霞定僧庵

古意

古態日漸薄新裝心更勞城中皆一尺非
妾髻鬟高

大堤

大堤春日暮総馬解鏤衔請君留上客容
妾薦彫胡

金陵道

北雁行、直東流澹澹春當時六朝客還
道帝鄉人

離騷

天使問招竟無因微帝閽豈知千麗句不
敵一読言

對酒

後伐、掃歡伯前賢號聖人且須謀日富不

刀

要道家貧

寄南岳客乞靈蕪香

聞説融峯下靈香似反魂春来正堪采試
為斸雲根

山陽蒋中郎楽録

淮上餘無两回頭総是情論帆渾未識爭得
一歡成

偶作

雙眉初出蠒兩鬢正藏鴉自有王昌在何
勞近宋家

有示

相對莫辭貧蓬蒿任塞門無情是金玉不
報主人恩

秋思三首

桐露珪初落蘭風瑕欲衰不知能賦客何
似枉加兒

誰在嫖姚幕能教霹靂車至今思充尾無
以代寒薤
未得回蹬拤何時試藥囊莫言天帝醉秦
暴不靈長

早春

雨冷唯添暑煙初不著春數枝花類小愁
殺麗芳人

懷仙三首

聞道陽都女連脩耳細長自非黃犢客不
得到雲房
但服鎔剛子兼吟曲素詞獨知匡謨客還
見布龍兒
神燭光華麗靈桂羽翼生已傳滄玉粒猶
自買雲英

芙蓉

問吟飽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

惱

衣不耐秋

春思

怎傍新語流雙蝶閣飛高作簡君春恨浮
生百倍勞·

風人詩四首

十萬金師出送知正憶君一心如瑞夢長作
兩歧分
破蘗供朝爨須憐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

識獨醒人
二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
寫是秋懷
聞道更新織多應廢舊機征衣無伴搗獨
處自然悲

樂府雜詠六首

双吹管

長短裁浮筠參差作飛鳳高樓微月夜吹

出江南弄

東飛鳧

裁得尺錦書欲寄東飛鳧脛短翅亦短毋
雄戀孤誘

花成子

春風等君意亦解歡愛李寫得去時真歸
來不相似

月成弦

孤光照逼從轉益傷離別妾若是常娥長
圓不教缺

孤獨怨

前回邊使至聞道交河戰生想鼓鞞聲寸
心攢百箭

金吾子

嫁得金吾子常聞輕薄名君心如不重妾
腰徒自輕

子夜四時歌

春

山連翠羽屏草接煙華席望盡南飛燕佳
人斷消息

夏

蘭服揵路斜鶯屑映花老金龍鎖漏盡玉
井敲冰早

秋

凉漢清沅寥衆林怨風雨絲聽絡緯唱似
與羈魂語

冬

南雲走冷圭北籟號空木年〻任霜霰不
識蕢蕾歸

大子夜歌二首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
轉出天然

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謡妙聲
勢出口心

子夜警歌二首

鏤椀傳綠酒雕鑪薰紫煙誰知苦寒調共
作白雪絃
侍愛如欲進含羞出不前朱口發豔歌玉
指弄嬌絃

子夜變歌三首

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嘗見三更開門去始
知子夜變
歲月如流邁春盡秋已至熒熒條上葉零
落何乃駛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素秋蟋蟀吟堂前惆
悵使儂愁

江南曲五首

魚戲蓮葉間參差隱葉扇鵁鶄鶖鴣窺瀲

灔無因見
魚戲蓮葉東初霞射紅尾傍臨謝山側恰
值清風起
魚戲蓮葉西盤盤舞波急潛依曲岸凉正
對斜光入
魚戲蓮葉南欹危午煙疊光搖越鳥巢影
亂吳娃纖
魚戲蓮葉北澄陽動微漣回看帝子渚稍
皆郢君船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八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七言八句詩

二遺詩 并序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松者何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最枝峰蔓壑秀氣磅礴者數百里不啻神仙窟宅草木芬怪求康之地亦埒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為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盡為好事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為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效石也咸以遺予予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閒追金帶徒勞恨靜格(去聲)朱絲更可憐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更雕鐫

鵁鶄 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鵁鶄者既余黑襟青脛碧爪丹嘴(張救反 鳥觜也)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卑(一本)咸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因錄籠檻逼迫聰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其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鵁(切肓)鶄(切益)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曉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徽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謝

風初東麥月午淌衫筐左右供餘清困君一話故山事憶鶴互應深溪聲雲門老僧定未起白閑道士遥相迎世間羽檄日夜急捧臂欲歸巖下行

又

驚聞遠客訪良夜扶病起坐綸巾欹清談白紵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兵煙霧且如此百越琛贐來何時林端片月落未

落殊慰别情言後期

聞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繞砌即焚香闌階雨過苔花潤小簟風來蕉葉凉南國羽書催部曲（時黃巢廣州寺志）東山毛褐傲羲皇升平閩道無時節試問中林亦不妨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窮檐病客無佳期生公把經向石說而我對月須人為獨行獨坐亦獨酌獨睡獨吟還獨悲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摩居終較奇

寄吳孫（字華）

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烟華上淅淅疎簾雨氣通君豈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亨織作中流萬尺篊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簾斜樹隔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寂愛笙調闌北里漸看星潛失南箕何人為校清涼力未似初圓欲午時

重憶白菊（時在竹兩旁）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朶暮開無絶艷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戀謝堂

清才詠不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窻欸一
蔓夜來村落有微霜

別墅懷歸

水國初冬和暖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
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遥為晚花
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挽我黄金
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寄淮南鄭賓書記

記室千年輪墨孤唯君才學似應徐五丁
驅得神功盡二酉搜來秘檢殊煬帝帆檣
留澤國淮王戚奏入班書清詞醉草無因
見但釣寒江半尺鱸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
尚憶逢人別麥隴唯憑欠雉眠更擬結茅
臨水次偶因行藥到村前隣翁意緒相安

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寒夜同襲美訪寂上人

月樓風殿靜沈沈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
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
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
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和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
博士三首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峯拜七貞堂（三茅二許一郎）
（一郭先七真）天寒夜漱雲牙淨雪壞晴梳石髮香
自拂煙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牀莫言
洞府能招隱會輾飈輪見玉皇

又

壺中行坐可携天何況林間息萬緣經緩
仕無三品石珮環從落四公泉丹臺已運
陰陽火碧簡須雕次第仙（廣文三峯補右碣中）想得雷平

春色動五芝煙甲又芊綿

又

良宵應不動彩丈金鏂從破亦自驩建業公治麟休
以金龍四字作字漢書注作去遊桂父舊聲飛鋒雪桐孫新韻待玄
雲春臨柳谷鸎先覺曙龍蕪香鶴共
閑珍重雙雙玉條脫盡憑三島寄羊君

早春雪中作吳體寄襲美

迎春避臘不肯下數苍凍草還飄然先填

馬窟蓋塞外勢壓鶴巢倫殿巔山爐嬰節
篤狀火星突乾衰孤穗煙君披鶴氅獨自
立何人解道真神仙

和吳中言情見寄韻

菰煙蘆雪是儂鄉釣線隨身好坐忘徙愛
右軍遺點畫開披左氏得膏肓無因月殿
闌移麻秬有風汀去採香莫問江邊漁艇
子玉皇看賜羽衣裳

卆

和揚州看辛夷花韻

柳踈梅墮少春叢天遣花神別致功高處
朵稀難避日動時枝弱易為風堪將亂蘂
添雲肆看得千株便雪宫不待群芳應有
恙等閑桃杏即爭紅

和行次野梅韻

飛樺參差掛早梅殘數寒色尚低佃風憐
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艷開梁殿得非

蕭帝瑞齊宫應是玉兒妹不知謝客離腸
醒臨水剛添萬恨來

和暇日獨處見寄

謝府殺樓少暇時又抛清宴入書帷三千
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司馬遷書上下紀五千餘歲太
壽有八十二家翰香字冷夢漢皋懷麗隱靜憐逋烏覺鴻雖
知君淌鑑前朝事鳳語龍奴借與窺

和襲美見訪不遇

為愁煙岸老神童扶病呼兒斫翠苔秖道
府中持簡牘不知林下訪漁樵花盤小擫
晴初壓葉擁踈籬凍未燒倚杖攜吟春照
午一池冰跂發多消

詶龔美見寄海蟹

葉盃應阻蟹螯香却乞江邊採捕郎自是
楊雄知郭索（太玄經云蟹之郭索）且非何胤斂鍼鍠（[illegible]）
[illegible]骨清猶似含春露沫白還疑帶海

霜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和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韻

日上罘罳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欄撥
満地貝多靈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樹初抽
寥沈思竹窓猶掛夢覺中靈香散盡禪家
接誰共殺源小品同（[illegible]）

獨夜有懷因作吳體寄龔美

人吟側景把凍竹鶴夢缺月沈枯梧清澗

無彼鹿無兔白雲有根虬有髯雲虬澗底
真逸調刀名錐利非良圖不然快作燕市
飲笑撫肉析秦賬酒壚

闔閭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
往往造焉因招龔美

故城邊有賣花翁水曲舟輕去盡通十畝
芳菲為舊業一家烟雨是元功間添藥品
年年別笑指生涯樹樹紅若要見春歸處

所不過携手問東風

和龔美病中海石榴花盛發見
寄韻

紫府真人餉露囊猗蘭燈燭未熒煌丹華
乞曙先挨日金燭欺寒却照霜誰與佳名
從海曲枉應芳蕊出河陽那堪謝氏庭前
見一段清香染鄭郎

龔美以春橘見惠因次韻詶謝

到春猶作九秋鮮應是親封白帝煙良玉
有栞須讓味明珠無纇亦差圓堪居漢苑
霜梨上合在仙家大棗前珍重更逾三十
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孺平原侯詩稱一蔕三十子以獻梁帝

和龔美病中書情寄崔諫議韻

或偃虛齋或在公藹然林下昔賢風庭閒
有蝶爭煙藥簾外無人报水筒竹葉不離
深悅底竹葉酒名寄書多向遠山中西園夜燭倩

堪憶曾為題詩刻半紅

詶病中見寄

逢花逢月便相招忽卧虛航隔野橋春恨
與誰同醉酌玄言何處問逍遙題詩石上
空迴筆拾蕙汀邊獨倚橈早晚却還巖下
電龔美有畫舸共尋芳徑結烟條

和龔美病中孔雀

懶移金翠傍簷楹斜倚芳叢舊態生唯奈

瘴煙籠飲啄可堪春雨滯飛鳴鴛鴦水畔
迴頭羨荳蔻圖前舉眼驚爭得鷓鴣來伴
著不妨還校有心情

上元日道室焚修寄龔美

三清今日聚靈官玉刺齋抽謁廣寒執蓋
冒花香宛歷侍晨交珮鴒闌珊執蓋侍晨仙之貴侶夫騎
排風節分階易殺校龍書下筆雞唯有世
塵中小兆夜來心拜七星壇

正月十五日惜春寄龔美

六分春色一分休滿眼東波盡是愁花匠
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無窮懶惰
齊中散有底機謀敵右侯見纖短莲栽小
檝搴煙閑弄箇漁舟

次龔美病中見寄

日華風蕙正交光羯末相攜藉草塘羯謝玄小字末
謝川小字佳酒旋傾酃醁嫩蜓船閒弄木蘭香煙

緑鳥揀來繁帶藥櫨人收去約黄今日好
為聯句會不成剛為欠桎卸

春雨即事寄龔美

小謝輕埃日日飛（小謝聯雨詩有飲渓山家句）城邊江上阻春
猩錐愁野岸花房渫還得山家藥笋肥雙
屐著頻看苣折敗裹披苦見毛稀比隣釣
叟無塵事灑笠鳴蓑夜半歸

和龔美見寄韻

錐失春城醉上期下惟栽編未裁詩因吟
郢岸百畝蕙欲棌崗崖三秀芝棲野鶴籠
寛使織拖山僧飯别数炊但醫跪約重瞳
健不怕江花不滿枝

偶掇野蔬寄龔美

野園煙裏自幽尋嫩甲香虀引漸深行欲
每皮鴉舅影挑蝖時見鼠姑心凌風鶴彩
初携籠帶露虚蹤或野襟欲助春盤還愛

否不妨蕭灑似家林

和龔美卧病感春見寄韻

共尋花思極飛騰病帶春寒去未能煙遲
水涯多好鳥竹林蒲倚但高僧須知日富
為神授秖有家貧免盗憎除却數函圖籍
外更將何事結良朋

徐方平後閑故因寄龔美

新春旒扆御鑾軒海内初傳渙汗恩㤗獄

已叔為厲氣霽江初逼未招蒐英材盡作
龍蛇蟄蟄戰地多成虎豹村除却数般傷
痛外不知何事及王孫

龔美以魚牋見寄因謝

持成霜粒細蟬蟬知作愁吟奇見分向日
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主子曰白萍）好將
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窓
靚粲染畫圖春色寄夫君

和襲美病後春思韻

氣和靈府漸氤氲酒有賢人藥有君七字篇章看月得百勞言語傍花聞閒尋古寺銷晴日最憶深溪枕夜雲早晚共搖孤艇去紫屏風外碧波文

襲美以公齋小宴見招

早雲纔破漏春陽野客晨興喜又忙自與酌量煎藥水別教安置曬書牀依方釀酒愁遲去借樣裁巾怕索將唯待數般幽事了不妨還入少年場

京口

江干古渡傷離情斷山零落春潮平東風料峭客帆遠落葉夕陽天際明戰艦昔浮千騎去釣舟今載一翁輕可憐宋帝籌帷處蒼翠無言草自生

潤州送人往長洲

秋來頻上向吳亭每上思歸意剩生廢苑池臺煙裏色夜村蓑笠雨中聲汀洲月下菱船疾楊柳風高酒旆輕君住松江多少日為尝鱸鱠與蓴羹

潤州江口送人謁池陽衛郎中

山翁曾約舊交情須拂侯門側注冠月在石頭搖戍風生江口亞帆竿閒隨野醉溪聲闊獨伴清譚曉色殘待取新秋歸更好九華蒼翠入樓寒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九

笠澤陸龜蒙魯望

七言八句詩

襲美以紗巾見惠因次韻酬謝

薄如蟬翅背斜陽不稱春前贈局(回)(校文)郎初覺頂寒生遠吹預憂頭白透新霜堪窺水檻澄波影好拂花墻亞蘂香知有芙蓉留自戴(桐柏真人黃芙蓉冠也)欲峩煙霧訪黃房

聞襲美有親迎之期因以寄賀

梁鴻夫婦欲雙飛細雨輕寒拂雉衣初下雲臆應春戀次乘煙憶桑光輝參差扇影分華月斷續簫聲落翠微見說春風偏有賀露花千朶照庭闈

襲美以巨魚之半見分因以酬謝

誰與春江上信魚可憐霜刃截來初鱗鬐似撥騷人屋腹斷疑傷遠客書避網幾跳山影破逆風曾處浪花虛今朝最是家童喜免泥荒畦撥野蔬

和館娃宮懷古韻

鏤楣消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空斷崖草碧未能忘帝女蕤輕猶自識宮釵江山祇有愁容在劍珮應和愧色埋頗有伍員騷思少異王綬兒似荊懷

同襲美遊北禪院(院即故司勳陸郎中舊宅)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玄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窗中挂鉢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將名理問思光

襲美以紫石硯見贈以詩迎之

霞骨堅來玉自愁琢成飛燕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沉埋見亦羞(寂)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寶漬流君能把贈閒吟客

徧寫江南物象酬

和孫發百篇將遊天台請詩贈行

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諒唯消一日成去把彩毫揮下國歸參黃綬列春卿閒窺碧落懷煙霧暫向金庭隱姓名珍重與公徒有賦石渠深處是君行

和開元寺筍園寄章上人

春龍孚地叠攢欒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亳當埋塢孤生如恨倚欄干凌虛勢欲齊金剎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苞零落後粉環高下揭煙寒

薔薇

倚墻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外布芳菲雖笑日中含芒刺欲傷人清香往往生還吹狂蔓看看及四鄰遇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照煙新

和孫開元寺佛鉢

空王初受退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五合鉢緣有一重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鑑靜堪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

詶龔美夏首病愈見招韻

雨多青合是垣衣一幅蠻牋夜款扉慈帶又聞寬洗約茅齋猶自憶王微方靈秖在君臣正篆古須拋壁畫肥除却伴談秋水外野鷗何處更忘機

新夏東郊閒泛有懷龔美

遲於春日好於秋野客相攜上釣舟經略彴時冠暫亞佩苓箵後帶頻搊蒹葭鷺起波搖笠村落蠶眠樹挂鉤料得秖君能愛此不妻煙水似封侯

四月十五日道室書事寄龔美

林

烏飯新炊菴臈香道家齊日以為常月苗
杯舉存三洞雲藥函開叩九章一掬陽泉
堪作雨數銖秋石欲成霜可中值着雷平
信為覓閒眠岩竹床

看壓新船寄懷龔美

曉壓糟牀漸有聲旋如蘇潤野泉清身前
古態煙應出世上愁痕滴合平欽豚斷年
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樽中若使常能

渌兩綏通侯揔強名

和登初陽樓寄懷北平郎中

遠寇浮拙亦成年幾件楊公臺送日暖煙
花曾撲地氣和星象却歸天間特水石侵
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無限恩波猶在目
東風吹起細漪漣

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韻

四隣多是老農家百樹緋桑半頃麻盡趂

晴

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繰車啼鶯偶坐
身藏葉餉婦歸來鬢帶花不是對君吟復
醉更將何事遣年華

和襲美所居首夏適然有作韻

柿陰成列葉花空却憶桐江下釣筒亦以
魚蝦供熟鷺近緣櫻筍識隣翁閒分酒劑
多還少自記書籤白間紅更憂夜來風月
好轉思玄度對支公

和題達上人藥圃二首

藥味多從遠客賫旋添花譜旋成畦三椏
舊種根應異九節初移葉尚低山荚使和
幽澗石水芝須帶本池泥從今直到清秋
日又有香苗幾番齊

又

淨名無語示清羸藥草搜來喻更微一兩
一風皆遂性花開花落盡忘機教踈兎縷

金鉉亂點自擁龍芻紫衣肥莫怪獨覩幽
圓坐病容銷盡欲依歸

和懷華陽閻卿博士三首

幾降眞官授隱書洛公曾到夢中無眉間
入靜三辰影肘後通靈五嶽圖壯洞樹形
如曲蓋東四山色似重爐金壇福地能容
否願作岡前蔣負芻

又

火景應難到洞宮蕭閒堂冷任天風談玄
塵尾拋雲底服散龍胎在酒中有路還將
赤城接無泉不共紫河通奇編早晩教傳
授免以神僊問葛洪

又

終日焚香禮洞雲更思琪樹轉勞神曾尋
下泊宮常經月不到中峯又累春仙道最
高黃玉籙暑天偏稱白綸巾清齋若見茅
司命乞取朱兒十二斤

以竹夾膝寄贈襲美

截得筼簹冷似龍翠光橫在暑天中堪臨
薤簟閒憑月好向松窓臥跂風持贈敢齊
青玉案醉吟偏稱碧荷筒添君雅具教多
著爲著西齋譜一通

和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韻

簷外青陽有二梅折來堪下凍醪盃
麗事肯教饒沈謝談微何必減宗雷還聞
擬結東林社爭奈淵明醉不來

又

高杉自欲生龍腦小弁誰能寄鹿胎

又

怱憶高僧坐夏堂厭泉聲鬧笑雲忙山重
海澹懷中印月冷風微宿上方病後書求
嵩少藥定迴衣染貝多香何時更問逍遙
義五粒松陰半石牀

桐江得一釣車以襲美樂煙波
之思因出以為玩俄辱三篇復
抒詶答

旋屈金鈎劈翠筠手中盤作釣魚輪忘情
不效孤醒客有意閑窺百丈鱗雨似輕埃
時一起雲如高蓋強相親任他華轂低頭
笑此地終無覆敗人

曾招漁侶下清潯獨蠒初隨一錘深細輾
煙華無轍跡靜含風力有車音相呼野飯
依芳草迭和山歌逗遠林得失任渠但（平）
取樂不曾生箇是非心

病來懸著脆緡絲獨喜高情為我持數輻
尚凝煙雨態三篇能賦蕙蘭詞雲深石淨
閒眠穩月上江平放溜遲第一莫教諸此
境倚天功業待君為

和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
凉波漁蕝動（遠祖士衡封華亭以三泖為漁夏凉）五茸春草雉媒嬌（吳王獵所有五茸）
雲藏野寺分金剎月在江樓倚玉簫
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和夏景沖澹偶作二首韻

蟬雀參差在扇紗竹襟輕利籜冠斜壚中
有酒文園會琴上無絃靖節家芝畹煙霞
全覆穗橘洲風浪半浮花閒思兩地忘名
者不信人間發解華

抵於池曲象山幽便是瀟湘浸石樓斜拂
芡盤輕鷺下細穿菱線小鯈遊閒開茗焙
嘗須徧醉撥書帷臥始休莫道仙家無好
爵方諸還擬碧琳侯

和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春盡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憶瀧樓居人愛
近沈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寶稅盡應輸

紫貝甕童多學佩金鈎知君不戀南枝久
拋卻經冬白罽裘

和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

禺成仙馭入崆峒百世猶傳至道風暫應
青詞爲宂鳳卻思丹徼伴冥鴻金公的的
生爐際瓊刃時時到夢中預恐浮山歸有日
載將雲室十洲東

和寄瓊州楊舍人

明時非罪謫何偏鵩鳥巢南更數千酒滿
椰盃消毒霧風隨蕉扇下瀧船入多藥戶
生狂蠱吏有珠官出俸錢祗以直誠天自
信不勞詩句詠貪泉

和宿報恩寺水閣

峯抱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
小檜纔分影魚擲高荷漸有聲因憶故山
吟易苦各橫秋簟夢難成周顒不用裁書

勸自得涼天證道情

和醉中偶作見寄韻

海鶴飄飄韻莫儕在公猶與俗情乖初呈
酒務求專判合禱山祠請自差束夜譯玄
侵罔象一生交態忘形骸憐君醉墨風流
甚幾度題詩小謝齋

和寄滑州李副使員外

洛生閒詠正抽毫忽傍旌旗着戰袍檄下

連營皆破膽翎飛孤塹欲吹毛清秋月色
臨軍壘半夜淮聲入賊壕除卻征南爲上
將平徐功業更誰高

和吳中言懷寄南海二同年

曾見凝風上赤霄盡將華藻赴嘉招城連
虎踞山圖麗路入龍編海舶遙江客漁歌
衝白荇野禽人語映紅蕉庭中必有君遷
樹莫向空臺望漢朝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臺尉佗望漢所築

和傷史拱山人

曾說山西欲去尋豈知霜骨葬寒林常依
淨住師冥目兼事容成學筭心史事淨閑素事其術遁客
預齋還梵唱老猿窺祭亦悲吟唯吾獨在
江雲外誰誄孤貞置峴岑

白鷗 并序

崇安任君宰爲涇尉居吳城中地纔數
畝而不佩俗物有池池中有島嶼池之

南西北邊合三亭脩篁嘉木掩隱限與
趣其一不見其二也君好奇崇異喜文
學名理之士所得皆清散凝瑩龔美知
而偕詣既坐有白鷗翩然馴於砌下因
請浮而觀之主人曰池中之族老矣每
以豪捉(促)有鷗之始浮瓢遂而害之今畏
不敢入吁昔人之心蓄機事猶或舞而
不下況害之哉且羽族麗于水者多矣

獨鷗爲閒暇其致不高耶一旦水有鯨
鯢之患陸有狐狸之憂儔侶不得命嘯
塵埃不得濯刷雖衆人之流覽亦天地
之窮鳥也感而爲詩邀龔美同作

慣向溪頭漾淺沙薄煙微雨是生涯時時
失伴沈山影往往爭飛雜浪花晚樹清涼
還鸛鵒舊巢零落寄蒹葭池塘信美應難
戀針在魚唇觸在鰕

懷揚台文揚鼎文二秀才

秋早相逢待得春崇蘭清露小山雲晴小外雲
寒花獨自愁中見曙角多同醒後聞釣具
每隨輕舸去詩題閒上小樓分重思醉墨
縱橫草書破羊欣白練裙

和龔美謝友人惠人參

五葉初成椏樹陰紫團峯外即雞林名參
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

升碧簡携持應合重黃金慈懃潤取相如
肺封禪書感動帝心
巖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間不幸
且沒襲美作詩序而弔之余和
每值江南日落春十年詩酒愛逢君芙蓉
湖上吟船倚翡翠巖前醉馬分秖有汀洲
連摍葉詎無章流動遺文猶憐未卜佳城遞
更斷晏歸冢畔雲

茅山

水繞蒼山固護來當時盤踞實雄才周郎
計策清宵定曹氏樓舡白晝灰五十八年
爭虎視三千餘騎驍龍媒何如今日家天
下閶闔門臨萬國開

寄茅山何威儀二首

大小三峯次九華靈蹤今盡屬何家漢時
仙上雲巔鶴蜀地春開洞底花閒傍積嵐

尋添眼便凌殘靈採芝芽年來已奉黃庭
教夕鍊脛魂曉吸霞
曾向人間拜節旄乍疑因夢到仙曹身輕
曳朋霞襟挾髻聳巖煙麝幘高山暖不葷
峯上蘸水寒仍落洞中桃從閑此日搜奇
踏轉覺魂飛夜夜勞

著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七言八句詩

早秋吳體寄襲美

恍

荒庭古樹只獨倚敗蟬殘螢各相仍雖然
詩膽大如斗爭奈愁腸牽似繩短燭初添
蔥恍影微風漸折蕉衣稜安得彎弓似明
月快箭拂下西飛鵬

病中秋懷寄襲美

病容愁思苦相兼清鏡無形未我嫌貪廣
異蔬行徑窄故求偏藥出錢添同人散後
休賒酒雙燕辭來始下簾更有是非齊未
得重憑詹尹拂龜占

秋賦有期因寄襲美（時將至試貢士）

雲似無心水似閑忽思名在貢書間煙霄
鹿弁聊懸著隣里漁舠暫解還文章病來
猶滿篋藥苗衰後即離山廣寒宮樹枝多
少風送高低便可攀

和新秋即事三首韻

心似孤雲任所之世塵中更有誰知愁尋
冷落驚雙鬢病傳清涼減四支懷舊藥（平）溪
終獨往宿枯杉寺已頻期燕須為月求高
處即是霜輪殺滿時
帆纖衣裳盡釣徒往來蹤跡遍三吳閒中

晨巻興亡小醉後題詩點畫訛松島伴譚
多道氣竹窗孤夢豈良圖還須待致昇平
了即往扁舟放五湖
贊利從來解破除秋灘唯憶下桐廬鸕鷀
陣合殘陽少蟷蝌吟高冷雨疏辯伏南華
論指指才非玄晏借書書當時任使真堪
笑波上三年學炙魚

和南陽潤卿將趨雷平

朝市山林隱一般却歸那減卧雲懽堦
紅葉誰收得半盎清醪客酎乾玉笈詩成
吟處晚金沙泉落夢中寒真仙若降如相
問曾步星罡遶醮壇

顧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銘於
襲美因戲贈

童初真府召為郎君與抽毫刻便房亦謂
神仙同許郭不妨才力似班揚比於黃綃

詞尤妙酬以霜縑價未當唯我有文無賣
處筆鋒銷盡墨池荒

和訪寂上人不遇

芭蕉霜後石欄荒林下無人閉竹房經抄
未成拋素几錫鑱應挂過寒塘蒲團為拂
浮埃散茶器空懷碧篆香早晚却還宗柄
社夜深風雪對禪林

秋夕文宴

筆陣初臨夜正清擊銅遲認小金釭飛觥
壯若遊燕市覓句難於下趙城隔嶺故人
同會憶倚簷棲鳥帶吟鵜梁王座上多詞
客丑韻甘心第七成（丞相有答大寒賦詩各五韻則奉度第七夕成）

代廣文酬襲美見贈韻

不知天隱在何鄉且欲煙霞跡暫變鶴扇
未能齊月馭鹿門聊擬並雲牕蘇衛荒磴
移桑履花浸春醪挹石釭莫惜查頭容釣

伴也應東印有餘江

和寄毗陵魏處士朴

經苑初成墨沼開何人林下肯尋來若非
宗測圖山後即是韓康賣藥迴溪籍自吟
朱鷺曲沙雲還作白鷗媒唯應地主公田
熟時送君家麴蘗材

和初冬偶作寄南陽潤卿韻

逐日生涯敢計冬可嗟寒事落然空窮慵
返照縁書小庭春新霜爲橘紅衰柳尚能
和月動欹蘭猶擬倩煙籠不知海上今清
淺試與飛書問洛公

和冬曉章上人院

山寒偏是曉來多況值禪窻雪氣和病客
功夫經未演故人書信納新磨間臨靜案
修茶品獨傍深溪記藥科從此逍遙知有
地更乘清月伴君過

和題周尊師所居
見說身輕鶴不如石房無侶共雲居清晨
自削靈香柹獨夜空吟碧落書十洞飛精
應徧吸一箸稀髮未曾梳知君便入懸珠
會早晚東騎白鯉魚

寒夜文宴　得驚字
各將寒調觸詩情旋見微澌入硯生霜月
滿庭人暫起汀洲半夜鴈初驚三清每為
仙題想一日多、槊句傾千里建康衰草
外含毫誰是憶昭明

送圓鄉還華陽
何事輕舟近臘回茅家兄弟欲歸來〔茅君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會于華陽天〕封題玉洞虛無奏照檢霜壇沆瀣
杯雲肆先生分氣調山圖公子愛詞才懃
勤為向東卿薦灑掃含真臺後臺

和新羅弘惠上人請龔美為靈

鴛山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
一函迢遞過東瀛秖為先生處乞銘已得
雄詞封靜檢却懷孤影在禪庭春過異國
人應寫夜讀滄洲怪亦聽〔還〕遙想勒成新塔
下、望空盡禮文星

和寒日書齋即事三首每篇各
用一韻
不必探幽上鬱岡公齋吟嘯亦何妨唯求
薏苡供僧食別著氍毹待客牀春近帶煙
分短蕙曉來衝雪摘殊芳餘杭山酒猶封在
遍寄高人未肯嘗
已上星津八月槎文通猶自學丹砂〔江文通有丹砂賦〕仙經寫得空三洞隱士招來別九華靜對
真圖呼綠齒偶開、室問黃牙方諸更是
憐才子錫賚於君合有差
名價皆酬百萬餘尚憐方丈講玄虛西都

賓問曾成賦東海人求近看書（[illegible]）謂南大師所居茅洞煙霞役寤寐壇溪風月掛煙波
情朝還要廷臣在兩地寧容便結廬

和賸後送內大德從彧遊天台

應緣南國盡南宗欲訪靈溪路暗通（溪在天台山下）歸思不離雙闕下去程猶在四明東銅缾淨貯桃花雨金策閒搖麥穗風（上人[illegible]）若爲吾君先拜疏爲論台嶽未封公

和寄題玉霄峯葉涵象尊師所居

天台一萬八千丈師在浮雲端掩扉永夜秖知星斗大深秋猶見海山微風前欲降青毛節雲後應披白羽衣南望煙霞空再拜欲將飛夢問靈威

南陽廣文博士還雷平後寄

微微春色染林塘親擷煙霞坐澗房陰洞雪膠知未入溜膠風破的偷嘗芝臺晚用金鐺煮星度閒將玉鉛量幾遍侍晨官欲降曙壇先起獨焚香

和題支山南峯僧韻

眉毫霜細欲垂肩自說初棲海嶽年萬壑煙霞秋到一林風雨夜深禪時翻貝葉添新藏閒揷松枝護小泉好是淸冬無外事匡牀齋罷向陽眠

送少董卿遊茅山

威輦高懸度世名至今仙籍作公卿時隨羽節朝珠闕曾佩魚符管赤城（[illegible]台州）雲凍尚含孤石色雪乾猶墮古松聲應知四扇靈方在待取歸時綠髮生

和寄懷南陽潤卿

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才情未擬陽從事玄解猶嫌竺道人霞染洞泉渾變紫雪披江樹半知春誰憐故國無生

計唯種南塘二畝芹

龔美時以綠羅爲贈因成四韻

三逕風霜利若刀襜褕吹斷罥蓬蒿病中紙自悲龍具世上何人識羽袍狐貉近懷珠履貴薜蘿遙羨白巾高陳王輕暖如相遺免致衰荷效廣騷

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并序

張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移實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與之游謂有鶴鷺之野孔翠之鮮竹柏之貞琴磬之韻或薦之於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猶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之遺風遂築室種樹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從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筍還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前所謂鶴鷺孔翠竹柏琴磬之家雖朱輪尚乘遺編尚吟未嘗一省其孤而恤其窮也噫人假之爲玩好不根於道義耶惟其怨刺於神明耶天果不愛才歿而猶譴耶吾一不知之丈人顏弘至江南道中訪其廬作詩弔而序之屬余應和余旧歿者不足哀承吉之道遊龔美同作庶乎承吉之孤倚其傳而有憐者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逕今爲舊宅鄰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寬應絕地

為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閑道平生偏愛
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和襲美寄廣文

忽辭明主事真君直取姜巴路入雲龍篆
拜時經誥命霓襟披後小玄壇峯前北帝
三元會石上東卿九錫文應笑世間名利
火等閒靈府剩先焚

和襲美先輩悼鶴

一夜圓吭絕不鳴八公虛道得千齡方添
上客雲眠思忽伴中仙劍解形但掩叢毛
穿古堞永留寒影在空屏君才幸自清如
水更向芝田為刻銘

幽居有白菊一叢因而成詠呈
知己

還是延年一種材即將瑤朶冒霜開不
如紅豔臨歌扇欲伴黃英入酒盃陶令接

籬堪岸著梁王高屋好欹來梁簡有白紗高屋帽月中若
有閑田地為勸常娥作意栽

和傷開元觀顏道士

何事神超入杳冥不騎孤鶴上三清多應
白簡迎將去即是朱陵鍊更生藥奠肯同
椒醑味雲謠空替薤歌聲武皇徒有飄飄
思誰問山中宰相名

和醉中即席贈潤卿博士韻

共是虛皇簡上仙清詞如羽欲飄然登山
凡著幾緉屐破浪欲乘千里船遠夢只留
丹井畔閑吟多在酒旗前誰知海上無名
者只記漁歌不記年

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

王謝遺蹤玉籍仙三年閑上鄂君船詩懷
白閣僧吟苦俸買青田鶴價偏行次野楓
臨遠水醉中衰菊卧涼煙芙蓉散盡西歸

去唯有山陰九萬陵

　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聊覲

風雅先生去一麾過庭才子趁歸期（[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毛詩傳士出牧）讓王門外開帆葉義帝城中望戟支
郢路漸寒飄雪遠湘波初暖漲雲遲靈均
精魂如能問又得千年賞傳詞

　襲美留振文安逸堂不赴次韵

詶謝

綺席風開照露晴紙將茶荈代雲脁縈絃
似玉紛紛碎佳妓如鴻一一驚毫健幾多
飛藻客羽觴寒零落映花鷺幽人獨自西窓
晚閒焚香捏反照明

　和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老思東極舊巖扉却待秋風泛舶歸曉焚
陽鳥當石磬夜禪陰火照田衣見翻經論
多盈篋親植杉松大數圍遙想到時思魏

闕只應遥拜望斜暉

　和褚家林亭

一陣西風起浪花遶欄干下散瑤華高窓
曲檻仙侯府卧蓄荒芹白鳥家孤島待寒
凝片月遠山終日送餘霞若知方外還如
此不要乘秋上海槎

　歸鴈

北走南征像我曾天涯迢遞奚應勞似悲

邊雲音猶若初背岳雲行未高月島栖防
暗繳風難斜起避驚濤時人不問衡陽意
空拾欄邊翡翠毛

　王先輩草堂

松徑隈雲到靜堂杏花臨澗水流香身從
亂後全家隱日校人間一倍[illegible]金綠[illegible]
加新品秋玉皇偏賜羽衣裳何如聖代彈
冠出方朔曾爲漢侍郎

句曲山朝眞詞二首 幷序

歲三月十八日句曲山道士朝眞于大茅峯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天程止信宿塵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截昇矣因作朝眞詞迎送各二解以自塞意

迎眞

九華簪笞寒泉急十絶幡搖翠微遞司命樅旌來下楚香抱簡凝神立殘星下照霓襟冷缺月纔分鶴輪影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送眞

縈雲鳳髻飄然解王鉞玄干儀先遣朝眞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沆瀣火鈴跳躍龍毛蓋腦映青青綴綷萬象銷沈一瓣間空餘月外閒殘珮

傷越

越谿自古好風煙盜束兵纏已半年訪戴、愁隨水遠浣紗人泣共埃捐臨焦類灑王師雨欲墮重登刺史天早晚山川盡如故淸吟閒上鄂君舡

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七言絶句詩

自遣詩三十首 幷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卧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與懷攪人思盜紛亂無緖且詩者持也謂

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
至三十絕絕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
必題爲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
下峰顔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重下孤村淅淅鳴病魂無睡洒來清心操
秖待東鄰曉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自難忘秖有風流共古長座上

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爲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戕高樓長綜
好鱠無因得乞取餘艎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紫花初在雜出少）水邊山曲更深村
終須揀取幽栖處老檜成雙便作門
除洞曾爲採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芝
敲折鏗然墮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嘆人間髮易華暗時心事許烟霞病來

前約分明在藥爐書囊便是家
艫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
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羊偘（[illegible]二切）多應自古豪解盤金箱置纖腰縱
然此事教癡得不博溪田二頃苗
偶然擕稚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
筆精如逸少懶能書字換摩鵝
昔聞莊叟逍遥夢又道韓生莽莽飛知有

姓名聊寄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重促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
也疑真宰恠休時猶未徧林巒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東風爭知
天上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晩動情憀亂和
殘照紛紛舞應索陽烏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淒凉月娥

遠

如有相思淚欲待方諸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閑身遠與溪雲作主人一夜
逆風愁四散曉來零落侍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秉興先秋解印歸我為
餘糧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斷來文似瘦蛟螭幽人
帶病慵朝起祇向春山盡日欹

雪梅詞

月澹花開夜已深宗家微詠若遺音　思

無溪書屋 雲西府堂觀 三字

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假採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橫截半江風有時
不耐輕挑興暫欲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溪
一夜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由是冠南朝臺和
殿下巴江柳十二旒前舞翠條
強撫蓬鬢整斜冠片燭光微夜思闌天意

南

最饒惆悵事單栖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
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鬪輸嬴
一派溪隨箸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
未碧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挑青翰破霞文越人
但愛風流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準擬差肩不近情佳麗

幾時腰不細荊王幸得致宮名
妃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爐人間
縱道鉛華少蝶翅新篁未肯無
貞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使家
竟換梁天子王整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不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
病客相逢背一夜寒聲減四肢
　別墅懷歸

東去滄溟百里餘沿江潮信到吾廬就中家在蓬山下一日堪憑兩寄書

野岸井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蔭(作)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柰有銀缾素綆何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勝良圖遥知賊膽縱橫破繞帳生犀一萬株

杜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櫓任諠鵶輕舟過去真堪畫驚起鸕鷀一陣斜

夜泊詠棲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向衡陽趁逐飛同是江南寒夜客羽毛單薄稻粱微

早行

冰寒孤棹[redacted]文直似乘槎去問津縱使

流

君虞無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

木蘭堂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和龔美春夕陪崔諫議櫻桃園宴

佳人芳樹雜春蹊花外煙濛月漸低幾度艷歌清欲轉流鶯驚起不成棲

和松江早春

柳下江飡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煙波足唯有沙邊水勃公

和女墳湖 卽吳王葬女所

水平波淡遶迴塘鶴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和泰伯廟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濕中堂邇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和宿木蘭院
昔吟清漏迢迢極月過花雨尚未眠猶憶
故山歡響枕夜來鳴咽似流泉
和重題薔薇
穠華自古不得久況是倚春春已空更被
夜來風雨惡滿階狼藉淚多紅
和春夕酒醒
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

不知新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和木蘭後池三詠
重臺蓮花
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比難過風情
爲與吳王近紅萼常教一倍多
浮萍
曉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
臨池重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

白蓮
素萼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
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
和重題後池
曉煙清露暗相和浴雁浮鷗意緒多却是
陳王詞賦錯枉將心事託微波
和胥門閒泛
細槳輕撑下白蘋故城花謝綠陰新當無

今日遇名士試問南塘著屧人
襲美初植松桂偶題
軒除冉冉移斜日寒韻泠泠入曉風煙格
月姿曾不改至今猶似在山中
和館娃宮懷古五絕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
八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
一宮花渚漾漣漪倭墮鴉鬟出繭眉可料

座中歌舞袖便將殘節拂降旗
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
最應沾恨血至今春草不勻生
江色分明練遶臺戰帆遥隔綺疏開波神
自厭荒淫主句踐樓舡穩帖來
寶袜香綦碎曉塵亂兵誰惜似花人伯勞
應是精靈使猶向殘陽泣暮春

和虎丘寺西小溪閒泛三絶

樹繞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
一里千萬曲直是漁翁行也迷
荒柳卧波渾似困宿雲遮塢未全凝雲情
柳意蕭蕭會若問諸餘總不知
每逢孤嶼一倚檝便欲狂歌同採薇任是
煙蘿中待月不妨歌枕扣舷歸

和天竺寺八月十五夜桂子

霜實當閑秋半夜天台天竺墮雲岑（舊說中天竺寺有桂）

且〔一作〕如何兩地無人種却是湘灘是桂林

戲題襲美書印囊

鵲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應笑
休文過萬卷至今誰道沈家書

和釣侶二章

一艇輕撐看曉濤接籬抛下漉春醪相逢
便倚蒹葭泊更唱菱歌擘蟹螯
雨後沙虚古岸崩魚梁移入亂雲層歸時
月墮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

和寄同年韋校書

萬古風煙滿故都清才搜括妙無餘可中
寄與芸香客便是江南地里書

和初冬偶作

桐下空堦疊綠錢貂裘初綻擁高眠小爐
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

和醉中寄一壺并一絶

酒痕衣上雜莓苔猶憶紅螺一兩盃正被
遶籬荒菊笑日斜還有白衣來
和再韻
堦下飢禽啄嫩苔野人方倒病中盃寒疏
責卻還沽喫可有金貂換得來
和重玄寺雙矮檜
可憐煙刺是青螺如到雙林誤禮多更憶
早秋登北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醉中戲贈襲美
南北風流舊不同傖吳今日若相通病來
猶伴金盃滿欲得人呼小褚公
潤卿遺青飿飯
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餐自笑
鏡中無骨錄可能飛上紫雲端
文讌招潤卿博士辭以道侶將
至一絕寄之

僊客何時下鶴翎方瞳如水腦華清不過
傳達楊君夢從許人間小兆聽
再招
遥知道侶談玄次又是文交麗事時雖是
寒輕雲重日也留花簟待徐擕
齊梁怨別
寥寥缺月看將落簷外霜華染羅幕不知
蘭棹到何山應倚相思樹邊泊

玩金鸂鶒戲贈襲美
曾向溪邊泊暮雲至今猶憶浪花羣不知
鏤羽凝香霧堪與鴛鴦覺後聞
閒居雜題五首（以題十上字爲韻）
鳴蜩早
閒來倚杖柴門口鳥下深枝啄晚蟲周步
一池銷半日十年聽此鬢如蓬
野態真

君如有意眈田里予亦無機向藝能心跡

所便唯是宜人間閑道家先憎

松間耕

予山園靜僻幽木公幹詞清詠華門月上

風微蕭灑甚斗酵何惜罝盈樽

飲巖泉

巳甘茅洞三君食又買桐江一朶山巖子

瀨高沬浪白水禽飛盡釣舟還

乖　烏

當軒鶴

自笑與人華好尚田家山客共茶車千時

未似接廬雀烏道間携相齎書

藥名離合夏日即事三首

來屐着來幽砌滑石泉煎得遠泉甘草堂

柢待新秋景天色微涼酒半酣

避著家須從朴野葛巾筠席更相當歸來

又好來涼釣藤蔓陰臥著雨香

山

窓外晚篆還自春柏烟蘭露思晴空青箱

有意終須續斷簡遺編一半通

和懷錫上藥名離合二首

鶴伴前溪栽白杏人來陰洞寫松枯蘿深

境靜日欲落石上未眠聞遠鐘

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

莫怪勢詩蒙本是吳吟蕩槳郎

和懷鹿門縣名離合二首

案田　楢

雲客宴桃無非白水色侵磯直是藍田種

紫芝飡可壽春來何事戀江南

竹溪深處猿同宿松閣秋來客共登封還

古苔侵石鹿城中誰解訪山僧

寄題天台國清寺齊梁體

峯帶樓臺天外立明河色近罘罳濕松間

石上定僧寒半夜楢溪水声急

和諫議訓先輩霜菊

紫莖芳艶照西風秖怕霜華掠斷叢
病夫難強飲應須逮白召車公
寒食古人名
初寒閒詠緋細立欲謝玄開早晩開昨日
登樓望秋色魚梁鳴雁幾多來
和皁橋
横絶春流架斷虹凭欄猶思五噫風今來
未必非梁孟却是無人继伯通

和襲美悼鶴
郢都香稲字重思遥想飛魂去未飢争奈
野鵶無數健黄昏来占舊棲枝
和酔中襲美先起
莫唱艶歌凝翠黛已通仙籍在金閨他時
若寄相思淚紅粉痕應伴紫泥
和酒病偶作
柳踈桐下晩牕明秖有微風為析酲唯欠

白綃籠解散（解散王晩髻名侍人皆慕之也）洛生閒詠兩三聲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相滞未容迴月明
階下牕紗薄多少清香透入来
和同潤卿寒夜訪襲美各惜其
志韻
醉韻飄飄不可親掉頭吟側華陽巾如能
跂脚南窓下便是羲皇世上人

和寒夜文讌潤卿有期不至
細雨輕觴玉漏終上清詞句落吟中松齋
一夜懐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
移石盆
移得龍泓潋灔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
盡日澄心坐倒影新篁一兩竿
石竹花詠
曾看南朝畫国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

莫共金錢鬪買卻春風是此花

□月望卷六十三日往西山在舟中校舟行欹側筆勢歪斜手發戰不成字十五晚歸十六酬應一日至十七始校此卷七至卷十一時同山行遇風頸中作痛幾不能抑頭裸為困吾聊藉校勘以破寂寥 小春望後二日 [illegible]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七言絶句詩

和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凍醪初漉嫩如春輕蟻漂漂雜蘖塵得伴方平同一醉明朝應作蔡經身

圓載上人挾儒書歸日本國

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遣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

聞砧

聞砧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牕一夜西風高浪起不教歸夢過寒江

秘色越器

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

景陽宮井

古塜煙埋宮井樹陳主吳姬墮泉處舜沒
蒼梧萬里雲却不聞將二妃去

江南二首

便風船尾香秔熟細雨層頭赤鯉跳待得
江飧閒望足日斜方動木蘭橈
村邊紫荳花垂次岸上紅梨葉戰初莫怪
煙中重回首酒家青紵一行書

溪思雨中

雨映前山萬約綠鷿聲銜破似鳴機無端
織得愁成段堪作騷人酒病衣

江城夜泊

漏移寒箭丁丁急月掛虛弓靄靄明此夜
離魂堪射斷更須江笛兩三聲

宮人斜

草著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人須知
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

度　線

送棊客

滿目山川似勢棊況當秋雁正斜飛金門
若召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

漢宮詞

招靈閣上寛旌絕梁栢臺中珠翠稠一身
三十六宮夜露滴玉盤青桂秋

上清

玉林風露寂寥清仙妃對月閒吹笙新篁

冷澀曲未盡細拂雲枝棲鳳鸞

秋荷

蒲茸承露有佳色荄葉束煙如勸擧盈盈
一水不得浸冷翠遺香愁向人

有別二首

且將絲紵繫蘭舟醉下煙汀減去愁江上
有樓君莫上落花隨浪正東流
池上已看鶯舌默雲間應即雁翰開唯愁

別後當風立萬樹將秋入恨來

病中曉思

月墮霜西竹井寒轆轤絲凍下瓶難幽人
病久渾成渴愁見龍書一紙乾

送友之湖上

故人溪上有漁舟竿倚風蘋夜不收欲寄
一函聊問訊洪喬寧作置書郵

寒日逢僧

瘦脛高褰梵屐輕野塘風勁錫環鳴如何
不向深山裏坐擁閒雲過一生

冬郊

挪汀斜對野人廳零落衰條傍晚江正是
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

寄友

啟亭寒夜溪聲裏同聽先生講太玄工得
靈探不回首釣竿猶在五湖邊

次

島樹

波濤激苦盤根淺風雨飄多着葉遲迴出
孤煙殘照裏鷺鷥相對立高枝

頭陀僧

萬峯圍繞一峯深向此長修苦行心自歸
雪中歸鹿跡天明恐被獵人尋

晚渡

半波風雨半波晴漁曲飄秋野調清各樣
逐船過村去笠聲蓑袂有殘聲

贈老僧二首

枯見自同霜裏木餘生唯指佛前灯少時
寫得坐禪影今見問人何處僧
自有家山供衲線不離溪曲取庵茅舊曾
聞說林中鳥定後長來頂上巢

憶山泉

一夜寒聲來夢裏平明看屐到聲邊心期

盛夏重過此既郤倚衣石上眠

白芙蓉

瀲灔相對卻成勞月榮風裁箇箇高似說
玉皇親誦蹤至今猶着水霜袍

嚴光釣臺

片帆竿外拂清風石立雲孤萬古中不是
狂奴爲故態仲華爭得黑頭公

讀陳拾遺集

蓬顆何時與恨平蜀江衣帶蜀山輕尋聞
騎士梟黃祖自是無人祭禰衡

吳宮懷古

香徑長洲盡棘叢奢雲艷雨祇悲風吳王
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

送琴客之建康

蕙風杉露共泠泠三峽寒泉漱玉清君到
南朝訪遺事柳家縱鎖舊知名

閨怨

白拾行人又遠遊日斜空上映花樓愁緣
隨絮相逢着絆惹春風卒未休

丁香

江上悠悠人不問十年雲外醉中身殷勤
解却丁香結縱放繁枝散誕春

種蒲

杜若溪邊手自移旋抽煙劍碧參差何時
織得孤帆去懸向秋風訪所思

范蠡

平吳專越禍胎深豈是功成有去心句踐
不知嬈烏喙歸來猶自鑄良金

山僧二首

山蘚幾重生草屨澗泉長自滿銅缾時將
如意敲眠虎遣向林間坐聽經
一夏不離蒼島上秋來頻話石城南思歸

瀑布聲前坐却把松枝拂舊庵

上雲巢

青藤作筰桂為船白兎擣藥蝦蟇丸便浮
天漢泊星渚回首笑君承露盤

眠

一簟臨牕薤葉秋小簾風蕩半離鈎蒐清
雨急夢難到身在五湖波上頭

行

尋人直到月塢北覔鶴便過雲峯西只今
猶有踈野調但繞萋苔風雨畦

侍

橘下娛情香染巾竹邊留思露搖身背煙
垂手盡日立憶得山中無事人

吟

憶山搖膝石上眺懷古拄頭溪畔凉有時
得句一聲發驚起鷺鷥和夕陽

食

日午空齋帶睡痕水蔬山藥薦盤飧林烏
信我無機事長到而今下石盆

坐

偶避蟬聲來隙地忽隨鴻影入遼天閒僧
不會寂寥意道學西方人坐禪

新沙

渤澥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

有路教人到應亦年年税紫芝

鄴宮詞二首

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潔宮房可知
遺令非前事却有餘薰在繐囊

花飛蝶駭不愁人水殿雲廊別置春曉日
靚粧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

古別

倭人左手把長箭欲射日烏烏不棲何事

離情畏明發一心惟恨汝南雞

高道士

峨眉道士風骨峻手把玉皇書一通東遊
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

譏食

孔融不要留殘膾庾悅無端惜子鵝香稻
熟來秋菜嫩伴僧飡了聽云何

寄遠

縹梨花謝鶯口吃黃犢少年牛未歸畫扇
紅絃相搀映獨看斜月下簾衣

山中僧

手開一室翠微裏日暮白雲棲半間白雲
朝出天際去若比老僧猶未閒

洞宮秋

濃霜打葉落地聲南溪石泉細泠泠洞宮
寂寞人不寐坐見月生雲母屏

建昌宮詞二首

門

金鋪零落獸鐶空斜掩雙扉細草中日暮
烏歸宮樹綠不聞鴉軋閉春風

階

草没苔封疊翠斜隨紅千葉擁殘霞年年
直爲秋霖苦滴陷青珉隱起花

懷宛陵舊遊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山李白樓惟有
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松石曉景圖

霜骨雲根慘澹愁宿煙封著未全收將歸
與說文通後寫得松江岸上秋

釣車

小輪輕線妙無雙曾伴幽人酒一缸洛客
見時如有問颭煙衝雨過桐江

漉酒巾

靖節高風不可攀此巾猶墮凍醪間偏宜
雪夜山中戴認取時情與醉顏

華陽巾

蓮花峯下得佳名雲褐相兼上鶴氅須是
古壇秋霽後靜焚香炷禮寒星

方響

擊霜寒玉亂丁、花底秋風拂坐生王母

閑看漢天子滿猗蘭殿珮環聲

白鷺

雪然飛下立蒼苔應伴江鷗拒我來見欲
扁舟搖蕩去倩君先作水雲媒

溪行

晚天寒雨上灘時他已揚舲我尚遲自是
檣低帆幅少溪風終不兩般吹

太湖叟

細槳輕船買石歸酒痕狼藉徧苔衣攻車
戰艦繁如織不肯回頭問是非

答友

荆卿雄骨化為塵燕市應無共飲人能脫
鷫鸘來換酒五湖賒與一年春

偶作

酒信巧為縲病緒花音長作嫁愁媒也知
愁病堪回避爭奈流鶯喚起來

春思二首

竹外麥煙愁漠、短翅啼禽飛嘅、此時
憶着千里人獨坐支頤看花落
江南酒熟清明天高、綠旆當風懸誰家
無事少年子滿面落花猶醉眠

訪僧不遇

棹倚東林欲問禪遠公飛錫未應還蒙莊
弟子相看笑何事空門亦有關

謝山泉

決決春泉出洞霞石堰封寄野人家草堂
盡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

洞宮夕

月午山空桂花落華陽道士雲衣薄石壇
香散步虛聲杉雲清冷滴栖鶴

峽客行

萬仞峰排千劍束孤舟夜繫峰頭宿雲溪

雪壞蜀江傾灔澦朝來大如屋

江邊

江邊日晚潮煙上樹裏鵝鵝桔槔獨無因
得似灌園翁十畝春蔬一藜杖

鷹

枕狀蹤容晚向欹秋煙脉脉雨微〻逆風
障燕尋常事不學人前當妓衣

開元

玉龍子

何代奇工碾玉英細髯纖角盡雕成煙乾
霧情君心苦風雨長隨一擲聲

照夜白

雪蚪輕駿步如飛一練騰光透月旗應笑
穆王抛萬乘踏風欺露向瑤池

舞馬

月窟龍孫四百蹄驕驤輕步應金鞞曲終

似要君王寵回望紅樓不敢斷

雜伎

拜象馴犀角觝豪星丸霜劍出花高六宮
爭近乘輿望珠翠三千擁赭袍

雪衣女

嫩紅鉤曲雪花攢月殿棲時片影殘自說
夜來春夢惡學持金偈玉欄干

繡嶺宮

繡嶺花殘翠倚空碧窓瑶砌舊行宮閒乘
小駟濃陰下時擧金鞭半袖風

湯泉

暖殿流湯數十間玉渠香細浪回環上皇
初解雲衣浴珠棹時敲瑟瑟山

荊溪早景題杜秀才水亭

曉和風露立晴煙秖恐腥魂涴洞天雲肆
有龍君若買便敲初日鑄金錢

翠碧

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
漸生魚易得莫辭風雨坐多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體詩

水國

水國不堪旱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菼少敢
言魚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
梁見況是乾苗結子踈歸時秖得藜羹糝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
起雙棲鳥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
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曲塗荊棘間

彼農 四言二首

世路峨險浮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
蕘烏而序踆烏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腊

大耋既紿童子未舊音注以貝以戢恚爵悉鉏我慕聖道我躭古書小倦於學特遊汝廬有飯一盛其豐其疏有絺一緎不襟不袪所謂飢寒汝何逭歟

又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書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訛旱氣赤地遺其豐山栗歛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

鋭于旻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媟悍吏

曉起即事因成廻文寄襲美

平波落月吟閑景暗幌浮烟思起人清露曉垂花謝半遠風微動蕙抽新城荒上處棲童小石斜分來宿鷺馴暗寺野尋同去好古碑苔字細書匀

回文

靜煙臨碧樹殘雲背精樓冷天侵極戍寒月對行舟

奉酬苔雨見寄

松篁交加午陰黑別是江南煙靄國頑雲猛雨更相欺聲似虓號色如墨茅茨裏爛膚生衣夜夜化為螢火飛螢飛漸多屋漸薄一注愁霖當面落愁霖愁霖爾何錯滅項於余奚所作既不能賦似陳思王又不能詩似謝康樂曹有愁霖賦謝有苦霖詩昔年曾過杜子美亦得高歌破印紙償曾撚攬大筆多為我才情也如此高揖愁霖詞未已披文忽自皮夫子哀絃怨柱合為吟恍我窮樓邊櫳裏切悲怨冀何由起末欲陵天叩天耳其如玉女正授壺笑電霏霏作天喜我本普無一稜之田平生爾擻空漁舡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光底天去歲王師東下

恚、揄兵粟盡民相逃伊余不戰不耕人敢
怨忝黎無務粒不發、受性固如親千姿萬
態分毫楚唾壺虎子盡能執齒背折枝無
所辭有頭強方心強直挎柱頰風不量力
自愛士名野史中牢論抱國荒城倒准君
浩歎非庸人分衣叛飲來相親横眠木榻
忘華薦對食露葵輕八珍、欲窮玄鳳未白
欲悚仙餘尚隔不如驢入醉鄉中只恐醉

鄉田地窄

夏日閒居作四聲詩寄襲美

平聲

荒池菰蒲深閑堦莓苔平江蓮松篁多人
家簾櫳清為書淩遺編調絃夸新聲求懽
雖殊途探幽聊怡情

平上聲

朝烟涵樓臺晚雨染島嶼漁童驚狂歌艇

17

子喜野語山客堪停杯柳影好隱者年華
如飛鴻斗酒幸且樂

平去聲

新開窗猶偏自種蕙未遍書籤風搖閑鈎
掛霧破見耕耘閑之資慵詠性寂便希夷
全天真誰要問貴賤

平入聲

端居愁無涯一夕髮欲白因為鷺鷥吟忽

憶鶴骨客手披丹臺文腳着赤玉舄如蒙
清音酬若渴及月夜

酬苦雨四聲重寄三十二句

平聲

幽棲眠疏窗豪居憑高樓浮漚驚跳丸寒
聲思重裘琳前垂文竿巢邊登輕舟蟬無
束草田蓬生魚乎憂

平上聲

層雲愁天低久雨侍檻冷綠禽藏荷香錦
鯉遠島影心將時人乖道與隱者靜桐陰
無深泉所以選短綆

平去聲

烏鵲俱洸光晝夜悵暗度何當來雲觸面
見工帝想臣言陰靈欺詔用利劍付廻車
誅庫姦自散萬籟怒

平入聲

危簷仍空階十日滴不歇青莎看成粧白
菊即欲凌吳王荒金樽越妾扶玉慝當時
蛘愁寂亦若惜落月

疊韻雙聲二首

疊韻山中吟

瓊英輕明生石脉滴瀝碧玄釦仙偏憐白
蹟客亦惜

雙聲溪上思

溪空唯容雲來密不隕雨迎漁隱肤間安
問話鶺鴒

疊韻吳宮詞二首

廣榆吳都妹舂聽便殿宴遊迎新春人轉
面見戰箭

又

紅攏通東風翠珥辭易歷平明兵盈城弃
置逐至地

惜花

人壽期滿百花開唯一春其間風雨至旦
夕旋為塵若使花解愁愁於看花人

和胥口即事 六言二首

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廻汀
隱隱心隨挂席搖搖白蘋知秋露裹青楓
欲蒼烟鏡冥問吳趨行樂酒旗竿倚河橋

把釣絲隨浪遠來蓬衣染香濃綠側紅飄
歛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沈(魚)鷗鷺鶿聲隣
村送客朧鄉即是清霜到野乘閒莫厭來
重

聯句詩

寒夜

靜境揮神凝寒華射林欽(鎭)清知思緒斷
爽覺心源澈(休日)高唱憂金奏勤詠鏗玉節
(錫逾)我思方沈寥君詞復凄切(休日)況聞風望
上搖落殘凍雪(鎭)瑯爾萬籟清皎然諸霽
識(休日)雨聰客無夢南浦波應結(鎭)河光正
如鉤月晃方似玦(休日)短燼不禁挑冷毫看

欲折(鎭)何夕重相期瀾影還爲設(休日)

關元寺樓看雨

海上風雨來撤轟雜飛電登樓一凭檻蒲
眼蛟龍戰(鎭)須臾造化慘倏忽堪與變萬
戶弩弋鋌千家披組練(休日)摩飛拋輪石雜
下攻城箭點急似擢胃行斜如中面(鎭)細
灑霓空冷積飄目眩眩垂簷珂珮喧摐瓦
珠璣濺(休日)無言九陵遠騁息馳應遠宦處

正垂組微時又懸綫(鎭)寫作玉界破吹爲
羽林旋翻傷列缺勞却怕豊隆倦(休日)遠矚
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蟬深簷尚
藏燕(鎭)殘雷隱轔盡反照依微見天光翠
似磨湖彩艷於練(休日)踈帆退前渚晩磬分
深殿接思强揮毫窺詞幾焚硯(鎭)信果爲
皮几輕明白羽扇畢景好踈吟餘涼可清
宴(休日)君其下高登借引遥深既厭薛淨鋪

庭低松濕垂髯韻齋明乍虛谿林霽逆蔥
蒨早晚重登臨欲去多離戀叶

北禪院避暑 院舊爲戴顒宅後羽數捨爲中居之

歎蒸何處避來入戴顒宅道遥既罕交故
蹊拋經策絕攀林下風偃仰澗中石叶殘
蟬煙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煩襟蕭然
拂禪伯藤懸疊霜坑挂倚支雲錫韻清陰
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逞勝鎖

菘席魚眺上紫芝蝶化綠青肆叶心是玉
蓮徒耳爲金屋歐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
易豈獨斯章編幾將刑鐵擿韻天書既屢
降野抱靜自適一入承明廬肝衡論今昔
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叶既起謝儒玄
亦翻商羽冀封章悱悱遥夢寐江湖白振
落函谷歷高歌華陽情韻詔去雲無信歸
來鶴胡識平病奪午公全歸捕魚客少微

光一照落此芒碌索叶釋子問池塘門人
慶幽顧、堪悲東序實忽變西方籍不見安
兵詩空懷康樂屐韻高名不可致勝境徒
堪惜墨沼轉踪蕪玄齋蹤閱寂遥遥不能
去凉飈荔杉栢叶日下洲島清煙生葯剪
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遊
還來雪山覓韻

寂上人院

瘦床空默坐清景不知斜暗數菩提子閒
看薜荔花叶有情唯墨客無語是禪家背
日聊依桂嘗泉欲試茶韻石形蹲玉虎池
影閃金蛇經笥安巖匿餅囊挂樹椏叶傳
滄海外龕寄白雲涯竹色寒凌箔燈光靜
隔紗韻趁幽翻小品逐勝講南華茲彩融
黃露蓮衣染素霞叶水堪傷聚沫風合落
天葩若許傳心印何辭古堞賒韻

開元寺避暑懷魯望

煩暑雖難避借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
滑似龍漦(休相)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
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綫)望塔青猶識登
樓白鴿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筠篁
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譯蟬噪少凉步鶴
隨遲(休日)煙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
地說閑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
欹懷君蕭灑處孤夢繞梁恩(綫)

藥名

為待防風餅須添薏苡杯(綫)香燃柏子後
罇泛菊花來(休相)石耳泉能洗垣衣雨為栽
(綫)從容犀局靜斷續玉琴哀(貫)白芷寒猶
採青箱辟尚開(休相)馬銜衰草臥烏啄蠹根
迴(綫)雨過蘭芳好霜多桂末摧(貫)朱兒應
作粉雲母詎成灰(休相)藝可屠龍膽家曾近

鶯胎(綫)墻高牽薜荔障軟撼玫瑰(貫)鵠鼠
啼書戶蝸牛上硯臺(休相)誰能將藁木封與
玉泉才(綫)

寒夜文宴

文星今夜聚應在斗牛間(休日)載石人方至
乘槎客未還(貫)送觴繁露曲徵句白雲顔
(綫)節奏惟聽竹從容只話山(休日)理窮傾秘
藏論猛折玄關(貫)郢酒分中綠巴牋擘處
殷(綫)清言閑後醒強韻壓來艱(休相)犀柄當
風揮瓊枝向月攀(貫)松吟方喋喋泉夢憶
潺潺(綫)一會文章盛昭明不可刪(休相)

報恩寺南池(皮日休有高氏園作)

古岸涵碧落(綫)虛軒明素波坐來魚陣變
(休日)吟久菊多秋草分衫露(魏)危橋下竹
坡遠峯青髻亞(綫) 鄴和趙論寒仍講(休相)
支硎僻亦過齊心曾養鶴(魏)揮翰好邀鶯

倚石收箏樂 臨溪籍淺莎桂花
精似拭 荷鏡朧如磨翠出牛頭聳 首
深馬蹄跛 傘欲從野岸鏡巾側任田
歌阮阿扣彩綫 杖隅槍拋粧香飛僧印
火焰泉急使鑠珂菱鈿真堪怙 籌綠亦
好花幾時無一事 相伴着煙蘿

夜會問答十首

寒夜清 叢外遐々星斗明況有蕭閒洞
中客吟為紫鳳呼鳳聲
瘦木杯 杉贅楠瘤剜得來莫怪家人
呼達笑渠心紙愛黃金罍
路霞琴 寥々山水楊清音玉皇仙馭碧
雲遠空使松風終日吟
蓮花燭 亭々嫩蘂生紅玉不知含淚悲
何人欲問無由得心曲
金火障 紅獸飛來射羅幌夜來斜展
掩深爐半睡芙蓉香蕩漾
憶山月 前溪後溪清復絕看々又及
桂花時空寄子規啼處血
錦綜瘡 碧香紅膩承君宴幾度開眠却
覺來彩鋪飛出雲濤面
懐溪雲 漠々閑籠鷗鷺靡有時日暮
碧岩將合還被漁舟來觸分
霜中笛 落梅一曲瑤華滴不知青女
是何人三奏未終頭已白
月下橋 風外拂殘衰柳條倚欄干處
獨自立青翰何人吹玉簫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笠澤陸　龜蒙字魯望

賦

春寒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悽願曰
春寒王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
大王之宮後庭女子先詔洪波浮其空幽
怨積其中不得不雨不得不風風横雨斜

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
低迷其狀也惘悵理難辨而詞作色雖莊
而意蕩明以薰鑪留連繡帳相連置酒則
少酡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窗戶遠
池塘綠輕長通花怯愁當遊烽為之絕跡
好鳥為之深藏齊紈失色越絮騰光掩抑
兮幽襟更遠連牽兮別緒彌長芳神失職
陰御爭強朝耕犢戰暮餡蠶僵民病如此

君何勿傷襄王於是下席釋謝撤燕罷宵
嬪嬙以黃金為玉壽然後返駕於高唐

後風　并序

余讀玉溪生風賦有就顏避師之歎似
未知風賦以論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
小人趨時又變顏色棄瘠逐腴乃風之賊

杞菊　并序

天隨子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
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采
擷之以供左右盃案及夏五月枝葉老
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拾掇不已
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
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
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
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

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遑而作杞菊賦
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包寒互綠或頳或茗煙披雨沐
我衣敗綿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
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
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苔 并序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置苔之狀則有之

勸之道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
旨廢因復為之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徑秋蕪苔植辭方抱圓
果紫疊碧始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給地於
荒畦之側侵竹塢而縱步占蘭畹而盈尺
聚色何似嘉名孰為高有瓦松卑有澤葵
散巖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衣在屋曰昔
邪在藥曰陟釐音狸買欲緡錢之美香聞丈

紉之奇或薜或莚徐或鮮或菭音台諫含
姿而是類斯處物以隨時則有衛霍天姻
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借
塗拚階綠緘玉牀丹徹之象畫帳蒼梧之
翠禿頭露祿不必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
叶四凶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
苔也梁婕妤之輦追晚偏青封廷尉之門
經秋更綠彼失寵以亡家者鮮不惻哭則

看林搪睬薄衛祕蕭條芽荄上古机拾字
南朝畫僵則書瑤畫聖晡歸則婦鸝兒樵
溝通壞塗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沫聚霜
乾則鶴剔翎飄浪來君而蠖屈庭下命而
龜無窒敓痕挑樹挂風獸山無償買隱有
調招斯苔也周內宋宿酒壺邊烟欲愿起
屈大夫携衣砧上黛點情銳彼遺形而教
忘者能無獨語：曰苔之生兮自君人有

哀兮有樂哀者貴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
者安噫哀樂兮何時止貴賤循環兮而後
已

蠶 并序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
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
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
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
藝麻績縕實初書竅十奪四五民心乃離
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官誤益覺盡取從已嗚呼既蔡而烹蠶實
不
病此伐桑滅蠶民下凍死

自憐 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腎甚虛而氣
益感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

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爲窮
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
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
且疾雖無憂乎憂既盈矣雖無傷乎人
既傷矣雖不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
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兮患
而行諸聖人耕吾亦耕聖人漁吾亦漁聖
人窮或過予是聖人違會不依於既不獲
榮既莘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及其巢顛
許散髮而頹鵝居寧幽憂之情抱將退伏
於林廬頭之積兮縈其疏拔羅以虛頭之
栲兮藉其儲涵瀆乃潛旁無根兮上無初
退不足兮進有餘光寒束縮後填數舒首
蓬髮以半散支膝齊而枯睞中躁兮熠炮
之蠶外撓兮冠帶之徂陵兢兮上坂之馬

軲摠兮摸沙之魚行則左尺而右拭卧則夕擁而晨袪冒忌者即席書擎責功者越月紆徐㾓寧忘起慎亦懷撼天難致問道晝何如孟子之言得失盡信不如無書蛙鼃咸取其三二策而已又焉知是歟非歟車綠脣師曠瞽乎則視瞭而言諂郝子跛行父禿乎則趨蹌而櫛沐章固陋而或全豈乖離乎肅躡敔諌皷不隊進善旌不[illegible]

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苟吾君吾相不閒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蕤繊而去槃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未繘井羸其瓶凶歎水德之莫及衰吾材之不試徒抱影以中沚一竭在木兮柯殤葉㾓寒暑三腐兮吾寧槃衰服猛鷙兮捕龍蠕吾無力丈大㪽爲兮張

孔姬吾其庶幾託斯文之赴愬冀君子之攸宜苟家聾户塞之弗寤老死空山兮已而

□舍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詠蔣扉以蓬篨笆籬搜徹方寶虛辣簷甲欹而立恒樓户偪側而行趑趄蝸旋項陸龜拆旁塗夕吹入面朝陽縣膚左有牛棲右有雞居將行

燈遲未起啼鴉罣從野進反巷因拘天隨子桃然而呼復自課曰祿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

無耕爲工商與有沮溺之贊以仁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說爲蓋仕不愧祿而攜政咸卑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治商民弃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事貴商之

仕射其肥而囿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
之究堅之器人胡有無之備莫不由是加
以工多而下寡不勝剝喪之害轉徙盜聚
而完識焉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還之將操
新書抱野史上于天子之有司如悲豈之
跳梁於風雨自顛蹙乎龍耤不其遠而迷
而有牛角々有田恭々不值歲惡衣牢孔
飢今則陽亢而驕苗涸而萎十穗百秆穫
夫浮決館於是粥於是信夫禹銘之我欺
彼為聖人儉者茅茨勞者胼胝顧余怵夫
勤惰何疑有餘在下者畢舜之德毋惟汝
諸者授焉之辭不舉不授雖聖明為乃繼
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肩濤
勝利我錢鑄聊以卒歲吏使東作

孔子曰　求志 有序

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

尚乎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狀
而誦之作求志賦
詰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
也百無一厚者惟古學庶幾乎可婚嗚呼
師道之不存安能盡識乎疑義樂夫子之
春秋病三家之君雖得郯趙疏鑿之與損
益然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
聖人之遂獻長風廓其塵翳赫日臨乎大
幽又似乘聖馬良善御者涉乎康莊萬騤
区舟工延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就貫如葙
之發抽伊尹和齊於五味箕子敘分乎九
疇將夫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宜乎誼
齊使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謙公羞以淹
朕遂私滅而防僭亂周千載之遺法發
一辭而可判況先生之指歸屹汝濤而呼
昇雖熊昧而不闢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

客

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決疑而已矣吾謂斯
言之不誣

擲李花 乳傳五年作

試問花翁得擲李之春叢移來砌下出自
山中長露潤雨迴濃巖風曾不得次玉堂
而展低艷承晝闌而還數紅疵在芳菲之
數枝乎造化之功猶粗歎見猶梢屢積一
枝上纔萬其房等上萬中消參其奔白豆
挑以天而莽以華芍藥為贈兮芙蓉可嘉
訝為剪緗綺碎明霞鳳葆總瓏於水殿咒
禱揜莽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颿蕊氣落幽
閨恐別之夢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宋陵
聖毋冶態嫣妍近辭北闕倦人態容委墜
嗟其結萼笞之地抱林叢之姿媒音拜而
相吾驚能言而見欺香悴墜少甯想颿遲
當盈者不顧守道老應知請看嵇康高士

傳芰信長安輕薄兒 徵涼 戊戌七月作

梆梧既謝 一作梆梧 屈原增傷芰先鴈敗柳徇
犀荒日落深宮十四等皆為靡絕雲愁大
澤九百里盡欲飛揚著遠霄長未長傍實
階 一作擲 以尋冷當綺疏而薦香颯颯拂拂情
悄悵悵看團扇以搖清泥瑤琴而泛碧石
穩將卧節輕欲把沈尹見王鈞佳詠不覺
書之謝傳感栢伊哀箏無端澤下草栖結
早共賞情多應從遠鑿定降明河病樹一
枝度日空懷越奏輕帆十幅秉秋好唱湘
歌殺浩休談揚孔自舞粉初漬而題婿靡
適消而盡古正在安榴館裏寂寞鏡潛暫
登酸棗臺時凄涼付庾賸生草被睛着金
榛 一作林 銖減舜斛斛量慈草玄者逐貧無暇掃
附者結客而勝萊兩陵邊有魏王常開之

樂夕陽池上有探姬曾蕩之舟恨鎖殊娃
衿披遠水露桂方澹風篁或倚那使之餘
冷猶在江令之宿醒初起道氣全衰靜情
過馭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挂雁鄉武花君
怨別青宮建傷未已

中酒

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須於九死諒無
款於餘醒窓間落月枕上賤更意欲問而

無聞夢將成而不成心情〻目瞠、愛靜
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才達獨絲
適別思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
尉之建辭不可同行氣殘文錦神離色江
前款已誓於拋擲往事空經乎思慮有識
卑擒靈嚳之伍我顧先登有殛狄放社之
君臣能執御筆對疑當拔須樹乎麴封塘仲
桂碎光鐘先列美穗次則真龍編虎髯者

寧教畔去持蟹螯者不要相違欲倚還眠
將詞又默深窮舞實之境別有凄涼之域
黃昏細而遠途而不到長亭白晝縈華夫
意而初歸故國背枕求穩牽幃就累愁應
乎子兮與渴是相如傳得感物逾嗟懷仁
又惻謝月鏡共王清去〻不乏風流杜蘭
香別張碩來〻更無消息冠纓不御杯棋
空陳徒殘鶯〻之靜漫費程〻之唇乎心

表異然掌釋琦剪重夢萱豆採泮宮芹周
子之蔬向晚厚節之韭初春加以飲川桂
盃顏谷榆人雖馳心於萬品且志味於鹽
辰莫話三年誰云五斗從齊奴車騎如水
任阿寧風姿似挪仙莫得而妹艷何能而
有髯毫麾近遊雲母不足驚心琥珀刎將
還玉兒未能迴首或乃強近廣文力答麾
書落魄不盡厭伊有餘稱榆精頻整解散

圃傭栎下士蔚尋諷蝦蟇誠堪竊笑莊周
子化爲蝴蝶實是憑虛容曰雖鯖鲊能珍
徵風可折豈比夫搯花竹葉之味邵水之
請中山之望必能釀骨施頹潛消晴釋況
前覆乃後車之警獨行爲衆人之擀不然
吾將受教於聖賢敢忘勸伯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笠澤陸　龜蒙　字魯望

賦

幽居 并序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閭閈
不通人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然居則仲
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閒
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有之矣
既抱幽憂之疾復爲低下之居乃作幽
居賦其序云

余少學窮五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
疣其材也戴瘿銜瘤居無養拙之資出
有倦游之歎初張逸夫嘗遣志於四方
末佩　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
而吾德全衰門等書平材蕪魏邵潄清
芳而鎖俗進雅望於圖形苟易乃天下
衷儀裘秀爲朝緒領袖朱輪十乘紫誥
千篇炳居星辰焕乎竹帛俯觀圖諜珍
厚孫謀五男蕭餘賜書零落添工酒保
幾欲沈淪故栗空桑屢糖摧折劉起劉
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
之志忍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
於龜腸扣兵鈐於魚腹窮年學劍不過
白猿隔日伏庖未逢黃鵠止則葭墻艾

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覩於碁枰叔
夜還瞑於鍛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
枯因推蓂別爲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
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
同伏氏初陳視槩漸入精微探柘範之
智囊摇張憑之理窟遣其耳目然後爲
之聰明差若毫氂焉足言乎大小加以
病惟闌嫽力止戢嬋原情非翡翠之榮

鍾鼓豈鶬鶊所樂違惟衡泌(切)一步郭以
接逍遥一邱之宦忝稱儒者豈十金之
產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晉公以
泥水自蔽羅含(宗玉)常苦出於荆賁蒍祖
武侯亦潜居於僻陋揚德祖家惟翦拂
殺仲文庭只枯槐馮列華亭榮欽萬君
(［illegible］)
精脩竹乃生雲母潜岳館裏常聞杏棗
氏甘棗(［illegible］)信園中亦話棗跛梨昨(工切)故切

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
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
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爲賁卜之人
歌動五噫始作賞春之客況布綸情
尚足朝昏羽扇鞶表稱搖寒暑得以書
抽虎僕射用牛蹄自理茶租閑披釣楊
經稱小品遂下二百藏賦謂君都路然
八十廋下問得犂塗之義涂聽閒息怒

之詩既已逢原遂成搞輪非因授簡切
擬遺鞭不祛粉飾大獻且用玄黃釋說
貽於好事希從得意而傳責以壯夫甘
受子雲之笑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臨鶴市
比類卷兮非陋方賜瑞兮猶峙樂命有名
教之樂必以仁行莊生乃道家者流咸從
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氣

法天隱於遺縞會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槩
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惟可賀
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而諱能孥情爭先
毅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嗟秦時亡
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擇王佐吾獨
用此樸病未能藝合歡求解袁之力餅陝
崖明攻冷之懲悲少歌於趙壹書長嘯於
孫登萬古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獻事近

也於松陵而綦偷桃遠跨嗜艾艾何悲天
壤之屈未損丈夫之志按髯見凡柳惡莫
甫談玄捐札拜毫柳效文通奏記夫靜者
踈之君名者賓之賓進不參於多士退宜
追乎逸人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之四郊
繞枝綠濕積遠蓄崖以日蘗時且復窮於
魯穿池種樹正欲類於齊民室之崇墉簷
非縮板因坎窗以為迦謝蒙籠而表限孟

介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脉咸
憤謗將隱兮何遑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
簡是知石安可釣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
乃先為贅客有雕龍之辯然後為狂生雖
自投而幾死猶流惕而將行外學方施歷
子虛陳乎仁義中讒既勝韓非徒恃其從
橫況復文辭壹鬱厄陋蹇吃才甚微而寡
文體畫羸而多疾陰鏗梁銚拔幟幌以倚

來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自然忘物我
混窮通將大宗師理叶與　真宰情同偃
游塞馬脫落冥鴻竊慕王勃眷戀於芳辰
美景深符謝眺留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
砌岸而飾荒臺綴金錢而貿佳樹葺綠兮
欲流千里草帶兮初團十步類通抱碧無
非海岳山衣駢崖飄香畫是松肪桂蠹加
以雜遝種菊後堂生瑩霞林之新祠乍引

遛

臨窓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椰礙移門夢
去而雲遊絕洞樵歸而水遠孤村遇境逍
遥就魚鳥之性樂閒穠散誕見羲皇之道
尊早灌玄泉屢殄庭苑屢廢度而將落帷
無文而不遠狗管閒窺羊歧忘返披衷哲
之亡缺補陳農之遺逸梁世祖府充名畫
或得奇暇任敬子家聚摩書卑多異本何
常騎驛莫究分毫徒羨玉杯珠柱上弓戶下某名之

號美象格屏贊之態高䆒容朴野不稱逢
萬帳殘編之未精奚雅具之為勞況手栖
乎蕪古木之地壯披禍擁篇之事宜其稱
合巾箱藤交餅筒炊秕拜以為食對觥默
而作器荷蓧而行據梧而臨妖寧勝德休
占貫謳秉壓蹄可全真但舞王戎如意其
間谿甭此外蕭然美肱則惟眠一被江華
則遲留夾纏望夫子之門墻仍過數切顧

兹廿大字

先生之履穢不嘗雙穿敢驚將而獨行聊
收視而返聽豈可很發志閔座搖諱栖夜
將半而謝客月每旦而謙評𠀤清言不屈
孫劉箴於中軍善辯無窮文許那輕於小
令或抽易軸喊玄端演精微於簡易甘淡
泊於危難澄如止水畟音測君長竿與𠀤牛
心者赴敵持麈尾者登壇交衡而矛戟初
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與公雅韻仲祖旁觀

鈞

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方知習健抗預
天之道安彼濩落而無容且蕭條而高寄
蒸耳目以咸外留丘園之足貴幸春物之
向榮列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兆謂
兩儀齊者縱而陵者先莫云一氣真宰難
問渠鈞青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陶
煙霞而傲 睨騎日月以嬉遊秉剛直工蹄
景冥枝縱 權兮四海飛揚兮十洲閬仙苑

之瑕書安能解愠傾洛公之金體幾得銷
憂不假大指寧馳引國悲故鄉之何在望
平原之無極(陸機平原乃其祖所封之地)數鍾鼎之洸光向漂
熱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君畏壘之顏接輿
佯狂亦取枕(書林)楹之食徐詩下舍陶吏吾
廬上法於陵之畦圃旁分逵業之村墟時
華飧環自托渠疏友乏惠施莫解連環之
義醫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或

通夫其居而式旅才將命兮分坎窞性與
時兮甘阻諧闇游虞澤顧李弋於蒲且(蜚蠖)
於蹈滄濱更殺家於學與夫動以勞吾身
靜以沐吾神兮能推於用捨自足究乎天
人思任誕於窮換何肄井曰不求容於側
徑便意荊榛港(書記)冥者朴素之源斆學者
浮華之職著名聚璽仍拈死草之識琴號
落霞亦椒枯桐之說值聖則幽贊成功違

彫

賢則雅音攸發同於德者大亦宜然殷宗
命相於岩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東山杜
鄭之風鐃能養素有左車右侯之計未足
圖王嗟浩嘆而哀吟畏閔雎而蕙歌清鐏
方凝於瑶水寶瑟坐凝於華月歸田少接
猶疑乍翳進飛羽獵相逢可謂蓋簪唐突

採藥(幷序)

藥白芷也香草美人得此比之君子定

情局思聊為賦云
日上獸於春歸飾花觀一時之流恨撫萬
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居不宗說地則非瀟
非相寧其榮煙勢而動色擢其體璽挺而
騰光諷畔牢愁子雲於喬華皓吟衰時命
是信由是推藏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
繫髮以難駐局車載春而不返陌君折楊
柳須為逸行陌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如

陰積互出排甃相迎限回風毒恣盼淌驚
侍笑者青琴作號碩唱婕者碧玉為名衞
叢積龍縈盈目耕河而水怯鬓疊葉而雲
手蘭在口以時閑婚如連環慧牽心而不
定飄若懸旌契叩難中耻怡自許石能潛
通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為歲阿
竹冉冉孤生誓不為潤底松亭亭獨處於
是歎皓本捲翻魏房紅者自破帶綠者難

披望瑕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煙分而磨墨
猶濕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
年可恨未必（一作誠）傾國簡簡生悲陰隋薜隋以
盧徐當戶蒼薇芳群約蕲蜂作葉面、先畫
當堤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草忘
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苗煙冶風絛
翠諸不知海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
休為上計椽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

金絡別有廬江小吏屬（一作蘄）郡長卿或丈離
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簪裙而
霧悄素礼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
萼結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
節而含貞殊懼趨前（一作相手拊背）雖陳辭而往怨
遑延却立終結抱而難平淚滴堪穿腸迴
好絫絲織怨以成段泉酒觸愁而判劑
江僕射之孤灯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

少婦當壚還應細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
酒疾於子建為使卷困於雲均作妹何處
物之相負痛折華而未迴笑與心傷瑶圖
從鷲鵜鴂（二音啼桂）如防賸怯空屏宜畫魁惟蟋（多）
判欲進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
樣合歡而可李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沈沈
如逢（一作）蕭王母少兒書迹數、

書帶草

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注後代還生
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救無香可媚難將
九畹蘭爭叨詞林畔植在經苑中榮翠影
臨波恐被芙蓉見鄙貞姿傍砌愁為芍藥
相輕發葉一作抽英因天授性紛雜圭池上
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術安
得返魂未嘗輙入明廷何當指佞幾臨寒
日幸到青春莎蘂未傳於漁父蒲葦寧稱詠

於詩人寵亦曾霑譜令儂知白蘋風宵逅
趙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於賢隣峯擷
長夏乎雖戲出愁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
發伯牙山水之情值儒端勤鑒齒陽秋之
思哉曰求友寧忘慕義吳娃拜上空羨苔
滋魏主惟中惟通慧氣戎乃蘭焚越微置
茂固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舉
蕭疎之室處乎山搖落之圃不識深宮豈

是曾為帝女非徒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
愛其斂疎煙披曉露弱可攬結勻能布護
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干好惡金燈
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真謂羽陵
之蠹爾乃高排蘚菊㳒許階賞我則惟覩
志士無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隙地奋杜
若於逐汀儻遇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
於青青

秋蟲

秋壁秋立昆蟲夜鳴蟲者角音季行卻行
一不知其詭狀空太息於繁聲倶雷品彙
共賣生成究陰階而負固抱枯蘚以圖榮
退無力役進不爭名體肖翅而易動音鳴
咽而難平深宮訣逆逆旅竟驚香殘漏永
月冥樓明謝臨川行樂啟吟應傍古調劉
越石登陴坐嘯更長餘情唧噴懷境悽嘶

往想萎急如斷絃么欲愁或自奇而不屈
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騷客裁録詞人暫賦
已矜床下之光輝遠笑草間之霜露悲夫
痛撫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延
未雲沒後方知直氣無萌漂衍而來始嘆
高才不遇

麈尾

謝文靖拍靈武王東孝鄴北府相與叩易

論古詣今為古散入神明之瞶中指道德
之祖理窟未窮詞源漸吐丈上人者浮圖
其形左擁竹杖右捉山銘於晉就坐引若
滑聽餞而留欽風行道逞義立不足稱異
纔能企及公等畫觸當仁感云俯拾道材
乃觧文納而精奥捉犀柄以揮撝天機發
而萬目張大壑流而百川入嗟乎世路崎
衷藏詭挽瓔陽矜莊而静囂暗奔競而空

嗶貞標宗辣與旨泥沙雖然絕代清談客
置此聊同王謝家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之濵敗屋數間蓋處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碍(音艾)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沈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特亦隱几殺坐內壹鬱則外揚爲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爲叢書自當(去聲)稜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爲笠澤松江之名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布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卒生小樕樸樕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言畫疆界以相接自家至麓凡二百步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筆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雞之樵㕽也乾符六年春𢀖雨夏支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巨艑可賈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呂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兩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康而至曉得非豬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　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

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士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襄餒之色鬻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粥一二貫名爲偷乎今子一煬毫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始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發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褸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任時不用兮吾無汝撓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盍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要孰孰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聖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

誦文中子書不絶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尤丞之食安能遠遊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狄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内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倘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歌

詠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邉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幧未嘗干求諸侯故没没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聳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址秋霖聳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羨

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擧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輙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聳峯者焚我獨皓然玉聳巖壁澗壑之水不

數百年不能爲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衆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爲予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絶不類者爲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

仁者天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天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盍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耶信矣始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躔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堊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豬爲洳爲潰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究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埏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特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illegible]意以是學爲己

僕　棲　許　後　恤

任而顛倒淺憑（切作）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
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悟後學乃
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
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
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筐箱中歷年不
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
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
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夌

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
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窗戶硯席剪
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
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
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相傳借人
書有編簡斷壞者綴之文字謬誤者刊之
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類者毀
坼探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

書　不堂　小澤春暉字上

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
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
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
田奇十萬步（語曰一畝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
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
通　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囷
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
具（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

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音眉）瘠大禹胼
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
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
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園於顧渚山下）租十許薄為甌蟻之
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
（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
曰惠山寺石泉（小字）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
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

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耆酒
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
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
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
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
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
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

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
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
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過
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去
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
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鳥未光

若　菸

左右物態森踈殊梁天隨子爽駴丑可切恂慄
恍罩扃之我當濛然而溝塈然而墻蕭然
而桂隊然而堇杉嶢攢矛葉揉建常插戈
矢東墻蕢赦張蠹合助吹爲分陪行者葦
進而金正圍達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
旨伯蒼莊慘澹蔡危搣劃煙蒙上焚而降
下棘如濠者注如墨者闞如熹者亞如隊
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拆如矢者仆如拔

枚

者磔如吹者瘠如行者惕石有發兮盡槀
木有耳兮咸鍼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
篁蕉莧敗北背之氣搣天隨子曰吁扶無神
則已如甚有神吾爲爾蓋之南北幾圻盜
興五番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
分豆剖竿抵董老于穿乳兒非字今盡朝
人暮尸萬猾一嘗千倉一炊攫戕邊甿織
傍髮夷剝貨守帥披攘城浼弓箏不刓甲

綴不雜兕渠歌決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爲司刑少昊蓐辰覩朝百靈蓐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靈可電可風可霆可塗溺顛陷可天札迷冥曾忘壓剪自意澀穿苟蜡禮之云責觸天怒而譴丁奈何斯荒庭失壞砌擬崇苴批宿蕙搊綿茅而逞力斷埽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敵垂戕殘廢替可明棄其本而遺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

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僵者起

祝牛宮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上宮以從卿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得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

太歲在亥餘不足數工沛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特斂食得所或疑或訴風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 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灌漑及物之功甚鉅其贏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

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觀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卿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旣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款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摘兮

潮之思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人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瀲灧汀葭蒼兮與蓼枯風驟牢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晦黯睨瀛溶兮欻然而退變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　枕生塵兮織有衣帳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那逕複道盤兮當高且軿波搖踈兮霧濛萡菡萏國兮　麕豕竄之清兮蛟之琴瑟騈笳參差兮界綵密纖曲房兮上切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

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劒兮相先後出火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嚴人兮留手不留霜氣重兮孤搖遠睨樹枯踈兮愁煙情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恐愁煙兮推白鳥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嗟嘔在口稚子挾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

足嘯吾嘗趨山遊臺席觶樽醪既可遣予
災青亦聊釋予鬱陶齊諧之流載此所謂
大登高者也嘗有意于手曰吁稚子之言
止於是耳曾不探乎奥旨吾欲詠之間門
常畫關學無端倪究者備環特孤笑以獨
憤桀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據之與善治特
頑有行同而蹄類者向憤疾乎聲頽一駿
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秣傒蹄擠屏仲尼
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
陽專奥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
佞舌呼啞所向上下鍾威介私放蕩侈哆
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堊粉塗朱脊
會螭屹扉環敺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縣篁彼姝主張何人膚兒賈夫如
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篇弃
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

所惜始厚終斥權之所怜昨罵今惜反掌
背面天遠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
兵赤子衆盜殺人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
象名稱同器殊類嗇垣不墳堂奥生靈幾
何過半減耗殘存伶傳輸輓搞勞贏豪偏
頗役使顛倒脅歐吏容不含重耄如此者
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
條感在下吾寧忍歟爾以災青可遣鬱陶
悔
可拔我中囊時病言闡恕隨我感物悖逆
贈遺憶是使哭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
我百無一宜我叙未實我蔬未肥弃現農
國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懥稚子不
樂怫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時屏
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

蛇巨如井缶而白恠之能為崇不利人多
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
者犬雞馬牛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
兎鹿烏雀鷲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
髮晧白耗耗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
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毛羽甲盡白白
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
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

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
之興神嫗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
必曰自然多充老精變大木妖野吐盤育
旣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嘗敢諂巫付
之譯絲驖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
幣借冒其上歲特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
飢寒不辭悉竊肇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
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

由我進退發出以特無越昆蟲之職無雜
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
相害然新驛通嶺為暇日恐猾之所則不
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擊
斷裂首尾為吾誡不移無易爾處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
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譏天子聞而病之南走
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字下志恍潸而庸
他自吳蛩以舉曰夫人之動亦多不懷志
於將從適乎道之無願比要離之烈鬼冢
雖衰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
而來過俯湛他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
褊性誕客他人之字下不得故築垣而自
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擊不得故力耕而

書缺字　旣下有字

自後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憲亏可作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耕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
筠束毫旣勝且使晝夜今古惟毫是鷄旻
有茹夫工之良者貴其精猶在價高下訣
善乂五尚不能拾句濡數鋒月禿一把綿
如蒼筆女如友說文藝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葉
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禿千萬拔毛止皮

衛　柱

散泣鈍鉏絡脈狀辭圓而不流鋒而不歛
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斷輪運斤傳之者誰
毫健身殞香寧不悲一本作者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撲來逢平金手捉
孤篁曳寒蔣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
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
雜獨自構架縱横枝因而攝曰有巢氏民

止

共敬貴如居邱當時只效烏鵲巢豈是有
意陳尊卑無埽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
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
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㶁㶁風波
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拋衆珠庭屩
軀鰕旣王大撿馭非讒症人間所謂好男
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
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

俟　貝

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生
散從傾歆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
單棲使食散酸鹹宜書散渾真草酒散甘
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
屨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
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
宇柰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與帶未審識白
刃熟我窮生為或闕蓄將負恩澤謂令鑕

賁 栽

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伏纘晝日月蟠龍螭
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
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
剪兇逆須召勁勇扶危厄四方賊壘猶占
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
吏已責租錢遅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
金何以支秖今利口且莫欷何暇俛首哀

惸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隳
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
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
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五歌 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謡傳曰勞者
願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誄且謡
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

偎依

意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
搖尾卞依、偎、横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
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
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鶵巢

耆

呑啄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侔則有背鈹
嘴立爪戟勁立直踪者、搏撓梟團鱣腥如
此等色恣豪横聳身往往凌青冥爲人羅
絆取材力常耦絲紋懸金鈴三驅不以鳥
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
恰似有志行天刑鷸鬭鶴散兩自遂意思
不受人丁寧今朝擢倚寒江汀春鉏翡翠
參鵁鶄狐翹倒覰曾滅没未是即青鵻軒

舌　乇　秋春

掘婦女衣襟便佞，古始得金籠日提挈精
神卓带背人飛冷抱叢霞宿煙月我與精
情太牟剝紙是江禽有眉髮懇懇謝汝莫
相猜歸來長妊同牽浯

刈稷

自春徂秋天帝雨康康旱稻饒遮試若粒
稀疎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
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

蕭　蔸

災百阡野兔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
穗蕭然九穗空歎言一歲囷倉實不了如
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匡臣宜
折折本作耕耘意若何蟲豸養教食人食
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南貴如齊糴今之
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怨徵索平生幸遇
筆陽客向日飧霞搏肥白欲賣耕牛弃水
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蒹似
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
無可那纔成好夢㬠驚破背壁殘燈不及
螢重挑卻向燈前生

食魚

江南春早魚無澤歲晏未曾腥羅罟今朝
有客賣鱸魴手提兒尺我長於尺呼兒烹

取紅蓮木輕重相當如十倍且作吳姜助
早飧飽卧晴簷曬寒背橫弋貿翎互紛紛
紙用硯雄不用文手如晚夕謳吟樣好伴
滄洲白鳥群

丁隱君歌 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擧
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
龍泓澗之左右或曰愁館耳別業在深

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甚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潛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爲山中僕丁癸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詰與翁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割刈皆自

執鍬缶斤斲葦升高望遠不趄履平地時特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惟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治

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贊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羅衣自言道容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遠江大抵多奇山獨話君家寂奇秀盤繞天竺春筍

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倚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凄果熟來客叔往往兒童雜猿玩去歲猶狂有黃冠官軍解散無人闢藩城奔逃輸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貴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拾熱客可以拋身麋鹿羣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柴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
曰
一丘之木其柢深也屋吾容不啓一溪之
石其巷乎也庠吾勞以息一寰之象其音
清也紘吾方在戀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
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
採江之魚兮朝船有罏採江之蔬兮暮鹽
有蒲左圃且書右琴與壺詩歟天歟賁歟

賤歟歌闋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
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
如無事清唳特將入遂吹掛細未悉過南
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拖翩宛若相逢喜祇
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
胷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雖拔似諂功能邀
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始但害群猶爲
而況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
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
而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
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後七年
荊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盡滅其

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
地詢諸故老井尚存焉因覽其遺蹤故
歌之以志其惡
古甃圓圓藓花碧䨴淚寒泉深百尺江南
戴白盡能言此地曾爲慶封宅慶封嗜酒
荒於政邦人莫狹封奔迄雖逃魯僑盍會
僑欲弁吳民竊吳柄吳分巖邑寵朱方子
家負固心殭梁澤車豪馬馳似未歸風王

龍森若牆一朝雲夢圍兵至胷陷鋒鋋陷
塗地因知富德不富財顔氏簞瓢有深意
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今歌
此井示吳人斷綆沈缾自兹始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借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掛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赫奕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蕤蕤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蓍龜之託蓍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蓍龜也以揄佚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長小人惟惡是崇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蓍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爲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殘爲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皇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顔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藿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贊獨入云顔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稽遷蓄所宜勒于朱刑贊哉是宜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
合二險而爲一吾人聞乎馬當彼之爲險
也屹于大江之旁詭石怒跳波發狂日
黯風勁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横魚吭幸
而脫死神魄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于
太行仗忠信者通于呂梁便舟檝者行于
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
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劍鋩蹈藉必死蘊蓄
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
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款逮乎結繩民始相疑
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
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
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麤者捨臬刻

縷膠綴昔書忘其析使嗇篆更隸形模易
宣上下今古卷舒嬋聯薰騰蕭疏手不
堅又取紙石篆隸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
邊璽印章疏斂勒識書爲其巧益甚其說
盈繁璽契質要朝成夕反帝語誓制令是
達首言牋檄奏報辭方說圖傳錄注記牘
雕美博銘誄碑表虛功妄贊歌詩賦頌多
思話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
以泉殺其留家廷繆戾顛倒尨褒弗刪在
紙石者固窮紬繹推辭是妍媸鑒既畢名
聲泯然无奔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
于億年宜作詐僞焚燒弃損後以太古結
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

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
既往霸卧日晏不起其妻譏之以息堀耻
居適世禁抗節不仕子規來耀固其宜矣
我實信道局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
夫高婦賢可謂其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
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

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闢
李貢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
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
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
博通羣書復善讖說漢衰政荒將實暮末
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
邈若不應冥冥一鴻特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

終始嗟乎子龍

怪松圖贊 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
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内輪囷偏側而
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礌（[illegible]）砢（力可切）
然蟠結蹙輪不暇枝枝不假葉有
若龍擧虎跛壯士困縛之狀道人曰是
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

木之生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
均於外不為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
者也翔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
胝脫者則磋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
奮之能為是松也雖推象初折而正性
不屬及其壯也力與石鬭東陽之感悲
已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勢鬱
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

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嶽宂摵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差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目為怪耶是以贊之

野廟碑（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　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

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頑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生堂進耳柱飽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厥民之懸諸民之彊未嘗休于胷中民之當本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法刑敺之以就事敎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乎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

此乃娛弁言語之土木　又何責其實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仕如何可儀祿仕頑頑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所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竈之棲者請新之既成又請釋言曰以祀之曰竈在祀典閩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為行

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長有業幼有教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閑不欺屋漏不媿鄰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密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鬼至幽又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

下不忘上不明又果何以爲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旦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天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兇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歸斯具五刑而荀卿得播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巨焚 參賣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

昔

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爲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蘢茸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

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
翦介至于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
長吉夫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
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文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
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知怫恚訐下見
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
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
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
有一盂粢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
以鍾金石萬羽籥也未嘗于有司對問希
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
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傑節槩則
傳之觸類會則序之值中悲則銘之簡故
舊譏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

到　道

生過聽德哉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
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
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意者
求文之指趣觀理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
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
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
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
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
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
能遂一純實故時有溷雜不安者蓋漢代
諸儒爭摭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牘
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蓋經解則悉
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
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
但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

學體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是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旦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荀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

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復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晉卿不

可良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之

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君無使誕葉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敘事志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者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言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便而辭易耳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

朝

陰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皐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言之辭非文耶屈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聘聘之辭要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

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古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

者

中、一精摘耳大凡解人之説不敢逆墉垣庸成而自矜於世與心術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拔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

耕為耘之説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
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覈之形廻者無
出於衆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衆
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晩為之喙食
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為耘試為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
於衆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
非得於為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

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裝以就
其恠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
蔽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
不能變其説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
從連横事説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

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
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然其霸以濟王
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頃而用之疎乎惠
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
者譬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
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
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
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

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
豈違離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
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剎三晉之
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
鑄銚董澤之蒲十九爲鏃一爲箕捲父子
兄弟之血爾後濺野草齊槐爲燕氣殖骨
化魏土慘痛之聲入金石出紋鏡聞之者
悄感歔欷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

秦連橫綦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炎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頭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故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蔡泉子耕

於郤趙郤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生曾不求命稼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

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舋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斵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

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鶴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貼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犂底縱而貫之曰

柄 評 類 末

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楗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

四 手 鑱 無聲字

以樫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音琶)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

而後有礰(音歷)礋也焉有磟碡(音逐)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

鉞

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成東作必大售殺賦重秉耒耜者一墢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傳其售益倍氏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章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類異以其若己之性也康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夫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於其豢弗去一旦值野龍沓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蹴蹵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來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綿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死其喉截其由可以立

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阱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說鳳尾諾

或問于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乎之呼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斜縈然紬樸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素晉元帝爲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寄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illegible]高帝第十二

予甚餘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
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
牋當沓傳樓輕其制作　精妙靡麗而非
字、固者也治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
好事者或云識意妄矣且傳云仲尼在會
與隼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
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
猶、之自遠矣蓋聖人作史不可不愼則
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
而已矣又安可詐則數百年前事自以爲
賢哉君子愼所傳無易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雖雄年無以
憯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
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氓曰鳧鷖
也其曹蔽夫而下蓋田所留之禾必竭穗
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
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辟鷉塗
扶叢植于陂一中千萬勝而不飛是藥也
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貿錯歲售於射
鳥兒盜與己未蒙衛塞江其誰敢禽是藥
既絕牽兎忘翅幸不忘乎口腹反使人之
稻糧予曰噫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關梁急
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
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
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
者爲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
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論學等篇
者於易象爲介類與鼈剛其外者皆兎之
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

純 投

莫廷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
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
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
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
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
其流而障之曰蟹斷（紐斷 短）其江之道焉
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
于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

孟大

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
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
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
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
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
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
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
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

戽

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
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
以志其蟹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
雨至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塵）壒勃漲
穢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
戽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渇不暇

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
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
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
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
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為食田鼠也
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
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
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

梠叉　　徙

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歛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掊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而富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覩象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 一作裙

待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裾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花茸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

公

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瑳結互以相帶有若蹙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卯丹浸𣲖漏蕖粉塗染藍縈 一作 環珮雲隱涯岸縹渺霏拂霞抑寅字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然分畫一一有去來非綺非繪纈纈柔美又不可狀也裏有繒緣下制纔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折滅零落僅存此故耳歟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將之工如此妙耶或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飾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

覩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
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褶黑蒔蒼分朱
間黃腹真而揗生綾纖且長如醉方寤附
枝不揚久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
聳空翅輕習然而去或隱蕙蓀或留萱端
翩旋軒虛飄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紀發
綢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久雖善怜
不可解而斃矣噫夸其外顏有文也竭其

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
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揗之蟲後不見綢
螢之網人謂之豹夫帝君而來今復還矣
天下大揗也名位大朋化也封咍大蕙萱
也苟減德忘公崇淨飾徵榮其外而枯其
內害其本而空其源得不爲大螢綢而膠
之乎觀吾之蟲化者可以惕惕

雜說

先儒曰瞽瞍惜舜使塗廩浚井醉于觴酒
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
工龍工葉浴往豕而后免夫史勢之重壯
夫不能(唯)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
婿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
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
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
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爲之非

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邰侯妻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宗
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邰
棄爲稷官烝民粒之宗棄美而生往殺豨
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
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
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洩尹戍以政

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國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言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積葉絶頹左右無可使結者衛楮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演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抑下愚之妻詠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書傳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二十

甫里先生吾邦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逸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絶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籍中哀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錄總爲二十卷刊寘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誤者是正之文有遺逸行且増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景泰先哲之意云

寳祐五年閏月　日葉茵謹識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臨書及此傳稿如葉氏本果甚妙尋多訛字 [illegible] 欣逢内弟錄川陸先中秋不能稍令舊病頻年水災未遠 [illegible]

唐甫里先生陸龜蒙傳二十卷附錄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
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
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
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
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
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稾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
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袟壞舛必爲輯褫刊
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

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
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
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
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
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
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
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比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　蔚虞擕素與善及
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
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出唐書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
長於春秋嘗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
羅隱吳融爲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居與張搏爲湖蘇
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
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著吳與晉

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
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
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　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
書乃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
未有是書家藏又妄愚謂斯之蔑罔以私一人之觀
豈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
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
月鄞人樊開題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適

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夫隨子居衰乱之世仕不茍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詩書考古為事所著書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衰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讎刊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二游詩序　　皮日休

吳之士有思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湮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羡之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辜恣用研詠夫凡游於二君宅無決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陸魯望

五貺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異而志放居毗陵九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氏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氏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佳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己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惠之不恭不能進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吳脆而易挽不適乘短船（方言曰[illegible]）載一瓶酒加以隱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閟道於不琢故不求雅物歲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二丈闊三尺施篷以庇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夆蹁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鶯魚殼樽一澁鋒攢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酒之玩貞古人之雅貺也因思秦篆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貺兼請魯望同作

過張祐丹陽故居　　顏萱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季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祐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俄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荊榛之下華門啓為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唯杞為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

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爲帔緑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横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唯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爲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事以閱好事者

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二月吴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

三君生不並世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嚮望蕭然耀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隃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已人獨私得奉嘗以夸於四方曰此吾東家丘云爾見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雲灘乃築堂於上吉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

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新畏寔安留連卒隸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居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猶招隱士鼓若幽處林薄不死而倦況如三君輝銳湖湯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輕蓬飄忽晦明意其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挾湖海兮遠游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去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粮魚龍列星劃劃兮其下孤蓬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浪戰爭

塲南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憑欄之人兮壽無期寧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歸歸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蹲修鱸兮雪霏登孤篝兮芼之水傷緒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撫倒景兮揮碧寥族宴息兮江之卑蒹葭蒼兮蘆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歸兮頳煙雨蜀莎兮杞棘歲晚兮何以續君食偪五鼎兮雕鷹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千宮

御兮生蕭荷湖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鄴曲山
川良是兮白塿多穄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益里
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虔請遂以
爲記淳熙六年八月乙巳長陳希楊書祠亭重刻石

楊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材皆駢儷屬對
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搆思用工之非
淺相傳龜蒙多智數於榜居笠澤有内養自長安使
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鬪鴨出内養舟其
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

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
官自言耳内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
以金帛遺之龜蒙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酉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吴
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集以高
士召不至躬自畚鍤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
則蓬席束書筆牀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或
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陸
風素節凜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恍固所居

視甫里爲一舍遠其地荒僻秒在松江之東去
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暨昭宗凡
六十三載未嘗遣内養使杭州攷之地理考之唐
紀信其爲誣笠談苑別有所據云

卷七至九手卷尾書跋二十篇未精校補錄十六先生
作跋之餘意必校勘也 蕘翁記

笠澤松陵二集世多傳今唯此有甫里先生
文集向所未見 四庫全書中有之提要云
明有之刻却未得見亦遍覓其叢菑輯本今
之原書何以辨之蓋因得見顧景和刻本
而知之也蘇刻藏香嚴書屋余借之以
補新本二十卷之缺因手校一過蓋本
原刻自較叢輯原本為通時有之

佳處反為妄人改壞如卷十之中且
將絲紼字蘭舟翁刻改紼為綠檢
字書紼與緒通則舟笑也則紼字
義自佳改為綠殊無謂此其無知也舉
一可以例其餘唯是叢輯本亦屬抄寫
或因筆誤或因不刻模糊遂多訛此
之可以翁刻正之者也校手校時未以
載其異字讀者勝舊自辨之可耳
先生之舊本印校其好之謂歟 蕘翁

嘉慶甲戌初冬新收舊鈔唐甫里先
生文集係寶祐時葉茵輯本惜缺
第二十卷雖屬附錄究非全書因從
周丈香嚴處借得成化時崑山嚴景
和覆本行款雖不同却可補全遂穀
一日工手影足之計書八葉為幾及三
千字余憚抄錄書快過補缺時亦
疑之久未為此手脫缺脫矣錄畢
記

十月十有一日蕘翁燭書

此書鈔補畢即付裝池余一人事冗不及
料理此種書籍蓋近時風氣非特書
籍價即裝潢書籍亦費大也雖許
以重直而遲延歲月擇其尤急者為之
故付諸裝潢其書有不易得見者此
書裝畢在乙亥秋抄亦可為遲矣復翁記

徐公文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

清鈔本

騎省集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徐鉉撰。鉉有稽神錄、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載鉉集三十卷、與今本同。陳氏稱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十卷皆歸宋後作。今勘集中所載年月事蹟、亦皆相符。蓋猶舊本也。集為其壻吳淑所編。天禧中、都官員外郎胡克順得其本於陳彭年、刊刻表進、始行於世。鉉精於小學、所校許慎說文、至今為六書矩矱。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時。讀書志稱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故其詩流易有餘、而深警不足。然如臨漢隱居詩話所稱喜李少保卜鄰詩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之句、亦未嘗不具有思致。蓋其才高而學博、故援筆而成、時出名雋也。當五季之末、古文未興、故其文沿溯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而就一時體格言之、則亦迥然孤秀。翟耆年籀史曰、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傷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為詳。遂詔鉉撰。鉉請存故主之義、太宗許之。鉉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曰、東隣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隣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云云。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偶儷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以視楊維楨作明鼓吹曲、反顏而誣故主者、其心術相去遠矣。然則鉉之見重於世、又不徒以詞章也。

鋐 下空同

修

進徐騎省文集表
臣光順言伏以德不[illegible]稱於君子文之行遠
用示於方來刋達
熙盛之朝茂闡
欽明之化臣光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本
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佩於義方長陶烝於
孝治榮宦百揞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墜箕裘
謹闡肆懇於往事
賜書寧謝於古人家藏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
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遠事

天朝蔚升近列特受
先皇之顧遇顯爲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
博辭推尚要思在無邪凡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
之右淳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孩慮若
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閭禮約
甥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
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抔佳城久荒
宿草雖歲時靡缺爲獻黃石之祠而翰墨字存難
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訛數年前敢叅知
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咸臣夙志假以全本并該

舉

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竹簡更寫無愧於前修
緝凡廻觀顧留於
睿覽伏望
崇文廣武盛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
帝陛下清衷軫念
鴻霈延慈稍廻
廣舜之聰眷乙東方之牘
諭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垂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螢惟疎賤歆荷
謹隨其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

獨

此行擡一字 胡下空一格 空五格

冊謹隨表上
進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光順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户部判官朝散大夫行
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批答
勅胡克順省所上表進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
十卷共一十二冊事具悉徐鉉生於江介早著時
名歷事

祖宗之朝寄居文翰之任發揮誥命有溫雅之風
備預咨詢見該通之學刔非素優無謝古人汝克
纂前修書編遺札俾之纂collected
奏來諒恪勤之斯至覽觀之際嘉歎良深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　十二日

室六格　尼丘　岐　古　蜀　柳　於　多　琛　器

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

□□□□□□　秘書郎陳　彭年　撰

昔姬昌既沒文不在茲荀子韓非有言禮盡見於
魯矣故仲尼降其以左氏宗闕里垂言用為人極
自哲人一往作者多岐則有孟子削其橫流荀卿
平其亂轍戰國之際百氏沸騰嬴秦之餘六經煨
燼著華狀竭俎豆無歸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揚子
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重玄言梁隋諸公始興
宮體誥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偶文為多比百王
而踵盛文章所尚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獻

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旦暮斯豈徒哉俾大
道之將行故由天意章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
有道冠人倫才為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
見之徐公矣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岳
之姿生民之秀滄溟汲日流作言泉建本于稟植
為行園英才茂德光映於前修懿範清規儀形孔
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亂屢佩觿之初值楊都
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賴切磋識量淹通已成大
器弱冠入仕方居總丱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
之列洎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

樹
昌
揩仲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且蔡邕歷三臺之遜
親之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若乃元玠之公清汲
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
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姊有餘裕故得親孔
光之樹久奉樞機富荀勗之池常恭獻替雖具瞻
之重猶未正名而乃春之珠已同從相及樓船南
伐青蓋東來逢於艱虞之辰見盡始終之節夫韋
臺之壁且腐秦承亥城之材果為會用
太祖讀揚州之檄不責其非
今上聽上林之文廣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更奉

徐公集序　二

贈
宸遊瑣闈貂冠更屑
天奬王公纂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因爲耆老李
屑又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謂是名月旦雖采於江
左魯公於是聽詩富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
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辟通籍之皆縲陷外
藩之歸祖語鬼神之事歸
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昨茂陵而長往嗚呼惟
公粟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
不覺瘏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
成人之始至縱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

禰
理
富貴皆自致之至若事仲事君一心無改辰會眾
直三黜跡光百行立身世談其盡善片言達道人
知其不爲堂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李公卿之量
見貫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
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
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宮鈒闥之銘
刊之者明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
曲水之辞鄴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
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誄公直
窮其淵藪乃在上游擬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綠璽

徐公集序　三

室
金石無以均其雅韻顧云黃不足方其縟草太玄
之客徒欲武金述十寘之人自將焚藁豈稱語其
篇什宜升沐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雲均之廟者
哉則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畫妙
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
聖上方欲爲十年之洪業答
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
東巡祀介丘而
降禪若乃以泰壇相之健筆無漢郎將之雄文銘
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

無異字

大年行盡臧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南文臺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入直禁林制誥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壻尚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鉉年越在幼弟即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擧以攸同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甚感生平而永歎報德無階痛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月序

目錄據影宋本補

徐公文集目錄

第一卷

文賦三首　詩三十首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歌一首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第四卷

詩七十二首

第五卷

詩七十一首

第六卷

制誥二十九首

第七卷

制誥二十六首

第八卷

制誥三十六首　祭告文二首

第九卷

册九首　謚議一首

第十卷

碑銘五首
第十一卷
碑銘三首
第十二卷
碑銘五首
第十三卷
記七首
第十四卷
記三首　頌一首并序
贊四首　銘二首

哀册文二首
第十五卷
墓誌七首
第十六卷
墓誌八首
第十七卷
墓誌七首
第十八卷
序八首
第十九卷

序六首　表四首
書五首
第二十卷
表四首　書五首
狀二首　文九首
第二十一卷
應制詩一十九首
寄送詩四十九首
第二十二卷
雜詩五十九首　文賦二首

第二十三卷　序九首
第二十四卷
序五首　連珠五首　贊四首
銘三首　論三首
第二十五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六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七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八卷　記十首
第二十九卷　墓誌六首
第三十卷　墓誌六首

徐公文集卷第一　賦　詩上

東海　徐　鉉

頌德賦　木蘭賦

新月賦

頌德賦　東宮生日獻

惟先王之建國體皇極而垂制仰則觀於辰象俯
則察於地義前星爲帝座之輔蒼震乃少陽之位
非明德與茂親不足膺茲主器故萬邦以貞而本
枝百世是必天錫嘉祉神輸百祥山河資其正氣
日月分其融光膺期運以載誕配乾坤而永昌者

也惟我儲后昭明俊德黃裳元吉沉潛剛克鉤深
致遠曾英挺其津涯問安視膳每成形於顏色在
昔沖讓高追太伯乃封鄰符保釐東宮更道師傅
務段典冊化自誠心風行邦國乃擁節旌南徐之
城左撫句吳前封彭亭京師河潤盛德日新其畏
如夏其恩如春謝傅園基靜一方之沴氣除疾蒿
則逖萬里之鸞麾今開孔昭元功莫二人情不可
以久鬱皇統不可以終違乃畏天命允茲儲貳鳴
玉獻以徐來與春郊而總至龍樓霧廓雖戟風生
珍符疊委和氣交迎百度以之而式序多壘以之

而載清史書有弄衛侍頌聲當人事之協贊信宗
祊之降靈於是宛圍凝陰瑤山密雪宣獻之緹幕
半下膠凡之曾冰乍結爰壽慶誕之日始過嘉平
之節爰展正表膺重明風設調護之容賓侍之臣
冠煒煒佩玉鏘鏘武稽首而再拜獻多福於萬春
有宮坊之下吏乃拾鷯而進稱曰自古聖賢率由
輔導伊尹名與謀實成敗之異効粤若成王史
佚周召左右前後惟仁與孝靡過不舉無善不告
蓋君臣之一體故風聲之克劭降及後代亦慎厥
初寶四老從延二疏咸由古道以佑皇儲若乃

紅和庚園有思賢之盛頁觀承乾有宮齡龍
樹之愛致有其禮而無人或有其人而不用何擇
禍之忘雖信非賢而因其英英則君鑒古知今百
揆在乎手萬務經其心朝廷之所寄蒼生之
所望者深既貫與王之諫亦訪百官之箴故曰生
民在勤好問則裕不躬不親人將疑信一游一豫
樂有常度節八音以導其和平調五味以適其嗜
慾情義無於家國故知無不爲愛敬極於君親故
惟道是諭儉以足用而施舍不可不行仁以接物
而刑罰不可不具冗官宜省而才不可遺鍾事漸

寧而恪不可去居安思危覩災而懼上全一人之
憂以戒天下之務俾中外之禔福與宗祧而永固
伊下臣之不佞蒙國士之殊遇實含和而吐頌豈
登高之能賦願降鑒於芻蕘庶効誠於塵露

木蘭賦并序

頃歲銜左宦江陵官舍數畝委之而去庭樹木蘭
因移植於宗兄之家及銜御還廟不遑暇又窮十
舒屬吾兄感春物之載華擬古詩而見寄吟翫感
歎謹賦以和焉雖不足體物之作庶幾中騷客
之情頌

伊庭中之奇樹有木蘭之可憐外爛爛以凝紫內
英英而積雪芬芬兮謝客之囊綺婉兮仙童之節（仙人）
（有紫苑之節）許蒲茸之窺孔聽蘭芽之鉏刈於是辭下
土之卑濕登上京之繁華恥衒價於豪門乃託根
於貧家（此樹本自歷陽移植於庭中）負幽人之賞務盲好事之
稱嗟一旦逢客程遠君門路賒軒閈稀與印組登
歡留乎此花憶人屢遊棄花徐得地兮鬼苑之餘
蔭向藩房而吐蕊接簡多暇攀條屬思持香草以
寄乎孔勤騷靜而我寄感此生之百憂何斯物之足
貴悲夫客館長吟山城夕陰想馨香之不改歎妝

宴之鄰爲悲歸來於飛翼寓商歌於素琴歌曰光
景兮愁暮別離兮易久冥寘兮無叢勇心兮不朽
誠知異日重遊田氏之荊但恐相逢共歎桓公之
柳

新月賦庚午歲宿直作

五月五日禁陰乍晴俾夜新月發於太清映玉繩
而徊杉拂銀漢以騰精對鳷鵲西南之影步明光
東北之楹歷歷遲遲悠悠我情雖萬古之不易感
一年而始生乃有駭女庭見來鸙雖齒欣春物之
駘蕩登春臺之縣邈離佩璀錯輕裾飄飄紛乎拜

視怡然寞嘉人歲茂以踏換景年季而若此昔我
當年胡云不戢世路多歧流光易逝易往心於大
觀翠雲鬢於華顛顏一毛之無濟嗟兩鬢之徒懸
况乎萬象在明九門與秘對金室以方嚴閟通宵
而不寐發心似醉託緣概於君恩悲景如馳史凄
凉於往事想想自以長歌遣抽毫而見意

詩

早春在省寓直

旭景驚臺上微雲象闕間時清政事少日永直宮
閒遠竊飛簷管冰瀦城環終年二十然坐卯

玄　豎　閑　今　署　樹　閑　餠　隱

玄關
寒食宿陳公塘上
垂楊界官道茅屋倚高坡月下春塘水風中牧豎
歌折花閒立久對酒遠情多今夜孤亭夢悠揚系
爾何
將去廣陵別丈員外南齋
家聲曾與金張華宦署去居何宋開起得高齋臨
靜曲種成哥樹學他山鶯鶯終日同酣醉蘚苔常
時共往還賤子今朝獨南去不堪回首望清閑
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淮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少風
光猶望吳臺遠行登建業長駐勤語江頭歸夢莫
相妨
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來曲岸平海門風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見
日影舟過江中聞櫓聲芳草遠迷揚子渡宿烟深
映廣陵城游人鄉思應如橘相望須含兩地情
山路花
不共垂楊映綺寮倚山臨路自嬌饒游人過去知
香遠谷鳥飛來見影搖半隔煙嵐遙隱隱可堪風

揚　署　樹

雨暮蕭蕭城中春色還如此幾處笙歌棠舞靑
京口江際弄水
退公求靜獨臨川揚子江南二月天百尺翠屏甘
露閣數帆晴日海門船波澄瀨石寒如玉草接汀
蘋綠似煙安得乘槎更東去十洲風外弄潺湲
早春省中獨直寄江舍人
省署皆歸沐西垣公事稀咏詩前砌立聽漏向中
歸遠思風醒酒餘寒雨濕衣春光已堪探芝蓋共
誰飛
從駕東幸呈諸公

吳公臺下舊京城留掛街門過十春別後不知新
景象往來空聞故交親宦游京口無高興習隱鍾
山限俗塵今日喜爲華表鶴況陪鴛鷺免迷津
重遊木蘭亭
繚繞長堤帶碧潯昔年游此尚青衿蘭橈破浪城
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官路塵埃成久別仙家風
景有誰尋那知年長多情後重憑欄干一獨吟
賦得綠鸞
緣緣成飛鸞迎和啄蕊時翠翹生玉指繡羽拂文
揚譚貴術涯力無營剪不期化工今在此椒塗社

鬱 修 開 雜

來遲

送魏舍人仲甫爲蘄州判官

從事蘄春興自長蘄人應識紫微郎山資足後抛
名路蒓菜秋來憶故鄉以道卷舒猶自適臨戎談
笑固無妨如聞郡閣吹横笛時望青松憶野王

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曉吐芳心零
宿露晚搖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
香借菊叢默飲數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

送文館高員外使嶺南

東觀時閒暇還通喻蜀書雙旌馳縣道百越從輕
車桂嶺晨猿罷貪泉訪古初春江多好景莫使醉
吟踈

春日紫巖山期客不至

郊外春華好人家帶碧溪淺莎藏鴨戲輕霧隔鶯
啼掩映紅桃谷青縈翠柳堤王孫竟不至芳草自
萋萋

宿蔣帝廟明日遊山南諸寺

使還城闕尚未可更從山北到山南花枝似雪春
雖半桂花如眉日始三松蓋遶門寒緑緑柳蛛妨

貞 鬘 勞 柳

路翠巍巍登臨莫怪偏留戀游宦多年事事諳

賦得有所思

所思何在杳難尋路遠山長水復深眞草滿庭空
佇立清風吹袂更長吟忘情好醉青田酒寄恨空
調綠綺琴落日鮮雲偏聚散可能知我獨傷心

贈王貞素先生

先生嘗已佩眞形紺髮朱顏骨氣清道秘未傳鴻
寶術隱深詩穩步虛聲遠來幾度悲城郭異市終
應變桂石三十六天皆有籍他年何處問歸程

春夜月

幽人春望本多情況是花繁月正明竟夕無言亦
無寐繞堦芳草影隨行

重教寺有老僧嘗遊長安言秦雍間事
歷歷可聽因贈此詩兼示同行客

白首栖禪者嘗談灞滻遊能令過江客偏起失鄉
愁室倚桃花嶂門臨杜若洲城中無此景將子剩
淹留

游蔣山題辛夷花寄陳奉禮 本約陳同遊不至

今歲游山已恨遲山中仍喜見辛夷簪纓且免全
爲累乖李猶堪剪作期晴後日高偏照灼曉來風

急漸離披山郎不竹同竹伴折得何由寄所思

徐公文集卷第二　詩二

東海徐鉉

和殷舍人蕭員外春雪

萬里春陰乍履端廣庭風起玉塵乾梅花猶上連天白蕙草階前特地寒晴去便為經歲別興來何惜徹宵看此時鸞侶皆閑暇贈答詩成禁漏殘

寄蘄州高郎中

貴侍袖遑楚澤東蘭皋三度換秋風紛紛世事來無盡蹤跡竟去不通直道未能勝社鼠孫飛徒自嘆冥鴻知君多少思鄉恨併在山城一笛中

寄和州韓舍人

急景駸駸度遙懷處處生風頭乍寒暖天色半陰晴久別竟空斷終年道不行殷勤雲上鴈為過歷陽城

從兄龍武將軍没於邊戍過舊營宅作

前年都尉没邊城帳下何人領舊兵徼外瘴烟沉鼓角山前秋日照銘旌笙歌卻過烏衣巷部曲皆還細柳營今日園林過寒食馬蹄猶擬入門行

景陽臺懷古　六言

後主亡家不悔江南異代長春今日景陽臺上閑

覩

人何用傷神

春分日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綠野裘回月晴天斷續
雲驚飛猶菌蒨花落已紛紛思婦高樓晚歌聲不
可聞

寄駕部郎中皝

賤子平壖址頻爲省直牽交情每相見多在相門
前君獨踐名路爲郎過十年炎風久戚別南望思
悠然

和王庾子寄題兄長運州廉使新亭

謝守高齋結構新一方風景萬家情芳贊誰識山
陰會遠治初開正始聲水檻片雲長不去訟庭纖
草轉應生阿連詩句偏多思遙想池塘畫夢成

謝文靜墓下作 時閩嶺周御邵丹陽溧宗

越微稽天討周京亂虜歷蒼生何可奈江表更無
人世埤尋荒壟猶思認後身春風白楊裏觸步淚
霑巾

覩人讀春秋

日覺儒風薄誰將霸道羞亂臣無所懼何用讀春
秋

矜

秋日雨中與蕭賁善訪殷舍人於翰林
庫中作

野出西垣步步遲秋光如水雨如絲銅龍樓下逢
閒客紅藥階前訪舊知亂點下滋承露處碎聲因
想滴蓮時銀臺鑰入須歸去不惜餘歡盡酒卮

送和州張員外爲江都令

經年相望隔重湖一旦相逢在上都塞詔官班聊
慰否埋輪意氣尚存無由來聖代憐才子始覺清
風激懦夫若向西岡尋勝賞舊題名處爲踟躕

和明道人宿山寺

閒道經行處山前與水陽磬聲深小院燈影迥高
房落宿依樓角歸雲擁殿廊羨師閑未得早起逐
班行

晚歸

暑服道情出煙街薄暮還風清飄短袂馬健弄連
環水靜聞歸櫓霞明見遠山過從本無事從此涉
旬閒

月真歌 廣陵妓人翰林殷舍人所歸揚之舊游題上贈此

揚州勝地多麗人其間聚者名月真月真初年十
四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風前弱柳一枝春花裏嬌

魦　　閑　魦　　　　　署　　　　　貞　魦

驚百般語揚州帝京多名賢其間賢者殷德川德
川初秉綸閣筆職近名高常罕出花前月下或遊
從一見月真如舊識閑庭深院資賢宅宅門嚴峻
無凡客垂簾偶坐唯月真調弄琵琶郎爲相殷郎
一旦過江去鏡中懶作孫驚舞朝雲暮雨鎮相隨
石頭城下還相遇二月三月江南春滿城濛濛起
香塵隔墻試聽歌一曲乃是資賢宅裏人綠窓繡
幌天將曉殘燭依依香裊裊離腸却恨苦多情軟
障薰籠空悄悄殷郎去冬入翰林九霄官署轉深
沉人間想望不可見忽向月真存舊心我愁闕笄

何爲者長感餘光每相徵隨巷蕭條正拚庥相携
訪我衡茅下我本山人恐且兒歡筵飲席常無情
自從一見月真後至今贏得顛狂名殷郎月真聽
我語少壯光陰能幾許良辰美景數過隨與教長
說相思苦

走筆送義興令趙宣輔

聞君孤棹泝荊谿隴首雲隨別恨飛杜牧舊居憑
買取他年藜杖類同歸

天關山絶句

散誕愛山客淒涼懷古心寒風天關曉盡日倚軒吟

倅　　　　　　　朗

除夜

寒燈耿耿漏遲遲送故迎新了不欺往事併隨殘
曆日春風寧識舊容儀須愁歲酒難先飲更對鄉
憐羨小兒吟罷明朝贈知己便須題作去年詩

寄鍾漢

看看滿發二毛生昨日林梢又轉鶯欲對春風忘
世慮故言歸酒召時英假中西閣應無事莚上南
威女有情不得東公終不樂已教紅袖出門迎

正初答鍾郎中見招

高齋遲景雪初晴風拂喬枝待早鶯南省郎官名

籍籍東隣妓女字英英流年倏忽成陳事春物依
稀有舊情新歲相思自過訪不須虛左遠相迎

聞鴈寄故人

久作他鄉客深愁薄宦非不知雲上鴈何得每年
歸夜靜聲彌怨天空影更微往年離別淚今夕重
霑衣

江舍人宅筵上有妓唱和州韓舍人歌
辭因以寄

良宵絲竹偶成歡中有佳人俯翠鬟白雪飄颻傳
樂府阮郎憔悴在人間清風朗月長相憶佩蕙紉

蘭早晚還深夜酒空筵欲散向隅惆悵奚堪班

寒食日作

厨冷煙初禁門閑日更斜東風不好事吹落滿庭
花過社紛紛鷰新晴淡淡霞京都盛遊觀誰訪子
雲家

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

清晨待漏獨徘徊青漢懸心不易裁聞老深嚴歸
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覆蓬壺曉赤棒前
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歐陽大監雨中視決隄因墮水明日見

於省中因戲之

聞道張晨蓋排細石首東濤川非伯禹落水異三
公衣濕仍慭雨罷歌更怯風今朝復相見疑是葛
仙翁

送吳郎中為宣州推官知涇縣

征虜亭邊月難鳴伴客行可憐何水部今事謝宣
城風物聊供賞班資莫繫情同心不同載留滯為
浮名

寄舒州杜員外

信到得君書知君已下車粉闈情在否蓮幕興何

如人望徵賢入余思放子居瀟山真隱地憑為下
茅廬

九月十一日寄陳郎中

我多吏事君多病寂絕過從又幾旬前日龍山烟
景好風前落帽是何人

和司門郎中陳彦

衙門寂寂逢迎少不見仙郎向五旬莫問龍山前
日事菊花開却為閒人

賦得擣衣

江上多離別居人夜擣衣拂砧知露濁促杵恐霜

飛鴻轉聲頻斷愁多力自微裁縫依夢見腰帶定
應非

九月三十夜雨寄故人

獨聽空堦雨方知秋事悲寂寥旬假日蕭颯夜長
時別念紛紛起寒更故故遲情人如不醉定是兩
相思

寄撫州鍾郎中 時王師狀靖於閩中謀在建州

去載分襟後尋聞在建安封疆正多事樽俎若為
歡都護空遺鏃明君欲舞干繞朝時不用非是殺
身難

署　空一格　閫　樹

送歐陽大監游廬山

家家門外廬山路唯有夫君乞假遊案牘不拋公署曉林泉已近暑天秋海潮盡處逢陶石江月圓時上庾樓此去蕭然好長往人間何事不悠悠

立秋後一日與朱舍人同直

一宿秋風未覺涼數聲宮漏日猶長林泉無計消殘暑虛向瑤池費稻粱

賦得霍將軍辭第

漢將承恩久圖勲肯顧私匈奴猶未滅安用以家為鄞直雖閑語衛門竟不移寧煩張老頌無待晏嬰辭甲乙人徒費觀鄣我自持悠悠千載下長作帥臣師

和元帥書記蕭郎中觀習水師

元帥樓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千帆日助江陵勢萬里風馳下瀨聲杖鉞儼然波上鷁凱歌遥駭海邊鯨仲宣一作從軍詠迴顧儒冠自不平

秋日廬龍村舍

置郡人間事閑從野老游樹聲村店晚草色古城秋獨鳥飛天外閑雲度隴頭杜名君莫問山木與虛舟

閫　閫　王

和蕭郎中小雪日作

征西府裏日西斜獨試新爐自煮茶籬菊盡來低覆水塞鴻飛去遠連霞寂寥小雪閑中過班駮輕霜鬢上加算得流年無奈處莫將詩句祝蒼華

中書相公谿亭閑宴依韻李建勲

雨霽秋光晚亭空野興迴沙鷗掠岸去谿水上堦來客傲風欺幘筵香菊在盃東山長許醉何事憶天台

寄饒州王郎中效李白體

珍重三光嗣交情尚在不蕪城連宅住楚塞竝車游劉後官三改年來歲六周銀鉤無一字何以緩離愁

寄歙州呂判官

任公郡占好山川谿水縈迴路屈盤南國自來推勝境故人此地作郎官風光適意須留戀祿秩資貧且喜歡莫憶班行重迴首是非多處是長安

宣威苗將軍貶官後重經故宅

將山南望近西坊亭館依然鎖院墻天子未嘗過細柳將軍尋已戍燉煌（史昌戴書謫戍燉煌）歎傾怪石山無色零落園荷水不香為將為儒皆寂寞門前愁殺

岐　閑

馬中郎

附池州薛郎中書因寄歙州張員外

新安從事舊臺郎直氣多才不可忘一旦江山馳
别夢幾年簪紱共周行岐分出處何方是情共窮
通此義長因附鄣州寄消息據與今日信爲狂

寄江都路員外

吾兄失意在東都閑說襟懷任所如已縱乖慵爲
傲吏有何關鍵制豪胥縣齋曉閉多移病南畝秋
荒憶遂初知道故人相憶否嵇康不得懶修書

張員外好茅山風景求爲句容令作此送

句曲山前縣依依數舍程還同適勾漏非是厭承
明柳谷供詩景華陽契道情金門容傲吏官滿且
還城

送應之道人歸江西

曾騎竹馬傍洪厓二十餘年變物華客夢等閑過
驛閣歸帆遥羨指龍沙名題小篆矜垂露詩作吳
吟對綺霞嵗暮定知迴未得信來憑爲寄梅花

送元帥書記高郎中出爲婺源建威軍使

芟　易　臈

寒風蕭瑟楚江南記室戎裝挂錦帆倚馬未曾妨
笑傲折枝先喜屬威嚴危言昔日嘗無隱壯節今
來信不凡唯有亞夫思上國酒酣耕淡莫窺銜

遊方山宿李道士房

從來未面李先生借我西窗卧月明二十三家同
願識素騾何日暫還城

題畫石山

彼美巉巖石誰施藻繪功回巖明照地絶壁爛臨
空錦岐纖須難羅屏展劣窮不因秋蘚綠非假曉
霞紅羽客藏書洞樵人取箭風靈蹤理難問仙路

去何通遥羨歸塵累留情向此中迴瞻畫圖畔遥
羨西山翁

臨石步港

彴岸縈紫帶微風起細漣緑陰三月後倒影亂峯
前次浪遊鱗小秋苔碎石圓會將腰下組換取釣
魚船

病題二首

性靈慵懶百無能唯被朝參遣夙興聖主優容恩
未答丹經疎瀾病相陵脾傷對客偏愁酒眼暗看
書每嫌燈進與時乖不知退可憐身計謾騰騰

曙　舫　舫

人間多事本難論況是人間懶慢人不解養生何
除病已能知命敢辭貧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
滔莫問津金馬門前君識否東方曼倩是前身

寄江州蕭給事

夕郎憂國不憂身今向天涯作逐臣魂夢暗馳龍
闕曙嘯吟閑繞虎谿春朝來載酒過山寺詠繼題
詩寄野人惆悵儒夫何足道自雖存後已同塵

和江州江中丞見寄

貴侍南遷久江關道路遙北來空見鴈西去不如
潮鼠穴依城社鴻飛在泬寥高低各有處不擬更

相招

和鍾郎中送朱先輩還京垂寄

分明洗馬無人問獨客殷勤擬醉歌詹辭滿庭行
往小高樓臨極西聲多春愁盡付千盃酒鄉忘逐
閑一曲歌工共勝遊清水日西岡風始近如何

送鄒郎中為浙西判官

大藩從事本優賢幕府仍當北固前孔甃樓臺山
倚郭寺臨江海水連天恐君到即忘歸日憶我遊
曾歷二年若許他時作閑伴殷勤為買釣魚船

翰林游舍人清明日入院中塗見過余

明日亦入西省上直因寄游君

榆柳開新焰禁花餘枝枝輕舞隨城市圭組生曹
司簡對芝泥檢遺偏白馬兒禁林還視草氣味兩
相知

陪王庶子游後湖涵虛閣東宮園

懸閣清虛下過秋看山看水上高樓輕鷗的的飛
難沒紅葉紛紛晚更稠風卷微雲分遠岫浪搖晴
日照中州躋攀況有承華客如在南皮奉勝遊

柳枝辭十二首

把酒憑君唱柳枝也從絲管遞相隨逢春只合朝

朝醉記取秋風落葉時
南園日暮起春風吹散楊花雪滿空不惜楊花飛
也得愁君老盡臉邊紅
陌上朱門柳映花簾鉤半卷綠陰斜憑郎暫駐青
驄馬此是錢塘小小家
夾岸朱欄柳映樓綠波平慢帶花流歌聲不出長
條密忽地風迴見綵舟
老大逢春總恨春綠楊陰裏最愁人舊遊一別無
因見嫩葉如眉處處新
濛濛堤畔柳含煙疑是陽和二月天醉裏不知時

樹

節改漫隨兒女打鞦韆
水閣春來下減寒娥妝初罷倚欄干長條亂拂春
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
柳岸烟昏醉裏歸不知深處有芳菲重來已見花
飄盡唯有黃鸝啼樹飛
此去仙源不足遥無楊深處有朱橋共君同過來
橋去窗映垂楊聽洞簫
暫別楊州十度春不知光景屬何人一帆歸客千
條柳腸斷東風揚子津
仙樂春來案舞腰清聲偏似傍嬌饒應緣鶯舌多

情賴長向雙娥鏁翠條
屬笙臨樹不能吹舞袖當筵亦自疑唯有美人多
意緒斜衣芳態盡顰眉

徐公文集卷第二

鈹

徐公文集卷第三　詩三

東海　徐言欽

貶實春州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徒爲
遷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林
泉已編游唯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過江

別路知何極離腸有所思登樓望城遠搖櫓過江
遲斷岸煙中失長天水際垂此心非橘柚不爲雨
鄉移

經東都太子橋

綸閣放逐如何道枉死風流且暫歸莫問升遷橋
上客身謀殊拙舊心違

贈辛楊故人

東京少長憶離杯書劍誰教入帝鄉一事無成空
放逐故人相見重淒凉樓臺寂寞官何晚人物稀
疎驛路長莫恠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離楊

春州道中却寄東京故人

風煤雨淒安川迴岸漸低吳州林外逈隋苑霧中
迷發散紛如此悲歡豈易爲料君殘酒醒還憶子

下曲半

雄

規啼

侍浙西部判官書未及報聞燕王移鎮
京口因寄此詩問方判官田書記消息

秋風海上久離居曾得劉公一紙書淡水心情長
若此銀鈎蹤迹更無如書臺屋例飛鵠馬未暇江
中覓鯉魚今日京吳建朱邸問君誰共曳長裾

贈陶使君求梨

昨宵宴罷醉如泥惟憶張公大谷梨白玉花繁曾
綴處黃金色嫩乍成時冷侵肺腑醒偏早香惹衣
襟歇倍遲今旦中山方酒渴唯應此物最相宜

陳覺放還至泰州以詩見寄作此答之

朱雲曾為漢家憂不怕交親作世仇壯氣未平空
咄咄狂言無驗信悠悠今朝我作傷弓鳥却羨君
為不繫舟勞寄新詩平宿憾此生心氣貫清秋

王三十七自京垂訪作此送之

失鄉遷客在天涯門掩苔垣向水斜只就鱗鴻求
遠信敢言車馬訪貧家煙生柳岸將垂縷雪壓梅
園半是花惆悵明朝尊酒散夢魂相送到京華

陶使君挽歌二首

太守今何在行春去不歸篋空收管吹郭迴儼驂

瀍

粧

騑營外星緯落園中露已晞傷心梁上燕猶解向
人飛

始憶花前宴笙歌醉夕陽那堪城外送哀挽逐歸
艎鈴閣朝猶閉風亭日已荒唯餘遷客淚霑灑後
池傍

雪中作

賦分多情客經年去國心疏鐘寒郭晚密雪水亭
深彩迴鴻投渚聲悲雀躁林他鄉一樽酒獨坐不
成斟

賦得風光草際浮

宿露依芳草春郊古陌旁風輕不盡偃日早未晞
陽耿耿依平遠離離入望長映空無定彩飄逝有
餘光艇若蒨珠亂紛如蝽火飆詩人多感物凝思
繞池塘

寒食成判官垂訪因贈

常年寒食在京華今歲清明在海涯遠巷蹋歌深
夜月隔墻吹管數枝花鴛鴦得路音塵闊鴻雁分
飛道里賒不是多情成二十斷無人解訪貧家

送客至城西望圍山因寄浙西府中

牧叟鄰生笑語同異嗟江上聽秋風君看逐客思

鷺　　　　鴈　囊

鄉廬猶在園山史向東

送寫真戚處士入京

傳神聊遜木來高澤畔形容媿彩毫京邑功臣多
佇望凌煙閣上莫辭勞

九日雨中

茱萸房重雨霏微去國逢秋此恨稀目極暫登臺
上望心隨長向夢中歸茶蘼路遠愁霜早兄弟鄉
遙羨雁飛惟有多情一枝菊為玉顏色自依依

寄外甥苗武仲

放逐今來漲海邊親情多在鳳臺前且將聚散為
閒事須信華枯是偶然蟬噪踈林村倚郭鳥飛殘
照水連天此中唯欠韓康伯共對秋風詠數篇

寄從兄憲兼示二弟

別路吳將楚離憂弟與兄斷雲驚曉吹秋色滿孤
城信遠鴻初下鄉遙月共明一枝棲未穩迴首望
三京

附書與鍾郎中因寄京妓越賓

暮春橋下手封書（海陵橋名）寄向南江問越姑不道諸
郎少歡笑經年相別憶儂無

鍾代答

鷺　　舒　　　　夢

一幅輕綃寄海濱越姑長感昔時恩欲知別後情
多少點點憑君看淚痕

亞元舍人不替深知猥貽佳作三篇清
絶不敢輕酬因為長歌聊以為報本意
復得子喬杖書示問故兼寄陳君庶賓
一笑耳

海陵城裏春正月海畔朝陽照殘雪城中有客獨
登樓逐望天邊白銀闕（天帝以黃金白銀為宮闕）白銀闕下何
英英雕鞍繡轂趨承明閣門曉闢旌旗影玉墀風
細佩環聲此處追飛皆俊彥當年河事容疏賤懷
鉛畫坐紫微宮焚香夜直明光殿王言簡靜官司
閒朋好殷勤多往還新亭風景如東洛部嶺林泉
似北山光陰暗度盃盤裏職業未妨談笑閒有時
邀賓復攜妓造門不問都非是酣歌叫笑驚四鄰
賦筆縱橫動千字任他銀箭轉更籌不怕金吾司
夜吏可憐詩貴質且才時情物望兩無猜伊余獨
稟狂狷性諷童多言仍薄命吞舟可漏豈無恩負
乘自貽非不幸一朝削跡爲遷客旦暮青雲千里
隔雌鴻別雁各分飛折柳攀花兩無色盧龍渡口
問迷津瓜步山前送暮春（去年五月三十日於瓜步阻風）白沙江

佐 詢 自 𡧘 宝

上曾行路晉林花落何紛紛漢泉昔亭回中道（昇元）
（中尾為東游之路）極日牛羊卧芳草舊宅重遊盡僕荒故
人相見多衰草尤祥智寺山光橋風悲愁今雨蕭蕭
行至巳醒殘夢斷征途未極雖竟消海陵郡中閒
太守相逢本是隨行舊下中拜起巳開看郡問年
勤還執手精廬水榭最清幽一稅征車聊駐留閑
門思過謝來客知恩省分寬雖愛郡齋勝境有幾
江山亭閣五參差有時雲左米相呂衆白飛鶴
任所為多才太守能摧鼓醉送金船開歌舞滿船
耳熱眼生花暫似京華歡會處歸來旅館還端居

清風明月夜總虛暖暖流景藏云暮天涯望斷故
人書春來悉撫方歎思仰頭忽見南來翼足繫紅
牋隨我前引頸長鳴如有言開緘試讀相思字乃
是多情喬亞元短韻三篇皆綺麗小梅寄意情偏
切（亞元詩云猶問小梅應得似春風折節遠來北為元御）金蘭授分一何堅
銀鉤置袖終難滅醉後狂言何足奇感君知己不
相遺長卿曾作美人賦如成今有責躬詩（抵主君將仲詩）
（聊效長卿賦為喬君所貴來為所引誠以謝之）根章放託還京信筆拙賤
窮情未盡珍重芸香陳子喬亦解貽書達相問寄
須買藥療瘧鵝悲只恨無書消郵吝（子喬問無物所妻久問買新書）

（故有此句）將庭當時靡不同歡娛今日兩成空天子尚
應憐賈誼時人未要嘲揚雄曲終筆閣緘封已翩
翩驛騎行塵起寄向中朝謝故人為說相思意如
此

送謝司錄歸京

早年聞有謝先生二十餘年道不行抵掌曾論天
下事折腰猶悟俗人情老還上國歡娛少貧聚歸
資結束輕遠客臨流悟惆悵冷風黃葉滿山城

聞查廷州臨賊寄鍾郎中（謙卿責此事也）

聞道將軍輕壯圖螺江城下委犀渠旌旗零落沉

黃服簪履蕭條送故居始首應全蘇武節故人誰
得李陵書自悼放逐無長策空使盧諶淚滿裾

還過東都留守周公筵上贈座客

貴生三載在長沙放友相思道路賒已分終年甘
寂寞豈知今日返京華麟符上相恩偏厚隋苑留
歡日欲斜明旦江頭倍惆悵遠山芳草映殘霞

送楊郎中唐員外奉使河南

江邊微雨柳條新握節含香二使臣兩紋對懸雲
夢日方舟齊泛洞庭春今朝草木逢新律昨日山
川滿戰塵同是多情懷古客不妨為賦弔靈均

歸綸　眺　稍

表弟包頴見寄（此子侍親在饒州累年外成）
常思帝里奉文襯別後光陰屈指頻蘭佩却紛歸
閣下荆杖循寄楚江濱十程山水嘗幽夢滿院煙
花醉別人胖待此生强健在會須重賞昔年春

和
平生中表最情親浮世那堪聚散頻謝眺却吟歸
省閣劉楨猶臥漳濱舊游半似前生事要路多
逢後進人且喜新吟報强健明年相望杏園春

寄蕭給事肅江西致仕
危言危行古時人歸向西山臥白雲貫宅尚尋徐

徐公集三　八

處士珍霞終訪許真君容顔別後應如故詩詠年
來更不聞今日城中春又至落梅穗結共紛紛

送鍾員外詩序
歲辛亥冬十月天子命吾友德林為東府亞尹太
弟諭德蕭君洎諸客餞于石頭城雲日蒼茫園林
搖落尊酒將竭征帆欲飛處者眷眷而不能廻行
者遑遑而不忍去煙生景夕風靜江平君子曰公
足以減私于當從禪詩所以言志我當分題故以
風月松竹山石寄情於贈別云爾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徐鉉序

灑　貞　樹　鴈

賦石奉送德林少尹員外　鉉上
我愛他山石中含絕代珍煙披寒落落沙淺靜磷
磷翠色辭文陛清聲出泗濱扁舟載歸去知是泥
塗人

賦月　蕭彧上
麗事金波滿當筵玉斝傾因思夠聚散幾度換虧
盈光徹離襟冷聲符別管清那堪還目此兩地倚
樓情

賦竹　孫岘上
萬物中蕭洒修篁獨逸羣貞姿曾冒雪高節欲凌

徐公集三　九

雲細韻風初發濃煙日正曛因題偏惜別不可暫
無君

賦松　謝仲宣上
送人多折柳唯我獨吟松若保歲寒在何妨霜雪
重森梢逢靜境郁落見孤峯還似君高節亭亭彭
綵蹤

賦風　王沂上
靜送蘋末興况復值蕭條猛勢資新鴈寒聲伴暮
潮過山雲散亂經柳葉飄颻今日煙江上征帆望
望遙

蔦樹　莪

賦山別諸知己　鍾猶上
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筆敲長恨偶嗟
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鱸蓴親朋將遠別且共辭
笙歌
贈秦州掾令孫克己　文公曾孫
念子才多命且奇亂中抛鄉少年時深藏七澤衣
如當卻見中朝髮似絲舊德在人終遠大扁舟為
吏莫推辭孫芳自愛凌霜處詠取文公白菊詩
送荻紫與秀才來覲
羨子清吟處茅齋西畧流辭情逢艶俗唯欠荻花

幽鷺立依枝晚風鳴折葉秋贈君須種取不必樹
忘憂
使浙西充寄獻燕王侍中
京江風靜暮東流極目遙瞻萬歲樓暮氣氤氳甘
露晚水煙波渼海門秋五年不見簫臺長明日將
陪兔苑遊欲問丹臺門下吏相君還許吐茵不
常州驛中暮雨
颼颼早天雨涼風一夕迴遠尋南畝去細入驛亭
來暮唱牛初牧漁歌棹正閑盈庭頻無事端思酌
金罍

江　粉

驛中七夕
七夕雨初霽行人正憶家江天望河漢水怕折蓮
花獨坐涼何甚微吟月易斜今年不乞巧鈍拙對
堪嗟
贈浙西顧相官
戚府賓寮八十餘閒門高小與無如梁王苑裏相
逢早潤浦城中得信蹤很揩杯盤重會西風流才
調一如初顧君百歲猶強健他日相尋隱士廬
贈浙西攻丑仙英上作
翠黛嚬如怨未顏辭更春子將南國說瑞從別家

人粉汗沾迎盞花細逢舞茵明朝綺思下離恨兩
殷勤
迴至瓜洲獻侍中
紫微垣裏舊賓從來向吳門謁府公來使移持嚴
助鄭登門初識曾王宮笙歌隱隱逢離後煙水茫
茫悵望中日暮瓜洲江北岸兩行清淚滴西風
邵伯埭下寄高郵陳郎中
故人相別動經年候館相逢倍慘然顧我飲冰難
救拯感君扶病為開筵河灣水淺翹秋鷺柳岸風
微噪暮蟬欲識酒醒魂斷處謝公祠畔客亭前

舊 啓 易 鄭 秋 知 樹

謫居館州累得拜高二舍人書作此寄之

三峯煙霭翠踈翁中有騷人理釣絲會友少於分袂日謫居多却在朝時身心歷歷吾終信俗慮悠悠爾不知珍重拜君與高子殷勤書札寄相思人對

以借號又杜為三峯

和張先輩見寄二首

去國離居鄉感華病容憔悴愧丹沙鷁連舍下衣長湖山帶城遠日易辟處處垂釣依野岸有時杖禍到鄉家故人書札頻相慰許道西京道路賒

清時淪棄在山州卯竹紗巾度日游野日着悲

鷗舍水風陰濕野鴎聚雜鳴使旦寄群峰松節凌霜晨懷秋西首新詩十里道感君情分獨如四

印秀才至舒州見寄別後寄詩依韻和

霸時白杜身雖屈高步騷場道不卑技分共為知我者相尋多媿謫居時雖懷耿耿年來夢屢惹勤勤別後詩今日路邊正相憶雷晴山秀柳絲垂

行園樹

松節凌霜久蓬根逐吹頻厚生各有性危李任爭春

題雷公井

捽霧忌公谷青冥羽客家俗人知處所應為有桃花

衡 樹

送彭秀才

貫生去國已三年短褐閒行既水邊盡日野雲生舍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媿子來浮訪載船滿袖新詩好迴去莫隨騷客醉林泉

移饒州别周使君

正備東道感賢侯何幸高冠既楚囚既伯臺前收别宴番公亭下艤行舟四年去國身將老百郡徵與主而憂更向鄱陽河工去青衫憔悴淚交流

送鄭東歸依韻和黃秀才見寄

感慨送人問所之東流相送向京畿自甘遷客歸

蘭佩不料辛氏着戰衣樹帶荒村春谷寄江澄霧色霧霏微時充道喪無才術空手排徊不忍歸

謝郭先輩

太原郭夫子行高文炳蔚弱齡負世譽一舉為月窟仙藉第三人時人孜孜屈昔余東西省傾蓋名藉藉及我竄厚舒向風心鬱鬱歸來暮江上雲霧一拔拂雷雨不下施猶作池中物念君介然氣感時思奮發示我數篇文與古爭馳突綵耦葉英華理源到觚胃古詩尤精與史論皆密枝果此指諸民何憂民不活吁嗟吾道薄與世長迂闊顧我徒一有

心數奇身正雖論兵屬少年經國須儒術夫子無
自輕蒼生正愁疾

和集賢鍾郎中

石渠冊府神仙署當陽明朝第一人殿下引懸新
印綬堂中曾是拔更親龍池樹色供清景浴殿香
風接近隣從此鳳飛應更速偏壽三十六天春

送劉山陽

舊族知名士朱衣宰楚城所嗟吾道薄豈是主恩
輕戮鼓何時息儒冠獨自行此心多感激相送若
為情

題伏龍山北陽

溢山信峯嶺陰崖積蒼翠水石何必多况有千巖
意頗知近人境且暮含佳氣池影搖輕風林光澹
新霽更願藉芳草自足忘世事未得歸去來聊為
宴居地

送黃梅江明府　江南為江夏令有善政今更宰小邑賦詩以別　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為
小邑舊中徒倚有雄文書生脚氣人誰信遠俗歌
謠主不聞一旨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詠梅子真送郭先輩

忠臣本愛君仁人本愛民寧知貴與賤豈計名與
身梅生為一尉獻疏來君門君門深萬里金虎重
千鈞所求且不用對句亦永況復論子真拂衣遂長往
高節邈無鄰至今仙籍中謂之梅真人郭生負達
氣百代繼遺塵進退生自知得喪吾不陳新民首
有李期于一朝伸

和蕭郎中午日見寄

細雨輕風采藥時蓍蒲隱几更何為豈知澤畔紐
蘭客來赴城中荷恭期多罪靜思如劍藥救蕭蟀

聽似含飴謝公制藩常問政顏接西州敵手碁

送黃秀才姑孰辟命

世亂離情苦家貧色養難水雲孫棹去風雨暮春
寒幕府才方急驕人淚未乾何時王道泰萬里看
鵬搏

送王四十五歸東都

海內兵方起離筵淚易垂君負未去惜此落花
時想博看東信相寬指揆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
南枝

和太常蕭少卿近郊馬上偶吟

綠 鶯

田園經雨綠分畦飛蓋閑行九里堤擁袖清風塵
不起滿川芳草路如迷林閒始覺晴天迥湖上初
鶯浦岸齊恰得仙郎詩句好斷霞殘照遠山西

又和

抛寬何人灌藥畦金銜爲爾駐平堤村橋野店景
無限綠水晴天思欲迷横笛乍隨輕吹斷歸帆疑
與遠山齊鳳城廻望真堪畫萬戶千門將崦西

抛毬樂辭二首

歌舞送飛毬金觥碧玉籌管弦桃李月簾幕鳳凰
樓一笑千場醉浮生任白頭

傳 樹 容

灼灼傳花枝紛紛度盡旂不知紅燭下照見彩毬
飛偕勢因期超巫山暮雨歸

離歌辭五首

莫折紅芳樹和但手知盡意看任風才無意那忍折教殘
朝日城南路旌旗照綠蕪使君何處去桑下覓羅敷
事與年俱往情將分共深莫驚容鬢改只是舊時心
暫別勞相送佳期願莫違朱顏不須老留取待郎歸
拂面拔珠佩廻燈拭淚妝莫嫌春夜短正似楚襄王

夢游三首

魂夢悠揚不奈何夜來還在故人家香濛蠟燭時

於

時暗戶映屏風故故斜欹的傳調銀字管雲鬟低
綴折枝花天明又作人間別洞口春深道路賒
繡幌銀屏杳靄間若非魂夢到應難憑前人寄偏
宜夜戶內春濃不識寒蕭甲遞觴纖似玉含詞忍
笑膩于檀錦書若要知名字滿縣花開不姓潘
南國佳人字玉兒芙蓉雙臉遠山眉仙郎有約長
相憶阿母無猜不得知夢裏行雲還倏忽暗中携
手乍疑遲因思別後閑窗下織得廻文幾首詩

徐公文集卷第三

樹

徐公文集卷第四

東海 徐□□錄

和蕭少卿見慶新居

羇浦懷歸已不疑京城賜第量前期鼓聲到曉知
坊遠山色來多與靜宜藥條尚應擇故物稍采空
自愧藥池新詩問我偏饒思還念頻鶵得一枝

又和

鴛鷺偶駐知多幸斷雁重聯愜素期當戶小山如
舊識上墻幽蘚最相宜清風不去因栽竹隙地無
多也鑿池吏事良都有嘉樹綠陰分得近南枝

壹

送熱道人之建安

下國兵方起君家義獨聞君為輕世利歸去臥溪
雲挂席衝嵐翠携琴破蘚紋離情似霜葉江上正
紛紛

送許郎中歙州判官兼黟縣

嘗聞黟縣似桃源況是優游冠玳筵遺愛非遙應
臥理（許嘗宰江縣）祖風猶在好尋仙（人許宣平得道）朝衣舊
識黛香史祿未初營種秫田大底宦游須自適莫
辭離別二三年

送彭秀才南游

惵

問君孫棹去何之玉笥春風楚水西山上斷雲分
翠靄林間晴雪入澄溪琴心酒趣神相會道士仙
童手共携他日時清更隨計莫如劉阮洞中迷

和明上人除夜見寄

酌酒圍爐久憩棲黙自增長年逢歲暮多病見兵
興夜色開庭燎寒威入硯冰湯師無別念吟坐一
燈凝

延初和鄂州邊郎中見寄

滌倒含香客凄涼賦鵩人未能全卷舌終擬擧無
綸故友暌離久音書問訊頻相思俱老大又見一

樹

年新

送劉司直出守

之子有雄文風標秀不群低飛從墨綬遠志在青
雲柳色臨流動春光到縣分賢人多靜理未與醉
醺醺

送從兄赴臨川幕

梁王稱寵就東藩還召鄒枚坐老園今日好論天
下事昔年同受主人恩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柱亭
邊綠樹繁唯有音書慰離別一杯相送別無言

送龔員外赴江州幕

煩君吏上蓬含壹世難氏芳藉俊才自有聲名馳
羽檄不妨談笑奉歸當先規接迎清風滿面俗仙
春盡偉開莫忘故人雖判恨海潮廻廣寄書來

送朱光革尉廬陵

我重朱夫子依然見古人成名無愧色得祿又甚
親莫數官資娛寧論活計貧平生心氣在終在静
還擊

送德林郎中學士赴東府詩序

德林始以才術優賜入恭近司從以地望清雅寵
登書殿會東發先復上以君有遺愛於淮海之都

故報侍從之班擇尹正之任吾一二親友共餞行
舟論也不才請以言贈理大國若烹小鮮言不可
撓之也況亂後乎德林當本仁守信體寬務斷大
兵之後民各思乂德其自理任其自營為之上者
導其當遏其濫而已示之以聰明則民益迷狗之
以禁令則民重困秉仁則吏慕夾任則衆惑忌司
民傷不斷則民懈慎此四者何往而不臧噫嘻吾
黨皆忘形者也平生以來香會者幾何思當歡大
相聞舟輿不棲閑口而笑携手而遊在吾輩勉之
而已忘身徇國急病讓夷德林此行宜臧離懸盡

各賦一物以為贈時九月十七日序

得江　奉送德林郎中學士　喬舜上

捲秋向江頭朝宗勢未休何人東桂楫之子過楊
州鼓腹翹沙岸漂漂逐浪鷗欲知離別恨平是波
知流

得酒　徐鉉上

酌此杯中物茱萸滿把秋今朝將送別他日是忘
憂世亂方多事年加易得愁政成頻一醉亦未減
風流

得菊　蕭彧上

雖情折楊柳此別異春哉含露東籬豔沉香南浦
杯惜持行次贈留伴醉中廻暮幽如銀刺玉山甘
判頹

得遠山　徐鍇上

眉步妖氣減琵琶草樹清終朝空極望今日送君
行極政秋雲靜微吟曉月生樓中長可見持用減
離情

得水　陳元裕上

上善湛然秋思波洽帶秋漫言生險浪擅無見安
流汎去星槎遠澄來月練浮滔滔對離酌入洛轉

仙舟

得新鴻別諸同志　鍾伯上

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
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似鶯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
此鴻

送陳先生之洪并寄蕭少卿

聞君仙袂指洪灘我憶情人別路賒知有狀游
楚澤更無書札到京華雲間驛閣連江靜春滿西
山倚棠斜九疑相逢應見問為言擡首望龍沙

送龔明府九江歸寄

茂宰遼官去扁舟背綠衣湓城春酒熟百年野花
稀鮮繞垂楊綠閒帆宿鷺飛一朝言道春遲遲落
瀾歸

和江西蕭少卿見寄二首

云羊岐路提司南二紀寧通聚散三老去何妨從
笑傲病來看欲懶朝參雜賜似緣常要斷世路如
湯不可探珍重加餐首思應時時對酒壓山嵐

身逐上國三千里名在朝中二十春金印不須辭
入麻衣曹此歎迷津春秤由我真齊物蓬蒿亦忘心
即眷神世路風波自朧霞屠舟無計得沉淪墨

送薛少卿赴青陽

我愛陶靖節史從縱歌我贊微君高卧歸九
華清風激頹波來者何以加我忘兩不遂濡命浩
無涯數奇時且亂此國令愈賒賢哉薛大夫高舉
凌晨霞安民即是道捷足皆為家功名與權位悠
悠何用誇携朋出遠郊酌酒藉平沙雲收遠天靜
江闊片帆斜雄懷與全羨南望長咨嗟

送高起居之滁

右史罷朝歸之官句水湄別我行千里送君傾一
危酒罷長歎息此歎君應悲亂中言道誇御狹檣

人稀胡為佩銅墨去此白玉墀吏事豈所堪民病
何可醫識用清其心此外慎勿為滁郭有佳境千
峯羅水西雲樹杳廻合巖幽更蔽虧理琴坐其中
世事杳不知時時寄書札以慰長相思

宿茅山寄舍弟

茅許棲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更無
人獨往誠違俗浮名亦累真當年各自勉雲洞鎮
長春

晚憩白鶴廟寄句容張少府

日入林初靜山空暑更寒泉鳴細巖響鶴唳秒雲

樹

端拂稱安綦面炎秀戴道冠望君殊不見終夕倚
欄干

題紫陽觀

南朝名士富仙才進步求鄉逐不迴舟并日添祠
時老祠宮長在鶴頭朱巖邊桂樹攀仍倚洞口桃
花落復開惆悵電裳太平事一函真跡鎖瑶臺

贈吳道士　舍象

先生曾有洞天期稍信天壇摘紫芝應世自能心
混沌全真誰見總支離玉虛闕人長在金鼎功
成俗未知他日蘢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樹　玄

題碧巖壽贈孫尊師

絕境何人識高亭萬家合繞軒臨樹杪送日極天
南積霧生泉洞歸雲鎖石龕丹霞披翠嶼白鳥滞
晴嵐仙去留虛室龍歸漲碧潭幽巖君獨愛玄味
我曾耽世上愁何恨人間事久諳終須脫羈鞅來
此會空談

玄

題白鶴廟

平生心事向玄關一入仙鄉似舊山白鶴吹空晴
聆聆丹砂流悶碧海潮書嗟多病娠中藥擬同真
經乞小還滿洞煙霞五陵亂何殊臺榭是荒閑

陵

步虛詞五首

氣為還元正心由抱一靈凝神歸罔象飛步入青
冥整服東三素旋綱踏九星瓊臺開後學稽首奉
真經

天帝黃金闕真人紫錦書霓裳紛蔽景羽服迥臨
虛白鶴能為使班麟解駕車靈符終顧借轉共世
情疎

聖主過幽谷虛皇在蕊宮五千宗物母七字祕神
童世上金壺遠人間玉斧空唯餘養身法修此與
天通

玄

何處求玄解人間有洞天勤行皆是道謫下尚為
仙教景東來風排虛駕紫煙不標圍史徵猶在玉
宸前

三素霏霏遠盟成凜凜寒火鈴空滅沒星斗曉闌
干佩響流虛殿爐煙在醮壇蕭寥不可極驂駕上
雲端

留題

瑤壇臨霧曉雲開羽客分飛俗士迴為報杉叉不
須物未曾遊處待重來

和陳洗馬山莊新泉

易

已開山館待抽簪史要嚴泉欲洗心常祇松聲述
細韻蒸流花片落高岑使殞淺瀨宵多往猶有清
光映竹林何日煎茶臨香河沙邊同聽瞑猿吟

奉和七夕應令

今宵星漢共晶光應笑羅敷嫁侍郎斗柄易傾離
恨促河流不盡後期長靜聞天籟疑鳴佩醉折荷
花想豔粧誰見宣猷堂上宴一篇清韻擬金鏘

又和八日

微雲疏雨淡新秋曉夢依稀十二樓故作別離應
有以擬延更漏共無由那教人世長多恨未必天

玄

仙不解愁惆望苑中殘酒醒香風佳氣獨遲留

和卿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
之作

成名郊外擁紫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暗封青
蘚徑好風輕透白紵衣嘉魚始賦人爭訟劍玉翰
沉國自肥獨坐公廳正須著書吟新詠見和微卿以
尚有嘉命賦及第

和致仕張尚書新創道院

梓澤成新致金丹有鶴情掛冠朝服足隱几暮江
清染園分輕綠松窓起細聲養高寧厭病默坐對

諸生尚書時有疾

和尉遲贊善秋暮僻居

登高節物最堪憐小嶺疎林對檻前輕吹斷時雲
縹緲夕陽明處水澄鮮江城秋早催寒事望苑朝
稀足晏眠庭有菊花樽有酒若方陶令愧猶賢

和陳贊善致仕還京口

海門山下一漁舟中有高人本白頭已駕安車歸
故里尚遺閑籍在龍樓泉聲激玉聽前落江色和
煙檻外流今日君臣厚終始不須辛苦畫貲牛

京使廻自臨川得從兄書寄詩依韻和

影 何

珍重還京使殷勤話故人別離長挂夢寵祿不關
身趣向今成道聲華舊絕塵莫嗟容鬢老詩句逐
時新

陪鄭王相公賦落葡兼水應教依韻

總外庭明雪乍晴落葡兼雪畫成冰長廊瓦疊行
行寂曉院風高寸寸增玉指乍拈簪尚愧金階時
墮履難勝晨餐堪醉書茶酒旬根空腸病不能

送禮部湯尚書致仕還建安

名遂功成累復輕鱗魚因起舊鄉情履聲初下金
華省帆影看離石首城化叡津頭尋故老同亭會

鶯 莖鶯 樹

上問仙卿冥鴻高擧真難事相送何須淚滿纓

和尉遲贊善病中見寄

仙郎移病署天過却似冥鴻避罻羅畫夢乍驚風
動竹夜吟時覺露霑莎情親稍喜貧居近性懶猶
嫌上直多望苑恩深期勿藥青雲岐路未蹉跎

池州陳使君見示游齊山詩因寄

往歲曾遊弄水亭齊峯濃翠暮軒横哀猿出檻心
雖喜傷鳥聞弦勢易驚病後簪纓殊寡興老來泉
石倍關情今朝池口風波靜遥賀山前有頌聲

再領制誥和王明府見賀

蹇步還依列宿邊扶衣重遶舊雲天自嗟多難飄
零困不似當年膽氣全雖樹晚花蹤向日能池鯉
浪細含煙從來不解爲身計一葉悠悠任大川

送高舍人使嶺南

西掖官曹近南溟道路遥使星將度漢仙掌乍來
朝柳映靈和拜梅依大庾飄江帆風漸漸山館雨
蕭蕭陸賈真遷闊終童久寂寥送君何限意把酒
一長謠

和王明府見寄

時情世難消我道淨宦流年厄此身莫歎京華同

鶯 湯樹 高

寂寞曾經兵革共漂淪對山開戶唯求靜貰酒留
賓不道貧善政空多尚淹屈不知誰是解憂民

和方泰州見寄

遷客栖栖重入京舊愁新恨兩難勝雲收楚塞千
山雪風結秦淮一尺冰置檀筵空情豈盡投湘文
託思如凝吏殘月落知孤坐遥望船牕一點星

文獻太子挽歌辭五首

國有承祧重人知齒胄尊清風來望苑遺烈在東
蕃此日升旒嶺何因到寢門天高不可問煙靄共
昏昏

夏啓吾君子周儲上帝賓音容一覩忽功業自紛
綸露泣承華月風驚麗正晨空餘商嶺客行哭下
宜春

出處成交讓經綸有大功洪碑於步北棠樹蘇山
東百揆方時叙重離遂不融故臣偏感咽曾是歎
三窮

甲觀光陰促園陵天地長簫笳咽無韻賓御哭相
將盛烈傳桑鼎遺文被樂章君臣知己分零淚亂
無行

緹仗清晨出非同出宵時愁煙鎖平甸朔吹繞寒

署

枝楚客來何補蛾山去莫追廻鴉飛盡處衝杖不
勝悲

送王貞外寧德安

家世朱門貴官資粉署便令爲百里長應好五峯
游柳影連彭澤湖光接庾樓承明須再入官滿莫
淹留

以瑞豁硯酬張貞外水精球兼和來篇

謝以瑞豁酬詩君水玉明方圓雖異器功用信俱
呈自得山川秀能分日月精中箱各珍重所貴在
交情

閣楞　閣

奉使九華山中塗遇青陽許郎中

故人相別動相思此地相逢豈素期九子峯前閑
未得五谿橋上坐多時甘泉從事余知忝宣室徵
還子未遲且飲一杯消別恨野花風起漸離披

奉命南使經彭澤不往王明府留此

遠使程途未一分離心常要醉醺醺那堪彭澤門
前立黃菊蕭疎不見君

南都遇前嘉魚劉令言游閩嶺作此與之

我持使節經韶石君作閑遊過武夷兩地山光成
獨賞隔年鄉思暗相知洪涯壇上長參殺孺子亭

收鈔

前自別離珍重分岐一杯消强加餐飯數吟詩

閣皁山

殿影高低雲擁峡松陰繚繞步排徊從今莫厭登
臨累不是來輕不得來

玉笥山留題

仙鄉會應逐王事知何極征傳莫辭勞玉峯聊一
息形骸已銷散心想都凝寂真氣自清虛非關好
松石九仙皆積學洞壑多遺跡遊子歸去來胡爲
但征役

廬陵別朱觀先輩

二鈔

桂籍知名有幾人翻飛相續上青雲解憐才子寧
唯我遠作卑官尚見君嶺外獨持嚴助節宮中誰
薦長卿文新詩試爲重高詠朝漢臺前不可聞

文彧少卿文山郎中交好深至二紀已
餘暌別數年二子長逝奉使嶺表途次
南康弔孫氏之孤於其家觀文彧手書
於僧室悽慨悲歎留題此詩

孫家虛座弔諸孫張叟僧房見手書一紀歡游今
若此滿衣零淚欲何如腰間金印從如斗鏡裏霜
華已滿梳珍重遠公應笑我塵心唯此未能除

靜　宮　吾

朱處士相與有山水之類見送至南康
作此以別之
憐君送我至南康更憶梅花庾嶺芳多少仙山共
遊在勸君百歲尚康強
清明日清遠峽作
嶺外春過半途中火又新殷勤清遠峽留戀北歸人
迴至南康題紫極宮裴道士房
王事信靡盬飲冰安足辭胡為擁征傳乃至天南
陲天南非我鄉留滯怨路岐時逢羽人家弦若雲
霄披何以寬我懷老莊有微辭遠士無不可去人

寧偏爲客愁聊復通爲君吟此詩
和歙州陳使君見寄
新安風景好時令肅林門身貴心彌下功多口不
言鄰鈴家法在儒雅素風存若復陪遊戲鄉閭俗
化敦臨聰山色秀繞郭水聲喧織絡文章麗矜嚴
道義尊樓臺秋月靜京庾曉雲屯曉吹傳街鼓晴
陽展信旛一篇貽友好千里信心論未見歸驂動
空能役夢寬
和貫員外戲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斲蒼苔手自栽喜見唐昌舊

樹　　樹

頹巳爲君判病酌金壺
光穆皇后挽歌三首
仙馭期難改坤儀道自光閟宮新表德沙麓舊層
祥素帝先門掩凝笳畢陌長東風挑隧樹無復見
親桑
永樂留虛位長陵啓夕扉返虞嚴吉仗復土揜空
衣功業從三母光靈極四妃唯應彤史在不與露
花晞
陰陰閶門路烟雲曉更愁空瞻金輅出非是濯龍
游德感人倫正風行內職脩還隨偶物化同此畏

軒丘
嚴相公宅牡丹
但是豪家重牡丹爭如丞相閣前看鳳樓日暖開
偏早雞樹陰濃謝更難數朵已應迷國豔一枝何
幸上塵冠不如更許憑欄香嫋嫋春光未肯殘
侍宴賦得歸雁
夜靜聲動息翩翩一雁歸清音天際遠寒影月中微
何處雲同宿長空雪共飛陽和常借便免與素心違
又賦早春書事
花冥芳華早皇家勝事多弓聲達春氣奕思養天

和綾酒紅爐火浮舟綠水波雪時表事甚尋環枕

層歌

薔薇詩一首十八韻呈　東海侍郎

太尉中書令鄭王　從善

綠影覆幽池芳菲四月時管絃朝夕興組繡百千
枝盛引墻看過高傾架屢移露輕濡綠葉蜂蝶拂
吟髭日照玲瓏愛風搖翡翠帷早紅飄鮮地狂蔓
挂蛛絲嫩刺牽衣細新條窣草垂踐香難暫捨嬌
態自相窺深淺分前後容華互盛衰轉前留客久
月下欲歸遲何處繁臨砌誰家密映籬蜂尋房探

爛碧玉叢參差分得態趣種開來遠近如晶熒歌
袖袂柔弱舞署文書爵誰將比庭螢自合嗤匀粧
依水鑑注波滿烟霧畫難憑采屢名宜並楚姬寄
君十八韻思拙愧新奇

依韻和令公大王薔薇詩

綠樹成陰後群芳稍歇時誰將新濯錦挂向最長
枝卷箔香先入憑欄影任移實頻搖酒盞吟苦怕
霜鬢架迥龍雲密度處展綵帷有情縈舞袖無力
胃遊絲嫩蕊鶯偷采柔條柳伴垂荀池波自照梁
苑客嘗窺王孫謝金桃亦隨衰花中應獨賞

庭下故開遲委豔妝苔砌分華借槿籬低昂匀均
蝶護淡疊參差幸植王宮裏仍逢宰府知芳心向
誰許所態不能支芍藥天教避玫瑰衆共嗤光明
映畫景澗膩裛輕霏麗似朝神女珍加重衛姬君
王偏屬詠七子盡搜奇

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

暖吹入春園新芽競粲然才教鷹觜折未放雪花
妍荷杖青林下攜筐旭景前（採茶須在日未出前）孕靈資雨
露鍾秀自山川礦後香彌遠烹來色更鮮石隨土
地貴味逐水泉遷力藉流黃暖形模紫筍圓（茶之美者有國據紫筍）

止富鐵柳火迮想濤金泉（陽羨茶山有金沙泉修貢時出）
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煎輕甌浮綠乳孤灶散餘
烟甘膏非于匹宮槐讓我先（槐芽亦可為茶）竹孤空冉冉
荷弱謾田田解渴消殘酒清神減夜眠十漿何足
饋百榼盡堪捐采擷唯憂晚營求不計錢任公因
焙顯陸氏有經傳愛甚真成僻嘗多合得仙亭臺
虛靜處風月艷陽天自可臨泉石何妨雜管絃東
山似蒙頂親得從諸賢

徐公文集卷第四

曙　棄　樹

徐公文集卷第五　詩五

東海　徐□□　撰

春雪應制

紫陰建瑞景瑞雪凝芳辰姱容猶疑臘風和始覺
春榮林開玉蕊飄座裹香塵欲識宸心悅雲韶慰
兆人

送雪詩

欲使新正識有年故飄輕絮伴春還近看瓊樹籠
銀闕遠想瑤池帶玉關潤逐麩麯鋪綠野暖隨杯
酒上朱顏朝來花萼樓中宴數曲賡歌雅頌間

自題山亭三首

蓊組非無累園林未是歸世喧長不到何必故山
微　小舫行乘月高齋臥看山退公聊自足爭敢
望長閑　跂石仍臨水披襟復挂冠機心忘未得
棊局與魚竿

和陳表用員外求酒

暑天頻雨亦頻晴蕭灑外間雲重復輕珍重一壺酬
絶唱向風遙想醉吟情

奉和右省僕射西亭高臥作

院靜苔莓積庭幽怪石欹蟬依當檻急虹影向簷

鞋　娟　易

垂畫漏猶慵永叢蘭未覺衰珠莖巢翡翠折葉綴
鷫鸘引酒深何緣開棊奇趣逸景皆隨所尚物各
遂其宜道與時相會才非世所羈賦詩貽座客秋
事爾何悲

題新淦鶴池寄孟賓于員外

往年淦水駐行軒引得清流似月圓自有餘光還
碧落不勞人力遶金船潤滋苔蘚欺茵席聲入杉
松當管絃珍重詩人頻管領莫教塵土咽潺湲

右省僕射檢湖亭開宴鉉以宿直先歸
賦詩留獻

湖上一陽生虛亭啓高宴楓林埋翠出白鳥波心
見主人忘貴達座客密興戲偶然殘點催歸宿明
光殿

送孟賓于員外還新淦

嶠雲城闕不從容却佩銀魚隱玉峯雙澗水邊歌
醉石九仙壇下聽風松題詩幾壁猶遺墨采藥春
畦御老農野鶴乘軒雲出岫不知何日再相逢

孟君別後相續寄書作此酬之

多病怯煩暑端才憂近職致足北窓風遙懷結無
極故人多戚別詩句字相連尺素寄天涯淦江秋

水芭

初后夕侍宴

天上軒星正雲開湛露垂禮容過渭水宴喜勝瑶
池彩霧龍花燭新龍翔羽儀君臣歡樂日文物盛
明時屢捲銀河轉杏殿玉漏遲華封頌祝意賜酒
與齡詩

又三絶

時平物茂歲功成重翟排雲到玉京四海不知春
色至今宵光入九重城
銀燭金爐禁漏移月輪初照萬年枝遥看已似文
王事卜世應同八百期
洪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燭宴昭陽六衣纔禮如
金屋彩筆分題似柏梁

北苑侍宴雜詠詩

竹

勁節生宮苑虛心奉豫遊自然名價重不羨渭川族

松

細韻風中遠寒青雪後濃聲陰隨遊內初用待來封

水

碧草垂低岸東風起細波橫汾從游宴何謝到天河

風

昨朝櫻解東今日又開花爭力無人識誰知玩物華

菊

細麗披金彩氛氳散遠馨況杯頻奉賜緣解制頹齡

柳枝詞十首　庄中應制

金馬詞臣賦小詩梨園弟子唱新詞君恩還似東
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驚人天邊雨露年
年在上苑芳華歲歲新
長愛龍池二月時毵毵金線弄春姿假饒葉落枝
空後更有梨園笛裏吹
綠水成文柳帶搖東風初到不鳴條龍舟欲過偏
留戀萬縷輕絲拂御橋
百尺長條婉麴塵詩題不盡盡難真恐君折向人
間種還似君恩雨露春
風暖雲開曉熙明翠條深映鳳皇城人間欲識靈
和態終取新詞玉管聲
醉折垂楊唱柳枝金城三月走金羈年年為愛新
條好不覺蒼華也似絲
新春花柳競芳姿偏愛垂楊拂地枝天子偏教詞

鮭　箄

客賦宮中要唱洞簫詞
凝碧池頭燕舉廻鳳呈樓畔菸晴煙新詞欲詠知
難詠說與雙成入管絃
侍從甘泉與未央杪舟倫要近垂楊櫻桃未綻梅
先老折得柔條百尺長
奉和宮傅相公懷舊見寄四十韻
謝傅功成德望全鸞臺初下正蕭然持風下恩三
千里感舊重懷四十年西掖新官同貫馬南朝興
運似開天文辭職業分工拙派筆班資濃淡先每
說隨容薦刻畫長戀祖石貴雖鶴晨趨綸掖吟春

綫

永夕會精廬待月圓立馬有時同草詔聯鑣幾度
共戒爲閑歌郴棠翻新曲解詠桃花從綺筵少壯
況逢時世好經過寧慮歲華遷雲龍得路須騰躍
杜棣非材合棄捐再過湘江猶是幸兩還宣室竟
何緣已知瑕玷勞磨瑩又得官司重接連視漏分
宵趨建禮從遊同召赴甘泉雲開閶闔分臺殿風
過華林度管絃行止不離宮仗影衣裾常惹御爐
烟師資攀斝論中禮休止山公與小銓多謝天波
垂赤管叔敖晨景過華塼翱飛附驥方經遠巨楫
無風豈濟川玉燭調時鈞軸正台階平處德星懸

鸑　圭　圭　樹　閔

嚴廊裡總威容聊布素情深更好偏長擬嘗巢安
大厦忽經操斂領中樞吳門日麗龍街節宗口沙
情鷄畫船蕃代名高方赫赫懇惡心切更兢兢乾象
安辭氣志仍懇吳撲精誠立且尊卻許丘明師紀
傳更容球原泰周旋來門白侍施行為厚祿何妨
食萬錢窗孤尚應勞獻暨清談唯見論空玄東山
妓樂陪閑步北牖風涼足晏眠玄武湖邊林隱見
五成橋下樺洄沿曾移苑樹開紅藥新鑿家池種
白蓮不遑前驅如野遂利身通客且招延碁枰寂
靜陳虛閣詩筆沉吟勞彩牋往事偶來春夢裏閒

閦

愁因動落花前青雲舊侶嗟誰在白首親情倡見
稀盡日凝思殊悵望一章追敘信精研韶顏莫與
年爭競世慮須憑道郵宣章奇書生為將相定由
陰德致神仙年公剩有登臨興尚子都無嫁娶牽
退象天山鎮浮競起為霖雨潤原田從容白保居
巨契何必扁舟始是賢
相公垂覽和詩復貽長句輒次來韻
西院春歸道思深披衣閒聽蹊猿吟鋪陳政事留
黃閣偃息神機在素琴玉柄暫時疎末座瑤華頻
復忠清音開時使作東山約共賞煙霞技曠心

九日落星山登高

秋暮天高稻種成落星山上會諸賓黃花泛酒依流俗白髮滿頭思古人巖影晚看雲出岫湖光近見客垂綸風煙不改平長度終待林泉老此身

十日和張少監

重陽高會古平臺吟編秋光恰下來黃菊後期香未減新詩捧得眼還開每因佳節知身老却憶前歡似夢迴且喜清時優行樂是非名利盡悠哉

御筵送鄧王

禁裏秋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鶯衫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歷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

和張少監晚菊

憶共庭前衍砌栽柔條雖吹獨依限自知佳節終堪貴爲惜流光未忍開叢摘也須盈掌握馨香還解滿樽罍今朝旬假猶無事更好登臨泛一杯

郎

送馮侍御

聞君竹馬戲毗陵誰道巖風自六卿今日聲明光藉物共看旌旆擁書生新城橋下盤螭射虎亭邊草路清應念疑中諸離恨老來偏重十年兄

又絕句寄題毗陵驛

曾持使節駐毗陵長與州人有舊情為問驛樓風月道舍人髭鬢白千莖

陳侍郎宅觀花燭

今夜銀河萬里秋人言織女嫁牽牛珮聲寥亮和金奏燭影熒煌映玉鉤座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為主人留世間盛事君知否朝下鸞臺夕鳳樓

送蕭尚書致仕歸廬陵

江海分襟二十春重論前事不堪聞主憂自辱誰非我曲突徙薪唯有君金紫滿身皆外物雪霜垂鬢更雖齊鶴歸華表望不盡玉笥山頭多白雲

賦得秋江晚照

落日照平流晴空萬里秋輕明動楓葉點的亂沙鷗晉網魚梁靜釜鋻稻穗收不教行樂倦舟舟下城樓

奉和子龍大監與舍弟唱答之什

石渠家親內優賢明主知臣豈偶然鸞鷺分行皆接武金蘭同好共忘年煖思未遂林泉約獨往空懸組綬縈多少孫情知不盡好音相慰強成篇

史館庭梅見其亮未歷載三十今已半

書 樹

枯同條諸公唯相公與結在耳親物與
感率成短篇謹書獻上伏惟垂覽
東觀婆娑樹曾耕甲坼時蕙英共發折芳歲幾推
移往事皆陳迹清香亦謝衰相看宜自喜健發合
垂然
翰臣學士侍郎以東館庭梅首輸見之
意求令從半枯向時同條零落却盡棄
奬無領旌惟二人感舊傷懷發於吟詠
恩然好我不能無言輒次采韻攀和況
德見萌芽日運憐合抱時舊歎知夢想物候暗還

移素雖今無幾朱顏亦自衰樹將人共老何暇史
悲然
再次前韻代梅答
託植經多稔噴榮向盛時枝條雖已故情分不曾
移莫訝陰前老還同鏡裏衰更應憐憔葉殘吹推
垂鑒
太傅相公深感庭梅再成絕唱曲垂借
示倍認知憐謹用舊韻攀和
榮省繁華地含芳自一時雪英開復落紅藥植還
移調音為翰林又為史館靜想分今昔頻吟歎盛衰多情共

錡岸

樹 開

如此爭免發成絲
太傅相公以東觀庭梅西垣舊植首倡
盛賞令獨家兄唱和之餘俾令攀和翔
依本韻伏惟垂覽 緒
靜對含章樹漢有含章殿下樹閒思共賞時香隨荀令在
根異武昌移物性雖拘語人心豈變衰唱酬勝笛
曲來往韻采絲
卜 翰臣學士侍郎楚金舍人學士以再傷
庭梅詩同垂寵和清絕感歎情致俱深
因成四十字陳謝 恍

人物同遭謝重感念舊悲更華侍瓊玖合奏發頂
荒餘材雖無取殘芳尚獲知聞君何所似珍重杜
秋詩
太傅相公以庭梅二篇許舍弟同賦再
辺濂思曲有虛辱謹依韻奉和庶申感謝
舊春終無替流光自足悲攀條感花萼和曲許頂
荒前曾成夢何人更已知傷情聊借喻爭敢道
苦詩
太傅相公與家兄梅花酬唱許綴末篇
再賜新詩悔況拙句謹奉清韻用感鈞

闕 樹 壁　　　閏 樹 樹

私伏神宗覽　錯
重歎梅花落非關塞笛悲論文切接嵩來曲擬吹
箎宋詩云竹吹箎枝遠清風動香因白雪知閑釣數及
博望賦鄰公詩
和鍾太監汎舟間游見示
湖港横趨北山阿一月三游未是多老去文翻難
智合閒中滋味更無過翁橋樹傍行人渡村徑風
飄牧豎歌孤棹亂波偏有興滿川晴日映微波
又和游光睦院
寺門山水際清淺映層巒客櫂晚維舟傍僧房猶擇

閒日華寥竹靜雲影過階閒真趣一長嘯忘懷物
我閒
和張少監舟中望蔣山
谿路向還背前山高復重紛披紅葉樹間關白雲
峯盡日慵移櫂何年醉倚松自知閑不得不敢笑
周顒
御札
新酒初熟偶與鄭王諸公閒寄於清寒雲麓之間
既覽秋物漫踏霜林因賦茱萸一題以遣此詩之
興鄉鴻才敏思不可獨醒宜應急擬同賦奇旨

漸 樹

茱萸詩　翰林學士臣徐鉉進
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房排紅結小香透夾衣
輕宿露濃雲積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
西清
奉和御製茱萸
臺畔西風御果新芳香精彩麗蕭辰柔條細葉粧
治好紫蒂紅芳點綴勻數朵得陪天上宴千林長
作洞中春今朝聖恭偏流詠黃菊無由更敢鄰
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由以病戒酒多時蠲

拒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銜杯
味明日知停入閣朝為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
醉金貂
秋日汎舟賦蘋花
素艷擁行舟清香覆碧流遠煙分的的輕浪汎悠
悠雨歇平湖滿風涼運漬秋今朝流詠處即是白
蘋洲
題梁王舊園
梁王舊館枕湖濱共引垂藤繫小舟樹衛危臺風
漸舉埋款石兩修修門前不見鄒枚醉池上時聞

雁驚愁節士違秋多感激不須頻向北中游

奉訓度支陳員外

古來貧達士馳騖唯庸吝非禮弊帶皆違道無與
居儒家名述閥道將世情疎古友嗣世德古風篤
有餘年遇漢文皇摳翁佩金魚俯視長沙賦栖栖
將焉如

明道人歸西林求題院額作此送之

昔從岐陽狩瓊瓔滿箏繖十年苦我夢今日送歸
歸曳尾龜飛渠來軒鶴漫肥含情題小篆將去挂
巖扉

送宜州丘判官

憲署游從阻平臺道路賒甚君馳役東於此會仙
槎綴酌遲飛蓋徽吟望綺霞相逢在春渚翻羨
浴嗟

北使還界邑道中作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觸行柴宋道河流激似飛林葉皴如
掃程途苦畫短野迥知寒早還家亦不留要且還
家了

禁中新月

今夕拜新月沉沉禁闥中玉繩疎間影金霧靜無

風節換知音老詩平見嚴功吟看北墀暝闌堦陛
微紅

觀省主花燭

玉門嘉禮萬人觀況是新承寶膳歡花燭喧闐盈
相府星辰搖動遠遊冠歌聲暫閑閑宮漏雲影初
開見寶盤帝里佳期頻賦頌長留故事在金鑾

奉賭賦詩輸劉起居

刻燭知無取爭先索未精本圖忘拍我何必計輸
贏賭墅終規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視笑高詠兩
忘聲

春晝日游後湖呈劉起居劉時方就康

今朝湖上送春歸萬頃澄波照白髭笑折殘花勸
君酒金丹成熟是何時

送察院李侍御使廬陵因寄孟員外

繡衣來馹急如星山水何妨寄野情昔向九仙臺
下歇閑聽五里碑吟聲

後湖訪古君賦一題得西邸

南朝藩閣地八友舊招尋事往山光在春晴草色
深曲池魚自樂叢桂鳥頻吟今日中興運稍懷翰
墨林

錫　鶯

送德邁道人之豫章

禪靈橋畔落殘花橋上離情對日斜顧我乘軒慙
紱綬羨師飛錫指煙霞樓中西嶺真君宅門外南
州處士家莫道空談便無事碧雲詩思更無涯

送陳秘監歸泉州

風滿潮濤木葉飛水邊行客駐驂騑三朝恩澤馮
唐老萬里鄉關賀監歸世路窮通前事遠半生談
笑此心違離歌不識高堂慶特地令人淚滿衣

又聽霓裳羽衣曲送陳君

清商一曲遠人行桃葉津頭月正明此是開元太
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

又題白鷺洲江鷗送陳君

白鷺洲邊江路斜輕鷗接翼滿平沙吾徒來送遠
行客停舟為爾長歎息酒旗漁艇兩無猜月影蘆
花鎮相得離筵一曲怨復清滿座銷魂鳥不驚人
生不及水禽樂安用虛名上麟閣同心攜手今如
此金鼎丹砂何寂寞天涯後會眇難期從此又應
添白髮勸君不忘分飛處長保翩翩潔白姿

徐公文集卷第五

肇　校　芹　肇

徐公文集卷第六　制一

東海徐鉉

保寧王制　南昌王制
張居詠制　馬希崇舒州節度使制
馮延巳加特進制　林仁肇浙西節度使制
鄭王加司空制　上太后尊號制
徐遼授太子太保制　朱業江州節度使制
朱業宣州節度使制　劉從効檢太師制
嚴續除司空制　改封江王制
謝面加特進制　鄭王加元帥制

朱業加中書令制　馬在貴加官制
游簡言平章事制

保寧王制

門下昔先王聰明時憲文質載周觀親之義莫之
或改乃知封建之重宗社攸賴友愛之美風教攸
先寅恭舊章敢忘循舉二十弟景逷沖粹慎德
孝恭出言有章好學不倦致我文考慈訓備隆而
能踐修嘉猷思廸前哲卑爾令器時惟老成學于
眇沖肇當纘服類貽謀之緒後仰無鑒之在天尚
念多艱懼弗克荷是用控懿親以佑涼德班宗彝

以懷萬邦錫爾以山川表爾以車服師長之任中
而寵之致叙之恩於是乎在於戲直茅僕社禮異
綏馬建華蕃等親莫匪爲腹信忠順可以無悔尊
師重道事以多聞書愛敬以本親類祗慎和以厚
宗室勿忱勿隳有初有終服我訓詞永光彝烈可

南昌王制

門下昔西周之分陝服則曰風聲猶存南朝之治
揚州則曰本根攸寄非親賢碩望不足以表東夏
非輔相重位不足以副具瞻天下爲公百王不易
肆予敦命匪敢有私長子某敦信厚之風秉孝恭

之德允迪前烈孝由生知自剖麟符往綏淮甸尊
敬師傅奉行詔條有所問而不干知爲善之最樂
秉楚之俗向風而安時以爲能朕亦自慰又陟明
賞善有國大典苟得其所雖親何嫌是用特就留
臺寵開相府榮貴之數儀制存焉豈爲政無他勤
則有繼業德甚易終之實難無以安佚自居而忘
夙夜之戒無以驕貴自負而忽藥石之言治亂善
敗則有先聖之遺經憲章文物則有中朝之成式
諮詢佩服身先行之欽哉慎哉無忝多訓可

張居詠制

門下昔在先王任賢尚齒出將入相所以任賢也
尊師重傅所以尚齒也況乎擇藩屏之寄膺輔導
之求高步承華誕揚師訓克堪其選我有人焉某
負楨幹之材秉純厚之德亞更厥尹歷事累朝昇
元始基賴其獻納故陟鸞臺之位爰立作相保大
踰歲揖其綏懷故委龍節之權受脤之社懋乃嘉
績協於朕心厥邦政成粹瑞來覲方圓位著爰待
僉諧而昔自故相已嘗爲保重煩耆德俾傅東朝
尊敬之議典章斯在噫昔者叔孫璞廣善於其職
克繼來躅可不慎哉勉著嘉猷以副時望可

換州節度使馬希崇除舒州節度使制

門下姬周同德曾叔封於王畿炎漢功臣楊僕恥
居關外是知藩翰之重所寄必同遠近之差以斯
爲寵我有成命爾其欽聽某識度奸弘風猷茂遠
宗熙奕世不恬貴以驕人多難薦臻每忘身而濟
物智能通變仁足允宗來庭不俟於匕旬保境豈
徒於五郡劉總舉全燕之地弘正輸雄魏之邦故
實攸存懋章何怯是用加之飫賜尊以上公陟貞
壘之崇資委建牙於列鎮虞隸而見前席與談言
語有章威儀可則既叶致予之望且堅戀闕之心

矯爾誠明形於表踐僉歎忠勤之操宜更節制之
權而水泰全軍舒眉舊國地望無慙於汝水封疆
密邇於王城用諧日近之言尚資河潤之福俾迴
新命往受中權於戲大義昭彰朝恩淟汗千里之
地可以親政三軍之帥可以圖功永樹風聲無忘
多訓可

太尉太保馮廷己落起復特加進制

門下彝貫之行憲章斯在急於務則適其變終其
事則歸於禮將軍重任足以奪孝子之情特進崇
班自昔冠諸侯之上中爲懋典允屬公才具官馮

廷己儒雅積中機神應物風雲爲彝魚水冥符處
多士之朝副具瞻之望及移柯府出鎮臨川封境
綏懷聲猷茂遠頃集衆兵之痛儲從金革之權密
寵有誠輯瑞來覲嘗舊德係佑來朝比跡傳之
在前允諧擬議賴君公之拜後遂亂變除俾進崇
階應申優寵於戲將相之重資爾以作聖儲兩之
尊榮爾以成德知人則哲予用赤疑勉揚令圖無
忝多訓可落起復冠軍大將軍加特進餘並如故

林仁肇浙西節度使制

門下建侯樹屏有國之攸先崇德報功百王之所
共斯爲令典予敢忘之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
察等使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爵南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户林仁肇稟此星芒嶽爲時幹鼓
藝之氣指動敵而愈高金石之心周時艱而益壯
效節昀殊功於南部奏多壘於東門允我所行績
用昭著及德留務于浙之西成師著無化之威察
俗有惟清之化峴爾京口啟城長城于惟汝嘉俾
正著守國爾才略樹之風聲雄節大郡所以屏王
室尊官盛典所以懋官成惟惠惟和有嚴有翼使
予無東顧之慮者寔其賴焉克堅一心以永百祿

可依前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使持節都督潤州
諸軍事潤州刺史充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營
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官勳封如後

紀國公封鄧王加司空制

門下宗子維城良臣推聖故有王社之數爲司之
權親親賢賢古之大訓也我有成命時惟至公第
七子某識度海通器質清粹就傅之歲夙儀不德
出閣已來聞望所著向由邦政入致中樞內形將
順之規外盡彌綸之業人知親附俗待和平邦家
之基斯實倚賴今六騑巡守萬乘啓行方資庶畔

之勤宜有疇庸之典畫南陽而錫壤掌邦土以命
官併加毀賞之資益峻具瞻之望於戲義擬君父
愛敬之道兼爲任樑文武弛張之政存焉爾其佩
服前訓洽洞舊德勿驕勿惰有初有終永樹風聲
以保元吉

上太后尊號制

門下膺昊穹之眷荷宗祏之重何嘗不嚴奉慈訓
聿循孝理所以化成天下弘濟多艱親親尊尊敎
之大者也況沉潛之德丕顯於國風輔佐之勤光
昭於王業今遺思景洽靈鑒在天俾予小子恭踐

大寶思弘任姒之烈紹恢三五之基爰舉盛典敢
忘欽奉宜上大行國主皇后尊號爲太后

太子少傅徐遼授太子太保制

門下崇德尚賢推恩錄舊茲惟令典允屬時英予
以形影翊膺丕業咸萬之望羽翼之恩敢忘寵章
用光師道某清直稟氣忠厚爲資賓戚里之所宗
歷累朝而見重敬慎即保家之主恭勤無出位之
思一麾自京口臨藩允貞師律鸞臺作相足厚時風
留侯恬務于退身踈受更聞于稱職純誠益著雅望
攸高非者預參綴衣導揚末命忠貞以濟典禮無

遺顧惟沖人惟德弗嗣當此承祧之日益堅重傳
之懷是用執政崇資仍加食賦於戲班崇一品秩
視三師苟非賢臣孰克臻此永期納誨無替令猷可

朱業江州節度使制

門下古者諸侯之賢入爲卿士上公之寵出爲方
伯故中外之任踐更攸宜我有勳臣咸曰名將藩維
宿衛夾輔沖人肆予仰成是用仲告某家傳武略
天賦純誠名因勇聞位以材致周旋數紀佐佑累
朝由御將以兼元戎數勞涖茂自百城而登連帥
聲政洽閫寵益盛而若驚位益高而愈謙予纂服

之始駿奔來朝且堅戀闕之心因定周廬之任忠
貞彌固夙夜惟寅肇下肅清時乃之力永言舊德
豈忘于懷會九江元侯入奉朝任中流之寄非賢
不居是用叔蕭綺之權付金符之重往分巨屛更
佇殊庸嘆犒師旅以壯軍聲明紀律以宣庶政可
畏可愛富之教之是汝所長無替前勳陟明有典
厥惟欽哉可

朱業宣州節度使制

門下卑服之寵所以報功藩閫之權所以觀政茲
爲令典允屬信臣某智勇推高忠貞特立秉武經

弘　於

而致用服戎政以居多誠悃罔就終始一揆及分符出守持節主留恩信並行詔條畢舉肅建譽而無犯視赤子以如傷所臨之方去思仍在向鍾多難入衛京師憂國忘家令行禁止虜情自屈戎事以寧肆予御戎特乃之力今疆場備靜屢黎未康宣城輿臣國家巨屏方當謀帥是用兼敷貴果毅以壯先聲假惠和而蘇疲俗付爾節鉞往鎮撫之惟爾慈儉足以安民剛正足以行法必當望風自理投刃皆虛宜弘寬大之規以集中庸之德勉兹具美永振嘉猷可

泉州節度使劉從効檢校太師制

門下望高於朝則專師保之任忠加於物則建土田之封所以啟佑沖人藩屏王室者也我有寵數屬于元侯某山岳儲精星芒稟異挺全才而應用激大義以致身而自際會先朝奮揚奇業靜一方之多難越萬里以來庭故得術作藩宣誓之帶礪而能恩威洽著紀律修明戎政有經理聲日達黎獻有不欺之頌朝廷無南顧之憂成績忠規古難其比譽予眇質酬德弗明賴我友邦越乃賢帥推誠翼戴克荷景靈渙汗之恩惟恐不至是用增以

勁　益　肆　樹　子

井賦崇為太師美號峻階併仲殊渥德已言之禮可以觀德啟邦之寄可以樹勲勉揚令圖永錫繁祉可

右徐蔑績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粤予眇質負荷景靈不有時賢豈哉多難致若先意特寄舊臣某純粹炳靈惠和成性槃台嵩之慶連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丞吏歷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為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明勞而弗矜謙以自牧尤朝鉴其誠志任以腹心頃當與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畫規竭慮夜思晝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居禮無違者忠勲茂績人無間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理予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為左相燕國文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宜曰寵章是同憂責嗚呼交道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於道可

信王改封江王知中書令制

門下唐堯之聖也既以序九族爲先漢祖之降也亦以守四方在念矧予小子弗堪多難實賴厚后共康蒸民爰有賢侯亦在諸父膺勲表德戢戎變馬第二十叔某天賦機神生知禮樂肇開宋邸則孝敬之道升聞出建藩墉則威和之風遠佈況五嶺之除俗雜化雄吏服其明民安其教願如冬日隱若長城孫以不明秖承丕咎乃殷尹之於友邦師保之規既自家而形國某蕭之澤當由親而及遠是用正左相之位崇三司之儀增賦進封併

仲寵數於戲首我文考丕建懿親藩屏所繫社稷是衛燕翼之旨可不勉歟欽哉嘉猷以承繁祉可

謝保某加特進階增食邑

門下王者均慶推恩無遠弗及矧有舊德居然將臣方中承舊之懷豈忘疇庸之典某素推勇氣夙負壯圖立功旗鼓之間發跡風雲之會出分符竹入守關防翼衛天門董齊蕭銜成著在公之績可觀適用之材享此期頤保茲優逸錫富壽之福全終始之名比之古人不可多得豈以貽厥嗣守屢基方資無改之規式重後凋之節俾升階序仍進

户封於戲二品崇資三朝貴仕人臣寵祿何以過斯勉荷朝恩永揚令問可

鄭王加元帥江寧尹制

門下睦親尊賢王者之盛業也中台上將有國之重任也是必資咨公議搢若舊經舉而行之謂之令典我有愛弟時惟宗英論道經邦勲德滋茂肆予有命允叶厥中某挺命世之才秉生知之哲機神穎邁器宇沖深自寶玉分封緇衣授職內蘊青明之德外宣寅亮之功持謙下之資以親附百姓體勤儉之節以表率時風學問該通每諮詢而自

益忠誠孝悌常持順以無違昔者三后叶心十亂同德允茲古義非爾而誰粵予眇躬思廸先訓獲守大業汔臻小康實賴手足之賢以集股肱之寄無德不報雖親何嫌是用誕舉殊恩誕加名數夫元帥者民之司命中樞者國之宗臣尹京所以表則四方增封所以藩輔王室毗倚之重何以加斯於戲義兼國家權總文武動靜之際治亂繫焉所先者在乎洞諳所順者在乎聽受啇如止水故是非之說不可欺平如懸衡故善惡之徵不能惑有化無隱非好異也不違如愚非苟合也唯公是務

樹 易 吾 先

惟道是從所務必先成所親必端士服吾身訓永
以樹英聲可

朱某加中書令宣州節度使制

門下予嘗顧藩屛之重思敷獻之康欲使折衝之
威迭行於封略惠和之化普及於方州既報政之
屢聞乃改秩而數寵咨爾賢帥某嬉言某武毅
致身忠厚成性踐更事任昭著勳庸修若金湯之
之帶礪自持使節出鎭中流恆爾著之風立嚴明
之令仁而有斷吏不敢欺故使爲州卑安連營輯
睦蔚爲殿邦之績叶于進律之文是道才何適

不可予以宣城列鎭甸服與區久嗣元戎本爭王
化籍爾有成之效副我共理之懷右相之崇寄司
所重中爲殊奬以極朝恩於戲有忠於民有功於
國中台貴位累鎭劇權苟非純誠何以臻此爾尙
守益恭之節勵匪懈之心永懋嘉猷以光眷望

馬在貴加官制

門下盡忠於國者其效深有勞於事者其澤厚方
切念功之義仍當均慶之初不有寵章孰光懋典
馬某深沉有勇質重寡言少推學勉之能早識擇
君之舉自策名旗鼓受任疆場履險身先有功不

若 署

伐向分符竹實剡書術化行於當层之時節著於
艱難之際純誠懋績時論多之入掟禁營遂成優
秩富壽之福無闕敬慎之風愈高于惟汝嘉思有
以勸屬此推恩之際俾升掌武之貢噫忠懃既明
寵祿亦至終始之義今古所高也撝令猷以享元吉

游簡言工侍射平章事制

門下昔在明王膺圖嗣統雖復格天光表繼文下
武猶曰賓相以濟又曰克艱厥臣刑惟寡昧嗜古
無尹若乃永弼之重毗佑之隆詢於具瞻敢或輕
授游某世濟文雅挺生公器中興之始即爲辭臣

重熙在運亟更近署忠爲令德實浮於名謇然直
躬允洽時望先皇帝省方展義分命庠司稽爾重
臣輔于小子直躬無避正辭不諂翊從行闕克申
其勞王於受命交其之間抗節履危之際殊義以
濟知無不爲此皆古之所以爲艱子之所以嘉尙
者也間歲出於獨斷命長南宮議者但高其盡公
之誠未詳其理劇之用遂能正身而令當官不回
庶風霜之威以糾其慢堅夙夜之節以率其勤請
托不行紀綱自整庠議由是威伏六職以之孔修
風雨不渝始終一致實爲明器想見古人而則觀

綱領之間遠戒勞勤從容廟堂之上未盡謀猷嗜
謂之典予所多愧是用命作左相陟茲鸞臺進金
紫之崇階典圖書之秘府無爵井賦併示寵名於
戲精細務足以導鄭室之和恭大政足以暢彌綸
之業繄爾攻君之勋成我知人之名往惟欽哉無
假多訓可

徐公文集卷第六

徐公文集卷第七

東海徐鉉

李戶明御史大夫制　宋齊丘知尚書省制
劉崇俊起復制　馮延魯江都少尹制
王彥儔加階制　李戶明舒州刺史制
趙丞御史中丞制　陳褒制
杜昌業江州制　招討妖賊制
魏王宣州大都督制
王崇文等並本州觀察使制
高遠休壽州司馬制　李萼節度副使制
馮延巳兼起居郎閻居常兼起居舍人制
王仲建禾崇措等制　查文徽知雜制
張義方勤政殿學士制
劉彥貞觀察使制　外祖母追封制
刁紹工部尚書制　張義方左常侍制
李貽業宗正卿制　陳繼善工部侍郎制
蕭儼祠部郎中制　陳景迪工部郎中制

李戶明御史大夫制

勅御史所職實爲紀綱百官之邪得以糾正衆目
不理得以舉明使朝廷凛然罔懈於位茲朕之攸

昉 予

賴而知厥政也向者治刑不蔽官業屢申運用者
其訊鞫之煩委以澄清之寄厥循理本課在得人
通議大夫守吏部尚書柱國賜紫金魚袋隴西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昉明學術優深德望彥重
可副丞相以鎮時風中散大夫守右常侍判御史
臺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趙孚自掌憲司克勤於職
而侍從之列朝夕論思期於獻退宜在專任令以
本秩移從理官可歸騎省以備顧問各職乃任允
副懋功昉明可御史大夫孚可守本官罷判臺事

宋齊丘知尚書省制

叶 剪 白 貞

勅兩掖南宮樞機之地也元台上公股肱之寄也
況覩賢在位中外具瞻式叙彝倫爰申明命大冢
宰之重大政咸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齊王
某向秉南省未協舊章宜罷判尚書省使領中書
門下兩省事太保齊丘雖道在經邦方資納誨而
事殷會府無稽允釐可知尚書省事大元帥齊王
總納百揆以貞萬邦凡百謨猷悉關獻替其三省
事並取齊王參決朕允恩恭己以俯景靈用一國
之才救辭則稽咸天下之務庶叶無爲方俟沃心
豈勞多訓。

昉

劉崇俊起復制

勅匡時啓運功臣威遠將軍濠州都團練觀察處
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濠州諸軍事
守濠州刺史渦口兩城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崇俊濠上觀風克昭
祖服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佑晉陵守土克茂
政經而皆風練軍督習知邊要方深朝寄遽屬內
艱永言護塞之權宜舉墨縗之制俾加寵命改授
階資勉抑孝心以揚王事並可起復雲麾將軍餘
如故

馮延魯江都少尹制

勅朝議郎行尚書虞部員外郎武騎尉賜緋魚袋
馮延魯頃者尹賦留都言爰田制克勤於事以利
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閑散廉未甚崇成刑
政治緣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翠舊功其在
條理得中厚薄無撓俾乃比屋咸遂所安止於刑
獄之繁亦以公平爲用務令稱職無忝加恩可以
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王彥儔加階制

勅王者旌輩戎之功重殿邦之任致寵之命國事
有加所以勸能而行勣也仗時衞岑功臣建武將
軍康化軍節度池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
軍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
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王彥儔作
鎮方隅克揚威信師謀不撓厥政有常爾用光膺
寵我朝命向者起於哀制投以崇階禮適就於變
除爵方隆於藩屏俾從增邑式示推恩勉揚令圖
無替丕績可光祿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

李匡明舒州刺史制

勅通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隴西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匡明向緣時望命長憲
臺既歷歲時亦聞敷愼方佇茂績以光大猷遽覩
拜章固辭重任俾全寵遇宜叙準繩而顯分憂無
忘字䘏可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舒州諸
軍事守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餘散官賜邑如故

趙丕御史中丞制

勅朕以御史求理庶政罔清思得良臣副吾旗選
中散大夫守右散騎常侍柱國賜紫金魚袋天水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趙丕爲履憲署欽若攸司

迭爲侍臣拱手不及俾持格心之寄宜膺偶坐之
榮大才識兼通衆稱能得大體公正無黨然後能
肅百司糾正夾中則紀綱振頓遏不言則職業修
爾其欽哉無辱朕命可御史中丞餘官勳賜爵邑
如故

陳褒制

勅出身事主忠之始也以年致政古之制也淳風
將振斯道復行朕用嘉焉宜示優寵宣徽使某官
陳褒以敦撲之操俊乂之才輔于潛九之初叶我
司聰之寄出納惟允任佑盡規勤勞王家數紀於

兹永念者德方注處懷遽從知退之言且有懸車
之請矜而諭難抑其舊功可忘而司衞列卿秩崇
務簡俾遂歸近侍猶在三朝勉勵高尚之心式厚
君臣之義可衞尉卿

杜昌業江州制

勅十連之帥百城之長藩屏王室其揆一也隨時
省置何常之有爲朕祗荷慶基懋循古訓遠周舊
德以穎紹條支修于遠跋史爾往肆因大慶式衆
朝奉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京兆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杜昌業始以明敏肅恭服勞近密出納惟

允固慎無遺先帝用能委之邦政明九伐以抚王略堅一心以地大獻六事允諧時乃之用將國爾勁且益其才朕以中流之寄九江為重控五嶺之衝要鎮百蠻之驛騷屬予相旦入總樞務惟爾公望克嗣其勲是用輟夏官之崇膺外臺之職尚虛使節以便理戎具任慎乃攸終遵我成憲簡易以中令恩信以卹師惟忠惟忠無忝朕命依前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本州團練觀察使散官勲如故

招討妖賊制

朕聞先王之靜人也四夷咸賓而先慎德之誠一夫不獲則軫納隍之心是故導以仁慈決之忠澤猶不可化遂成下刑昨者蘄表道北聚為寇盜違其上命犯彼戎鋒而敢來我國界伺我邊陲侵軼我封部請政我黔黎保據谿山肆為剽掠朕以摩膺丕業先洽德音烈彼狂徒皆吾赤子常恐盡殺冀其自新所以雖命師徒且令招撫而兇惡不革結聚愈繁暴害吏民攻圍縣邑一至於此其能久乎國有常刑吾又何愛仍聞衆軍致討累有殺傷平人無辜駢首于野興言及此永惻朕心況常賊

及期三農失業特申矜恤更示懷來虔州今年應屬省租稅並可放免仍委諸縣長吏安存編戶寔示國恩防護鄉閭勿令擾動妖賊張遇賢首為叔盜眾在難容若能束身歸降亦與洗滌收錄如聞命之後因循未賓即令招撫諸軍分路進討如所在百姓及徒黨中有能擒斬遇賢者不計有官無官並賜三品貴錢一萬貫莊一區并已分產業並永放苗稅差役傳之子孫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討畫及數內或擒獲得稱王稱統軍軍使之屬并次第首級止於一隊一寨頭領者即約此例等降優

賞放免苗稅差役或能自出身歸投有田畝者各令歸業仍放三年賦租無田者委本道錄奏各與遷使優穩安排及量加賞賚如兇惡不悛為諸軍擒獲者不問人數即便處斬明申戒諸法自擇為諸軍將士有能斬獲遇賢者亦依官賞之制並越常規予不食言爾宜自勵保永惟正往升救拔心且妖賊等燒毀倉儲縣戍本擬聚食則資糧立盡外取則救實不收進則大軍扼其前退則鎮兵扼其後況烏合之衆本不同心雖則苟避征租恣則各圖恩賞亟宜來獻翹足可期咨爾虔黨等自

保家鄉共思寧息與其碎身於鋒刃孰若樂業於
閭里咨爾將士等各奮驍勇早成功績與其畢節
於境上孰若受賞於轅門體我深懷速請遵繳布
告本道咸使聞知

魏王宣州大都督制

勅惟先王體國經野建邦設都並五魏郡以藩王
室當畿服之地則任輔弼之重有我昭之績乃增
都護之威是以王略恢而諸侯和矣宣城重鎮陪
京之南割天險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帶壤環千里
邑聚萬民我朝以來我寄尤切太師魏王受鉞光

帝廷才是邦寶導皇風董齊師律生輝戎遂禮讓
興行時惟懋功叶比時論朕小子懼德弗堪允
予大猷其在叔父雖師保之命已迪茂章而刺舉
之名未極公望宜升大府式壯中權於戲立愛之
恩予不敢忘教保之義王其謂何勉恪乃心以祗
予道可升宣州為大都督府以魏王為宣州大都
督府長史餘並如故仍編入策命宣降

王崇文劉仁贍張鈞並本州觀察使制

勅守邊之要在乎崇垣輸而重威令也任能之方
在乎因善政而加寵秩也懋地斯道時准令猷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吉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王崇文儒雅飾身威猛宜用入奉誠貴之
列出中刺舉之能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袁
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仁
贍沉厚有謀明斷能理護塞之略歷任兩遷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張鈞武履班行昭著肇膺守土之初一心靡遺而
皆克副乃勲誕揚我武協此成績如勞王家朕以

卿彰歎承鴻業實賴良將綏爰四方肆於布慶之
辰而有加等之命就升使職並寵兼年仍崇秩貴
之封增五將軍之號俾中寵寄尚未克終無替乃
誠以祗才理涉明有典子不敢忘崇文可光祿大
夫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吉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充本路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進
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仍賜號威勇將軍散官勳
加故仁贍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袁州諸軍事
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號貞威將

於　矜

軍散官勲如故釣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歙州
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都團練
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仍賜號
武威將軍散官勲如故

高遠休壽州司馬制

勑朝議郎行衣州司馬賜緋魚袋高遠休立身雅
行聞于朝廷負才好謙老於州縣先呈奬異錫以
銀章優秩自居十數年矣其于循良乃直筆為武
史臣通當均慶之初先有賚金之命而變敘之切
發于中誠乞備廻投之文屢遂顯親之義辭旨懇

孝　孝

激覧之惻然俾充所保且成其美仍加寵秩以就
懸車憲望族舊人惟爾而已觀本朝之祗優抱紫
綬以從遊孝子充家者半致養詰推咸事足慰爾
心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壽州都督府司馬致
仕賜紫金魚袋

宣州營田副使兼馬步都指揮使李孝○

可鄧度副使罷軍職

勑王者官人之當必履質能而均勞逸也則辟長
憲于帥之忠某官李孝○夙負壯圖少為裨將餘勇
可賈有勞不矜泗水割將遽洪穿要宜城從帥建

四

營群和而將領之推又頃者德毗贊之任未極初
筵俾提尚書之文就蹤加等之命勉承朝典無替
忠誠可

駕部郎中馮延巳兼起居郎屯田郎中

閣居常兼起居舍人

勑朕凝旒端冕以臨萬邦而左右史臣執簡近侍
言動侍天注記無遺○故布政罔不臧承化罔不若
惟聖彼類慎柔難屢某官馮延巳君子之儒多聞
為富發之為直氣播之為雄文某官閣居常行顧
相機學業精博侍廷臣之體多長者之言而旨哉

署　勿

彼周行奉于尤子式參記有翩翩之譽式歸多
壹疊之談識然春風叶此時望是宜兼領郎署○咸
蹟拔垣於戴君舉必書朕敢忘於恭已無德不報
爾毋怠於懋官各振公才副茲多訓可

侍御史王仲連可起居舍人監察李崇

楷可右補闕

勑朕嘗思古先哲王所以致理區中垂憲萬祀者
蓋有史臣以記其過有諫官以弼其違式而詳于
庭或眾書于冊故政令所及罔不化成而忠讜之
心無自入矣將振斯典必求其人某官王仲連爰

弟　　暑

籍才猷丕泰秩序正已而率下盡節而向公某官
本崇階早負時名再升閫籍夙掌以臨事慎獨以
修身而並服冕冠咸司綱憲式立朝多揚勤之奏
式與刑有欽恤之心叶我懋寧宜升右揆勉修官
業以副簡求直筆正言無有所諱可

水部員外郎判刑部李文徵可侍御史
知雜

勅泰漢以御史掌四方之紀我朝以雜端正百官
之邪其名則同所職實重副是慎選其惟通才某
官李文徵克負美名早從交辟再陟郎署作爲王

臣法獄之難俾其參決而察情無不當持議無不
平俾止絕濫刑下知恥格率是幹用使持憲綱在
能振舉霜威爾清朝序爾其直躬以發衆正己以
當官姦邪繩愆無或顧避陟明有典可不懋哉可

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殿學士

夫珥金貂直騎省以備顧問非不重也而文學之
選宜又加焉某是魏名儒久登華貴臺閣咸歷聲
實相符侍極而來當官無撓朕祗奉先烈勤求大
中諮詢闕疑稽謁稽古特加近職以示開懷順爾
猷遵無忘讜直

卢　　勘

楚州刺史劉彥貞可本州觀察使

勅懋官之旨非惟秩不足以示寵行邊之任非進
號不足以申威施之其人是爲令典某寬厚得衆
深沉有謀克荷家聲累膺朝寄百城親政三郡底
寧而長淮上游地雄師衆列舉之職本栖當官廉
問之權實諧僉議因是敷寵更佇厥成噫千里之
良三軍之帥往適斯重教膺是國爾其勉哉無隳
乃力可

外祖母追封某國夫人

勅昔帝欽明義先敦序九族既睦萬邦以懷朕乃

推自京之思疏源泉之澤有光茂典式表孝心外
祖母李氏麗德坤儀嘉訓四則儲慶漸生民之行
頭竟期石窌之田肆予渺躬希忠祗慕而嗣膺鴻
業若涉大川泰表樂以自寧遥曜龍而軫念追遠
之教宜有加焉是用進啓大邦載崇懿號昭示感
里如予永懷可

大理卿判戶部刁紹可工部尚書

勅周禮六卿皆有軍政漢制尚書奏事禁中歷代
親重也如是令予有命亦屬其才某官刁紹始以
幹能屢參繁劇白由卿寺咸歷省垣副國用而無

等

懷 于 勅

違登生畫而有裘丕顯弍績是爲才臣今朕祇嗣
丕圖永懷司會俾專諸史表於南宮爰陟卿貳
申慶澤爾其欽承憲訓修舉官司無忘克終以忝
殊渥可

兵部侍郎張羲方可左常侍

勅某拜貂服冕侍從獻替者之任也必以儒學
大僚端方名士入膺茲選允叶彝章爾羲方可
謂能矣踐歷臺省抑揚發實純誠直道造次靡忘
令予盼翊祠守丕訓弗忠厥德思聞讜言乃均慶
恩命爲常侍從容左右啟佇嘉猷爾其念哉無渝

乃卿可

太常少卿李貽業可宗正卿

勅先王睦親也必求宗姓之賢者朝行之名臣爲
之表儀序其昭穆令我有命時惟舊章其官貽業
學以潤身文以行禮貞以幹蠱直以事君有一於
此足可嘉尚矧備四者非所謂名賢乎今朕嗣續
丕基欽遵慶澤是用選於宰樂爲我司屬使吾宗
室有信厚之風非貽業而誰勉修厥官無忝多訓可

左司郎中陳繼善可工部侍郎

勅國有六職百工預其一焉我朝已來其選尤重

弘 吾

則自尚書郎而擢拜者不其鮮歟其官陳某以幹
蠱之才充鹽鐵之吏亞尹遂登省垣委之以繁
雜之務而事益明兼之以推究之司而利不匱弘
羊心計亦莫加焉屬朕承嗣圖施令布慶二卿
之任頗難其人今以繼善爲之爾其可以稱職噫
大僚之體存乎簡易興利之要在乎廉平無渝乃
誠以悅我法可

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賜紫

勅其官蕭儼夫王者之爲政也任能求直理刑惟
初知新而已矣今秩官卿佐皆闕爾儼實專其司

定法察情克舉故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
其塞朕之深也方將圖致通儒均恩是用就升名曹仍
加命服俾擢者聞時予寵章爾其念哉無易乃心無回
乃行決獄以寬簡當官以公平一心克終予慎嘉汝可

屯田郎中李景遜可工部郎中

勅某官李景遜昔洪館閣公主爲予丞郎而不得
何者非其人也今汝景遜亦吾外戚而謹愿儒雅
好學善言又爲臺郎頗劇時望故均慶澤擢踐名
曹汝洪推公而吾獎善而得其道不亦宜乎

徐公文集卷第七

再 曼　顏 仁

徐公文集卷第八

東海　徐□□錄

張援可司農卿制　李濤正授江都令制
潘處常可金部郎中制　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制
景遂檢校司空制　景𨗩可檢校左僕射制
鄭延樞可清江縣令制　史筠可江都少尹制
閻度可江寧府參軍制　馮偶可秘書省正字制
李景逵可虞部郎中制　趙丕可司農卿制
成幼文可主客員外制　袁時可浙西判官制
喬匡舜可浙西掌書記賜紫制

查文徽可樞密副使制　顏芳回可浙西推官制
周弘祚可池州刺史制　鮑濤可虔州判官制
閻居常可檢校司空制
韓熙載可兼太常博士制
張緯可句容令制　高越可水部郎中制
趙仁澤寧國軍都虞候制
高弼可光州府書記制
孔昌祚可泗州刺史制
方訥可東都留守判官制
張翊吉可校書郎制

責　貞　勤

王崇昭可江西觀察衙推制
沈翱可大理司直制
李匡明可中書侍郎制
翟延祚可水部員外郎制
唐鎬可監察御史制
馮延魯可勤政殿學士制
林延皓責授制
告天地文
祭世宗皇帝文

太府卿張援可司農卿兼大理寺事

書曰任官惟人又曰惟刑之恤朕膺斯道因眾而行某官張援為性端方處衆和雅勤亮足以幹事哀矜足以得情亞吏改司弗易時用因于有慶期爾盡才命為大農俾掌廷尉於獻庶獄之慎不可忘也草辭而行不可為也乎反狀念夜思書行尚于措刑體我求理欽之哉

權知江都令李濤正授

勅四京令之重也其選惟一是必試可以進之均慶以罷之蓋欲慎厥官而安其政也某官李濤屢為長史歸有能名東夏之理不易其務事簡俗便

于貞 器

予甚多之寵用加恩俾從眞秩勉欽朝奬無斁乃
心可
和州司馬滿處常可金部郎中
勑先王之制官刑也過無所憚其罪大眚也善雁
肯違無私之義於是乎在某早敢時望亟更臺郎
予在東朝列于賓席及貳廷尉實奉邦刑偶違伏
念之言遽貽一黜之命令朕祗嗣丕業誕敷慶恩
宜以職事之愆遂忘疇祖之舊是用召自遠郡陟
于南宮勉承寵光以永無咎可
浙西判官高延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

勑王者之建藩輔也必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
以佐之政成當還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延以儒
學淹雅見稱于時頃自南宮直于東觀筆削之官
方勵乃職之禮是求從事大邦孝多旒晝有嘉令
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之命
無斁盡規之心
安陸郡公景達檢校司空太府少卿
勑夫太上立德其次親親能兼之者鮮矣惟是具
美屬於我朝某孝友貲身勉矜為賢守樞樸而無
憍居富貴而不驕驕然善譽成此嘉氣朕眷懿丕

于 師 于

某廣覃慶恩封有名臣近在宗屬是用假以空土
利於亞卿仍進宗階併示優寵於戲行為民則爾
其勿忘愛克欽威朕不敢尚敍我多訓永揚令圖
保定郡公景廸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
射賜紫
勑登遴列辟見其睦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信不
可私於其屬也故我疏寵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
廸靜惟端方勤心孝敬佩師友之訓成信屢之風
宗室之間問望尤著屬我嗣服之始叶於立慶之
恩爾其率循令猷思廸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

左拾遺鄭廷樞可清江縣令賜緋
勑夫邑令之有聲者入奉清列諫官之滿歲者出
宰百里蓋朝廷憂民立政之意也某官早歷官緒
無廢官常擢參柴垣克振奏憲而南楚大邑長吏
尤難命自周行柱宣朝旨仍加朱紱以示殊恩無
曷乃心勉修所職
浙西判官艾藩可江都少尹
勑夫下之大建觀分陝以尹之東夏之重遴樸設
貳以雄之蓋用安民而政舉也某官艾藩識量純
素學術通明奉我東朝周知其善敏借侯幕載揚

令名海隅之康爲有其力夫以亞尹之難如拔而
有適用之才若此俾膺揀選不亦宜乎勉勵公方
史兆勤績

閻度可江寧府參軍

勑鄉貢明經閻度士子起家而須清級著蓋亦有
之目非才地兼茂則不能光朝命而叶時論矣以
爾名父之子自强不息學業履行實浮於名屬予
出震之初哉我多士之世俾據天府以漸事衛無
志益蒸史揚令問

馮侗可秘書省正字

予

勑五品子馮侗蘭臺圖書之府起家而預之自非
有才執見庶此以爾早服嚴訓實揚令名勵學檢
身如恐不及成爾嘉名富我士林俾挍秘資以斯
清貫無忘詩禮之學以益判正之勤可

舒州司馬李景述可虞部郎中

勑王者用士其要惟公苟得其才近親何避某官
李景述承茂勲之後秉素士之風頗有美名聞於
戚里郡丞之任爲久量郎之任爲宜俾蹤慶惠改
授清級無忘師友之訓以奉朝廷之儀

江州判官趙丕可司農卿

予　予

勑王者之正百官也然其有過其罪大責也許以
自新則邪與行而朝恩決矣某官趙丕謹行以處
恭克勤以在公臺省政史誠心不替被先皇獎用
寄以準繩而康建下當自羅常憲朕纘承鴻業廣
布慶恩以其久列班行偶因速瑕特申渥澤俾授
正卿勉勵乃心宣揚令望

江西推官成幼文可主客員外郎

勑諸侯之佐命於朝廷而治職有勞叅課稱最者
則當升聞籍補爲省郎蓋勸能取士之道也某推
事大鎮於茲累年本以誠明濟之通敏論不阿諂

時　時　　勵

致無頗邪一方允釐爾實有力命予寵爾以正朝
之任命爾以司籓之官爾其敬哉無忝我休明之典

洪州判官朱時可浙西判官

勑袁時朕以關輔之大控制要津出保傅之重鎮
之以屏王室擇賓佐之賢任之以齊政經而持尹
孫神州理甚覇使是籌盛府言心協詳叶于東承
宜授斯任夫潤之民國與洪無異而爾之操當與
初不渝則官業允釐而朝獎無替矣敬服斯訓往
勵乃司可

洪州掌書記喬彦齊可浙西掌書記賜

勘　弘

紫制

勅喬匡舜朕以師傅之重敬而不違式遵使安俾
諮詢輔而寡拔之事不可無佐奏記之任不可非
才間匡舜以高文受知以直道從事歷歲斯久弘
益居多故因其賓席之資加以紫綬之貴改秩東
適從吾上公無替初心以恭朝命

知雜御史查文徽可起居郎樞密副使

勅東記言之筆以侍左右受司聰之寄以典出納
並居二職其可非才某官查文徽儒雅表文忠厚
成質早踐華貫特為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書密

府雄極之任提綱有序而舉目以理正身自處而
周行以清物論與之子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
乎噫為朕腹心注人耳目執節一斷悔吝隨之爾
其慎之無忝吾命可

潤州丹徒令顧彥回可浙西推官

勅長人之吏親職為勞觀風之佐坐嘯為異均其
所任是曰優恩某官顧彥回以清節士風嘗參王
府以著年篤行出宰齊民課績尤異自當優寵驅
馳州縣非為所宜俾倅賓階奉我元老優游盛府
足以光華

弘　吾　弘

撫州刺史周弘祚可池州刺史

朕以將復淳風務先理道思得良二千石以安我
民懷副罰求述枝大郡斯孟布政撫官之旨也某
官周弘祚勲臣之子雅有父風自服佩恩華踐史
事任訓齊武力能得士心稜懷蓮式克壯兵略俗
年秩滿序當遷朕觀其才可謂良矣青陽名郡
控制中流前所任者咸屬重望令以授爾爾其欽
哉進爵升階式示無寵苟勤節布惠池人來蘇芳
績果然吾有異典

吉州判官紀濤可虔州判官

勘

勅虔之為鎮俗雜地廣化不可一時主寇據在捕
既平聞才思又可以佐吾良牧而字吾齊民者亡
聞某官紀濤久佐列郡克聚官常從政以和理劇
無滯況虔吾陴郡聲績案彰使適之官寧舊為用
副朕慎選誰曰不然爾其敬承無忝明訓

給事中閻居常可金紫檢校司空充虔
州節度副使

勅王者推分憂之心申優賢之旨官序出處從其
所安諫不可滯於一方也某官閻居常執心沖粹
為學精博修質人之業多長者之言粵予纂承寶

身

執

于

重籍德俾掌啟鑰直于瑣闈而無妄之疾未痊鼎
運之請彌切重違誠願抑此朝恩俾佐藩方式使
頤養金印紫綬邦土憲司併伸寵光以示優厚陟
明之典當使有衆可

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
博士

勅某官韓熙載朕以因心之感同軌有期嚴恭禮
祀仍從此始永所以節豐儉而振廢闕者屬于禮
官慎選其人必在時彥以熙載學問精瞻詞氣亮
直本以通識濟之可文惟君與實威副是命故勅

自東觀列於曲臺使代稱禮樂之職君實有望於
爾勉之哉

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張緯可句容令

勅為政之要在乎安民長人之利在乎慎選故君
用古道擇尚書郎而命之某官張緯學問該通辭
藝精純自東觀載筆石室抽文朝論翕然以為名
士列文洞識理體周知物情是為通才何適不可
王畿大邑既繁而富務爾敏惠為吾牧之仍假書
郎以中朝奬前閣報政當勉加恩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

署

勅多士之世司書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如三
翰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盛朝序當為文臣
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故參入
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屢羅邇閱時名益高司川
之秩俾從其技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左監門將軍趙仁澤可寧國軍都虞候

勅南藩之寄宣城為最師勁而衆地近而雄故朝
命列校以貳軍事所以重其威令也某官趙仁澤
名將之子頗有父風在軍積年武略精練出宰大
邑歸領禁營副于藩牧俾隸宣部往綏乃績無替

首勞

左司郎中高弼可元帥府書記

勅某官高弼王者之用師也必先以文告之命訓
誓之辭故戎車之往記室為重而朕前委愛弟實
司邦政令命爾弼使典軍書任才責功其意斯在
翊弼嘗參兩掖舟獲兩省所歷之任籍籍有聲今
俾奮雄辭而塞慎選陟明之共于無忘哉

左領軍將軍孔昌祚可泗州刺史

勅左領軍衛將軍甲仗宮城營造等使孔昌祚朕
以長淮北偏隔閡戎夏惟彼泗口實當要衝凡為

貞　于　勁　于　勁　陽

守臣罔不慎選而呂祚以貞幹事以勤恤德周屢
班徼之政官禁繁劇之司董蕃典理靡有違者歷
歲且久秉心不渝朕覩其才可為選將校以符竹
付之臨淮爾其揚我武威修乃郡政登於考功之
籍以塞仕猥之恩可

水部郎中方訥可主客郎中東都留守
判官

勑某官方訥朕以分陝之任非親賢不可致選用
子弟以居守復以佩觿之歲唯訓導是務故慎選
名德以從行而朕在東朝先皇命爾訥列我賓席

恭慎文雅把其風度將順規諷擇其忠誠今又奉
予愛子益用是適今所授任非訥而誰客曹正郎
留臺幕職任不兼寵爾其敬哉乃心不渝懋與守忘

祕書郎田霖可東都留守巡官

勑某官田霖朕命愛子表正東夏嘗記之任擇俎
之間惟才與行乃可是選而朕在儲貳則嘗知霖
文藝直心緯有餘裕累參戎幕之任近登祕籍之
司列於王官頗叶時望授以留臺之職副僉記來
之求爾往欽哉無忝予命

前山陽縣尉張師古可祕書省校書郎

修　仕　弘　侍

勑王者之行慶也獎能振滯敘適貴功如斯而已
矣某前為縣佐以公事戮免而聞其立身修己有
足多者故從其滌瑕之命升諸祕籍之司往服乃
官勿重而悔

江州錄事參軍王崇昭可江西觀察衙推

勑某官王崇昭西南大藩戎政繁會獄訟之理欽
恤是先重輕一塗手足無措必得朝士以典掌之
而聞崇昭可當斯任往涖乃職無忘益恭

前舒州錄事參軍沈翱可大理司直

勑某蔭籍從事以儒術資身進閲史裾早揚聲聞

俟籍執筆不懈勤著向事主伸實司綱紀州縣之
職非其所長既天儀型遂從罷秩今慶貴斯沃一
青咸拾復爾名籍俾參秩寺書不記過爾其自修

前舒州刺史李厅明可中書侍郎

勑朕以不德恭承丕基思聞獻替之言以自開諸
故以侍從之列尤用簡求則乃職奉綸命允參公
輔歷代精選可虞授予某以風度典遠見聞遺鑒
以文章弘雅累戎清近先皇器之仕遇尤重故其
冠翰苑掌天官表憲臺鎮千里積歲於任績用有
成舒人既康秩屢來覲宜加疏等之命擢為鳳閣

勞 觀察推官 條

郎敬之哉夫出爲諸侯非不貴也入首三品非無
任也特重足以鎭物納忠足以報我行正不遠乎
有望焉

歙州推官觀察崔延祚可水部員外郎

勅某以外諸侯吏入爲尙書郎者非推恩酬勞何
以臻此閒尙宰百里佐廉車皆有政能宜當選任
任祗乃事無忝予恩

大理司直唐顗可監察御史

勅某大御史之列皆一時之淸選而責任所由漸
也聞爾執心有常從事以直持刑甚平允當官有

勤勞政升諸朝廷俾之察視爾其懋乃才用修我
紀綱無傾側紕繆以爲飫無依阿顧避以自守勿
貽爾悔以忝予恩

禮部員外郎馮延魯可中書舍人勤政
殿學士

勅侍從原職摠同淸要若乃參書殿之列備切問
之重使如綸之命式光人文無詢之言不入吾耳
所寄若是其選可知某挺然與言皆副是任况來
幾亞府有理劇之用而宮禮典多從泰之勤俾膺
簡求必叶虛佇夫前言往行爾所祗服正辭讜議

制

驚 樹 旦 玄

予之嘉聞無從非彝以忝多訓

筠州刺史林延皓責授制

勅恥過作非言不顧行爲臣如此在法難容某頃
自歸朝廷頗推有勇俾之爲將所以圖功及封疆多
難之時率徒四出之際莫能激揚壯節指之師旅
付以圭符而畏懦虞閒遁逃不敢寒馨城守詿誤
軍謀當此之時已宜行法于以義深罪已功在上
戎既屈身以拜矣乃含垢而務德從移郡寄仍能
使推爲參謀之有聞亦在人而何意未終考績差
報訟辭繢且累上表章屢言泊詢違使明徵其

其辭乃自滁揚移郡已來筠州移任之後便漁公
帑積數且多干犯詔條爲罪不一證據明具詞理
並窮殊不省非吏爲文過罰甄衒參爲恥以對揚
寔爲蔑欺蓋彌章悖我何甚其武勇也既如彼其
誠心也又如此懷猶訕怨何以律人尙以君臣之
閒務全終始特從薄貶庶克自新勉荷寬恩無重
而悔

告天地文

臣以寡昧叨嗣慶基對越上穹申恭長業側身恭
己屢歎荒寧而聖尊居自夏秋已來寢膳違裕暑

主 子 玄 貞 譽

藥備竭禱祠九至數月於是有加無瘳憂勞之誠
不知所措斂袂觸淚仰告威靈伏惟精魄上通於
思錫祐哀臣烏鳥之志憫臣藥抹之心使六氣惟
和百祥荐降冀於旦夕遽就康寧臣罔顧盼彩常
明於道方深慈訓之益欲報劬勞之恩罔極之懷
區區於是纂澄抒禱以俟鑒臨

祭世宗皇帝文

稽古受命造國伊始聖人既生萬物咸理知功格
而高謝令問表而不已通玉帛於無外執玉邁而
華止蓋百代之不易者皇獻之至矣恭惟徽德乃

聖乃神受初纘服遷祁惟新瑞頻五更實始經綸
三韜示禮四載獨勁濟之以武守之以文修鑒邁
慮全國庇民既載其而禁暴戢服義以歸仁功成
理定返朴還淳厚賢在位百度惟貞方將致寶王
之薄伐其老上之龍及還師社席儉玉云亭何視
壽之無賦忽捐衣之在春嗚呼哀哉神樹靜立亿
流南國傳感義以孺慕共銜哀而踊號日月以之
匿曜煙雲為之改色痛鮮瑞之長違悵攀髯而不
得嗚呼哀哉永惟下國復嗣餘基素天光而不早
順文告以何違仰聖靈之震以勢其夫類陽春之

蕭 薦 勤

澤以敷其述既審禮之加厚亦恩情之遇私大信
有千齡之固永歎無再稔之期覽訃書而慟絕捧
遺詔以摧而嗚呼哀哉集同軌於七月遏八音於
四海喬山之冠劍長掩瀨渼之川原不改敢存忠
悃敬陳明禋庶有感而必通願降神而如在

徐公文集卷第八

瞻 貞 弘

徐公文集卷第九 冊書

東海 徐□□ 錄

光穆后謚冊　封保寧王冊
追封許國太妃冊　蔣莊武帝冊
追封安王冊　追封豊王冊
劉仁贍跋封越王冊　慶王追封陳王贈太尉冊
追贈留從効父冊　昭惠后謚議

光穆后謚冊

維年月日嗣國主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體厚德而母萬物存才尊位隆敗光而蓄百世繁乎鴻名

繼統廣業莫斯為重顧惟小子謬叅貽謀對越祖宗敢揚公議伏惟大行聖尊后姜任顧欽皇矣茂德作合元聖長發祥符東婦禮於儲闈正頌則於四海孝心天賦思問川流祚啓重熙尊歸理內牟脩陰教欽若皇猷順承利坤元之貞軸佐流同南之化意撫公族仁漾六宮清淨廣於真風戒俠刑於外威用能承錫慈社弘濟多難保佑沖人克荷丕(今上)譽仰紫慈訓方媛景福霊壹杏稷永荣長違罔極之懷鍋緒莸殯恭惟尊名節惠之典載考儒臣禮官之稱咸以為光大孝悌之懿爾雍賢德之威

姻 樹 于 勖 于

昭昧前烈垂示無窮孔辟承式帝教天墜謹奉玉冊琮寳上尊謚曰光穆皇后伏惟威靈如在鑒兹縟禮延九廟之積慶與二儀而長存嗚呼哀哉謹言

封保寧王冊

維保大元年八月丁未朔某日皇帝若曰稽古爰慶戚吁皇極建侯樹屏保乂王家用繇泰運會昌歷世重光允𢟪所以啓後列辟所以時憲者也我思立宗宣有加焉咨爾二十弟某中和華靈寬裕成德戰必祖皇之禮學無城闕之遊聰明仁智仰遵前訓孝友婣睦率由生知昭比王音應於麟趾

朕以不德謬才丕承文武之功期無獨享契義昨土抑為循舉令使使某官某持節冊爾為保寧王食邑二千戶欽之哉昔我文考剋越上帝數佑下民克綏於家無疑於遠身遠之業與世無窮予以爾有邦屏受錫祉令爾尚廸遺烈保終令圖無從非彝無狎非正嵩老是聽訓典是師綏寧乃封以永元吉

追封許國太妃冊

維保大三年太歲乙巳七月乙未朔某日皇帝若曰昔在祖后主家天明寔承淑女式敷陰教並建

內職以麗外朝故其先德之翠顏寬之命比姜原
尹無不及馬盖敬然貽後之肖也咨爾故汝南郡
君周氏恭儉執中明智資性順諧法相入奉光朝
於繼之動風著於彤史湯沐之寵竟飾於衆嗣譽
子基承祗業該訓家道既正國風以理仰蹈武式
永懷舊人是用蓋衆闡遺追崇名數昆吾舊宅太
岳全邦申畫四封以光懿德今使某官某持冊
封許國太妃嗚呼令問不忘徽典無替昭昭復寬
關于此言

蔣莊武帝冊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稽古皇極訓民事神貽大號
以崇正真之風無大名以紀昭明之德牲幣有數
典禮不愆政是以和神降之福莫不由斯者已若
乃以死勤事沒而不朽流光儲祉蔣帝有焉惟帝
冥符靈氣孕毓玄造嘉猷雄略昭映前人在昔滑
耀大川羅鋪下邑著艱難之節所以事君彰變化
之神所以顯俗惟德是輔感而遂通建福會昌以
戰時難豐功厚德以事帝鄉史臣執簡於無窮工
祝正辭於不絕顧惟寡昧祇嗣厖鴻敦念人謀以
叶靈貺騁言神岳作鎮皇州興運惟新禎符丕顯
而位極於炎昊名謝於康悳墜典未舉予用歎焉
俟陽諸姬實纂服之舊邦楚亂除害乃庇人之盛
業合爲禱禮申告祠庭今使使某官持節奉冊進
號曰蔣武帝嗚呼丹青懿烈光光如彼簡冊廟號
昭昭如此永爲民正無忘神主之望焉

追封安王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稽古大猷略迪來裔舊翰之
寄重事也不以親屬爲姬寶王之分盛典也不以
死生易節昔在有親蕃舒早世俾及我居于寰無
祿咸用追存王社飾於衆而無爲憲章肆予選求
咨爾某霖信厚之德持謙下之資在傳不勤爲善
最樂孝孝敬之世問向友悌之風及莖茅兆藩
授任殿省別六尚之名物叅九伐之政令行以正
身持之公焉諸御知方庫按執勤職修事舉朕甚
多之爵止極於公封位未登於六事流光不待持
望歛焉中予有惻之懷加爾飾終之禮叅卿峻秩
楚澤全封丕舉茂章永光餘烈今命使持節冊贈
工部尚書封安王嗚呼延吳之懷予用多愧聞乎
之德人其識諸簡冊無虧丹青不泯昭昭復寬亦
尤知之

彝 岐

追封灃王冊

維年月日國王若曰名器之重典冊之崇不以親
疏爲媺惡公之衆也不以死生易節歸厚之道也
先哲遺訓我儀行之咨爾某挺岐嶷之姿稟山河
之秀亦旣就傅詩雅老成典祖宗之獻不愆不忘
率詩禮之學雅幾惟勤公室所推藩屏攸寄秀而
不實憫此妙齡天姓所鍾永悼何已其王異數護
室雄藩衆爲寵章飾彼幽壤今命使云云嗚呼分
以寶玉苴以白茅帀及國功猗足表德尚爾不昧
知予此心

鶩 于 元 李

衛王劉仁贍改封趙王冊

維年月日國王若曰忠臣之事君也沒且不朽王
者之念功也久而弗忘故賢哲屢朝風烈所及千
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臣藩方賢帥雄名大
節震耀區中粤予纂承敢忘褒寵咨爾故某命世
英傑奕葉勲庸使着寵遇甚著聲實聞者竦自離
衛鉞於壽春導德中威國不幸俾國步中梗邊烽
載驚介然拯城犄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撓
恩信所加以守則獨固社稷是衛重惟封疆嗚呼
壯圖中沮而英氣勁於二國奇表長謝而忠規流

彝 芬

於百代肆我文考爰極寵章崇爲帝師建以王社
大名備物無不及焉咨予小子敬想先正聞韡之
威斯極飾終之禮未行是用超於彝章再光贈典
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四封永旌懿烈今遣使
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徇國其至如彼慎
終追遠其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

滕王追封陳王贈太尉冊

維年月日國王若曰古稱王者之貴必有先也豈
不以在原之助義切於邦家陟岡之思情均於存
沒自非贈飾之寵寧申敦叙之懷稽廸前經式揚

淳 鶩

咸與咨爾某受天正氣爲國宗英器量川渟機神
秀出縱橫之智發爲事業儒雅之度播爲文辭自
錫壤侯藩識兵閑綺行令惟一揆下推仁周靡不
驚竊極寸寢天窺形於鍾愛時望極於維城景命
不融儀表長謝壯圖大略嗟時運之難齊遺文餘
烈綿藏府而常在粤予小子祇荷丕基奉惠訓於
長樂頒分器於懿親友于之恩追懷何已是用修
殊禮申告九原以王有文雅之精故改封於陳
社以王有皇序之器故建號於上公光昭令猷永
無不朽今命使某云云噫花萼之遊宛成今昔寶

於 於　　　　　　　　　　　　于

王之歎逆陽孝子尚想明靈鑒茲永悼

追贈留從幼父母

維年月日國王若曰立身揚名君子所以顯父母也慎終追遠王者所以厚風俗也政之大者其可忽乎咨爾清源軍節度使留某父贈鄜州都督考雄行當於鄕黨稱於世修誠明而應物積善慶以流光實啓高門誕生賢嗣建節風雲之會致身藩翰之權淸寧一方表率庶后嚴勤職貢恭守朝經位崇帝師勲在王府向非累訓有自曷期而生則功勲所昭何以及此雖褒贈之典已賁於九原而督護之名未光於太府俾加縟禮肴洽朝章今遣使云云持節冊贈爾爲潞州大都督於戲節鉞之貴命屈於生前典冊之榮禮稱於不朽旣之以光爾之有後亦所以表予之推恩昭昭有靈知我斯意

昭惠后諡議

臣聞廣莫極於坤元則含容光大擬議者焉尊莫隆於王后則窈窕思賢詠歎發焉是以上德無名而稱謂流於百代至道無象而儀形表乎萬方此固天理出乎自然聖人所以無避者也矧惟節愍之禮百王盛典述德之議史臣至公誕昭耿光敢

胡　　母　有

揚懿德伏惟大行國后生禀遺烈安劉積慶淑質奇相忠門英才光映台華作儷公族紹德藩閨載韡儲闈世子書寢門之禮孝心不匱大君以家人之慶天寵有加識由爾雅之德叶此睦姻之盛言內則者以爲美談及膺運衆天壽歸配乾嚴恭匪懈渠母儀於王宮慈忠積中孝婦道於天下澣濯是服而六衣有煒環珮中節而九御有倫思戒警之誠以成基勤之政躬大練之飾以補純儉之風儉教旣孚王化茂遠方與吉變椒風永閟惻結長樂哀纏宗宸龕益叶從撰塗將啓旌德之號彰著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金玉其相而守之以恭無訓以慈進賢以哲至於誦經習詩之教審音知樂之明超然遠識處幾終古勤行孝奉下自從化致寬裕懷於六宮大資明慧學無不通故遺愛鍾於宸衷載稽其美實光前烈謹案謚法德禮不愆容儀恭美曰昭慈惠遠識寬裕遺愛皆曰惠仰惟實錄足表鴻猷謹謚曰昭惠后謹議

徐公文集卷第九

好

徐公文集卷第十

東海　徐□□鉉

武成王廟碑

蔣莊武帝新廟碑銘

武烈帝廟碑銘

重修筠州祈仙觀記

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武成王廟碑

下臣伏讀前史窮探政經莫不以兵戰為危事曰干戈爲凶器畏建人之格論蓋由士之常談若乃

上考洪荒邃邈擬象九疇垂範何嘗棄從革之功五緯麗天詎可論長庚之耀春生夏長非秋無以收成雷動風行非霜不能肅殺先王設教時斂洽之垂衣裳以正其本而弧矢以申其用坂泉戡難所以見軒后之神明丹浦庇人所以成帝堯之光宅七旬來格本由舞羽之仁八百同辭始自葬枯之恩故修文廟堂之上者武功之始折衝千里之外者文德之形如仁而忘兵則西夏偃王以之而殞恃力而棄義則夫差蠢致由是而亡乃知文德不修則武功不立武功不試則文德不昭相須

學稻

而成其揆一也故主其教者謂之聖大其業者謂之賢聖則應天順人西伯受代殷之任賢則開物成務太師有佐命之功當其偃息朝歌盤桓渭水量扶宇宙既厄困而能通才冠生民亦俟時而後動雲雷之屯已(今上御名)天人之郛冥符曆數有歸君臣相遇投釣而起同車以還尊為王者之師我無慙德知之百官之上人跪異言大矣哉聖哲曆期無得而稱已故能式遏亂略大拯橫流把白旄而誓師操黃鉞而助斷解倒懸之困釋比屋之誅大統既集天保已定然後軾閭表墓歸馬放牛申義風

於堯舜授成事於旦與宏開四履高視五侯及其德澤將衰風流已遠猶使杞侯大去不遺九世之雠周室既卑更積一匡之業自非道充四表功濟三才孰能丕顯烈光若斯之盛者也其後聖人既沒真風漸漓戰國如焚蒼生殄瘁先王利器舉為爭奪之資闕里諸生卑同縱橫之說遂使中都憤歎才興末學之調狂史傷嗟相發不祥之論流遁忘返積習生常則我武蔑之者將墜于地矣至公所以應厚動上德所以綏萬殊達其旨則左右咸宜迷其本則弛張兩失自漢參霸道魏濟姦雄巍

貞 玄

兩千年叢武七德國家參墟發命扈水膺圖摩旂
興俟后之詩八表有宅心之地高祖奉天肇政府
牧野之高風太宗屈己師臣踊渭濱之盛軌施其
法則故其報入其國則思其人貞觀年中始於磻
谿立廟武宗祇若先訓奮發神謀平內難於女戎
嗣鴻圖於代邸永言遺範重事嚴禋開元中詔京
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著良辰於上戊抗縟
禮於虞庠而復歷選前修式崇配享得其禮者參
入室升堂之列蹈其跡者盛抵衣函丈之容穆矣
皇風煥乎甲令肅宗來朝走馬初嚴迎敵之師九

徵作衛　嵩

五飛龍遠荷在天之命洗戈既戢商奄猶驕方資
戡定之勳更舉褒崇之詔禮尊南面位極真王取
其大古之稱以定易名之典歷代之闕文備矣聖
皇之能事深哉故侍堂鑒孔路尊臣獻勸諸侯供
職函夏同文中興之功配天齊古雖復運遷興替
時有安危造國之德既隆思漢之人常在賴祖沉
淆剛克神武有徽靜氛瘞於蕭牆功高危正掃攙
搶於舟徽業茂實門由是四海樂推三靈眷命光
復舊物洪惟聖公大道將行皇猷累洽今上允文
允武克長克君自出震見離發號施令雷行天下

貞

豐宜日中信及豚魚仁霑行葦若天尚齒尊賢之
故宵衣旰食之勤制禮作樂之文造補斷鼇之資
國已紛綸帝籙掩缺絃編猶復叶比滅諱聽咨庶
政以為五材並用廢一不可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是故簡蒐乘之人申九伐之令六官聯事百度惟
貞副君以介弟之尊當撫軍之任威而不猛動必
以仁大元帥齊王明德茂親由諸王而宿衛副元
帥燕王敦詩閱禮以長子而帥師用能恪地大中
張皇下武其餘西京名將霧集星羅北府奇兵飆
馳雷驚並列雲臺之像咸開長水之營地利人和

譚　豐

思深慮遠域中無事則用之於進賢興功四方有
變則用之於弔民伐罪故出車殷洛則係以長纓
鞠旅衡湘則聚為內地皆所以拯其塗炭之患思
其沉門之爭非徒揚大兵威兼并土宇而已至於
望時推誦之聚田賜屋景之宗或粗舉先聲或聊
分偏校莫不廣肯豬籍請命即刑吏不絕書野無
遺寇所乃煥明文物之外廟堂帷幄之間恩不朞
之功已倍矣加以為而不宰讓德於天潔粢豐盛
黍遠於時事春蘭秋菊遠被於無又乃顧我韜戎
嚴和政以為三王四代之事罔不從師前哲令德

勑　　御　尊

之人必將崇祀列聖盛典實於孫蓀乃復舊章爰作新廟於是宗伯建位梓人授規入端門而右廻亭太學以西顧瞰康莊面列屏因與壇而營基他山之石咸移中代之材畢萃成之不日自此靈臺掖被方中寧覩是室崇臺屹以特起高門豁其洞開廷有籩豆之區階有賓主之位干戈在序鐘鼓在庭肆然觀登之場鞠爲致誠之地春秋二仲將和氣清醴醆交薦牲牷不疾鶡冠白鶡展告虔薦信之儀玉戚朱干儼象德運神之列中軍元帥出建靈旗六部良家來登勇爵飾旌鐃吹桓桓挑毅

之威金石然置鶴鶴無毛之序觀之者亂臣知懼比夫漢尊黃老詎緣清淨之源秦用刑名徒有刻深之弊中庸之德其在茲乎嗟夫聖人沒而微言絕王澤竭而頌聲息矣斯露寢諸侯之事何觀吉甫清風衰世之音孰尚豈若帝國光昧聖作宏新人知鼓鼙之方家識止戈之漸固可著之金石列在彤彝微臣學愧帝師用慙無僧承明再入國無經國之才空寔微運本對變斐之間將使廷州德樂長聞雅正之聲北工受書世出帝王之佐敢揚聖訓敬勒貞珉其銘曰

于　　柱

於惟基命建用皇極寅有武備以昭文德帝惠弗迪是糾是殛天地剛柔惟帝之則是則是効文王武王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匡正天下綏爰四方徼爲之烈于湯有光肅肅牽牲皇皇表海簡禮從贊因民不攸難老曰壽專征爲大決決之風至今猶在大道既隱明王不遭走虎爭逐羣魚害勞泯若四履紛昏六龍亂思古人心焉切切天戒愛民物無終否泰此叛因端於聖帝自焉初征至教乃並君子萬年本枝百世鴻圖再造二聖重光亦既大賚寧惟小康六事允釐四維孔張夢寐卜獵告嗟

鈞璜虎踞之陽龍蔵之涘爰作新廟畢從明祀設位交戟來門納陛罘罳穹崇重深典秩名光大告禮重真王肯神祀食入室升堂威儀文物容貌來章列聖有作為焉不忘穆穆既成教義既明三湘即序百越來庭焉無所救人怨來征烈烈政典洋洋頌聲爾邦來將濯壇風雨靖用不泯威神若覩鏤金石以表德蕩譽者而垂祐春蘭兮秋菊無絕兮終古

蔣莊武帝新廟碑銘

臣聞南正司天徵宗祝史巫之職春官掌禮詔儀

底 枋 莅

牲玉帛之儀皆所以别類人神統和上下三時不
害力普以之晉存百物阜安厲佶備其多品用能
舉明德而徵景福播和樂以致靈祇三五已還皆
是物也若乃渾元宣氣山岳成形雲雨於是乎生
財用於是乎取故有飛晃之服璋邸之莽或以昭
發無文或以疑號著法度舜聖帝也而有徧于之
祀周武明王也而有淮爾之祈至於枋田高邑之
都藩蒞桑封之秩稀祭有蔑蘭菊無虧大典奇篇
論之備矣後王祖帝聞斯行諸金陵山昔作鎮楊
都盤根福地時天險之左次徽臺城之北陽陽顧

玄 求 御

前略包舉青林之苑陰崖石礀緑營玄武之池枕
嶼嶔岑蔽虧日月㳺巖窈窕吐納風雲層臺累榭
臨其嶺澗泉清池湛其下白鹿麈麏騰其藪鷙雕
孔翠栖其林豫章杞梓之材橘柚樝梨之實緒壑
丹青之美錫銀金碧之饒固以事異徵珍富兼諸
夏發寸執物掌以庶衛翔復奇怪中嶺絪縕上層
真人來應疹雜賓以祈年智士攸同指盤龍而建
國承何必蒿丘發嗟始統降神岷嶺騰精獨傳建
福自時厥後代寫靈游刺史遷都即有栽松之地
諸生肄業非無講學之場岫觀雲開訪徽君於幽

玄 瑩

谷鹿巾霞披集道侶於中林斯亦孝帝之露都光
王之册府者也在昔霸鍾細品猶淹析父之居反
景徵光南驛長留之篤況孝皇州別岳宅陰儲靈
不有書神執司陰隲蔣帝孕清明之氣稟正直之
資實元德之所生與五龍而比異自西江考績謝
聯事於玄夷北部中戍葬歷功於黃綬于時祚終
四百運偶三分天樣塗炭之愁家有剝膚之痛帝
則勑符祠物陳慨憂時既捷張敵之儔即琅寺崇
之鼓亦見未盡執漢節以忘生者晉難拯陳北山
而受享飛蟲顧俗土氏之舒降依馬白馬輝奇乎

祈 妝 彝

昔之威容如在杖使中都之印式雅陰功長水之
營勞陸洞氣堡當改命非因介子之焚廟猊崇壇
詎比忠公之徙自是光靈茂遠代祀綿長或昭德
而降祥或害盈而致罰黃旗紫蓋奉五馬之禎箸
來髮碧蹄珍高山之巨盜賢如謝傳猶縈草木之
形親若始安亦假弟兄之助故傳王封錫美帝服
踰尊追炎昊以齊稱瑤虞黃而接武事光典册志
洩幽遐任水木之邊遠瀨高深而自致國家肆國
受祉黄鉞庇人分二社於土中包九有於宇下雖
十聯百里巫史守宰之權而四望五郡不易宗彝

紅自　樹　貞　家留

之歎及承儀暨夫龜山中達流海毗連坤輿幅裂
而星羅之際常本周正封域之間爾為漢宇衣冠
舊族究洛遺叱成趨懷德之鄉夫免永嘉之亂然
使皇天眷佑百姓與能克昌再造之基庸有六朝
之洸烈祖功踰嗣夏體源哲而啟中興皇上德邁
繼文懋允良而俶下武格天充表懸孝主之訏謨
累洽重熙漸群黎之肌骨所以珍符德至靈命畢
陳拯金匱以標年畫瑤編而紀瑞襲於六藝貫從
三墳剏復聖作無方神謀不測殷周損益文武弛
張剸在先機中於棱甲百丈來行而不跛光民日

用而不知帝共恢弘天文賁觀緒華發藻決頭技
聾再浦非好戰之師兩階有從戮之舞坐知千里
廓清五嶺之氣徒不踰時底定七閩之難國風王
澤自北而南樹立之權由來尚矣康無寺寡止崇
藩屏之封稷帀不咸征者慇鄭之詠未有極至公
之舉正太弟之尊大義滅親如今日之盛者也剞
君屢則哲之實有聖人之資由上德而允萬邦用
英才而總百揆麗正繼明之業御奉神謨持謙執
客之心用懷樂石則有齊藩上宰封盤綏而擁兵
符燕邸真王拜貂冠而掌宮藩周公則武王之弟

甯　桂栓　豊田　玄　垣　樹

夏啟則吾君之子故能緝熙帝載寅亮天工居平
仲之論和北宮子之謂禮自家刑國莘雖風行上
下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如一黑齒哥林之俗款塞
來王碧蒿素漢之濱除害望年后夔與樂已播薰
絃司馬追膺行陳秋典功既除矣德亦厚矣尚復
性而未止謙以益尊政雖不修思無不及以為無
文咸秩訓詰之格言明祀是崇春秋之大義表祥
最正雲絜四馳密雲不雨馨香並為戴奸寄宏交
頓遺祠招日將帝受命上帝冥職益土力宣往代
澤被中區所謂有益於人以死勤事者也今號位

已極名謚帝彰關典未申朕甚不取其以聯啟光
亂之業為民除害之功因姓開國追謚莊武仍令
有司修復廟備制度焉於是卵占謀新審形而埒
農工告隙營室方中成懸永以為規式飭材而攻
木博埴之工僝玉巧填之伎星羅桂樹常虞靡蘇
王孫之草制椽蒼關穿珠宋玉之茅百堵齊興司
崇而畢錄植千里重屋四周樹文玉於庭中交校
靈扉挺開明於閣外說狀鬟髹納陛連延碧疊元
州之石模梁天矯雲被楹櫨之楹軒朱戶之煙曨
塲光不夕閟深宮之靈霧暮霧常靠堂上布筵植

于 身 亡 主 雪 葯

聞設箕莞磬鍾鼓羅於下籩豆簠簋肆於前舟斝
之音克諧永孔之祝無愧神光倏忽穰服連蜷孔
蓋舉旌若有來而周鼽蔥有蘭藉若有去而不忘
用是高揖靈玄永司神職翹翹巍巍豐頌夏丹之
國風雨霜霜無待桑林之禱則知民和而後降福
事理而後不祈人祇之間如斯而已者也粤若先
王命祀神道教人齊哲令德之流九魁六宗之類
或以公族祖秩或以戶邑來祠子晉之爲帝賓真
陪匪柱傳說之騎龍尾景羅來馭斯皆地靈本高
升聞貴遠詎有權輕五枝擧扶一同而龍光叔軒

主 主

壹分先堯日繼前文之迹歷代來典章及聖哲之
丕承更加崇飾故金冊玉字典王之號可參兩將
五年受職之期斯在距將歷選安得同年昔若冕
闕窮遊南屺白雲之什無獻詩代亦陳鼓甲之銘
孰與冥貺昭彰奇峯岩巖水通懸圃華氣邑於閬
門路接白榆娛丹青於騶野此而莫述後嗣何觀
微臣潤色無功討論莫取思問神於先聖咕敬事
君前擬罪於叔寶易容嫓寵惟於舊史想見英風
適當龍役之初受來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愧邑
子見稱南國刊銘敢望至尊所改庶使千八百國

主 主

會執玉於嵩峯七十二家封泥金於此地其銘曰
茫茫玄造萬物資始一經神化一緯人理先聖則
之以著綱紀仰觀俯察上天下地高卑既定品物
咸宜宜家者山配地曰祇三公是擬九德攸司天
作金陵將帝見之巖巖金陵作鎮上國陰林巨壑
村生物植洞穴巖厓邃邃諸屈隱士無言仙童不
食洪惟關嶽真九名區位重天孫權傾陸吾薜荔
之服葛夷之卑若自空來來游下都翼翼京禱禹
禹鑿教運屬多暴聿祈深福峻珍堅夷勒乞景霍
盼蠻窮功成從帝蘇皇居厝命和悦人神崇石則

繼

猶受職惟新祥圖雖集祀典紛綸終全王土以佚
真人再造延洪雌文先大陰陽不測天地交泰浸
羽扶軌鄭題冠帶成民致力祭神如在備防斷典
乃顧遺靈永懷前册叢若昭明克亂除害膺茲大
名亦有制度備于祠庭式跨舊定齊定既正爰揆
衆時發時布廟庭衢有給穀適受既加之頒斯益
以章拖新廟既成神居既寧我有常祀蒸嘗為腥
匪祭匪祈欽我維馨三時不害大庇不盈告在周
家延于洪宣徒騁驟縣虞羅甲乙紀綴帶綠斯獻
愈火載進真風攸歸聖日五衢植木四肢載花紀

壹 鬱 元本元本 驚 於 裨

綷驛審晦景韜霞方介千歲何憂一串行觀吉王
頼祈羣辟謝傳長逝王公不作爾我莊武光紂緒
喀青墳無林遼城有鶴刻此貞華水傳萬古

武烈帝廟碑銘

臣聞昊穹凝命宜化不宰司契牧民之重挂以聖
功益顯精德之明顯諸神道王燭景風之瑞所以
報憂勤天時地物之妖所以警貴逸是以古之聖
人覩災而懼因敗而成撥亂反正之勲惟武修文
之業匡洪九大皆有幽贊者焉故禹奠九州受蒼
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接五車兩騎之神或假靈

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怪恍惚歷代有之
然則崇崇雖盛崇名號號欽若天意玉顯陰功元元本
本致之夫者也昔我后所以側身脩德允濟時世武烈
帝所以樂祭拜忠光膺帝服人神合應豈不偉哉惟帝
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賢能於卿老論昭穆於本朝若
夫忠孝文武之風信智言行之銳提綱舉部之績爽允
靜亂之勤論道經邦之猷寫懸錫馬之寵忠身衛國之
節驚慕顯俗之奇固已炳煥丹青鏗鏘金石用能篤
禋明祀大庇蒸民樹牲玉帛數有加於奉豈備物典
冊禮遂蹄於真王是知妙極無方敢均不測者禮祷於

獨能鄒通幽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問神詁恠非
典冊之攸先故揚搉而論畫史臣之職也主上以
功成弗處無德不報增封進號厥有舊章乃下詔
冊贈武烈帝備名數禮也於是正南面之尊窮大
壯之勢祀秩新廟奐奕崇堂雄門兩觀之嚴在城
石手之制龍旂鑾輅雲罕虹旌兼三代之盛儀攬
五郊之殊禮與天周人革命立陳玄社之祈晉室
主盟但用木絲之禱報功之典不亦盛乎常州判
史何重貴初領貢牢獨當強寇以忠貞爲甲冑以
恩信爲金湯首拄賊鋒力全郡壘寒帷之任因以
時屬生樹之風吏成德讓皆足以光昭雅頌垂示
來雲役之君子知天命不可以智欺大福不可以
力勝辛奐怙亂見得而誅皆盟奸好人將誰與藿
東新在設鑒匪遠頼垂土以爲帥樹豐碑而紀事
下臣奉詔謹勒銘云
赫功不宰帝德無爲化機冥運彝功是馳必有神
道鑒而董之董之伊何惟帝之臧總攸有象陰陽
不測如岳降祥配天納德保我蒸民莫匪爾極俾
我聞綠多藝多才名配八絃位重三槐祀典光啓
王封肇開人思邵樹俗畏軒壹決惟我后積仁累

歷運啓毋邊功定二聖金鏡在握璿璣以正陰陽
既和人神交感時其有數孰覺遺新靈令自天時
龍閟之盛兵稱發玄既冥期風雲鼓蕩氣屬殲夷
蔣侯助傾霍山啓道界總匪遠域明則封上日欽
哉爭盛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壘既平連營
既寧奐奕新廟崇崇百城民困無瘼年斯順承庭
有備物時餞頌聲穰穰何常惟人所擇秉彝效義特
象與力上帝不爾明神是極勒石嚴祠敢告萬國

重修菊州祈仙觀記

菊州祈仙觀者東晉黃真君上升之地因爲道館
綿歷代祀之有增修國朝保大中元宗皇帝恭爲
冥謨皇再加營紿金石具列此不備書大言意假
象故五朝修之所形器有壞敗資緝完之工此觀
當荊楚之要津實郵傳之使道過客幾駕遊子併
茶棲棲江表寧戒居月必葺之後二紀有餘閒闊
垣墻頹落且年道士羅自正總攝真侶啓換玄風
以爲道由人弘德以勤繼下餘不美人其謂何於
是心殊躬行節用畜力校其羨之可仕者會其士
之好道者月省歲計經之營之卽舊謀新興廢補
闕十有餘載其績大成凡建聖祖殿黃真君殿各

于 樹 皆

一區峙瑶壇飛洪鍾造横橋於通津植茂樹而敞
野其修舊整壞者層樓重廊二十餘間其取材也
時其擇匠也良程之以壯者之以固使觀瞻咸尚
其宏麗繪丹雘尚其鮮布庚不費工層不勞煥然
新宮峙此靈境君子是以知其能也夫神仙之事
史臣不論豈不以度越常均非擬議所及故邪仲
尼言日食星隕皆略其微而著其顯麗學者之致
惑也又況於希夷恍惚之際乎然而載籍之間微
旨可得書云三后在天詩云萬壽無疆斯皆粗舉
長生之明效也及周漢而降則事迹彰灼耳目不

于 續

證天人交感民信之矣於是道儒決筆始著于篇
至如許君黄君道幽洞冥窮神極妙遷爾姻族與
夫家人來景上僊超然絶俗故墟舊井其氣裹回
至其鄉而思其人仰其道而踐其迹斯觀之盛豈
徒然哉鉉頃歲扈從而迎有事於游帷之觀二宮
相距兩舍而遥使指有程瞻望弗及逮今一紀無
日忘之會羅君狀其功績圖其形勝見託紀述欣
然而書開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洪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元氣既判天地乃位氣之清明靈粹者鍾于洞天

宮

福地名山大川之間真聖之所廣也景福之所興
也然則游居之望乃建道館爲通都大邑往往而
在豫章之地實曰吳臣帶豫章之道川據西山之
雄領贊琳瑛碑神異所棲高真十二寔耀方夏方
靈軌搬廟遊蟬聯係天庚戌歲詔復高安縣爲筠
州析其北鄙爲清江縣而三清觀負新邑之左職
長江之濱形勝高爽壇宇嚴淨聞諸故老云昔吳
許二君嘗往茲地夜觀眚氣上屬于天相與嘆曰
此非凡地當爲神仙之宅及二君登晨之後邑人
追感前言共(金上營石)茅茨歲時薦獻衆目爲草堂道院

玄 飾

函關紫氣事往名存豐屋卑棲人非郭是年世錫
遠增修益崇開成中始詔賜號三清之觀自時厥
後又踰十紀運逢治亂道有汙隆中興已還百度
咸復官得其守人盡其能道士吳宗元允迪玄風
克堪道任以爲朝禮之域寖歕所臨不飾不美衆
將發仰於是月考歲計庀工飭材補廢扶傾無所
不至建三清之殿道君皇之靈設侍真之臣淑舒
賢之室範華鍾之鏗(今上御名)層樓之萬亭回廊複
道重潔其秘於是儀衛備器用肅然必洽煥爲
可觀夫其誠至者其禮修其守固者其事擧道

徐公文集卷第十一

東海　徐吕口鉉

舒州周將軍廟碑銘

壽州刺史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扶風馬府和公神道碑銘

舒州周將軍廟碑銘

將軍諱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吴史列傳功納乎丹青睆城遺祠頌關乎金石嗚呼皇天有遺物之柄有安民之仁必待聖人而後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濟世之量必待聖人而後發故天人合應聖賢相須民之司命關一不可雖復凌雲之榦非一木之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然其建天播運義葉總覽英傑弘濟艱難亦一二人而已故華夏者九有之師而伊尹為阿衡蕭何者三千同德而呂望為尚父秦為無道高祖誅之則鄧侯蓋於羣后莽據閏位光武正之則仲華冠於四七漢宗失御孫氏奮發破虜討逆總忠勤王而將軍頃蓋於千載之期濡足於百六之會策名江左宣力中朝詠勲威烈曠代奇群何其偉歟於時王業拈基摩兜方熾國難存及人心屢搖將軍情發於中義形於

貞　黠　于

色履艱危之際貞節彌堅舉振萬之衆伸威方隅
推誠以明大義故逆折游說之鋒屈身以表至公
故首定君臣之㳽推赤壁之陣勢動九州建漢中
之謀量包四海於是強敵攝迹庸主延頸姦雄之
智無所施焉漢室之隆未可量也嗚呼天未悔禍
國之不幸修塗止於偏帥大命隕於巴丘流慟於
當時遺恨於終古量四百之祚曆數難移三分之
基疆宇有限不然何雄才大略神授之如彼兒命
促齡天奪之如此忽乎茫昧不可得而詳也夫英
聲由於茂實元功出於令德感徳所及非勉強之

攸歸續用斯存豈毀譽之可奪有吳爲新造之國
紫桑乃觀望之師大常非爭衡之才子布首秋宮
之顯將軍提袂而起横戈以出魏蜀二主天下英
雄或每超而宵奔或俛首而求救降旗以拄烏足
道出至於分財推宅之仁觀樂窮否之好知人先
覺之哲存交服物之懷寶天縱其能亦行有餘力
矣嗟夫民墜塗炭真主所以膺曆天造草昧良佐
所以驅馳非君臣同體不足以濟大業非惟雄武
斷不足以制橫流將軍能沮劝生之謀而吳主亦
能拒敵國之間將軍能畫不世之策而吳主亦能

搴寨　署　樹

破庸疑之心故得丕顯鴻功若斯之盛當此時也
如趙士之碌碌漢相之齪齪徒使有若林之會安
能施一絕之雄又況於市道之交鄧門之客哉此
義夫節士所以感激於風雲惆悵於時運者也嗚
呼繼嘗之績既耀於中區盛德之祀遂崇於東夏
歷世逾遠善慶彌彰其子諫孫徒封移社而支庶
繁衍故在舒廟名樹猗存魯堂無壞光寶不泯實
生太尉中書令西平恭烈王馬半千之運懸符祖
德萬夫之望允濟時艱始爲定難之雄終爲佐命
之老而仁風所被多在故鄉王與嗣子鄴皆節制

廬江令伸子祚復剌舉潛部過里門而載軾踏剩
貌而長懷命梓人以新其堂與皆里宰以除其徑
術敎祝史以潔其籩豆率宗屬以薦其孝思肇建
豐碑以永前烈懿敎參贊之美共理之勤民用擁
和歲則大有庆天不撓敦作頌云
皇天上帝數佑下民既命賢主亦生賢臣有若將
軍執時之枋仗義秉信資忠輔仁堂堂定策蹇蹇
忘身雄飛夏口橫厲江陵將軍猶生漢室不傾
將軍既殞天下三分盛德之事嚴祠未墮壯夫擧
節義士沾巾猗歟獲國赫矣雲孫嗣熱纂服長戟

于 修 胄 謀

高門壽宮有煥靈貌如存我紆蘭佩來挹櫧罇懷
賢諫說用獻斯文

大唐故佐時啓運功臣清淮軍節度壽
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使持
節都督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御史大
夫上柱國彭城威侯贈太尉劉公神道
碑

聞夫郊圻內理牧萬民者是曰諸侯裔狄外攘守
四方者其唯猛士然則安危異任文武殊塗故天
下方爭擇彭英吳橫雕戈而褰耀奉生待理冀黃

冠貫犛旱益以從容及夫昭格寰區紛綸簡册其
歸一也代有人焉若乃總是全謀冒於兵業流光
委社渻稱果將之家崇德對功下視懋卿之族古
難其美我則兼之公諱崇從字德修其先彭城人
高祖升詔補山陽淮陰尉遂家焉即爲縣人也岳
峻洪基海疏遙派陽城相土千齡侯伯之封沛澤
中興兩代帝王之胤像黃結紫論功甲以盱衡刻
像圖形譬山河而捧袂國史家牒披卷可知項者
聖運中微庠方暫擾虢山之北犬戎興戲水之師
戮土之庭天子屈河陽之居公路擁南陽之衆僭

堡 幾 驚

號仲家隗罪據瓏石之國坐論西伯勤王問罪吳
太祖始定楊州賜服專征昭皇帝遂加殊禮於是
揚旌九討遷寇逆於淮濱闢土西封謀守臣於諸
將命我顯祖作牧鍾離乃國保障之鎮載施犬馬
之備軍無秕政將期十萬之行師有見糧即聚九
年之蓄方圖大舉已伐前定永年不登未裝而旋
長山羣盜舊是李公西域故嘗顯從班勇復命然
孝嗣屠使狩不還渭水之兵誓舉龍門之託效蔘
城之戰斬獲遍當汝陰之圍策勳居最先零壽賀
闕克國以無由撿號驚苑射耶都而不中時屬錫

美建清淮軍以壯中權加禮慎終贈太尉公以光
幽穸既而鼓鼙慘愴部曲排徊家有遺恩人思世
德帝曰崇從惟爾恭儉孝友識明慮和任則中軍
帥位則文昌長挺舉彼職予惟汝嘉濠梁之郊控
扼遐裔惟乃祖金克懋厥始乃考仁規克慎厥中
肆予命爾克成厥終往哉汝諧無廢朕命公銜恤
奉詔墨絰即戎鋪陳政經封閉軍實思有以光大
前緒搢揚國風裕二先公之理七屬浮邑再遷浚
郊作梗偽新竊據乃延十五之期黃武開元始創
三分之業犬牙之地蠆尾常搖鋒鏑縱橫車徒舍

勘 驚 斥

走擒牙獻因尚遠陋復之謨頡尾魚勞未暇綏懷之術建公之理也冠皆遠適民俗息肩千里風從四方聳聽以為格物必在於立制也故整貢賦以息貪暴之端暢刑章以拯姦究之極賞不虛授罰其必行以為富邦必在於務本也故使民以時相地之利特未熟之稲游惰自遷班再易之田兼并絕律以為邊寧不可以忘武備也故遠斥堠浚溝隍竹與木而靡遺齊與苦而畢給李陣屹峙軍聲隐然以為強兵必在於實王幾也故招懷遷甿講習戎事游兵翼為供而無犯之容晉勇鄰雄並集

邇和之下歲楝精銳歸之京師其餘庶政當經門見戶睹斯可略而言也高皇帝禮均九老寵冠列藩受禪之初則進上公之秩肆類之際則委康使之權言必見從無再却之奏君常高枕悉北顧之憂皇上欽奉重熙率遵無改眈倚尤重褒獎有加物先太尉公之薨也南北小驚我狩從使因詔執事移清淮軍於壽春及是復立定遠軍即命公為節度使仍以公少子匡符尚永嘉公主留侯操印初躋上將之壇帝子吹簫即降王姬之館禮優伯舅望重懿親于時公涖濠梁十有七年矣米鹽皆

督 監 署 七

序丞丈當才閑閫爭擧無警朝廷以公能光前烈雅得邊情清淮之師遺風仍在俾盛一家之美載嚴萬里之城改壽州刺史充清淮軍節度使鄧侯俟去雞鳴傷父老之心長者負來虎渡息鄉閭之患能事畢舉考功再書方將建大旆以風驅指函關而電掃雲中雖大八公之遊徒存粤東書言二豎之妖遂作春秋四一保大四年夏六月十有六日薨于壽春公署皇上前輟靡及穹餅方遂扶綠泚之忝悲哀竟日賜黃銀之帶慷慨舊襟廢朝三日中使護葬詔兵部侍郎李貽業持節冊贈

太尉賜謚曰威即以其年秋九月十五日備鹵簿鼓吹葬于濠洲鍾離縣大化里之原禮也前夫人李氏後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皆太師趙忠懿王女也贊鄉仙李即關柱史之源參野飛龍遂紀宗鄉之籍熱膺六鎮時高謝氏之門師範兩朝室有班姬之訓荃蘼蘭蕙婉威里以芬芳藻狩蘋蘩播婦儀而昭哲門内之理夫人有馬子八人二子幼長子郢早卒次範滁州刺史次簡次策次霸時未仕次荷秘書郎武得公之政事武得公之兵鈐學禮學詩惟忠惟孝皆推酥酪之味咸有芝蘭之芳所

貞

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惟公山河龍鳳稟粹
彩於神姿緯俟風雲策謀於靈府識公家之事
不以身爲行將軍之令每由剛克卒祖稱之成業
可謂聿修厥牧伯之寵華甚與虛授所以始終匪
貽福祿攸歸同扶之間未輪結軌季父仁瞻作鎮
夏口季崇祜崇儒吏與晉陵其餘將軍列侯中郞
校尉銀黃照爛光浮通德之門紺綬陸離響雜高
陽之里苟非自天攸相與國無疆其孰能與於此
乎向使享大年敷遠略鴻飛鵬舉功未可量也天
命不然能無永悼昔者荊州從事猶書墮淚之悲

太宰舊寮亦有懷鉛之請況乎世功丕顯揭日月
以高縣帝念惟陰會雲龍而下濟玭無萬歲可不
務乎徽臣職典絲綸詞非清潤特亦管以承拓拂
負張而投刃使蚩蚩氓隸覩迹而長懷眇眇來雲
披文而盡信其銘曰
惟彼陶唐有此奧方自天祐之後嗣其昌俟運魯
縣帝陸芒碭將邪大族篤華毗長風颯颯盛興戎
遐祚顯顯山陽若我高祖高祖伊何仁而不遇屢
鍾令孫聿來用武皇運中否諸侯起爭滚鄧帖亂
惟瑞不庭吳王奮發爰鉞專征命我顯祖守濠之

帥　盃　于　折

城濠城嚴峻濠兵驍勇顯祖率之摩兇張恐將軍
下世遂烽亦聳乃命家嗣荷將之寵荷寵伊何哉
大其功蚤以誅寇吉言頻播是誠是信兵無頓鋒
爰有奇略集於威公威公嗣侯不墜其訓戎事之
際氏功是振爲之中興者之令聞泗上風移京師
河潤帝曰伯男予嘉乃勲綏境則武安邦則文乃
降王姬于爾慶門乃汝來秩于彼西軍西軍何在
鎮彼衝害威公來思式遏寇虐胡馬已遠將星俄
落百身寧贖九原誰作明明天子惻愴聞聲歲云
秋止迨祔遷二篇士女泣涕連洏賢侯逝矣吉

諄　斥

誰與歸煢煢堂山湯湯淮洪駟馬悲鳴滕公所閉
甘棠勿翦召伯攸憩是用刊碑永告來裔

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扶風馬匡公神道碑銘

大道被萬物處其中者是曰賢人功濟橫流讓其
先者方稱君子施之則開物成務與廣業而同歸
卷之則保扶宜家無令名於必大是以長沙吳芮
紫祉遠於三雄南陽貴積貴寵隆於四七歷代已
降靡不由之逮于我朝則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
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或從宦於徐方今爲

篤

彭城人也粤若萬邦作乂益有任禹之功因封受
氏爰有邵秦之績公侯必復開西靡孟起之威文
武未墜南郡被李長之德存乎譜牒無復闡揚曾
祖某祖某皆以直介之氣當屯蒙之運不屈王侯
之事歸全父母之邦考某少負節名爲武寧軍裨
將才高位下厥用弗昭累贈尚書右僕射傳曰有
明德而不顯當代後必有興者故其餘慶集于我
公惟公克稟粹靈風彰奇度方振而神既協夢既
生而異氣充度宗族相篤里閭交慶識者謂之曰
不意英物復鍾此兒天將啓之馬氏爲不朽矣長

而與蓋稍以博聞善無常師器以虛受及皇國中
否赤縣淪災戰國縱橫爭求梁士孔門堂奧半作
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聚族沛澤即投
中消定難京城仍叅王籌而上方從歷試克懋陞
功經綸草昧諮訪遺闕公親侍左右日奉謨猷能
知四國之爲且掌賓客之禮勞無伐善夙夜不離
於公美則歸君論議莫聞其際出入二紀總角一
心車服以庸寵祿來假乃升朝序乃掌禁師以左
領軍將軍兼總丞相之兵衛中令雖一任衆惟睦
推以歷信兇之勤勞周廬既嚴軍事以蕭考績轉

於

寂帝用嘉之遷檢校司徒進兵宿州刺史天平騎
之長可以固功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外述處抑
惟舊章即授楚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甸服之際邦
賦是繫長淮之衝戎寄爲急公奉揚王略遵舉詔
條人不易方封日而治徵爲右衛大將軍復領舊
兵以衛相府董齊之略有踰于初明年改右金吾
大將軍以扶風縣三百戶爲封邑執金之職歷代
雄重佛祀虔位公肅居之內訓部非之士外察奇
留之禁熊羆宣力肇數無虞及上既膺內禪光啓
建業寺府軍衛半存舊京妻公留臺右師俾率東

夏即遷檢校太保改右天威副統軍進爵爲伯俟
服從入公有力焉及叅告類之儀益光求舊之眷
寵開幕府遷領徐方進封郡侯定食千戶左輔之
地王業所基藩屏京師惟公攸鎮乃移使鄂在鎮
京口公慈惠著於郡國威德洽於士心由是齊人
向風朞年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廬州節度
觀察等使自南北分隔戎華交馳合淝之郊常剛
衛要故有分閫之命以增外閫之威公於是謹斥
候審號令習組練之士則林如邈馳嚴堡障之備
則勢若山立虜不敢犯邊是以寧而察俗之方如

署 玄 研 貞

南伶之理方當天塹帷康濟械闕河渡江之擧既
陳乎渭之身已具嗚呼良圖未展早命不融吾歟
六十有三昇九六年閏三月五日卒于廣州公署
上省奏竅淨蔡朝三日即用誠甲之數式擬鐵山
之功給於官司臨以中使奉常以視履考祥之義
循恥心大歷之美詳協公論易名曰恵即以其年
五月七日備禮儀衛葬于廣州合肥縣鄉里禮
也公娶同郡某氏封韓城郡君麗璟孝之華親来
蔡之職理内協鵲巢之詠從貴有魚軒之華某年
月日先公而逝嗣子右考箭摩使光庭未頭伏本

梁 誉 闕

官光祚閣門承旨光紹皆秉義方無忝遺烈家承
青泉之後而恭順克修職在綺紈之間而推素自
若君子謂扶風公其有後乎夫碑頌之設有自來
矣琬琰之細既出於茗華盤盂之徹又參於擧戒
若乃道合天眷恩存王家果輔翼之功而鍾爲之
報聞掀事得相之賞而帶礪之誓希渝時無間言
沒有餘位故其宗廟之紀金石之銘昭示來雲不
可誣也小臣不學奉旨刋文康使計功稱德代述
而愈信披文相質事久而弥芬覘首之懷雕盡既
吾之引長存嗚呼哀哉其銘曰

壯

益作朕虞寶曰允凱崇基締業明德攸在維趙于
蕃封移渙改祚實刊山源長巨海國枝别代親渭
來還導德鋒帳勤王話萬流光集社映後貽前懷
黄結紫著簡成編誕發材英學惟明懿爲角膺奇
爲文擢異博容汎愛入孝出悌運有元蒙器無凝
滯負初發迹雲從潛衆灌纓職徽揚翼中消良驤
處服忘歸在鉉維樅害行無競維賢鏈緣從君匪
伊匡弼恵駡周旋陛戟居國必聞在身無擇
帝爰允諧祚乃丕績惟彼淮泗擅以淮雄北京
漸績以邦幾封淮表淅惟惠惟威椒蘭在俗棘撤

子

興思存舒待理猶抗孔棘帝諸侯氏纘服新息式
固尔猷恵此廬國乃陟台階俾藩于北龍旂四牡
鈞脣鏤錫命服有譚光騂載揚徽猷拜耳发吐謁
方上儀像物下瑜飛蝗梁木或頽通川有逝長城
既壞哲人永辭像著雲臺風存邃閣椒蔭盡思賭
山頹洟信結殊俗悲深工旻母碑既刻川爲書款
祁連不泯屬羆長存丕顯百代惟予有曰

徐公文集卷第十一

徐公文集卷第十二

東海 徐鉉

茅山紫陽觀碑銘
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
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
袁州宜春縣重造紫微觀碑文
舒州重建文宣王廟碑序

茅山紫陽觀碑銘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爲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鍊石之功絶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遺跡異塗步驟一致莫不契協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資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反聽含真而養身委其玉檢登封羅罔替後游神象外既凝寰中鑄金爵而來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閟宮清廟式嚴觀德之場玉洞金壇別啓下都之所由是靈符總集真籙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鬱蕭之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是

以徼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既作雲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今上敬爲烈祖孝高帝元敬皇后之所重建也爾乃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錄懸示禎期日道氣聚明真科流衍治化宏開於赤縣符圖廣秘於石山而華陽洞天實庸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挪沂建業縣狀右帶陽谷川原隱轔伏龍盤迴鎮以雷平之嶺鬱岡迴合淡以護軍之津郭其人叩龜之池不遠留岸許長史錄丹之井自刊寒泉白露紫煙照狀其上飆輪鶴馭往來其間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先生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王書演祕爰立昭真之臺豐靖疏泰玄州之踪可擬生徒廣業白龍之迹斯存金紱屢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靖先生以沖氣含和體原象之微誦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惟新舊館再易華題丹彩洞輝深修無倦芝泥龍簡授本相望戶邑之民置止本明之孫樵蘇之禁寧惟柳下之墳投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猗猶惟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

樹　公　身

人時時解脫雲軿羽蓋往往降靈皆著於金石播
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
劫以資其馭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
斯觀也將世運以汙隆與皇圖而升降亦明本啓
猶多聞户之慈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昔皇帝
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有天中之奇
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應乙分官利見於
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彰天祿於九
重分於四海由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
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讓后轄瑞圭而

徐公集十二　三

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秉彝馭朽
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唯以蒼生是念知無爲
之無故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
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消兵守
好戰必危之誡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
百寶効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康光
武之功獨高帝籙貞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令
上承績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
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冲用明昭隱
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庇民不矜功而尚智鬱攸

恒鶯　勸　弘　郎　署

修政恒務畜而勸分閑慕若驚每貫秋毫之細容
光必照寧遺行葦之微化洽風隨時和俗厚常以
天下爲烈祖之天下實董若昇元之憲章垂裕無
窮永懷罔極香冠原廟未足盡思齊禋妖神良非
至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
仙雅龍興盛載詠生民之頌思弘十亂之功乃眷
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斂
奔觔材檣至果園之奈供其詰斲北邙之土給其
圩墁乃新祕殿松殿孔碩嚴其寒寄屹其穹窿璇
題玉照以晶熒珠綱交映而窈窕宸旒當於澗瀝

徐公集十二　四

桅完虹於猶軒忽陰闔而陽開下靈駁而雲蔚偃
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馭氣以廻蹕眇瑤
雲而退觀乃立高門高門有閌擬金闕之嶔稜洞
森麻而煥燭龍章鳳篆以之題署寬旌峰節蕤爲
出入乃建兩序給遠近而重游乃起層樓邀茗亭
而題詠北鶴郭汁之路南豆姜巳之衢赫光影以
瞞神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宮每至日
薄星廻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轸
之初白鶴會朝之際都人士女羣祛成帷襟靈風
而共洽天和仰雲蹤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表

豐 髣

獨識軒轅之臺王壽作朗水閣姜嫄之廟大哉至
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無不朽挺窮神知化
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徹立尊道貴德之教然
後致還淳反朴之理斯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祭
詩告於太史爲典冊者於豐碑爲銘篆耿光丕顯
其在茲乎爰命下臣敢書令德其詞曰
邈矣至道德哉妙門恍恍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
濁爰闢乾坤乃生之民乃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
曰帝訪道峒山求珠赤水下武知有時稱五理三
正循環瀉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啓再造

主子 髣 之錚佈 閒 髣

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來白雲至於帝
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明尊祖明發
盡思僾然若觀致仙遊式嚴靈宇靈宇何在句
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
雲生窈窱日虎飾稜三秀交陰五徒分徑丹沙流
液玄洲之靖柳谷組煙靈池寫鏡彷彿九華依稀
七映至誠則感有應斯來金真上客蕭閒逸才飛
輪倏忽景蓋徘徊浮黎諦土方丈瀛臺昔在聖人
建言數教牧物以慈本先以孝敬佩真詮恭聞大
道顯妙用於吉象鼓淳風於億兆薦純嘏於無窮

子 徵 主

仰皇猷之克紹

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

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克孚內以
道敎應乎外於是有率修之德追遠之懷揚名顯
親之善集靈徼福之舉用於邦國則臣節著施於
家庭則子道光以之爲政則民從又以之爲信則
神降福然則壇館之作焉得已乎池州紫極宮者
本東晉之普明觀也浸之以秋浦鎮之以齊山北
望陵陽實真人飛升之所南臨九子實徵君棲隱
之鄉玄風徘徊精氣交感代有奇士居爲珠庭既

主 數 弘

奉玄元之鄉因崇紫極之號治亂迭運隆替不常
戊午歲太守陳公始臨此郡歷垝垣而嘆息步遺
址而顧瞻彼不徒興義將有屬公媯水洪派太丘
舊族重世避地徙居建安祖德門風冠玦圖騰王
師拓境閩方即叙操納歸附旌討贊謀惟我嚴君
首膺奇節美奕道機弘濟艱難偏師所指無往弗
克故十年之間由裨將歷郡守登上公建齊壇功
名之盛近古無匹及王室多故邊城不守援遣公
督舟師率諸將爲里赴敵三年轉戰塞無遺壘兵
不損鋒威行軍中勳在王府舍爵再命來是邦

於是解甲釋兵頒條布政事從中興民用按和會
文賦詩彬彬然有儒者之風矣俄而王桃圖太大
人山間至公孺慕然洪然永懷以為柰儀起訓
賓實天吞族剃育千愛無倍諸孫營棗帝觀執紼且
於達欲報之恩王事靡盬思所以為社于冥冥求神
於帝夷非龜山之宮不易達之館然則琳房金闕
瑤壇檜井近列真之御資閬風之遊仙經不誣勝
事可作於是踏星揆日訪用龙徒散庸下之金出
荊門之緡人百其力工為其能畫其傾頹化以壯
麗成於心匠不愆來朝自某年月鳩工至某年月

記事先出錢若干萬萊壹若干間正殿當陽三尊
貫辰享列宿之位于東序設三官之堂于西廂嚴
閑鑽冀之室于艮維所以畫時思之禮敞靜宴之亭
于乾位所以極坐忘之懷矣棟雅飛宦雕雲蔚旋
題行月煥城邑之晶光飛羹白日壯江山之氣色
如是則馨欽之傷不得不臨肹蠁之福不得不集
想見武夷之會足申令伯之心至矣哉善慶孫謀
無得稱已嘗試論之曰神仙者君子之所歸也故
貞真誥云至孝至兒之人皆先受靈職以為列仙嶽
登降其幽明如入間之考績矣君乃盡忠於君純

於芳於龍教忠於氏歸誠于仙而不得與夫餌芝术
昌鼎星斗者同𧗠真階吾不信也嶯哉夫子其惟有
終録庵駕禹迎致禮名岳假道過此仰瞻天之博
諱我以文輒不避諱其銘曰
閟我經沘陽沘陽既康化以至道民知獨方乃新閟
館以奉虔皇君子薦祉則惟其滅我登新宮新宮
既崇深嚴耽耽丹彩彤彤九華散影十紀盤空若
玄尊在宣岳如游閒風至道不煩宓闕甚邇芳事誠敬
來時祖妣善慶綿瓞遐施于孫子三萬二許夫何遠
已流芳金石永永千祀

主貞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
君之碑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可得而云黃
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
導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
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迹
已於順是以下莫不由之故有搢紳端委村萬物于廟
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于歷祺之外隱顯殊致
主趕捨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閬風玄圃羣帝之
寥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盼蠁若在左右

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王君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闚臺量子靡故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材靈氣禀於自然屬擾世綱不可拘係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迹於是解巾名路委贄玄門問道先生聶君師道見而奇之授以法籙是日彩雲瑞鶴翔舞久之既而窮方士之選遊得東鄉之勝境道無不在

善宣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真法玄科聖旨勗以諸詢福地仙源因而據託誅茅穿徑杷石漱流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著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洪高皇帝方在霸門實采作鎮紫氣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鶴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問因從致請來止建康有玄真觀者陳宣帝爲承於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遊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宮望拜玉牒秘祠叩寂求真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

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唯以蒼生爲念君對曰大古之聖人脩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待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勤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暇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淨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賓敬有踰于前而君年嶺風以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書告期舊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

隱化于玄貞觀春秋六十有二息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處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當半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爲壇表顯真之位因立陵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六月癸酉自京師泝淮而上時歲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却流暮夜踰重堰數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王有欒水之潮宣尼有四川之應校靈比德其揆厥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貞觀王來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童表大德劉德光恭受經法預聞玄秘永懷在□□□□□□□□

影印本缺今作四行首方圍以別之

玄

三□□之義顯垂不朽之風威儀主可則□□□□□□□首座陳希聲並
□□□□仰高山共刊貞石銘也不倚風承教義□雖復仙凡異□□□□
□□□□蹟靜躁殊途而識心所感業交斯在排□細□祠□守□遲□
□□□□若山河敘書覡者之悲以俟遼城之歎詞曰——
於鍊子晉上賓于天亦有令孫窮神體道□昔我宋
思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孰知
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煙林芳橘葉地即芝田被
文相質億萬斯年

袁州宜春縣重建紫微觀碑文

若天聖人有作沒而不朽畏其神而向其臺思其

樹 玄 池 宇

治而變其樹故尊道貴德以化所以與窮高山景
行役贊所以不乏妙門光啓上士勤行書契已遠
煥乎丹青者可數郡域之內表厥宅里者相望時
運與并人境交得教之大者其可忽乎袁州宜春
縣紫微觀者蓋有晉鄧表真人上升之地也左鍾
山之奇峰右洪陽之仙洞崆巖千仞蔽虧日月窈
窕百里書泥風雷迴洞層巒崇其基坰激湍潨谿
宜其氣象真靈之所游集邑居之所走望皇統中
否下國爭戈齊臺盡傾晉室多壘鹿巾霞帔蔑矣
流離藻扃䋼帳蕭為陸釐而周德未厭漢祚仍存

字

褘物既毀墜典咸復作蘇靈境將俟其人道士孫
去華班本康樂之川從師新吳之邑清心鍊氣絕
粒忘形三十餘年其道彌固保大中自所居華林
山館南游江鄉望往哲之舊基歎垝垣之靡迤慨
然歎息誓志終究於是面壑依巖披榛築室勤身
而感物履迹以化人鄉閭風隨跳信日至節以致
用時而命工二十餘年厥功克就紺殿特立重廊
回合閣朱戶以瞰野峙瑤壇而在庭至於像設之
尊嚴仗衛之精麗廚廩之充初居室之有閑洪纖
必周奢儉中度美矣顯矣昭哉肅誠夫褒善稱伐

春秋之旨雖在遐遠人其捨諸監察御史李君思
義奉使宜春親駕斯館觀厥成全上御名嘉其秉心碑而
揭之以文求我言意難盡强為之銘銘曰
袁君之賢此州乃名鄧氏之仙此觀乃形春華麗
絕真氣融明見矣其爆居然福庭運逢交喪地有
遺靈美哉孫師興廢扶傾重閣金籥還飛火鈴煙
霞聚散巖迹迩精誠所感大道方行用刊樂石
永告雲扃。

舒州新建文宣王廟碑序

欽嘗讀文中子所著書稱觀其建言設教寖帝周

疑作寔　貞　己　貞　玄　貞

孔有道無位故德澤不被於生民然而門人弟子
如房魏李杜輩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元功盛烈
亦云至矣猶以為禮樂不興未能行文中子之道
嗟乎使稹聞之徒遇貞觀之世舉聖人之業成天
下之務豈不益大乎時運不並乎聖賢不世出可
為長嘆息已矣夫太羹玄酒足以通神明而不能
兢適口之味大咸雲門足以和風俗而不能高妖
耳之聽五常六藝足以興國家而不能勝捷給之
數禪菜合樂足以祈永貞而不能挽福田之說李
斯荀卿弟子也而為焚書之酷德異文皇上宰也

而沮王道之議況其餘哉故周矣以來郡庠鄉塾
委而不修者有年矣皇唐中興之一紀天子乃崇
學校泰康老聚六德教胄子秀達郡國靡然向風
舒州古諸侯之封也其地廣其任重太傅周公稽
勲碩望來鎮詔除武以貞師仁以行政動必資於
前訓舉必順於人心爾吏部郎鍾君頌登銓筦之
司實參侍從之列論思與治必以名教為先洎從
左官來為佐職神交主諾人無間然始一年而畢
謀作二年而百穀登三年而上下和既富而教差
修廢典乃嚴社稷則播殖之功報乃祀其畢則風

讓　副

雨之候時乃即黌堂揭先聖寢廟畢而將祀衮冕
隨而不廢政之大者焉得已焉於是庀功庸求儀
制堂與戶牖觀乎大壯山龍藻火煥乎有章重門
以深之周垣以侍之祖豆升乎進干戚由乎序俛
俛衆賢是配是侑肅肅無毛以衎以樂閭伍之屬
者切之倫忠澤漸乎肌膚風教移乎情性措其所
治者百城耳推是而往何所不至哉銘也不才敢
述旦比常記主之忠播故人之灌詩我以文宜無
所讓屬役既其冠篇侍畢會鍾君召還京師祖行
之夕現草以送且曰敬教勸學非大君子不能行

討功稱伐非大手筆不能任吾友榮徽郎鍾君即
其人也託之銘頌以永清風

徐公文集卷第十二

徐公文集卷第十三

東海　徐鉉

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
復三茅禁山記
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
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
楞嚴院新作經堂記
攝山棲霞寺新路記
常州義興縣重建長橋記

貞

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

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扶東周於已絶接蒼
生於既墜其述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遠則
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在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
矧襃聖之祀其可忽乎然則中人不足以語上下
士聞道而大笑故斯教也衰於戰國廢於嬴政漢
魏以降續而復絶大仲尼日月重昏乎祀非聖人
孰能廓之故斯教也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
元理自然也兵興以來大化陵替先王禮器委頓
於勝廣之門闕里諸生恫惶於烽燧之下矧厥祠
宇其存幾何天之愛人不當遂絶皇綂再造六藝

始得太歲丙午重興在運宣城雄鎮帝之故又在
焉故幕府之選殊重尚書郎吳君光輔奉詔佐蕃
部兼理于涇既涖事乃被儒服謁先師闕荊棘懸
垝埴以遶於茅茨之間伊嗚俯觀瞿然而嘆於是
奉開元之成制采禎宮之舊範經之營之是卜是
葉惟新杞殿儼飾粹容入宣升堂森然如在籩豆
有位齊主由序表著成列門衛嚴然於是青衿雪
服之子有從師觀藝之場鼗鼓台胥之徒識蕃若
從如之節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越明年秋君奏
計如京師因得其實嗚呼聖人在上庠才畢舉使

予

三代之風達於邑里得不其偉哉余承君之教美
君之志刊石紀事寘于祠庭俾後之君子無忘企及
其餘理訟蒞察屏獄闕泭來遏陂塘則有芳功之
史在故不書于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尚書主
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盼　玄

復三茅禁山記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
作故其壇館之盛爲寡之殿脩奉之嚴樵牧之禁
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徽官失其守望
拜之地多所蕪廢若乃真靈翔集哉晚盼嚮興復

之迹必微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
於呆此山恭佩上法耕佃地材維息朱陽水懷福
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彩外融名士通人
道契冥會凡縞紵之贈皖往之資悉奉山門以成
風志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萌
隷者畫贖之勞兼不待赦至墟墓不得雜處藏
樹藪野植松為門川梁必通樵徑必翦建方壇於
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詠之地
遊居有棲駕之所基巳古陌秦壠舊封蔚然清光
復如開元天寶之歲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寶院焉

真壹鼓基構為茂草先生碑礱資用光殿堂有
制必先無遠弗屆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渠王
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唯新舊
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隗致襄城之駕庚桑化畏
壘之人是知道心惟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
經若虛協規同志是播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
績用不愆斯實攸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
悉書大屋之數猶時所棲請命於京師中禁拘郡
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
期命如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乃

神清氣靈骨錄標映受之於天也心虛器沖知德
究前基之於往也昭真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動
也故業名紫書飛步黃庭貞功備屢必恭相合然
則先生之道具指原乎雖欲駕不留冥升日遠而
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造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
企慕前躅見託直書巳未歲秋八月日記

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二門記

夫清淨無為道之基也宮館壇墠道之階也至如
者因基以成階勤行者升階而覩奥故君子據業
而擬仁懷積中而廣制故之方乃形無變之迹為

科誡以檢其情性為崇設以致其誠明清以平目
和氣來誠明道則靈符集由是登正真之境入希
夷之域曠矣無際寥然太和斯實與化致理之方
還淳反朴之本豈與夫延方士尚祀祝求長生以
自奉者同年而語哉宣州開元觀連擬清虛倜儻
形勝繇基崇峻鎮其後句谿澂澈經其陽雖一方
清靜之精結三素氤氳之氣當秦漢之尊道揭聖
居於華題鴻閣珠廣居為福地及運經百六數偶
三災雖梯宇不渝而制度多闕靈蹤必復有待而
興上嗣位之七年皇室再造之一紀今備后掏

詩 落 於 莅

藏礼之探讓德承華體閑平之賢穩戎衛服肯台
司而往歸律鎮京口而領實城其爲政也質以先
正踏于苟老義以畏斯仁以保生民乃不偷關政
成舉而斯觀路門又發遺址將基非所以徽敎尊
社會昌建福者也乃命執事即從經度民多暇日
而有羨財動而不勞成而勿亟巨棟山立層簷翼
舒六扉洞開方軌並入重廊助其迴合秘殿表其
深嚴十絕之幡拂文楣而絢彩九龍之騎軋金鋪
而振響瞻之者有凌雲之氣趨之者疑驂鸞之游
信足以勵下士之追修福蒼生於仁壽既而功宣

焉 身 於

納麓望集撫軍大社之制新成重鎮之位亦正貞
蔚九霄威德宜書道士孫洞虛素業淳深夫識敦
懿娛揚真迹啓迪嘉猷永爲不朽之功願紀它山
之石宮臣執筆以謹歲時戊午秋九月庚申記

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

夫金闕琳房不可階而升也惟至誠能通之靈符
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
于時宣力于國教惠于民昭乾于家此人之極致
自天所祐也又況考集靈之地崇列真之宇薦納
納之信勵勤行之誠然則希夷妙邈超言象之表

[illegible]宋本不江校文理當脫二字 去 署 貞作身

矣有若故司空相國馮翊嚴公承世功之緒繫重
侯之業地親於副馬契總於樞衡使蒼書闕夷險
——中立不倚金石貫其心唯力是視風霜昔其
節故四錄會府再踐中樞三殿方鎮一年邦土懷
終如始謀有遠忠數是之樂雖窮通德之門不改
綱于太僕少卿俊等秉承慈訓不敢失墜以爲公
之純誠沖氣本道家者流而仁政令典近決於三
茅之境高命甲第風傳孝敬元之宮故樓神植福
心先於是因其治城壞址西州舊署忘見公之遺
雕郭文東之故臺九原可作勝氣如存乃相形勢

補殿閣建司命真君之殿于宮之艮維被真臨以
主程其國工而考藝瞻星揆日不勞而成崇高壯
麗重深藻繪煥如也凝旒端簡負斧仍凡穆如也
琳瑤錯節紛披乎左右空歌洞章蕭寥乎晨暮真
聖以之而臨御純嘏以之而蕃錫賢人有後孝子
奉先無以加於此矣鉉始以事分通籍從子弟之
游終以策掖其負陪僚屬之末及公之啓手足也
規恭國士之許學寄記之任知己之厚何日而忘
短篇叙事益感遇之萬一也

棲霞院新作經堂記

君子才足以治劇惠足以安民見危致命以死勤事有一於此然後可以爲傳於無方之神術慶於必大之門唐務嚴院經臺之作也其康熙乎平陽泰君諱進忠字昌美故太尉中書令尋陽靖王之孫也少而奧俊長而忠恪尤善騎射頗曉兵書靖王疉之出則與親兵居則寄家政於叢之美宗族轉之王老指爲功臣累遷振武鴻臚尋遷金華從戚上以其才能可任故以爲內宮副使東船廷郢將命四方盟振錯御所至皆治改鄂岳觀察巡官知水興縣事縣有山澤之征權管之利歲終考績倍於前人遷泰州軍事判官兼營田鹽監平盡致決疑獄旨表皆深深已律人民不告瘼公有餘利除勸農使復監池吉二郡護武昌軍千里無虞上流特益會梁人入寇我武未揚東鄰隔浸尋情棄厥命君爲行營應援軍使率舟師數千鼓行而東平難濟口復海陵郡於是淮泗之地聲勢始通乘勝長驅因逐隋苑前茅接戰後師後期振臂奮身有死無二雖破竹之勢敗於垂成而東道清夷本由君之一衆也江都旣復歸葬京師天子閔焉贈左千牛衛將軍贈加等禮也嗣子破奇承旨延

遇哥隸心在疚荼蓼兼倍以爲苴麻苫凷飾哀之期有終蒸嘗封樹之遠之禮有數復欲圖不朽之績徼無邊之福則金僊之教世之所崇宗旨在於經文威容存乎像設於是擇奇勝之地補闕遺之事經堂六間塑地藏菩薩像一軀凡席什器之類華而備精而固凡其質焕乎其章深嚴足以遠世宜虛明足以味道吾其全節之風也如彼其崇靈之所也如此然則冥冥之祐綿綿之慶豈誣也哉余頃歲左宦海陵君盡傾蓋之分感忠臣之事主嘉孝子之奉親刻石紀事以贊善也援筆懷愴無心於文保大丁巳歲春三月東海徐鉉記

攝山棲霞寺新路之記

棲霞寺山水勝絕景象環奇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舒容翰於瑤題煥乎天光被此幽谷先是攝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近方軌並驅崇朝可至及中原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重以百乙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藩邑訪道來遊始命有司是作新路金推旣隨玉馭言還桐山之駕不返回中之道亦廢於戲聖人遺迹心將不泯徽爲之數夫何遠哉保大

豐 白 娛 樹 亭

辛亥歲時安撫豐政簡民暇粵有耆儒道巖名髙
自足動思利人百姓莊思綵家禮樂封積而能散
嗟亭侯之不復閔行旅之多艱乃相與翦荊榛跡
狀窟闕道衝之灾直棄邪徑之迂廻建爲亭於道
周跨重橋於川工既甘井以救暍立石表以指迷
築樹風煙依然四望峯巒疊樹肅肅前睹由是江
東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
喜直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懈爲文刻石用紀成
功俾後之好事者以時開通隨壞修葺比碣有泐
斯文亦湮不亦美乎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

御 詩

知制誥徐鉉記

常州義興縣重建長橋記

聖人作川梁以濟不通舟車所及緣達基布若乃
形勝絕大名聞天下者亦無幾何陽羨長橋其一
也夫英賢之所躔次邑居之所聯絡山川之精粹
宅焉里域之神靈憑焉廢而興之地而葺之豈惟
備攻足以徵禍是橋也徵諸圖諜則後漢邑令表
君創造國朝承泰中令丘君新之其他無聞焉中
興之初邑有義夫曰吳漆吳適率以私帑備加營
今上御曆入覲其利踰三十載丙辰歲國步中梗百越冦

于

彭本亦不甚整文義當脫一字

邊邑人敢之梳營而道覩焰雩及宏梁中權甲寅
歲著作佐郎劉君來爲邑長視其制度知非民力
之所能濟乃狀其事白於有司上聞嘉之詔賜錢
八十萬君信而好古寬而得衆尉盧循禹甲餘歷
俊達某名玫是以和事無不舉乃相與數王澤因
民心備物致用程功授日器利工善材良事時成
辰歲冬而載明年暮春而畢長五十步廣七步對
旅樓而互出跨荊溪而横絶身雖具飾丨僅塞而
虹舒營高其爲邊蕃亭而山立朱檻方軌細馬連
騎營營市井憧憧往來有社席之要無褐厲之患

貞

昔者秉車濟涉聖人謂之無政橋梁弗修賢相知
其弗能以今方古勝負分矣大書云考績傳載詩
我看曆墨署其可廢乎刻之貞珉以示來者庚午
歲春二月十五日記

徐公文集卷第十三

徐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二

東海　徐□□錄

重脩徐孺亭記　喬公亭記
毗陵郡公南原亭記　斂池頌
九疊松贊　硯銘
野老行歌圖贊　四時畫贊
許真人才銘　高侍郎畫象贊
文獻太子哀冊文　齊王贈太弟哀冊文

重脩徐孺亭記

至矣哉天之愛民甚矣雖數有治亂而常生聖賢

于

故得其位則功加於時得其運則教垂於後雖銷
鑠滅迹全身遠害不德而德晉迹名而名揚擁基
築宮禮重於列國式閭表墓道光於無窮業善而
教政之大者也恭惟我祖炳靈南國舊宅界于仙
館高臺峙乎澄派孺亭之構詳內鍇仰名公良牧
代加崇飾千載之下猶且慕焉頃屬邦君非才致
我王厦寶為詹物為茂草嗟百世之祀誰能
之庚申歲始建王都年甫歲遂迄清蹕肆覲摩石
時咨先賢餘基未傾俾人將至既而昌湖在御祠
去錫壞丞相司空鄭王以茂親之重曆分陝之權

豹

思老成之典型仰高山之景行問書而信不肅而
嚴乃命經營將從締構九成方起百堵未周甲子
歲入來周均以武昌運帥侍中齊南公代司空鑰
公敎用以武從政以文祗奉蕭規率由周禮再廣
成數詳考舊基夷狄窩而就平禪崖岸而增固乃
崇臺與乃加藻繢右嚴磚砳之序左設庖膳之區
前臨康莊爭眺城闕平湖千畝歛碧於其下西山
萬疊倒影於其中依然龍禍之場想見致身之狀
與夫洪崖之館絢繚於煙霞滕王之閣騫飛於雄
堞南州之物象備矣前哲之光靈華焉嗟乎君子

於　于　於　豐

與一役是一事於詩必可頌於後必可觀茲亭之
作也都人朋悅過賓躊目就于方國之吏播於崇
職之詩銘也幸成蕪蔓之誄獲參翰墨之任俾垂
不朽敢憚無言

喬公亭記

同安城北有雙溪禪院焉皖水經其南永塘出其
左前瞻城邑則萬井鱗連卻眺平陸則三峰積翠
朱橋架塞倒影于清流巨木輪囷交陰于別島其
北豐湖故雅之者茂遂其氣清粹故宅之者英秀聞
諸耆老喬公之舊居也雖年世屢遷而風流不泯

署

故有方外之士愛今上御署經行之室回廊重宇眈若添
嚴水瀕最勝猶鞠茂草甲寅歲前吏部郎中鍾君
基宇棊左官兹郡來游此谿顧瞻徘徊有懷創造
審曲面埶經之營之院主僧自新聿應善言允符
風契卽日而栽適月而畢不奢不陋旣幽旣閒憑
軒俯盼盡濠梁之樂閒嘯長嘯忘羙陰之機川原
之景象咸歸卉木之光華一變每冠蓋華止壺觴
畢陳吟嘯發其和琴碁助其適郡人瞻望疑若神
仙署曰喬公之亭志古也噫士君子達則兼濟天
下窮則獨善其身未若進退以道小大必理行有

餘力與人同樂之爲懿也是郡也有汝南周公以
而守有穎川鍾君以爲佐故人多暇豫歲比順成
孝郡行再雩之禮而我感逆滕之會鄰境興閭户
之歎而我賦考室之詩播之吠頌其無愧乎余向
自禁掖再從放逐故人胥會山水窮游良辰美景
賞心樂事有一于此宜其識之立石刊文以示來
者于時歲次乙卯保大十三年三月日東海徐鉉
記

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

人生而靜性之適也若乃廟堂之貴軒冕之盛君

其

子所以勞心濟物居己存教功成事遂復歸於靜
用能周旋於道常久而不已者也有唐再造俗厚
政和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名園勝槩隱轔相望至
于東田之館西州之墅輩湖張侯之宅東山謝公
之游青谿賦詩之曲白楊飮酒之路風流人物高
視昔賢京城坤隅爰其別館百畝之地芳華一新
舊相毗陵公旨靜之所也其地郄據峻嶺俯瞰長
江北瞻臨滄之觀南撫新林之戍足以窮幽攬覽
忘形放懷於是建高望之亭肆游目之觀旣多鳥
於雲外認歸帆于天末四山隱見而屏列重城邐

主 於

迤而霞舒紛從步而石回岡精廬於中循倚層崖
而築室就積石以爲階土事不文木工不斲虛牖
夕映容户冬燠素屏歷尾棐几黎林談玄之理侶
此焉游息設射堂於其左湛方塘於其下虛檻巋
獻清風與氣集其間衍岸縈迴紅葉翠蓄藻其決
至於芳草嘉禾修竹茂林紛敷翳蔚不可殫記凡
庖庫之室廚廐之區賓從所資不戒而具每良辰
美景欣然命駕群從子弟結駟相追笥中攜杖優
游笑詠覩之者不知其爲公相也古人有言朝庭
之士入而不能出況扣輕鍾鳴之貴徇山林之心

勝 貞作身 殿

將相之權不能累其真勝腑之說不能系其遐道
風柔範豈不美歟又以鉉無事之情有善善之
志見微拙筆用勒貞珉是時歲次辛酉冬十月日記

劍池頌并序

歲次辛酉月躔仲冬王人徐鉉揚旌銅柱之鄉就
駕劍池之廟覩其靈迹徘徊故墟或曰龍泉太阿舍
得為寶出也不為當世之用佩之不見亡身之災
天下固有虛名而無實效者歟忍以為不然夫聖
人之於天下亦物耳所累愛者異故能與造物者
並而為天下王是以聖人之作也天不愛其道地

玄 鈔 於

不愛其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謀鬼謀皆為聖
人用無功無迹豈尋常所能識乎然則其陰陽之
英萃山澤之精竅鑪冶之妙極鋒鋩之利宜其冥
合玄造鍜成聖功者也昔黃帝法月滿而鑄鏡用
能照燭怪魅辟除不祥大禹收貢金以鑄鼎使民
知神姦以遠不若漢高祖佩斬蛇之劍以撥亂除
害奄有天下是以三者皆人力所為也咸能輔佐
興運與時隱見其可誣乎在昔三分叔世咸有啓
德天命將改寰宇將同斯劍知之故靈發於下氣
浮于上應帝王之符命瑞職者之觀瞻亦猶伊尹

勒 於

負鼎於莘墟仲尼動色於魯相千載一會聖賢所
以汲汲也向使晉武能誕若天意克明俊德判忠
邪之路紲驕侈之心則賢能盡其才神靈效其用
澤濯之烈可續七日之期不爽而王敦既構亂本
既成百姓失望摩龍汩色於是斯劍也委質張華
之鑒一泄其憤遂逢劉石之醜復歸于潛其出也
所以示神之不亡其去也所以示德唯是輔則其
為用也遠矣昔者周遇其數秦不及期是知天命
之精微可以人事而反從前哲論之備矣若夫精
其之誠修于內感召之效應乎外自然而然有道

瑩 鑄 彭本無 宣贊文章 書此字

存焉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言達王者得之則三五
之功其餘事耳然則天下至理本非人臣所服安
化無方神物之事也忘身徇國忠臣之節也雨造
其極求仁得仁復何怨乎廟在豐城故縣僻地
岸壯武侯雷府君之象紀焉去今縣四十里而龍
泉太阿之廟列在中路棟宇綿久皆將傾顛已入
朱陳等洽靈貺之化感百世之祀契本同志唯
壽寓千載光靈煥然如在縣令孟賓于尉孫蒙皆
以文行之能中賢良之選接武連事志此王歲推
誠於民篤信於神風雨不愆耕鑿咸若先賢遺蹟

玄　弘　玄

其不泯也宜哉是池廣不踰畝深才數尺父老云近歲旱暮往往有雲霧蒙覆其中恍惚之理不可測已今中興三葉聖政惟新豈非靈命孔昭玄貺將集天命不僭弘之在人使臣司言敢告有位乃為頌曰

周室既衰仁獸來游晉祚不融龍飲效珍神化無方天命無親德之不建與運俱淪歸潛厚載以俟真人惟創之神惟賢之識湛湛靈沼綿綿廟食端數長在茲莓靂測無莫頌聲永永無極

九疊松贊并序

貞　大

同安郡南二十里古城南陽有松焉拳曲擁腫磐若九疊突柯聳幹無不蟠屈者其地高迥旁無壅閼莫知其何由如是或曰下有頑石根不得舒氣脈憤興故為此狀好事者以為盛觀焉余始聞其名今至其下睹之而貽曰嗟夫草木麗地稟天之和條暢秀茂固常也若乃原隰之宜失陰陽之候違柔脆之姿則雖拔枯瘁亂勁之質則贅柳盤錯生理乖矣獨有瓌奇之貌嗚呼失其所乎昔在太古君臣強名賢愚同域洪洪洞洞是謂太和降及後代聖人有作難仁義建功名扶衰拯弊不得已

影宋本達　揭

也於是有愛惡則象生焉其甚者飭行以矯時執方以違俗考槃陋巷辟重王公上德衰矣獨有高世之譽嗚呼荀孟屈賈之徒豈斯松之類耶感物俳佪因為之贊

于嗟彼松欵為而生天枉其性屈折其形人實我貴我非所營噫嘻淳風曷歸大道安行吾欲與汝各全其真作此好歌以告騷人

硯銘

宅山之石是斲是治剖藍表瑩雲霧含滋執簡而至磨鉛在茲言出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慎爾

樞機

野老行歌圖贊

昔在陶唐比宅萬國下或知有帝將何力鼓腹擊壤嬉游無極自然而然忘適之適中古道消觀仁懷德末世政亂姦宄寇賊淳風不還可以歎息丹青志古存諸往則嗟爾有位鑑茲王式

四皓畫贊

君子道行必賁其位遯哉四賢隱居救世嬌嬌之貌丹青仿佛爾無素餐觀此知媿

許真人井銘

樹 謝

長史舍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姑谷
綽約披寒象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眞
紫陽若覺召攜如升巖堂歌刊翠琰永識跟林嗟
嗟後學挹此餘光

高侍郎畫象贊

穆穆清臾不淄不磷文高學富道直誠純昭質已
逝斯歌愈新丹青畫象以永光塵宗陰見首瞻仰
窨中

文獻太子哀冊文

維頳德六年太歲己未九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文

于 于 曙 勤

獻太子薨於東宮延春殿以某年十有二月壬申
朔十三日甲申遷座於文園禮也象輅蓋陪龍樓
向曙肅仗衛以將引儼搏器而不御主上感深守
器念極寶天痛玉符之靡石悲銀牓之空懸詔下
臣於信史載盛烈於琰編其詞曰
於昭我唐誕受帝祉舊邦惟新令聞不已亦有積
慶載生賢嗣平王之孫吾君之子越在綺紈芳若
蘭蓀緣卑表慶寶玉凝思東平錫壤南昌啓藩耆
老詣訪立績討論文以行禮時然後言敬愛叅於
天性信厚由於自然運屬重熙地惟明兩吉尚達

諱 勤 豐 豐

節吾先德議副符分陝居東作相封燕禮縟副戎
業廣績著保釐道高寅亮歌亭兩屏浙水東馳是
惟閑輔以衛京師乃移節鉞建此藩維擇其令典
導以由儀仁兼俗厚化洽風隨國步中艱文身怙
亂鎮以高卧割之長算取彼鯨鯢戮為京觀吳門
載同與調協從天之眷命我受拯功乃正皇綱斯
推至公爰撫軍而監國亦納揆而登庸業彌盛而
學彌廣望益高而禮益恭不言而信有感則通多
壘以之而飛警四門以之而徐光及淳和於國論
致符瑞於年豐天亦難諶胡寧不愍枉天爲蒼震

塋 游 主

之野大殲屠前星之次捨內豎之問安逵浮丘而
把袂九重增慟萬邦衔涕寘茫少海之波寂歷游
雷之肆嗚呼哀哉威神疑之遠至數芳歲之云徂
違太學之盍胄啓佳城而下居建禾章於綢縷儀
備物於金爵經武帳之前苑棲青龍之鬱紆嗚呼
哀哉若霧閉金穸陰殺節重雲之旭日加海大壑
之層冰似雪指京口而不臨背都門而永訣萬目
愁而柿梓慘摩心戚而茹蕭咽嗚呼哀哉瞻瑤山
之落木聽慈園之迴風慕思子以何極宮長男而
遂空集荊門之故吏會南嶺之悲翁淚淋浪而洒

逮 讓

祆氣怨結而盈胷嗚呼哀哉歷選古以逖覩考令
猷於三善孰仁孝之昭著從功名之丕顯惟史筆
與旺頌配天長而日遠寧騁麗於東田豈馳能於
文選嗚呼哀哉

齊王贈太弟哀冊文代番待郎

維年月日天眷上將軍太師尚書令臨川牧齊王
薨于臨川府之正寢主上追先皇託付之意表叔
父遜讓之風乃下明詔再贈太弟即以其年十一
月日葬于江州某縣某鄉廬山之原從理命也綃
幕夕陳虞歌曉引改光圖之宸館設龍攆之陛楯

於

閶靈儀以愈遠竊哀瑞而靡盡惻承恨於宸衷俾
誕揚于令問其詞曰
皇天眷祐錫唐良輔時惟宗英裔自文祖孝悌致
懿機神穎悟昔在中興爰當就傅申畫宛水錫茲
茅土德望日躋邦家是毗鈞陳宿衛官警攸司於
淮甸寶始望基導之以禮董之以威俗賦甘棠
之頌人歌樂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胥粹瑞
玉來參大政乃爲左相其班上台乃封夏口其賦
千乘赫矣元后蒸哉古風不私其子天下爲公並
命叔仲奮茲顯庸或踐我儲藩或陟爾青宮辭不

讓 貞 氷 數

獲命處之益恭晉鄭之勳推而更勵臧札之操久
而彌崇若太伯之讓異周公之東京江汝水旋節
從容皇統既正璽符允答國步清謐群生欣洽復
大道於三古永文昭於萬來越我嗣君尊尊親親
極以呂望之高位崇以負觀之舊稱賜書不名贊
禮不名曰予小子實繁叔父維藩維翰宗社之故
永錫難老日新王度謂天盖高命亦靡常台階殞
宿河月沈光慟東堂之哀靈輟南國之春相與望
賛而共嘆獨天地之何常嗚呼哀哉知生若寄臨
山奢於盧阜舉玉麽而拘哀窮群獻於無聞嗚呼

圭

哀哉歸虎節於王府靡鸞輅於雄門閉西園之風
月拾繖蓋之煙雲象輅迴兮遵塗遠歸惟望兮逝
水奔賓友散兮霰雪積巾箱啟兮經籍殘嗚呼哀
哉身歿壤存道懸運促贈今日之典册冏當時之
實玉全大義以經國激清風而被俗昭遺烈於千
齡寄初堂于陵谷嗚呼哀哉

徐公文集卷第十四

徐公文集卷十五　墓銘一

東海　徐呂口　録

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君墓誌銘
唐故泰州刺史貫宣公墓誌銘
唐故泰州刺史閔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方公墓誌銘
唐故筠州刺史周君墓誌銘
唐故朝議大夫太原王君墓誌銘
唐故奉化軍節度判官趙君墓誌銘

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君墓誌銘

嚐

公諱文蔚字君章其先濟陽考城人也昔高陽氏若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讓克成夏功故其子孫延祚丕顯茅土錫胤去姐流光在漢者為孝子在宋者為忠寧在梁者為烈將在陳者為詞臣長城既封淮水亦竭斷周業而遷奔避亂而深藏徙籍建安世為大姓至于我王考毗考恭皆以隱德清操表為門風惟公嗣奕葉之貲有生知之異幼挺奇表風韻殊量璉瑚器之秘興窮文史之菁英開里歸仁宗黨稱孝于時天下未一遐方不寧公郡人鶡之為從黃鵠之舉穎廷州之觀

天　署

梁同太史之採書升名俊造從事河洛表俗難佐天壤不支我烈祖孝高皇帝王業始於江東仁風被於四裔公杖策高蹈款關來儀府朝肅以生風臺閣爲其增氣署宣州觀察巡官試秘書郎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袋王國初建改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于時天人協應獄訟攸歸舜禹相與言游夏不軟措潤色之任我烈無愁既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而真拜仍賜金紫令上嗣位大禮事脩延公爲給事中判太常卿事時同執香會有司失職公與司門郎中蕭君儼博士韓君熙載協

銜　署　傲　署　署

力建儀同行翕然由是祖功宗德之位定大行詔名之義允功署高顧與天無窮明年拜御史中丞論枉行乎無所顧憚坐廷劾宰相其言深切貶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義之後曠數百年寔署之衆聞無麼職然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剸均者也故權右振悚朝野重勝傳寫諫文為之紙貴人心既爾天鑒亦照而所劾者敗先武累公就加江州營田副使頃之徵為衛尉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權知貢舉出納密命樞機靡失登進進士對策無私舉禁署之清風著春官之故事為賢

于 玄

之賞行及於白司寅枝之期奄先於朝露春秋五
十有二保大十年八月二日卒於京師官舍皇上
痛惜爲之廢朝遣元帥從公賜有司考行易名
曰肅卯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于某縣某里之原
禮也長子喬秘書省正字次子籌皆早卒今以從
子翹爲嗣嗚呼哀哉公心平氣和識古神正雅好
玄理有方外之期尤善詞賦得國風之體考奏簡
禮不以位望驕人憐才誘善不以威名傲物操履
堅正廉得動搖操懷坦爽和無蒂芥語居江楚措
紱自足枝枝色養烝烝孝心嘗爲詩云居平若遇

字伯右 彭樹

高堂在應不懷沙偶葬魚此其心也江州節度使
貫公崇以武立功以周旋物事公如師傅親公如
兄弟時皆服公之重名而賢貫之樂善也既歸京
寓居公廨無以家爲二子繼亡一慟而已薨死生
於夢覺遺寵辱於錙銖古之達者何以過此嗚呼
凡我僚舊均泉共戚入燕婁之門聞覓伯喈之姪
猶睎落日以流慟想秋風而沾襟企景行於高山
勒哀詞於樂石其詞曰
高陽之裔伯益之孫展矣君子載大其門爰翔爰
集樂我樹檀彩蝶暮雨振藻西垣禮儀孚猶風雲

王署

攸瑞道行在時業隆自我英英若人見義必果直
指烈烈宮鄰瑣瑣元主以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
明哉主恩乃遷亘室乃入頂門從容禁署宵勿至
言得才爲成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
有終古無不死嗟嗟若人風流永矣徐歷有母鄰
攸無子嗣里諸生荊州故吏謂之何哉毀其泣矣
秋風落木逝水咸川昨朝斌益今日荒阡一丘殘
照萬古愁煙素車自送寶劍高懸高才兮直道共
盡兮何言

大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泰

璟

州諸軍事兼泰州刺史御史大夫洛陽
縣開國子貫宣公墓誌銘

公諱濬字玉澤洛陽人也周先同姓即列國之諸
侯漢得名臣乃洛陽之才子攀鱗河北竟須方面
之功借箸滎都自有良平之策源長流遠德厚流
光史不絕書後將大大害光天之內諱也我七代
祖黃門侍郎平陽公曾實演丕命及至德之中興
也我六代祖黃門侍郎晉國公王實贊大猷續古
已運一家而已五代祖孫衛州刺史高祖種司門
員外郎曾祖翹太子司議郎祖淑河南家令皆有

務 務

蹈世之量濟衆之仁大位不躋餘慶斯洽芳猷以
經術耀太常第以才用爲諸侯卿捍冠輸東省勞
王室終是佩金紫升朝廷上疏論邠寧節度王行
瑜恃功恣横坐貶愛州掾及行瑜就戮促詔徵還
復出常州刺史鹽鐵江淮留後屬宗社中絕官司
解弛討吏未上哲人其萎公有世德之資負風氣
之器風神與運智術通明景福二年以學究一經
射策高第釋褐京兆府參軍事遷秘書郎侍從南
遷迹修不懈天祐丁卯歲居先君憂服除遇烈宗
黨耕秀楚泗郡守宣城廉使虛左交辟三府馳名

儀丁内艱感憂如禮藝祖武帝剋基分陝側席求
才素與公周旋即加禮命奏授書檄以委之內贊
謨猷外爲詞令出應盟會入陪籌俎霸功光赫公
有力焉十有餘年任用無閒既而楚雲告變務雍
不陳乙酬國士之知亦傳是人之禮致宣池觀察
判官烈祖高皇帝受命中興不忘舊德徵拜秘書
少監充儀禮副使遷中書舍人崇英殿學士周
慎密命潤色王言公望無渝翊贊彌厚係大嗣統
拜兵部侍郎知制誥學士如故充永陵儀禮副使
同執脣會大禮無違遷兵部尚書修國史考定郊

發 於 倉 昭 勘 仟

廟之樂展敬陵正舉術允諧會六夷南侵天眷北
顧命公持節使于契丹宣大國之威神得諸戎之
要領及輶軒還軫而控弦出塞矣報命稱旨時論
其縉於是避寵台衡就安閑輔除泰州刺史視事
數月丕變土風㝛疾還京保大六年九月二十有
一日卒于江寧永安里官舍享年六十有八皇上
軫悼再不視朝飾終之禮務從加等太常考行賜
謚曰宣以其年月日葬于某所與夫人楊氏合祔
焉禮也長子朝散大夫行大理司直彬次子泰州
司倉參軍得少子修等咸負當世之才皆爲保家

之主揮德無範木易可量長女用文適水部員外
郎楊允早不幸早世次曰用來適膳部員外郎知
制誥張緯次曰用光適進士姜某少曰季芳尚幼
惟公事業富壽服膺一時朕望婚姻眾均當代有
非天監與善孰能若斯雖大用未充而能事畢矣
鋕以世親之舊執隨行之狀服義承教惟公在焉
列勒論撰益感遇之萬一也其銘曰
於惟茂族寔有世德七葉繼軌嘉猷允塞豐矣君
子其儀不忒修辭立誠以匡王國言以文行無由
戚克柔徽之政爲邦之則天地長在春秋代遷令

尋　之稱

朝夜善何日主賢萬里誰地佳城許年永安榛里
門館依然寢丘傳邑京兆開阡勒銘象石以配青編

唐故泰州刺史陶公墓誌銘

公諱敬宣字文瑕其先潯陽人因官徙籍今為合
淝人也西京作相開國封侯於是貽孫南國主盟
長沙公兹焉不朽籬邊黃菊解縣印以言歸嶺上
白雲挂朝衣而莫返光靈攸屬國無得之稱丹青
所存可略而言也高祖複石監門衛將軍曾祖琳
建州錄事參軍祖晟青州博昌縣令皆天縱其能
世濟其美韡韡君子屈迹於騏游搢紳先生祈讓

闇署　貞

於州縣積善餘慶明德後興考雅武昌軍節度使
贈太師楚惠公雲雷(全上闕名)屯龍虎冥會攢琱戈而一鳴
冠功冠一時裂雞尾以疏封禮後萬户公即太師
第四子也幼而岐嶷長而後茂非禮勿動時登俊
言天祐中門蔭起家太子校書遷王府長史賜緋
魚袋丁先公憂時年十四孝心昭感哀禮無違擇
服除都官郎中賜紫金魚袋改大理少卿青鎖富
直時推伏闇之勤丹筆持平人絶署門之歎俄遷
江都少尹趙張治劇由來表則之司淮海分握自
昔輕揚之地公處之貞固行以廉平安民則忠事

實

長以順一折欣類三載有成遷大理卿仍兼尹事
烈祖孝高皇帝光登百揆實總六師爰求鄭國之
良以貳楚人之廣奏請君判左右軍事丁酉歲尭
咨又禪禹迹中興徵舊德於角犀考官成於喉舌
拜工部尚書今上嗣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
保會閩人作梗王旅致討督所費條章為急故擢
公副德判軍府及羽檄四出芻粮相尋民以悦而
忘勞事有終而無患簡未既定洪人亦康復移完
陵仍兼楳州刺史海陵郡甸服之地邦賦最隆歲
北不登民用昏墊除泰州刺史公以清淨為理仁

一種　于　于　彭東本不ニ接文義ニ宜既ニ字　修

恕積中抱吏民其如傷守法令而畫一餘粮棲畝
與庚癸之呼白駒過隙威辰巳之歲春秋五十有
二保大八年夏四月十有八日卒於位上省奏傷
悼輟朝兩日有司考行賜謚曰順即以其年月日
權窆於東部明年月日葬于江都府縣里與前夫
人合祔焉禮也惟公沖和體質仁孝為基立身有
常與物無忤尤善琴ㄟ聞音而知樂頗好篇詠下
筆而成章身後不留餘財所往必有遺愛求之作
者斯亦難能嗣子泰州司倉參軍崇禹崇諒崇倫
等皆勤脩令名風奉成訓君恩靡替家法如初銘

昔在朝行實惟舊好今從左宦仰紫東道痛危坐
之已矣感意氣以何報延陵挂劍竊係於不敢哯
首刊碑終慙於絕妙銘曰
淮泥之靈衛霍之精必有賢傑為時而生乃伯乃
仲乃侯乃卿望冠六事風馳百城人生有涯大命
風傾不見君子猶存政聲遠日既言靈轜既行家
寘公館蕭條古堋哀哀郡人江沸沍纓嗚呼彼蒼
不知福善之胡明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少府
監河南方公墓誌銘

諺　數　署

公諱訥字希仁其先河南人也後世從宦徙籍新
安丈派繁衍遂為郡之著姓迨公數世皆以儒雅
退讓播為門風曾祖頤登州文登縣令祖亮左武
衛兵曹參軍考毅燕王府司馬母聶氏追封河南
縣太君劉政先生師道之長女也公承積善之慶
負夙成之智砥節勵行好學能文時然後言非禮
勿動鄉曲之黨翕然稱之太師閔公來守新安撫
納人士署為郡吏妻以與戚俗參祥致甚稱所職
歷事累政其志如初烈祖舉基王業元宗實錄軍
政管記之任勤悴其人聞公之名召致幕府王國

署　淵

初建署寧國軍節度館驛巡官掌都統表奏皇室
再造慶賞遂行擢拜虞部員外郎掌元帥表奏數
歲以皇孫說傅命公侍讀講道贊德勵譯益之誠
端已直躬盡衷微之節俄遷水部郎中明年皇孫
封南昌王東都留守以公為留守判官遷主客郎
中參贊政務事無違者改司農少卿依前充職明
年王移任宣歙二州大都督以公為浙西營田副
使通判軍府六載匪懈屢職交修懋官之賞錫命
疊委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封河南縣
男俄拜泰州刺史充本州屯田監院使正身而令

惠心為理公無遺利民自從風屬孫獻深侵東京
大寧兩州兵盡出人心大擾於是士庶老幼盡室
南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數年除歙州團練判
官上曰戰爭之際吾豈以武勇責書生哉軍法不
得不爾即召拜太子右諭德今上嗣位遷少府監
丙寅歲正月十六日卒于京師美仁坊官舍享年
七十寶七上為之廢朝一日賻擂回定以其年某
月日葬于某所禮也前夫人謝氏早亡繼室施氏
封郝縣君長子前宣州寧國縣主簿次子志饒州
文學公以名數為樂以非據自任行心中立居無

措容搢紳之間推爲純行公之外祖得道之士故
公頤以朝禮修養爲務雞鳴而起孜孜不倦年備
埠耄體常康強及屬纊之辰無伏枕之疾斯亦力
行之報也銘也不侫早侍文契昔先君從事默欽
公道仕本部及公篆名郎署銘亦忝官聯既熟其
素履頗無愧於不朽附於史氏以永令猷其銘曰
聖人四教文行忠信惟公似之光有令問來筆賛
畫登朝典郡寵王若驚道爰無閟年踰中壽官忝
列卿歸全委順終吉永貞宰樹長在高臺自傾用
刊圓石閟此佳城

唐故容管使壽昌殿承宣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太保使持節筠州諸軍事筠州
刺史本州團練使汝南縣開國男周君

墓誌銘

君諱廷字正材洛陽人也岐山至德綿瓜瓞者
萬邦洛宅舊都守枌榆者百世簪組相繼譜諜存
焉曾祖侃太常博士祖潛溧州樂壽縣令避亂南
徙因家廣陵考廷福明經擢第自吳之霸受辟爲
淮南巡官累官至戶部郎中與殷文公游貞公同
掌文翰無祿早世故大位不躋君即戶部第四子

也幼而岐嶷長而篤學躬行孝悌餘力學文以蔭
釋褐補弘文館校書試吏爲池州司戶參軍改宣
州寧國縣尉烈祖在藩乃睠藩牧聞君修謹優有
吏能因表爲黃州長史寵以朱紱置之府朝及受
禪遷通事舍人鴻臚摩興王澤選爲贊導之任書
寄司聽覽式修聘覿承授獄受命而出動周不臧
歷事兩朝任遇彌厚賞賜既數階勳屢遷而通事
之任如故蓋惜其餘也保大七年轉將作少監判
四方館事浩穰之地尹正爲難復以本官判江寧
府事其間監諸侯之典者十適四方之命者三攝

州府之政者六接往徒之數者四或數患於新附
之俗或拔身於危亂之地本於忠而後動忘其生
而後存元宗嘉之以爲容管使令上嗣位濟推舊
勞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台州刺史常御壽昌殿視
事中外之人或得引見又以君爲壽昌殿承宣出
爲忠義軍監軍泉南等州宣諭使還遷筠州刺史
本州團練使充容管使君以脩嘗難老獲遐遷
慕懸鞬禁劇屢背不從丙寅歲十月二十二日終于
京師某里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六詔廢朝一日賻
諡曰某明年正月日葬于某所禮也天人天水縣

影宋本不空格文義當闕一字

諱

君姜氏輔佐之功率由婦禮訓誨諸子備有義方
子大理評事崇儉太常寺奉禮郎崇素及崇順崇
信等皆儒謹且不墜其先銘家世通舊與姻婭淚
咸之分終始不渝何以寘懷是用刊德其銘曰
何嗟周君世濟其名展如之人克嗣厥聲爰仕幹
盛庭難忘身居中處約全和得其與物皆化萬古
同歷松檟勿伐蘭菊推折刊石表墓于嗟善人

唐故朝議大夫行尚書禮部郎中柱國
賜紫金魚袋太原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也昔者諸侯共職起本

運於飛王儲后土寘示靈翔於晉史姓山雖岳峯
貪賁之崇泰汾水迺蕘導沈潭之遠派其後金行
云季貴種于運行者剃褌裂於土中處者保丘園
於淮左世濟之德鄉人所宗故今為廬江人也曾
祖廬江令祖洪州長史皆有廉潔之風純粹之行
得祿於仕不累於高考吳尚書左司郎中贈太府
卿負遠用之才獲受人之譽應星辰而列位道邈
朝倫一河海以命官禮優贈典君則府卿之第三
子也門風衛教天資孝和翼翼服勤真保家之主
猎猎若訥多長者之言墨妙筆精固眾於往哲思

貞

去

貞

累德咸是所長幼有令聞擭鍾慈愛及加冠之歲
以門子叙資溪室等歷方從全吏習時英拔吏歷
下僚晨昏之養有歸州縣之勞歷諱乾貞二年自
黄州司馬遷洪州都督府別駕治中供績屏星煥
其博華公府見知佩刀由其受賜織拜尚書度支
員外再遷虞部郎中皆判吏部兵部事夫當官匪
懈伏閣之勤也聽斷得情生曹之能也前吏所難
君皆則而頂之以觀累辟官君雅好詩言風尚閑
適由是角巾私第閑阿郡棒交游罕得見其面窮
達不以介其懷用捨而明居貞以利高皇帝受禪

樹

子

勞

之始登擢踰恩行工部郎中轉禮部郎中寓直中
書省頂閣機密彤庭弘敝禁垣清切絲綸之出冗
言於是推行樞機之微者樹由其勿洩方將淩躋
漢勃騤首實霓而生也有經仁而不壽昇元六年
夏六月二十有二日卒於建康翔鸞里之官舍享
年五十有一嗚呼哀哉惟君孝於事親悌於承長
和以接工庶以莅公秀史且慎廉不被仁恕之惠
家人妻子未嘗見喜愠之容學古觀書如恐弗及
鄉櫹敬老周知其疾三德聿脩五福斯闕卽世之
日遺愛存焉卜遠不從旅殯京邑後四載春二月

貞 于 當 刊

五日嗣子延韶延貞等始備大葬之禮窆於江都縣某鄉里從先卿府君大塋與夫人李氏合祔焉禮也銘以世親之稱承子婁之知恐明德之不常稱祖行之斯在退食自公藩逸于裳刊樂石以表紀深令名之不虧嗚呼哀哉其銘曰

汾川溶溶淮源渢渢興我宗兮世濟其美家餘其慶生我公兮靖恭正直言行名迹存南宮兮與義相扶知命不憂永考終兮邦城之右蜀國之陽焉鬱封兮道不虛行有令之子遵遺風兮

唐故奉化軍節度判官通判吉州軍州事朝議大夫檢校尚書主客郎中驍騎尉賜紫金魚袋趙君墓誌銘

君諱宣輔字仲申其先天水人也累世從官不常厥居曾祖全真工部員外郎滕州刺史祖倚太子校書考台歙州海寧令君即海寧府君第三子也主於廣陵長於江左幼而俊敏博綜羣書尤善身法之學烈祖輔政方申明紀律君以是中選擢補江都府文學直判部明年改信州司法參軍察獄詳刑號為詳練久之召赴闕以本官權參元帥府法曹事踰年改大理評事元宗嗣服之初精心

衛 樹

庶獄推要塞不附己者因中傷之君坐黜為饒州司士參軍明年王師伐閩護軍查公表君才可領使以本官判軍司事時損兵深入自冬涉秋經東為懸車之塗督飛芻輓粟之役事集師飽君有力焉師還加朝散大夫行常州義興令推誠率下民用協和丁憂去職復為江州錄事參軍時建帥議浚湓浦以屯舟師詔從之君以無益戎備而勞民力乃指陳利害抗疏極論上甚嘉之即命止役由是遷大理司直通判蘄州軍州事明年遷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建州觀察推官通判軍府事會越人

閩遣使間諜誘民將以為亂君廉得其實盡案誅之優詔褒美賜衣一襲遷檢校屯田員外郎三年徵拜守水部員外郎判度支時師旅方興軍食不給命君為沿江淮運使船傳所至轉輸如流朝議以姑孰居畿甸之間實供億之始使君為當塗令踰月復徵為主客員外郎判大理寺賜紫金魚袋始君以理官得罪至是上知其無私故復任焉守官循理挺然中立轉工部員外郎仍判寺事今上嗣位上疏論時政以為刺史縣令親民之先而考績掄材未盡其理上深然之遷朝議大夫戶部員

外充宣歙常潤等道安撫使以刺舉無避為推遷
所排裒鑒昭明故得無咎使還以本官判兵部事
歷陵摩留充府州兵不飭判上憂之亟命君為奉
化軍節度判官判吉州事轉主客郎中倫嵌捐伏
克舉其職其年秋九月七日遇暴疾翌日終于郡
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一明年春二月歸葬江寧府
某所禮也夫人查氏吉王府長史昌之女工部尚
書文蔚之妹婉嫕之德閨房之秀內助著美子林
所排子七人長曰釗袁州新喻尉次曰錯樞密院
承旨次曰鍾舉進士次曰鉉前國子監三禮次曰

鍾鐵鎮皆國子監生女一人適秘書省正字周希
定君有孝悌之性閨於宗族雅然諾之信稱於交
朋等已有常事君不論位未達而知足祿雖優而
彌貧其當官侍事也必盡己所長不為利回不為
威惕故屢更大臣意然好直之士亦以此多之銘
之程近職熟君操行直筆謹書以告後人故銘其
墓曰
英英趙君松茂蘭熏應用以法飾身以文道直詞
正心平氣純如何不淑命也為歷全隧仙鄉古多
名人歸骨於是與善為隣泉臺不曉斯樹空泰助
樹

鈐尾 信前行

銘程叙慷慨當中

徐公文集卷第十五

十七葉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東海　徐□□録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
□□墓銘
唐故守尚書刑部侍郎喬公墓誌銘
唐故建州觀察處置等使陳公墓誌銘
唐故檢校司徒苗公墓誌銘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君
□□墓誌
唐故印府君墓誌
唐故御史中丞包君墓誌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

韓公墓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錫武王之穆詩
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漢以三傑重互宋
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戢艱危之運避
亂遠徙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爲繁衍曾祖鈞太
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秘書少監淄青觀察支
使故又爲齊人公秉風戎之智負不羈之才文高

于　于　儁　疊　儼字偽　右文缺　字偽右　步　徹

學深角立傑出弁始弱冠遊於洛陽聲名藹然一
擧擢第同光之亂潞郡莳難公以國難方興家艱
仍辭騁名擇木秋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
位劉席時方得公甚嘉賓禮有加於時有吳肇基
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縟灌之徒
亦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
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詠風月遊山水
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屑四
友之拜微爲秘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深器之及
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

號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考高廟宜稱宗司門郎
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君文蔚協同
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
於一言君子以爲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
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惟新之
運感知己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夫禮
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爲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亦捐
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北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
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攖貶和州司士參
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微還復爲虞部員外部

修

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衣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資性疎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據古酌今請以錢爲幣時獻封者甚衆元宗獨以公議爲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令上殿位改吏部侍郎兼脩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又不能孰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怨害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從爲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載既行大滿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

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弥自緘達操故女秦清尚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費頗成寬泰雖名重於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於是謝遣妓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戰北年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員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望方深鍾漏之

于

期遽逾春秋六十有九原于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沒于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爲之涕漬有司奏當輟朝三日于忱天不憖遺碎我翊建辭章下覽痛切於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追不得其過半聞聽者可別哉朔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嘆有司考行易名曰文請即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御集所禮也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枕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鍇爲本禮部早卒次子侃爲校書郎聰慧

驚

夙成無忝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促曰倚曰侁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爲左出家嗚呼哀哉公之爲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矯情矜聞善若驚不屑毀譽從獎後進爲之聲名序言可稱矧自諷誦身與箴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騰從違逆給于委植倆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達書事與選凡章疏表奏之外尚盈編軸焉審音妙聲隸書善畫風流儒雅達近式瞻而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厚賞賜常優志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

影宋本不空格文義宮殿二字

于　紐　人

簡緣衣食摧積皆從恩賜詔集賢院摭其遺文藏
之祕閣凡所　闕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連甍
年華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翔潮江
湖匪臣之心因而獲譽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
反袂識傷淚答其銘曰
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逸氣凌雲高名直
道王依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
伊庵其身可屬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
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主乃為大臣送往事居
不淄不磷嗚呼韓公胡為而然閉此相印歸於夜

泉茂陵遺蔚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刻於天春哉
鄰匪已矣芳蹤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唐故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柱國
賜紫金魚袋喬公墓誌銘并序

士有抱懷貞璞介然中立外物無累於心從患不
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
公諱匡舜字亞元廣陵高郵門也曾祖諱祖秀皆
不仕考璐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閭稱之故其子
孫必有興者公少好學善屬文弱冠遊京都詞藻
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秘書省正

鉧　御　自

字丞相宋建公初獲進用位望日崇聞公之名辟
置門下每為文賦詩詠輒加稱賞由是名譽日洽
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事司直監
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為江西浙西掌
書記爾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歸朝為駕部員外
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
典掌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傲擾師出
無功詔書親征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貶撫軍
黜然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為累由是
累年沉廢今上即位徵為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

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領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
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聯
歷清望義備忠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
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壬申歲
九月二十有三日卒于京師滄江里官舍享年七
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寘棺中太常考行易名
曰貞即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于江寧縣
某所禮也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玄孫晉陵令
瑜之女也餘慶所鍾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于宗
族一子憎錡秘書省正字早卒孫瑱亦為正字公

於 慄

之爲人寬簡真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勢利營心
致孝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㫖二十
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諛彌傾側公獨淡然無營
守正不諂然但以文義知貴未嘗任用然祖下詔
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然祖甚不
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爲直舜也常公
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援楚公如鎡而與公善當
相謂曰宋公誤識丑元正可惜也公之歷任奉法
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發節抗詞折晉侃侃
然有古人之風然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

於言色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餘享老壽保康寧
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數日會弟任俠之怡
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爲一詩哭我翌日復
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君兄弟許我詩餘無事矣其
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禦酒之禮已隔平生掛劍
之信永昇穹壤敢以二章爲誌聞于九原所撰集
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備書也其詩云
舉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真曾嗟混雜轆終自異淄
磷詞賦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
時人逸老誠云福遺形未免貧永文空得草埋玉

弘

遂爲屠耆想忠年解實愚往武辰建曾治極酒分
日寄緣綸盡簡書除事遺跡托世視前賢同此數
非我獨霑巾

銘詩云

諸公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足登臨寄
有作未嘗相見不仲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
言只要詩三日哭猿成理命一篇投平尚應知

唐故左右静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
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光祿大夫檢
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

公諱德誠字仲德其先穎川人也帝嬀餘烈侯滿
崇封盛德之祀綿邈於百世允遂之慶蕃衍於萬
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閩方鼎立網羅
英異弘濟艱難我曾祖茂新祖滔皆以雄才勇略
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業勲督護之名從義
於佈張文誨檢校太尉兼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
節度使謚忠烈殊勲大節有信史豐碑存焉公即
忠烈公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沖淡之心通習
孫吳圖其家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傳之年已

修

完作多

著名譽先公剖符劍浦威信洽聞擇手之耶實有其力務殫為本郡評行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累表遣公入宿衛即擢拜右千牛衛將軍充殿直指揮使恭命畏法脩身撣變先公每言邊事常容疏了然遣公上陪默識强記數恭聞習元宗㳟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淮上兵起王師不振公廉上書自薦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趣濟難破其元戎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勵兵固守强敵日益公連戰破之虜徒十計圍兵既退乃涉長淮指下蔡列寨戰壘公擊浮橋三中流矢神色自若自

秋徂冬且戰且前凡五遇軍壘皆以衆寡不敵之勢當轍揮半里之師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退撓逆臣構叛廖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堪為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為和州刺史及為右天威將軍廂虞候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疆埸甫定閭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鐵柚牙檣無忘水厚之備輕裘緩帶常為峴首之游賦詩紀頌繁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

脩　簡

應對詳敏武有條貫旅錫上壽進退由儀求辭印扈蹕優旨不許令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為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師為下軍至是詔旨以南國之用尚於舟楫令而後知非是乃簡練精銳置龍翔軍以隷親衛命公為龍翔都虞候舟師之重自茲始也會先君來朝臥疾邸第公親侍醫藥躬執項脅容貌瘁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禮扶護喪柩歸于建安詔起為歙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初秩滿復為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

仲秋講武訓兵仲冬而畢進退號令由公指顧威容嚴整觀者肅然頃之又為虔州巡檢使知州事五嶺之際地廣民悍內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欺歎習以為俗於是申以刑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情偽吏以徽文出入者皆面詰其狀莫不揭息而退錯為之半人以之和於是浚濬隍嚴壁壘出私帑以助費因農隙而集功凡書勞考績此其治昭著也尋拜池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畫錦之盛顯公之能乃除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遠奉

修

歲久無以私爲抗表來朝閭辭不拜改右威衛大
將軍充左右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奉以建州之祿歲計十萬甲第廐馬賜與優渥
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
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惟此爲恨耳又親閲
門史革遺奏旣成自益兩句曰尚遊岱之有知必
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
闕稽首流涕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于建業
賓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爲再不視朝
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官給有司

考行易名曰烈卽以其年九月日葬于泉所從理
命也夫人信都郡君刁氏故贈武軍節度使詡之
女容德之美閨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倩
孝友聰慧修詞好學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
之慶其在於是嗚呼哀哉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
鍾鼎之業賭文習武全孝資忠風格端莊襟懷夷
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睦親念舊無有所遺先人
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爲之貧在公之餘手
不釋卷篇詠詞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將唯公而
已凡四典藩郡皆有借留去思之美民到于今稱

託
於

之由是恩顧特偕表遇無間修塗方殊大年不登
知與不知皆爲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
雖復出處不齊班序歎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寢
門流慟痛生死之永已圜石表基思陵谷之靡常
旌公之遺言以此見託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于
知己哉故爲銘曰
龍泉之靈武夷之英生我儒將乘茲令名臨戎有
勇察俗有聲爲臣之節與世作程征邁建牙秋毫
常武才實膺時忠惟得主譽此雄圖遽然中露謂
天蓋高不可以極悲哉俊氣永已荒丘鳳壘遺館

樹

梅嶺霜秋楸淮桂劍池即眠斗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唐故檢校司徒行右千牛衛將軍苗公墓
誌銘

公諱廷祿字世功其先上黨人昔者楚蠻滋刑賁
始逃難晉賴謀主苗受其封高門之慶雄視驪郡
綿綿瓜瓞奕奕孫謀存諸簡編可以揭推廷洪于
我七代祖中書舍人廷嗣光大于我六代祖太師
晉卿源流繁衍蔚爲甲族中朝散亂後裔播遷匿
迹淮楚之間今爲盱眙人也先公諱膺生於兵戈
之間長習鼓旗之用遭遇英主建功立事出爲泗

署

州防禦使入為靜江軍統軍世卿之祀衰而復振
公即靜江之長子也弱不好弄壯而有立負雄勇
之量不以驕人秉剛直之姿未嘗忤物持重善戰
默識審計時輩推之以為君子初先公奉正略領
偏師南破山越西定江楚東絕滄海北捍徐戎弓
不解㢸兵不匣刃公年俯弱冠實參其閒搴旗斬
將所向披靡宣力用於君父舒壯氣於風雲然而
賦以序遷盡歸美於先公也烈祖孝高皇帝中興
大業嚮沓搢人命公領細工精兵入為宣威軍裨
將六卿之選以翼京師八九之權實資宿衛歷杞

授任一心靡渝今上祇嗣鴻圖益寵朝寄控千井
之土以為心膂假五教之秩以崇班列會侍中燕
王以帝子之重兼鎮兩藩辟求命鄉以事大國俾
公提步卒屯宣城凡甲兵壁壘之事皆詢於公夙
夜惟勤遘濕生疾春秋六十一保大九年十月七
日卒于宣州公署上省奏傷悼為之罷朝送終之
禮有以加等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江
寧府縣里禮也夫人王氏淮南裨將居之長女也
先公負游俠之氣有征討之功勇冠三軍力制奔
虎夫人麗桃李之質馥蘭蕙之芳婦禮聿脩遺訓

邵

無墜君子以孝慈率敬夫人以嚴正克家閨門之
理寔有助以保大八年五月一日先公而逝今
始祔焉子全厚全贍全節全義全海皆有父風苗
氏為不朽也欽本貫世親卑為姻族歟佚封於李
廣發哀詞於社篤封翠琰於荒阡擬高陵於深谷
其銘曰
才之俊兮將之雄位之侯兮壽未中天難諶兮人
云亡川既逝兮歲將窮素車兮丹旐白草兮青松
悲雄心與壯氣漸荊棘兮蒙蘢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 并序 銘

昔者鄭都涕陸知懷仁之有域孔門淵淵見福善
之無驗遺城千古可勝言哉君諱詠字義脩其先
延陵人漢大鴻臚咸之後也曾祖韋祖岌皆春懋
本土舉於縣察孝治遇故侍中寶之亂乃去任廬
吉州長史入吳終和州歷陽令政有遺愛故家焉
今為歷陽人也君幼而岐嶷長而學問孝敬自律君
利弟嬰安貧怡然綽有餘裕順義未丁先府君憂
泣血絕漿杖而後起朝廷獎勸善政砥礪浮風即
起君為歷陽主簿秩未滿移知含山縣先是兵興
之後循吏用稀君簡法紓刑約森斂信縣無適事

吏不能欺莅官未考滿而已遷授知虔州事都
令西楚之地南隣咻傳本之以鬪賦之風因之以
殺戮之舉長鯨之戰雖久頑風之刻猶崇君下車
考政叙察人病瘠異俗均地征常為諸邑之冣丈
民上書借脩期求真命者無虛歲矣而懋賞弗縣
成功叙去解印之日單車即塗君素多疾至是增
劇以己亥歲秋九月十九日終於歷陽驪翟里之
私第享年四十有一以其年冬十一月六日葬于本
縣本鄉許思里祔先君長史之塋禮也君前娶潁
川陳氏後娶榮安花氏皆良家之子淑德不爽二

子曰弘容純鈞二女皆佩銘笄之歲君夭貴賤
壽五性和雅尊敬師友敦睦親姻務之於實故所
至皆理而仕不參于朝籍年不登於下壽稱無遺
恨乎銘兄事少孫長於男氏親承撫御勉以進修
門壁不傾君之力也嗚呼渭陽之贈已矣寧追逝
川之數哀哉何極故拂貞珉紀述遺德庶深谷以
徙遷見清芬之未泯其詞曰
懿哉華族鴻臚有聞家餘厥慶世濟其文祉祚鍾
積實生我君惟君之生稟性天成清譚煥焉實悉
凌雲道光表式才中銓衡爰職秩卑致閑務寡旋

姪二已亮戒嗚呼天亦難諶俄悲物故驚波易逝
陽露難收荒郊落日宿莽蕭秋銘茲幽壙永樹芳猷

居政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

劉君墓誌

夫資忠全孝含貞履潔君子所以沒身而守之聖
人所以屈己而申之其道可傳其風可仰嗚呼劉
君其殆庶乎君諱鄗字正源其先彭城人徙居廣
陵重世矣曾祖永澧州司戶參軍祖寓不仕考璩
檢校戶部尚書贈右僕射君生而岐嶷有異常童
五歲而孤即稟至性年在幼學卓然老成扣先君

事異實幹近職而太夫人王氏與貞穆皇后復有姻
舊故宣帝命君使事丹陽公府公寵愛以君為殿
前承旨使翦左右靖恭夙夜動必縛職人無閒言
二十年間累遷檢校禮部尚書充崇賢殿使及尉
僭代謝紫戟將迎君儼然正色有死無二避說之
詞不能入權利之勢不能動於是閑置帝旨以藏
諸中之坐除名流池陽郡明年有詔令禪烈祖嘉
君盡忠至名之還除常州長史意還其官階田宅
未幾又改和州長史聽歸廣陵舊居初元宗方在
藩邸天帝使君居拜部中賜以章綬自爾至于為

貞 謨 孚 俯 鍾勛

相一無朔謁必先見君而後入及元宗即位居南京
師復命太夫人入禁中加慰勞之時謂曰吾愛吳
朝恩禮不敢忘也今猶欽孝謹宜常執臣子之禮
吾觀當時近臣唯夫人兒為長者帝意親之令復
得在吾左右良足慰也君聞之逆辭疾不往趍
拜上仍賜第以居之歲時錫賚甚厚時使親近諭
旨竟不能移上乃加太夫人封邑君君受命於朝
圖辭以疾上歎息曰此子孟孝今以其母故名之
不祭足以然也此亦古人所難吾何為奪其節耶
久之以君為常州團練判官不使之任優其祿而

已令上嗣位加檢校右僕射君家承鍾鼎之富少
居綺紈之職時逆竿致年輒杜室而遂閉門却掃
為謝人間孜孜色養怡怡自得姻族以之爲楷式
友以之景仰名節然始清風邈然丙寅歲夏六月
某日終于建安某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君葬
太夫人于茅山良常洞之西因自卜塋地即以其
年月日葬焉禮也前夫人張氏早亡今夫人吳氏
實有某妻之賢能從伯鸞之操天資孝友今閨薰
嗣子昭嗣女某實善慶所鍾家禁不闌愛敬哀感
在禮無違嗚呼今人其必有後欽家世通籍備述

謀 鍾

銘說常以君抗節遺世既近代之孤傑而元宗推
誠舉善又引辟之難事足以激揚薄俗無不將來
乃為銘曰
忠於事君孝於養親進以有道以義衛身隱不絕
俗居能保真我求終吉誰為古人地靜之原小茅
之麓石阡　罔前臨柳谷棠棣新吹松楸再卜合
閒昭顯流光似續刻此菁華永芳蘭菊

唐故印府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人也因官徙牒遂居建康
曾祖知章無祿早世祖某官考某官君幼而勤學

長而力行孝悌著於家爰倡義行於州里弱冠明
經擢第釋褐太子校書千里之行將卑推許會上
國喪亂逆尚介據章達即鍾公見而悅之辟為從
事豫章府嬰始歸建康并邑更移覲廣派沒君慨
然悲世難之未已感宦路之多艱於是杭志衡門
息機世表樂山水寡言語植談不過經籍之事足
逍不游卿相之門篤好六經歲誦再編雖寢疾
病未嘗廢也孜孜焉猶善如不及恂恂焉與人無
間言保大丙寅夏四月日考終命臨終訓勵諸子
備有嚴誡如魏顆之命無莊舄之吟春秋六十有

立 貞

允夫人徐氏通儒書有婦德先公而逝即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某所禮也子崇禮崇矩舉進士崇蔚明法及第為舒州司法參軍秀茂之業聞于場中咸以為卯氏之門其後必大諸子以我宗之自出故銘誤是求銘曰

於惟穆氏代有君子恂恂君人亦既克似退不丘壑進不朝市體道居貞全高泯邁優遊之㪯施于後嗣昭昭令名與石無已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包君墓誌

署

君諱誗字直正丹陽延陵人也學我長源發于夏后分封受代著于會稽司業而後代有賢哲轉徙旁郡遂家延陵種德流光世為大姓曾祖某丹陽令祖岐湖州錄事參軍考洎和州歷陽令業官之美播于鄉頌公以廣明庚子歲生于丹陽長於戎馬之間遂好金鼓之政氣質謙慨而考於事親材用敏幹而慎於奉法命不我與事多無成高皇帝兼總六師以輔王室署君牙門右職將進用之君以歷陽府君喜謹之年將歸就養因隸歷陽軍中自是服勤祇役多在外郡家貧祿寡仕不求聞上

貂 具 貂 貞

十餘年有勞無過泰心知命以保遐齡交泰元年春二月日卒于都陽舟中春秋七十有九夫人元氏故賀州刺史韓德卿之女也婦道以順家政以嚴內慎有光六姻是則子三人曰會宗曰穎曰銳皆敬述先志勤脩令名號泰靈柩俯就成制則以某年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里禮也某感深自出名謝貴甥歎悲渭陽之詩永痛西州之墅敢書遺懿以鐫貞珉其銘曰

猗歟府君世載其聞有道無命與俗同塵代耕將祿全和保真享壽八十下從先人乃整歸櫬秦淮之濆乃卜新宅司舍之陵不可不識封丘刻銘誌此餘慶永永方歷

玄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日

徐公文集卷第十七

東海 徐□□撰

岐王墓誌銘

故平昌君孟氏墓銘

故昭容吉氏墓銘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太君王氏墓銘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唐故丈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岐王墓誌銘

天地之靈氣發爲賢人邦家之積慶鍾于公族其或富老成之智促弱手之年感摩情皆自出於天資盡英替者非由於事業是以慕野於婢於祀祖表行曰哀頁王鍾愛於明皇錫名爲一中興在運代有人傑見於岐王矣王諱仲宣今上之第二子也文武儲慶日月翰祥質太姒之手如番柏之貴天寶秀發神識内融亦既光懷未逞就傅問安長樂視膳寢門承歡愛於孫爵極友弟於朱邸成人之量宛由生知三歲受封爲宣城郡公假大司馬之秩雉域之望日以光矣不幸今上御名保甲子歲冬十

于紉　于

月二日薨於閤内年四歲主上痛切軫之異極天慈之懷詔輟朝七日册贈司徒追封岐王既而感上聖之忘情遵先王之從儉節哀簡禮以厚古風即以其月十有八日備鹵部鼓吹葬於江寧府某縣某里之原有司謚曰懷獻禮也惟王以穎悟之年蘊金玉之度異迹昭灼可得而言至如禁中娛侍常在左右或異宮一日則思戀通宵翌旦未明必親至御幄須奉顏色然後即安其孝也如此上每罷朝積暑莊色未廻王則儼然侍立不妄言笑須天顏悦懌則超就膝下怡怡在戲不失其儀中

敬　惠

宮以上之鍾愛恐漸於驕故撫字之方威克於愛每加教誨過於嚴厲而王凜然祗畏初不懷容退或見上乃啼以自悔其敬也如此始二歲上親授以孝經雖當雖未盡識其字而每至發端止句之處皆默記不忘至于寢疾近數千言矣時聽奏樂必振衣學節威中律度工人試中變其曲王輒止之曰非前曲也雖周郎之顧何以加焉其慧也如此受封之日見於内殿音詞宣朗容止閑習覩之者咸歎重焉其敏也如此凡玩好之物意有欲者睹目貫衆未嘗求索或識其意持以與之必再三

佗 于 癸 貞 知

推部不肯即受其鼓也如此上曰昔人謂王勃為
神仙童子今此兒近是乎及其薨也悼念之甚曰
吾見他人皆子弟猶惜之豈惟父子之性乎中宮
哀慟至於加疾自非英姿盛動聖衷能然此哉議者
以為列宿淪精高真降迹表端王室今復還矣嗚
呼凡我臣庶豎乎著戚聽飛蓋之何期慨神理之
難則寧盡美于搆讚發騰芳于簡冊詞臣奉詔撰
勒貞石其銘曰
粤我仙源流光慶延公族之英惟王生焉禮詩仁
孝斯之謂皆夙習非學生知自天既與之智胡奪

於 傳

之年路庭蘭刈顏掌珠損孟冬寒氣京兆新阡鼓
吹蕭蕭旌旐翩翩琉璨瑞于稚山閟藩房于夜泉
已焉哉歷影響之一夢豈沒世之無情
嗚呼庭蘭伊何芳春而零掌珠伊何在玩而碎珠
沈媧澤蘭隕芳階人猶沮恨我若為情蕭蕭延好
寂寂重扃與子長訣揮淨春聲噫嘻哀哉

又銘一首

至尊所作上有庭蘭掌珠之句謂得比興之實遂
廣其意猿為斯文親近宸翰托于紙尾足以厚君
親之義行孝慈之風是用勒石永光泉戶謹記

于 貞

故平昌郡君孟氏墓銘

太歲癸卯五月十有九日大行皇帝諸妃平昌郡
君殁於大内之別院事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昔
天保未定大東啟其疆魯道有蕩三桓紀其政實
始孟氏代為強宗德厚流光之符祥發慶屬之動
宜于采薇生此淑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咸以含道
居貞遯世無悶克家垂訓式永門風郡君麗窈究
之容秉肅雍之德游依漢水氣兆河間乃屬八月
之求入媵良家之選歷門受職彤管服勤恭順之
心奉坤儀而得禮明惠之智導宮掖而無違爰屬

貞 夜 佗

造邦遂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揚既而千載上
仙宮車晏駕號遺弓於萬國感餘香於九御沈泉
共極美珍獨榮不延幽堂之期重閉上宮之念嗚
呼哀哉即以其年六月日葬于江寧縣安德鄉德
信里之原禮也青烏既吉窀穸斯營永光烈女之
風書紀化山之石詞臣奉詔撰勒銘云
杳杳平野蕭蕭一丘原松積靄隴吹臨秋于嗟淑
女於此藏舟委貞質兮厚夜奉靈駕兮仙游惟悵
史兮未泯豈餘芳兮不休嗚呼哀哉

故昭容吉氏墓誌

某字缺

天子廷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以教六宮是
故壼則成風漢濱流化者矣昭容吉氏麗琇姬之
質富班女之文治絲枲以服勤宮功有序徽粲盛
而舉職祀禮無愆罔能妙簡皇心允膺盛典頒錫
粉田之賦因開左輔之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
月御而命秩近正朝恩閱逝水以戒川俄悲異物
春秋三十有三保大三年秋七月二日薨于别宮
皇帝悼之廢朝一日遺奠之禮有加等焉即以其
年月日葬于上元縣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諱某
字鳳東海朐山人也曾祖徹朗州龍陽縣令祖業

其　寘　太

壽陽縣令父彥祥海州懷仁縣令咸膺鄉里之選
屢從州縣之勞有利物之能不享其位蓋積善之
慶光茂其宗著籍金門移家戚里昭睽博史不甚
美歟詞臣奉旨式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
砌之思金石無虧仰懸壁臺之命其詞曰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猗歟麗婀靈實生昭容史曰明
智詩云肅雍內職以理柔芳有馥閫川宵斁樂晉
曉滅西陸移景涼風發節寒殯流蘇道車戚烈著
華不歷蘭菊無紀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君王氏墓銘

貞　姻　敬　宣

夫人太原祁人也因官徙籍逢居豫章自綿蔚肇
基昔陽錫壤光靈繁祉蔚為大宗圭組簪纓與世
升降聖曆中否我亦不彰故祖考某皆韞道居貞
流譽毓德夫人有金玉之質桃李之姿柔順睦姻
以奉慈訓組紃織紝率勵家風宗族里閭莫不稱
美先公司徒纘戎嗣服實臨我邦夫人誕昭四德
之華用光九女之選門內之理實皆毓之家人尚
嚴婦道貴順主饋以敬均養以慈昇觸艱險始終
若一邦君內則皆取正焉嗚呼昊天不惠路寢即
順夫人殊心遵奉孝由稽禮哀尚容藎所明習

字　彩宋本不宜據文義當缺一字　諱

當啇居憂處誦真文雖祁寒盛暑未嘗廢也又
以恭儉孝悌文學道義訓勵子弟皆成其名保大
一年詔封太原縣太君從子貴也二子長曰懷建
由校書郎歷東府掾以群從百口家于豫章于是
辭祿公朝歸綜司政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次曰
循以尚詞敦行從事戚藩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
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鉞臨川朝廷慎選英
儁以充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既
拜而夫人疾亟交泰元年春二月十八日卒于京
師嘉瑞坊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即以某年月日

歸葬于洪州某縣某里之原禮也嗚呼富者載敍天所以祐善也金石銘誄世所以表範也二者無愧可謂賢哉銘曰奉世親睦連姻好景行懿德故用直書其銘曰

維山不傾清淮不涅故我王氏實生令人衛姬之智益母之仁光昭祖禰垂慶來雲西山之陽章江之濱靈仙攸宅松檟相因遐壽歸全以反吾真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夫人麗窈窕之容蘊幽閑之德孝敬肇于天性明惠本于生知光于六姻是謂賢女初代大父故考遇皆立功興運蔚為將臣婚姻之盛冠彼當代故夫人既笄歸于我府君君諱承進壽州節度使相國公之第三子也二族斯睦百兩是將婦禮之嚴家道是正府君性疎直善賓客理劇如簡不以世務嬰心行己取適不以家財為重鍾鼎之族化為草野夫人雅性冥符怡然自足慈和待物恭儉飾躬子弟以之而光家僕御以之而服教及羅蓮省之痛鸞全柏舟之節柔蒼方遠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九戊午夏六月某日終于京師濱江坊里第子某等衛就成制撫本靈輀即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鄉祔府君之塋禮也錄奉彝諸婿推從外姻戚陳執紼之儀仍奉懷鉛之託故書懿範以鐫貞珉其詞曰

嗟淑女兮仁慈肅雍伊君子兮疏簡疎通合二姓兮五族之宗無內則兮素士之風悲秋霜與冬霰摧女蘿與青松念先塋之植怒獨天長兮無窮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故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諱潜之孫令太子洗馬裔之第三女也伯仲世父皆踐歷臺閣柳楊擇實相緋以孝相高以議差蘭桃李閱度盤然夫人毓妻鈕之英發為秀色鍾姍睦之氣凝為淑性柔而有別慶而不驕刺紅之工翰墨之妙禀自天性能之過人及長歸于李君君名倪故楚州刺史諱承嗣之孫今禮部尚書度之少子也窈窕之故齊魯之匹好合之美潘楊之風夫人移天歸族半由與禮不恃舊以驕賤不矜能而怠敬門內之理清芬穆然嗚呼嚴霜春零蕣華朝隕享年二十有五某年月日卒于京師某里之寓居二族悲慟六姻悽愴仁而不壽古則有之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鄉里之原禮也宋

銘勒　貞於　形　勤主　於

海徐鉉以世親之舊實昨私之欽執紼永惟刊石
爲銘銘曰
天之命兮不可知生比賢女兮鍾淑姿嬪于盛族
兮昭令儀與之才兮不與之壽永閟窀兮芳時偃
蹇翳道靈柳小江村兮長江湄千秋萬代兮草離
離空徐初月如娥眉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悅字國香其先太原人今爲廬江人也祖
潛石司郎中贈太府卿考坦禮部郎中皆以貞幹
純懿見稱于時夫人麗窈窕之容秉明慧之性幼

失所恃事繼親以孝聞在家不違於姆師移天不
失於婦順初先姑之治也嚴而有恵道而侍禮夫
人觀刑稟教莫不率循故三十餘年門風家素凜
然如舊性尚靜退不樂世喧始患之在要職也夫
人憂形於色及其居散所反以然忘貧此其所以
爲異也雖門族素盛而世會多故祿賜所入賙給
無遺豐約同之親疎如一生於漸漬之俗組紃之
勤鮮業畫教備或勵操環珮中節始終不渝少善
秦箏長亦捨棄每晨興誦五千言而已享年五十
戊辰歲八月一日終于京師舍懷里之官舍其年

墳

十月二十三日歸窆于西山洪崖鄉鸞岡里從先
姑大塋禮也有子曰奭直女曰神華林華嗚呼惡
常以禮道垂命爲懷而情之所鍾不知其幽衛沛
秉筆應不汎其發慮焉銘曰
維扇之靈生此淑人洪崖之濱寄此新坟生與道
俱沒與仙鄰懿懿精爽豈或爲塵嗚呼吾信積善
之亡爾故攄恨於斯文

徐公文集卷第十七

亨　壺　玄　　　　詠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東海　徐鉉

御製春雪詩序　後序

御製雜說序　北苑侍宴詩序

文獻太子詩集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蕭庶子詩序　成氏詩集序

御製春雪詩序

臣聞堯尚文思書有詠言之目漢崇儒學史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道潤王道蕩搖淳風正始之音闕而其績靡帝浮雲之句不極與詞王馳曲水之篇無聞聖作將興古義允屬昌期我皇帝陛下常武功成右文業廣明踰日月不以聖智自居思揆雲天不以才能格物共戒南薰有懌衆作無歷民思秋稼之妖物茂冬蒸之禮恩覃在鎬詞振橫汾大蕭發音時非聾聽乾文無象穹隔仰瞻情可以暢列聖之謨猷變生人之耳目者也於是歲躔作噩序首青陽玄鳥司啓之明晨白獸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上御曆之七年地平天成時和歲稔衢樽之味普洽玄風學懷之聲散為和氣同雲覆野翔雪飛空忽勢隨

曙　華　護　務　　鉉　弘　由

風影亂東郊之仗斂華捲曜光浮元會之筵星躔既移雲翳乃啓太常以龍樓之盛入奉無疏齊王以鳳沼之榮來參祭燮雲軒結轍華纓齊趨帷陳韶濩之音無取魚龍之戲喜油油之既洽顧奕奕之方至筆落天波言成帝典七言四韻宣示群臣乃命太弟太傅楚知翰林學士給事中宋墨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簡言吏部尚書既陵郡公景遂工部尚書上饒郡公景逖左常侍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潘處常魏岑為部員外郎知制誥喬舜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祿卿臨汝郡公景達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遐太府少卿陳留郡公景逵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弘茂駕部郎中李聽寺或賡元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傾日取似蟄戶之向雷門二十一篇咸從奏御皆所以美豐年之兆申萬物之情非徒戡笑載言一吟一詠而已昔者白雲之唱古華驂馳黃竹之詩萬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偃仰大庭優游六藝剏逢有秋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而百官已事故之樂府授以史官煥乎文章無得而稱也有

詔為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業健否酒困竊罪可有餘力何妨一為之序以紀歲
月可天慈適旋報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愁暮入日其
內選臣錄迫表方赴要國作序弁冠首篇極簡僅成規蔓圖
措謹上

後序

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賁康之國壽嚴密規紀黃
帝無衣之象用能昭文服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
如金更百王而不易況乎天綻建寅之首星躔累
洽之晨上端方至农游戲稽拱北極而衆星咸在
視南山而萬壽無疆明星花萼之樓風流不泯梅
祖中和之節雅頌帶垂實奕世之耿光為中朝之
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褒六藝以同明與
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以書旺侍望凝思敦古道
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名立本以
趣馳槩然後素之功煒爛彰施之象煥如就日肅
不違類萬國式聽若奉衣裳之會摩臣抑止似聞
興為之音盛德形容於斯大備者之初外朝既罷
內宴方陳赴召者工旬刻君達于咸里銅壺已晏
聖藻爰飛或迭迎而載歌或蹈詠而不作既而有
詔出示摩官臣建數義方錄以等聞命在前援觚先

就國承中旨入奉斯筵而兩省衆篇翌日咸集故
來和者二十一首而付寫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
祇令重述謹上

御製雜說序

臣聞軒后之神也畏變止乎三百唐堯之聖也倦
勤及乎耄期文王之明夷也文象周於六虛宣父
之威麟也襃貶流於百代乃知功利之及物者興
形器而有限道德之垂憲者符造化而常新是故
體仁者必懇懇於立言務速者必勤勤於弘道然
則封泰山告成功七十二家正禮樂刪詩書一人
而已大矣哉立教之難也有唐基命長發祥符灌
拍重歡斯文不墜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
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瑰才綺縟理絕名言然
織象深事符影響自祇膺眷命欽若重熙廣大孝
以厚特風勵惟精而勤康政宵為方而罪己體百
姓以為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其或萬機暇豫禁
籞宴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
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徒公
之服奚若為學為文寓學為文奚若討論六籍游
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為古儒也今之為學所宗

影宋本不宜撰文義當脫一字源

者小說所尚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風以是故也其高識遠量又如此焉昔魏武帝有言老而勤學所著止於兵書吳大帝亦云學問自益而無閑述作風化之旨擬其想敗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已畏天命而側身躬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遠古歷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并鑑謨猷之可久於是屬思天人之際游心今古之間網繕研幾因文見意縱橫臺翰炳耀縹緗以為百王之季六藝道喪移風易俗之用蕩而無止指心埋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記為先

奔競往體骨已遁授受非公爭奪萌起故論事國延促為三正不修法弊無救甘心於季世之偽絕意於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為戰國之從右式戲儒以粗詐為智能以經藝為迂闊此風不革世雖未已故論儒術為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就之分則參申生明前戒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推是而往一無弗然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積樂之極致教化之本源六籍之微辭摩疑之至見莫不近如指掌燠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王之變不能異其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夫天

勤　通　紘　影宋本不空

工不能獨運元后不能獨理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君無臣鄭公所以歎恨歷于斯民有幸大道將行舉而錯之域中則三五之功何遠乎爾臣又聞將順叔美輔陳政光布先言於萬邦稱美德於殊俗蓋詞臣之職也若乃謝明而理膺辰而朝慶賞威刑豫游言動則有太史氏存焉又若雅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徐鉉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本即宜行理冠皇墳論精雜說臣鉉以密侍紫掖旬獲觀瞻有詔冠篇勒成三卷而二卷之中

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抒五千而並久興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謀永光冊府謹上

北苑侍宴詩序

臣聞道物情而順時令者帝王之能事感愿澤而發明聲者臣子之自然況乎上國春歸華林雨霽容游戲將煙濃光飛雷動風行君唱臣和故可昔於太史播在薰絃帝典皇墳莫不由斯者也歲躔已巳月屬仲春主上御龍舟游北苑新王舊相並於近臣並儼華纓同參曲宴一時也風晴景淑物茂人和望蹕蹌之獲奉祝為聖壽汎潮游之清

共與 於然 則

淺流作天波然重興舉璨喬肆戚華與君恩共醉
乃命即席分題賦詩容思雲飄天詞綺靡文明所
感謳詠皆同既擊鉢以爭先亦分題而較勝長景
未暮百篇已成自揚大雅之風並在逌人之職本
詔作序冠于首篇授以集書藏之金匱謹上

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
於風可以言諸其惟詩乎學若書軒肇主雅頌乃
作逮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吏治亂興替之時
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若夫王公大人居

尊履正其行道也與道其成務也不寧所以可則
可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何以擬使周文陳王業
之什名揚蚪宗族之篇聖人輯之皇猷備矣乎柏
振建安之藻昭明總集作之英體有古今理無同
捨夫機軸肇於天性感發由于自然被之管絃故
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謳屬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
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遠邇近而及物
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慝扑可戒賛美不誣斯實
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啓人文化成上
去刪詩綿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流冗

於 於課 於 於

結以周雅王言帝典炳蔚于縹緗詞人才子充溢
于閭巷若乃爾雅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
存乎其人亦何必以古調為高奇以今俗為雅正
者也殿下挺生知之哲有累聖之資道冠三才學
兼百氏虞庠齒胄齊譽于兢傅之年侯社錫圭展
績于為郎之際隨城封壤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
臨時朝京師之闕戎機戰事曾不勞神閑館娛游
本當釋奉深達奥闕其際事溫不見於容唯翰藻
而播華則緣情而數賁至鍾山樓月登臨牽望闕
之懷北固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賞物華而頌王

於 主於主 於 於

澤覽稼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遺塵而
閲付使沈冷命筆顧盼成章理必造于玄微詞必
關于教化或寓言而取適終持正于攸歸著于簡
編凡若干首及王符來覲宋國歸尊臨飛閣之華
池即游雷之讌肆斯文聞作盛德日新蓋曠代之
宗英實一時之師匠以鉉章慶贊論嘗與緣綸謂
可言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奏徒欲動心酌滄海
之波唯知滿腹敢抽短翰式揚頌聲謹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于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

室　参　闇

事業遺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辯然則日月不知人
亡政息蹐之則渺然在義軒之上踰之則藹然若
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
矣嗟夫天地長久典靈超忽郡中才子與樂事以
俱淪江左名臣友玄禪而共盡清流可挹勝氣猶
生閒窗蘭以凄涼撫絶年而懷慨斯文未喪何代
無人濟陽江公鍾川嶽之粹靈體簡廉之奇概若
蘭十步本自天資建木千尋非求外獎弱齡閑道
風猷知名竹箭稱美于東南東竟王府天馬摽奇
于西北入奉東黃于時聖曆中興賢才間出公以

容冠蓋之際頡頏臺閣之間文爲學深藏櫓理勝
盧標接物簡易多通正色當官直方無撓定祖宗
之大號功補神明端風憲之直繩氣攝姦宄身可
屈而名不辱用即行而捨即藏披畫林三年雅懷
自若承明再入時望猶高人無間然道亦光矣嗚
呼運遘上聖年在中身人之云亡空嗟殄瘁死而
可作誰與同歸詩所謂胡不萬年傳有云古之遺
愛者也昔襄陽孟浩然年五十有二疾發背而亡
公且其後身歟何符合之若此惟公以進士擢第
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參管記之司登朝籍専掌綸

貞　於　於　於　蘭

之任參議表啓詩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猶寡絶
文場而遨翔學海以孫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
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然而初無閒緣文
乃亡遠嗣于翹門生王克貞等式捜諸篋笥或傳
于人口或焚棄之外文削材之餘彙聚群分凡得
十卷授之執友以命冠篇敍鉄近情親官職遐密
每西垣景晏北第風清忘形爾狃之間得意笑啼
之表西江東海俱爲賦騁之鄉北門右掖並對受
楚之閒嗟乎相如既往空存封禪之書季子云來
但有心期之劍獲門流慟已隔生平都門長送遠

成今昔追悲言于風雅申永悼於斯文投筆悲吒
存諸櫝槥云耳

蕭庶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
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
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遒人之職廢
文質異體正變殊塗然而精誠中感靡由於外獎
英華挺發必自于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
半矣此大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宦親切者也是
以君子尚之蕭陵蕭君江左之英詩苑之精其爲

樹　夢　宫

人也樂易其處世也靜黙忘形樹江之下苦節戎
馬之間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諸侯虚左五府交辟
令當王殿下撫藩作相樂善愛才幕府初開君實
首冠由典檢書至儀曹郎出入兩宫宦無虚様優
游多士究心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遠違異不
存於心府勢利不及於笑談含毫授簡唱予和汝
其性淡故略瑤靡之態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詞大
雅之士何以過此鉉與君為友幾將二紀其間聚
散窮達窄戚寧居淡戚之懷終始若一靜言從分
想見古人丁巳歲撫王高讓承華出分陜服君以

官省舊德樸斂初筵撰行之夕俾予視草鉉也不
倭無足揚君之美徒欲申別恨叙交情故作斯文
冠于篇首云爾

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
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
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情性黼藻其身非
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
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
皆有影響發於夢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

何其朝拾厲犬夕咏風雅雖世儒積學之功曾不
能及其門者耶適余之知已盈數百篇矣覩其詩
如所聞接其人如其詩既賞其能又貴其異故為
冠篇之作以示好事者云戊戌歲正月日序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無予字　弘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宋海　徐□□錄

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
送賀善人丈陳明致仕還鄉詩序
送張知郡員二允華序
送武進梁明府之官序
送劉生序
游衛氏林亭序

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

自昔新都盜國逆戎中州建武開元越在江左日月之照不及河洛之地者四十年矣主上方恢遠略弘下武聖作物覩有開必先披使偽邦失政胡馬大入山泉反覆荒渾沸騰五州遺毗二京故老引領南望厥幾撫手天子閔之惻然故命大司馬賁公使以覲禦儀曹郎謝君副焉儀曹別予囦雁曰兵哉是行蒼生之福在斯舉矣始予及子同省予第又與子同府交道深矣今子將之絕域無以為贈請譜以言夫格天地究四方莫先乎禮昔我太宗文皇帝革基踐一寓內屈己濟物虛心納諫故四夷君長歷代不賓稽顙闕下可謂德矣聲明

弘　於　貞

文物垂三百年絕而復續可謂禮矣苟使踰百十代之有國家者猶當企聳下風奉行不墜況中興之嗣君乎周恭宮闕是本朝二宗貞觀德禮是本朝家法若棄之而不念委之而不將非天子之意也主上躬行於內而使二君順之於外今強胡入貢中原無主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不可失也子其勉之哉思聖意顧人心犬羊百萬以攻戰為事不可以威武服也酋豪聚首以姦詐為常不可以智力勝也子其持之以德慎之以禮衣冠餘緒必觀光於使臣一覩漢官威儀必感泣損服定心南向苟或不爾是絕蒼生之望也可不慎歟餘自束髮從官則聞長者之論咸言為戰國者必以權道予視前同以傳雖非戰國寧有以權道濟太平乎而言以人棄故事與願違今子王府元僚居可言之地連使上介當可行之時勉之哉故人之類蒼生之望在此而已行矣文昌春風二月征塗萬里捨游宴之適就鞍馬之勞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臨滄觀側茂弘思洛之所叙離懷古寄無情于翔輅中所經觸緒牽思渡長淮則想清流映月之景過睢園則思慈雲零雪之興望鞏洛則傷麥秀之

玄　癸

詩指唐曾則感大風之歌援懷之賦譔琴詠詩以
祛鬱陶之慮選紗在邇不復多陳聊序鄙忠爾

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

夫進退之機大易稱首止足之誠亦知文所宗君子
動必來時故可行而事立靜惟體道故身貴而名
全然則知之非艱行之不易去聖既遠引年蓋稀
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成式重辭祿之士優懸車之
禮賁飾寵秩雁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賢激貪勵俗
者也皇風所及我有其人太子洗馬陳翊江浙炳
靈鄉閭獲譽棲遲下位而升聞自高使蕃寵任而

祗畏日積時方多難寄切司聽將命無私綜事能
斷盤錯必解風雨不渝及少海告霄搖山表慶天
下之本既正四郊之壘亦罷于是詠蓋動之賦決
高蹈之懷京口之西先有別墅前臨廣陌卻枕長
江回道二頃京都八百載中若軒楚之地不遠風
煙蒲真人展迹之鄉張欽川賦詠茅茨寔素欲終
焉其所關首飛泉而已嘗因暇日策杖尋幽爰有
道人指示岩溜百步之內一道懸流其清可鑑其
味如醴縈崖激石漱處竊奇信山川助其好尚亦
心府資其瑩濯既而挂冠請命伏闕陳詞優詔嘉

亨　亞　貞　勁　卓　時

之竟允其請錫金紫之服升贊善之資輕舟東浮
盡室而去副君執手流涕以宜都之別擬景摩公
供帳祖餞若都門之送二疏知與不知莫不稱歎
殿下調高雅頌文動星辰賦詩一章以寵行邁揔
鄴中之舊制冽樂府之新聲足以序君臣之情敘
風化之本纖縟麗色亞聲擅華自周行之人與觀
光之士靡然投轄𡡋爾成章遠比河梁之篇近擬
白雲之集夫其貞退之節樂善之風實敦義之所
臻亦詠歌之盛觀也鉉名忝望苑迹本騷人敢言
能賦之才濫奉言詩之賜敢序麗則冠于首篇

送張佖郭貴二先輩序

君子所以聿均當時焜燿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
職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
聖唐中興百度漸貞能興此者今始見張郭二
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凌雲逸日未可量
之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矣
不羨可以歎息然有事同而事異請試論之嘗詞
場陸沈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識殆絕後生之視聽情
然今百辟有司進于郡國史徒見趨走公府中一
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遠年少氣盛

將以倢進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為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詩大平矣嗚呼彼衆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聳見奇於狀為元楊知名於水確彼二人即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為累哉愚願二君子反己正身閑懐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強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懐才待用所以著生未蒙福者上下之發猶中有間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

相合然後事業達矣吾以為斯道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稱春物將華琴棊詩酒之以為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古人有言士君子志意既立名譽不聞蓋朋友之過也嗚呼予於龔生有之矣始予居廠納之地生已為赤縣尉嘗竊識謂生宜恭諫垣憲府之任而未果援茅之志遂為賦鵬之行生不旋踵亦左授天長用武之地朝廷置建武軍於其所使為將者治之習兵與儒其志不通也處長與佐其勢不均也軍市之征日困於民王澤之流不被於俗受生之主官聯始舉刑頌華轄至變舊風踰年吉歸舉邑之民相率遮道不聽去乃潛匿佛廟室中耆輩宗而復為狀之上串旋之而還竟不得已中夜而遁異哉遺愛之風若此考功之吏帝闕丙辰歲予避兵于池陽遇生侍親郢中勉之東下是時甘泉有烽火之急天子下哀痛之詔予謂生必自致青雲之上以解天下之倒懸而出入三年始為武進宰嗟非朋友之過乎嘗試論之曰才不才在我用不用在時道之所存其人乃貴功名寵祿何足

芬哉苟澤及於民教被於物則百里之廣千室之富斯可矣與夫楊孟之徒坎軻閭巷垂空言於後世者不猶愈乎行矣龔生苟有良田何憂晚歲贈言之要其過此乎

送劉生序

彭城劉生為南豐令天官侍郎呂恭公作序以送戚構故歷陽宰楊貢外光儒之為政以畢之鈕與楊君有姻深知其內行君清簡仁愛心無適莫自妻子僕妾及家族吏民接之無親疏之隔求之於形骸之外蓋真純之氣賓而感召之應逮民之好

昌

競者皆相與言曰衆若嵩岱丘挑吾負外矣嗚呼
其古人乎今劉生才俊於揚學優於楊觀其政績
等然生猶有耿介不平之氣觀吏部之贈子與子
之贈言蓋爲是也子其平心藏用滔然與道合在
古人上矣期西山神仙之宅也往揚其違乎僕困
倦談生傳琴已久故揚推以論之九月二十七日
中書舍人徐鉉序

游衞氏林亭序

建康西北十里所有迎擔湖水木清華魚鳥翔泳
昔晉元南渡壺樊英送於斯今中興建都人烟櫛

累

比於是其間百畝之地宮尹衞君游水之所也前
有方塘曲沼之勝後有群原峻嶺之奇表以虛堂
翠樹飾以怪石珍木悦目之資充物其中待賓之
具無求於外廣平王君瑜彭蕭君贇善孫君與上
臺僚嘗游焉時衞君也陶閒孟夏景累初日虛幌
始開清風颯然班荆藉松琴奕詩酒登降靡迪聞
眺聆潺湲然不知世之與我之爲異矣嗟夫天
生萬物有道其性君子有居身以利物後己而先
人或行道以致時文或勤智以濟世用斯有貴乎
自適者也朝市丘壑君得中道爲下雖適汙智害

掛

無益於事山嶺弗給歸討未從每廚幽選勝何遠
不啻一茂茲境杳然忘歸凡我同游皆爲智者識
文記事其有意乎壬子歲夏五月祠部郎中知制
誥徐鉉躊躇慨嘆之所作也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東海 徐□□鉉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册禮表
賀赦書表
謝詔撰先宗實錄表
謝賜莊田表
為蕭給事與楚王書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復方訥書
答林文宇書　答左鍾處士書

常夢錫行狀　蕭處士陳爲狀
册秀才文四首　祭文獻太子文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祭韓侍郎文　祭王郎中文
祭劉司空文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册禮表

文武百官臣某等伏奉制旨以聖尊后册禮奉合旨俟百日後上進者仰承嚴命罔合遵行但以事有本妥理須陳奏中謝伏以歷代已來嗣極之主禮之大者尊奉上宮儀式止儀未行廢事莫敢忽

飾　于

舉所以陛下誠厝册禮即下制書長樂璘尊已先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格言還六宮即叙惟憂典禮已屬稽遲遽覩綵言傳聽德音在頁麻之次識極感傷然凶吉之儀本無妨礙歷觀前載備考儒臣法度具存事體至大況涣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册之行使當相次未修大禮交據摩情伏乞陛下再稟嚴慈俯迴聽允臣等有塵有位庶免曠官冒瀆冕旒無任云云

賀赦書表

文武百官某等言伏覩御札崇尚儉約克己庇民

節省服用去金玉之飾咸放嬪御屏替色之妖供進珍羞製作奇巧中禁賜與內門賞用並從損瘠以綠衽褐䄂綈韋明德音淙布凡百卿士至於兆人被此感動倍百常品中賀臣聞文武之政方册存焉知之非艱行之不易故自三代已降摠體之君有師保之訓以制其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失及其行也猶未臻焉豈有發自宸衷出於獨斷乾文昭煥天德宏新聲動四方如此之盛者也伏惟陛下重熙撫運下武膺期翼翼小心乾乾夕惕寅畏所感人神罔弗和仁明所加細大罔弗理然猶

飭　御

勞謙訪道虛己求才日躋天臨山藏海納體唐堯
之仁以親九族極虞舜之孝以奉上宮率天下之
尊以承顏問安舉四海之富以扇枕調膳德既充
矣化亦孚矣然後卹小民之艱食閔庶吏之惡徽
息澤虞之征罷公田之禁崇足用之本近取諸身
致九年之儲無求於外斥靡曼之色咸遂物情除
玩珍之賜率由舊典去淫巧以急用罷私積以歸
公生人之耳目惟新風俗之流浮且變先皇帝貽
翼子之訓與聖人之資旨有所未宣行有所未遂
陛下奉揚先志推而行之數年之間盛美斯備向

若非陛下之孝心廣遠無以見先帝之聖作惟幾
巍乎煥乎不可得而名已昔者成湯因業畢而罪
己周成勤天戒而責躬咸能即致時雍永錫繁祉
豈若陛下春秋方富中外方寧制於幾先行此難
事宗社之降靈可見邦家之流祚何窮半土之濱
孰不幸甚則臣向所謂知之非難行之不易陛下
既能行之矣臣又聞行之甚易終之實艱願陛下
慎而守之則登三邁五夫何遠耶臣等幸塵班列
無補盛明徒懸充位之識但賀蒼生之福措詞有
盡順美難周臣等無任瞻天仰德歡呼躍踊之極

主　冰

云云

謝詔撰　元宗實錄表

臣鉉伏奉詔諭以元宗皇帝實錄令臣修撰才微
任重恩厚責深拜捧絲綸若臨水谷中謝臣聞握
圖御宇既懸章於在昔創法垂統亦啓佑於後昆
然則至德無名玄功無迹惟日用而不竭豈淺局
之能量是以良史之才歷代為重以南董之直而
無聞於成編如遷固之能而不絶於浮議則知鋪
陳王業昭灼皇圖求之當仁豈易輕授伏惟元宗
皇帝紹中興之統承累洽之基大孝通於有虞仁

恕逾於漢祖愛人節用得孝文之風重學崇儒有
延光之烈象宗則光武晝則以發勤主政魏室則
太祖陳王以文藻化人綜是全功允昭聖德對越
上帝敷佑下民二十年間慎終如始陛下嗣膺寶
曆欽若天明以累聖之資輔生知之哲導揚休命
恭煥貽謀故得畏軒后之神史延三百配文王之
祀永奉明堂必將著以丹青播於金石斯為重任
宜在鴻儒如臣者章句末流記聞微學遭逢之便
塵話司言豈意天鑒不遺宸聽過聽猥加寵寄及
此非才進退莫遑怔忪失次然臣祇事先帝常承

鶯 鶯

近因沐王澤以滋深致皇風而永久報大君之厚德誠百愚心剛作者之清塵其如公議戴恩愈極揣分觸鶯未識津涯徒知慶躍云云

謝賜莊田表

右臣伏蒙宸慈念及聞之特降宣旨爲置莊田仍且於少府監賜熟米二百石者望外之恩莫知所自撫躬拜命終惧且驚伏以臣稟性顓愚觸塗疎拙幸緣際會早玷清華祿秩之貲既爲過量吉凶之備皆沐優恩空費稻粱寧裨海嶽但以家傳清白祿有羸孫雖欲居常終愁逋下蓋亦聞於世務

勃 弘 讓

非敢獨效古人伏惟陛下明極燭幽仁深廣覆親加寵諭曲矜殊私昔者葛亮薄田不聞君賜孫弘脫粟尚獲時譏如臣非才何以致此辭讓則有辜聞謝祇受則更覺貪饕徒承推食之恩特積素飡之懼乾坤之施無可上酬螻蟻之誠唯知畢命

爲蕭給事與楚王書

世事推移長塗阻隔違離軒砌二十餘年追念生平有覩心曰伏承大王英謀奮發妙略宏施長驅伐叛之師克正奪宗之罪奉大朝之正朔慰全楚之謳歌成功上簡於帝心惠澤遠敷於疲俗風猷所及歡忭同深儼早被恩私今通信問欣躍之極倍萬常情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儼聞君子退人忠臣去國舊君有反服之禮交絕無惡聲之嫌以義始終古今一也其交性無術聞於事機佩師訓以周旋志持懲之險易追惟疇昔受遇先王國士之知何嘗暫忘某復史補使館委質府庭松楸所依兄弟少長大義若此乃心如何而世事推移境土交今上鬱君忠信獲罪干戈日尋某雖不才非敢愛死遇君以求名則不忍苟生以失節

則不能誠恐蒼爾之身終爲覊事之累所以仰冒嚴恭述還故鄉出曹國以悲歌向西河而下泣子鮮去衛非欲主朝梁鴻適吳本期自賞先皇帝恩深善貸義極綏懷求鄉曲之棄妻救荆岑之遺璞還得服勤州縣歷職朝廷始望初心豈將及此但封疆曼隔玉帛不尋世君臣一朝胡越遂睍三州之父子美五郡之弟兄外覩交朋俯慙章綬每春秋代序霜露交零飛江南之譽鬻斯貳北之羽馬悲興觸緒淚落霑襟自分沒身長懷永歎而天將啟亂人或興能大王以命世之資兌清家難聖上

弘

以至仁之擧大濟橫流串書既同寵益相望方承
大王念細瑣之遺家哀叢殘之離人照以恩光盛
之意氣象軒食肉有若平時始德音屢播提夢寐
且悲且慰五情無主苟非大人之德不以細故介
懷則患好所臻孰能若是某又聞善父母者必推
錫類之感善兄弟者必廣棠棣之風故能功冠生
民道濟天下大王英謨遠略弘量深仁上圖仰其
嘉猷今建旣其渥澤加某昔年事分曹無藝介之
嫌今日支離合在昭穌之數況東西一體道路無
虞僕發閱以毖往全斯大造兄弟子孫並許還朝

存者荷二天之恩沒者釋九原之恨則生死肉骨
未可比量混膽隱肝穹中萬一某以學古爲家業
以威義爲素懷空言虛詞且非說客皇天后土實
鑒此心撫覩杖玉張旗從行人之末林舍机贊
重趍與客之傍舟艱艱中徹願斯畢雖捐身塡溝
壑猶望魂魄知歸援筆陳詞悲來橫集

復方訥書

鉉以疎拙之性頑滯之資圓於人曾無足比數然
以荷先人之業根殘清貫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
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

有害
受

國士之知成天下之猜竊不自揆頗有嘗心故膺
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佩紱纔仕不以爲憂而才
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藉主身廢而無足
救時三年之中百難備歷干戈擾於內地烽火照
於朝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於
南畝齊於一民以始終焉尙爲幸也而副君將整
王道漸事博采遺賢以濟多難贊諭之任首及非
才拜命以來撫自愛愧何者儲后戎納麓之重而
處於承顏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
欲持稀米以實太倉束塘火以助義御恐不足以

昌
劢

副上德之擧塞於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己狗公
滅私使內不愧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閣下
德我太甚期我太深歷陽郡佐白君至京屢說手
札慶擧俊遜嚴勵殷勤知己之情無以過此然此
日副君之意顧乃昔時閣下前席題品之所致也
城蔽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寧蒸民未泰頃蹠
利物斯實其時閣下高卧已久羣望頗鬱宣室之
召斯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運用
而論不宣某再拜

答林正字書

十二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貺長牋詞高旨遠循
環抹讀欲罷不能見顧之深良是愧也吾子以老
成之智藴救世之心一言啓主將播初基雖位未
充量然升聞將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
而往其道可知鉉也不才猥厠先達雖復識不能
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於已形賊而振天下之
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輕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
下於昔賢吾子異日當知之不妄其古今之變安
危之勢怨乎徵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謹俟暇
日當接餘論聊來還荅伏惟鑒悉徐鉉白

答左偃處士書

日月東海徐鉉荅拜稽首復書處士足下鉉讀聖
人之書探作者之意出處語默信非徒然故高卧
堯舜之代不爲背時濡足楚漢之際不爲趣利嗟
夫天下兵起百年才蔭立功名取富貴者有之矣
若節安徒步若何寂寞而無聞也愚常疑焉耻之
風於是乎絕而足下負磊落之氣富清麗之才竭
衣韋帶賦詩自釋介然之操其殆庶乎悠悠之人
尚未識其所謂惟韓君叔言知之以鉉愛奇好古
者也故屢稱足下之行且誦足下之詩相視欣然

以爲今猶古也然鉉才名地望遠謝韓君故望塵
思心不敢當隱君子之厚顧足下謙我太甚惠然
而來晁大之書則古人之道在其中百篇之詩則
作者之序冠其首先以謚美之贈益以謙光之詞
發緘欣躍不能自已又念昔之隱者消聲物外絕
迹時人今足下高蹈如彼自屈若此得非以吾道
久否愍發憤而振起之爾鉉識淺才足以堪顧
邦泰交歲寒然後盛集情當歸納不宣鉉再拜

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國河内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

行狀 曾祖不仕祖泓邠州宜禄縣令
考僖武都府戶曹參軍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貴里常夢錫字孟圖年六十
一狀
公宇量恢弘識度宏曠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舉
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摩右某膺交辟累爲
秦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掾有扶風傳國二世承
制除公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
府幾更公審擇木之所宜乃腦馬而東止烈祖肇
基王業物色異人得公甚喜授大理司直今上初

于 衙 于

東樞務慎求賓從公實預焉允塞時望既授諫議
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寓直中書預聞機密
周慎詳敏冠於當時烈祖深器之擢拜給事中封
駁奏議無所顧避由是始為當塗者所疾命上嗣
往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樞機所慎
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
佐池州明年徵為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
林學士知貢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別
置宣正院於內庭以先朝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內
任專掌是司杜霸之操歲寒不易凡敢言之士皆

問 衙

倚賴焉甲辰歲誅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公深惟君
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備伏臘將卜優游又除
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為司聰之
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承旨公以樞密不雜峰濯
方除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遷戶
部尚書領饒州刺史上以公關望風重足以坐鎮
雅俗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歎失為宰
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藏廢重之語留東都以便
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
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笑怡然而逝主上

影宋本不空 步 曉

念寮卿之舊進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
嗣子方幼詔中使監護其喪惟公誠性剛直為
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稱名理精數而吐論甚
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使
藩密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詭詞獨見先覺
遊然屛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
丨捷給彼衆我寡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
之心世路未夷克荷濟時之用恥為猖介之行以
邀皦察之名晝使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
啓手足之際無呻吟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至

步 樹

以名法之學擢選正門固非良史之才曷紀賢人
之德庶為實錄以俟易名謹狀 此文與門生樹王作

薦處士陳烏狀

右臣伏覩國家襄求羣才旌揚片善其有上書言
事者猶有可取必加甄錄廣納之意遐邇知悉然
臣竊嘗覩之率皆淺近止於采取金寶檢權賦租
製作舟車斬伐材木巡察關禁收捕寇攘既剝害
相參亦虛實略半食祿者衆成務者稀若乃先王
教化之原朝廷刑政之本謂之迂闊竟弱寂寥得
人之盛未可致也去夏有布衣陳烏詣獻納院上

有實於　執

疏獨與衆異其言曰五常之教不立度量之器不均又曰江鄉之民存不事之以禮亡不祭之於室斯有實意于教化而不汩於流俗者也且於是訪其爲人則鄉曲無過廷之與語則靜默寡詞儼使行顧其言才劃其識則古之循吏何以踰之顧陞下以觀民之職試其爲理考績之際自有常科且忝猶銓司顧愁則哲謬妄論薦懈伏兢惶謹奏

再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爲燦然及周室既衰諸侯異政賛後之士分執並馳至如管仲

子

霸齊之功商鞅强秦之令申韓之名法孫吳之戰陣李悝則務盡地力墨翟則崇尚節儉此其尤著者也蓋百家之說雖其道不同來而行之皆足以致理于大夫服膺聖道必盡幽深試論其中孰得周孔之旨可爲當今之用者悉心極慮以著於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則焉故慎其威儀定其聲色氣時其寵令審其好惡以此示之未有不化者也然而唐堯在上日用而不知聖祖立言親譽者其次夫如是則寂然不動謂才無爲使災蛊之此何所則象而能革其浮僞驅之仁壽哉琴要立

惟　步

中必有其說

昔太公理齊因其俗故報政速而後世强伯禽爲魯易其俗故報政遲而後世弱然則商辛滛虐之風不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不被也修舊者未見其遷善之塗革故者當傷於維新之義遲速之効强弱之由願聞嘉言以釋所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禮垂憲無窮何故三苗行之以爲虐秦人奉之以爲暴漢文除之以爲仁守自艱晋以還議論間出理竟不决法竟不行當時運之從有殊將聖賢之才或異頼聞歸趣以

蕩樹

正古風

徐文獻太子文

粤惟上天降鑑我李文助武穆神孫孝子赫奕謨訓昭戢圖史以濟時屯以永千祀恭惟盛烈仰屬尊靈惟精惟一克長克君有惇厚之風以睦公族有孝敬之德以奉天經避寵崇讓以正流俗主留分陝以樹風聲忠下之政爲民慈父平戎之績爲國長城集多士之耳目炳萬古之丹青儲闈既正潛獄九塞雖主罷而納揆更承顏而養德四海無波百官咸或允昭輿運允答靈心宗祊之所託者

重蒼生之所望者深何國步之巳泰忽神儀之永
沉傷光為之而晝晦萬籟為之而哀吟惟恩信之
所洽孰憂傷之可任某等迹備三千義深九百或
選自朝廷或仰由推擇或方列於宮府或嘗陪於
賓席分曹著位有先後之差辱顧推誠無高卑之
隔徒歲月以滋深愧涓塵之靡益今也徒御分散
軒墀閴寂摧傷於望苑之前慟絶於華池之側實
邦家之不幸豈臣吏之空悲嗚呼哀哉寢園斯啓
遠日將從儀象格以帷白建驚旗而殯紅旐寂歷
以無覩視杳冥而莫窺空撫躬弔影涕雨猿風敢寫

誠於籩豆庶寫恨於心胷顧寶天之下降鑑永慕
之無窮嗚呼哀哉尚饗

與中書官負祭江學士文

維年月日廣平游簡言隴西李貽業清河張緯東
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翰林學士
江公君章之靈卧形知道茫茫萬有若明若晦為
天為壽顏子不幸仲宣無後豈同梁之能重實令
名之不朽惟公之生俊德高名一日千里三項五
城乃邦之彥乃時之英鴻然臺閣存此風聲惟公
之歿音容倏忽二子繼夭高堂結髮有女無瑟推

心裂胥門館秋風階庭夜月哀從中來云誰能遏
簡言固陋夙奉光塵顧朝之舊豈無他人西垣並
入某署相國二十年中心同道親習無間傑曁或
淄臻貽業不才依仁仰德既接同舍因成近戚形
忘累遣情深分寄杯酒痛飲光陰一擲豈料散逝
遽分今昔緯在三川論交早年才力工拙詞場後
先與之攀價借以騰騫徒欣歲遊敢曰差肩佗鄉
青會偕分係發結成感歎轉奉周旋錄實後生卒
為同族聯事之好及寸之睦以道相許以義相勗
官路迍邅天涯違逐千里關山它鄉心曲自帝里

連歸周行並復魏闕未安捨我何速嗚呼君章魂
遊何方非巫陽之可招非祖洲之可望乎時笑語
落日頹仕何夢覺之不識何悲歡之不常惟四友
之分義成終天之感傷雖山公之無託豈延陵之
可忘有肴在御有酒盈觴死生之會終于此堂願
公如在來為我嘗長號有慟迸淚無行薄奠云畢
哀情未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侍郎文

維開寶三年太歲庚午九月己亥朔七日乙巳東
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故中書侍郎

下　于　注　貞

贈相國昌黎公之靈天祐生民必生賢人數有治
亂道或晦也君子處之舍名保真窮不易節達不
私身嗚呼明公與道爲鄰其本也忠其動也仁折
而不撓屈則能伸懋此成績揚於王庭名聞天下
道合明君宜若張公上應台星宜如衛武壽躋百
齡如何不淑與世同歷域郢遺忠感深笑宸黔婁
之令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知與不知孰
無悲辛嗚呼哀哉某惟不佞早奉光容傾蓋之交
繾綣相從公之知我如我知公何義不協何言不
同寧罹鐲鏤之忤豈防羸角之山光號後笑無初

有終襄事既消陽光乃融海郡山城幾泠煦涑南
宮西掖近見搏風豈主恩之可報嗟吾道之非窮
今也歲月遄邁慫歎一空平生氣宇風音心膂極
視聽而無所與造化而冥家寥寂門柳霜凋井桐
物感於外悲來自中生芻表德奠酒申恭顧魂
之降鑒庶丹懇以斯通

祭王郎中文

維年月日朝議郎行秘書省秘書郎直門下徐鉉
謹以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郎中文人之靈惟靈立
身行己之規理職奉公之節聞於士友著在官司

郊　絓　弘　貞

令以衡悲豈容繁述伏思頃歲獨奉深知提承子
妻之恩追序通家之譜豈知二紀出入十年悄不
間於初終義實敦於骨肉去歲天恩舉善石從登
賢寺以王事徃叫自坦不隔陪侍暌違於旦夕興
居常在於見聞雖無光益之期且慰因依之望豈
謂悲歡迭代光景須臾才周司歲之間奄(今上鄉召)終天
之痛追攀靡及眾慕何窮嗚呼哀哉昨聞訃之初
方當卧病不得親臨易簀將奉遺言徒垂淚於諱
濱但痛心於夜壑嗚呼哀哉家存餘慶今屬帝心
有後之期自符公議不孤之任豈在它人嗚呼哀

哉故國方達良時未卜王畿寓殯遠日將臨露昏
而丹旐懸掛月落而穗帷蕭索涼風助慘行路同
悲瞻望靈筵敢乎無地獻陳薄奠少道深懷髣髴
明靈一賜臨降尚饗

祭劉司空文

惟靈氣稟沖和志推廉潔白璧韞乎尹之美李鉉
含清越之音操行純深性克全於天爵襟懷弘遠
譽早播於人龍項自書迹清剸筆名近侍既保後
凋之節終諧身退之心道固揖而益光名以謙而
更著優遊自得忠孝歸全求之古人我復何愧某

等辛莽事播况預姻連恭分過私謀期莫逆歷試時而彌固經夷險而不回揮淚水以無窮仰高山而何極今則佳城將啓遠日有期允容有腸於重泉酸辛鄉中踐薄奠仰惟覔魄俯鑒丹誠尚饗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東海　徐鉉

奉和御製雪

豐登盈尺瑞物象九門深壁照環丹砌梅花滿上林茶香偏自得酒力詎難禁別有寒郊外銀河映玉岑

奉和御製打毬

上閑精習遑注聽玉鏤花鞍錦覆韉金埒無塵初裛露朱旗向日自生風雷傳畫鼓偏增氣星度飛毬欲映空共道宸遊因習武凱歌猶似奏平戎

又五言

彩仗映花驕春庭散曙煙毬飛皆應手馬駭不鞭仙樂飄雲外祥風近日邊壽多不虛發制勝在機先

奉和御製春雨

祁祁甘雨正當春草樹精神一倍新匀灑宸郊偏長養綫飄花檻不驚人密隨宮仗環青輅著遠一望恩下紫宸霧從樓臺更堪望滿園桃李間松筠

冬至日奉和御製

吹律政知寬迎長物倍安初陽殊勝臘積雪更添

鉉　晃訓

寒庭賓羅千品珍符薦百穀群臣同偶聖不歎夜
漫漫

奉和　御製寒食十韻

朝陽散宿烟登望思悠然簷影晴偏暖雲容晚更
鮮共歡時景好不惜歲華遷旋試嬌驄步新調寶
瑟絃宮花紅照耀御水碧潺湲歌吹淸連夜韜軿
麗滿川依林張幄幕夾道建鞦韆仙樂來天上祥
光起日邊遊絲輕冉冉芳草綠芊芊　聖製如春
色周流遍八埏

奉和　御製歲日二首

運曆三元正升平太古同五侯皆拜瑞四海盡占
風聖政乾行內羣生壽域中撞鍾元會罷見朗日
升東

二七言

正仗臨軒萬國來漢儀周禮盡堪咍光浮雲蓋靑
龍轉香逮椒花白獸開慶賜恩時均億兆卜年從
此數京垓羣臣共感文明運況是天書誠懋哉

奉和　御製上元燈

慢亭高敞九門前銀箭遲遲夜漏遷明月靜添華
燭影和風時度御爐烟木輪綴轂串聲接玉勒金

淸　樹　間　聖恩則行　倩幹

羈馬首騈一曲雲謠飛聖澤萬方歌詠仰堯天

奉和　御製烟

春晴纖靄映斜陽冪冪偏能覆水鄉濃似慶雲同
馥郁薄如輕素自飛揚堤橫新柳眞成畫樓對遙
山正好望誰見朝元香案上龍旂交影共騰驤

奉和　御製暑中書懷

浴殿晨開氣象新虛亭金井轆轤鳴陰成楊柳千
絲密凉入䌽帷一簟輕寒水乍沉朱李熟重綃長
有好風生高樓史籍翻閱望臺笠行歌黍稷靑

奉和　御製聞早蟬

綠樹陰陰愜豫遊早蟬淸韻遠還收嘒迴畫夢和
宮漏引起微凉助麥秋棐柳蟬中飛乍覺御溝聲
裏聽偏幽羣生遂性　宸衷悅從此人間不識愁

奉和　御製夏中垂釣作

物茂時平日正長翠華停馭趁方塘丈竿乍拂圓
荷動錦尾時翻素荇香　睿賞只應從暇豫　聖
恩寧肯問沉翔吞舟自是貪芳餌猶笑成湯一面
張

奉和　御製殿前松兼以書事

長松修幹列承明虎踞龍盤氣貌靈風度乍聞琴

家上空一格

曲調巢高初見鶴儀形枝蘸陸戲寒生檻葉帶鐘
煙翠滿庭澗底山頭各生植託根爭似在青冥

奉和　御製扇

裔扇新裁月輪金蟬雀分明彩翠鮮紋繡自符
仁主意揚風須假手中扇暫逐樓日霞光遶手捲
歌唇寶鬘圍一曲審調精比興好將金石奉雕鐫

奉和　御製碁二首

制法精微自帝先勢如天陣布週遭沉思迴覺息
千慮妙訣終須附六韜意設未分香印直一枰初
滿月華高御詞仍許羣臣和愁殺山中玉兔毫

枰

二

常娛羣藝用心靡不及棋平出萬途妙似孫吳論
上策深如夔益贊訏謨靜陳玉檻連琴榻密映珠
簾對酒壺　聖智縱横歸掌握一先機不費多圖

奉和　御製早春

羣生遂性得天真陽景無私發秀勻光暦永從新
律正　皇恩散作萬方春華林日麗紅芭折太液
冰消綠浪新天意分明啓昌運悠宗即看報羣神

冰

應　制賞花探字

上林春暮紫英開組繡成帷蔭玉階艷逐春光隨

吹

步武香和輕翠遶袂依生成澤廣時芳茂魚水情
通渠頭錯禁籞年年陪、宸賞何時深荷奉嬌榮

和陳處士在雍丘見寄

衰薄喜多幸退公誰與閑高人乘興去相望兩程
閒老猶有徽雪登樓無遠山清談勝題贈何日杖
藜還

送湯舍人之陳州

尼父栖遑地離情何此偏家貧聊禄爾道在肯徒
然詩景明松雪鄉山隔水煙三年須赴召莫戀箕
潁瀨

送阮監丞赴餘杭

觸

楊柳依依水岸斜鷁舟東去思無涯坐臨碁局延
明月行采詩題對落花虛白亭中多宴賞錢塘湖
上剝煙霞風光到處宜攜酒況有餘杭阿姥家

送容州桂員外瑞州吳員外

士生東道義公論重才名美哉雙白璧高價等連
城昔在南國時折桂嘗抗衡今為北朝客通籍齊
棣綴連鏃適炎徼並命與州兵地遠乃寄重無為
憚遐征俗雜則才難當在通其情杖書興還珠前
哲有遺聲君看奏捷者接武趨承明撩袂贈斯言

貫　玄　樹　閑　彩

斯言勿見輕

和潁川曹監軍

別離情緒兩難任消遣唯應有醉吟冉冉光陰哀
鬢改勤勤書札舊情深涼宵夢麻清淮月永日排
和玉樹陰野鶴東軒無所用角巾何日返中林

和清源太保閑居偶懷

朝退閒齋萃業天道心真氣本仙源簾前風月澄
秋景門外輪蹄任世喧碁罷早寒生北戶酒醒貫
菊滿西園時人自有思蘇者戒逐覩升仙不在言

又和寄光山徐員外

閑　尉

早年南國日追隨冠劒昌榮佩陸離百石心猶徒
自許浮雲蹤跡信難知官閑從歛扶頭酒地僻誰
同敲手碁門館舊思今更重高齋遥枉謝公詩

和徐杖書

年少文辭黍命何悲秋懷舊苦吟多龍泉有氣終
難掩荊玉無瑕豈憚磨會偶良工收杞梓莫將閑
夢挂煙蘿他年得路持風去肯念今朝照泳麼

送汪處士還歙

孤雲野鶴任天真東興遊梁又適秦興去却歸南
國去黄山何謝武陵春

謫

和翰長閒西掖副翰鄭居夜宴

閑庭別有鄭居興卜夜應憐禁漏長借反不期芳
命駕新姬還羅刺傳觴香煙結霧籠金鴨燭焰成
花映杏梁京邑衣冠多勝賞誰無爭敢道思鄉

和清源太保寄湖州潘郎中

老大雖存一倍愁谿山風物且淹留嗢成春酒誰
斟酌抄得新書自校讎莫似杖之矜璅達須教子
重課風流思門舊分知難忘題取新詩上鄭樓

送南巷張主簿攸承縣

適去莊生邑還臨孔父鄉仍聞舊隱處近在武夷

樹　署

傳道歲年長慶儒風日以光何時省郡組歸去事
仙方

和白州戴使君上元夜侍宴

御宴宵深啟百壺君恩芳景兩難孤風傳天上九
成樂月映樓前萬點燈醉捧玉觴疑夢寐靜臨丹
檻似飛騰因觀謝守機中錦自愧瀛洲是濫登

送蘇州梁補闕

軋軋來輪道路長虎丘山下剩春光軍城舊是吳
王國郡守曾為諫署郎祖席離歌金玉振下車條
教蕙蘭香青雲舊是高飛處三載徘徊亦未妨

劉

和金州錢太保春雨

漠漠膏雨遠空迷點滴圓紋水繞堤柳帶喜知和醉舞花房愁似宿粧啼娃乾杏隴連天潤雲映漁舟掠岸低庶使群分天子念一篇騷雅慰蒸黎

送高秀才

龍門一上振粧迷關塞西遊自愛山猴嶺春歸林影窓津橋人靜水聲閒如今正得幽吟興佗日青雲不易還

送施州華員外

精金百鍊始知難何似仙枝兩度攀名遂鳳書歸

故里身從鳥道入巴山詔寵遙似星恩厚忠治斯民利刃閑珍重加飧順風土歸來高步七人班

送宣州張員外

故國干戈撥亂君得意歸榮賦撫郡陽康烟照漁磯天迴青山遠江平白鳥飛此行同衣錦況是老萊衣

數

和筠州談鍊師見寄

共笑崑岡火誰知玉自分寂寥人境外蕭索數峰雲真籙燃年秋空歌偶得閒應許竊陵上乘病故將寧

閑

送吳郎西使成州

所向皆爲道退征鞍足辭中華無盡處別路正秋時高閣蘭臺筆閑吟板屋詩良工無棄物珍重歲寒姿

送下博陳員外

頻望叢臺路飄飄楚塞人琴堂無故舊何計免霜中

送淨道人

北年與西山前期夢寐閒羨師泉與去隱擬此生閑喬木人誰在雞巢我本違歸心寄秋水東去日滄海

都都行在和刁祕書見寄

征袍結束從宸遊遙上層清見戍樓柏殿賦詩知是幸茂陵多病自堪愁清漳幽咽長流恨銅雀荒涼幾秋深羨高眠全道氣姓名應已在丹丘

和吳道人見寄

戎服非吾事華纓寄此身謬爲金馬客本是釣鄉人引領梁園雪揚鞭策路歷知師亦多病擁褐待陽春

和復州李太保訓華

宫 閏

處處良工事筆鋒宜霑自昔最稱雄因思南國中箱學願入蘭臺掌握中垂賞每歸彫玉匣捧詞曾侍兎園公一篇叢藻真瑚璉共仰才多道不窮

送蒯員外東遊舊治

百歲猶強健知君即地仙孤飛下華表太息問桑田故吏今誰在高名昔共傳伊余亦還老相送亦潸然

送王監丞之歷陽

歎息曾遊處江邊故郡城青樓空皓首往事似前生綠綬君重拜華簪我尚榮年衰供近道莫話別離情

送阮殿丞之靜海

闕下東征動遠官行行春色照離魂中途賴得尋吳苑西向登樓望海門鵩舍曾嗟經歲謫雲光空念幾然存陵遷谷變今如此爲我停驂弔酒樽

送周員外之達

之子數王澤遐追蜀棧來頌條有餘刃對酒興誰同身古賢良藉家傳道德風遠民思靜理即此是陰功

送長社胡明府

署 許 州

黃綬縈未穩桂枝香尚新琴堂寧久次諫署正求人皎皎凉秋月飄飄清路塵元常有遺翰求作篋中珍

送表姪達師歸鄱陽

故鄉禾黍世親姻中表相尋只有師惆悵離懷向何鄱陽湖上紫蘿時

送祕閣朱員外知復州

景陵山水舊知名珍重詩人建隼行未免薄書勞利刃肯貪煙月縱高情揚雄閣下諸生送陸羽門前百吏迎聖代羣賢皆得路三年傾首望鵬程

送淨道人東遊

身服笠乾教心爲鄒魯儒觀風遊稷下訪古入中都短景程途遠寒原宿舍孤東周多俊造能實碧雲無

送李道士南遊

雲水李道士曾爲中貴人綺紈終不戀松鶴自相親雲氣蒼梧晚芳華紫蓋春殆辰老猶繫惆悵望行塵

送國子徐博士之澧州

多才適世用學者不遑處新詞入詠樓更沉涔陽

浦行當應列宿且復施甘雨高齋附坐時清談執
為伍
送錢副使黎陽發運
一盃寒食酒珍重送君行花影黎陽渡春風淇水
聲汎舟無廢事騎騾有修程應用方無暇何須惱
別情
寄張階州
儀南秉忠信神明自來舍絳灌雖不容嵩舘皆從
化榮名任紛紏道挂常閑暇傳語當途人無為勞
歎吒

送文懿大師淨公西游
東與西遊誰與同一囊詩業一枝笻嚴棲廬岳蓮
花社卻訪南山紫閣峯懷古有時應悵望尋幽何
處不從容關中風物常牽夢老卧閑曹轉效慵
奉和武功學士舍人紀贈文懿大師淨
公
舊國荒涼成黍稷故交老脆似琉璃高人獨喜湯
師在手把新文數道碑
滿卷文章為世重出塵心迹少人同騰騰自得條
真理不管浮生覺夢中

文似春華鋪曉陌思如泉涌注長江詩情道性知
無夢頻見殘燈照曙窻
包滌心源起世去却緣詩句有詩名初聞行業如
耆宿及見容顏是後生
只有閑情捜景物不將容髩惜流光京華才子多
文會衆許清詞每擅場
思遠禪師名素重維摩居士室皆空摩公竟有詩
相贈組繡珠璣滿袖中
南朝入物古猶今只恐前身是道林處處經行常
自適不妨譚笑不妨吟

往往冥捜宵不寐時時往往盡仍眠高情麗句誰
偏重聖代詞臣李謫仙
霜髩病叟梅閑偏禪客相尋有故情每憶江南初
識面至今猶得愛才名
詠史
京洛多權豪游服相追隨青牛中向車白馬連環
羈珊瑚瓏照耀紳組舊參差騶鳴行人駐候若流
風馳名園不問主下輦歟矢嬉秦官錫雕盤光祿
假羽巵侏儒善為優郎郎有名姬坐客歷餘論頓
時成恩私樹篤留國門誰何不敕識歸來卧華堂

探

瑣牕承文楯武夫瑩庭階壓瑠攢掌題列燭正晶
熒噴香當逶迤明朝入君門寒侍白玉墀閑言迎
合旨摩公默無為下諸考工地亦拜牀下兒吹虚
枯拜生指顧于鈞移回聘徇名士傑介竟何地未
雲折檻去梅福棄官歸寂寞楊子雲口吃不能辯
著書述聖道徒許俗人嗤漢室已久壞往事無于
茲吵矣千載下懷慨有餘悲

缺尾前空二行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學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東海　徐□□鉉

送曾直館歸掌泉州

常憐客子倦征岐誰似曾郎得意歸麟瑣石渠封
簡册手持仙桂拜廣劇舟横劍浦凌清瀨馬過梂
岩點翠微郤笑逢東千歲鶴下來空歎昔人非

送樂士知舒州

憶在同安郡誰知是勝游仙山常獨往騷客自忘
憂哲别經多難勞生已白頭羡君驅舊轍無得激
清流民俗常如古風光最稱秋短歌聊抒意為我
謝沙鷗

采主

送慎大卿辭官侍親

聖朝無事九卿閑藹藹東門綠服還舊日高名舞
汲鄭今朝至行似曾顏吏掛霜髩垂玄髮猶垠深
居遠舊山光鶴乘軒真自愧拂細空在稻粱閒

代書寄泗州錢侍郎

起部衍兩綬坼坼又有餘既為侍中郎又護壽城
居無久綣鈴閣早應還直廬淮川春水滿珍重寄
雙魚

寄舒州樂學士

樹　　空

銳伯臺前綠樹春吳姬和下碧溪分舊遊風景長
虞夢遠羨高齋望白雲

送吳丈使之長安

幕府清資祈雨露高陽舊第久塵埃百年遺老知
誰在應喜遼東鶴下來

和譚錄師見寄

一别高人世事多歸山此路轉蹉跎定知上禁庭
真趣每憶玄談叅太和任道人生如夢寐也從時
態起風波錦囊真䔥遥相許只待飄輪更一過

和錢秘監與邊諫議南宮同直贈答

謗　　閑

庭上詩題共筆蹤將前酒興話高陽心清自覺官
曹簡院靜先知節候涼南國少年誰貴重東堂前
輩說賢良好看豐厦達飛處胡粉新塗紫界牆

送周郎中運司

憶在廬山始識君當時誰擬共眠雲那知身計閑
奇定卻向人間逐世紛紫閣峯前欣獨往銀臺門
裏歎離群青囊舊有登真訣莫遣閑人取次聞

太師相公挽歌詞二首

嚴廊舊德漢儲師富貴優游自古稀四序不能遷
代謝九原誰可與同歸精神恍惚騎龍尾功業紛

紛在虎闈惆悵鳴珂洛陽道素車丹旐未霑衣
風流安石在東山曾許從容妓樂間傾蓋莫來能
幾日逝川東去不知還北邙原上寒雲結鄭國門
前曉月彎祖奠欲收賓御散滿衣零淚掩哀顏

送贊寧道人歸浙中

故里夫差國高名惠遠師君恩從野逸歸棹還凌
浙舊誇雖無念素懷亦有詩因行過秦望為致李
斯碑

和元少卿送趙僧

塵機息盡一真僧唯有林泉稱未能蓮社故人今

西　鶯

暫別稽山舊隱與誰登時清豈覺前游改道勝寧
辭白髮增遥羨高齋吟望處孤雲野鶴是親朋

代書寄裴鍊師

朱山松桂翠連雲中有清虛小隱君客吞丹砂存
正氣静披瓊笈誦真文墳荒金石心常在壺組煙
霞路自分憑仗鄉人傳尺素山前驚起白羊群

送鄭先輩及第先歸

春晚煙山路華光滿翠微憐君持郄桂歸去着萊
衣故國幾人在浮生萬事非唯當拭病眼看子九
霄飛

送高先輩南歸
鄉國悲前事風光屬後生名從天上得身入故都
行草色初裁綾鶻飛不羣程自愽枯朽愳相送剸
含情

送嚴秀才下第東歸
世胄今為旅多才嫩自營坦懷君子道情別故人
情歸棹春湖滿郊居海月明雄文不輕售須待叢
高名

送周味道秀才東歸見別依韻
庭闈勞夢想孤棹歷江關駿馬倚詮貞剃藍且抱

還晩花縈綵服疎雨映家山頭見春官說明年待
鑄顏

送曾秀才
塗水神仙宅仙山夷嶞樓吾孫好詩句歸詠故鄉
秋紫竹遲書幌紅蕉拂釣舟東堂有平路莫謂外
諸侯

寄玉笥山沈道士
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全真氣能
從俗不墮家風善賦詩玉笥共攀知早晚金貂回
顧覺喧卑多愁書札遞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玄　玄　樹　季

和錢祕監旅居秋懷二首
秘監疎朝謁門前長綠苔木愁姦鬢改且喜素秋
來獨坐翻棊勢閑行繞藥栽涼風入書幌時動水
沉灰

閑靜無凡客閑時共醉醒琴調碧玉調書展太玄
經酒熟香黃菊詩成寫素屏晩來蕭灑甚山鳥下
中庭

送元道人還水西寺
李白高吟處師歸掩竹關道心明月靜詩思碧雲
閑綠樹凌寒雪飛泉響過山自慙丘壑志皓首不

知還

送李秀才歸建安
昔聞武夷士皆是帝曾孫李君即其人命舛道常
存愛子已折桂華組耀閨門吾身可拂衣綠服歸
丘園捧鶴慶北堂其樂不可言清溪環幽居遠岫
橫前軒彈琴詠招隱芳意亂若蘭老夫無此分何
必矜彈冠

和李太保寄刀秋書
名位雖卑道自光訟庭無事俗平康簾閒尚覺琴
牀暖院靜偏聞酒甕香養性已知無病染持齋唯

玄 圓

恐有名影主人莫訝蹤遺遠千佩由來有鳳翔
又和刁秘書寄李太保
百里臨民自可憐青雲何必藉階梯家貧聊欲資
三徑政簡無非草太玄處素忘懷均物我程才不
器任方員江湖相望真堪喜聚散悲歡盡偶然
送坊州貢監軍
聖主欲東封憐君四護戎鄉心縈蒴岸詩思有幽
風舊業今成旅未須已變翁忘懷一盃酒聞夜與
誰同
送李補闕知韶州

南國求良牧中朝毅諫官君恩偏念遠臣節豈辭
難騎影過梅嶺漢聲上贛灘曲江宜訪古韶石好
憑欄詩景緣情遠民心逐政寬衰翁尋舊分爲致
葛洪丹
送修武鄭主簿糾郊梓潼兼寄王舍人
八韻
杖策辭清洛驅車向梓潼稽鸞才乍展吃驥氣方
雄暫割趨庭戀時伸糾郡功詩清衡霧雪刑酒慰
寒風山水秦關外煙花錦里東府公名素重語棣
道何同坐嘯新知洽隨行舊分通當令從此去不

紬 外 樹

復歎文翁
和李秀才雪中求酒
雪英飄灑繞虛廊曉景沉沉翊吹狂銀闕晶熒糅
帝里桂華紛糅認仙鄉少年風味新吟動老叟稱
懷萬事忘自倒空罇酬絕唱書憐聊得泛寒光
送謝著作之滁梁
謝客東船去清和景物初淮流宜映月滁上好觀
魚吏事應徽挽吟情自有餘瀟州莫留滯東觀待
錦書
貢院領宿閒呂貢懷使高麗贈送

聖化今無外征途莫憚賒揚帆箕子國駐節管寧
家去伴千年鶴歸逢八月槎離情根華省持此待
珠麻
代書寄宋州戲大監
衰朽難頻暑摘將病共侵北窗時企足東望一披
襟秋監清樽滿平臺綠樹深年來書信少何以慰
離心
送錢先輩之虔州
予實東南美來參第一流從容持片玉談笑運前
籌穎石連雲秀廉泉帶月秋可憐行樂地況從板

樹 樹 樹 朗 紘 鴈

興遊

送阮沈馬之金州

望苑廻先馬山城駐使車塗中但歸雁數寄北來
書

觀燈玉臺體十首

吳歌楚舞王詩新華燈蘭焰動魚鱗臺前共道明
如晝醉裏唯愁夜向晨

綺席金爐香正燃銅壺銀箭漏初傳天廻星月迷
燈燭風過樓臺度管絃

雙闕重闈夜不關金車寶馬曉應還亭亭明月臨

瑤席灼灼華燈照玉顏

火樹燈山高入雲紅芝翠幄白成春游女有時還
解佩青樓何處不留人

帝京風景不曾秋萬戶千門夜更遊珍璨銀鞍連
繡轂晶熒珠網挂瓊鉤

夜未央明月光熒煌九華燭交影照歌梁

瞰麗譙枝綺寮歌聲和夜漏火樹似花朝

星漢斜樂無涯明月千門雪銀燈萬樹花

撫雲鼓吹玉簫艷舞廻羅袂香風閃步搖

日照花七香車歌舞平陽第經過趙李家

曲 曉 倚 空一格 閫

和李秀才端午日見寄

角黍菖蒲酒年年舊俗諳來不君自樂白髮我何
堪靜味瑤華句閑思王柄諱報之長命縷祝慶在
閩南

送清道人歸西山

嘗憶澱甘醴洪崖藥臼旁今來恥如夢此景未曾
忘圭組老無味林泉路更長羨師從此去當暑扣
雲房

送張學士赴西川

右蜀分憂報近臣翩翩旌節下青冥華車唯載圖

櫟石風驚長先使者星已有清風馳棧道猶酣別
酒過長亭佗年報政徵黃入留取文翁舊典刑

和李宗諤秀才贈蒯員外

性僻時難偶神清壽有餘曾施卑魯政（蒯罷宰剌舉皆者著）
政 猶講老莊書賤吏探懷牧貧猶世利疎聖君將
就見慎勿買山居

送德明道人還東林

每憶曾遊處東林思遠房老來情更重師去興何
長澗曲泉聲咽松深露氣香題詩寄楚老惆悵不
成章

樹 節

送馮中允使蜀
莫笑皓然一病翁百年交分兩家同今朝樹從迎
玉節舊日清談賓阿戎玉壘無辭銘傳送金門初
書姓名通青城山下逢仙客爲說心丹未報功
送新除國博徐員外知婺州
謫居盡室從安流職重官新未白頭楚老歡迎歸
舊里春風留戀過揚州逢時肯吏嗟庭樹屬詠遲
應上郡樓擬仲文沈隱侯宗黨故人鄉外少勸勤書札緩
離愁
送望江張明府

身

之官引足崇貂許侍親行溫清自爲樂煙波不負其
程山留丹竈室俗有故鄉時無使千年後空傳魏
令名
送麥舍人江南安撫
上天本愛民治亂當有時傷嗟江表人三災迷援
之如何遭盛明不能免流離王澤限遐遠我云天
聽罷賢哉麥夫子盡忠不顧私朝聞青蒲奏暮見
軺車馳急聞奉使者受命不受辭但使民瘼瘳無
憂國賦虧貢賴吏劉授文侯諭治反學古平生事
行行當在茲贈言聊執手願予副心期

樹 閒 安 樹

送陳使君之同州
太守驅征旆翩翩西過關水容先灑臺青雨逐春
還綠樹游沙苑高樓看華山從來京輔地出入盡
崇班
和元少卿雪
朔風飛雪偏逐天爲瑞偏宜在臘前有客棹舟將
命友河人高卧共稱賢孫花散亂紛臨席玉樹晶
熒爛滿川閒想水容比君子始知姑射有神仙
送顏道人還西山
嘗憶洪崖洞穿雲路萬尋曾經照鬢未得卸朝

官 芙 紅

簪老去馳莊蹤年來有趣吟羨師從此去舊隱華
微深
送歷陽方明府方後名書校某官時已得親用除歷陽令居陽
余外氏在邑
古縣橫江北絃歌似武城善辭金馬客欲着綠衣
行傷感河山邑離愁淚水聲外門壘井在相送雙
更情
送李著作之漢陽
聞道驅征旆行行至漢陽初程徵雨霽滿路落花
香遠宦心常適青雲去未妨惟餘親戚分惆悵上

沙

河梁

賦二首

牡丹賦

伊牡丹兮灼灼其葩擢秀暮春交光綺霞其氣則
胡香楚蘭其態則湘娥趙娃向日爭媚迎風或哀
嫻如重錦染若丹砂京華之地金張之家益樂縱
賞窮欲極奢英艶既謝寂寞繁柯無秋實以登薦
有皓本以蠲痾其爲用也寡其見珍也多所由來
者舊矣孰能逭其頹波

感舊賦送陳殿承西使

之善　於身

兩綾威鞋駟牡騤騤送子于行關中陝西惟天道
兮回復嗟人事兮推移昔百二之形勝今尋常之
藩雉龍池閣道徒處所驪山仙館空荏苑螢燐感
舊之遺老心如灰兮鬢如絲羨使者之得人美大
君之技奇察爲政之善否求斯民之瘼疵庶吾眷
學鬱澄清之志致國風于貞觀開元之時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譜氏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東海　徐鉉

重修說文序　韶語前序
韻補後序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文房四譜序　張氏子集序
鄧生詩序　進士廖生集序
廣陵劉生賦集序

重修說文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秘書省著作

於

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惟恭
等奉　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
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
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
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
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
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
隸書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
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
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

於 於

帝時中命賈逵修理舊文于是許愼采史籀李斯
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
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
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之
迹不復經心至于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
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
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
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
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

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
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
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　皇宋膺運
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
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
許愼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
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
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
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愼注義序例中所
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

萬 於 於 說字倉 趣 冰

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
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
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
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
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
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
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愼注解詞簡義
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亦從附
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
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

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
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曽非呂
氏之精塵瀆　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韻譜前序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迹而
文字之形成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變小
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
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愼患其若此故集園
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
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

籀之體極于斯焉其後實勢以二倉之書皆爲隷字隷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載凡善書者皆草隷焉又隷書之法有别繁簡杜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于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草木魚鳥形聲相似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于篆文往者李陽氷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圓發然古法背俗易爲理微方許李之書僅存於

世學者殊寡舊字存柬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待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楚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氷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它故聊存詁訓以爲别識其餘敷演有通識焉五音凡十卷詒諸同志者也

韻譜後序

初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刊正今據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于序例注義者知必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始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益多家書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頴川陳君文頴仕當守王龍隊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爲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刊于大牘使模印流行比之繕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旬篆籀屈紙來命序之于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君子之道發于身而被于物由於中而極于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遠者文也然則文之貴於世也尚矣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聖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於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琅耶王公負英俊之才稟耿介之氣世濟其美爲詩而生遭文麗句冠婚仲而傑出純誠直道歷夷險而安貞故能奮厲羽儀抑揚聲寔振清芬於臺閣決仁政於藩垣潤飾典

謨銓衡人物主恩時望終始不渝載籍所髙何以過此鉉項歲來自江左會公西逼三峯客有以拙文示公者大相知賞擊節而書曰此人必能知我及名遂京華廣然見身亦以舊文為贄觀其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調律而不浮身既遂獲如四子復生矣由是傾蓋甚歡恨相知之晚也是時天子方闡文明之化闢俊造之場網羅庠才待以不次公則首冠綸閣揉表朝倫萮達後進冀不推仰倚以為古道未盡復已用未盡伸每在筵宴屢形詞色由是論者頗以躁競為訕愚以為不然夫古之君子莫不汲汲于進時孜孜于救世汲長孺漢之賢卿也而有積薪之歎李令伯晉之名臣也而有中人之請其有俯俛貴勢旁畏流議緘詞含意從容自全者不得已也如公則內無隱情外無飾貌遇事輙發胷中豁然此真超覩霆氣之士豈為兒女之態哉上方注懷而公寢疾千旬既満即則內拜兵部侍郎其恩禮如此嗚呼流運不停儀奉長謝伯才之縱已絕延陵之劍徒懸公平生所為文未嘗編録王是諸子緝綴斷簡得二十卷泣授故人鉉也不才無足延譽善善惡惡敢言褒貶之能一死一生粗達交明之分後之知我者庶斯言之不誣端拱二年夏六月序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克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盖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宋伯業今復見于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群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綠衣朱紱光映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為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為此四者為學之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継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為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覩此書而珍之敢為文冠篇以示來者

張氏子集序

觀夫賢人君子稟清真之氣應期運而出故生而岐嶷幼而敏惠既成而自國士之器既立而為天下之用康寧壽考繁衍流祚此其常也若乃秀而

不實仁而不遇前聖所以興歎百代所以遺憾斯則神道忽恍萬化茫昧自古乃爾吾將奈何嗚呼張氏子秀而不實者也子名冉秀字叔相今戶部員外郞洵之長子也年七歲讀覽經史日誦千言十歲能屬文詩賦議論成于俄頃十二著禮上下二篇舊君吳王見之而歎曰此子天假之年他日必爲國器矣乃坐梁京翰長李公昭閣長李公穆皆引之登門特加禮遇其道日以光矣其風儀標格蕭然朗徹觀者謂之玉人余甚重之以爲四科之俊也故改其字師德于詩天子敦重文學親考

英秀海內士子靡然向風咸謂子必當振鮮附翼一擧凌逼而介然特立浩然勇退求聖賢之微旨以養親脩心爲先復探釋老玄言讀華陽諸眞經飄然有脫落塵滓之志而況于榮名乎不幸羸瘵遽從夭析年十有六諸公聞之無不惆悵余以事舊之厚鍾情特深故求其遺藁集而爲序又嘗覽前載見古之人如子之人物秋俊詞藻絶而而促齡壽祿者皆竊契眞籙悅爲列仙此乃靈簫奇妃非叉筆所當言矣但用遣慈父之追念爾其草隷遺迹及他著述皆藏于家此不復述辛巳年冬十

月序

鄧生詩序

古人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於道無位於時不得伸於事業乃發而爲詩詠南陽鄧君少而從吏服勤廉監時命不偶屈翔末塗養心湛然不以爲歎遇事遇景輒以吟咏自怡悔吝不及疾拮無累至於皓首未見愠容家貧晏然惟詩藁盈篋太原王君武陵龔君好文樂善咎序而伸之思亦與君有姻故復爲之述嗟夫士君子樂道自娛負節沒齒斯可矣悠悠世利曾何足云子其勗之

無易滿守丙子歲秋九月左散騎常侍徐鉉述

進士廖生集序

端拱改元歲春官氏職俊造爭集有廖生者惠然及門以文十五軸爲贄覩之則詩驕淵奥清新相接其名理則師荀孟之流其文詞則得四傑之體問其年則既冠矣囊螢之功往而未止也詢其爵里則閩方茂族組綬奕葉善慶之所及也他日與之語則風骨清粹識度淹雅咸以爲遠大之程可企而致不幸遇暴疾數日夭於逆旅士君子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歎嗚呼以生之詞藻俊秀若天

圭　于

假之也而從豁乎世又天壽之也然則神理詎邈
聖人猶俟不論余嘗何言哉會其友生求其遺文
著於端簡因為之序以示方來夏四月辛卯左散
騎常侍徐鉉述

廣陵劉生賦集序

楚人孟賓于嘗謂予言其叔父工為詞賦應舉入
洛贄文于學士李公某公為之改定數處侍中書
舍人桃公洎知舉謂人曰孟生賦李五為改了不
煩吏書者也遂擢上第孟還鄉從事郡府丞歷先
難唯以李公所改文緘於衣中曰吾家但存此足

矣賓于每日言其家門美事數後來之無人今廣
陵劉生喬衣衛門振藻文園詞韻而理勝行潔而
同言方求己若不足好問如不及余之名不逮於
李公何能振發於子乎聊為所聞以答子勤學之
志冠篇於首以伸我與進之心嗟子家貧親老必
將圖登龍之舉不暇從冥鴻之游文明之世孝才
畢舉慎重足以全孝靜退足以知命此前達之務
也子其勉之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東海徐鉉

送潘湖州序　送刁桐廬序
送高帥之官序　送汪遊序
送叢元輔秀才序　建珠詞五首
安金藏畫象贊　參政李公真贊
玉芝贊　方竹杖贊
舒州三清觀遺迹亭銘
虎砧銘　龍山泉銘
兒錯論　伊尹論
出處論

送潘湖州序

士君子所以貴於眾庶者以其能理民也理民者
莫若二千石其地廣其勢重仁以字之義以斷之
文以行之信以成之於是乎優游暇豫以平其心
導其和歎者闕一則不足以為良二千石矣吳興
名郡新被大化是頒金符以佇德音以成德之才
之道得明主憂勤之旨而頒詔條當下車政成待
箴頌況顏謝霅谿天下勝絶緩轡縱棹遨遊其閒
發之以詩詠泰之以弈思君歎之樂何以過斯豈

氏　敍　艸

唯吳士民欽康同亦我曹金慕關長隴西公敦義
舉善賦詩寵行懷丈之士靡不聞作視我君子之
詞知成德之爲人矣某忝事舊之尤者是用冠于
篇首

送刁桐廬序

關敍津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總歎以爲三徑之
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
其志仁之業也元賓長官生鍾鼎之族處崎嶔之
間鵠文敏行肅主際出雲心鵝憩蕭然物外而世
祿所及初莅實從業名蘭臺寓直宮省桂冠鮮緩

至于再三然以地連肺腑時屬憂患遜跡從事出
入十年及時抄世致自以爲獲平昔之志矣而物
有萬殊命不我與昔之朱紫盈門今則寥從無所
庇矣昔之金玉滿堂今則簞瓢不常給矣乃慨然
曰潔其身而志其宗得爲孝乎於是濯纓清流投
迹名路紆此墨綬涖于桐廬暮春三月餞我都邑
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嘗聞桐廬江浙之勝景
也朱張顧陸遺墟邈焉王謝任沈舊迹存焉山水
林壑居接不暇矣以天下之廣而首獲此邑非天
從子之欲乎將推新之化撫思乂之俗道在於已

癸　於　于

事至乃應[illegible]接於物令行莫違琴詠詩角巾[illegible]
屐非是而往所至必安朝市丘壑復何有異佗日
當大爲東方受備戴雖痛之思亦宜裁抑慎其自
愛無假多談

送高舺之官序

高生以俊造之科中聖明之選清秩歸禍尹縣南
荊少年得途其道光矣後能進步前哲求以言贈
思也不佞試爲子妄言之觀夫閭里之民皆能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仰以事父母俯以蓄妻子重生
畏法蓋真性也其所冒法詐僞由吏擾之也吏所

以錯擾之由賦役之煩也賦役之煩由爲政者救謎
也夫君之與下民其勢殊而不接故設守宰以代
一人之耳目焉受百里之寄當以百里爲已任民
之舒慘由乎已已之窮達存乎天本是道也其何
往而不可此老夫平生之所守吾子以爲如何哉

送汪遜序

士君子懷道于已有志于時講學以聚之修詞以
發之不苟且于名譽不隕穫於貧賤見之於汪生
矣生家世從宦初而孤于託迹於諸侯之門主人
武夫不知其善輕田丈之下客棄街青之舍人造

鶩　於

余季氏司貢籍克日將泚職悉出羣士所賀文共
詩之首舉一通乃生之文也相與驚歎曰此子之
甚高而名甚晦是必守道寡合者也即與之上第
既而主人大悅乃今上遣使諮布於用事者由是又
不得調余時參與選事抗疏論事始得爲穎陽一
尉生亦怡然不以屑意居位二邑皆有善聲及至
天朝復斡郡掾考績稱最遷秩新都白髮青袍悲
然訪別君子曰士之處世不欺闇室不羞小宦游
心於自得之場措身於無適之地以此行天下雖
蠻貊可也況右蜀之域列仙之都風景融和山水

奇秀一時之遇誰先知之行矣自愛無假詞費仲
冬十一月序

送葉元輔秀才序

君子依仁據德讀書爲文孜孜於求已汲汲於持
問荅將以行道濟物勤身存救衆而有不偶者焉
人君側席求賢懸科取士昧旦丕顯日旰忘食盖
將以盡一國之才成天下之務然而有所遺者焉
此古人所謂離合之由運命之謂也君子審其若
此故退而無悶進而不捨豈以無可柰之命而撓
不可奪之志聞者悉及諸賢品第貢士於南宮其

剏於　反於

聞高等者數年之中登第略盡今所遺者唯葉生
而已苟有良田何憂晚歲先後之間其與幾何哉
行矣葉君蘋洲若下清風朗月一時勝賞別後故
鄉唯恐子青雲之志不得嘯傲于其間爾猿夏自
愛無假多談己丑歲孟夏序

連珠詞五首

背時則棄不必論貴賤之殊遇用則珍不必論精
麤之異是以浮風既及抵金璧於山林考室已成
閒泥塗于泰華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

貞　砂

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于天載霖董澤不踰
其利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
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忘敵已夫同舟濟險險
夷而取捨自殊
先王之道或拙於合變之謀萬衆之權或輕於衆
人之刃是以時遭革命夷齊餓而呂望封運偶愛
才絳灌强而賈生絀
有因於物雖遠而遺無功於時雖近猶棄是以梗
耕在野見采於良工蒿艾在庭不容於蘇氏

周 子 翊 樹

安金藏畫象贊

心腹腎腸所以為人安公感激捨此求仁既已其亂不愆厥身眉壽高位唯天所親咨爾百世仰之愈新

叅政李公重字富幾年三十八真贊

金玉其相君子之容廟堂之器多士攸宗諒光惟帷道合雲龍絶景横鶩干霄直上黑頭三公風流宰相人具爾瞻推肖之像

玉芝贊

天地粹和之氣交感化成鍾於人事為仁孝鍾於

植物為芝英故以孝行感必芝草生以類至也宜春易君廷慶先君從籍東吉臨淮清節考終因莫其郡君茹荼泣血廬墓終喪申罔極之哀盡善居之禮里閭翠化生植効祥乃有玉芝産於塋域推本數十爛然叢倚柯條交錯玲瓏朗瑩擇技傾映間以葩華雪英碧藥紛敷玓瓅客有好事者圖之而來蓋耳所及圖象所記未始有也余與君遊甚適而熟君伯氏閑君世家積善餘慶果生孝子且有奇應以振浮風昔天台之琪樹居昌之玉藥皆以珍麗見頌詩人比之於此曾何足貴乃為贊曰

卣 玄 莭 樹

英英玉芝生彼丘墳交柯離[illegible]揚葩敷紛神之應斯其意誠純惟悌君子㒒然洄須孝心深白孝德升聞旌異亨衢旂衣衛門晶增爾度以承後昆

方竹杖贊

猗美者竹雖曰貞堅峻節無撓虚心體玄用之扶老可以窮年所不足者其形乃圓誰謂奇標産于巴焚削成肅栨挺然端直既方既劲斯為全德會我素心賓爾無極

筠州三清觀逍遥亭銘

羽客吳君心馳窈冥與陰道館陟降真靈綽有餘

裕建兹幽亭下臨曲池甘泉清泠環植嘉樹摩青岑嶠俯矚長川滄波帶縈前睇仙山奇峯翠横游者忘歸居之體寧君子修道物境與并必有福地居為珠庭勤行不已可臻層城我關其風用刊斯銘

虎谿銘

遠公宴居虎谿之陽將迎順禮步武有常斯須或違猛獸為防其閑不逾其道瞻光湯湯碧流與名俱長咨爾後學鑑之勿忘

龍山泉銘

建泉城北有雞籠山爲僊帶湖濤却臨後湖宋元嘉中改爲龍山湖曰玄武紀瑞也當次宗之儒學蕭子良之西邸遺蹤可識與氣常留東麓有泉生清而甘水旱不增減道人令隱嵓精廬于其陽酷愛此泉以爲靈液因思前作皆有銘贊而此獨闕常欲補之無何夕次松下恍忽若夢見一人玄巾素衣謂隱曰此泉已有銘矣因徵其文卽高吟四句一吟罷不復見覩其詞意無以加也余聞而異之因纂于石其詞曰

泉發石中　派分壓外　如醴之味　與時而在

晁錯論

晁錯讀李覯所爲文見其論晁錯盡忠於漢而衆惡以私讎陷之景帝過聽可爲王者之戒誠皆然也以愚觀之則盎錯之罪一也夫二子者才識度量不相上下遭天下初定文帝勵精求理能用善言故盡忠論事並獲聽用而皆欲功名在我爽貴惡病讓夷故相與爲敵非素有父兄之讎也及七國兵起而錯遽欲按治袁盎宜知吳之計謀其吏不聽而止盎聞之懼遂反譖錯焉然則急公家而務私怨其罪先在錯也夫古之君子爲而不有功

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則速故能成可久可大之業今二子者冒道家之所忌以智能爲身崇故終於戮是知道不可離也如此

伊尹論

伊尹放太甲論者多惑其說鄭請試論之太甲在諒陰百官總於伊尹太甲不明者蓋居喪之禮有闕修身之行不周伊尹訓而周念慮不堪㛹毓故徙於成湯之墓使其觀見松栢切感慕之心追思王業知艱難之迹三年之制纔終伊尹乃迎歸于毫非謂絶其大位幽于別宮也古之言質故與放逐同文亦猶君臣交相稱朕下告上亦爲詔也霍光廢昌邑王淫亂而不敬有異謀田延年盛稱伊尹廢太甲以安大事宗社之故不得已也本非如霍光之廢昌邑也聖人舉王公扣肅森雄隋陳述於後自古而然非聖遇也魏晉之後更相傾奪皆引堯舜禪讓爲詞亦當罪堯舜矣爲讓天下於益益知天下歸啓故不敢當苟天下歸益益則爲王亦無愧也如令太甲遂失德天下歸伊尹伊尹復何辭哉今天下未忘成湯故尹復奉太甲無傷於至公也夫古之有天下者一身處其憂責億兆豢

豈　強

其富壽天下既理則辭之業由是也天下不理則
受之湯武是也後之人役天下以奉其欲私故比於
騎戲不可下步驟之相遠如此豈可一槩而論哉

出處論

人之為貴與天地參者也是則有四人焉食為民
天故農為政本工致天下之器用商通天下之有
無此三人者交相養者也而士人者無所資於三
人而坐受其養何也蓋為之君師而司牧之教其
不知卹其不足安其情性遂其生成為之立上下
之節正長幼之序閑一則亂故魯哀公曰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是則昔三人之最切者也故享天下之祿而無愧
及世之衰也上之道不被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
億兆困窮無所告訴在位者患不及物徒以富貴
為身資君子恥之故逃之而隱於陵為農輪扁為
工強高為商如此者不可勝數是皆失路之人也
不肖無功而徼利故任力而自食以免貪冒之罪
非其所欲也不得已也而後之人不本其意以為
高尚之士拉揩軒冕粃糠祿糈若爾則伊尹稷契
焉足貴哉或曰伯夷叔齊當文武之世焉為棄之

術　子　栢

而獨處也答曰聖人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
下至大非一人所能兼也力之所及擇處一焉當
是時十亂協心以著翦商之業沛有餘力矣故夷
齊不復措意於其間至於正君臣之大節垂百世
之大統則十亂不能兼也故夷齊以是為己任焉
方知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
而去之夫以夷齊為義則明己之不義矣故歸惡
於己以成立義之志是太公知夷齊之心也夫積
德累仁之望因八百諸侯之心以滅獨夫之紂盛
業如此而義士猶恥之不食其粟乃知以臣伐君

之惡也大矣則後之帝王罪未及桀紂諸侯之德
未及文武敢有覬覦者寡故春秋之時周室微弱
不絕如綫以桓文之強大不敢自用乃糾合諸侯
以尊王室則夷齊之功所及也逮至秦漢興替之
際士君子濡足援手之時而南山四皓隱居自若
夫四皓者知漢高之寬仁神武有三傑輔之足以
安天下無待於己故也及太子之危留侯不能正
於是幡然而起以救其失若夫出處之分高尚之
名皆不以屑意功成不有超然而去於以有感耀
者與四皓供徹應倜不至時人為之語曰南山四

尾接前四行

皓不如淮陽一老彼應生者蓋知四皓足以安太
子無待於己哉不出也不然豈獨潔其身矛斯皆
大人君子立公之界而淺局者輕為褒貶不亦傷
乎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有　兼　之　于　備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東海　徐□□鉉

大宋李公德政碑文
大宋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
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

大宋推誠宣力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齊州諸軍事齊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河堤等使開府兵馬都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李公德政碑文

臣聞四岳咨帝堯所以光宅惟良共理漢室於
是隆興然則運膺冥符風雲交感必有則哲文后
乃有拜職之臣用能遠邇遵安刑清俗富其或父
於其道譯義於時行邊按部稽其能摩史為氏淡
其源流芳金石舊典存焉公名漢超其先隴西人
因官移籍今為雲中人也柱下史之真源克昌厥
後前將軍之壯氣不隕其聲世有哲人多為名將
備諸前載可以不書曾考同光之季莊宗失馭公
烈考諱蘇德實典親衛力屈東輿番不顧身有死
無二忠顯于國慶鍾于家及公之貴詔贈左監門

貢 逢利其 碁 關樹

衛將軍夫人石氏追封本縣太君道不虛行況而
可作有後之徵斯為豐誕公方幼而振異然特立
英果之氣出於天性追大之朝志為特用年未弱
冠司令從軍始貢將於幾俠俊業名於鄉卿有周
受命進入禁軍夫忠歸之鐵非遂家無以宣利其
絕影之駿非遂父無以騁其能
今上嘗歷試之辰受有征之任妙選允校公首預
為上黨之役名書紀籍奏於彌之才起衛陸之祿
及春命有歸義天在運攀鱗之勁倫蔚伐允乃宣
旬陳式嚴徵遵恩感洽著而七年如方夙夜惟寅

而九重甘寢籌策考績報狀可稱
皇上以文武之任中外惟一有和衆之略必蕃撫
俗之能有衛社之勤必壤守土之寄越建隆二年
拜蕲州刺史本州防禦使爾乃海嶽封圻居先錄
次歷下先兵之地風表要衝東陵聚衆之鄉素稱
暴桀公本以簡易濟之強明照之以肅容正身而
可象先之以孝悌故其民知刑爭訟息而囹圄虛
矣示之以誠明故其民信刑職徑充而備庫實矣
衆時不奪故職土關而生植滋關市無征故百貨
通而財用足於是舉盛典正國容樹門及坫以備

東 篤

制及高閎序坦以待賓使恭肅折俎以宴嘉賓雅
斗觴酒以享軍旅出於私積無以家為近悅而遠
懷家至而戶到一年而宿弊革載稔而新政行郡
齋廉然清肅而已由是知董戎之用可移之於頒
條露冕之風可推之於護塞乾德二年詔公以本
官充關南兵馬都監幽都南際河間北壤守方之
要族衆為難至則遠斥堠密號令養士如子戢軍
無私威聲諷馳亭障山立跪關邊之衝有耕野之
家而郡之大事亦皆稟命千里之內若指掌焉二
職交脩七載如一開寶二年召赴京師大言褒慰

復還還郡而戎士思慕吏俗繫戀其年冬再為
關南監護公負倜儻之氣蘊沉厚之謀民已安而
政益修邊既寧而備愈謹績茂而不伐寵至而若
驚君子知福祿之攸歸郡人感恩澤而思報於是
傚丈之屬耆艾之徒相與上言願旌不朽且曰仕
賢使能天子之明也肝功稱伐先王之典也非有
理世款揚頌聲俾銘嘉之竟遂其請昔者考父循
牆之頌非曰君恩當陽沈水之文真成自伐豈與
情欣洽令譽升聞播諸石於無窮等高山而可仰
永惟懋哉是煥文明爰命下臣勒銘紀實其辭曰

洸洸爲邉畫爲萬國建侯定守立民之極提封旦
千屠城以百惟戚惟慷有典有則威儀伊何君子
時中典則伊何二代同風以使則悦以令則從卑
是古道兹惟李公濟水之南東陵之下伏生荒產
益踞狙詐嗟我蒸黎聚閭道化主簿猶遠存周雅
服李公來思宫之教之政先體要協心由儀夜犬
無撓晨羊不欺歸民影附来俗風移天下雖平四
方是守桓桓虎旅嚮爾我醜嗚我兼資是寄是耕
道合舜千歲行戴斗郡政既成遷歷既清侊侊卭
屋肅肅遷營天懷其息人竭其誠欲報之恩思無

徐公集二十五　四

頌聲明明大君知臣善使舉必至公義無虚用
是隆瑞水昭信文錫湯介福施于孫子晉稱峴首
漢紀燕然風流不續累落千年衍歎良牧無愧前
賢高深目改蘭菊當傳

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銘 有序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遁萬類
交馳而未别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魁神姦
尚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継統大化寔開畫八卦
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來章之制
以眉動祖飛沈性命之宜萃邁高卑既位幽顯既

分衆當宇燮致其恭宗祀文王紀其秩循或觀其
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
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偶三災德如
二李氏懷慈忠帝命咎必有霊符允歸與運葛
著與報之旨傳梅觀政之傲文遇之論至哉左氏
之書詳矣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升御六氣而
平泰階叢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反
淳風於邃古之初天瑞呈祥尊靈受職粵　御曆
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其象
不形其言可紀蓋玄帝之佐命而强之官聯真位

徐公集二十五　五

參於紫微霊職分於井鉞其錫述則儒玄之異旨
其教演則釋檜之殊科敎義之源也則友孝姻睦
之行興爲威力之大也則魑魅魍魎之害除矣由
是泰雍之地户而祝之
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春謨默識睿之明德待
以不祈方且奉天時而答霊心握玄符而齊七政
故得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舜禹階而四澳來同正
九伐而兼邦承式得遺珠於罔象錫吉夢於華胥
乃知玄告之不誣駿命之如響皇上五年丙戌冬
爲救對之祥亦帝霊出衣老場之感而已哉

宋　護

今皇帝千年應運二聖繼明恢大業而惟新湛深
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聖作無
方先覺靡測雲門大濩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
來百家之精意酌而不竭者術譚之味御之彌高
者壽篆之文王澤既流頌聲無歇而復念深樸后
義切勤民審茲春臨　皇威雷聲大爲會諸侯之
地盡入疆封宣王遂撫犹之鄉率從稽服衆無遺
業役不逾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域國
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於饗益驗昭
明而豐穀未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數景貺垂示

莊

方來者也夫屑廣秘祇爲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
之瑞蓋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蹕誠
衆妙訪制昭臺中畫福鄉率崇仙館緬惟居里之
真境參以聖曆之嘉名詔立工清太平宮於所降
之地爾其星分玉井邑跨金城終南峻址鎮其前
渭水清漂紀其後解原靡邐接漢皇訪道之臺往
氣鬱葱對閣令樓真之宅物皆茂遂風雨閑怒人
畫淳和無興不用聽新宮之爲狀也崇墉峰崢
闕凌空秘殿雲高俯軒楹而轉瑤旁廊絕真步欄
宇而中瘦柱丹青黼藻之工窮銳鏊壁璫之飾玉

凡正御瑤壇在焉　帝座既嚴衆真畢饗庶中霞
披之士寵莊降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自紫煙素
雲散其彩爇啟之馭縹緲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
於庫有互矣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真人之應將
富壽并亦何必定郊鄗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秦者
也夫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求厥啟
後況孝尊道貴德廣清淨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
之表是宜書於太史刻在名山爰命下臣式揚丕
烈其銘曰上天之載無臭無聲恍惚有象氤氳化
成寄以神理發爲昭明惟德是輔惟皇作程赫矣

玄于　玄

元后聰哉遂古成有靈貺式昭天祚爰出清廟
臨玄庭赤字興堯王書授禹降及商亳建於郊岐
天子所居神亦格思牲玉有秩馨香孔儀奕奕宗
祝子孫保之道德下衰質文不復俗限楚夏運遷
水木時歎陵夷民嗟塗炭必有真人應圖受籙
皇哉帝家大極橫流出自蒼震類禋凡時垂衣卷
領端拱凝旒永言建福式協人謀有煒明靈降從
玄極致帝之命觀政之德用薦忠信寧惟黍稷馨
陋慈蘭悵非甲乙運鍾二聖慶洽重光誕敷一德
奄有八方時文武郁哉武惟揚通幽受職隆宇備

祥乃眷珍符本寺至道肇建仙館是彰玄迹前望
終南岑嶺豐鎬泱泱平原崇崇新廟端闈特立祕
殿宏開九華之室方丈之臺平闊列闕直寫明同
崆峒邈爾姑射遠哉聖扉不通道無不在靈揚既
稱祀典無斁福爾蒸黎格于四海用刻貞珉永垂
千載

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并序

臣聞聖人闡化必有香附之資賢士膺期必垂不
朽之迹是以顔回默識冠師門於洙泗之濱尹喜
受經應真氣於崤函之右故得千載之下好學之

徒入其國而知其教思其人而愛其樹聖賢相遇
有如此焉在昔像教權輿能仁命世綜百靈而貫
塵劫歸向如流窮絕國而互諸天感通若響爰有
法王之子來從普勝之方慈冀真乘專揚宗極其
大悲之願行踰十智之因緣從我立名斯為上首
及乎慈航既濟慧炬分華乃望衆真俱承佛勅來
六牙之瑞獸降右蜀之靈峯將以協井絡之會昌
鎮金方之勁氣猶且潛而勿用明而未融閟持厚
頂之仁隱陰含生之命故使神嬰青蠵摩建國都
路闢金牛始通華夏流摩息沴李太守之功功喋

酒杖笑樂尚書之妙用郡開學校文翁廣洽於儒
風樂播中和四子誕揚於帝德鶉觜蔘斜之域僻
此周漢之民非法力之攸憑豈人謀之獨得其後
金人既應白馬斯來神聞頓俗之機家識致誠之
所於是祥符煥燗靈變紛綸或刻銀已字空與朝
陽而共麗或引燈光並列將夜魄以俱明聖衆盤
旋真容隱現奇蹤萬狀不可勝圖瞻之者耳目咸
新聞之者身心共肅一方欽賴歷代修崇逮於白
水之淼將建普賢之寺金土交運聞閭不常白毫
之相良存法鼓之音靡絕大以導江遺迹天漢泰

臣必有道之見歸豈三分之能久
太祖神德皇帝文脩內輝武定中區正卿揚九伐
之威遠俗致七旬之格納蜀王之土貢受劉祎之
驛車重紐坤維還銘錻閩于時王風和被汙俗兩
禁將祝皇竹之間似息萑蒲之際匪輕刑之可禁
顧元甲以徒勤金地寶坊侵成藪澤田衣毳褐漸
致流離妖禽既就于梵巢柑宇終悲於閑戶雖復
葺其棟梁櫳彼垝垣而陛序猶畀基扃未廣
尊號皇帝長君嗣統二聖重熙覆燾均以如天廓
重昏而比日聿修成業欽若靈心尺書徵懷德之君

玄祈篆定畏成之地盡夾洲而柆玄朔尉候捷存亘
日成而淚流沙車書英二然後勝殘去殺反朴断
蕆雖包干戈以虎虔鑄劍戰爲農器定大蒙雲門之
樂聚海中稷下之儀慈衛仁薰時和俗阜天地雁
而慶雲甘醴律呂調而玉燭景風猶穫成而不居
玉勤則有經一游一豫表王度之惟常必躬必親示
影宋本王字據文義當有脫
庶民之光聖靈社水霜之城――――皇綱
於畢聚睿思彌精以爲象外微言無主妙理修于心
於則圓通無滯被于物則福應來臻足以助王道之
於和平致蒼生于仁壽乃申明詔懸選精廬惟此城

居着獨標殊勝天真人皇論道之地楚柱接與隱晉
之鄉封城之間氣象盤薄洪源奔注二江發派沱
枝潜之川峻岳回環玉壘銅梁峨嵋之阻沉祥披攘
秀來自秖園法海餘波別殖足水惠氏所相寶錄
玄廢之丞哉聖謨存此部既五年春中命中使李將
身於杼入伐頁石于它山下採材于運谷或子來而肆
於力或神運以標奇模制度于鷲峯極莊嚴于花界
駝駝正殿嶽嶽飛甍玉瓷丹楹金鋪瑣闥洞戶順
陰陽之候中含變寒暑之威揭以端闈繞之周廡
鑑鑄鴻鍾之萬石貫猛虡之千鈞探蓴璇璧鑑司衆

野其後則會稽入漢飛陸連雲彩檻雕甍冠餘霞
而上出璇題玓瓅擬列宿以營迎神明之臺不足
以揚其高天梁之宮不足以矜其麗鑠金爲字寫
大藏之全祕于上迹玉百函範銅爲像擬普賢之
容設于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則如來之宗旨可得
於而觀禮其相則菩薩之威神于是乎在將使三蜀
之地一切有情皆沖氣以含和盡爭凡而成聖則
於知大雄之教漸于世也深爲元后之仁利于民也
並矣昔者軒皇訪道歷襄野以猶迷漢帝祈年拜
竹宮而無得恭惟盛美允屬皇猷若夫事以頌宣

言以文達作而不記後嗣何觀爰命下臣式旌不
刊其銘曰
目允矣象教洪惟法王如河不竭比日同光有情斯
庶幾遠弗彰化自入國聲馳萬方裏有大賢是稱
達者異境齊致同聲協雅闡道莫逆瞻顏不捨乃
演真來來儀東夏峨眉之阻摩帝之庭作固作鎮
棲真宅靈晉晉垂止潜採千齡爾來我觀我嗨爾
形蛇教既孚神明乃作瑞相顯晦圓光欣霍萬變
域峯百靈滋鑿信士歸依與人駭愕崇崇梵宇於
比宏開時還來運數偶三災契如魯廟傾若齊臺

豊 修 圓

淳風以復聖日新週赫矣皇國忝敬二聖混一區
宇受天明命與物皆春得人為盛式叙元嗣迭脩
三正皇帝曰啓啓爾西人助我神化其推正真為
禍祈福特設法輪禪林則舊寳刹推新私殿耽耽
高門奕奕脩廊四注層樓百尺尊經聖像金文寶
質妙善周圓福蔭業錫乾光俯燭慧炬朝焞同開
壽城共闡皇昏拯珉之位社宇之魂隶是妙果供
登法門明明大君照臨下土陰與感隨靡神不聚
從都人士式歌且舞揭此豊碑永傳終古

巫馬大夫碑銘

玄 於

大夫與宓子賤供事仲尼迭宰單父宓子以上聖
之道舉任賢之明故有鳴琴之化大夫勤以繼總
身親其勞故有戴星之迹從師則同行道則背其
何故哉夫天下至大也萬物至衆也至大者不可
以一槩量至衆者不可以一術治故君子出處語
默屈伸變化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要在存
至公于百代不私榮名于其身而已若夫上德無
為玄功不宰知人則哲付物以能功成身泰神全
理勝與夫勞心焦思胼胝勝負之間較然可
見徇名之士皆奔走之則將有智小而謀大行道

豈 署

而志遠推是以往天下必有受其弊者子期知之
故就而為其節制並分聖人之體以極萬物之變
効伯禹之力師文王之勤夙興夜寐不遑啓處仲
尼識其志故舉子賤而不讓子期以此防民而西
晉王衍之徒祖尚浮虛望空署白以亂天下
則子期之慮不亦遠哉夫君子道積於躬惠加於
物事至而應時動則隨功之豈約視事之細大力
之勞逸察時之險易致理而已何常之有焉巫成
績而散役劣難與言智矣泱泱舊國猶藉遺芳猶
俗不偷頌聲未泯行太守事鼓城劉君名密望高

言 玄 貞

持寒守重領係以師古之學舉時中之政訟庭益
簡祀典咸脩承懷前賢殷紀貞石鉉也不佞承命
為文其銘曰
烈烈先聖侁侁衆賢升堂入室體道同玄其用無
方萬化齊焉其教無窮百世頼焉文王既勤大禹
盡力英英子期服勞繼德夙興夜寐自強不息苟
利於物惟變是適季世道薄務華喪真居簡行簡
不躬不親亂由是生俗以之淪愚哉子期亡已為
人膽焉舊鄉尋道之首懿哉二賢佐佑先後同焉
皆得道則能久千齡旦暮敢告邦守

玄　身　謀　山水

江州彭澤縣脩山觀碑

混元資始玄。造權輿道以久而化成樸既散而為
是聖人在位修之於天下則有明堂清廟表訓民
事神之方賢若真遯修之于身則有名山福地為
朝真降靈之所小大則異宗致惟均江州彭澤縣
有脩山焉峨天險而高標抗廬峯而特立氣雄而
勢聳翠積而光寒崚屹深嚴風雲苦泄茂林穿谷
材用繁滋游居之所走望真隱之所棲息考諸圖
牒昔靜節先生游憩之地也杉松交影猶懷種柳
之風水山清音尚想彈琴之意道德所及仙祠以

絃

興梁大同元年有句曲道士尉文光靈氣風成陰
功將滿選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基堂
制度無闕標題載光越二年尉君白日登晨眾邑
咸覩人民未改懿欵載還更不則珠鶴飾如故稅
駕之地甘棠永存故今有尉駕池焉而中山舟寵
香鑪松壇石室儼然奇迹若奉宴居歷代嚴恭有
如旦暮唐狄梁公履虎不咥餘。歎此邦企仰仙游
重加崇飾又塑高宗大帝聖像以伸述祖之誠朔
望朝拜不失常禮復以錢五十萬為置田園府廩
所資至今猶賴李唐之世臨川宋震來為宰邑搖

玄

地得藥鼎藥合因見尉真人之室于東序設像以
奉之秩滿遷鄉遂入麻姑山為道士是如清心冥
契玄鑒孔昭青天白日執云其速道士謝又能早
參真錄夙負時名閑館靈場嘗踐歷空談秘訣
悉諳精微克事修齡言歸廬岳郡侯敦請付以修
山闡教之心勤行匪懈棟宇之制日以增嚴端閑
屹其宮隆周廡粉其回合煥然藻繪靄爾重深清
澄之氣被克汗漫之游斯在戊寅歲謝君孫化弟
子王若昂總之方行才亦世出金石之刻金曰其
宜鉉也欽羨真猷因為之頌其詞曰

玄　玄

大道混成修之乃真亦有勝境以居異人爰建之
域歡風所臻遊哉修山棲靈降神闕合高名尉師
仙鄉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聲是相是宅載
經載營疏此翠巘列為珠庭塑像玄。圓規摸赤城
賦之者肅爰之者寧心之所至道豈虛行刊名翠
琰永告諸生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無卅字

徐公文集巻第二十六

東海　徐□□鉉

揚州府新建崇道宮碑銘
洪州奉新縣重建閣業觀碑銘
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宮碑銘
驍山靈泉觀碑
洪州延慶寺碑銘

揚府新建崇道宮碑銘 并序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
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

道積乎中動合於真故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
樂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蘧廬則莊周於
是隸枕仁義輪扁於是糟粕古書矣夫考本因心
而宗廟置籩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宮觀壇墠
所以尊道也為政者有緣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
列真之宇以薦誠其跡原乎廣陵大當四海都會
制度之盛雄視諸侯土德既微三災斯暨（全上）井邑屢
變城郭僅存
皇宋膺圖吏道匪夏雖天實輔德亦世而後仁今
上嗣位之六年詔太常博士孫君遇佐理斯郡優

主　主　樂　主

詹書訓得意言闕以為教之不興民將安仰於是
相輿壇之地即清曠之墟創朝修之宮奉玄元之
御當榮墉之左次循合瀆之東涯出俸錢以易置
運心匠以經營班倕方集畚鍤既興未及休功移
典秋浦同聲之應千里非遙太子右贊善大夫潘
君若沖質儒雅之才韜恬淡之量元膺朝選代撫
斯民康政交修能事畢舉惟茲靈宇既有成規於
是揆日庀徒克終懿績若乃殿堂陛楯之制閒閎
眾思之列威蹲踞以開宴或窈窕而易延晬容肅
穆仗衛紛繹標太霄之風植紫旄之節樹洞陰之

楛如豈山之鍾款若經閒風而歷琳房飄如排玄
雲而揖母露風亭月觀之地紫氣浮空歌臺舞閣
之基炎英擢秀學者假茲歸而有得游者甘藥餌
而斯留穢賊福鄉丕變浮俗既畢雲暨（全上）乃揚王庭
有詔賜名曰崇道大矣哉聖人在上陛典咸修自
成暇隅之邑何假崆峒之問是宜刻於樂石紀在
方書某也素為道民嘗學史氏以文見屬所不復
辭銘曰
大哉道原湛然常在真質無象其功不宰君子得
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修煥靈場乃闢榛荒乃築

壼錫　碑銘　與　於壼　樹

宮墻峨峨高門屹屹崇堂祀事孔明誠儀載光淮
海淮揚九州之奧厥民伊何富庶而教天師靈（仝上缺名）
人知至道咨爾三方是則是效冕岡北峙刊石南
通聖日麗天真氣盤空煒煒煌煌寬寬綿綿道民
作頌永播　里風

洪州奉新縣重建閣業觀銘碑并序

道之為體也大大則服無不容道之為用也柔柔
則物莫與校南方之強也故沖氣之所萃異人之
所生壇館之所宅景福之所出相千城中而是為
盛先聖之論豈誣也哉洪州奉新縣閣業觀若素

方志西晉邑人劉真君之故居也真君名道徽以
經明行修仕至判丈部守金行不覺仁獸非時如
幾之賢有道之士莫懷而退修之于鄉誠德陰功
昭受靈貺故真君蘇張邵之祿逸茅許之風卑東
運家勤行不怠以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
升鶴開福鄉依然舊址鄉雖作降玉綿長留隆學
瞻望若仲尼之闕里道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梁
大同元年乃建為觀爾其豫章奔陰州并儲靈華
林蒼翠當其陽滄水清泠環其域煙霞稻秧竹樹
青蔥居然人境之間自是仙游之地載祀四百朔

影宋本不空

市三移封域之間英靈不泯鹿巾霞帔之士往往
冥於縉紳道旅之流時時傑出存諸舊史是號名
區土德既微（仝上缺名）厚方難域有復崖之志室多挑楳
之山乃春珠庭俄悲閶戶而壇輪之所秘霜鍾之
所懸屹爾巍峨儼然對峙有道門都監俞守徽者
翦除宿莽草創精廬苦節忘形五十餘載修心以
化俗傳法以度人入室弟子裴紹先吳紹觀皆能
肅奉真科祗稟遺訓淮鄉人之善者知歲計之有
餘高士胡君名仲先延慶精修息機丘壑師黃老
之術以虛方寸猶習閑之行以睦閭門博施濟衆

斯謂一智以為集靈之館祈福之場陋而不度民
將安仰於是捨時屬役卸宿諾新詢謀僉同曉信
咸萃增漱下為真壇易畀室為崇（仝上缺名）棟宇之設則
固大啟基制度之中則考於經法元殿堂門閣居
室廚廩延袤周編給且百區三尊象真羽儀侍衛
精嚴肅穆不可為狀復端閣迤廣庭恍然如從汗
漫之游即瑤階蹈玉歷疎然若奉武夷之會既而
息徒已事日吉辰良明礼以告成功精意以答真
祐聚紫霞之節搖太霄之佩然九華之燭秦空洞
之章星斗迴光煙霞改色青天白日夫豈遠哉于

姻 玄 於

時胡君以姻睦之行慈惠之澤里閭稱羣郡國拜
聞詔書褒美特加旌表揭以雙闕錫其道晉江楚
之間以爲盛事是知玄風之被俗聖政之化人與
吾主道見于今矣夫如是則可以傳芳金石垂裕
昆雲擇乎好道之徒益勵希賢之志云爾其銘曰
大道無名得之爲真矯矯劉君知幾其神遯爾伏
社上爲帝賓雄件之地甘棠之人時此仙祠章江
之濱華表未歸桑田已改舊井誰渫高臺尙在不
見芝英猶芳蘭茝佳氣鬱葱如將有待彼美胡君
州閭之英世味道服家傳義聲歸誠主闕奉贄金

貞 闕 執

蓋易此讚幹化爲珠庭乃眷福鄉實北面建閣館
相望飆輪突乎真國秋蘇唯仁是與刻頌貞珉永
歸終古

洪州西山里建應聖宮碑銘并序

先儒有言曰山者宣也宣氣生萬物者也然則崇
岳巨鎭蓋氣之雄者也其間靈峯奇岫又氣之粹
者也是故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感而生聖賢宅而
爲洞天奇怪詭怪非尋常所能測已西山者作鎭
荊楚雄視衡巫勢靡迤而崇高氣淸虛而和暢動
植滋茂樵隱閒安物軌之洪崖先生所居於此洪

主於 於 新本本字字缺文五字當作一字 主 於

井之右澗水之濱番木森羅古壇猶在長阜回抱
是摺嶺岡北隅特高仍有伏龍之號唐乾元初山
人申太芝上言其地有異氣詔於此立應聖之宮
抗玄元正殿于其前塑肅宗聖容于其上綠垣觀
闕柳法于紫宮路門網陛取規于丹禁光靈煥爛
萬歲精嚴上士爲付守臣粧一職权之盛莫之與
京厥明已還三災在運虛丹之地闕而莫修逮宋
之鶴徒運終辟之人已老甲辰歲有道士王守言
者嫁山仙喬茅嶺石流先命蓄侯来層遺任曹剏
牀於高岡之址丵茅茨于隆狀之基不出焦光之

免 墳 樹

廬自化屛条之俗善言誦遠馴致其功二十許年
竟鼓揩剗入室弟子劉德亭氣沖貌肅節苦行高
恰茶以居次頴和以接物既嗣其業遂成厥終又
十餘年締構云畢凡內外殿守百有餘區材用美
良工藝堅密其藻飾也不踰奢儉之節其廣袤也
足展朝修之儀祕殿深嚴靈壇博敞晬容穆若列
侍參然鍾磬在懸苾芬其薦煤炬景於軒檻延夕
月于霓題蕭寥空洞之音希夷飄颻之御邀哉真
無得而名欽麥在弱齡服膺至道先君頃參我
隶曾涖斯邦依然棠樹之人自是桐鄉之邑乃以

庚申歲遣奉松檟上兆于鶯岡之陽攷吉祈髾之
祥顧占雄桑之地明年復以王事再至山中祠庭
皇于游帷之宮捉龍葯于天寶之洞所經靈跡實
新幽奇又是山有寶光初至之夕即見於中峯之
上下至山麓倏忽聚散狀如野燎而精明眩目不
可正視洞中有盤石石有三葉紐歲端午日未曙
前常有椅桑之迹餘滓在焉水流至此甘香如蜜
取以灌漱心府瑩然斯皆載于舊經親所覆視者
也此山登差之士捧式而洪崖爲之冠列仙之墟
連屬而洪井爲之宗然則閬風玄圃之在人間者

也宜其篆刻金石永齊穹壤鄙儒不佞敢作銘曰
江之右楚之匯峙靈岳爲仙都洪井濱鶯岡隅建
清宮應真符啓而興神之扶穹既成道既行投三
官夠百靈集景福薦皇明復淳化逆嘉主億萬年
流頌聲

猨山靈泉觀碑

蓋聞逆古洪荒既表大庭之庫皇獻炳煥亦尊軒
后之臺是知聖哲相因比千年於旦暮質文迭用
歷三正以循環斯之謂至公斯之謂不朽頌聲所
作冊府存焉若乃天地絪縕陰陽孕類神皋天府

奠爲王者之居靈液甘泉出奉聖人之用丹甑不
炊而自熟溫谷不爨而自然神妙無方所以存而
勿論蕩畏難老所以酌而不竭別夫西都舊國東
井奧芒終南太一窩其精洪河清渭均其潤湛然
神井冠此崇山據九州之膏腴備萬東之湯沐固
可以蹄鑿叢蛭吠澮百川倚歟無得而稱已在昔
居之方有德也累金壹之道訓受手蕭之積符昏
四海而爲家綿六葉而垂戚敎宗勳然心寄窅冥
恭頓綿縣幾致華胥之俗鳴鑾彈節常從汾澩之
期與馬之音翔行而夕至玉帛之會天動而雲從

考惟來先仁不忘本乃於山之北趾建華清之宮
玄元之御當陽而上聖五聖之象引侍而星環列
館離宮連甍接棟朝元長生紀其號霓裳羽衣播
其聲至誠所通純嘏來應太平之運五十餘年三
代已還未始有也及夏庭兆孼獻永挺災周室之
亂維平戡世之游遂往金莖盛掌但有餘基柴水
雲謠聊興銅響而蹄跡真宇儼若清都同光中初
珍國雖永懷舊物載屠威制肅奉玄科因改命曰
靈泉之觀是既龍節旨修精禱之儀雲錦鳳羅歲
度勤行之士是知靈功盛業將歷運以有遷道挂

玄 於玄 玄 玄

玄關與虛元而共久累朝貢奉五紀于茲矣雲族
氣以常存白鶴青牛而仰主國家朱光繼統綠字
膺圖受白環于龜山得玄珠于赤水雖三春父老
猶奉望幸之心而九眼蒸黎重觀開元之日信皇
天之輔德諒百祿之咸宜道士武又玄沖氣內充
仙才外挺紀綱道侶洽煥靈場萬享惟嚴羽儀若
舊琳房吞殿和清蹕之時廻峰節珠旛想丹輿之
下降幢幢御路弄矣宮墻戎來駱建節之賓戎觀
藝採書之客陟珠壇而增肅瞻玉坐以長懷蓋仁
風之所被者深故遺德之所加者遠是宜播為雅

頌者於神明故揭紫素之文恭鐫蒼華之王其辭
曰
天地之氣宜以名山陰陽之英融為溫泉聖人用
之益壽延年同出於道同謂之玄逖矣伊居慕哉
六葉河圖帶籙鴻數大業天秩孔明真符屢懷雲
蓋亭亭芝房煒煒歸功聖祖邁享清宮周垣繚野
反守凌空者恩不匱道德惟公希夷有象盻蠁宜
通數有推移世分今昔屹爾雲今上依然聖迹鸛鵠
脩林湯湯神液潛揚莊嚴百祥繁錫垂哉坎德玆
此神珍配靈上藥為社真人賓丹自遠遺顯長祈

玄貞 埗 壇 肅 於列 修 室 求 署 王

思玄之老頌德之臣寔懷靡所用勒貞珉

洪州延慶寺碑銘

若夫名區勝境真靈之所排徊通都大邑游居之
所走望故其府朝之制度里閈之延袤宮廟壇墠
之嚴禋祀薦享之嚴無不及焉必可觀也豫章古
郡通楚要津萬靈所宗百寶攸集龍斂之氣炳耀
於斗星分治之精騰光于峻嶽飛錦帷于仙館植
鐵柱於重陰方志所傳奇蹤可見而故老複言昔
元帝即位之歲郡人有耕於東湖之民隅者獲瑞
像焉其高三尺其狀殊異守臣上啓詔立寺以處

之歲妃迭吏為本縣地立唐大和三年文宗皇帝
以夢寐通感特詔僧宗有僧尊頹者年屬衆力刻
建飛閣極高明之制盡臨觀之遠瞻仰之徒捨貲
仍在會昌沙汰旋更修葺時有寺主僧神確影奉
瑞容瘞于堂下大中改制將復修像遂捏泥永
不可得而靈迹所在群心未忘咸通二年建師庭
訴表請重建因紀誕聖之節署為延慶之寺于來
之力雲今上御名如初廣明中巢寇亂常群盜蜂起三吳
所及寺復焚如光啓二年廉使正師甫即其故基
又加營繕自時厥後百載于茲市朝屢更興廢不

結尾前隔一行後隔一行

豐 廨 煌 宮 戶

及名人上士增飾相因國家奄有寰區普恢教法
人識修心之旨家像祈福之誠此邦之人素多尚
信千里之地頻致豐穰戶有餘貲居多暇日監寺
僧智清勤行其道時省其廨推誠以化人節用以
成務峻其垣墉侈其僩額改作正殿及廊廡共上
間跡極廣厦雕甍森挺瑣牕洞戶珠網金鋪寶座
鴻紛深沈煥爛閎敞備矣觕事畢矣觀其唐莊嚴
達聞任綺分西則崇山隱天烟霞韜映乎其上前
則平湖彌望魚鳥翔泳乎其中雖復觀雉樓建章
焉回合蕭然人外自遠世紛信者棲息之場智哲
之地也僧智緣攝贊其事不朽是圖伐石爲碑以
文求我銘曰
至哉玄覲邈矣神綜擬爲異像以勸斯民靈心所
格精舍攸因其神或隱其迹宜淪廢興在運崇煥
由人有美清師勤行其道彼都人士服義承教聿
足衆力完斯廟貌杙殿穹隆層軒窈窕誌事精嚴
丹誠來到名山雄雄大江溶溶五侯之國千里之
封靈場隱軫道氣明融神明所相有感必通利名
法宇永播無窮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豐 易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七上

東海　徐鉉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大宋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
大宋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易府君神道碑
故唐大理司直鄂州漢陽令贈衛尉少卿樊
公神道碑
洪州豐城縣李司空廟碣文
洪州道正倪君碣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殷 蕃 於

聖人設教賢者學之有能極深研幾剖疑析滯不
背本以矯激不沿流而沉宕世人宗仰時君褒異
斯可以爲君子矣禪師名無殷姓吳氏建江人也
昔泰伯展讓擧族南落至德所及流光百代子孫
蕃衍吳越爲多至今爲著姓焉累世隱德鄉曲推
重道氣鍾粹而生禪師幼異常童不染俗態年七
歲從晉安雪峯眞覺禪師出家二十詣開元寺受
度眞覺之道見重于時禪師默識微言盡得要旨
而復博考往行幽尋勝迹江浙諸郡靡不經遊究
達推稱後生請益結轍連袂虔往寶歸禪師以道

千 季 樹

貴沖用拄復崖靜所止之處學徒俯于人輒復捨去睨歲止廬陵之禾山其名益彰季居先主召見之待加禮遇俾居廣陵之祥光院嗣君踐祚僅禮有加賜號澄源禪師命移廣陵章之上藍西山之翠巖院是皆都邑之勝槩高人之游集自非宿行淳德不能鎮撫羣情栽述居之綽有餘裕雖身在巖谷而思注帷扆存省問遺使者相望享壽七十有七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于翠巖院甘露被樹數日不晞皓鶴盤空三周而去門弟子用西域之禮葬于院之巽隅封于其上恩旨褒飾名其丘

手 禪

曰大醫道俗攜衆會其葬者萬數鈙也趙捨異村髒歷致睽于時釋氏方盛師門手指當付嗣君寡語從容上言曰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今號長老者千數無乃多乎嗣君深以為善因曰惟登深歸其殆庶矣無幾何以家門情禮請告至山會師已沒瞻仰遺像參述行事乃信名不虛得亦表君之知臣今來京都復興師弟子堅琮相遇琮師志性端慤修習精勤爾本戒規持總衆甚慈忠敎物時人稱之明詔賜號慧覺大師錫以紫服朝恩決于累世實教門之榮觀也于時禪師委順五十年

光 豊 於

矣琮也思廣銘頌庶永遺風以鈙嘗學舊史見求直筆若大衆善稍代翰墨仗光載瞻西山實寄松楷敢抽秘思以告九原銘曰

光光東越武肅之區時生異人與古為徒禪師出爲俊邁且都顯顧西楚西山作鎮異靈所宅秋法斯振禪師居之允矣合問道無不在法非可名理超言象俗仰風聲豐碑載勒勝氣長生彌佐來者用此為程

大宋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并序

山岳極天冀雄于灊霍川瀆紀地莫靈于江淮盤

眇 書 得聖 銖

薄縈帶中畫郡國蟠負數千里舒睆居其陽真聖之所經次景福之所興作必有高士衆開妙門以導精粹之氣以收淳和之俗則龍門山乾明禪院所以建也是山東去郡九十里蓋灊岳之一峰山有龍井郡人雩禜之所靈應昭晳因以名焉深巖洞岫風雲之所蓄泄湧泉清池瓊瑤之所隱見綠蘿與氣五月可以披裘脩竹茂林四時未嘗易葉游方之士並概忘歸有睆道禪師者家本宜春幼捐俗累從師訪道居於湘沅探幽洞微聖得人之宗旨清心煉行陸奮作之風聲向道之徒靡不宗

榖　樓　　於於

仰乾德五載始來此山顧瞻林泉有懷棲息邑人
宋仁瑗姒其儷啟以本宴居面壑臨流誅茅穿徑
遠擬閬令草樓之觀近同集光竭中之屋歲計有
餘善信來應廬江人侯霸大施資賄以奉經營數
年之間蔚然崇嵒複閣重屋瑣牕洞戶滌以丹雘
飾以堊墻所以重威神也營堂講肆殊極高敞姑
壁月皎層軒霞舒所以敷道義也前列端閣瞰野
旁則僧廊納陛對廡克物居室閒安閟經籍于嚴
房息徒侶於興寢棟宇延袤凡二百區蓋精誠之
所感實邑里之勝槩也

今上嗣統像法大興禪師徒步神京對揚雲陛恩
旨嘉賞賜號曰乾明禪院並題鳳篆降自層霄聖
日天光煥乎幽谷夫道之行也時與地并斯郡山
水奇絕動植茂遂民情淳朴聖迹回環非明主至
仁不能扳清淨之教非禪師容行不能化喉咽之
人示之以精修祐之以戩穀變魯至道夫何遠哉
鉉頃歲謫居此地恩過三載閭里之見待也厚風
物之恨志也深寔得喪之懷無慍悴之色及今三
紀未嘗忘諸會禪師狀舉興之由圖不朽之作受
簡末筆欣然記焉銘曰

跡　主　　謀　於　吾

教必有象待時而行道無不在因地而靈灊岳穹
崇皖川清泠鬱鬱佳氣宜為福庭有美道師為人
由已入應物感風行艮止闢此叢薄化為金地雲
中閣靈光四起君恩降燠真聖回翔劃雷永遠
接軫齊芳香蘇澗福應無方利茲樂石用配無

大宋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易府君
神道碑　并序
府君諱文贇字廣美豫章高安人也在昔有晉春
陵令雄位不充量忠以亡身作流子孫繁衍荊楚

其世祿鍾德則故老家牒詳焉曾祖暇祖崇皆不
仕妣鄒氏追封范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君稟彩與
道質性深沉少遭時亂靜守家法剛而無犯勇而
有節鄉曲之譽藹然于時有吳功臣劉公信節制
豫章訓兵選士聞君名而召之君謂所親曰大丈
夫當立功立事以大家門吾聞劉公剛毅倜儻有
英雄之量必能中我用也乃杖策從之甚見器重
妻以樂侮授之親兵出為爪牙入參侍直外擇封
略中清冠擾十年之間遂升右職劉公物故居室
中興君於是策名周行入典韓衛于時戎事俯定

於　鶩　於　中　於　脩　於　於

國容戴構君止于柎循士衆恭守官常時其實爛
均其勞逸勤恤徼巡廣察何留不於出任之恩甚
得為將之體自宣威軍裨將累遷至左右天威軍
都虞候自檢校右常侍至檢校太保及淮甸微擾
都邑震驚以君為雄州刺史充建武軍使其理所
即廣陵之天長縣也據衝要之地有士民之聚綏
懷訓練其俗用和會周世宗親總六師志平江右
于是濠泗搆叛揚楚擁臨君城小援絕堅守累旬
世宗使降將郭廷謂臨城招諭君曰棄命以苟生
不義勤民以全名不仁吾處中道而已乃間道表

于本朝備陳形勢且論速應逼旨嘉納諭以割地
之謀君即開城請罪世宗屢勞數四錫賚加等即
授衛州刺史封太原縣子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
馬皇宋啓運優奬有加改道州刺史進爵為侯君
以蜂老之年有邵克之疾表求致仕優詔不許勤
懇固請聽歸臨淮郡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開寶元
年秋七月考終命三年九月葬于盱眙縣義和鄉
西嵩里北園山禮也夫人會稽縣君謝氏亦江左
之冠族作合君子克昭令儀咸營之勤風彰于婦
德湯沐之邑既從于夫貴訓導諸子備全義方鍾

理
脩　於　鶩　於　於　灌

逢旨之痛哀而知禮受高堂之養嚴而有慈春秋
七十有六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終于臨淮私第
某年月日合祔焉禮也有子五人曰延貴延祚延
壽延義並克荷先業勤脩令名或參藩郡或幹內
職皆先夫人而沒惟第四子延歷稟粹和服膺
儒教孝悌之至稱于州閭承顏先意侔曾閔之行
居喪過哀有二連之風廬墓鏟祭義感生植嘉木
連理玉芝成叢遠近聞之莫不驚歎由是自前臨
淮令拜大理丞及夫人卜葬違制哀延為有司所
劾有詔勿問聽解秩家居惟府君之生也臨戎以

忠信理民以慈惠事君全其節處身由其道故垂
此家法推為慶門是生孝子以承世祀美矣哉銘
聞風而悦之故勒銘于神道其辭曰
于惟楊氏忠義之門德厚流光顯于後昆後昆之
賢生我府君驛道自居壯圖不康蹶耕水歎負羽
從軍廷赴和門勇爵斯設靜則嚴重動則奮發臨
難忘私處危全節名遂身泰考終無闕光光泗川
永閟佳城哀哀孝子載感坤靈君恩貴寵摩石刊
銘百代之下常流淑聲
　故唐大理司直鄂州漢陽令贈衛尉少

於於杞 豊 豊 亂

卿與公神道碑

公諱浩字仲明京兆萬年人也昔者虞仲無孫謀之慶肇啓我封山甫昭補職之勤實大吾族武則游聖門而弱逮者武則冠先籍而號真人豈沛功臣經營于天業南陽外戚佐佑于中興傳祀百世流光萬國而我之占籍世哉西京與川之居抗衛韋杜曾祖瀅以七世同爨孝德升聞大中制恩特加旌表嶽嶽石闕至今存焉祖儔濮洲司戶參軍考諭光化中補池州至德令時天下已亂因家池陽焉泓州金壇令公中和稟粹形器夙成好學之

勤本由天賦至孝之性不墜家聲始及弱冠併違怙恃純泉泣血哀感州閭負土成墳終喪廬墓言子道者以為美談于時唐祚淪胥宋室稱制江淮之地不失舊章公以射策高等補潤州丹陽尉試吏之課書考為優廬陵之民古稱多訟加以亂離遘制亂獄滋豊守臣上言求掘其弊有命擇堪其事者聞公之能因而命之公既至乃相五土之沃瘠察大家之衆寡求古之制酌今之宜創為新規衆皆悅服而復出械繫之者窮而遣之辭當死者數十人使還議賞增秩進等遷壽州壽春縣主

埒九 於 於 豊 耶 於

簿既而廬陵之政日理南楚之人彝觀火之以公為光州光山縣令加大理評事猶以前勁也于時南北分裂縣臨敵境有爭桑之女多採九之吏比閭之衆罕當寧居公于是糾集義勇分守要害推以恩信濟之强明三載之中一邑用乂遷池州石埭令縣有大姓侵撓細民歲比不登俗乃重困公繩之以法董之以威豪右震悚相與逃匿于是咨請出官粟以賑之絕者力役以濟農功惠撫仁篤視之如子歲豐俗阜政用大成就加大理司直秩錄政也秩滿遷鄂州漢陽令未幾遇疾壬子歲某

月日終于縣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以丙辰歲某月日葬于池州貴池縣永泰鄉保靜里之原禮也夫人王氏鴻臚卿滔之女軒冕之族閨房之秀室家垂訓忠阿風行長子若訥不事王侯自全高尚次子知古才藝早齡條會昌朝践歷臺省文翰繁劇今為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揚名之業方茂顯親之數遂優公累贈秘書丞戶部員外郎衛尉少卿夫人封琅琊縣太君惟公生而岐嶷長而學問窮九疇之奧旨綜百氏之微言本是古道施于為政行之以直守之以廉事親以孝飾躬以禮士

元之器命屈于生前祿之忠慶貽于身後君恩
錦襆世祿傳家咸京之舊表木埋扶浦之豐碑復
立俗有遺愛吾無媿辭其銘曰
南山崇崇洪川溶溶萬商之烈補衮之功百代之
後流光不窮爰有孝德克生我公爲默我公顯允
君子捉此利刃行于百里有惠于民何必責任森
慶于後何必在己慶實之澤自業流根疑蓄中和
生爲魚軒二子珠志僕丈吾門僕僕愿容英英詠
垣北峯之下貴池之口寶脊馬鬣金雖玉泐民即
祠鄉碑如峴首江水長流令名同久

洪州豐城縣李司空廟碑文

先王之制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皆得祀之然則非
通幽洞靈之士有驚愚駭俗之迹亦不能臻此也
李君諱承禹字大用其先隴西人中葉因官遂家
上黨先君諱神福遭亂擇主來遷維揚于時屠宣
崩離諸侯箇逐吳武王奮袖文之舉我先君效關
張之用權兗略地所向無前功加于時慶鐘于後
終淮南節度副使鄂岳招討使君即招討長子也
幼而奔俊長而雄勇弄妘志學即從義旗畫撫士
卒生知韜略屬若鷹隼疾如風雷時稱虎子敵畏
焉兒以功累加檢校左僕射爲横衝神將天祐丙
寅歲從招討伐泰裴平豫章叙功爲最新附之地
屬郡未賓明年命君領偏師平餘盜戈船先進摩
帥後期山超霧集漢矢且盡同玄冥之沒若杜歆
之沈事年二十有三諸將稱事道識克清進君之
喪還于洪州豐城縣楊子洲惟君風齡挺秀盡忠
死節識與不識雖然推奇而英靈肸蠁若在左右
如鄭人之驚伯有類吳俗之畏子文于是耆艾相
率啓求立祠于墓側公議僉允因贈司空水旱禱
祈無不即應鄉邑之際頻歲豐穰湍瀨無虞疾癘

不作而君之家門亦襲寵藩衍焉及今七十年矣
雖神道悅惚不可備論而忠誠毅虞良足爲勸稱
德斗世歸遊流俗史傳或見採于趙亞將變訊于
派祀稱孫仁昭頗以事實勸于貞珉錄棗與君諸
子爲從建姻戚披文相質所不獲辭初君之長弟
諱承禹爲吳王之愛婿故國人咸謂君爲伯氏而
忘其官稱焉今用明白之銘曰
嗚呼李君勇且有仁生殉國難沒爲明神南楚之
郊章江之濱祠宇斯奐像設侁侁爲福以時降祐
于民龍泉太阿枝實比珍衝斗之氣終天不淪

洪州道正倪君碣

君諱少通字子明其先干秉人也末業避地徙居
巴陵犀洞庭之餘波襲九嶷之秀氣儒風繼世勵
節自持垂歷𥳑靈先才是出君風骨秀整襟懷坦
爽切挺高情卽佛道棲鶴寇迸舉來游九江說廬
身之名區得童君之故靜往者之地榛莽森如愴
然永懷肇復靈蹤誅茅築室肆行修身閣然而彰
于里斯應于時居運告謝宗家代興江左祓玄元
之風二業振清靜之教君以清心苦節升聞于朝
癸丑歲賜錢三百萬卽所居建太一之觀扣是疏

鑿荒址草創新規恍以子來成之勿亟于有餘歲
清宮煥然凡建四殿五室重門兩序內外棟宇總
百三十區像設儀衛莫不稱是力闢污萊爲良田
者五百畝而節貲之費有餘乃植杉松成茂林者
千餘根而甘靈之祥再降錄是牧守嘉尚道俗依
憑爲本州道正乃知太一觀事事者九十有一禮
力康壯淳化元年秋八月八日子時怡然而化容
貌如生初君自擇葬地于蓮花峯下卽以二年春
正月窆焉君性質沖淡不耀其光表率教門正身
而已嘉賦詠善鼓琴龍鳳之形皆由于製山水之

操自洛天和所居之觀僻遠城郭登山之容必先
遣焉君狩近接待高卑如一絕迹朝市咸樂林泉
六十餘年慎終如始門人弟子先以慈孝爲訓有
若李廷照蔣守龍等近四十餘人皆以孝行爲時
所稱親弟德規同學弟謝又能等叶力同心共優
靈迹並先早世今謝君弟子王省昂嗣膺道任師
孫錢如素繼如太一觀事師門之盛論者美之錢
頃歲屆徒南廻與師叔接旬日傾蓋之分有如素
交錢君以論誤見求不當爲誄其銘曰
太一董君上帝之賓道方暇邀吞道荊榛倪師揀

懶復來晴歷種杏之地林光再新異世神交豈其
後身寞升自遠代叙非論曠言華表誰見千春刊
銘翠琰道昇欽視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玄　主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東海　徐鉉

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
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
江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記
洪州西山興玄觀記
金陵毀崇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撫州永安禪院記
湖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

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昔我先聖有周公之才無文王之時故憲章其道以垂萬世精神寓夢夕則夢之是知千載旦暮蓋其道同也自時以降鴻儒碩生數暢微言佐佑大化專一之志通于神明感夢宣尼以著名實斯文間作來者不誣國家彰灼神功在宥天下禮樂刑政舉百王之中典謨訓誥用三代之式文學之士靡然向風臨淮徐君名某字某弱而好學壯而有

弦　主　北

立行歎乎族黨名聞於州閭修辭立誠躬儒者之業博施濟衆秉義士之規隨計春官再不中選會長子宗孟郡亦舉秀才君以為名不可多敗即欲退而求志無何夢游淮上俟有論香之夭衆君子拯之而置于宣聖之堂儼然進拯之容若奉緇帷之會宮而神祭益用挽懷聞者哥之勉以西工明乎春見頌臨御親較庠才崇朝之間文子俱捷蓋古今未之有也君歎曰

天子廣孫乎之路杜請謁之門先聖知之是有致翹斯肯至德感召鄙何有焉思欲昭答靈心丕顯

玄觀淮甸泗上雄視百城學校之制栽不在後王業伊始天下初平舟車輻湊之都郵傳旁午之地邦君丞掾日不暇給絃誦之所鞠户闃然君曰予公府頻補闕政於是出家積鳩國工即舊謀新經星揆日乃建路寢乃立應門闢講論之堂設東西之序廣袤合度奢儉中規像設增嚴繪素加焕元祭器制度皆圖於垣墉俾夫觀藝之徒精理之侶居今識古虚往實歸三代之風由斯而致也錄事參軍張君滌綱紀之任夙夜惟寅嘗與同僚及斯

而歎曰

振舉廢闕公力未逞嘗屬於好事君子非徐君不能也及兹締構如宿契焉是知善人之言固弗虛荅夫聖人之教也與天地常在將陰陽並運恍惚玄應昧者不知今徐君服之而成大名感之而臻介福洽爾後學可不勉歟金石之銘其無愧已乎時歲次乙酉雍熙二年秋七月記

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

昔者老君伯陽以大道之既隱傷周室之既微以爲清淨無爲道之本也非建言不能盡其意安上治民道之用也非設教不能永其流乃著書于函關以明清心之要授禮于仲尼以開垂世之統緒是故義之被于民如造化之漸于物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出入戰國經歷澆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則二聖人是頼焉故並享明祀格于寓縣雖百世不能易也邢州紫極宮者唐開元中所立老君像則琢玉石以爲之真室所必功用殊絶睟容奇表儼然若存瞻仰之徒莫不增肅王室剥亂郡國崩離三晉之郊戎馬孔棘崇堂墜落乃移像于北極殿之西偏數十年間不絶如綫皇宋膺運百度惟貞道風載揚真侶咸萃

華女道士陳體元江左右族夙投玄符不從家服之華自結鳳羅之契勤行匪懈真氣日滋乙亥歲伯氏從宦將之供奉嘅嗂知化汗漫與期郡守暨之袂以宮任亦此淮止慨然永懐嗟榮塋之傾頽數尋位之隳雖程工屢費即落謀新知州事段公思恭仙派分源珠璣落德嘉其偉志助以俸金郡僚而下歡然風靡即宮之西序建老君殿三間材用必良工藝必精廣袤中規奢儉合度妃景昇而丹彩煥清風襲而典氣生肅然仙都復覩靈境粤某年月奉玉像而處焉寬衣致虔羽蓋咸列凡建嚴肅香燭惹芬鐘磬咸和煙雲改色非至誠感君孰能臻此者孝肄師之家弃業從公清白垂訓仲兄貢農邑令省躬秉直忤俗退而居貞季兄邢州書記長參學古入官和以接物積善之家宜生仙才鉉知二君歲久攷美其事而紀于石某年十二月二日記

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

士君子承積善之慶服聖人之道治身修心義之本也風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仁之周也寄克其舉者其與之接事屬乎世家舊里山水特秀

英靈所躔安定胡君籍于是君名仲堯字堯輔弃槃儒學肄聯簪紱魯門操業燦列宿之華祖德韜映我少微之耀生于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學研幾索隱儒者宗焉及君之長克揚其業言斯出矣身則踐之揖讓周旋之儀孝友婣睦之行修于閨門之內形于庠校之間少長有禮緦麻同爨鄉黨率義人無閒言然君以爲上古之風可以馴致由六經之旨可以化成也乃卽別墅華林山陽秀峯下營書堂焉築室百區聚書五千卷子弟及遠方之士肄學者常數十人歲時討論講席無絶

又以爲學者當存神閑曠之地游目淸虛之境然後粹和內充道德來應于是列植松竹間以花草涌泉淸池環流于其間虛亭菌閣鬲峙于其上處者無斁游者忘歸蘭亭石室不能加也又案圖牒云昔閭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猶今也鉉欽羨其事道阻且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年月日記

洪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之記

大丈夫處厚居實據德依仁非徒潔身將以濟世故著于事業發于文詞而後功績宣焉聲名立焉蓋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是以君子恥沒世而名不聞也若乃格于穹壤漸於蠻夷大則藏於金匱石室之書細則誦於婦女稚孺之口則古今以來彰灼悠久未有如白樂天者不其異乎故神明相之故居不傾緜眺懷之餘風不泯士大夫神交道親若旦暮焉尋陽古郡昔公謫官之所締祀二百市朝屢變而司馬聽事之室巋然獨存斯益異矣聖運光啓崇古尚文三代之風傳達萬里禮部郎中江南轉運使張去華述職按部事乎是邦彌節城闉攝齊堂奧以爲先賢所舍邑里具瞻與夫元規

之樓忠達之社崇飾祇薦我何後焉太子中允知州事柴君翊贊善大夫通判州事雒君式叶規同心相視莫逆政有餘裕府多羨財卽舊謀新創爲祠宇傳寫廬山之遺像寘于北墉棟宇浮嚴門序輿秘翕然嚴觀想見其人凡游居之徒仰高山聆遺韻肅誠覲藝縮轍于斯禮不云乎禱祠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觀樂天之文主諷刺垂教化窮理本達物情後之學者服膺研精則去聖何遠其爲益也不亦多乎尸而祝之固其宜矣某昔游廬岳獲拜儀形今歷騎省遠聞締營善儒宗之不墜嘉

貞 豐玄 玄於 於 豐

使者之得人故作斯文勒于貞石年月某記

洪州始豐山興玄觀記

聖人之言道無不在若乃域中歸其大萬物恃之生鴻化陶造無德而恃已至于顯神道之教設方外之朝反之于身以固其本淸心鍊氣保精嗇神湌霞茹芝借用者殊規御風乘景游集者無方蓋眞借仙品之有差故洞天福地而區别奇局所紀靈境可尋按事始豐山者崇國諜第三十七之福地也爾其穹窿塞崖千霄截日凌空瞰野之勢嶽峯窈窕嵌雲泄雨踰神宅怪之奇陰林修幹材用

數 云玄 玄

之所生也周飛湍激流利澤之所及者遠崇煙白霧隱映而紛霏靈風無氣蕭寥而拔厲顯事之數歷代相因爰有興元之觀是爲禱祝之地土德言季三災迭興市朝貿遷堂殿頹毀嘆遼城之鶴常栖楚幕之烏若夫眞氣所鍾神靈攸相始無終吾道不違人道士薛崇度襲玉甯之地契退凡仙之風契以勤行爲志業以諳古爲師資歲在乙楞來游此觀顧瞻祠宇慷慨傷懷徒侶數請遂摩其任積行所應益識甚通游居之人莫不俗奉以爲興作者古人之所快因循者前哲之所宗凡協制

玄 玄 埋

廢何必修大於是補其闕而華其壞室其隳而扶其傾基頹敗墻垣之工加杇鏝丹雘之飾瑣窗鏤檻朱戶金鋪深沈靡迤虛明藻麗百年舊制一旦維新日就厥功千稔而已已不病於貴人不知其勞用此備眞眞其爲柱又以方志涵略碑頌烟沈使夫來者何所宗仰謂余爲好道者故求我以文是用直書以觀成績淳化元年夏六月記

金陵寂崇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士有切問强記以循其内和光遁節以晦其外而人自仰之名自歸之不知所以然而然見之於玄

寂禪師矣師名澄玘姓陳氏番禺人既生而孤天骨奇秀岐嶷之態有異常童端居靜念如學道者七歲復失所恃母臨終以託其姑曰此兒幼有奇應法當出家僕果斯願吾無恨矣年十一歲送詣本郡從師十七歲韶州南華寺正度於是遊諸先達請益質疑歷遊名山無遠弗屆不違類於類于超子同於卞商丁未歲來止舒州山谷寺編閱經論師門之學無所不通然未嘗爲人言也是時李唐二葉像法大興凡聚徒講學者所在率之以爲長老禪師狎狗鷗之志慕爭席之風雖衆人與

闕 御 主 於 於

居而存望自集道俗敦請抗志不從郡守周公因
人之心封章上啓嗣君嘉賞以詔書命之周公延
至郡齋親爲致禮師不得已乃攝齋卽坐音詞宣
朗察吏屬目士庶咸歎還處精廬宴居如故丁巳
歲避難南遷止于廬山羽君名致建康累徵乃至
迷處名寺咸数講席恩禮優渥賜號玄寂禪師時
之名流無不景仰至于詣請道後學開導真詮激勵
憤悱皆得所欲乾德五年冬十一月終于建康龍
光禪院春秋六十有一後主遣中使護葬贈送甚
優葬于郡城東南鳳臺鄉門人[illegible]弟子廬于塚

徐公集二十八 九

闕 身無申 臺

次隷業堂宇遂成道場僕設靈儀式瞻遺愛銘頌
自集拔跡遠舒廬閒閱郡將不撓人事時游諸岳
因獲堂止容說聞服議論弄淡言意相得有若指
交難矩方外之期百叶忘形之雅一生一死已隔
於當年谷變陵遷應懸於陳迹弟子刻銘著永懷
遺範顏勒貞珉因述斯文中康風分年月日記

撫州永安禪院記

教之大者其行遠利之博者其積豐自三代已還
百家並騖炎靈之後釋氏特隆總法之盛參于先
聖祠宇之設廣於庠序不知所以然而然非言象

蓄 署

所及已撫州郡署之左一里而近有禪院焉乾符
中號曰寶國天祐中改名永安方志失傳莫知肇
興之始高人逸處咸爲宴坐之場大經像之所居
苾芻之所萬丞將嫁郡國之形勝聚川原之氣象
斯郡也總楚越之都會斯院也浸章汝之清漣
少康樂江左名士而墨池經臺介乎比間麻姑南
真丹臺上列而仙壇開館峙乎封域閒閒相望錢
磬交音神靈之所依戀烟霞之所韜映南其棟宇
之狀也則林林乎顒敞耽耽乎深嚴鬱鬱然又居
都畫妙層樓對峙脩廊四通列講肆於學堂安衆

徐公集二十八 十

豈 副 鑄

士於真室動有學業之益靜有寧體之娛然時必
畫然用不給四方學者至輒如歸考績程功則往
持禪師義韜之力也韜公道學精詣慧心朗悟以
濟衆爲務以興教爲懷少游名都歷訪先達既探
臨汝自開師門甲申歲來詣京華褐衣請見對揚
王庭彰奉天言論難所及辭義響答聖恩嘉賜贈
以紫衣登門之徒莫不增勵韜公以斯院創度堂
宇修未精嚴金石闕如何以示後忠然見顧求我
以文辭讓不獲因爲之記年月日記

湖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

雖呈宋二葉改元五祀潤州丹徒縣令王紀改築
縣治掘地得石函驗其刻文梁大同五年道人法
存瘞真身舍利於此函中銅龕一龕中銀合一合
中銀瓶二舍利七粒存焉而銅龕復有刻文則唐
貞觀十二年丹如晉本寺徒者張通獲之以獻道
也盛覔底之在己念妙道之可務因投郡之慈雲
寺剃髮為沙門易名闡其精心苦行聖護前跡廣
募衆施躬皆協心數年之間克畢其願即以端拱
元年夏四月八日建致于郡之甘露寺東偶建浮
屠焉獻狀而來求志其績焉

聖人在上欽若靈心政無不脩神罔不舉故既文
武坤元劫珍用錫使幽蘇之質煥然業彰審貞之
迹蔚然靈蹤則澤及微隱福被含生其可知也
是郡也揚州之都會京口之重鎮六代之風流人
物綜萃於斯三吳之山川林泉擊發於此高深自
改氣象常存是寺也北固山之陰崖贊皇公之遺
迹峥嶸飛閣迴瞰滄江邐迤岩房周行數里祖丨
之作遠邇宏臻改真師因人之心相地之勝獲此
空隙建茲崇封材用工役必求善良規模制度必
據經法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八隅瑩玉五重

凌霄冠星珠於瓶枝海日光照圓雲氣於琴檐宿
霧常棲中嚴晬容肅然月滿旁繞靈變煥若靈舒
游居之徒莫不稱歎悉嘗見釋氏子為此役者多
矣如其師者其涉道也淺其居處也卑上無許史
之託下無猗頓之圓助苦節以感物績微而著功
不忍民不煩衆而能事以立亦可尚也故嘉而志
之端拱二年二月一日記

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單父縣宓子賤舊碑貫至文梁肅書天寶十年四
月四日柳載建於故縣北隅琴臺之上光化

二年以縣為郡屬縣令李如傑移建於今所碑亦
隨徙揩置不謹風雨所摧因折為數段扶置垣墻
之間及今八十年矣皇宋撫運書軌大同人文化
成清靜為理縣令王君名廉懿趨自江左來撫斯
民見賢思齊好古博雅以為宓子之化人猶不忘
賈君之文人共稱賈若棄之而不修非所以訓民
事神也於是再建陰碣重書舊詞以銘嘗學篆籀
見求運筆梁氏之迹本自非工仍為倒薤之勢非
八書之正也而又字體訛俗文詞舛誤今以賈氏
集校而正之遂假秦李斯改為玉箸立於宓君之

祠庭事之宜也以攷作之意附于碑陰云太平興國五年正月二十日記

鄆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乾緯巨屏寔曰鄆鄆其地險固其氣剛勁敏密周孫厚之澤詠王業艱難之風是故人知徽福之方俗服慈氏之教精廬㫖宇隱轔相望定平縣傳燈禪院者帶在郡之左方據郭邑之勝勢四面環其趾注水盡其胥却倚崇岡度標龍尾之號上寫寒潤仍有天河之稱鬱爾鮮原蔚然佳氣昔居唐室之季四海艱難中和四年有禪師從一者挺秀宗

門從師既海遐豁高舉擇地近征萬里而來覩鶯於此相其具壤有志盤桓庸心翕然助成其事買地築室者咸萃構經既舉者亦踰十年之閒百堵斯是守官者尚請命于朝景福二年始賜題署天光所及遐荟彌高一公化去弟子佐範克嗣其業範之弟子知信復繼其任守之以恪加之以勤咸君益多法事增廣殿堂像設靡不莊嚴備峙器用無乏供億而經典猶闕諷誦弗聞以為居今識古者存乎書觀象得意者存乎言金匱石室之宏規名山京師之故事此而不務何以為能乾德四年

秋肇終精誠指期封寓邑人石遷寄閑風而悅叶比其謀日就月將推力是視卷以緗秩貯之瑤函邑人高玘奉其家山以脩輪室未伐之備大役未克俄而畢而僎至山谷奔激此然巨石自至院前取以給用究新心匠雖廬岳神運之殿石頭徭諸之梁感通冥助蔑無以過也既而信公復沒以屬弟子令興興也遵行弗敬夫隆而民非兆萬俗空持閑斷以化之靜以俟之二十許年猶未訖事會中使王君石素分揮覺之職督關梁之征縣餘於終率勸衆力於是簡濟藏閣即日僝工俾下中鑿

望者得以其勤研精索隱者不惑其義真風無泯介福來臻緊高士四世之勤兼本宗百代之憲宜其家刻金石永示方來知余有好善之心尊儒史之學求我是用直書于時歲次壬辰淳化三年春三月記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玄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東海 徐□□錄

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吴王隴西公墓誌銘
大宋右千牛衛上將軍隴西郡公李公墓誌銘
大宋故處士贈太子少師李公墓誌銘
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江君墓誌銘
大宋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誌銘
大宋故陳留縣主簿贈太子中允李府君墓誌銘

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吴王隴西公墓誌銘 并序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褒䘏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禀朝獻地圖

會下空格

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尊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都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全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口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效

契湯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累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全嘗疾薨于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

南雨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
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賢女師
言成閫則子左千牛大將軍某祿神俊茂識度海
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
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
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
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
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
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
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

於　樹

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
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測隱之
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
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
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
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
在復何愧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
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
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禹土翦祿有

室　於

慶發由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
時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佚先天不違惟
落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汙隆時有險易媿止于棘
虎游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猶前哲釋茲後
至亦全上不見乃俟乃公沐浴於澤徊翔景風如松
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
阡啓室人瘞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
逝爾何往北邙終畢儼青蓋兮旂旆駐素虬兮逶
迤即隧路兮徙迤望君門兮永辭原兀屈之可作
興歎嶺兮相期纂斯文于德載將樂石兮無虧

揮　於

大宋右千牛衛上將軍隴西郡公李公
墓誌銘
公諱從善字子師隴西成紀人唐室之諸孫元和
之近屬譜牒詳悉此不具陳若夫天祚之德大運
有時而極積慶之祀百世無得而踰必生克肖之
賢以承有後之慶謀以受氏公實宜之昔者土德
既微羣雄角立維我顯祖受定舊吳廷祚四紀傳
國三世公以大唐之愛脩寶玉之封始在髫齔已
有名望姿儀秀出文學生知仁孝極於事君臧抑
形于下士中外之論翕然歸之由是受任六官交

玄　真

修厥職獨綸猶興詰訪老成恪居無遺所生皆理
于時聖人出於中土正朔及於四方雖我先君故
畏天命受盟請吏息民弭兵玉帛交馳冠蓋相望
公覲司介弟任則中台獨奉絲綸留恭攬練元戎
馳壯分建節之權袞冕九章奉侍祠之列朔輿既
厚臣誠益恭俟周之業無渝萬項之敗自若故得
全名節於危疑之際保恩顧於終始之間環衛迭
遷寄任增重盤根必解帥律以貞十有餘年其志
如嗚呼修塗方騁貴命不融春秋四十有八雍熙
四年秋九月薨于通許遂軍之廨詔輟朝一日贈

玄　稱貞　真　數

錫百世即其年冬十月十三日葬于開封府開封
縣吹臺鄉蘇里祔太夫人凌氏之塋禮也前夫人
徐氏繼室周氏並早卒皆有肅雍之德窈窕之華
宜家治內盡其規矩軒象服昭其盛子十四人仲
顗仲珝仲衍仲華仲雅仲禎仲寧仲蒨仲彬仲文
仲猷仲郢仲義仲端女十四人慕英懿鄉秉貞蘊
蘭玉容茂節稱仙處昭如宵道崇廣光幼貞閨秀
季貞或婿于盛族或待禮未行惟公生于深宮特
稟異氣謙而得禮和而親中容納直言賓延賢士
經歷夷險雖屢不渝大年未登終古同嘆鏤銘門

樹

斯久辱顧殊深永惟知己之恩願表爲陵之谷其
銘曰
真源引派仙李開芳實生我公金玉其相非禮勿
動出言有章忠信以濟終然允臧三代之姓候爲
爲瓜九萬之程溘然中路吹臺北峙浚川東注不
植判草長騶宰樹大雅君子隴西公之墓

大宋故處士贈太子少師李公墓誌銘
并序
道之泰也賢人仗衣而濟物時之否也君子括囊
以獨善其有修之家而孚教於浴無其往而博施

於驚　貞

於人角立傑出盡亦難矣公諱某字某庭堅遵德
百世流光源長派遠著姓郡國今為常山真定人
也祖某時太子少保考某贈太子少傅公即少傅
第三子也幼而歧嶷長而純孝承顏先意實稟生
知七歲丁太夫人憂泣血絕漿殆于毀滅宗族驚
異謂之神童事兄弟人莫能間先是居之數世燕
趙多虞故我先人累世貞遯公亦奉家法咸樂丘
園務耕較本儉以足用百年之業走事兼封既而
天下兵興生民益否公盡出私積以均有無為食
以救飢歎微嗟來之謂焚券以賙之紀非市義之

於

求達道之人全壽善衆懷仁向義者樂之既無於
色背忠棄信者接之亦無媢容祿懷職然莫窺其
際慈愛惻隱視人如傷昆蟲草木無所夭閼故閭
里率化風俗以和崇儒尊道墳籍不嘗釋手喜酒
好客醒醉必與之同常以為芳華易凋光陰不駐
發于吟詠以寄其情黎杖角巾所至皆逍遙是非榮
辱若蚊虻之過前愚智惶惶若蜉蝣之在側至矣
哉古之達者也開運末有晉大卿徐杭孔秋公聟
家而處居于胙城伯氏飛龍府君時在滎陽君公
同處廣順三年夏六月日終于鄭州私第享年四

十有三夫人清和郡太夫人張氏以謝女之淑德
鞠萊妻之高節宜家理內令聞藹然威姑極嚴諸
婦皆憚夫人順而得禮勤而無怨晨夕參侍獨被
深慈凡飲食藥餌須經夫人之手然後即御長以
本朝嚴屬夫人事之如姑或被譴責怡聲斂拜由
是閨門之內不肅而成及罹荼蓼之哀更念五子
之訓諸孫稍長教以學文為之擇師友為之致娃
籍凡學舍賓館之所須者暨衣食悉資拜以來之
彰截髮之恩俾其親仁引斷織之言誡其中磨故
諸子皆立門戶如初越建隆二年秋七月十日終

於　於　達下　於　貞　貞

于鄭州私第享年四十有五長子格大理評事次
子全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吏部以文學冠時擢高
第於聖鑒以才業膺世參大政知中樞以疾告罷
復為少宰天子祕卿書于中禁命我昇掌式垓文
教時人榮之先是少師之葬也世猶多故禮或有
闕及夫人祔也塋地逼隘介于庠序之間君乃曰
非安神之宅也即以端拱元年冬十二月十三日
改卜于鄭州管城縣某鄉里原禮也銘鄉里遺叟
舉慶致嗟踴來京師僕與吏部游處視于公高門
之盛知賦祿有後之由公之行實皆聞知與論戒

得於家老使榮而已不欲侈聚也金石之紀宜在
鴻儒愚然見顧辭不獲命謹為銘曰
天生賢人以佑生民生民數奇賢人隱淪修之于
家富以其鄰里閭率化宗族歸仁樂天知命全和
保真鳳凰于飛以況嘉耦伯鸞之妻士行之母婉
淑宜家嚴慈啓後金鈎謫郎魚軒榮被令問無已
流光不朽刻此貞珉高深共久

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王君墓誌銘

君諱先貞字守節其先太原人也姬山之胄本周
源長泒水既徵枝分派别所居占籍吴楚為多今

於

為廬陵人矣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吉州別駕考某
屯田郎中君弱不好弄切善屬文風骨峻整器度
閑雅年未及冠名聞于時自唐室之季詞場道喪
江左延祚復觀舊章翰林學士江君文蔚與同奉
官詳求藝實取人至寡較文尤精君一舉擢第者
冠諸子時人以為進蹤元和之際矣明年以秘書
省正字釋褐寓直樞近專掌文翰之任措詞典雅
敘事詳審守位以慎當官以勤由是二十餘年累
遷至中書舍人樞密副使太常卿任求之前載亦
為異矣及末葉多故時政浸衰唯吾守道中立不

涉浮議及宋國淪喪棄名天朝自太子中允歷戶
部兵部二員外郎禮部戶部二郎中典濮滑冀梓
四州事皆以寬簡為務仁愛推誠當時之不名臣
僕長孺之擇任丞史是故民以之睦政以之修端
拱二年秋自梓潼還至京九月十八日寢疾終于
興州之傳舍享年六十明年某月日葬于揚州某
縣鄉里禮也夫人隴西縣君李氏早亡無子女一
人許適鹽鐵使諫議陳某惟君有文雅之用有周
慎之誠言行相顧允歷不異本職無廢舉在私無
情容歷夷險而不回保始終而無吝初君始從鄉

樹　冥
玄

為余已典綸誥謬為先達屢屬請益及余消長在
運而君金石不渝古人之風於是在矣已悲深谷
更閱逝川敢為哀詞識彼泉戶銘曰
猗歟夫君心宜氣純英英達士亹亹詞臣不愆於
位有惠於民無悔無吝不緇不磷書往山歸道德
運促旋自九折復于左穀馳馬悲鳴市人行哭逝
矣彼蒼云何不淑悠悠郭水隱隱荒岡慈親臨輿
令季持喪霧羅寒樹下悶霾雲郭原掩霧雲日冥
茫痛先壟兮永已念蘭菊兮徒芳

大宋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誌銘

貞　弦　謹

君諱直木字子建尋陽人也廬九之地時生俊才
忠壯之族世著南國末葉湮替與時汙隆儒墨退
讓素為家法曾祖昆祖瓊考禹皆不仕伯父夢孫
與先君同隱廬山以經學大義自娛伯父後膺辟
府之辟自求弦歌之任叔致罷去復隱舊山考友
允有鄉里推服先妣李氏方娠夢神人授以直木
一本謂而生君故取名焉幼而穎悟生知經義七
歲以神童擢第未幾丁先君憂至性孺慕宗族稱
歎孜孜色養無復宦情學古屬文惟日不足爰及
弱冠遂以詞藝知名其為文清淡簡約自為品格

於 於 主 金

尤長於古風詩家居凡二十五年親友數勸乃從
常調釋褐太常寺奉禮郎轉江都縣主簿直以事
上不失其恭勤以率下畢舉其職民從其化吏服
其能府尹陳玄藻縣令路儀皆恃才傲物獨推重
于君以爲不如也改江夏令其理如初鄂帥何沐
武勲數位性優累欸亦加優禮異于餘人曾視君
舉止迂緩車服朴野輙怡然而笑每責諸寮屬曰
君輩稱爲儒生不學江令也秩滿改蘄州黄梅令
議者以爲屈君以鄉曲俯接欣然而往踰歲選叙
州縣令會宗屬封建抄選府寮授君記室之任

處乎臺樓遁之地列墻簪珠履之間清節素風凜
然不改正詞直道動必盡規府公甚重之十有餘
年累遷至水部員外郎賜緋而記室如故庚午歲
府公奉使天朝留鎮寇海授君秦寧節度判官檢
校僉部員外郎數年遷司門員外郎判刑部令上
元年加朝本郎先君贈大理司直先妣追封隴西
縣太君視事三載求外任以自効君恭勤詳慎
宜從其職拜兵部員外郎仍兼刑部事年六十有
四居常康寧微疾數日奄從物故時太平興國五
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即明年二月十日葬于

豐 貞 貞 兒 於 於

開封縣汴陽鄉豐臺里禮也前夫人封氏令夫人
太原縣君王氏皆有窈窕之質幽閑之操叶此貞
御府其門風長子敞京兆府醴泉縣主簿次曰用
成用明用澄用康用平用文用寧女二人曰慕昭
用勉君生於季俗世全素業性純貌古行潔文高
守道安貧非禮不動未嘗忤物亦不隨流真所謂
鞠躬君子者矣風惠之性禀于天資年十餘歲侍
伯父食不過園蔬而已伯父戲之曰啜白蘿之羹
淡而無味君應聲答曰萬紫茹之帶鹹有餘人
知其當大成也余始聞其名視乃識面察言觀行

重其爲人藩房見選余所薦也亦既稱職頗嘗自
多丙寅歲與君俱年五十歲日會飲酒相與賦詩
君先就曰學易寧無道如非素有心余遂不復作
也君有文集二十卷嗚呼邪闊夷險皆嗟年發一
生一死犹克忘情聊存挂劒之期故有刊銘之作
其詞曰
嗚呼江君世濟其名生今之俗爲古之人閨門侃
侃鄉里恂恂其實如秋其華如春權蘭有裕伏闕
惟勤考終歸全遊馬清塵葬于所沒古稱達者凌
水長源夷門迎野徒挂寶劍空馳白馬勝氣如存

逝川不捨勒石會芳千載之下

大宋故陳留縣主簿贈太子中允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廣達其先隴西狄道人仙源帝系著衍爲邦隴西一族獨爲甲門中葉從官因家雍丘令爲縣人曾祖某祖德皆不仕考洪蔡州長史府君清明粹氣才智夙成幼而屬文已洽時譽既志學通左氏春秋未冠即爲講說橫經請益虛往實歸微言奧義別爲編録年二十三舉進士再不中第後居天成初宗人琟爲大宗正見而異之曰王

室多故吾道未光得祿酬己何必是也乃表爲屬吏奏以戚秦授相蘄公廷奇君之能時除蔡州汝陽主簿秩滿遷最改某州南宮主簿才時期還告謝河朔多虞君內撫疲羸外給軍旅民安事集郡國稱之澤潞勤度侍中馬公存節聞其名辟爲會記爲章達上制命不臨君知命之不遭乃謝病而退閉門卻掃以名教自娛漢氏初基厚心改屬觀反駁斂復諸京師直道而行馬柱無吝又爲興平訶東二主簿秩滿以常調當遷望令時星運舉格多士狗名君之次子巨源已捷鄉薦旋知於尚書陶

公公時典選事謂曰文人才高運否遭亂下位屈匠一字未足爲光融若復位遊織以俟君子之舉事不亦可乎乃除陳留主簿乾德六年春三月四日終于縣署享年六十有八夫人追封琅耶郡太君王氏雖山仙泳河洲然德婦道以順家人閨嚴睦族惟和訓子由義以乾德三年月日先逝供殯殯于縣之乾明寺至雍熙五年二月日合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村禮也子五人長巨舟早亡次巨源擢進士第令爲都官郎中鹽鐵副使次巨載以疾家居次巨川鄉貢仁女皆早夭惟君積

恬淡之性秉直介之規孝於奉親仁以睦俗雅志宗道餘力攻文有孔墨之志無管晏之通淹翔不踏從容自若所主之處輒鉉斧齋延高士談宴終日會無倦容書訓諸子曰吾志在大名非敢季世欲行吾道爾時命不偶古則皆然汝輩宜勉成吾志也而巨源果能奮奇藻捷高科際會聖明騫翔臺閣長才利用屈周鼠疲進遠之澤漏于泉下宅之儀由乎禮積善之家斯在大名之屈何戲仁人孝子之當知是錯獨鳳斯又順蓋善欺不朽之文忠獻先託賢賢著著錄墨之任也故來家謀勸于

貞　貞　結尾奇不变

貞珉其銘曰
才高位下古實有焉積善餘慶神寧捨旃還我李
君一時之賢其身則否其道斯全徐慶伊何寔有
令子奉之以孝葬之以禮賡銘同載佳城斯啓九
原與歸三顧而祀遺愛被俗没而不亡貞珉頌美
久而彌芳終和京兆地卽桐鄕綿綿瓜瓞永永流
光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徐公文集卷第三十

東海　徐□□□鉉

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
故唐衛尉卿保定郡公徐公墓誌銘
故唐水部郎中崔公墓誌銘
故汝南縣太君周公夫人墓誌銘
大宋故亳州蒙城縣令曹君墓誌銘
故唐內客省使知忠義軍尚公墓道銘
故鄕貢進士劉君墓誌銘

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 并序

士有佩服聖道闡揚師訓進不累於軒冕退不滯
於丘樊務勤身於濟衆不養高以絶俗其唯仁人
矣大禪師名沖照字大明姓和氏昔者帝堯光宅
天下我祖世掌天官保姓受氏冠冕百代在漢則
調鼎之重在晉則寄車之賢末葉湮沈徙居固始
先君從郡豪王氏南據閩方今爲晉安人也大禪
師生靈異氣幼挺弱識年十有五詣鼓山興聖國
師出家卽具戒名博覽經史雅好文詞郡多俊秀
咸見推仰證無爲之理演不言之敎肆爲先達端
然沙門居城北之深山于時王氏衰淪亂臣專恣

主　并

畫 於 舊本不空 玄

谿刑戒語庶及善人大禪師杖累去之遼諸川郡
中書令宋公齊丘作鎮南楚禎尙空竒聞師之來
遠和延納言意不合拂衣而行下至池陽郡守王
公継熱鄉國之舊賓禮甚渥時李唐二葉像教方
興嗣君聞其名召與之語移辰而罷賚賜殊優命
居光睦禪院復遷長慶道場併與儲氣游處費羽
異也復主郡位思旨加除持賜法智禪師之號廬
山開先禪院者嗣君所創真容在焉命大禪師居
之精嚴修奉之儀以中國檐之感居數年屈遷建
康止觀忠禪院加號慧悟大禪師名其所化曰智

度堂精廬挪凡選勝而處禮秩之數有踰于前出
則居奉先道場入則居淨德內寺闡寶文載夏六
月寢疾旬餘乃——大衆與論生死之理十九日
清旦上疏告辭復主遣使問之至則化矣享年五
十有九住法四十四年即其月二十五日從西域
之禮收靈骨葬于鍾山之陽禮物官給中使監護
至某年月日弟子省才遷于廬山某所遵理命也
大禪師風骨秀整識神穎悟博該衆藝綜以玄談
王公大人咸所欽尚鉉非學釋氏者不能言其道
業徒以傾蓋之分久要不忘今京師復與才公胥

吝 珍 於 於

會才公以文教精敏見重于時永惟嚴師之義顧
判不朽之迹直具傳志爲作斯銘銘曰
慧悟禪師釋菀之秀有文飾己有道庸時生延世
寵没有遺思瑋哥翩翩九江之浦鍾峰勝境蓮社
餘基門人衆制遷神于茲衰俞悵存勒銘誌之崩
崩與地高深與期

故唐衛尉卿保定郡公徐公墓誌銘

公諱延字昭用東海人也仁義之胄緊衍萬邦列
秩於太史者十家因封而占籍者四郡而有邦之
邑鉅人寔多著于簡編可以揚推唐宗云李天下

崩離江淮之間獨爲漢守惟我大父首從義兵受
遺哉難同伊尹之相太甲字孤立後如有虞之保
少康故得勲銘鼎鍾世享茅土連姻合族與國存
亡考諱知詢爲江西節度使公生于都府方稚而
孤四歲充衣即加五品之服幼學就傅遠跡百里
之封五朝侍祠恩禮優渥自太子中允累遷至衛
尉卿天姿嚴肅常持縄下之禮世祿陰緘每存恭
儉之規不讀非聖人之書自爲保家之主恩不出
位時無間言始終一心出入三紀嗚呼星廻日薄
棟折榱崩命有所懸義無苟免享年四十有六開

於　於　於　於時

寶八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癸于難明年春三月權窆于大塋之側至某年月始備大葬之禮卜祔焉夫人王氏張氏劉氏皆早世並南朝之名族乎小君之命數壼儀婦頗彤史存焉子太素太初太沖等皆修令名不墜前訓故能以論香之從其飾終之禮奉先之孝時以爲難宗人永懷是有紀述辭曰

於惟我宗昭時顯庸積德垂範爰生我公出孝入悌秉心直躬生能業官沒不忘忠是有慶實鍾于令子不墜其訓葬之以禮謀卜謀筮維柔維梓神

道永潛流光不已來者難誣斯文用紀

故唐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崔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用之其先清河人也周室大風肇洪源于公望漢庭明月抗忠節于季珪德厚流光諜祿冀于冠蓋之盛莫之與京我高祖冀亮有唐四至丞相曾祖嘉不仕祖諒吏部員外郎考儀建州建陽令值天下亂因而家焉今爲建安人也君少而不羈長而好學介然如石非禮不行鄉曲之名籍甚于世李唐嗣業博求詞才君以鄉族之秀獻

儉亡　貞　趣　於　頻　貞　光光

書求試補江州彭澤滁州清流二主簿歷建州浦城軍判官所至有聲應用不暇再爲建州將樂令其地巖險其民獷悍寇攘周匝卑以爲常君屬以嚴明信其刑賞汙俗咸革比戶安居遂擢貞幹之稱又遷紀綱之任改常州錄事參軍遷考善最擢拜殿中丞遷虞部員外郎郡國之政多使案治忠身徇節蟬有餘名無何都下受兵羣師入援以君爲水部郎中實掌軍饋既而時運告譎宗社淪胥諸侯之師莫不奪甲君與其部將高越建安中塗喪潰遂沒於難春秋若干嗚呼興亡之數賢智安

能免忠義之節顛沛必于是不然何以見伯夷首陽之風王蠋布衣之操也夫人吳氏克有婦德能緝素風義是流離不墜門閭子憑寔定等皆稟庭訓咸修詞業寔在僞國以進士擢第入朝爲韶州洸口尉復徙州里之舉　皇上臨軒親試又擢高科爲隨州觀察推官所謂善人必有餘慶某年月日寔等始備大葬之禮塡奉靈柩窆于某州縣鄉里之原禮也鉉素熟君行舉因銘墓焉銘曰

嗚呼崔君百世清芬忘身徇國斯爲貞臣種德垂訓斯爲慶門光光故國峩峩高墳沒而不朽用勸

第　第　位

斯文

故汝南縣太君周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某字某廬江舒人三國時吳將公瑾之後公瑾英才舒之宿松令裔孫奉祀者百餘家雖降在畎畝而時生閒傑烈考諱本幼而遇亂自奮從軍吳王創基功冠諸將季唐建業位列宗臣官至中書令封西平王夫人即王之第某女也天姿玉瑩淑性川渟孝德內融柔儀外映既笄歸于徐氏府君諱某即唐相司徒公玠之第某子也于時江左方國二族齊榮婚姻之貴雖視王謝而夫人雖

玄

性漁謹率由禮經至於蘋藻之嚴組紃之節澣濯之儉織紝之勤必以身先閨門由道宗族親睦人無閒言府君任爲閤門副使殿中少監早亡四子皆幼夫人提携教訓親授經書及其出就外傅已通孝經論語矣性曉音律而尚雅聲喜絲竹而精琴瑟習孝經而宗玄言齊居諷誦未嘗懈怠雖閨門之內常以慈撫而家人之節有若嚴君故其門風肅然先業不隕豈非天知克己而道氣感物者歟春秋四十八開寶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建康瑞里官舍其年二月葬于江寧縣鳳臺鄉某俟

朝命　實

里長子某亦爲諸司副使及入朝爲京兆府醴泉令陝州錄事參軍公府交薦遂升閣籍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始以子貴授汝南縣太君至是復進榮焉次子繼宗舉進士次繼宇次繼宗初夫人之亡會宗國淪覆窆穸之事不暇如儀至太平興國某年月日繼宗等始改窆于某所附大塋爲禮之銘與西平諸子舜爲交遊及相府宗黨復敦事舊故得以門內之理爲隧道之銘傳于無窮斯爲寔錄銘曰

侯藩之子相門之婿道高萊婦德邵陶提持毀形

朴福寫　貿

管氷世芳歷生榮沒哀何亡有壽粉田落邑斯爲不朽令子承家斯爲有後孫郗偉習二族依然陵谷遷貿松楸附焉謂天蓋高福壽胡愆勒銘泉戶蘭菊綿綿

大宋故臺州蒙城縣令賜緋魚袋魯君墓誌銘

君諱文縣字如韋其先魯人百行之先奉爲家法子孫善行不隕其聲末葉因官徙居南楚今爲廬陵新淦人也祖朴考福皆不仕君生稟異氣卓然老成六經之旨有若風習于時江表之地屠室猜

芬　於行　士

興憲章文物不失舊典君年七歲歷州里之舉以
神童擢第選滿補江州東流尉遷睦安句容二尉
皆以清白敏恕承上交下和而有正能不自矜連
考踐亢擢爲吉州太和令泰祥之地爲孝多姦君
閭門之行素循量史之情已信而復臨事能斷姦
公無私由是期年政成就賜米紱會宗國海寇來
誅入朝授虔州永城令尋串輻湊之地郡傳嗇于
之途盤根錯節餘刑厲滯事無任素氏不忠勞上
疏論以一邑之衆供列郡之賦指引利害較然可
分詔特許免其縣挽船夫歲省萬計改蒙城令其

理益精項之河南大蝗獨不入蒙城之境於是丈
民相率詣闕借留僅詔褒美許留三歲會王師北
討君督本縣運輸深入虜庭危而後濟既還遇疾
以雍熙三年四月日終于永城傳舍享年若干初
君之赴選也余遇之于建康察言觀色知爲良士
因以表甥女姜氏妻之有子六人女八人君之從
仕也食多故王事歷監不遑顧私雖志未申中路
早世唯第三子乾度再舉進士名聞場中有俊之
慶當在於此即以某年月號奉靈柩歸葬于某鄉
里祔大塋爲禮也嗚呼姻舊之故豈無他人援毫

濡滯誠彼陵谷其銘曰
有恩於民死事以勤嗚呼曾君永世清芬仙山之
陰章江之濱考終歸全下從先人刻銘琬琰垂示
後昆

故唐內客省使知忠義軍檢校太傅尚
公墓道銘

公諱全恭字子初其先清河人也粵若天監代商
文王受命眉濱卜獵尚父膺期實始肇宗誕彰餘
慶在漢則丘園之威德在唐則藩屏之名臣著衍
孫謀者之家謀祖懸湖州館驛巡官因家爲考公

廼爲昇州牙將爲郡守馮鐸使于淮甸與吳武王
議疆事抗詞奮勵誓不辱命明年而馮氏兵敗悉
衆歸于廣陵吳王得之甚喜曰汝爲馮公謀我真
義士也令事我無易爾心即以右職處之賜與甚
厚由是感激知己竟死事于都陽以故三子皆獲
敘錄累贈右千牛將軍公即第三子質性端慤容
貌矜莊吉人寡詞非禮不動李唐有國公仕爲客
省丞首先主祀之特加任使凡所控職皆與先達
長者侔勤以繼之所至皆理累遷至館驛副使嗣
君即位轉閤門副使遷客省引進使凡時務制獄

于

多命公與馬倘理持平甚稱時譽宜布招命出納
必信監護師旅威惠得中不從泄以取容不矯激
以忤旨故考績無玷而主恩益深累遷內容省使
後王即位兼領閤門使遷領娑州刺史初國之戈
船皆屯於石頭城之後廬龍鎮下命曰龍安軍旅
之重任也於是復兼龍安軍使明年改潤州監軍
使權領州事善於爲政大洽民謠逾歲樹遷遞領
饒州觀察使兼左龍衛神武護軍公固辭兵柄閑
嶺之地嚴險遠遠鎮守之寄常以爲難又命公知
忠義軍兼建州事莅政三載建人安之會都下受

署

兵羽檄相望公詞援軍資度援舟師奔命之衝道
路相望猶以不獲身先憂憤成疾朝廷方命公爲
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檢校太尉使者未至甲戌歲
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公署享年七十以十二
月二十三日葬于建安縣某鄉某里前夫人蘇氏
繼室安樂縣君孫氏皆早卒子三人審元審屑審
餘公以忠烈之風處親近之職守以周固務以法
度身貴而志遜祿厚而持廉凡同列者使于諸侯
率多貪求浚以成俗公獨淡然無取出入無橐士
君子以此重之及邦國淪胥衆右降皆向之聚斂

有 身

者肖馬無餘此公令嗣克家門族如故識者知有
天道矣鉉少參近密與公常接笑言道義相期有
君寮舊聲歷永已爆慨長悲惜其風猷思其論談
昔衆子野之卒湘東王爲誌矣而邵陵王又銘於
羨道羨道有銘自此始也故仰圖前躅連而銘云
表海之塵世載厥聲辰矣君子心純道貞奉職軒
陛中威禁營持令四方宣風百城衰哉不淑永矣
思誠舊國禾黍交情死生寓毫頌美搭攄寓嬰

故鄉貢進士劉君墓誌銘

君諱鶚字仲翔其先彭城人也炎靈之裔繁衍禹

無之字 人 孳 則於

卯占籍廬陵蓋重世矣高祖滉祖珍皆不仕父雄
嘗從九江辟司兵掾自免去職閑門之教不肅而
成有三子君其仲也質性純素智識聰敏年十有
五即知屬文未及弱冠馳名矣至于事親孝事長
悌與朋友信接鄉黨謹動不違禮居常慎獨故州
里耆耋與時之名輩推重焉郡舉茂才擢升上第
明年而宗國淪覆君慨然知時之不利也於是閉
門却埽爲學益勤以爲今之文人率以詞賦取高
先王之教化蓋蔑如也乃擬天下之務論古今之
變著法語八十一篇大抵宗尚周孔以質百氏之

考
詞　貞

惑視其書知其人矣皇宋二聖崇古尚文郡因孝
秀親臨考覆君以詞場舊望復為本郡升聞余與
翰林學士賈公承詔先考第于南宮賈公重君之
文以為古人之流也乃第為高等而君猶難進易
退之節與外敦內恩之容及其殿庭復不中選退
還鄉里篤行如初寶慶三年九月卒于家享年四
十有三嗚呼有才有時命不我與自古同歎可勝
道哉道又累褒不朽之謂也即某年月葬于本縣
化龍鄉折桂里之原禮也君娶郭氏先十日而亡
子師望文綺皆得父風其有後矣二女長適太原
郭方次適隴西李某師望以余為父之知己也故
千里攜訴求誌其墓云銘曰
嗚呼劉生江楚之英才識兼茂時命難并沒于白
屋閟此泉扃立言可法何必浮榮刻茲貞石永閟
高石

徐公文集卷第三十

嘉慶庚申秋七月二十七日用影宋大字本校訖

影宋大字本校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間有十八字者今不書
無使字
季　銈
季　雍
秦
此行擠一字

宋故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責授靜難軍節度行軍司
馬徐公年七十六行狀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東海郯人也周德之衰徐王
以仁義所歸者七十餘國乃避于江淮之南會稽
太末里有廟存焉積慶所鍾令嗣蕃衍故自烈考
已上皆生于會稽公所撰改卜合葬烈考太夫人
於洪州西山墓誌詳矣公與弟鍇為烈考即世年
皆幼稚太夫人撫育教導皆以生而知之咸以雄文
興學克振令譽公未弱冠以歷擢褐為校書郎直
宣徽北院機命文翰寔專司之以名御容稱先主即
位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緋試知制誥辭達典雅智
効勤恪嗣主初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親受命
草詔者無所經據不根事實辭是致議忤旨左遷
泰州幕職途中詩云浮名得利信悠悠四海干戈
痛主憂三諫不從為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尋朝
權貴咨曾忤遠郭林泉已遍遊唯有戀恩心不改
半程猶自望城樓謫居三年嗣主知其無罪徵復
本官仍知制誥公餘力攻篆書歷越陽冰而與李
斯為等爽著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

章 此行省一字

除並傳於世斯為不朽矣文書論議與故贈捴相
韓公同志齊名時人謂之韓徐及江淮之平建州
也而福州與越人拒命不服使陳覺為延晉招撫
之未報遂擅興兵攻取時軍帥不一聽而無上又
出不以律衆敗績而退乃歸罪二使將誅之時陳
覺之使國老宋公之所舉也於是上表待罪蓋欲
救解之遂械二使以歸聽命公與韓公議救此二
人則萬姓謗讟之怨歸于上二使首領之患在於
齊丘辱國容奸斯為巨蠹遂同上書極言其罪追
正刑書克協衆心式沮狂討嗣主覩批答顯略口

徐公行狀　二

此行省一字

昨陳覺之行實太傅發之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
司太傅無救技之詞有自訟之表以是之故得不
再思何者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唯舉人偶失可
得與言直是詐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昔魏武
帝衆降劉琮之勢將兼并吳國張昭時居朝右為
吳老臣一旦勸請其君臣妾於魏此謀不以為拙
曷以為拙乎賴周瑜董力爭而止之及魏師之敗
昭亦羞赧自廢吳大帝亦不之見責彼二子孤若
懷憤悱之意積之久矣此除長流遠郡斥為庶人
五木被身一家根藉永從流放與死何殊卿等要

此行十八字

貞 此行省一字 下付□

國情深除折意切諸所徵引批荅未諱公與韓公
同表謝略曰伏讀批荅曰卿等憂國情深除折意
切是陛下知其折也又曰永從流放與死何殊知
陛下必不用也既知而棄雖在何為公事君匪躬
嫉惡好直危言危行始終不變率此類焉每嘗拜
中書舍人公嘗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
己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壬子歲翰林學士江公
知貢舉始以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盡復舉場
之故事獨由公左右贊成之江公即長興三年廬
華下及第嗣主因問此朝取人何如卿比來江公

徐公行狀　三

唯 張綽

對以此朝公薦私屬相半若此來翰以公道選材
實無有此事嗣主甚善之中書舍人聞之以為皆
大朝及第不本江公之意甚銜之時宰執皆非名
第同力欲罷此科遂下制較應舉為明年公兼判
文理院遂首言此事據復不可遽止乃以進士張
仲尼　鳳賦米觀老子猶龍賦郭貢無聲樂賦
卯癸石城虎踞賦寫之以進遂下制云去歲所司
上言皆罷貢舉本難久廢況以經李其諸邑舉人
並宜依舊解送自此不復廢矣公之為文長於典
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為貴其武成王廟碑序末云

徵臣學冠當師用懋無偽求明再入故無經國之
才宣室御運幸對受釐之問將使延州聽樂長賦
雅正之聲把上受書世出帝王之佐將莊武帝廟
碑序末云徵臣闊色無功封論異取思問神于先
聖祜欲事君荷蒙罪于玄穹易容掐寵唯于舊史
想見英風適當羅役之切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
頌識慙邑子見鎮南國刊銘戒望至尊所改又銘
末云謝傅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先迂睿略斯
皆拔大相質立言邁俗豈惟情見乎辭而已矣時
江南久興建屯田楚州常州尤甚聚斂掊克之輩

徐公行狀　四

侵牟射利民不聊生言事者累諫不聽洎國老宋
公上疏主者堅執不易于是命公往察訪一如親
行可與可廢悉以便宜從事復奏公既行而屋棠
已切齒矣楚州屯非理逮入屯田之産業盡還本
戶百姓讙譁感泣如釋桎梏次至常州亦如楚州
處置協比衆惡之徒擊以禮作威福擅運私第將
罪蓋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狀不容自理鍛鍊
深刻將置大辟其貶制乃張緯所草末云尚以年
齒方壯文學甚優特屈彝章宜從流放于是長流
舒州時弟鍇任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亦貶秘書

郎分司東都公尋左遷泰州弟亦貶烏江尉及流
舒州親友臨江相送解捐有詩云昔年悽斷此江
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波上
又分飛在同城三年唯游覽勝境披覽典籍尤工
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蔕芥于方寸撰周將軍廟
碑銘文宣王廟碑存齋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
之文刻于貞石及量移饒州未登途而周世宗之
師過淮取舒蘄公遽攜家梼小舟由皖口歸昇州
公賦詩末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
其情發於中不顧言之太直如此明年授太子左

徐公行狀　五

諭德未幾復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
時周世宗弭兵修好侍嗣君以優禮異數凡章表
往復討論關色多公所爲及世宗崩祭文冠公視
草嗣主嘉賞時人傳寫爲之紙貴傳嗣主殂于豫
章護喪歸建業後主即位官職如故而訪問詢謀
無改嗣主之道其知衆也不獨考其文章必先察
其德行故難於得人出參校舉者最稱其淑優以
子妻之其所聞策五道盡時務政理之要後主並
親爲仍俾詞臣悉對之後主以尚書省綱條弛
紊官司息業積習已久思公正之人以糾劾援振

之從公為尚書左丞逾月而罷以尚書右僕射游
公判六司拜公為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尋
以憲署曠職出史傳文非喜直清不能嚴肅拜公
御史大夫而使用諫脉者道不行于是奉身而退
拜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以先朝命脩嗣主
實錄乃專以屬辭比事為務後主每有著述必令
公兄弟視草而後編錄故雖說公為之序文集弟
集賢舍人為之序彼昔之二龍兩驥焉足以方故
令名焉王師之南伐金陵也公慈病謀莫請使于
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辯姢分諍且服罪降君以

卿入為請脤不翦奕世之國祀已行遂拜右僕射
同參左右內史事及覲
太祖教奏忠懇執議誠信雖不得請
太祖亦甚嘉歎美其秉節無撓既復命自以不能
副後主之望雪江國誣不變其新命為爭從後主
歸朝授太子率更令
皇上登極素知公之文學優贍久司敕令特授直
翰林(院)學士院拜給事中侍從
鑾輿下并汾襲偽之地巡狩犯博運入寇之虜中
威耀德因璽懷來告至衆熟諳不填奏雖翰林諸

公盡匹帛之載而公亦與有力焉數年拜右散騎
常侍屢遷左散騎常侍未年公著靜齋自箴篆
書刊石寘于座右曰爰有惡吏柚此陋室風雨可
蔽戶庭不出知足為富娛老以逸韜冠婢冕虎皮
羊質慎之勿疑永終譽吉後之君子觀之有以見
公名重而謙德成藏密與其一無所鑒而竊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不可同年而語矣惟公未冠
筮仕名籍甚日彰夙習非聚學辨問之所克也
秉心忠正治身儉約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自幼至
老思其聚斂貪冒未嘗繫寘于懷俸禄所入不問

多少隨時共費而已居處未安不務顯敞但聊以
蔽其風雨量家所受餘分貧親故舊知寡止焉與
人交有始有卒必誠必信久要不替雖中或不善
人無間然初與禮部尚書常夢錫給事中蕭儼之
為莫逆蓋以二公常從宋國老徂于締[illegible]之業
歲山惡每章言其罪公亦同力嫉惡先主嗣主因
寵度為廣故不任之以政及宋國老寡平因陳覺
李徵古協謀不軌貫盈事發同時極死嗣主追念
常蕭與公嚮昔敢言果今日之逆禍也時常公已
卒因言曰夢錫常欲殺齊丘恨其誅戮不見于是

此行擡字 下行同

季 於

贈石僕射爲遣使主從容言及此事公且曰若賜
先卒不見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
之目覩朝典况臣屢忝官列八座矣獨蕭儼之往
爲理官以教爾失親然吉州以老告退頼以臣令
所居官授儼之姪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
建業以公所陳刋慰勞特授工部尚書以年過懸
車致仕居吉州給奉禄終身爲公于內外族親無
疎密待之如一其有孤焭無告者皆姅合收養稍
家之有無隨事拯濟婚嫁視之如家人子雖謗口
謗讟紛紜盈耳公自信不疑唯恤孤念舊是急不

詔 季 於

知其它又左遷鄂岐亦至九殺譴矣有子曰惠直
朗州桃源令先公疾卒女三人長適左贊善大夫
高名卿次女適國子博士吳淑先公卒次女幼有
才淑未笄而卒公享年七十六某年月日以疾終
于鄂州官舍恬然神氣不亂唯謀家人勿哭以爲
坦化但備以殯歸于洪州西山祔葬于烈考太夫
人之塋即以某年月日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
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也公業修儒行奉五常而
不懷忿獨遵風槼三寳而無玷故其主言詠德久
而弥芳矯性觀妙老而益壯實古之人歟允備遺

前空四行

風化資鴻筆謹狀

徐公行狀

入 院 兵 於 此行擡一字 此行擡一字 此行擡一字 署 於

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
海徐公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昉撰
上即位之元年冬以學士李昉獨直翰林詔太子
率更令徐鉉分直視草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
論文許之始也越四年春
天子率六師親征太原并壘既平遂北幸塞垣耀
光廬龍秋七月凱歌歸于 京師軍衛之中書詔
填委公援筆馬上應答如流以底畢勞還給事中
直學士院如故又四年授右散騎常侍始罷文翰
之職端拱元年 帝親耕籍田改左散騎常侍積
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秩勳至上柱國累封至東海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淳化二年秋九月檢校
工部尚書出為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明年八月
二十六日晨時起方冠帶遽命筆硯語左右曰吾
疾作矣手疏一幅約束後事又別看一幅遺者天
地之毋書訖而終年七十六陝西道轉運副使鄭
適來邠州遂出家財竭力襄事即以其年十月奉
遺靈柩還 京師權厝于板橋東南之佛舍愛婿
國子博士吳淑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秘

徐公墓誌 一

此行擡一字 父 上 於 於 於 此行擡一字 謙 此行擡一字 於 於

書遂以公山訃聞 上覽表軫悼詔出內府錢二
十萬賜其家及明年七月洪州奉新縣義門胡仲
堯自撐葦具舟鐵迎公之喪葬于洪州新建縣西
山之鸞岡原奉遺命從先塋也公字鼎臣其先會
稽人自言生于揚州曾祖諱源祖諱嶶皆隱德不
仕父諱延休衛尉卿贈左僕射才高道直有名于
時公幼孤與弟鍇皆苦節自立未弱冠以文行稱
于時仕江南李氏周旋三世歷校書郎直宣徽北
院尋直門下省三知制誥一遷司封郎中內拜中
書舍人尋入翰林為學士自貶官起為太子右諭
德由尚書右丞為兵部侍郎為御史大夫由大夫
為吏部尚書由尚書為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
暨讓不就王師下金陵隨後主歸朝以太子率更
令奉朝請今諫議大夫張公泌說公在江南時恭
太夫人慈訓不妄游下帷著書雖親族罕見其面
年十六遇李氏先主霸有南土辟命累至釋褐逮
仕書府懸是經史百家燦然于胷中矣其典誥命
也落筆灑翰應用無窮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體
當時名士如韓熙載者無敵尤長于制誥公與之
齊名其撐摭密也居中守正無所附會雖在家宴

徐公墓誌 二

撓　於　於於

居如對君父其恭愼也如此當時用事臣有陳覺
魏岑者樂禍好權多撓時政公嫉之如讎其學貢
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
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爲得士公帝內史舍人
綸每主文柄亦以直道自持故江表後進力學木
至者聞二徐爲春官多望風引退其精鑒無私也
如此其持憲也當官執法無所屈撓姦邪爲之側
目權貴因之斂手當時言風憲者惟公與故御史
中丞江文蔚王師之渡江也公將本君之命使於
朝廷且乞緩師以奉祭祀　太祖引見謂公曰汝

主託疾不朝弃事大之禮況吾兵業已行與中輟
之理歸報汝主善爲之謀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
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　太祖亦爲之動容
厚禮之遣歸初大軍已圍建業後主恩命于交兵
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請行後主[illegible]謂之
曰爾旣往卽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公曰是行
非全衆令城中所恃者救兵柰何以臣此行止之
後主曰比以和解爲請復用決戰卽是自相矛盾
于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
之重但置是于度外耳後主操之泣下曰時危見

李　洊　於　於　易　錫賜　於於

節汝有之矣及歸朝
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於汝主
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
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
太祖于是歎息曰忠於所事者乎汝當事我如事
李氏命坐存撫甚厚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
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義多質疑于公[illegible]是琴詩
倡歎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得甚歡故工部尚書
李公穆有淸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
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祜負才

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
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
城府眞奇士也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
旨蘇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公仕
朝廷將二十年前後錫賜所得俸祿所入備伏臘
外未嘗畜聚一金所居之地僅庇風雨惟古木數
株每夏秋之際霖潦爲患頹垣壞宇人不堪其憂
而公處之晏如也江南故人子弟曁親族之孤遺
者來投于公歲無虛月公分廩祿以郵之虛館舍
以安之殆于終年未有倦色有布衣蒯亮者老而

佗 貞 過其於 知 於

多誕游公之門僅五十餘年九十猶矍鑠不衰每
從江南朱諸公公置之道院日與之碁未嘗語及
他事而待之如初公嘗言江南有處士朱貞白書
語人曰今人或言不欺神明者吾嘗佩服斯言不
欺爲欺心之事有故人謝岳嘗爲歙州虞氏令剡
又與之有隙凡選舉之制通七十即罷去遂奏謝
年過不堪任時江東初下仕人有可疑者咸質于
公謝因私請曰某之齒公寔知之前朝廷問公不
欺望公言未七十但言不知其年即幸矣公曰君
之甲子某具知之而云不欺是欺天也前或見問

以實對其至誠無誑又如此公爲文精思敏速
或求其文不樂搆作令其臨事見召立爲草之云
建則意壯毅疏則體勢疎慢公處婚兵激言江南
宰相馮延巳常語人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
則不足觀惟徐公不然率意而成自造精極時人
以爲知言所著文多遺落今其存者編成三十卷
又撰徐幹中論作質論數十篇集耳目聞見之異
作稽神錄二十卷並行于世公文學之外長于篆
隸其書札之妙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
者無不寶之以爲楷法任常侍日奉詔與直史館

正 朗 於

句中正等重修許慎說文自撰韻譜一十卷學者
服其精博公嘗慕老子清淨之教莊周齊物之理
故內不能以得喪動外不能以榮辱干然而爲學
之心老而彌篤在邠州日以時俗文字訛謬乃親
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止如蠅頭過數萬言年
高目明洞毫末其精力不怠如此夫人太原王
氏子朗州桃源令爽直並先公而卒長女適吳氏
早亡次女適左贊善大夫高湛又幼女十七娘才
淑過人未及笄年而夭自爲誌文辭甚悽楚息孔
門四科德行文學洪範五福壽考康寧在于古人

鮮有兼美惟公高才懿行善始令終所謂登孔門
之二科居洪範之三福也銘曰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惜哉銘曰
祖丘軻兮宗老莊參三寶兮歸五常生雖揚兮仕
建康歸聖宋兮老大梁返幽土兮葬諸林文
人兮今也則亡嗚呼

祭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壬辰十月辛酉朔十八日戊寅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兼秘書監上柱
國李至朝奉大夫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判館

於

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收之張詢等謹以清酌
之奠致祭于　故左省騎常侍徐公之靈惟公詩
識宏才麗文茂學如金之渾如玉之璞天賦混成
不加彫琢頃在江左已聞素權及來　大庭難不
仰止周旋清顯殆將二紀相如視草隱明近侍叢
籍稱絶典謨侍體其詳如繭其直如矢令問令望
之才之美令也儒宗古之君子五百年來一人而
已道屈于位遇　休明之世未盡仲才困扣命當
衰晚之年不得志嗟乎天地之間人生如寄自古
迄今其誰不死剝素髮之岳頓復何悲乎已矣可

徐公墓誌　上

竪　　於　於

惜者悔於遠郡斯澗千里鵩鳥之賦未成二豎扣之
災奄至浮子惠子止一女鄧伯道兮終無子比素
友清交門生故吏可以失聲而長號泣潤而屑涕
以為天道難忱善人如是至受敎文字抚孝子之
禮徹之洞有瀟湘敦故人之新迎旅櫬扣西郊
風切切兮雨蕭蕭靈筵修兮素帷動奠聆響扣啟
寥鳴呼臨喪一奠歷共冤之可招尚饗

東海徐公挽歌詞 四　李　主

吾道亡宗匠明時喪大儒傳家無嗣子封岳有遺
書命若長沙貫名齊鄴下徐不知千古後丈行猥

質論

誰如
歎及韓夫子侍家弟楚金人持聯壓重世集二龍
深絶謝頃懸德識雲亦碎心可博黃壤下埋泯此
琲琳
海內才名士儒中學問高病猶不擇卷老亦自揮
毫當開披皆識古書誦豐秀如眼百牙牘筆補一
鴻毛
說文修古篆論質者新詞尚父鷹揚頌周玢永戴
碑家藏為世寶手寫作人師揚不歸寶室君望問
受璧

徐公集誌　八

獨主　驚諱　譬

薄暮鄉郊遠何人不慘顔無兄兄呈往有妻攜表
還舊宅猶認水堂東郡屋開平生衣上淚今日為
君斑

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 此上石誌中之一

徐公真丈夫不欲文章伯江南兵未解臣憂臣慘
戚公殯其難若求使上國歷攝一言仲少息恐
等責其君罵且數執手泣沾讒謂言知有說何此
忠義激天子叱在庭諸讒言宜赦公亦從容對曰
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略其小
我有春秋辭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屢登事為

題　貞師　於實

心苑梅帝令德

後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為三十卷表杜閒夫
正儀令翰林穎川公丑為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
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乎遊騎省之
門深嘗鄉里之舊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
庶傳德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鄭卿劉而公所
作墓誌挽詠等列于右次用姦茂實評題于後以
記歲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
殊序

空半格　州

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
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
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陳公彭年為之序
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為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
仕天朝為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既謨
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
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
為後學法者繫文集是賴年世寖遠兵火中存鮮
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板以傳紹興十九年
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
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　琛跋

影宋本[illegible]無名氏叢書[illegible]

余向藏舊徐騎省集即新鈔本亦不多得既聞吳枚菴茂才嘗向雪
書連善本多手鈔者訪之已質他姓多方措求始得一見末有跋語是
金侃亦陶者云此書錢宗伯從宋大字本縮為小字本錄出題借
鈔者其多而未就已置之矣後從香嚴周氏說及是書云有影
宋大字本遂丐歸展讀適書友自錫山故家收得鈔本校
吳本頗舊行款亦與影宋本大同小異裝璜數日𠃵手校其
誤雖縮本仍然而宋本面目約略可見宋本亦有訛脫鈔本
間有空格處當是據其文義以意存疑此時悉據宋本校勘
不敢輕易係宋之識識者諒之宋本遇宋諱避之甚嚴知宋本
確然可信而影寫者職焉遵之知非毀毀傳錄之本矣
嘉慶庚申七月白露節後七日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

河東先生集十六卷

（宋）柳開撰　張景輯

清鈔本

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柳開撰。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歷典州郡，終於如京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開少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又改名，改字，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中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集十五卷，其門人張景所編。附以景所撰行狀一卷。蔡絛鐵圍山叢談記其在陝右爲刺史，喜生膾人肝，爲鄭文寶所按，賴徐鉉救之得免。則其人實酷暴之流。石介集有過魏東郊詩，爲開而作，乃推重不遺餘力。絛說固多虛飾，介亦名心過重，好爲詭激，不合中庸，其說未知孰確。今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爲古文，實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齋叢談載開論文之語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士禛池北偶談譏開能言而不能行，非過論也。又尊崇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殊謬。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實爲有功。謂之明而未融則可。王士禛以爲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闔闢嘘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違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

張景述

河東先生集目録

卷一

默書

名系

字說

續師說

海說

應責

卷二

東郊野夫傳

補亡先生傳

韓文公雙鳥詩解

揚子劇秦美新解

卷三

漢史揚雄傳論

太甲誅伊尹論

李守節忠孝論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重修孔子廟垣疏

卷四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鑑
玄風峒銘
延齡寺新堂銘
湘漓二水說
來賢亭記
龍興寺新修殿壁記

卷五

上大名府王祜學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與張貟外書
與范貟外書
答梁拾遺改名書

卷六

答陳昭華書
答臧丙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代長兄閔上王舍人書
上符興州書
上王太保書

卷七

上竇僖察判書 第二書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上主司李學士書
請家兄明法改科書
報弟仲甫書

卷八

與起居舍人趙扆書
上盧學士書
上參政呂給事書
上史館相公書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與鄭景宗書
上郭太傅書

卷九

與司諫劉昌言書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與李宗諤秀才書
與韓洎秀才書
再與韓洎書
與任唐徵書

卷十
在滁州上陳情表
知邠州上陳情表
上言時政表
乞駕幸表
參幸宜表
卷十一
皮子文藪序
五峯集序
昌黎集後序
送臧夢壽序
送陳昭華序
送李憲序
送陳說序
卷十二
送高袞下第序
送姜涉序
贈魏祖彈琴序
送馬應昌序

送任唐徵序
送仲甫序
送高銑赴舉序
卷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大師元藹自寫真贊
真贊
五箴
表姪哀詞
贈夢英詩
諷虞嬪詩
贈諸進士詩
卷十四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志銘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銘
宋故積夫人墓志銘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志銘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參軍柳公墓志銘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志銘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君
墓志銘
宋故柳先生墓志銘
卷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崇安郡侯孫公墓志銘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
志銘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志銘
宋故河南府尹闕縣令大原王公墓志銘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志銘
卷十六
故如京使柳公行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門人張景編

默書

昔先生將沒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蓋貫其義景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憂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動至變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無不有也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為無所為萬物熙熙有道有治道萬物擾擾儒之為教防亂也為功惟深所主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靜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亡函夏多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醫之家其無亡也善弈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廢善久必揚惡久必亡讓失之守守失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殺大惡必生小善不襲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

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憂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所欲念賜半思悅仇緩寃求大與小卒終無哭求小與大望仇而拜家無毋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信密漏所親作者然而若畏知也衆美詢為衆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暴也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卒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適時為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懦惟言多行怯丸無勝怯學無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道死為霸之事馳亂趾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拯弊多功拯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赦之不及也責失其心赦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寧勝嗜也終所秘也甘奪其味貪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焉秀豪姦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尚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觀異有思知所達也

名系 并序

與進士高本也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代為文名曰愈翔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間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為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如彼之賢已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名也孔子同周公之道不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丘楊雄亦不名之曰丘與軻也韓愈之于儒可謂專也已矣亦不名旦丘軻雄也止名之曰愈矣北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在稱已之身同其名乎若桀名放勳得為堯乎紂名重華文命得為舜禹乎管蔡霍三叔名之旦得為吾周公乎使魍魎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名身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歟乃善惡也王丘名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軻也況後其時而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乎已乎司馬長卿

慕藺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藺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昪之臣名齊丘者為當時之人願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名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之知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名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己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材善則善矣奚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己之材不若於彼之賢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乎譬猶賢愚皆曰人豈足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

為肩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人於道孚得同曰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人之道也聖人作經籍以至書傳記錄存于簡冊皆告于後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說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與太史公胡繼周樂集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後進者名生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誦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請字於開開字之立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大壤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有於和哉天地和則風雨雪霜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蟲咸若稼穡秉蘇乃豐不和即日月星辰錯亂山岳河海崩竭饑饉疾疫相繼寒燠晦明失候君臣和即邦國郡縣以理兵民官吏盡誠戎狄蠻夷來賓禮樂刑賞無濫不和即姦邪忠正淆混文物聲名霧弊讒佞誅戮大興社稷宗廟是憂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味之和食之安聲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

和而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難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難也久而尤節之懼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尤忘之喜怒行焉嗚呼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名生為邕寧無念也開字生以和寧與恐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世將用邕和也邕其和諸世也開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 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嗟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乎故後其辭而作續師

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閑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彙然豈能自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傳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皆昔為蔽匿乎聖賢其何紙焉蓋師之

益乎人良足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遂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烏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仁義禮樂媺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祿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媺大之以蓄其族小之以奇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兵商工之心為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請下也則亦曰善從捨世善附于人僥取其祿位而來餘慎無為己所知也

嗚呼舉天下而罕見從師與尊道者矣斯不足貴也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惡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惠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甚易于力而速其神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乎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趣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海說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

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
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
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往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
皆不究其本詭亂其辭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
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
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炎熾其質故
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
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
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
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

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水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
海自古已來積衆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
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水矣物之情與人之情
豈遠哉尾閭苟不水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予今
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乎是知尾閭之
說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
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
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
其說亦以誣矣予以為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
血人身之有血常會于腦會而復散歸于四支之中

苟會于腦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
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為物之
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
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
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涌而
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
則混溢天地墊溺生衆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
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
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為山
融為川結為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所改

易融為川者則流而不止浩浩奔涌豈融為川者即
往而忘反結為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
曰大其形徧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萬物乎是水
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
是知結為山者古今定矣融為川者古今亦定矣又
或言海有大魚曰鰌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
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鰌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
暮有期此之說鰌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
其穴與海相併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
為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

之氣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逞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於人也然說於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爲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書其辭以廣乎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

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乎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從乎吾矣故吾若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欲行古人之

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從吾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爲我罪人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門人張　景　編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甯愈者名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也家于魏君鄉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派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爲郊子以爲邑矣吾以爲野子以爲士矣吾寧知郊不爲邑士不爲野是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于家則稱曰東郊出于張則稱曰魏郊以別內外之異也野夫性淨然根而不滞浮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攝之于後不忘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怯晦乎若無心莊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爲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爲明風雷不疾其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忌賢愚貴賤視其有分足與之往還益見深厚或持其無補之心者謂其真若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討其利雖復已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皆異竟不言之然終

未有能出其度內者父兄有以誨而勉之野夫啞爾
笑而對曰小兒輩徒勞耳吾嘗捕虎于穴抉其門以
利刃彼于內踉蹌躍萬變奈吾當爾隘之阨乎翔若
類之翁〻哉或有賓自遠方至卽佩虔以待之遷與
之宴笑寢處無少間矣父兄有曰汝胡爾爲也一何
太疎易乎殊不察其彼之人爲若是無乃不可乎野
夫曰彼人身吾人身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
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
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已苟無所間于人卽孰
忍間于吾乎父兄以爲然賓或告退卽解衣質錢以
責之或貧餓於時有若可哀者雖食減口以遺恐恐
然猶慮不得與之久濟矣不慮其己之反困也或曰
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
吁哉君子計人之急豈謀己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
義斯所難也當貴富而將施之卽孰不爲能乎且司
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著書而多離于夫子之
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姦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
若此也吾所恥耳或有信佗相忿者野夫曰汝來前
何故深憾乎且汝謀彼以復怨彼作報以圖爾而禍
不泯循環然將何止也汝無恨他人之不我善蓋自

不能善于人耳汝苟周於人卽何有不汝豈美乎汝
見盜之爲行乎其爲殘賊污惡雖父母亦不能容耳
反有同類而相感者尙皆須身拒害有以甘心爲交
之終始也蓋無他能感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
是翔汝輩皆良民乎愼勿若此也仇聞之者或相解
去焉野夫家苦貧無終夕之粮無兩時之服年始十
五六學爲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
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
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
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爲亦不責可不可
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
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爲文諸父有于故里浮屠復治
室者令野夫爲記以試之野夫時臥疾中援其言叅
望矣一旦徵硯墨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
成家人以爲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
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乳妻兒言將我獨復其古
家何咨客乎聒〻哉大徧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怏
且實不繫于時也誠以從俗爲急務野夫略不動意
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楊王韓以爲企跂成以爲得
狂痴矣後日有制作出于時衆或有下之名乾德戊

良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譏諷為尚功將餘半一
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
家流乎衆聞之益不可謂測度矣學以化俗為意烏
乃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為軻雄之徒也捧
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
之曰不敢避是顧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
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劣
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
氏于以不追韓也開寶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
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

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書焉野史也或
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
疎略而誕辯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奇簡而
採摘下乎范氏不追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
二家之良者或曰將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
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用不用在乎世吾何知哉
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納經之所
出乃作天辨海說經解三篇大能極其事而證其非
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以而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
六經以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

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
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
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
焉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
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
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偕信得其美觀
其文章行事烈烈然純二公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

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
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
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
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
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
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
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
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
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名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
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

未悟者衆恙以為雖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奥
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
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
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
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己出辭義爲故號曰
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稟若
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
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
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我
止之辭意遂紛亂縱復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

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及當其逸于今不
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
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供亡不知其
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生論以定其是非用質
其言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
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與教不能及之故大
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
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
者亦不過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讀
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度書究典

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
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
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
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
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
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
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
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
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

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
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
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
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
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
之立言不執其體致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
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關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
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
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難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
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

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竟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復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童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推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史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徒仕于世而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斬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

補之者夫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依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恒輩之曾及也矜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体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況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韓文公雙鳥詩解

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閑暇中授以昌黎詩三百首開與之會即審誦評其尤至者一日予嘗曰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無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于後

高公子奇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末同故曰落城市集巖幽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辯喜詭比將壞其時也末知斯執耳予辭曰不然夫氏韓之為心憂夫道也顧行非孔氏者為喪矣忿其正日削邪日寖斯以力欲

排之住復不得極其世植復不得動其俗唱先于天
下天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欲盡言以剌之身公曰
何謂也予曰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釋老釋老俱爽而
教殊故曰覆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又
予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于中國故曰海外
來也後漸而盛故曰飛：到中州也公曰若是言之
釋之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興也予何云俱不在于中
國乎昔聃著二篇之書以授其關令而乃西逝矣是
自此而起身予如是無乃悞料韓之旨哉予曰然且
聃之昔在中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暨西入于夷因
化胡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单其心而後
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耳是非中國之典也故韓
俱云若是矣夫釋之爲教也務當民俗拳之架宮棠
宇必處都邑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爲教也務當
自親其身收視反聽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鳥
集叢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二教之雖來而
未甚明于世各沢然矣言三千秋者以其時久而極
言之也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盡于物故曰
各閉其口而銜乎萬象也後之正道漸衰況妄之風
漸盛故比之春風焉謂其卷地而起以其卷世悉如

之也百鳥皆飄浮者衆邪以興也釋老乃得競出而
翕于民久益張矣故曰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也
有耳者聒皆聲有舌者反自羞謂其能妖誕而聲極
也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多善于著書以亂夫
子之道故曰舊饒聲從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
謂其道或世不用也泯泯遂至死乃休矣世既織權
其釋老也說惑於上下之人極極又不可究其根無
之又不能究其機送皆欲捨其生而從矣其間有念
而殊其衆者能大其休聲以懇于上故曰雷公告天
公以假爲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世將復其不敢于
生矣故託言云自從兩鳥鳴而留光照亦收矣蓋
謂其帝王之道不能光行于天下也或有將智之人
將斡運其世務或詠或經以全其變則惧所以言之
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而故云怕嘲詠矣挑抉其草
木誅求其羸羸謂其無所漏脫于幽微也苟亡不息
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
愁憂矣故云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
其時無春秋矣日月亦莫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
疇矣周孔之道亦絶滅矣故曰周公不爲公孔丘不
爲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遂分爲雖行於世也各

有拘其時政矣故曰天公乃怪而各困于一處也然後世得不全絕其言也道者乃云百蟲七鳥鳴而復啾啾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然而使民爽也各守其方而省度矣故曰既別其處而能閉聲省愁尤也尚復民之信奉者衆耗于世而害于物曰亦不如其厚矣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千暮食其牛亦千飲河生塵而飲海絕其流也其末句云還當三千歲更起鳴相酬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矣復有其甚惑者久而見與也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以三千為言焉斯惟韓之在釋老罪非其他也公以為如何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詩亦云是矣然子能識之信子于韓氏也達其玄微也哉

揚子劇秦美新解

昔人咸謂斯文媚莽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已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纂之前莽實僞貌而近如是亦可庶免乎曰劇于秦而美于新揚子之全德此焉虧矣今承往言亦曰然也嗚呼下漢氏幾千年無一人識雄之旨蓋君子微言而首比于惡者也或曰子獨異而將誌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子曰吁揚子之志譏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称曰

劇之類也且夫目其辭云是者其旨悉存于間也夫秦之為不道其惡也有天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比于五帝三王莫有其善也比于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秦上下也故曰劇秦美新矣大凡褒貶于人取其善惡類而較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類比之如稱堯舜云者兼而是同其善也桀紂云者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較之即一惡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其善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前堯舜桀紂云故今揚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焚詩書大宮室起長城巡天下隸臧其宗周也曰劇也美其新謂其惡亦異于秦也雖其竊漢祚與臧宗周同且無諸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德不如周享國日淺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然其臧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秦劇也新美也斯又聖賢之深旨在于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子言斯即然矣其何下之辭云云乎予曰吁之辭云云者蓋蔽其名譏之所　也若顯而僻之即君子微旨何在焉禍且

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遜患者也首亾生于斯焉言苟不隱其志後苟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曰然詩三百識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怒于時之王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稱雄之文將若是也予曰吁異乎時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之人何能有焉蓋聖人覩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戒于後世也非如夫揚子親居於莽之下也或曰若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郎署若不言乎叔孫對于二世也偽婦其言而免于猶蓋上之所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名莽無二

世之問何如是哉予曰吁當莽之時揚子不得不自言也凡人仕於世大小之分各異矣當大而不為之大即事之失矣當小而不為之小即事之偕也且叔孫無居於揚子之位揚子有過於叔孫之名位而拘之名而累之揚子獨以異於叔孫也在于分之事使然也叔孫若昔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復代而誅其名也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也士之遭于不道也居其迯者禍切之處其遠者禍間之危行以言遜能者可避乎悲也尚時有罹其辜者焉況揚子之懿若是而

人乎與世當不同也莽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足于己也必甚矣子不聞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投閣之禍幾死焉如是揚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呼知揚子者在于斯罪揚子者在于斯昔之所謂後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于餘也得不盡若此之類者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門人張　景　編

漢史揚雄傳論

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于子雲乎經籍豈異於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

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于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勃乎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于道者也天豈罪其為是乎天能絕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罔能罪恶而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反同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于恶少而不明于善也多矣班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蓋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也不可從而書矣况為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褒貶之得失此不能正況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乎于此不曰良史也

太甲誅伊尹論

汲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經傳既終始獲是書因紀于後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

亦當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耶且伊尹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不惠于阿衡尹作書以訓之甲再不聽命尹乃營桐宮以放太甲能遷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其位書有太甲三篇載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傳謂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謂其甲既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允德執其中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己過曰拜

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與居于位也尹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將告歸復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書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雖其辭已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其甲與尹之始終事情畢見于此竟無言誅尹之說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復佐于後王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云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是其後王極誦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君臣差見其父子間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辭遽惑于此苟伊尹竟匡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豈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輔矣復以其自立為君而又七年以求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奪君位也為逆甚矣太甲能潛出以誅之豈肯反用其子

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年之文夫子沒後諸國雜記之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耄忘散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國叙書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生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間得古文科斗之書遂以所聞伏生之口傳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于壁間科斗古文證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

命序悉言之備矣苟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有誤即古文科斗亦證矣何其漢代諸儒暨安國亦若是耳獨舜典也下能辯之哉倘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國之徒何在焉是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年之書疑其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獨曰此書若是有所雜亂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偽不分矣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撰述者乎家

有殊古史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于世身没冢之書多是其世之本耶壁閒之書多是其冢之書也予曰然若書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覩虞夏已來之事各用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脩其本矣豈獨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謂諫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立者此多有所賴歟予曰古者君喪嗣立諒闇者三年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時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後之伊尹實居冢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

既復厥辟者是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云湯崩子太丁未立卒乃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三年崩立丙之弟仲壬為君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自湯至甲內有兩帝復經七年何其伊訓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也又其紀之下辭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其紀年称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典

馬遷之紀顛倒而獨孔氏之書年祀帝王有此差異孰為非乎予曰遷之書與紀年之書若者類也皆非聖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遷之書其下之辭紀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無所異其商書也予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欲自廣耳孰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惧其皆孔子之言于己無所大也須以參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常謂慎其所為也蓋惧其若此之惑于後也

李守節忠孝論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盜竊結叛謀陷澤以死其子守節以潞下待罪皇帝命捨之又授單牧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生哉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于親則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于義則先其君而後其父矣臣子有家國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污名也止可亡身以存行不可亡行以存身若守節也于君不見其義于父不見其親敗家而傾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或曰守節之事胡為不見義于君不見親于父也予

曰夫義者道也親者情也道所以出于世教情所以生于天出于世者不可以違生于天者不可以逃且守節之父謀逆之始不能盡諫以制其亂頌君于深慮勞師于屢伐已復從之是于道也失其義矣父既成于大逆死于不善安而領其敗恐而居其後是于情也失其親矣或曰守節非不以諫其父其父不聽之禍心以萌姦朋國謀篡其父死斬佐年以降如是無乃可免于此哉予曰不然諫之不以極其道不如不諫矣夫諫有三焉有公諫有力諫有死諫公諫者謂訐其事之可否論其端之始終析以短長取以

逆順是為公諫也力諫者彼衆以是我獨以非訐其不道以極其言稱其大禍以懼其意進不以退久不以止是為力諫也死諫者言既不從情既不移可殺已身以厭彼志是為死諫也如此始謂極其道耳且守節豈能有是哉取其公諫也則不能明于言取其力諫也則不能劉其誠斯二者尚未果矣矧能以死諫之乎或曰古所謂三諫不從則隨而泣之若守節之諫其父也必以力諫矣言必極于敗禍事必沮于兇姦如謂之隨而泣之者守節于父也莫得其道哉予曰古之所謂泣諫其父者豈在父為大逆乎叛君

謀國殘民興師聊或曰史之事既異其古子之諫又加于古復何使諫乎予曰可以死諫矣或曰子之意謂死諫也以其萌之性既酷暴而陰忍莫若以其諫不止而被誅于父也予曰不然言不見聽乃可當其父之前聚之中大呼而號曰今此之亂違天地與日月鬼神亦所以待誅也夷狄亦所以不為也我言不從汝逆必行敗而吾亦被戮矣我不若先其汝敗而前自死以免其名為背君之賊也觀汝之輩後日死且百毒而加身不及吾之萬一耳而後或刳心以明心或抗喉以斷氣苟當以力諫不從即可用此以諫

矣且不聞守節之有是哉安能存其親之情于父也或曰若是守節既不能之失于孝也故聞命矣其所以斬佐年降重城莫于君也有志乎予曰夫斬佐年降重城蓋以其父已敗勢已傾不得已而為矣或曰苟守節之無是心即不斬且降矣乃其夙志不有其助父于逆背君以叛當父未死之前雖數行而被其所拘未能也既父之死而遂成其志矣予曰若謂以父之所拘即可置身馳匹馬歸朝廷待罪于闕下以明己之不從父于逆用免其惡名也是其見于父力不能制其亂于君誠不敢失其節也何其父敗已死

而謂夙有志而抑所不能行也縱實有之已亡何自
辨其心哉或曰然苟守節能若子之言逃歸闕下設
父如此而復敗死于外當有他人肯以斬其佐卒以
重誠降乎苟非其守節即不如是矣子曰夫作叛者
筠為主矣筠若不固其禍机雖姦黨百萬何能作乎
主既已亡其下胡為曳哉一以失其勢二以惧其死
三以畏他人之先四以樂有利于己有此四者孰不
降乎何在獨守節而能哉或曰夫守節之當是時也
甚幼耳年始逾冠成長于貴富之中未能知其人事
矣非不能如子之言乎曰若謂其幼而未能知人事

即何其見父之敗能來降乎苟實幼而未能知人事
即亦不能有此也蓋其實居父以藏志觀存亡以射
利萬代之姦賊也甚其父之為不道矣或曰皇帝何
赦之又授以任乎子曰皇帝御民賞罰各從其取捨
也于彼為之即不忠不孝也于我取之亦是其大過
而少有功矣或曰子若主朝廷將柰守節何子曰吾
若居祿位主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疏請以殺之用
謝其天下之忠臣孝子也

代王妣君謝漢帝疏

臣妾奉詔出妻單于衆謂臣妾有怨憤之心是不知
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謝陛下以言用明臣妾
之心無怨情也夫自古婦人雖有賢異之材奇畯之
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婦人抑拄至死亡因敢雪于
心況幽閉殿廷備職禁苑悲傷自負生平不意者哉
臣妾少奉明選得列嬪御雖年華代謝芳時易失未
嘗敢尤怨于天人縱化幸于明主虛老于深宮臣妾
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國家以戎虜未庭干戈尚熾胡馬
尚牧聖君北憂處煩師征用竭民力徵前帝之事興
和親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國家
深思遠謀簡劳省費之大計也臣妾安敢不行矣況

臣妾一婦人不能違陛下之命也今所以謝陛下者
以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是大臣之事也食
陛下之重祿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為陛下謀之
曰將宜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軫
顧之憂疆場無侵漁之患盡繫于臣妾也是大臣之
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閉為心
寵幸是望今反有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戎靜邊戍之
名垂于萬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憤也願陛下宮闈中
復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後用妾于單于則國安危
之事復何足慮乎陛下之心乎陛下以此安危繫于

臣妾一婦人臣妾敢無辭以謝陛下也

重修孔子廟垣疏　李准拾遺請作

儒宮荒涼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會府之下尊師者吾未見也聖人礼法行于天地間萬物賴之而相養苟一日暫廢則日月昏陰陽錯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也由吾道而進者頂巍焉冠身曳大佩享太牢而坐豐屋王公大人貴是極矣過吾先師之廟下則忘而不領忽而不恭坐于圖像陋地遷且覆席皆曰何害于吾也其有日齋戒其容月給費其產崇夷狄之教奉髡褐之役則未見稍怠于心求福田利

益也苟釋氏能福于人王公大人今日貴富何不由夷狄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師之道之教也我知其端矣大者欲塞其責小者將貪其利塞責者以其剝害蒸元蹐亂道德見釋氏有他惑之事圖在屋壁俱身死之後罹其毒然故損家財贖其過矣貪利者以其命將夭而能壽疾不瘳而得瘳居位則見遷窮貧而獲倍謂能祇信福在其中以此而言得其誠矣王公大人尚若是也矧其愚不肖歟々者乎斯風寖淫天下從化若洪水墊害大禹未生將何以救之也於乎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罔之

者不知其力反趨于異類乎視其垣墉圮毀階廡狼藉痛心釋氏之門壯如王宮吾先師之宮也反如是哉聞斯言者得不愧于心乎將今責按舊圖建修是陋處先達與後進華出金帛用資其費況不逮釋氏之取萬分之一也崇吾師之宮以昭其德吾先師享之亦無忝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門人張　景　編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稱聖人之德者多比以天地為較量而言蓋以其至大故也天地之有形橫亘太虛中許億萬里不啻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附而生之廣億萬世維固維存是可為其大矣一旦或毀而不見其大也何有焉先聖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壽年七十有三恓恓為旅人為陪臣作詩書大易春秋禮記之書取三才洎萬物經而緯之極其道者不越于數言身非天地之廣

壽非天地之永歿而且久終古益顯以是而言斯與天地並德而稱大也天地其無間然乎天地尚如此剋餘者可與孔子為其等倫也歷代帝王能知之者乃立像貌建宮庭以時祠祀尊之甚者則封之以王爵命被之以王袞冕自國都至州縣廟學生徒詔使如一唐季失道疆夫戾頑割裂土田競專制令梁周五代弗克除削

我太祖始憤起斬伐得十八年下荊取湖降蜀擒廣州剋江南攻修官嚴物完兵彊

聖天子今紹服神休合吳越甌閩來走歸我不四年又盡平晉地萬方六合剗刷滌蕩悉絕穢垢潤州在江南為上郡有孔子廟當僭偽時闔法式莫肯崇葺之兼以提年荷戈拔剪壞壘日蹂躪作落然蕪穢弗堪周視紕淮長任軍章懺倫剝宰魯少思太平興國五年冬聞自常州知軍州事授

敕知此州吏盜貪矗檢夷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我生明撤舊創新告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已下門人大儒之像各塑繪配享于座廡功成乃刻辭于石以紀之文曰

謂民無知斯寔乃欺廟成來觀其樂怡怡歎嗟與言

嚴師崇教以齒以胄我將子致里門郊路出入謹讓晨趨夕息峙所背向不爭不踏安用刑克移之四方可則而庚日升于天視察明分霾蔀害黑其何為德伊誰諶之曰聞曰適適佐宮官判州通職（右贊善大夫通判州事張遹同修此廟）率吏奔工九旬力畢仰瞻庭賢群侍翼側拜堂下伏淚如雨惟聖成身豈同父母罔識得生肖類毛羽冠衣𢕟𢕟帛錫而用言政行訓從學道重以報之恩新此像宮家興禮儀若魯之風當

明天子以文求士詰詔八紘率弗如此復古尊儒去夷即雅化行未格皆為達者

時鑑　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部樂安里峒有衆氏因之會其族南扨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泣全部州以靜之明年春衆氏来歸魁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德處險近賊蜀雖通貊吳莫容舟嘯萬羣蠢摧壘倒関豕踣圍兵狡黠殺己蠹纖曷存嗷徼何奔虎狃恃力通死囚逸隼鷙誡捷懷餌受緤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牢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礼可式翫兵竟愚怨懼興禍貪慾生過狥意成朋悖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美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王不補積滓非污来紆往丕愚睽智暖然照事著利洽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尔攸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誡永終

玄風峒銘　并序

出桂州東枚慶林觀背山下有峒出風淳化元年開知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于峒傍曰

桂東叢峰穴空通風凄肌森慄沒骨侵心瑩雪若潔

凝冰若冽暑守若焚周陬流毒其何如斯為能去之嶺山巖巖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奧迹情候乖朔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寒冬暖朝順夕変反側無恒夭厲相仍榛莽垂豸横亂患害性類所專造化奚違我来峒中百慮時窮偷然自釋忘歸終日勒銘巖石用紀成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咸慧新堂銘　并序

桂州西峰僧咸慧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慧之師詢祖師意如慧開與賛善大夫張洲為慧作新堂以居之有問慧之行何為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勇能進不顧死者足為善將矣況如孫吳乎交朋間視其友無欺者足為義士矣況如管鮑乎為政廉以平足為良吏矣況如龔黄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誠者足為賢臣矣況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者足為孝子矣況如曾損乎為文理勝辭者足為大儒矣況如荀孟乎惟慧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地況入豪貴污賤之門嗚嗚如狗鼠諂竊我百善萬惡心動即生身遠自滅畢夷方之外殊而內同者止是慧能潔其行與之善將之下商較其輕重慧亦足為真僧矣由湖湘而南問僧者待慧為諸先冬

十二月堂成開詔龍州任得峄閩留文堂下為贊以
銘之
知生為役兮無息無利是同陷迷兮出求以異復本
逾元兮丸執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贅之寄巍
兮潔行世〻超然遐邁兮時雖可泊窮觀永古兮何
足有貴萬類千變兮終為易是包極六合兮未充貪
急精明至止兮深藏自開維堂斯里兮犹多餘地章
蛙草樹兮藤〻茂翠環鄣俯觀兮勝情與智祖源師
派兮成流善繼于家于國兮有懸名位畫塵夜燭兮
昏貴若醉城闉巖岫兮疑畫相似渾淪奔徐兮孰思
而謀陛步天達兮海贍難既吁嗟贊之兮離垢脫纖
我寧爾及兮勝境澤滯

湘灕二水說

湘灕二水始一水也出于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舊名全義縣東南九十里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南北為其二水北為湘水南為灕水求其二水之名于書于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乘舩泝湘水而抵嶺下復以灕水達于桂州問其嶺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相離水也二水異流也謂其同出海陽至此嶺分南北而離也二水之名疑昔人因其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灕水也其北水所為湘南水所為灕將有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也水陰屬〻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相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以其北者入于華南者出于夷華貴于夷也故以相字為先焉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為上為先名湘也即離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灕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之分名為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為湘為灕也凡為字皆命名者也名者總稱物者也古之以萬物錯雜俱難別識也乃以名各記之夫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象有因焉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灕江為灕字疑其不當為此灕字也當以離字傍加水作此灕字也又字書古無此灕字酌其理增而今以為字焉亦由古之他字皆以象以理據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于自然耳亦皆由于人者也于今悉為世所用矣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為不是耶凡事亦無古無今焉惟其為當者是也即湘灕二江之名孰曰非乎若以其南方為離流南方為灕江也即所設之象其殊

矣

來賢亭記

人之學善文章行事烈〻代爲之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欲願與之知企慕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不及也覩夫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又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絶言而不相談或嘗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未嘗靜坐思之不爲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實者乎因而誨之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搆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

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者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者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趍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予將來賢之徒于人〻將來賢之名于予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擊古矣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道隱師居是宮作是殿立是像柳子以王事繫于斯（時任宋州錄事參軍翰轉運使和峴誣予盜廩金被制降使劾之以拘于寺中）參見而問之師謂柳子曰余聞在佛時有大賢智施功若力能消除世間一切災若故于今傳其道者未嘗廢乎嗣其法見夫有形有動者當罹于災禍間疵亦至矣太虛中天地或有災變日月或有災伍邦家或有災雖人民或有災患夷狄禽獸或有災腐草木蟲魚或有災害予欲如在佛時皆使免焉故以行是菩薩願能消而除之予曰佛之力師之心果若是〻亦大矣亿其

言刊于石以爲師作記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門人張景編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謂人莫之知也知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夷狄之中生不識其礼義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生不成人而夭或聾或瞽或瘖或痼或狂或愚皆疾之廢也不幸也歟或生當亂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殺拘之以俘虜旦不安其游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驅役受人之制限賤若于犬

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為安習于弓矢之勞生為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為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為賈務于斛斛之任唯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溺為老佛之徒誑于誕妄之說生處乎輿吏之職掌于責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育德懷仁而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無不惜乎此矣生而幸者少其人我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莫若己之皆儒者為幸也曰昔我吾子之聞儒者也幸乎幸乎不也已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已之者甚乎天之者也焉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乎儒何

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盡其節與朋友不能交以義父母在不能奉其誠居鄉黨不能與仁者處見善不能致而學以及之聞利喜而趨恥貧賤而棄附勢而媚容者雖乎身為儒而曰事乎其君子觀之不幸也歟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者也開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夷狄之中自五歲而讀書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嘗時使誦孰事之文章與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望今日覬達執事于是邪我苟或夭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亂墮于執御之中廢先人之業雖為賤類縱今逢執事于是邪

也何能進于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歟又聞粗識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其志誑時以安其身苟行矣而進于執事之門亦負慙而自愧矣開竊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焉執事倘不罪而寬容之成乎開之大幸矣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二書

開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乎下以求知譬之登高山立其梯焉前者苟躋而絕其梯則未躋者無由而來矣前若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躋于斯梯忽時而絕則吾雖遑然迅于猿猱然利于鴻則

亦莫致是之發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于下為下者必依于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祿任無以尊獨行而無從獨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為而無朋自絨而無門矣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恐將見其國亦不得于治民亦不得于安也國與民亡其治與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周之世常舉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亡或存故不逮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衰亂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

君宰相之下立百辟庶尹非徒奉其職而從于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于國也我國家四海今治者蓋得執事者之在于任也執事之心固常在于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獨有礼部焉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而舉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試其藝能擇其行義得中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聞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于有司者為少其一二矣況其無賢与能茲是庶器之人乎況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于執事乎執事之來也棄其父母之邦表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衆也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士咸謂執事于鄉里必多乎聞曰君子之心與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以鄉里為情者將以天下為情于民而與國矣千里不足私也數夫不足黨也據其士者達于上下相由之道也厚與不厚者取于賢與愚之分異也有之將以濟其道亡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備求而偏任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譽肆成而衆不鮮瑰然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州郡豈敢遂望貢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材

於時而若無用器于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于執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齋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罪而與之進退揖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者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開之事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貢于有司而敢遙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縣州郡而亟得拜見于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以報執事耳姑進其書而謝焉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開再拜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進謁之礼非為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散收拾有所蓄其鄙忠士咸謂開傷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献之開懼其失也遂取舊所著文寫以五通登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私心復悔逵擬易之又慮以殊其次第之儀時日相懸不可也即俟于後以別有開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學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々焉鑿地而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内以豊于外有餘

也外以資于内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舉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于十步措而視于月之光迹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燭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昧其東西與北焉衆人也斷其為原曰達于未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々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所以闔開闔也者經三才而極萬物也運之于心而符于道矣善射者亡其鵠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與矢

其射之器也嫩習必以良調必以勁則發而無失矣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礼知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礼者貌之体也知者神之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体則無亂至則莫闚盡則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帰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貴而售者丕以大價布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償而咸授焉仁義礼知信寶也來若與

之逵者拒之順于夷若華背于父子兄弟亦不能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與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賢人得之者数衆人得之者不逵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義考之終身能窮諸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迹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犹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数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哉成乎事業散乎文章未然也于其不學者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乎天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發聖

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與弃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為存也歟世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生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比較而遠蹴不迷其往矣識見而處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声律為能刻削傷于朴声律薄乎德無朴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其玆在于

切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亂君子不由矣君子之亂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不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刪去其偽者也大達必小通小達必大惑似有在乎天之性与師之功者焉小道不弃乎學大惑不可得乎道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悉容之廖乎德不悉德之廖乎容也文悉辞之華乎理不悉理之華乎辞也理華乎辞則有可視世如本用之則當是而已耳或曰小子有志哉言也無傷于穎害于巽乎曰登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誤

則有濫于進矣與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常法無道則存而為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絕于今矣文不可遺焉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亂號令于民者其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也形于外而体于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子用已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謗之咸然使至于善矣故六經之用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子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餘者亦何往哉曰幾于苟矣于身遠其取舍之使于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久者當曰點自于心矣悉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構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由于心以出于內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若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心而為君虛終于文而成乃寔習乎古者也始于心而為若寔終于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

知之矣不能者反是猶乎假彼之物執為己有可乎重之以華飾為僞者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古乎又何為言古乎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于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于古者有不好者哉曰若是能之其倫于經乎曰不可倫于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達矣其不度卻陋近獻擬文五通書以諭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疏以剌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疏而理簡氣質而体卑用于時不足為有道之貨納于

人不足為君子之觀安而貢于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于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開再拜

與張員外書

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于縣令之親于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丶總其縣縣之政總于其令丶丶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与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俱亂不得其安雖無兵革飢饉之災民猶不完民業不經矣在國家擇其人而授之矣任不尊于府尹州牧其任則府尹州牧闕其令之政焉嗚呼近世凡事多喪其道與前不同不知為政之道也政繫于民則由于縣令休息之也政以仁義忠信為宗今之見言仁義忠信者反謂為時不識其變者也如此而欲天下國家治者難也政愈急而亂愈多法益峻而犯益衆矣且夫政須學而後知矣不學則不能得其道也不得其道也則事多拘于性莫知其制度之所節也過之慮其太甚不及慮其有失如是大者不能輕以取之小

者不能重以捨之欲政無敗者不可得也是以用其任而居之者民與于訟訟身陷于刑辟歷丶有之亦理宜也昔賢人者六經在其政也垂于萬世將使後人學其道而用于民焉非所謂空言者也人之不為兵農工賈之徒生而讀書誦習有所成立由有司而得為仕也惟相借以聲譽相導以階級所知者但苟名而竊位焉咸不考其為學之本也學者豈為名位以設其道也為政以立其教也古之為學于名位故有所關學有所成而後試于政焉可即進不可即然退之于今皆不類于此所以罕得其良吏也足下亦

所盡見之矣近者獲得拜見聽足下所論之辭見其為政之道焉正合古人之所常佩者也上于國而從其公下于民而順其私不畏威以曲其誠不凌弱以斡其事平慧而存其恩緩法而革其姦故足下五十年間治民事官有善〻之名朝廷謂之為良縣令天下一人而已蓋足下得其道者也非從學而少習之依于聖人之詩書礼樂大易春秋之旨何能及之哉真君子者也今之為縣令者皆異于足下一以闕其學二以失其道故不得其理焉予每念朝廷如足下者或老耄昏廢不勝大寄即宜處以顯高之地卑為

仕者令問而師之學其臨民之術詢訪論議成就其業使得致于政也而後求其無良者日漸少焉苟有僥倖之徒懷兇而飾僞好利而貪榮冀能容措于内矣如是而官不清而民不康者無也國家欲速其治平之道臨民而能善者繫其人也茲為原乎足下覩之是言也小子于政何如也

與范貟外書

孟春晦日東郊柳子言于范侯曰世之學者取于今而不取于古其名問雖顯而事業不著世之仕者專于身而不專于道故其祿位雖尊而德義不彰取于今者是謂趍于時者也専于身者是謂好于利者也學者以名問為華而事業為實苟能于華而不能于實曰妄于學也學之下者也聖人恥之予亦恥之苟能于華而兼能于實曰通于學也學之中者也聖人可之予亦可之苟能于實而不能于華曰達于學也學之上者也聖人多之予亦多之仕者以祿位為輕而德義為重苟愛于輕不愛于重曰濫于仕也仕之下者也聖人惡之閤下亦惡之苟愛于輕而兼愛于重曰守于仕也仕之中者也聖人容之閤下亦容之苟愛于重而不愛于輕曰强于仕也仕之上者也聖

人貴之閤下亦貴之故予多其達于學也為文常務于教故閤下貴其强于仕也為政常務于治教以仁義為先治以忠信為本先者仁以存其誠義以制其体務在于其敎也則予不能趍于時果名問不顯而事業著矣本者忠以事其上信以臨其下務在于其理也則閤下不能好于利果祿位不尊而德義彰矣能趍于時能好于利者未有取于古而専于道也是曰小人之徒歟能取于古能専于道者未有趍于時而好于利也是曰君子之徒歟小人不能及君子之事故其名問顯而不永祿位尊而不固君子不足取

小人之任故其事業著而益光德義彰而愈明今之學者取小人而弃君子則子常反于是〻以子也不得不窮為一旅人今之仕者亦取小人而弃君子則閤下亦常反于是〻以閤下不得不阨于一外郎乎所窮之乎身也何足為窮乎若窮之乎文也則是為窮也閤下所阨之乎仕也何足為阨乎若阨之乎政也則是為阨也況今君天下者曰聖寧天下者曰賢又將見子之身不窮矣閤下之任不阨矣乎覩閤下之為政也盡得其專乎道而務乎治也不足復言之耳閤下覩子之為文也未盡得其古而務乎救也則謹

以碑銘箴疏論等雜共一十五篇獻于左右閤翼閤下知斯言之不佞也惟于愚不肖與閤下望其等倫則有懸于貴睃矣開再拜

荅梁拾遺改名書　開翰開寶壬申年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乎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其事實具在野史趙先生傳中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先字之以其韓柳猶名于唐時欲其子學也紹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愚之所自若東郊野夫傳者于論言之備矣其傳諭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亦所以見小人之所為盡于是矣述自庚午歲野史既絕筆凡九十三篇三十卷總于東郊取諸經七篇補之復自發其號曰補亡先生也去秋八月已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于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門下實為之舉進士矣竊翼于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于常輩而是念矣不謂公學待曰賢過于韓吏部賜書責其不至曰若肩于韓而為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疵瑕累于小人之尚信公于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聞命矣然若韓氏之録順宗紀淮西碑佛骨碑羅池

其文在于今其事顯于古是非豈能曲于蔽與誣者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為軻雄之徒也于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耳李諫吏採録于韓氏近又以傳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于公即使不足道也昔先師夫子聖人也為獨立于古今矣焉遷氏紀老聃傳即有他辞以劣于先師也是亦其復有大于聖人者也剔其餘為賢者哉公之以韓氏未歷為可賢也蓋公之大于韓氏矣亦若李聃之與先師夫子也不其公見之者異于人哉得不責之乎若救小人之

更其所慕也即小人本在漸而不在于久矣幼之時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韓之文故欲肩矣逮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是以補亡先生傳曰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復探六經之旨以而有包括揚孟之志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斯亦小人之志不執其名于肩韓氏矣傳又云或曰子蔚之名甚休美者也或者發埴之緒摭其有愈綴先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夫人之生名以殺也識別其于世矣義以志其事名之所出必以美而在其已之事矣從于善而吾思夫盡者也吾改肩且紹矣斯可已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斯亦小人之志又周于此矣小人雜著文中又有易名解以辭其名肩愈而將易曰開也公以是觀之小人果何如也夙昔之心正符公今之言也公謂小人之文竄六經之奧正百家之失廓堯舜之王塗張周孔之至治管晏之儔霸者之任未敢其小人之所包括也即倘小人苟寔有是

豈果在未名于天朝乎復白疑之矣有耶無耶望公細而閱之亦蔚所貴于公之文中有傳向名斯在矣敢承誨命速定曰開旅館書然又思不生言無所當道者急于報謝勿怪之可也開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門人張　景　編

答陳昭華書

辱足下之知遇聽我于言譽自念無所可有狀其云
而答其諮論詢謀者也足下思于道者可也其取于
我者即未敢的然當而受也然不可虛費足下之辭
繞無其說使辜足下之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為人
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夷狄蠻貊居
于四方之外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
不知學所以夷狄蠻貊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

場苗生而離々然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于
庭戶久而至之矣曰漸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于友
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工
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毀而器
不成言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々焉就其工者也
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
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學其大道也曰存
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々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
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怙則知之達則擇之土耕
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稼乃植藝乃立力勤則獲

之信心勤則通々之與利其斤而伐木々斬而斤愈利
盖金周剋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已行脩則知其君
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之先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
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
而原于道々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
仁以伸之禮以致之道所謂王者也曰觀書而欽其
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爽故可取
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
皆書也何独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
其林藪孳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鷙焉龍翔乎天變化

其神氣霈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攝陰陽是
賴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
其百子之說亂矣老佛之徒起于夷々謂極于數也
至于中國則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經
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百子老佛之流
老佛之識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亂老佛惑聖人世
不容霜降而蕭艾死松栢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
佛廢經明焉駕而馳者不出于康逵則覆而顛于險
矣奚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為也曰吾學于經也
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

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腹而已耳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耳曰得之于言乎于行乎曰行不言則傷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傷孰與其傷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〻行相備者也可称矣始者吾不敢期人之知將欲視其可否者自納于聖人之道焉亦不敢謂進然至于此也本在學為文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既離淨麁異其一二之大者焉及出交其人得其旋君之贈裴叟甚厚克謂君孟軻楊雄韓愈之流安敢異于斯言哉每抱惕惧罪責其生且聖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復起豈足勝其

楊墨釋老衆之為害哉孟軻韓愈尚不能各排闢其二者況我之能〻總其二君之力乎使秖見其不自度量之過也足下示書又若教君之言使我將何處也不可不為足下以言之矣慮其尤教君與足下無称于我者則試使觀其道焉

答臧丙第一書

吾子遺我之書辭意皆是也然我謙〻不敢退讓于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已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公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止于古心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

而豈以私責于我乎乃覩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使我昭然弗惑于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此道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望我之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與窺乎聖人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于此者固萬難矣吾子勤而慎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于是者始由吾子之道而來吾子能如是也我得以一一而言之耳嗚呼聖人之道傳之以有特矣三代已前我得而知之三代已後我得而言之在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孰而行之用化天下固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于

辞也昔先師夫子大聖人也遇于堯舜文武周公輩周之德既衰古之道將絶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弊廢礼乱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于下也付其德而不付其位亦天之意厥有由乎付其德者以廣流萬世不付其位者忌拘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得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于今則有闕焉是謂以政行之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独有其德也不任于當時之政功德被乎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者能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常得而觀之耳厥後褒微楊墨交乱聖人之道復將墜矣天之至仁也

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
知其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
闢之聖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又常浔而
覩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漢天知
其是也再生揚雄氏以正之聖人之道復明焉揚雄
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覩之耳揚雄氏沒佛于魏隋
之間訛亂紛紛用相爲敎上扇其風以流于下下承
其化以毒于上上下相蔽民若夷狄聖人之道隕然
告逝無能持之者天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通氏
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餘年俾韓愈氏繼登

其區廣闡以辭聖人之道複大于唐焉王通氏之書
吾子又常得而覩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亦常得而
覩之耳大敎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
虛言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
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未知天使我之出耶是我
窃其器以居則我何德而及于是者哉吾子之言良
謂我得聖人之道也則往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夫
將及之則我思從今之述作者乎今之述作者不足
以覩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常得而覩之
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荅臧丙第二書

吾子再遺于我之書觀之堪三復而嘆嗚呼聖人之
道果在于我矣吾自梁漢覩從我者三人而已請其
敎而尊于我則往之數子依吾門而是居未若吾子
之好我也屈己之道勝己之辭推而廣之使我誠之
非其賢而有文善而有勇則焉足以言徵之哉增之
以既高補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于是吾子之言誠
為多也独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辯
其文兼其政遂其用簡于人其功扶于時吾子浔之
而不為己之善取而謙于人讓不在人必在于道吾

子之言于我也果在于道矣讓其辭而取其道我足
以勝其吾子之取乎吾子取之于六經誠是也辭之
于我誠將報其可而已矣夫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
取于今則華而無實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
政在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
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
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
之于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吾于今取于我也非不
知吾之得也將責吾實之可行也不可行也故知吾
子之好我也在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弥光矣文

之異乎古哉心之久乎是捨其辭而不足復其誠也吾子言曰子愼而重之使我尊乎古也敬而倚之使我專乎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乎斆也謙而守之使我備乎德也巽而言之使我危乎辭也矜伐乎今之文則世爲我之罪人矜伐乎古之道則我爲世之化主之言也謗取乎小人不取乎君子若取乎君子者則吾子之言也不得謂我爲古矣吾子遺我之書蒸蒸爲如言之不能及蓋憂乎道也世何得乎斯人哉我何得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其文之困乎時也將困乎時則我有吾子爲矣若吾子不在于此則我

文之與道也豈能昭明乎先師夫子乎吾是告乎吾子〻不憚言之數也時有關乎我則道有幸矣豈徒我身之是爲利也哉

答臧丙第三書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乎言而强乎道全乎力而公乎人尊我之誠能盡乎此誠之尊我若是也則三有其說始言乎子曰子達乎古文矣弁諸聖人之堂將入乎室也再言乎子曰子之文克肖乎古聖人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亦先師夫子之文並而顯之亦不廢矣又言乎子曰子爲宋之夫子矣如是也

敎斯深矣言也小漸乎大是曰其順言也義止乎古是曰其强道也晦用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乎賢是曰其公人也如謂吾子之不仁是吾不信也乎不材德無盡在乎此苟虛其己而稜其言則使二三子嗚其鼓而攻乎我〻豈能遠其二三子也若其吾子之言有可疑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之道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乎其果不在乎夫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則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乎今而反取乎古也專乎技理之文是我獨得乎世而付之聖人之道不誣乎已曲乎其志

從乎其衆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于我矣又若夫有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于我也曰果在于我也夫聖人之道學而知之者不得謂之爲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謂之爲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俯耳我之所得不從乎師不自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況今之人溺于華侈斧乎勢利能求乎身能忌乎道我若從其師以學之則隨而亦化之矣若學之曰果也似有薄乎道哉今之學者依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人之道則不謂之爲學也能學乎古聖人之道則是

聖人之道在乎今之學者之道也我不自于學而得之是言曰果也故我之自言得于聖人之道也不曰從學而來也我若學而得之不自曰果也又若孔子者周之大聖人也生不自知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不自知為大聖人也若不自知為大聖人也則又何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豈以自知為聖人也即與當時之人爭一國之位苟存乎莽而已歟非不治于世也當諸侯用伯明德弗宣是見阨于衰季也天苟與其時孔子豈止位及于一國乎敷治一世乎將使堯舜之垂衣裳

也若其執御耳夫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孔子知其道之不行也故存其教之在其中乃聖人之事業也後之學者著一文撰一書皆失其正務尚于辭未能知其聖人述作之意又安可出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外歟用其文而行其教也固然也矣聖人之道豈以復能刪定贊脩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即曰果在于我也但思行其教而已其為教也曰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得其時則執而行之化于天下不得其時則務在昭明于聖人之德音與存其書使不隕墜何必刪定贊脩乎況經聖人之手者文無不備

矣文苟不備則不得為世之法也何足為聖人乎夫我言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即不在刪定贊脩也在于此也吾子言及于是也亦失于辭之執耳若吾子以我為宋之夫子也亦在此矣天下之知我能如此也亦若吾子之謂我矣又何誣于子也誣于天下也況聖人之道不可誣于人也苟可誣于人也則三尺童子坐于儒宮端弁以處師其民以師事之曰聖人之道在于斯人也如是誣之可信耶孟軻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贊脩于六經也揚雄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刪定贊脩于六經也韓愈得聖人之道豈在

復能刪定贊脩于六經也聖人之道孔子刪定贊脩之矣天生德于孔子不可偕也孟與揚韓或厥文昔微或厥大昔晦則持而明之閑而闢之從于孔子之後各牽其辭各成其書以佐于六經是曰得聖人之道也得之也三子不在于學況聖人之道不可學也得之者是曰果也我竊自比于三子之行事言之為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亦不為過矣亦不在于刪定贊脩矣又若讓六經于仁人不讓于不仁吾子之言誠是也我雖巧飾其辭而能拒之哉吾子能讓于我雖非其至仁亦無爭其吾子之讓也讓之者不易納之

者亦雖讓失于讓則為不知人納失于納則為不度己能知于人能度于己是曰君子也是曰智者也吾子讓之于我不失我納之于吾子亦不失也又若矜伐而取謗則敬授命矣敢不承教然其間有疑者辭何已哉若謗之取也無擇于君子小人則君子之與小人道是同也又何辨其等倫哉若君子觀我之文謗將何取若小人觀我之文謂我矜伐于今之人是將與謗也則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將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則務將教化于民君子誠之小人歸之則謗之為漸也何由而起哉

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則不在于古之文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輕佻侈靡張皇虛詐苟從時欲求順己利是可取謗于人也況我之文不在于此無求利無從說則小人觀之何得謂我矜伐于今之人哉謗不可因而生也若其君子之與小人俱不可取也固為然耳復何疑哉若以堯舜之理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被其德不能與謗則謗從何而來矣桀紂之代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蒙其惡是能與謗則謗有自而作矣夫被堯舜之德也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謂之為全德也何足為與

乎蒙桀紂之惡也亦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得謂之為全惡也何足為亡子君子既被其德況于小人乎君子既蒙其惡亦況于小人乎若以我文之比于君天下者則有間然矣夫君天下者善惡責于當世存亡繫于一時唯文之與道觀其時而行之觀其時而藏之時之能行即見用當世時之不行即將貽後代則文安得與其堯舜桀紂較其等倫哉孔子之于周也未聞當其時而能用之見陷于世見毀于人吾子固亦知耳若其畏君子勢而小人衆也則是君子之道銷而小人之道勝也

如此則君子之不及小人也明矣况萬無此豈君子不能成其譽而小人獨能流其謗哉若為有是則君子反為小人之未耳我之言曰謗取于小人者蓋謂時不能之也不取乎君子者謂知其道之有其屈伸也則我之能無其可謗于小人哉時如不能行之即不在于天下小人之謗亦不行矣時如能行之亦不在二三君子之譽亦為行矣君子亦不能譽小人亦不能謗用與捨屬諸時舉與謗屬諸命聖人之達節也吾子忠告于我意于諸受于道我固前言權之耳亦不敢飾虛辭以拒其穀也若吾子緘其口而默其

言又何輕棄于聖人之道乎辭之可復我故以答將
謂勉誘而取誘也則深爲失耳我苟不知吾子之道
賢于是也則謂勉而取誘也我實小人也我之前書
吾子再宜思之思之如有可復將俟于後命耳吾子
之戒于我我豈忍違其命也重以辭報慕勿能止非
吾子廣德淵深則不足如是也前之所謂三有其說
于我也敬從其言而慎爱之于乎終日論道非不專
專于力也是非得失歟取于其間者而今而後益有
望于吾子矣不敢虐也不敢誣也

代長兄聞上王舍人書

月日姓名上書執事某性識鈍劣惟通經屬辭而已
然于時事萬亡識其一焉故知執事乃文章之主也
後進于儒者因是道而不能與苟得進于左右聞若
哀憐而顧懸之則何復患乎久而窮矣某益念于此
晨夜勿廢非以文也是唯干于執事者耳某又不曉
于文章識將進而莫能進也欲求人而假手之則有
聞于執事者不可外私于人也以此經時涉日展轉
未就遂以報于小弟使敘其志致于文小弟拒而復
不可曰兄少乎哉欲進于執事者卜思焉非藝專而
學至材豐而智深則孰敢望其門墻而前矣且執事

者之有文章也換天地冠古今非司馬相如揚雄之
徒則罔能出于下自以是薄君而何堪寫之爲辭以
干乎如此將乞憐而更得其責矣不若直其事而覆
其言告于執事曰某年十三時父命授尚書于膠東
胡生日誦千百言兼通大義後二年又授大易焉其
業之習也若始之于書雖夜寢而朝食未嘗默口精
之爲文不敢自負逮年十七求貢有司一試而五登
于場越時羣雄不能中鄉亦無愧明年又貢焉加一
于初同進者乃相忌而爲仇自後歲奉于有司而登
名而天子退之自知命也時也不敢恨矣二十有五

丁父憂在家居喪後三年復求貢焉時遇執事主文
衡而綠其任寔志于執事也將能妹才某之困矣又
不果願見退于執事之下某當時頗自悲嗟是已之
不專于藝耶是已之拙趨于時耶是已之失謀于人
耶何至于此哉去年又進焉亦見黜于有司退而自
爲終無所成七上而七失之年已三十矣欲棄之而
休甘伏于聖明之世今年秋遇執事假政是邦振發
羅尼某復思而喜將有幸于執事也于古人始主之
年亦未爲過故非与衆而求舉焉未知斯之進也復
何如耳嗚呼將書之而先注文家已貧矣親將老矣

身甚長矣祿由遠矣天乎天乎何罪而是乎若此執
事苟不加憐焉某從何門而望賜所以冀執事者亦
非誣也某為兒時知執事之聲名誦執事之文章當
時遠近之言咸曰執事終大矣及乎稍長識執事之
形容執事克已登位于朝當時咸曰執事雖用而未
責也斯將入制閣而典文閣階乎上也近年隨貢果
當執事選試之內某雖不見取于執事人謂執事之
升者實為得賢咸曰執事亦未矣天子必重寄矣今
果理河朔之大邦化千里而成風某幸在貢士之流
身執事之掄舉衆復有言咸曰執事必相天下矣而

後康伊周之大諱振克禹之德音萬物生植期荷厥
恩某從而思之自念身世生當執事之周將幼知執
事之聖賢長見執事之崇榮近在執事之選試今受
執事之舉選幸為大矣執事將必為相矣以乎與言
數回咸充無虛故知衆人之謂所累非枉某若異執
事為相之日期以望恩時雖不晚某寧免于穷阨也
晚矣今當執事貢名庠士苟垂憐而拔擢之使有得
成即執事為相之日投恩在此也兄但誌之是言閑
于執事者于執事者苟垂聽而不罪之又何必用于
文以干乎某欲然不知所以為之也直寫上獻執事

倘三四讀而不倦雖加責其亦為恩矣某再拜

上符興州書

于性甚僻氣甚古不以細行累其心走四海間求與
知者竟無一人歸來鄉里日益時病常卧草堂下自
称曰野夫僕寔非野夫蓋不能苟與俗流輩徇以自
蕩厥意故是言耳每負酒過市則市人目以為狂晚
遠田野中則農夫詬而相笑是魏人不知其人負不
羈之材于世也僕亦不責之苟上位之人有于于是
也則僕始自慙于心矣故今日望執事之門書以自
言焉雖賤為布衣度執事必無加諸僕也況執事樂

善進賢服仁行義不以貴富驕物不以勲烈凌材且
九州為大北民是衆咸有斯言豈独僕也在其下而
不有于焉則使事去而自傷時失而自咎也不遠矣
僕嘗中夜不寐自疚其心滿背盡汗卒难自禁非在
乎急于食甘衣鮮求于官崇譽大況冬一裘而歲咗
朝一飯而日飽無視瘼離遠之痛無支体瘠劣之疾
蓋以其學成而不為人用道在而不得時遷虛劳乎
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自念其道即反
不如百工賤人乎且工有長于一伎民有高于一藝
則衆皆凑其室而求其力夫運斤成風者匠氏之業

發矢中的者匹夫之能而皆獲其用而活其直衛其已而貫其勇則誰不欲執左右閒以覿乎能而快乎心矣即僕也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紀古聖賢人之法作事于世為民善君反與俗伍日極詆訶如是豈不痛心哉然江湖可以自放林泉可以自娛復恐恚不能去者以明天子在上賢者在此復而思之設天與其命一朝一夕使主張斯文教民歸于古道又萬一而冀望于心也今執事閤是也忍不察其言而觀其行揩其人而愛其道哉寔惟執事少垂異待慰我區區之心

上王太保書

兵者以詐行以奇勝以謀先以勇固失此四者敗之道也開生長河朔閒讀書為文之外好尋前古興亡成敗之蹟自兒童時復見列考每每詩後唐莊宗迄于晉漢朝與北　虜戰爭之事歷歷如在眼前開今夏中隨兵饋糧北抵涿州觀其北虜用兵之法皆如往昔列考所言察其國家將卒之徒即有異也以朝廷自周世宗取淮南收秦鳳太祖皇帝下荊湖破西川廣南滅吳皇帝平晉與吳越歸閩三十年中兵出即勝謀動即成今天朝兵雖多將雖衆其為爭

勝之道視北虜猶視吳蜀晉楚之師所以閑謂其有異而乃失其利也北虜非吳蜀晉楚之匹也用非詐也不能及其心出非奇也不能敵其衆動非謀也不能防其姦戰非勇也不能擇其力輕而視之易而行之非所以利也北虜昨自祁溝之後迫此入數月也逆我師而迴乘勝也含已地之侵蓄怨也乘勝而蓄怨今其來也必選其勁虜精騎盡率其羣決入吾境勢甚銳耳劉與李不能堅壁清野備而避之非善之將者也譬之鷙獸有暴其巢窟者退必咆哮攫齧肆害于物當此之時未可制其橫猾也苟俟其怒心發

極之後徒而圖之可為易耳今聞北虜尚在瀛州界內聞計其來也背此而退乎應使閒者南入深冀先行偵察也勿以其寂然無聲謂其息也此乃謀其往耳勿以其居然不動謂其止也此乃窺其便耳今明公承命而來禁旅從生閒教乞候兵師到此即請畫出甲兵多持旌旗緩行而前至府北屬縣已來揚聲云大軍數十萬相次而至夜即多以火鼓張其兵勢仍請分命兩道而行北面城邑軍兵聞必增氣若賊虜有南顧之心聞之必未敢輕易而進若賊虜本無南顧之心此行不進而迴又且無害于我況大河之

北郡縣雲、民居相鄰户僅百萬聞王師而大丟其心寧不贖得安乎後其旬決間城池倚先北虜不進即請明公相度乞堅駕行幸天雄軍駐蹕而後進軍斬秘貝冀声援邊方若得北虜退歸河朔無事即却賊安邊之功盡成明公之勲業也開儒學謙兵不識遠大借易聞昏惶惧寔深開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seals]

門人張景編

上竇僖察判書

後二月五日開再拜謹奉書于執事今之所謂進士者天下數百人凡所能中有司之選者其道有三非材非力非智即不得從其列斯三者能用其一皆為取名之良者矣材者為上力者為次智者為下于三之中苟復能參用其二者即譽之與仕皆不失矣有能兼是者由未鮮哉夫所謂材者文章也力者權勢也智者朋黨也文章之用固如金石權勢之要疾如風雷朋黨之附粢如膠漆士或學深而行廣辭古而道周照明足以不昧其光執確足以能守其節是來取名也有司果肯遺其材之異乎士或門崇而地峻父貴而兄顯崇廕足以撞動于世上下足以盡歸于己是來取名也有司果敢拒其力之大乎士或頼茍而心險跡動而言媚趋競足以巧結于衆偷賤足以曲屈于氣是來取名也有司果能免其智之謀乎若是者果遺之有其三矣然以材而得之者有譽而無謗以力而得之者有謗而無譽以智而得之者謗與譽也俱泯然無所聞矣何哉材以衆伏力以衆怨智

以衆和其所以于其已也亦各從其所以尚也能以材之取其名者其爲行也常故曰經久而參增業復脩而位高故曰上矣如金石矣能以力之取其名者其爲行也暴故始或盛而終衰事雖成而德敗故曰次矣如風雷矣能以智之取其名者其爲行也安故時政平而道常進莫知而退銷故曰下矣如膠漆矣友朋間凡進于有司者開常以是言告之其取名之者彼于得失也無能逃脫于如或三者之中俱無一也見其來而私惧焉開本在桃東郊著書以教門弟子頗有終焉之志不幸迹來父兄以家貧令求禄以養生交朋以時亨勉趨仕以寄道故束帶冠髮編脩簡策欲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于名高退而自度其己之于時也正在此常惧者耳謂其材也即文章不合于俗尚謂其力也即權勢下列于民伍謂其智也即朋黨絶殊于世務如是求而望得也可不艱哉或謂子可從人以訪諱用次其得且失矣開遂北走是來頓伏門下以冀執事之知進退之間唯執事之命耳故以是書敢爲贄業之先容也開再拜

上竇侍察判第二書

後二月十七日開再拜言于執事昔楚人有大玉將求學價以售之者懷之日久世莫能識其寶也知秦有公子尚奇貨者來遺之以玉願納焉秦公子曰吾甚貴子之玉以吾家苦貧不足當子之直也然與吾游者有大富家可沽之矣吾爲子賈于其人焉楚人從之富之家果豈其直以取其玉他日命工成器以出于世〻咸謂非常者也皆曰斯璞實楚人有之有公子能識之其富之家乃得之于今所以見貴于時矣昔非公子之力也即楚人雖有而不得售于世富家雖存而不得市其寶矣開竊敢比焉雖非奇能畯傑之材欲求異乎常流者即開有之矣于世是所難

得其知也開執事之賢故遠以來冀執事若秦公子之識而無力也執事苟未能自以售其人即執事言于他能貴士者可取也如後日之使開有所稱于世行義或立于一時文章或垂于萬代衆之人必曰柳開之材之能實如是矣其所以知者必曰執事也致其某人得之出于門下其功或有是苟非其執事者即柳開雖異于人而安得遂其志乎某之人雖欲其賢而安得知其人乎若是者與楚人之玉亦無殊矣其所以稱者執事必當其首也此事非其委言執事度之足以信其實與僞矣古之時或能舉材荐賢者

于今言之誰不知之其曰有某士也今亦若古耳其
有玩好聞家傳一稀見之物尚貴而惜之或訪其秦
則必常稱曰某之人遺某〻之人貴某況其得于士
哉有交不言者未之有也是其知而舉之者甚于取
而得之者也又其當今之文士才子雖國家崇異此
道碌〻散滿于天下或有已得名者或有未得名者
覩其徒即繁求其人即少若較其傑出者不過五六
人耳范師回李天鈞郭果之宋素臣孫文通李守之
之筆或文或才皆謂衆不能及者也衆稱此數君子
之中曰某人者是某之能知其才也某之能重其文

也某之力與舉之也某之力與推之也且與執事或
談之豈有異于此言哉是其或能力于此數君子者
誠爲美也況其此數子之中受知與恩于執事之門
下者過半矣其間宋素臣孫文通是故僕射公之門
生也范師回之文行見李于執事非執事知其人彼
何肯如是哉李守之執事拔于孫跂之中舉其材能
使獲科舉也若此舉材得賢之名執事之門半天下
矣執事苟能固其誠執其義有所贊拕所能者誰不
延頸而望豐跡而來矣間非自尊之論其與此數君
子亦有一日之長可容廁其間矣敢望執事以一言

而見知以萬力而拔舉也不是虛矣不是二三其求
矣執事之心果肯若前方而不棄于材即聞之志不
誤其此來也事蹙時迫辭旨懇切餘其面闡死罪死
罪開再拜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謹奉所見懇〻之誠以言葬事聞覩古之人動作必
有所謀去短即長蓋其是而已矣非以固而不革爲
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其所取用于行之
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有其利而從
之矣聞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

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遷于新而
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
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
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爲當世之塋也在聞輩
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〻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
二世其爲殊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
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聞輩已視爲二世之
塋至聞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
者于聞輩又加遠矣其爲聞輩之後者即取其近爲
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殊而界矣況使不同其地

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爲閒
筆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其葬乎新塋以每歲芟除
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
繼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爲比也
爲閒筆之後者少見而長蔑之弃其舊域也必矣咫
尺之近弃其上而不覩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
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
千萬里之外去鄉遼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
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
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葬之也其故閒

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即閒以
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弃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
爲利乎弃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
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其不孝与不公者
乎閒將不爲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
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
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
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
若其塋域者也苟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
弃其塋域覩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

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
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
以求吉也即閒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
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
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閒以地苟比不能爲吉而彼
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
九州與萬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
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
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
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

矣乞以閒之此書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
于道而長于閒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上主司李學士書

二月日鄉貢進士柳閒再拜獻書于執事夫世有君
子小人則有毀譽毀譽苟不以其道則君子小人是
非不爲當矣大凡善与不善各從其類而作也毀之
爲道不善者也譽之爲道善者也故君子爲善也多
譽人小人爲不善也多毀人譽人者樂人之有得毀
人者樂人之有失是以君子与小人相反焉爲行苟
同于君子必譽之矣既君子以譽之則小人必毀之

也毀之也者何哉以其性不合而氣使然也爲行苟同于小人則小人必不毀之矣既小人不毀之則君子不爲譽也君子之不爲譽者以其合于小人而善不可見于時也蓋君子之譽者必爲善之徒也小人之不毀者必爲不善之徒也是以大君子不納小人之毀于人者以此章明其善與不善且君子譽人之善小人必爲之隨而毀者蓋于古即以嫉其道于今即以爭其名是以古今不能無毀于善者也若君子之下世無其小人即譽之下毀幾乎息矣有天地來未見獨有君子而絕無其小人也嗚呼將余斯者乎

必若小人未能世無之即有譽者或爲其毀而致失也君子不可不慮于心矣閒之于今正在此之憂懼中再自去年秋應舉在京師間士大夫或以愚文見譽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間不復列于此書者以閒所納文中有東郊野夫及補亡先生二傳可以觀而審之爲人也譽之聲從來既有矣毀之者果不能無之也昭聽返日囂囂成風興謗之徒十或一二譽閒者斯既君子毀閒者斯必小人度明公必不以小人之毀而易君子之譽閒也然自有禮部歲貢士來歲歲群進于有司也有材者

必有譽有譽者必有成既而材斯異譽斯至成斯見未有一人能免其小人之群毀也故明公之所深察者也閒之大王父諱彬唐光化中趙公諱光逢司貢士也寔來應舉趙特以勝末屬之速有移書于趙公始得一書乃遷其名而進一等以至于前後得勝書二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于第二藉是時書來止于二十六人之毀也即必冠乎首矣我先君後果作相于唐而有力扶大難之美胎乎身而君子到于今稱之肯趙公特達之能如是也閒雖不敢望踵于先人而

明公豈首使趙專美也况古聖賢人未有不爲小人之毀者在周則周公有流言之謗在魯則孔子有桓魋之毀在齊則孟軻有臧倉之訾在漢則揚雄有投閣之禍閒之道學聖賢人而然未臻其極若其取于小人之毀也不能免如聖賢人之有矣在閒思之復甚于古聖賢人之得毀也且周孔揚孟之徒致其小人之毀也止以其道耳閒之于今兼以其名是以甚于古聖賢人也明公得不念之哉苟明公不以二三小人之毀而移毀于閒即閒之名出于明公門下也閒萬啟自賀曰必矣閒再拜

請家先明法政科書

先生之為業誠至矣其進于有司也勤而㪟無功矣不利而可易之也宜矣為法之任能習而明之者豈仁人君子之謂乎士之敬進其身而求祿仕者不由此而可也夫法者為治之末者也亂世之事也皇者用道德帝者用仁義王者用禮樂霸者用忠信亡者不能用道德仁義禮樂忠信即復取法以制其衰壞焉將用之峻則民叛而生逆將用之緩則民奸而起賊俱為敗覆之道也聖帝明王不取也聖帝明王不用法以為政矣先生之明而為業也將求其用也用

先生之業者必非聖帝明王也是先生不以聖帝明王之道而不能治天下者矣古者人之為學也大以廣其道小以閑其政數而化之利而養之皆施于民也苟不用于時不及于民即自用而及于身矣先生之習于法而時苟不用之即將為用也豈可于身以用其道乎是法之為業也于身與天下國家皆不可者也嗚呼未知先生始之志學于是科也是從于人之言歟易其力而速其成耶急于祿而輕于求耶何不思于此乎且執法者為賤吏之役也國家雖設而取人亦明知其不可為上者也故試有司而得中者不得儕名于禮籍附而下之所以示其帝王之賤者也夫不榮而去者不忘于古人防奸理亂之道也然國家列而存之士之習于孔子之道為其上下者皆不為之矣是法之用于國為其衰代之政習于身非上士之業明矣今之取爵仕者上可以陳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試于賢良詔是也次可以習章句之能備政事之材取進士舉是也下可以通經義之精服誦習之勞應禮傳科是也力不足于賢良即于進士力不足于進士即于禮傳況志之所為無有不成者也苟都不能之即可以叙利害伸謀畫射策于國門

取萬一捭于國家之事猶可以生名取仕循階歷級而昇于貴顯矣將明法之以求其爵仕者不足得而榮之豈不失也況先生材志碩茂行義淳朴大有文章以盈于緗策也而反屈辱于一衰代賤吏之業凡知于先生者得不為先生惜之乎況閑是其弟者也如此在閑觀之先生豈復由禮傳之為乎平視于一進士以取其名無忝也又何不知其捨進士舉而上試賢良以行詔之不能耶天下賢士國家或得之于朝或遺之于野得之者即功誇當世失之者即名垂後代皆文章之士也未聞有一習法令者而能刱其

中矣先生苟捨法而為文得乃諱其功遺乃垂其名俱為吴者也古聖賢人欲人皆入其善不欲陷于不善陷于不善者惧禍其性命者也法者惟欲禍其不善者也是違古聖賢人愛民之意也違之不利于有司亦理宜矣先生固宜易之而求于外者合于道也何在專〻守是而不移其功乎先生苟不從鄙之言而世之有識者將謂先生非儒士也曰法吏者也

報弟仲甫書

自汝別于吾迨于今將歲周矣朝夕以思于汝吾心之懸〻也則生吾身而與汝未嘗有是哉雖得汝來

書纔日萬至吾前未若一見汝之面也非有江山之阻使吾不暫安于懷有名利來故有睽闊誰不以通好問安動靜用慰于心舉世皆然非獨吾于汝也則每覽汝之辭意而轉增吾之悲復何嘗能解吾心之欝陶于汝之遣〻于天下非汝之所困也乃吾之所過也與言往思不覺淚下歎出諸口先疚乎心汝之困也非汝為之蓋吾之不德致汝之至于困也豈非吾之過乎將用寬汝之不足吾自得責其過以告于汝前使汝諒其吾之不為不知耳且夫人事之間必存先後上下以敍同躋于道乃古聖賢人相授以教

于世者也夫臣以君為先用其義以臨下君以臣為後信其忠以事上則政教行而礼法中矣子以父為先重其慈以敦愛父以子為後取其孝以正養則道德明而風化流矣弟以兄為先因其友以資仁兄以弟為後奉其恭以盡誠則小人平而悖逆息矣然後可安于天地之中可主于古今之際君臣之所以忠義父子之所以孝慈兄弟之所以恭友者皆不一其事也但以忠義孝慈友恭總名之耳故吾今與汝窮弃民件雖欲盡心于事君則將何為而能至哉又吾今與汝畝侍偏失雖欲盡心于事父則深衷子已孤

矣獨于恭友之際得不力求其至以慰于夫乎躬行其道以盡于心乎則汝以吾為先固吾當為汝之先耳若今日致汝取困于衆人之中則吾為汝之先少有過乎吾當接汝以道則吾不能婉從汝志措設其方輒汝于朝夕接汝于左右使汝外請于他人久旅于上國吾雖得夫子之旨不見汝以訓諭之此豈不謂吾之過歟又當譽汝以名則吾愚而朴直而訐不能押悦于時流筆不能趨競于勢利家將舉之于口惧見誣于今將垂之于書惧見欺于後雖汝有材寔而不敢称之雖汝有道德而不能明之此又豈不謂

吾之過歟又吾當重汝以位則吾道不符于今志將
取于古汝然游其寂寞之源安然守其遠大之塗媿
取媚于人罔見知于衆病阨窮野力弗自興吾之身
尚如是況能及于汝乎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又吾
當豐汝以財則吾惟仁義是言文章是習苟重于利
乃先聖人之所病耳雖窮餓至死豈敢及之乎使汝
乞匄以度日困病以終時吾且若此安有力而救于
汝也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熟而思之則吾為汝之
先過在此也誠言及是厚負其責前之所論且無一
焉不獨知過于汝使汝遑遑然也亦將受責于人也

亦將貽羞于已也則吾每覽汝之辭意胡能安而居
焉苟能安而居則若冠帶之土木偶耳豈有友愛之
情乎夷狄之所不為也仇怨之所亦不為也於乎吾
與汝無能而忝之耳天地若否其德鬼神若非其靈
則吾與汝無能而忝之耳古人禍善之言誠為妄也
天地何德以使吾與汝尊之哉鬼神何德以使吾與
汝信之哉吾將責天地鬼神是吾與汝命也時也是
天地鬼神欺也誣也吾憤曷攄吾言曷章故報汝以
是書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門人張　景　編

與起居舍人趙嚴書

十二月　日從表弟起復儒林郎守監察御史知潤州
軍州事柳開再拜奉書于為光足下為文友有少為
學時得之者有壯而仕得之者亦有迨老而後得之
者能以終若始之心不相胥是可謂君子也矧居時
以勢利為狀攻而　　黙抵突則不足自保斯
何為言人也哉少而能得之全其道善可稱也雖若
是少時或相同而後有違有不違者有若貴若賤若

存若亡者於其分亦所未備也苟以少以壯以老皆
相似又有睽隔阻興望望不得且接近終身言以病
之亦惟其可惜之耳開年十八從列考御史來京師
始與為光相遇當此時為光承順於先尚書公左右
亦迨餘冠歲矣一見甚相得各自謂古人直不及我
也而後為光中進士第歷滾襄兩郡幕下登朝遷拾
遺補闕適廣桂諸郡得轉運副使遷知虔徐二州任
起居舍人開亦竊進士科名選授宋州右司寇稍遷
錄事參軍為太子右賛善大夫殿中丞兩為監察御
史知常潤二州軍州事者而自念之雖出處蹤跡皆

不及為光清峻勁娩然其不至寒餓遑〻走四海塵
土中卑且賤亦小可道也開來潤州三年矣坐此地
日以官事細省政刑不敢少弛之嚴帝典也諸父諸
母兄嫂氏沒世不一奠事間迄今不及非人子也每
時思之恨不能死注于天地為無告矣昨日得進奏
院狀報為光授命寔來皆予喜感交亂於胷懷中若
矛戟倰牟鬭踊混走莫可怙止也為光為光嘗念之
乎開與為光故人也豈不少而學時得相友耶迨
進於名利之途及第歷官曾是其貴賤窮通存亡殊
然相違耶迨此二十年雖前後多不相見今而來也

代予之任矣詢予之政矣撫予舊之民官吏兵矣處
予居之庭堂門路矣役予信之僕圉閽守矣用予作
之器皿槃洗矣予新晨入矣予前夕行矣諧然雖以
是不能久相待焉方之望〻不得接近又可慮之兒
也況信守之義成之禮節之仁和之娟然不相欺妣
今日之前似合其道也得相視一歎笑無怨對今日
之後況與為光各省識時事肯為不及于前日乎可
無憂也君是其他人視之得無謂予與為光能全其
交之美者耶方舟遠來涉彼淮江寒風淒其勞動與
止衛吏命往公僕戴迎軍州故事容恙陳序相見不

遠欣然莫休仲塗頓首再拜

上盧學士書

十一月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奉書于執事開始將
求進于有司也或有告開者曰古聖人思敬愛民也
深矣作卜筮以見乎神存蓍龜以定其器民有疑于
事者可以占夫利不利矣今子將進于有司也無乃
須以謀于此乎龜筮從以行之龜筮違以止之斯免
子于妄進矣開對之曰夫人之作事于世也物或可
用之物或可捨之蓍龜于何有乎且開讀書著文于
進于時自有上位之君子知夫利不利矣必若已不

能謀于人假其蓍龜以告卜之則吉凶未能勝于賢
君子也聞其不若卜于上位之人矣開退而思之私
自言曰今夫朝廷之賢者獨執事大矣果將往而卜
之與之進而斯進矣與之退而斯退矣是可定于開
之利不利也故夏初求先容以登于執事之門直以
愚文干于左右渦乎而見執事果執事不曰汝未可
以進矣凡近年舉進士者唯開封解為盛禮部升而
中第者十居其五所以天下之士群來而求薦焉爭
先而冀上焉開寔不忍棄之大望其角勝矣乃當拜
而有謀于執事也執事當是時颺言而命開曰汝何

必須開封解矣去年李蔚解于鄭而成名有司不遺其材斯果在于開封乎汝但數其李蔚耳無執于內外解也開退且書曰開之進也知其利矣明公賜開之言如是見成敗也吁向者告開以蓍龜而卜志者果不能若開之始願也如走夷路而獲良馬馬指八極而可坐到耳實不覺氣之雄心之飛迹者遂西入鄭郊果獲首薦開是知其進有利于有司矣豈不盡繫于執事乎且士之立世而行道顯名而取位者孰能自用而自薦乎須以上位之人知而必愛其材也可以遂其求矣設上位之人不能知而愛其材則雖

有仲尼氏之聖之道亦將困而遑遑焉不發其志矣自秦漢已來有名之士登用于民上者誰不曰某因某而彰于時某因某而獲于位乎今由古也弗可發矣開雖不敏願從事于斯開受性介僻與世少合今雖司貢士執事不當于任然望賜于執事也華心不遷矣願出于執事之門下開實為榮必有後之人言曰柳開能有是名有是非柳開則執事不舉矣非執事則柳開不往矣苟獲與古賢君子齊其休美後之人果若是而稱論之則開雖朝受賜而夕死可矣荷執事之恩宜將何報姑致謝而進斯言焉開再拜

上參政呂給事書

二月十一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獻書于執事人之罪莫大于不忠不孝開今有之得以言于執事執事必聽而信矣哀而憐矣夫國家以科第辟仕取士者要欲安民治國扶樹教化自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名禮部自禮部由吏部為州縣吏復于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名朝籍立之于明廷居之以顯位出入受寄承天子宰相指畫理平小大是乃求人任官非為易也其有輕而棄之自取敗禍者豈得為忠乎開一舉中進士第凡五年為吏郡府而入朝

四遷五命得殿中侍御史三典大州受皇朝名位非不重也而一旦不忍小忿與人任氣爭鬭忝煩上心削去朝籍遂為縣令不能重主上之命而固守名器辜君父任使之意名書刑籍使為方議而笑之以為國家任非其人斯開不忠之罪也開父任監察御史乾德三年卒于泗州官舍至雍熙甲申歲二十年矣其間開母氏伯叔父三人叔母氏兄開與諸嫂氏又亡人相繼比殁開以游學從宦生計窮落竟未能克襄葬事又幼弟稚妹婚嫁失時開在江南數年每一念至不覺心神飛死前年開自知潤州得替歸京以

家在河北曾具此二事白于政事堂中蒙執事賜以貝州之命聞甚為獲所願也到治所後方經營婚葬不三月長兄聞卒于昭義軍節度推官又不兩月聞次兄有告自知郢州罷還闕下行次唐州而卒後不十旬開以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翟廷玉以官事苦相侵逼致各忿爭天怒降威進官作寃身負沸極不忍言向所求來河北營度遷葬婚嫁事無所能也嗚呼開為人子父母叔嬸兄嫂凡計十四人死而不葬餘二十年弟妹成人又失婚嫁名為身困豈為孝子斷開不孝之罪也每念此事開誠不忠不孝人也

罪亦大矣生何為矣直以諸孤孩孺衆衆滿前寒餓徬徨家僅百口非知開而大有力者莫能救之開于執事不敢言布衣舊常知開矣今天下大臣中立朝廷受上知者唯執事一人為最位居相府名動寰區亦大有力矣若是而非執事者不能救開矣執事非此時也即人不能大施其力矣何者凡上之施恩威于下有非常者必上不能直行而專為也必左右有以非常之善惡先聞于上也然後上乃行非常之威以罰惡非常之恩以賞善今開昨獲罪責者非常開今仰望于執事者望執事以非常之善言聞于上乞

行非常之恩况以執事當此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便可以行非常之慧救非常之華于開也開聞方今大發師徒北有征伐是非常之時也國家事繁務衆文武要人是非常之便也執事若念開昨觸犯刑章無毫髮贓賄上不負國下不侵民止以王事與同職爭競毒言于上又開平燕襲晉之年催運艘泗八州及起遣鎮州糧草八十萬計隨駕先行皆獲周旋無誤前後任使咸以幹局言之具列于上乞于今時重難極處使之以贖前罪如此是執事可以行非常之惠也倘執事力言于上取開于下捨其罪戾役以重難離

此州縣之中再列班行之末是救開非常之事也若執事因此時堂大患即救開甚為易耳若此時執事不賜哀憐特加振拔即開無緣免此危困方戚也惴惴旦暮死亡可期若過此時俟于他日執事縱欲致開于無過之地救開于久困之塗亦難為力而無其便矣直寫危懇且陳短書號伏塵泥朝夕望命唯執事憫之開死罪死罪

上史館相公書

三月六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瀝血獻書于相公人于天不可得而升得升于天者凡骨為

仙知不死于塵世耳開于京城不可得而到開今得至于京城得見于相公即災害可免窮困可伸脫出泥滓之中再登雲漢之上知不難矣與其升天爲仙其亦不遠何者開負罪南遷逐爲縣令囚縶下位愁憂日鑠骨肉之間疾病太半係薄家貧食不充飽父母沒世開骨淺草弟妹婚嫁絶無遂心悲悲天地之中開爲厄窮極矣開去年以不急小忿與同職以王事爭辨上辱皇帝任使之意下玷相公變化之恩雖不犯贓雖不負國雖不怠慢公事雖不侵害黎民其如君子用和儒者立行郎何遠乎斯開自致之罪戾

亦極矣厄窮且如是罪戾亦如是若守職在縣受陽路途雖欲言之于相公無由得至京城矣今來李鎭部民饑華軍食路出天關跡達相門郎誠可陳事可謀開受恩門下已十五年相公恐不棄而念之哉況相公積仁累行宜園物表草木魚鳥尚加惠養況于開及肯無情乎斯開自知免災害化窮困出泥滓上雲漢在相公一言有餘知不難于今日矣是行也開變禍爲福易愁爲嬉期之朝夕自可前賀凡遭逢天命之歸已者帝王之位可得遭逢人主之用已者將相之位可得遭逢宰相之知己者公卿之位可得古人與今人窮達此理一致耳無如是有遭逢者求而且爲難矣上天眷命下屬聖君萬方承平遠絶古昔是天命永歸于皇家也高坐廟堂密運籌策子視提契致命肅曹是人主之大用相公也開自應舉歷宦出入門下承仲動靜鉅細承恩是遭逢于相公也而開不能慎守名器大擬悔尤退黜朝行沉落坑穽苟無此事即相公于開也豈惜公卿之位乎嗚呼每一念之不覺心死古謂噬臍不及者正在開耳惟相公憫察苟不垂惠則柳氏之族必也衰亡開再拜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五月七日崇儀使柳開再拜獻書于諫議人之事榮于情極者無越于父與母也不以等卑疏密可與不可有往告而必告者雖得死責無悔矣大君子開之亦不以其尊卑疏密可與不可但能施其力者亦當不惜耳況其十年受顧憐非不爲故舊也每侍坐左右燕言無間非不爲深密也開言及此者以開先父太祖朝乾德三年任監察御史爲泗州兵馬鈐轄通判州事夏五月得疾卒于官舍到此歲二十有四年矣其間仲父叔父季父伯兄仲兄次兄洎母氏姊妹氏兄嫂氏計一十五人相次亡歿迄今未襄葬事聚

胥鄭野壘：：奈何開于太平興國九年任監察御史
知潤州軍州婦求得知貝州以其歲月日時將吉且
卜葬焉生雍熙二年開為殿中侍御史春正月因同
職者以王事合爭開進剌朝籍得上蔡縣令其葬事
乃罷至三年開逐曹師餽 伐燕自涿州廻過闕下
獻書乞從邊軍效死上命開前罪無大故情可矜惜
復得殿中侍御史是歲也奉使河北冬十二月值王
師有瀛州之役連城陷賊開以河北事机飛章疾奏
上怒而納之明年夏歸上于文吏中方求將兵者開
與婦戴第首得預選支崇儀使秋七月方在邢州訓
練兵手急詔令知寧邊軍所謂奮空拳而冒白刃坐
虎口而斷賊臂也衆所知并柳宮姓今年歲得戊子
且利為葬開又復得在河北有上所賜中金可為充
辦方經營于秋冬以襄事今者開詔替婦京復不知
千里萬里東南西北而往矣其葬事今敢決而為望
哉是行也父母叔嬸兄嫂氏幽鬼白骨其為尼乎越
此年後得歲在丙申柳姓始利為葬計之有八年矣
八年間身名祿位開果自保必存乎苟先風露即豈
不動大君子哀念之心哉是開得在河北即父母親
族開葬事不能營辦惟明公忠于事君孝于奉親義

于友朋惠于人民所以開敢言而求其力焉于上所
言事必從者非府主太尉石公不可矣于府主石公
言事必納者非明公不可矣開復見魏博慈相等州
都巡檢使歲月過滿開敢求而為之乞明公于府主
太尉一言之望府主太尉一奏之如此則開必得在
河朔間于父母親族已沒者一十五人可為斂而今
歲成葬矣是明公一言而免此八年之晚與先風露
之憂明公豈不動念欲死者無知則其已矣如有知
也豈不陰助明公而致福哉況開之門有男夫長幼
十九人矣豈知他日無以國士報公者乎誠迫辭直
公其聽悯開再拜

與鄭景宗書

唐高祖太宗始命有司歲考郡縣貢舉人至昭宗二
百八十年間所得名將名相賢人哲士卿大夫皆自
中而出故延十八世天下同正朔繼天寶年後叛亂
時起而終不失承平基業者以高祖太宗能以文取
士盡海內之心如此也唐之政以文而弊繼唐者循
襲不革所以梁與後唐晉漢周五代皆不永長是不
識事久即变不変即雖帝皇為道終難安泰無事也
春夏秋冬天地之為変成歲時也蓋虧中昃日月之

為變成晝夜也是其為道者有其變無變者道之失
也太祖皇帝開寶六年命令僕射李公考試貢舉人
取士有不能盡是時太祖方刻意務理思與前代英
主並立然而刑政德業世用不變于唐春進士徐士
廉訴曰天子起艱難中識艱難事無外關紛擾且捷
為捷為利即難對增擲急如身病我當上言有司之
不良理壓中善取快于帝且伏闕下求見太祖太祖
夕召與之見廉即具道貢舉人事請太祖廷試之曰
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強然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
者惟嚴取儒為吏官下百數常〻贊戾以其授于人

而不自決致也為國家天下止文與武二柄取士身
無為其下竊忌也太祖即命礼部試所中不中貢舉
人到于殿廷試之得百有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寶
在其啟後二年庭試如六年明年太祖崩今上即位
庭試事亦如太祖然其優錫殊任與太祖絕大蓋上
多文好學知變而肆久者也到于今上凡八試天下
士獲僅五千人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辟邑為
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統
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貢舉人也是與唐取士
為用此變而大者也唐高祖太宗用文取士止于委

在有司任之以大小吏職亦止漸階第進殊無擢英
拔秀煥視驚聽朝為羣儒暮為羣公者尚能作固宗
邦垂三百年非如夫太祖納人一言變古易式取由
朕并由朕也今上恢闢其道廣窮俊能海外區中良
皆自我得材智取異名位取大傳毗下視尹
夔旦稷逵〻如兒子輩即何止于百千萬祀定其享
天下乎賢〻世〻齊天地而為久耳古之得一士者呂
三人行必有我師謂三人為衆〻乃可有賢于聖者
也今上已八試貢舉人得五千人何古之得一士可
比也三人行中有聖人之師者可同也斯五千人其

為衆也將不啻倍千于三人之行矣是知得人之盛
無如于今開寶熙四年過大名府始遇足下新于上
前以文得名而客來河北暫得相識今來南嶺之畔
蒙惠新文捧讀三四見足下胸懷蘊奧忠戴民君志
義超遠足見今上之得士信不為不盡材也萬事古
不能盡隨日生而多且新也惟後來者斯亦不之知
也唐高祖太宗昔為求賢得盡士也寧知太祖變之
今上成之特遠出于唐也吁譬之拳石出土不知嵩
衡常泰而後為嶽祀也飄灰應候不知杞梓栝柏而
後成廈材也廉死罪位應恨不見于此時所示文不

敢久留謹以上納開白

上郭太傅書

十二月十五日崇儀使知寧邊軍柳開謹再拜獻書于宣徽太傅旌旗之前今月八日殿直張繼恩走馬賫到雄霸等諸州軍探到蕃賊排比恐犯邊境事宜不同衆狀轉牒一道令開子細探候者開本儒官于兵家事若不深會寧逆聖主擢為近臣承倚以于邊方今捍禦其醜虜在七擒七縱而未展于知彼知己以粗能開非獨不曾有狀申報蕃賊恐入界者開緣料得蕃賊此者不來犯邊其事有五一天順二特晚

三地困四人寧五勢怯天順者何兵主殺ゝ主陰ゝ主凄慘寒烈晦冥昏霾今冬已來天日晴暖郁ゝ如春無嚴風無苦雪無慘霧晝夜視之彼賊上無雲無氣每每南首而望我雲如隄如林横亙天際極高極厚河冰不堅隨日融釋太陰夜犯胡星晝現胡國滅之兆也凡兵動有戮破軍殺將即天須示變于人今上天如此是為天順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此為一也時晚者何高秋草肥餘糧在野馬壯弓勁分路齊驅若彼時蕃賊南行堪為我患今則歲已暮冬至春不遠大兵若動進退經時彼若暫來使迴彼即有害無利虛

成勞衆無以近人此是為時晚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二也地困者何蕃賊用兵務食于我天讀皇帝聖智河北千里内村野閭民家蓄聚粮儲宣命並已收拾入城塹野衆草燒燹數盡彼賊若來既無掠運何能贍兵且以三五萬騎胡兵計之日用粮草須衆攻城池又城池已固掠村野又村野皆空久住又計日無可支持輕行又逐處恐遭掩殺况其大衆何以能行此是地困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三也人寧者何逐處城池元兵甚衆南至澶滑師旅轉多去年河北軍民所枉殺虜甚苦此來怨恨在虜皆同給者給殺

虜于人懼者懼殺虜到已皆能預偹倒各齊心鏡則逐處寡安息則逐處拒敵此是為人寧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四也勢怯者何去冬瀛州我師敗績彼賊首領乘勝破深州下武強等縣將兵邊迴往耶律遜寧襲其空虛破德州滴河縣而去以其去冬城池不脩兵甲皆闕村野無備蓄穀至多賊兵尚且後來而歸今歲河北城壘堅完四望相屬戈甲如雲野無餘食苟來犯邊出入須懼以其去冬尚怯而今冬豈能勇乎此是為其勢怯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五也况皇帝聖神為天下主胡鶵虜婢豈能敵乎其雄霸等

州軍所探得蕃賊排比恐犯邊者必是蕃賊首領北
峰揚其虛聲張其賊勢惧王師之襲後而謂往而示
之以來之道也兵行貴詐古今自同且以匹夫之事
喻之而可知其不來之理明矣今有下俚愚夫相聚
至甚塵微而尚不肯輕出一辞輕舉一事以為他先
而况大國大兵而肯容易不顧利害而動哉不尒者
當是耶律遜寧為其本主不來犯邊要剏其事誘動
我師反惑其主欲圖己之權與往昔小人懷奸其心
雖知皇王之道混成如天已籠四圍俾其能越明公
贊輔聖帝掌握精兵料敵安邊如古名將聞愚直無
識祇以驚懼輒具啓聞望賜恩察開頓首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門人張　景　編

與廣南西路採訪司諫劉昌言書

唐滅到今一百年始見太平天子考工較藝求海內
多士尤絕者盡在朝廷斛斛出頭角犀美飽上聞常
自嘆所不及者以今言之王著善書得筆札點畫之
妙召置為侍書日在上左右出入禁闈賈玄善奕棊
黑白勝負之能召置為待詔數數對上爭博坐或窮
晝楚蘭善占得為日者之長劉翰善藥得為太醫之
令趙有梓匠得盡能于浮塔蜀多方士得進佐于道
術生于擊毬覆場米射中物有小奇于類者皆大顯
于時蓋取其所能而各盡其所妙也茍不遺上之廣
求于人不遺于物則此數子果能自異于今乎上所
能知其此數子者必有力言于上而上始取而擇其
能以為用也開所學于古文者三十年矣始學韓愈
氏傳周公孔子之道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用之
即施教化于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即成其書垂之
無窮安其今名開于其儒為文者庶乎近于古人矣
比之書奕占藥梓匠古士魁然出衆者開亦不愧于
前數子而不得如前數子之遇知于上者蓋無其大

君子力為開言之于上也所以每常自歎至于食無味寢無寐居不為家存不為生者尤念其動得謗行得毀以讒以害屈而莫伸之所為困踣顛沛也嗚呼豈為儒不及為他者哉此蓋上之未盡知于開之所能也前數子皆異端之末非如開有利國家活人民致君如堯禹立言如典謨用之于兵戰則勝攻則尅行之于事亡則中謀則成文武之道焉彼上猶知而崇用之高步闊視幾至大臣若大君子有言開而使上知之者必以開不下于前數子之為奇待也明公乘單車走萬里極炎荒之所僻遠盡耳目之所見聞

為天子別白善惡之于人必不使開在于前數子之後耳若此時明公不為之言主上不得而知即開悲恨為儒不及于為他者也將終身為終否之人矣開再拜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八月八日開再拜寓書于朗州諫議歷代充時用為公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辭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可時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親屬多不為睚眦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熱辱君子者成衆善以利民與國小人者成衆惡以害國與民耳聞目覩不越于我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庭試開幸得與執事于上前登進士第考同年者二十有六人知仕惟狄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餘遷諸州府置司寇參軍遷轉為之列于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存而居上位者惟執事特受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植御史中丞公事宋得入中書者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廢死于家其餘者開筆如走蕭峯緣危梯係係不能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使髮白顏頹壯心殆休獨望執事立朝廷鎮臺省以提以冀同贊聖君近開執事退

遠為郎南遷典郡憶斯未知下民多尤將未受其康濟耶噫豈如開筆為同年者將困焉終極于此耶嗚呼亦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違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己知也泯泯然若雨遂風踰逆浪寧稱其始來而終止也得為循吏為君其果是而果非乎紀于策傳于口者詳而聽之今昔豈殊途哉大元禍福進退君子小人必以衆寡為捐勝之道耳譬如鳥獸草木翔集叢茂善惡必其類合實異其類殊矣況朝為常暮為異豈是己所習為之哉有以直于事而曲于下直于衆者而為己累也有以免乎近

而不免乎違而爲己累也所好屈之人而不好屈之于身好利諂己而不好利諂彼也生于相賊害殘忍相族僇毁恥終不爲媿所以古人君子行己有道正己有方以礼防之以信安之以仁伏之以義制之蓋畏于此也明公度之是能畏于此哉湖陵山水清秀風土精異有表倚閒養和足樂天真何爲冒塵埃衝風雨出則畏慮則防以爲己所責戚耳相去且遠相見未期珍重自愛開再拜

與李宗諤秀才書

秀才足下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人在乎心別耳文章之所生道也古之爲學公卿士大夫之子弟立身行道取仕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士大夫之子弟惟取仕爲豈進之具乃習學焉其學者非章句淺末之類求第有司進明天子者也學諸主言無教行義孳孳如古賢君子耳貴家子少尊爲尊之者惟窮悴子子介特寒士憤悱之不勝所作也貴家子能此者自漢而下四十年間能識者甚足下一言之周末故范魯公爲相國子弟中惟今果立節好學相國洵朝之百執事以至後進學生皆知而奇待焉乃至今來以文得名以文得仕居貴御衆能循古人有道

惟宋可尚四十年中得相位者僅十家而其淳誠遺直材器傑異不貪不依巍然有良相之風者亦惟魯公耳十家子有亡有存于今爲世言者有幾得仕甚于卿大夫者于今復有幾其爲名不時異者與不得仕而泯沒者斯無異也孰偕果哉此無他惟學與不學耳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吏劉去華新拜觀察推官之命而來郡中聞始見之辭氣恢然舉止詳整問求其所從來即其道出于賢尊相公之門下召與之語即敘敘稱足下行事不類于貴家子言足下出即乘羸驢張與蓋從小僕不佩文犀踏金具帶亦惟純色常服言不祥妄心能別是非有信義就學好文文之辭章卓異峻拔居其家相國多器之與士大夫群進後生游叙必推尚聞當聞之時誠欲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託進士崔景言之于足下聞所志者願與足下爲一時之交非求媚也直欲與足下使世稱謂嘆美以道相得耳中執憲趙公在親時聞于今夏中日得奉于左右常言足下爲今時之俊人偉材特特薦進于上要足下贊敷化惠邦家爲天下之雄冠也聞今來得復奉官留于京邑思與足下朝夕游處各盡其所懷以其事役劬劬卒未得相見數日前崔秀

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泰門義井銘石本一篇見貺讀之竟日知稱詠足下者不為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真可貴也足下若不廢于學勤勤然即至于道與不難矣名稱祿位必由己立十數年外可與眾為馭耳貴家子孫不能遠望緻然後能隆我賢尊相公懿德洪業近年無及真又與魯公不相上下是知四十年間惟足下與范兩家父子為賢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足下惟勉之開後足下成之惟速冀後人仰望足下清塵知開言為不依間性直好古立朝且孤與之朋游罕見其類志之大者望于足

下耳所遺文謹留為好請無賜羅謙閑白

與韓洎秀才書

亡友李寥昔年嘗話厚賢兄侍御學知以子好為文章數數曾相許議自子應舉歷官已來了不得與賢兄相識而又李寥守之不幸卒于信州治所余今年自御史謫官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為古文趣尚出處不與俗同近洪州李頤行秀才自許州來相訪亦說足下及出足下所作送行序示余聽而觀之深足貴耳固讀孟郊詩言及足下有盧仝詩數十章聞于十年前在京城書肆中見唐諸公詩一策內有玉川生詩約四十餘章與為異結交詩為首篇余尋訖之兄闕用百錢市而得之時有鄭州宋嚴從予學文卒與亡兄相遇取而與之至明年嚴夭盧詩沒而無復逆矣自後予于江南及來河北嘗欲求之無能有也今李生話足下所有彷像類余昔年市之者焉未悉足下于人傳之耶人別有而小異耶嗚呼天地間古今事學必有以成也成必有以知也知必有以傳也世所好而用者未必為文而存也世所不好而棄者未必為然而泯息也皆莫可極而定之矣然其善者勝耳今欲請足下所有盧仝詩而一觀焉因得其與

足下之故及盧詩之事用達于左右可否惟命閑白

再與韓洎書

世有醫師樂夫武人匠氏百工眾技商氏賈者之輩傑傑異其徒者時必名推之其家之子孫往往力行父祖業不群類于眾負而自言之必曰某實某氏之子之孫也所學所能能繼若父若祖也雖爾不逮其良者亦見惜然不肯抑于人下也嗚呼是亦果有所稱哉士大夫王公由文章道德立名居世者則罕見是後有敗其子孫繼其能而紹復其後也不惟不如其家者哉抑是惟彼徒之業賤而易能耶我徒之道

大而難為耶抑是惟彼徒之愚且衆有耶我徒之嘖
而鮮得耶抑是惟彼之徒須力而後衣食子孫無守
而務其生且使然耶抑是惟我之徒貴富易取子孫
豊于養而惰且使然耶抑是惟天之多于彼徒而少
于我徒耶足下思而觀之古之時與今之時人能遠
于兆乎吁事之後有其于此者有山川土地民人甲
兵社稷宗廟不能類先人之烈而致禍紀者斯不多
言耳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唯足下與我兩
家開之學為文章不類于今者餘三十年始者試為
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迺及于世間豈慮動得

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足耿吾懷也其所喜者聞足
下好為古之及近得足下序書諱之頗有史部之梗
槩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于今世矣
足下其勤而行之無忌乃祖勿使不迨于彼之徒也
凡為之者皆有意于聖人之道足下覩夫子之經書
後之人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錫
可棄而從于他乎急其誠而廢其功乎繞〻焉寶可
自愧也盡全詩非余昔市得之者今寫訖納上未得
相識空增永思閑白

與任唐徵書

爭示詩兩軸辭調頗切于古人從何而得至于是者
哉非雄剛峻速之材孰能造此僕將何豈報于足下
也僕之中狹不容物又與衆異尚好為古文同人相
游少有合者雖造我門未始得入繼與之坐談道論
義之聲至舌不發僕非愛惜其言也其人不知其言
徒致僕喋〻而已明天子在上我夫子之道不墜于
地豈能窮鍼凍死于僕耶衆不能知于僕〻又安能
客于衆乱以至近日却掃窮廬人絶其跡何足下一
旦自外地而至直詣我門及聰足下之辭氣有異于
他人也覩其言察其行者果如是我不待見足下之

他文以知足下亦可交之人也愛我之誠足下為多
矣足下所愛也愛于我也愛于我夫子之道也我夫
子之道有識者之所愛也足下非有識也何愛于我
哉是夫子之道果在于我之身乎足下苟能不易今
日愛我之心化于衆人使愛于我愛于我者刑勸規
我之身同我之道如是見天下之人皆從于我也不
難矣道德仁義之所依歸礼樂刑政之所攸用國無
爭殺之虞人有信讓之風煥乎先聖人之德音復于
民間謂君后之無為者今近于往矣皆繫于此也是
足下之愛我也豈小小而已足下恐不為我惜乎誠

有望也不談日久因足下赴俟今日之言幸甚幸甚

閑白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門人張　景　編

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凡居文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西為鄰疆境相接去彼來此為幸為榮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三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鬪爭自貝州知州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茲認優隆臣見自來臣寮犯罪貶官者小則均商霸廉大則交廣遐逐無俸祿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惟臣獲銅墨之榮在畿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四者也臣近隨天兵深入賊界雖則部領糧草赭亦經歷陣

塲見犬戎之猖狂知邊鄙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先求以干戈為用願展微効以贖前非實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別承恩遇陛下驟加雨露枝上煙霄授臣以舊官捨臣之深過未經郊禋赦宥便得敘用復資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五者也臣旬旬決已來晚夕思念陛下於微臣即有君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于陛下即未有至子忠孝之事一焉臣近清天聰乞効臣節陛下加臣之恩榮即甚非次微臣事主之志願即並未伸臣忝是人豈無感媿況臣好學古人行事又荷陛下聖知

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應今臣若歎當差使在臣見願是尋常不能展臣薄材不能竭臣死節且四海之內萬物皆寧惟有幽州未歸匈奴未伏望陛下于河北近邊之地邊上禦冠之方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必能為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堅追窮冠于深遼靜群胡于絕域況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机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得報君父仁慈之恩縱使身沒于戰塲亦得名垂于史策臣之願也惟陛下察焉臣聞頓首頓首

在滁州上陳情表

臣聞言伏以郊天大赦布陛下至仁之恩率土咸歡荷陛下無為之化凡居動植之類盡承雨露之私臣聞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于淳化二年為先知全州日招輯到衆蕃近一行峡峒公事決遣軍人吳忠等上京在御史臺枷禁臣一百二十日勘責招罪勒停臣見任崇儀使追奪臣前任殿中侍御史一任文書至淳化三年三月特蒙聖慈敘用授臣復州團練副使至四月又蒙移授臣滁州團練副使臣學周公孔子之道事唐堯虞舜之君孤立無依薄命多難但知忠直不解隄防致頻峻聽遂冒朝典進寸退尺曾陛

下提拔之恩成是敗非感陛下矜容之賜獨陛下與
臣為主不似他人惟陛下如臣之心不作私罪無毫
髮之贓污受屏除其奸訛兇于蠻夷並禁軍寨連桑
結黨蠹物害民本期去彼之根源不謂陷臣於坑穽
翳薪推出林之秀錚錚變繞指之柔一千載逢陛下
聖明二十年掌陛下養育今來退黜受盡恓遑得請
受剮雖有其名責析色則並無其債惟將乞匄以度
朝昏髖膂亭染以渾身骨肉星散而都盡陛下如乾
坤之高厚豈不能容微臣之身陛下若日月之貞明
豈不能照微臣之意雷雨今逢於作解草木咸慶於

惟新仰君親不報之仁蘇蟄蟻再生之命東風應候
獨雞竿而和照先春北闕如歸拜龍顏而歎呼不日
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已蒙叙用又經量移憫困閑官
久居外地特迴睿睠曲軫聖慈捨臣已往之非賜臣
牽復之命臣願銘肌鏤骨守法奉公臨深履薄以為
憂慎終如始而知誠規行矩步不令其跛足用傷隨
波逐流亦保其上善若水臣聞無任仰天荷聖依恩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臣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謹言

知邠州上陳情表

臣聞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聖恩與臣昇朝官從
篆平者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熙四年蒙聖恩與臣諸
司使到今亦已八年相次八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為
臣首言雖陛下与臣為主臣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臣千載逢聖明之代一生同蹇塞之人不得在霸府
隨龍不得向御前及第徒為散冗虛抱忠貞曾學文
章愛揚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机
銓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
臣薄命止及常人家不免于貧窮身不免于困滞今
來老大漸更衰殘父叔母妻死不辦于遷葬兄姪弟

妹生長見于睽離又無處得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
道理沒外任受畏多言臣事陛下乃君乃親臣仰陛
下如天如地乞迴睿睠抽歸神京換臣一給諫卿監
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秩必能助陛下行非常之
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丕基從陛下東封泰山
與陛下北掃胡虜致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順調旬
歷試以無聞請對衆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陛下之
真諍百辟千官少有微臣之愚直卜際會于今日望
照臨于此心東望闕庭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謹奉
實封表陳露以聞

上言時政表

臣聞言以微臣至愚至賤之人遇陛下至聖至明之
主特蒙重委差知代州內省違遠深懷驚惧近子使
殿得對宸聰承陛下特諭之言謂陛下曉往之意蓋
陛下未識臣面是陛下已知臣心日月垂照臨之私
蔘藿展輸報之効臣今發赴本職公使累年陛下方
纘丕圖天下爭覩聖政臣有卑見上瀆聖慈若有可
採之言望陛下少以為是若其無所稗益乞陛下恕
臣罪尤備易之誠死罪死罪臣以宋有天下今四十
年太祖太宗精求至理陛下紹膺大寶為君知難若

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斷法乃顯神机陛下不可不
作臣以益都稱韶望陛下選賢者以鎮之何賢者望
重有威羣小自然畏服比諸衆庶任舉羣望自然伴
擬貴兒長索聖慮所為得人即安臣又以西鄙今雖
帰明性尚未可必保苟有翻覆之禍西陲忽彼奔衝
陛下須得法能平陛下須得人能禦將契丹比議為
患尤深何者契丹則家國久成君臣久定如蕃漢之
有分我邊鄙以甚牢繼萌南顧之心彼亦須有思慮
伊積恨未報貪心難悛其下猖狂鏡謀兇窟侵邊隅
未必知足任姑息未使感恩望陛下常先備之別為

深討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柔
其情以寬假息其忿仍乞陛下多命人使西入甘涼
厚結其心為我声援如有動靜使其侵掩于伊必有
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之意臣又以聖朝兵甲雖
即衆多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經慣勇銳諸臣猛將況
甚相懸今來師徒似未閑紀律兩以昔年北鄙屢遭
侵擾之處近歲西邊不聞勝捷之事恭有則月賞甚
廣征戰則軍功未彰願陛下訓練如太祖之時禁戢
如太祖之日揀選必須于勇敢指領無縱于後先失
律者多少盡誅獲功者產賞無濫偏裨主將不威嚴

者去之也戍守征中命令而必周每萬机聽斷之暇
于邃閣深嚴之中望陛下親臨殿庭屢召驍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英威宇龍姦豪震懾區宇臣又
以樞密宰相陛下大臣委之必以無疑用之必以至
當鈐轄衆屬錄品職官內即主掌百司外即分治四
海近年新制至公全擬京官朝官別置審官差遣供
奉殿直又立三班主張是如斯精覈亦如十羊九
牧刑部不合詳斷敘舍創立審刑至如宣徽亦同散
地大臣不為必信小臣乃謂必公若大臣不材即以
罷免豈可失任猶以備員至如銀臺一司舊屬密院

近年改制職事至多人即加稽添人事即依旧公事
别無利害虛有吏員臣欲乞陛下停廢審刑審官三
班差遣等院應朝臣京官及供奉官已下並歸中書
審院宣徽院管勾差遣其銀臺司亦令審院依旧主
管審刑院公事亦乞歸刑部施行如此則公繁細之
徒省頭目之廣臣又以開封府尹京邑大都萬方奔
會之郡六合軌則之地乞仍旧貫選委親賢及皇族
公主畫以成長既本枝而繁茂但優逸以綿居宜于
外郡列藩各令出守作牧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
贊阙之人有分封共理之長有磐石維城之固凡主

海內郡府並是宋家子孫同宋周之強如炎漢之盛
臣又以天下州縣甚有閑官有處即冗長至多闕處
即歲年無補臣欲乞將天下四千戶已上縣選朝官
知三千戶已上縣選京官知仍省其主簿一員令縣
尉兼主簿公事其通判都監：押巡檢監臨勾當使
臣等並乞酌量省減免虛費于祿利兼均濟于職官
慢公與急公者顯明有材與不材者分別臣又以人
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而至親臨勢利而即變八
紘至大九品至多同事同官不和不睦有患難全無
其相救伺間隙使有乎相危惟懷傾奪之心全虧仁

義之道臣欲乞陛下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廣敦厚于
化源永和平于政本比屋成可封之俗羣官變君子
之風助聖德于無疆扇淳風于有截臣又以太祖神
武之帝太宗聖文之君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睹不
用無事不知臣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便
斷合行便行愛惜忠臣直臣体認姦言姦黨守清净
之道叶華夏之心與堯舜比肩共乾坤合德臣又叨
末位漸老明時昔日荷太祖太宗見知今日蒙聖主
聖恩任用辞狂理拙甘伏誅鋤干冒宸旒臣不勝戰
汗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開誠惶誠懼頓首、、

謹言

乞駕幸表

臣聞言憂國如家見危致命乃古人之語是微臣之
心況忝文行忠信之名而處官爵衣食之費偷安苟
祿端坐旁觀惟臣恥之非臣顧也當勝負之未決有
去就而輒言閑避朝牽望垂聖覽臣開頓首、、死
罪死罪臣去年嘗陛下差知代州今夏就差知忻州
每見北界投來人言契丹排比入界次第甚大亦未
敢決然信之伏自八月已來聞河北邊上醜虜已結
甚衆及于雁門竊形寧化軍侵犯往來度其姦謀必

未輕退深處至十一十二月大寒之際併以賊騎奔
衝何者當深冬嚴凝王師自南而北違溫就寒也蕃
賊自北而南違寒就溫也況王師自秋至冬散在鎮
北定邊已近百日飲食芻粟非如在家也城寨村野
久居于外也衣裘絲褐不及毛毳遮皮也所以蕃賊
利在深冬王師困于深冬也矧自太宗平晉之後蕃
賊數勝于邊止從近年不敢南顧今其來也其事有
三蕃賊居北歲在亥子以南抗北是犯太歲此蕃賊
所恃來者一也自雍熙端拱年到今十年也其蕃賊
當昔虜掠得資產財貨費用將盡也今來犯邊者二

也伏又陛下登位纔今三載北鄙無事未嘗相侵此
蕃賊今來者是與陛下決勝負雌雄于一舉也此其
來者三也以臣愚見陛下紹太祖太宗丕基有四海
九州之廣定天下安危固大宋基業亦在此一舉也
若陛下今日能卻此胡虜即四夷八蠻自此之後畏
伏陛下聖神稽顙臣妾納職闕庭豈惟聲教之內姧
究之徒敢二三乎若陛下今日稍致胡騎侵凌王師
退衄邊鄙遭其衝突城寨小有破亡即臣未見其人
也今日之事陛下豈可輕之哉臣近聞自京至鎮州
修葺行宮迎候聖駕臣竊聞之惴懼無已陛下若行

此事真英雄天子也臣今冒死乞陛下如禮之後慶
賞纔行三兩日內便下御札克取五七日間聖駕速
起徑至鎮州躬御虎貔親逼疆場示醜虜以神武授
羣帥以聖謀望陛下勿聽猶豫之議勿生遲疑之慮
臣直以近代及聖朝事比而言之望陛下行之果決
周世宗即位之初朝廷未甚強盛河東賊亂世宗親
征大戰高平誅戮偏將中原自此王霸席卷淮南關
南及太祖受命之年李筠潞州造逆羣心未盡歸附
諸侯坐看興亡太祖親率六師血戰筠黨一揮蕩殄
取潞州迴戈維揚重進授首後乃取荊潭如破卵降

偽蜀若摧枯擒劉鋹于海南之濱縛李煜向金陵城
內戎王款伏錢俶來朝洎至太宗興國四載直臨晉
壘取下繼元行幸范陽迴歸鳳闕並是躬臨大寶親
總雄師順動若雷行出命如天降況陛下承太祖太
宗休烈遇太祖太宗聖明甲馬萬倍于世宗臣庶一
心手詔代殺殺山精玉帛雲屯日月御名明天地肅穆
謀臣若雨猛將成林內則元老賢相弼諧外則深溝
高壘嚴捍疆陲三年之外撫御六合之中動止無違
次之名賞罰無僭濫之虞大駕如起皇威益彰將卒
增勇氣于邊陲犬羊稚兒謀于沙漠微臣之望此明

勍馬而又臣所切者以蕃賊見在定州若聖駕
起過河北蕃賊抽退即天下皆謂陛下終起親征契
丹使乃逃遁此乃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也若陛
下聖駕起過河北蕃賊未退沿邊王師聞聖駕北行
人心勇銳殺退蕃賊亦盡謂因陛下聖駕親征所以
能殺敗蕃賊此又尤彰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甚
也即蕃賊退與未退是陛下聖駕暫起無不利也臣又以
今未款附者西鄙也若今聖駕暫起契丹退敗者聞
之亦謂陛下英武能殺契丹必自思其已也豈能抗
陛下英武如天如神者乎是陛下一舉親征而天下

皆伏陛下英武也以臣思之即陛下臨御區宇而今
而後何所不畏乎如或聖駕必起即京城之內乞委
腹心大臣留守之交廣西川淮南福建之地各命近
臣馳驛以条察為如此則陛下無憂無慮而寧謐也
如或聖駕必起臣望聖慈抽臣歸闕乞隨聖駕仍告
陛下與臣精銳兵士三五千人騎前驅必獲勝捷臣
潦倒外任踴躍壯心磬竭蒭蕘裨贊君父冒犯旒冕
臣不勝憂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實封表以聞臣聞
誠虔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奏事宜表

臣某言事大動靜須審乎天物大盛衰必繫乎時三
辰明〻所主有程萬靈章〻所立有常曆數兆符
驗可信違之益速其咎順之爰契其理自然之道也
臣言有所關情不敢隱思欲披露以質聖明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〻〻臣于太平興國四年任宋州錄事
参軍太宗聖駕在鎮州抽臣赴行闕是歲三月二十
四日臣至洺州南旅店中遇晉人程再崇自鎮州迴
臣問收太原事程再崇言太祖水浸河東年再崇在
河東為偽命殿直河東主命再崇間道馳入契丹求
救兵到西樓契丹有宣徽使王白善術數四月十三

日虜主使前王白召再崇于家園亭中食再崇告之
曰南朝今收契國兵甲甚大契國危蹙不保存亡王
白曰子無憂晉無患南朝于五月十七日必迴晉于
五月十九日濟大事再崇又問之此役必迴後復如
何王白云後十年即晉破〻即歸地夫王白曰非惟
晉破而契丹亦衰也然猶再去一犯中原飲馬黃河
而返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此滅不同
往古時滅必無遺種矣再崇即離虜庭至代州復歸
于太祖以言忤太祖意宣丸宋州寧陵鎮將今為亳
州鎮將也王白　者冀州人年僅七十言事多中以

數之十年也晉必破矣臣聞至行闕授替善大夫從
太宗四月抵晉壘五月六日繼元歸命太宗即焚掖
其邑晉果掃地矣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熈丙戌年會
曹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役王師敗績于河間虜
乘勝明年春破德州抵冀濟泰届于黃河而退臣又
以程再榮晉語王白之言開寶二年五月十七日太
祖不尅并州而迴一有驗也後言河東後十年必破
至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果十周年晉壘平々而壞之
是掃地矣二有驗也又云契丹再去一犯中原飲馬
黃河而返當雍熈丁亥年春虜破德州抵于黃河是

三有驗已又云晉滅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
者臣以太宗平晉年歲在己卯今歲在己亥二十一
年也此來契丹興兵無名以夷犯華其理皆逆非天
助也大凡兵為凶器聖人所譏用之除害不可以害
人養以防亂不可以亂擊中國之君能而玩之猶為
不善況夷狄乎且用兵之法必審天地人之道以察
得失出師所忌日月交蝕先舉之國咎必當之今歲
九月太陽太陰朔望之辰俱有虧變懸象在上著明
示下契丹先舉必受其殃所謂失之于天者也保州
定州城寨相望王師環列其衆且多瀛鄚已東各阨

要害所入既隘所出必難隨處精兵已次貝魏彼進
無大獲彼退無善歸所謂失之于地者也而又牝雞
司晨女主專政腥穢盈溢夷夏聞知韓氏弟兄執權
擅國尤從近歲不道益多黷武窮兵侵鄰虐衆東征
貊國已喪其徒南伐高麗不勝其弊將新集之衆犯
中土之師無勁悍之渠魁無雄傑之將佐所舉仍舊
所行復指陛下登位已來皆遵法式上下緝睦歲稔
民安風雨順調賞罰無濫外絕陸梁之輩內除奸匿
之臣四海晏然百官允若謹戢疆吏不使侵漁誅陰
三年克終孝道而契丹合扣塞門而納款望帝闕以

歸心豈可肆犬羊强凌邊鄙深掠生聚大肆奔衝
所謂失之于人者也以臣度之契丹有三失之尤陛
下有三得之美臣所以知其不可而程再榮稱王白
所言河東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者此其
始而萌之也夫有强必有弱有盛必有衰惟彼北戎
于我中國處陰陽定位居南北異方彼弱即我强我
衰即彼盛當唐室之季末始契丹以縱橫阿保機僭
位稱尊韓延徽亡命作相署置官號與建都城據北
土以爲雄舉中原之多故爰從晉石割遺幽燕迨至
今時將及百載豈有長盛之國豈有久强之邦況彼

德義之称惟蓄梟猾之志皇朝膺運帝道臨民矧彼元兇不及乃祖恭惟陛下實邁前王是彼弱我強之時彼衰我盛之日今來凌轢諸夏以濫惡摩心上帝必降于明威陰譴爭逃于傾覆禍敗盈而惡貫稔衆須叛而親須離内難作即篡弑與大兵臨即摩壘散復幽薊之土收雲朔之城碎木葉之山平擒星之嶺破榆關而直進渡滦河以長驅焚穹廬毳幕于窮荒縛豨于彼婦于絶漠雪前世之恥成明代之功而臣願陛下克儉克勤至明至察去不急之務省無用之方節聲色以娛心專道德而為善慮忠以育萬物熙

媚以周八紘無以珠玉為珍但以穀帛為實擬聖慮上通于天意廣聖澤下洽于民情念邊滦之生憂危思艱難長為鑒誡勿聽浸潤之譖勿徇休達之言勿近讒諂之人勿害中正之士似是而非者須辨有始無終者莫容選賢任用訓兵練將求韓彭孫吳之輩訪蕭曹房杜之流直言極諫者與高禄高官多謀有智者與清資近位銓擇執者必加委信見的確者必為施行衆惜慄者慮是聰明之材獎拔引者慮是佞媚之子屏佞儒遐邪之黨恭沉滯屈塞之賢兵刃不銛利者精修戢將不勁健者慎選篤責遊墮勸課農

桀驁除輕浮敦尚淳朴紹太祖之神武繼太宗之聖文高拱紫宸永煥青史如此則蠢茲蜂蟻何足甚憂蕞尔腥膻豈能為患臣無該博之識無宏遠之謀覩聞程再榮之語言貯看契丹國之微弱今覩蔚州即佚城亡輙具陳罔避尤悔于冐瀆冕臣不勝戰汗激切屏營之至云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皮子文藪序

門人張景編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聚之也古國之大名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人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之類不同合為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逆畫而讀之見其藪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藪首陽為碑之藪隋鼎為銘之藪易商君傳為讚之藪周昌相趙為論之藪陵放為頌之藪心為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為書之藪三羞為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淑十原注謂雅若之類也）約其名究凡者例而取之也（揚賦下皆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特不曰是即不

在此而在乎役也傳者得以取其美焉

五峰集序

猗夫子文章恢詩書禮樂下至經遺秦焚殺各有亡逸列今求一字語要加于存者無復可有況其盡得之乎又念漢獲壁間科斗書以編簡斷裂並盡亡起不能比類尋究深為痛惜聖人沒其言無得而更聞雖欲登丘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盡矣何能知游參止微寧窮京邑之壯觀哉至于他美餘珍半存半失心因有愛害是無思渾化二年春閒自桂州謫歸京師遇王次聖自交州使還于衡山廖書家次聖廖之出也廖世善詩矣于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求州刺史子男十人國善七言詩凝善五湖詩立詩皆奇拔凝後入江南歸李璟其詩得聞于朝國值馬之子不嗣兵興國亂多聽散墜聞因次聖求國詩于書得殘數住百篇昔人道度序之為五峰集閏月畫抵潭投余諷之篇篇可愛重恢然言胃意間事逆世無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能有道則幾乎君子矣若國詩可令人痛其遺逸哉擬之經雖不倫然觀其存而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念之是以少見余心也因之得以及于夫子也意時無賢將為辭以共歎時有賢其

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發其事業固書祖也仕焉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晝之下學其業者餘十人以是參之旋足為詩家說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蘇為先生之少也嘗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歎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于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况下先生之後至于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

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往則因參也而諸焉非夫子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乎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尊于夫子者當在戰世也楊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于發聖人之道矣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雲遠矣先生之于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娓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覩先生之文詩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為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蓋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

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曰君子有求乎曰有于身不可也于道可也曰求益乎求用乎曰未達則益達則用譬乎造舟于陸究矣時濟于川矣闕矣將給諸材以備矣曰有是乎君子求之乎堯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求之歟曰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之求也時不用之固求也曰吾聞舜與十六相不曰有求乎何曰求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孔子詠于七十國無道也曰君子于物晉惡比曰如彼

貴玉也曰質玉處于石工者拭之以備乎圭璧玉不求之也如君子何求乎曰磐錯以成其能沽而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王以德工以利時哉〻〻逆順皆然也君子不求則以德求則以身道以由于身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曰吾聞夫臧子欲之遠有求乎曰求也曰求乎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之行而不隱乎用也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然亦有矣無也其成也同及得之一也且遠從乎晉〻致也恃險以怙允遠順以習非遠以禦其衛者以防其討兵甲之害曰反

民命臧子乎遠守也將勸象以使華其心將結信以使斷其姦道教化乎遠而來乎晉德乃施諸身而闡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臧子之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刑政弛焉則戎狄蠻夷盛而交侵乎中國矣聖人既沒禮樂弊焉則揚墨老佛盛而交亂乎大道矣子見治乎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蠻夷是能侵之乎烏乎大道猶不明乎聖人沒也久矣禮樂弊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揚墨或老或佛交亂而滿天下大道猶中國也揚墨老佛猶戎狄蠻夷也國治而道不明揚墨老佛因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執于數君之言知吾者無能耶能力于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于吾曰有是也子之言于吾亦曰有是也吾不自知其已之是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又何若乎數君也謂吾復乎聖人之道則揚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復其道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吾為子當之力乎大道焉然子闢兵陣乎能有勇衆輔之則勝乎戰矣吾猶戰也斯有勇焉先將舉其力而斃其揚墨老佛子與諸君苟念其惠哉

之言而輔乎吾復乎聖人之道也而後必矣子往見諸君為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謗古道焉、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于人未知于已真何如也嗚呼口是而心非之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真好于韓文者也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常思生之書無患其道不行于人文不顯于時矣生從何而得于吾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吾之相先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

客之者乎君子坦然于所為作之而不患其不行固在合古聖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沉移于德而已矣適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〻同者果知之矣天下生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類生者望于吾乎務于德而勤行之累〻出于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者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吾也終不為不善者所資之耶夫既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縱

于今而不得之必于後也在其生無成〻而自憂之可也道乎懸于天而不可期命乎懸于時而不可知能期之與知者在乎吾之所欲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能廢其餘者乎李生勉矣哉無以世為學而已為薄終吾徒也

送程說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聲隨已出以舒其悲怨喜懼之心聽之者知其能然乎以察夫民之情國之政矣今之人即異于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之者非能舒夫心以出乎聲也蓋能習乎古之遺聲也其或真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瘵之者乎或不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鼓之也見而來觀者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而復能知者固加少矣是以習于是者日怠其功好于此者時微其學蓋至乎寖削矣况能感誠以變其聲作音以述其志者哉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焉終乃傷乎已之莫若其不知之也或有夫親而熟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願學者進于其能人曰吾請于以師焉朝乃以傳之暮乃以傳之至夫善紀而不遺能問而不休即能者反惧彼之如已也復不為之

盡焉噫是〻人之媮薄者乎貴已而賤彼之所作也致夫今不逮古亂斷由也嗚呼甚矣哉有能善聽者于世也已尚貴之若莫可得也能來師而進習焉恐不為之竭已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寔務姦而郤正之為矣乎學之于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而有如也斯務求以習焉程子良于此者也予得請之今行將告別予敢言之以應後有進于子者慎無如吾訊之說者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門人張景　編

送高銑下第序

命之短長懸乎天道之屈伸繫乎時德之尊卑由乎己名之善惡存乎人所謂懸乎天者壽與夭也知其命而可自信矣所謂繫乎時者用與捨也尊其道而可自任矣所謂由乎己者吉與凶也務其德而可自擇矣所謂存乎人者毀與譽也慎其名而自可混矣自信而不惑自任而不廢自擇而不怠自混而不固者聖人之徒也不惑則樂天不廢則隨時不怠則動己不固則順人能樂乎天則無憂能隨乎時則無患能動乎己則無闕能順乎人則無過樂天者以仁通時者以智動己者以信順人者以禮仁以齊之能齊之者豈有虞乎命哉是曰無憂也智以經之能經之者豈有害乎道哉是曰無患也信以誠之能誠之者豈有疑乎德哉是曰無闕也禮以待之能待之者豈有損乎名哉是曰無過也若渤海高生者備乎四者也柳子聞之曰高生能以仁樂乎天命之短長也信其壽夭曰子何憂子曰固何憂矣子忘壽矣又曰高生能以智隨乎時道之屈伸也任其用捨曰子何患

子曰固何患矣子將用矣又曰高生能以信動乎己德之尊卑也擇其吉凶曰子何闕子曰固何闕矣子本吉矣又曰高生能以禮順乎人名之善惡也混其毀譽曰子何過子曰固何過矣子雖賤矣天若不壽子則子喪而吾亦喪矣時若不用子則子隱而吾亦隱矣由乎己者內求其實也自我而尊之也存乎人者外責其華也自我而取之也若今有司杜子者命道德名之末耳虞子之心不在乎是是亦不足極之也勉乎哉高生天下嘗嘗其誰知子微我則無此言以告乎子矣

送姜涉序

古有不得位而憂乎國者聞其名焉今有不得位而憂乎國者見其人焉姜侯詒賢良而未用不得位者也伐汾者而陳謀憂乎國者也野服而干政弃文而計兵柳子謂姜侯君子也凡國有大事而預謀者卿大夫之任也卿大夫賢乎己而忠乎君愛乎民而善乎戎居位而能之者有矣不能之者亦有矣能之者皆莫能備耳或獨賢乎己或獨忠乎君或獨愛乎民或獨善乎戎由謂之為大勳也而復位以重位以榮之采以盛名以褒之卿大夫所宜任而有之者尚

以責之況不得其位而能之者乎不得其位而能之者難矣況不得其位而偷之者乎姜侯進無損色退無怨言業不謂賢于己乎直言排訐極諫非設豈不謂忠于君乎求施于政將盡于誠豈不謂愛于民乎睦親以謀畫奇以變豈不謂善于戎乎是姜侯不得位而能之也倫于卿大夫矣異于卿大夫矣卿大夫得位而居位然能而不偷尚以酬而旁之賞而推之況姜侯不得位而能倫之也余知國家用何以賞其人矣是姜侯不忘負于國家惟國家忘報于姜侯也何如哉

贈鮑植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然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乎子矣子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悲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希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責者也然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于我也得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類也我亦知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又能覩我之文也而能爲我得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己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爲我而思之將見子亦嗚嗚而不禁矣

送山應昌序

天下有道則吾子出乎世故名曰應昌得乎名而已矣其文近于古雖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衆亦不易得也己酉自京而來以道德文章期于我與其進也我豈異哉至壬辰得八月留我之家問其居曰四海間旅矣問其先曰死于兵矣問其家曰盡于兵矣因泣下曰予之先儒爲業始予生八歲會兌敗周旬天子伐之盡血其民與紂其帥不與其帥者與擒焉予以幼得遁而免後遊于洛知有文章遂走天下求其

人以學之近歲得其季德言于江淮間亦命儒其身令年丈称譽衆人之口將求試于有司矣予因惘而謂曰天使蘇儒明其道也故善人存焉予不死于兗之兵是予之命也幼孤其身長能從師以儒其業是子之行也得其季字之若已是子之孝也出逢文明代是予之時也嗚呼有如是將見予貴且富矣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實我之徒也予告行于我故作序以送予

送任唐徵序

不苟于利者為儒之良也自古多以礼貌飾詐中心

姦欺冒貪于身而忘其道也孰能恥之任生貧不恚于世曰吾志于道也道苟貧不獨我身之困矣將天地之人民亦困矣厭于貌々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生將行皆出金帛用資于生之橐間予自晉而笑曰愚不肖以財為重異乎吾之所重也謂々從多贈大衆帛而已于豈例其尤而往復累于生之心乎予有異世之寶奉天下之人莫能得之用贈于生之行矣夫天下所依之寶曰道天下所歸之寶曰德天下所愛之寶曰仁天下所利之寶曰義々以制之仁以居之德以尊之道以守之生苟于吾四寶之中能取其一用富于身則生之名與德萬代之下亦無其貧矣安惟齊以一布一匹之貨乎生其為我受之無致他人之來益其寶也則生之行也何有于貧乎

送仲甫序

仲甫請于予曰今將任焉求之得濟乎將行予謂之曰今之任者不及古之任者任之寶難也借于人而不專于已故自視不能信其行自聽不能信其声以至乎借于人之耳目也任其所以嗚呼行修而借視得其盲多大而借聽得其聾則惑于汝也余何乎夫盲者不能自别于形聾者不能自審乎響必藉人而

始知矣汝將進于時若借于人而視其行借于人而聽其声得于盲之與聾也則人之視聽者非在盲于目而聾于耳盲與聾在于心也心苟不能分汝行之善惡目雖視而不若其盲乎是目雖不盲而心使之盲也心苟不能察汝声之遠近耳雖聰而不若其聾乎是耳雖不聾而心使之聾也汝苟借得其盲視汝之行也必在吏于人而視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行修乎汝苟借得其聾聽汝之聲也亦在吏于人而聽之矣豈能專謂汝之声大乎心盲者甚于目之盲心聾者甚于耳之聾矣汝是干于時得不難也若借視

乎人而求其明借聽乎人而求其聰如此則彼人者自視未能明乎心見其己之行脩也自聽未能聰乎心聞其己之声大也又安能視汝之行也明乎見而識其修乎聽汝之声也聰乎聞而知其大乎世之明乎視而聽乎聽者鮮矣縱能明乎視而聰乎聽則姑自觀其修而自聽其大矣豈暇視汝之行而聽汝之声也宜之乎今之仕者不及乎古之仕者汝欲仕乎試往觀焉而後動知吾言之可否矣

送高銑赴舉序

柳子自謂得聖人之道好聞人勤其心而專其學者

求其進而安其至者嘗四時之將幸也吾道行之時之不幸也吾道去之在乎天耶在乎人耶若果在乎天豈不好時之長幸耶如不好天其否而已矣吾將謂不在乎天而在乎人也蓋君天下者有德也行吾道者用之矣君天下者無德也則我先師夫子昔生周末也何嘗能用之哉由將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宋因乎周礼取文武之道則而行之九年萬方畢來歸我太平會八月柳子病起東郊來入于魏得其人言宋之同姓大夫造掌文衡也柳子知大夫之為人公且直也天子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銑求試于京尹矣柳子喜而嘆曰嘻嘻乎煌煌乎道也將行乎吾也將出乎時也將中乎予野無遺才雅從謝三子曰余爲天下樂得其良有司也賢者進而不賢者退矣二三子汝知之乎渤海高生斯其賢者歟上以得其人下以得其時吾將與汝永歌而同歸吾之東郊可無辭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門人張　景　編

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團練使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縣開國男柳開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師滕國公之靈太祖神武開闢區宇西吞蜀土公之先王納款歸疆以覲以亡公尅纘嗣彼居宅載來偕奉侍乙丑直歲卯云珍瘁于今一世南越滄海限嶺作界劉氏旋跋金陵跨江地實物夥摧城始降帝聖統乾興國紀年晉壘以頹革性失道寡然如草分折

專滅剸澤杭閩雖據且臣不討已寧四征盡來上恤而哀仁焉不二我三家有子莫踵公蹤或卑而推公初留京虎節龍旌載錫載行泰山宗宗天子命公爰鎮于東廿陵十載遺政如在吏民攸賴去臨中山塞堞閒閒胡馬北還退假近垣河流右奔滑臺乃傳日出日虔有仲有屈寧滞乎物漏停中夜其吁南金翰飛斯化惟沸之泉附流即川鼇波張天永陽地辟福浸荒序公從斧疾遣推高堂縞衣成行茅積新喪悲悲難憑人生可憎公斯又亮悲今念古宛如塵聚風來即去謹然笑言俟矣何年事寧可論以界即趙以降即驅独異諸聞之在道公視奇奇憫子無佞忽然而俎零然而孤如飢失哺惟祀有制忽之焉真顏光日逝愛不能留哀不能救公其惟休酒焉在座心焉在辞公知不知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內供奉傳真大師元藹自寫真讚　并序

藹公來自蜀以寫真事求見上上愛之自上而下王公卿大夫士聞于時者皆寫之上命曰若能自寫乎曰能既成觀曰善柳開見之為作讚云

他人寫真能寫他人藹公自寫亦他人也凝眸隱默纖無差忒生茲天與邁古超今立名宋朝萬世之標

真讚　并序

淳化四年開為藹師自寫真與作讚藹為開自作讚與寫真讚曰

仰瞻高備寧厚識寡偶志雖就東西師溪巖友審形羨非妍醜聖如知慶無咎

五箴　并序

柳子志近于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敢明其道也人皆忽焉作臨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失作思箴柳子言居者以居于世也病乎人有同其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即與其之異者即與去之作居

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使人目而見之推而習之卒成小人也君子之弃斥作淺箴柳子好直人有過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于善衆不克從反謂狂野惧以直得辱作直箴其大意復言于後序

晦箴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惟晦惟明與世謙盈明不可為晦不可捨為之則妄作乎中捨之則悲生其下故聖人有云用行捨藏者惟我與汝也

思箴

動靜以順思而為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

庶事箴欽出之與處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于謹机思于密所發不失行思于修惟汝之休道思于謹姑德之鄰思執其志思端其容思而思以君子之風

居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之大彼相賊害雖與父兄亦傷其情能人其面能欺其心汝若是也我愧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淺箴

山之淺松栢不茂焉水之淺蛟龍不生焉世之淺忠良不輔焉人之淺道德不存焉淺之者是我所以弃

直箴

夫子有言直近于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昏佞是非婦真直而不劉汝矣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為狂誓言成市嫉患其良于乎小人于心其傷得直而直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又辱為直之豪我有厥理

後序

知机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于己其為愚不肖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机見于未兆患窒于未乱終百歲而為天命也胡云我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于吟域之中雖未列軻雄之間亦與世異尚也身遠

于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弗從也病阨于鄉之中鄉之無貴賤耆老童稚之輩咸鄙为以小之遠之婦于也已又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費世與孔子之徒者何坦然安于是哉曰患禍傾于身遂及而求之得五箴以自歸焉

表姪哀辞 并序

表姪良家子父母成都人聞始知事遂卒在闕下甥得姪于其兄從余來全州桂州生二子一女一男皆失之淳化元年二十秋八月八日夜疾卒于桂州後堂念其遠京師四千里作哀辞一章魁石留于桂州

彼美衣姬兮柔芳懿〻綷沉舜瘁兮追惟弗洎陰商
弱卑兮讚陽望貴壽康攸遂兮夭懸所利北塞南荒
兮脩行萬里寧期不修兮溘然而逝弁服勤劬兮喪
尒母子恫毒吾懷兮摧傷骨髓高叟孔仁兮皇遺子
委明知有生兮亦必有死無如余何兮情思罔已俠
西胡姪兮音容莫寄餘疏遣香兮忍孰為櫬桂山新
薪兮翠攢若楛蜀能可忘兮我心于此西流之日兮
東流之水瞬息一去兮終天遠矣

贈夢英詩 并序

過潭州見夢英高益奇不似今時所有非常僧也從子

徵詩詩以為好詩亦詩也故作一章七言二十五句
詩以贈之

畫光夜魄陰陽祖五緯天立五行史萬美蓄昌振此
樹剖桑各闕清濁聚形類紛然填下土精英間見羣
寧侶稚劃唯神將可主功格無先明鏡觀捨羊犬猪
用龍虎氣包范昧廓區宇剖發拔緇心有取蛻免羈
踢脫濳去身挂西佛學東眷塵根諸徒飆遠琴狂呼
飽醉賤今古公室侯庭迎走户如琴俞柯胥術僕捜
經狀詰將究補聲號大荒鉅集叢筆掘斯水畢尒汝
戟拔曳陣執禦侮二十游秦未還楚玟璠枯泓驥追
風停舟湘演吾與語帰迎終南恨睽阻

諷虞嬪詩 并序

湘水導全州城下北走州之境又獨能產笱竹成紋
古書今俗通謂舜二妃溺于沅湘揮涙為竹斑者在
此也復東南望九疑山綠可百數里州岸佛寺傍有
妃廟因諷妃事作七言十九句詩一章刻石留于妃
廟中

惟允則天舜棠復疑妃罔極恩亭育遺象無闕血盈
目南巡胡為渼染竹父桂夫重當何叔沅湘岸筠烟
蕪寰凝紋叠斑殷郁〻猿綠飛孤鈞翰宿朋淒助恍

聲幾哭勝疑下九為煙潰功夫民戴祈百縁重睜蓋
擢雖停敘亢居不寧遊如逐悲啼負史生更卜牟顛
沅瀾遠呂旅詬訟勞松峰永禍素陰慘魅娑浮遠前
睇九山排矗〻剝今雲顏愁何棲

贈諸進士詩 并序稱傳說名何

闍律化二年夏帰自桂林寄家于許州抵京師見諸
進士之尤名作詩贈之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傅及孫僅外復有丁謂
到京見埰諳好尚同韓泊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
翰林四主人列辟碎英粹奇騰走大名朋彝天邑沸

怒浪航斯濟駿蹄御良戀傍險往拼空餓腸苦填味
我何為欣敏名身若將併北塞絶戎勲南荒政遺陛
焦、家殫竆口衆食增累鵷肥餘十輩業學莫能器
髮白壯心衰不覺老之至蹻縮步九衢羞莫同窩娌
仲略尔數子吾道絡焉寄無為怨于予斯文聿孝繼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四

門人張　景　編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

誌銘并序

至道元年秋上以開屠癸去曹郎邢賜使癸于先人
也抵魏會永濟簿閏生出先君乾德初上丞相書疏
云周光年某始任湯陰簿天成帝起鄴曲柳趋洛矣
寇如華破蜀妹帥下鏡奔亂供迎收安独先而究飛
車聞帝賜緋衣銀魚相言例與簿得緋帝曰例君不
能為之推相為之耶若君亦為之朕賜柳主簿緋豈
不為例耶丞簿尉有緋必命此始後歷南樂簿長與
歲為和順令晉石尹并州欲某留幕中察石志異秋
満潜歸除臨黄令由衛州録事參軍從臨洺南楽冠
民賴德間授南樂建隆首得元城留令也書考二十
紀有綫失事十常四十年非不愛公王將相名位徒
見以亂易亂若覆杯水不如田家樹一本殊未尚得
庇身蔭旅積久存也看省曹尚書侍郎宗儀助給就
傢屋為寄館諸員部筆豈足道哉所以歷跡邑宰今
朝廷紀極似張得奉陛君國壇類帝必見倣息疆宇
求一通籍官終其名也閏月來歲予月葵傳此言先

君擴聞閒泣曰汝知先君十歲時後唐莊宗與梁爭
曰來河上捧帝硯筆出入戰中臧渠分賞從臣乃一
命湯陰也得緋年二十二學詩于隱者孟若水從萬
俟生授字學為文章識王道幼識先君止之曰君少
為令有緋何須舉進士乎獲一第不過作書記向人
搖傍求殘食也先君納之上丞相疏明年拜監察御史
明年春破西川太祖召上殿言曰聞尔治家嚴而平
如朕治天下也居官處食井水外無一有取吏犯必
責不貸公事不枉而速儼立危坐人過促走若覩神
明御黨親賓畏尔不為不善不孝妻子不肆弟姪不

私縕不妄前朕知尔久也淮泗居東南水陸叢委吳
臣未來越民未歸郡刺史多惡政朕方制削諸夏州
立通判尔去為朕先之區境將用尔同理也先君歸
自朝數曰上據聽人不濫言事于上者必實不欺何
称吾得是哉夏四月聞從之泗州梅前夕叔陟至五
月朔先君疾十日旦去代聞因病甚號擗絕死叔撫
而存之即復護先君旂下西京師及此三十三年也
尔聞後奉歸大名府縣聞記先君常與諸叔聚話指
汝弟兄語曰吾湯陰時征蜀帝命汝母伯氏王公諱祕
為拾討副使告行曰帝欲與公屬大官公名吾不往

根曰男兒當自立不能學人因婦家覓富貴也開吾
事帝者半為王侯其後皆皆相傾朝為賤人夕為貴
位面垢未除項冠戮馬門朱未乾氣血流馬物暗比
比漸異索索以使以諫以諂以削遂之以雜織之以
失因小敗家及大累國吾芍與斯輩同安有渠得令
日見服前節載金建牢不如教子讀書習弓騎馬功
成無憤絆係吹竹身衣周羅累綦奕奕舉口莫食杯
酒是味不賤而覺在家了了出門蹊蹊養兒勝虎狀
惡不武多學廣智少官豁事為官納貨莫大此禍侮
丈身法天誅兒殺以私害公反必及影吾豈徒言哉

汝等勉之聞拜哭刑之如何閏泣曰諾嗚呼先君殁
年我母為年居年五十九歸柳氏四十年矣又十八
年六月卒王大族也聞外祖諸父男世有顯位我母
為年君視外內親千口如一終身未嘗喜怒繁全柳
氏者亦其力也今備恭遇杜開為監察御史時封太
原縣太君今追封萬年縣太君諱承翰字繼儒天復
癸亥歲中秋日生于開祖母劉夫人累贈至秘書少
監開閏祠子也開王父諱舜卿隱居鄭人號柳長官者
謂其德行人伏若邑郡長官也銘曰
天地之大兮不如父母之在兮日月之明兮不如父

母之生兮天地日月尒何成矣我父母尒何情父兮
母兮去何之城南丘墓空纍纍不思即已思即瑕衆
深石碩理此詩懸腸瀆肝無已時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誌銘 并序

安史構逆唐天子弗嗇河朔二百年魏近諸侍羅紹
威牙中盛大丈武材士出其土必試府下諸吏以起
家至我太祖清夫臣極厭俗漸易周世宗末開仲父
諱承昫字繼華爲府都孔目官事魏王彥卿從始造
此三十年給事也當長興明宗時妹奈王從榮室徽
使孟漢瓊馳傳執鄴宮君宋王從厚仲父爲有司主

賤奏也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豨亟
秦王柔我今一單使徵王、即挺身往爲未爲利也
大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于國王如是生
必秘生宮中但龍爲名曰君而實爲臣于諸權也與
公事王復何得見王面乎將天下安危未易知耳不
若盡率南兵步騎齊發擐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礼
來之王至未晚彼若動非其礼吾兵在衛強者禁之
亂者翦之而後道上先言不爲夫耳不納王即公仲
父與令詢輩偕至洛王爲帝令詢果出磁州刺史仲
父歸王之屬臣悉爲馮贇朱弘昭輩逐之不復過帝

也後厭翔兵起帝有禍衛州當廣順高祖時仲父爲
有司主兵騎也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妻殷視我姻
家也及礼周丘謚殷入覲殷與衛兵排勢動至深巷
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
也不答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即覲高祖殺之
仲父歎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
上英武不類吾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
瀆族滅非唯連我之家其推動國興戎憂撓中夏殺
起即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爲國害乎
所以吾不答殷以安家國也仲父寡言善性夜五鼓

作冠帶趨府門恂恂無一日闕之退自公奉我皇考
會恭勝父生必緊拱手不問不敢語與其夫人田一
德也乾德三年已月有愛犬瑢仲父前死爲葬菜占
主家主遂喪生仲父患之年月我皇考即世我母與
閑寡縁服主魏仲父淚曰我兄亡我不生矣一日召
開論曰汝止孫爲人子當服學立身遂思事修先行
是孝也吾望汝耳秋七月仲父病若無疾者但曰兄
去其已矣二十有七日夜卒嗚呼哀哉屬東李隱于
史避憂患藏其志君子乎何称哉田夫人生有吾與
關支氏蔣氏二女後夫人李今皆亡矣李生開太平

興國七年庚午爲贊善大夫仲父贈大理評事追封
回夫人京兆縣太君仲父視開皇考同母兄也少五
歲名與太祖御名下一字同建隆初改今諱終天雄
軍都教練使有階勲爵邑略不之書銘曰
鄭城西南二十里村名馮杜古河汶宮音坤艮地尨
利元昆居右左今季一塋四穴子三是宜道二年仲
冬次壬申直辰日長至教之諸父葳于此連:珠櫕
列兩世河東郡姓生孝爲新天視地相傳繼

宋故穆夫人墓誌銘并序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舉兆母穆年二十有七

榮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殁于家後七年癸叔父
墓中唐李叔先人墅館陶縣北三十里周慶順中始
癸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
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喪得華州道
士王煥襄其事煥善者也本悟葬術成開之心柳宮
姓爲地法剋坤艮自然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
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各以子姪從之又東下
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
承逵之墓周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開然母長子
也開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以病疫死

于室開爲兒時見我列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
常先開與閏我母爲年君愛然母既已劬:怖:常
惧有闕乃叔母至先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
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飭春我皇
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
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生背戾分
門割户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
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有是乎退即
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詞爲不
孝事叔開第頓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己

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己私爲言居
上不善也家國亂焉吉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亡世兮未嚴誠之深肆指穆母而告云兮
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先兮予貞節而勿虧代
拿夭以子偏兮家役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
違仮而志斯介如石之鮮克兮衆犹卓之難:母血
泣以拳數兮失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惸瘝兮終天
地而弗移嗟嗞過此兮毋蜀爲知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誌銘并序

我列考御史有異母季弟諱承遠出于賈夫人耳病

矣所聞開王父諱舜卿避虜東徽點虜開巷季父五
七歲郎李先生教讀書晝季父既聰聽比常兒訓倍力
不尚開王父月學金僎先生禱曰兒雖此贏生無倦
誨父雖如石援莫入焉開王父每晨促起提父手扶之
抵先生所鄰長者嘉歎之曰君子教子焉當是也子病
為人若之學不當是也以若子進居晝暫綴百兒可
參汲多予皆成人豈不能容是子乎開王父謝曰吾
寧不見是子病乎爾雖為廢人心其不為廢人也苟
往善焉何教不入天廢吾兒吾豈終廢吾兒乎教之
不成其廢何賤吾雖多子能自立寧知吾百歲後不為人

所開誘以利通以害求相容不暇瘦兄弟為豺狼也
觀之古參之今可念矣即是兒託死無地綢衣食乎
目或能解識字乎或能善書他日為筆傭是兒可存己
勝他為也苟兄弟知親之不易吾亦不為人所惑係而
全之吾若教何害若有成亦少益于長矣以是季父
萬用子本為肩無斯終身論兄倚之不疑先成我王
果知學及長善書聰忠敬信事諸兄如父主緡錢千
父之志秀矣娶天水趙氏夫人生閨及皇甫鶚與劉
公華妻太祖平吳也擇貢舉人經學供場魁杜善射
者鶚治三傳犹能發孫第中多而連身短白太祖受

之得文班丞者今年殿直公華今為殿中丞性剛直
可愛季父字紹宗生同光甲申年卒乾德戊辰歲夏
六月又二年趙毋卒後二十六年葬于我里考塋東
第二塋銘曰
股完体充性用犹鐵𧙚冠禮衣君華飾潔出門嗟嗟
嶷嶷語無別有弟有兄訢然如截低柔勝水言甘若醴
眉目秀妍鹽擢桃李手足嫂嫡翁弟勝指朋遊妹妹
衆比君子入門同生相揖壁壘心之不人不偹于身
志行善焉為人之全衆衆季父寧忘念慕有異于斯
不愧於茲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參軍柳公墓誌銘 并序
開叔祖諱夏卿生叔父諱承陟幼孤養于開王父好
學夜未嘗解衣臥必張燈倚枕展卷與再從引三四
婦寐夙號夙號覺起從然廣順中詩者宰路來自衛
山從之遊得其旨鄭人惟頌之道到今精精犹在漢
相蘇爲佳與開里考善婦叔父見之蘇曰子文學材
志過人盍仕乎叔父對曰學以仕也以甚觀之取公
為喻公仕之達者也何利焉晨鼓未學先朝夷暮致
已嚴後歸矣能何惠及物能何功寧邦能何道佐君
能何術舉善能何法除奸能何策禦戎犹言必走誰

必從之獨謀必威誰必贊之進退拳拳善惡此此動
防止思違憂徇歧但不過為妻子作快樂滔貪欲規
朋賓使外為氣勢于身何利乎公耽是糾餘焉焉曰
官人者耶寸祿如經縛人不敢輙𢖍足比之心閑身
閑如雲鶴飄飄下睋龍中雖乎兄弟之義固當歡之
家當聚之異是害矣某有兄賢孝不貳讀書樂道終
身不仕也叔父年十八病夢道士自空生得藥吞之
曰後三十年當厄即愈曰三十年足矣及期正月夫
人孟氏卒乾德三年也曰是當厄矣我兄在往辞之
四月至泗州五月我皇考殁某先姑之壻楚州團練

使王遜書來告叔父曰汴流湍猛舟沂多壞爾兄之
柩當楚而歸叔父報曰我兄享祿四十年乃為天下
知無行負人恐成垠壏遂故園乎汴若無神舟有敗覆
我期抱柩同溺乎即爲京師後八年四月九日卒父
卒嗚呼衰哉卒父先娶某母劉死葬濟杜無嗣有女
李氏亡矣叔父善殖利好陰施鄉人無告者往濟焉
厄期外延八歲疑此致也尋其遺業中得壞紀可辨
者云大道昏昏衆物紛紛至誠烈烈羣生欲欲不窮
物性不救物病不符時議不獲時利所擇必精所為
必成所任必知所行必直混混無別潛潛亦絕至私

如公如好如志至言無疑至化無欺海人乘馬倒矣
捷射掾車渡水濡及盈執執父執干笑語安安撤户
宵凝溢至而窘故諱其始先諱其終終若不凶始乃
有功不耘不耨良田不秀不鍜不鍊良金不辨居上
不上必速所向處畢不畢焉亂之基凡一百五十二
言理有可紀之也今載之叔父字繼遐生道二年十
一月壬申葬我皇考墓東第二壺庚之位銘曰
昭學爲道生關卒老垂文采采傚深世表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
誌銘并序

節中大族我家也我世長者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
也字希回父諱承贊早卒我烈考恭君年十七授書
易於東胡生通論之應學究舉連上試登第洎進名
而名不在牓中請之御筆勾落頻歲此者三我烈考
苦君不第命日者以數考之云君年二十有八有祿
太平興國二年果始第名授沂水簿佐邑有称乎晋
乘氏吏貢萬衆給兵天子在真定君弟中得令官九
年八月病卒君二娶室皆李氏亡矣先有女適前進
士衛旭而死後出男兒曰沐曰洛孟仲之女為童
冠張景之妻冠景進士景學古文聞以仲妻爲季永

濟溥閏馭養之君卒後十三年葬君父墓東甲地或
問其曰子家唐時為西京諸父兄墓不録其世系
何也鼻對曰唐季盜覆西京衣冠譜諜燼滅迄今不
復舊物以姓冒古名家已稱後者紛泯無別吾寧勤
乎苟其材負緞厮役得時用為王公卿士是須古名
家子耶其不材縱名家子今何謂又問開曰為父母
葬幸子孫貴且壽世一也子独異之但以子陪父兆
親々相近從叔舊塋為諸父殯宮何也開對曰人身
孚及生以長塋々煦之育之教之成之言語衣食皆
父母也父母生老給々不暇息心欲罄區宇間美好

為子孫計尚謂所不足是父母子孫亦多矣而父母
天就為少乎已曰我父母葬須善地要子孫貴富也
已貴富者郎曰我世々其不關葬父母是地穴富得
也噫是父母生死間要皆利子孫也是孝為父母葬
乎是葬父母要己利乎也言及是子何為擇地必可
貴且富人不見葬師家子上于人也惟其良田美々
不堙不崩以直道行己身以善事傳諸後是于父母
葬善也吾忍持父母學人妄求己所不足者乎銘曰
今上初年以儒畫賢擇擢貢民半登科烏我兄預之
乎地青天如焰益熾菅茅增煙持圭曳珮夯躋聯翩

棣垣爽々省君連々直廬關々相府嵩々摳衡发々
邦計乾々出入在己他徒罕前將此積歲英林累千
周纖匠極緣々閏々下視伊呂宜為軌鞭嵩山崇高
祇不及拳滄海翻波一勺之泉我兄再命佐佐潞川
壽非頀永名不克傳位不得顯志匪果宜罔及彼衆
刻為物先合此已矣寧志愴然謂時頃事悲塡思經
有筆有石乃書乃鐫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
君墓誌銘 并序

開仲父諱承昫初娶田夫人生大夫讀刑名律令之

書初名實以開昔名鬲喬大夫改今諱鬲吾字象先
乾德中致庭公自翰林學士黜使覲大夫見之府決
事人々每問條法對辯指明從異諸史公歎曰與
第一在刑部大理寺中天下無枉矣開寶年公徵峄
翱與貢卷大夫年二十有九累為庭柱掌門生大夫獻
文章闕下即授大名府法曹參軍詔見中書除舒州
團練推官平吳後上繼位擇人充切承代至京得
將作監丞執政歎譎如庭語大夫避之間而答曰學
非独己利也亦欲利人也法之會非用即己用斯皆
及物焉得直其道執多枉竭不得直其道即仁忠為

訟獄所平不平其平惟不平也彪作吏能作官貨祇
斁黨成無爲有德不詠罪十討九究扶任用威扶愛
陷惜罔上賊下不彰不明滋滋臣中言丞于半昔皇
與王專適任德降世壞俗以礼救時送之于今出礼
入法茲失益遠依法肆情于余去諸勿能爲也即命
知永州遷還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郢州太平興國年
田侯就任錄祚大夫婦病于路抵唐州予月卒于安
隴西縣君彭之家明年夏開自殿中侍御史知貝州
責爲上蔡令拒唐三百里即迎嫂彭君洎諸兒淚流
泣滐濤濤寺未明年開饋單征燕迴拜書天子復舊

官唐報役上求文臣知兵者明年開爲崇儀使又知
寧邊軍明年今將翔趙公諱適爲樞密副使謹予隨
害趙者擠開及京知全州嫂泣曰此南行將棄諸孤
獨往也稚殊闕訓與孥死不成人矣此棄諸孤去我
等獨居而遠者予即不吾能矣此孝人忍若是乎吾
見諸家子父死若伯及叔字之不如己子其就路之
人寒且餓乘于予心者貴賤一也即有子伯必鞠之
大不知報及能立參諸父反仇怨之不若破異門戶
又多其類也吾豈容爲我吾與諸兒當從叔去矣哉
避隨吾不肆焉攜諸壁屆于全明年之桂州明年歸

京師明年開以在全時嘆洞事出臺獄降充滁州團
練副使淚春進士試殿庭呼曰臣柳開姪也上審之
寔賜登第永爲長洲縣主簿迎其母行彭君號曰爲
汝兒第使我南走萬里殆死瘴鄉辛婦復挈我渡吳
江入蘇州將不生返也淚名我子母棄此去吾無面
視此也乃留濤去四年淚移中牟尉滐自京至郓嫂
書曰病亟命濤速來洛往嫂書又來曰必死不相見
尔諸子叔成之我泉下心安也濤與濤二兒與此爲
子彭君即卒真宗至道元年十二月八日也君名永華
少大夫五歲父故太子中舍諱文矩大夫與開同祖

明年葬仲父域中甲之位柳氏于唐時爲大族用儒
學昇科有名者常有人唐滅即絕至大夫于登科記
中獲有柳姓銘曰
雄虎去文雌犢化焉其息且蕃以和以雅青猶及羊
歲行周紀虎亡馬殂相去遠矣屑貞者五爲塵而飛
翔伊含生孰能可違彼靈在天惟地有泉存焉飄然
往皆潛焉同兆異室乃尊乃成大夫與君永安而吉

宋故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于己者先生于我者也非獨有道義者得專爲先
生之號也即我故諸兒闕字太初長開二歲開呼爲

先生可也先生、于仲父承拘田夫人夫人怜之甚
為童兒時學校中師不敢深誨之及孫年三十見開
與肩吳聞成名人羨之乃自刻意讀書日与文士遊
作詩章句孜、然娶侍御史張渙女張端閑恭順舉
家爰焉始婦不二年生一男子後得夢吾我母王夫
人曰婦夜夢人云更長一男子即來是婦必復產兒
後死矣明年果如夢先生継室以大名府節度判官
郭知微女郭來又死張生之二子長洸也次瀛也瀛
五歲聞抱懐中教洸誦詩聴先熟焉以是奇之先生
以瀛失母聞得為子瀛性烈所聞即學所學即成雍

熙中聞守寧邊軍不見瀛半年一日封所為文自䞈
來辞直理勝若古人所作即與之詩曰皇唐二百八
十年柳氏家門世有賢出衆文章惟子厚不羣書札
独公權本朝事去同灰燼聖代吾思紹祖先感歎盡
應餘慶在今來見汝又堪憐瀛後以患學病狂八年
而死至道二年也哀扎瀛之學亟也心亂作惑以喪
其生别他習也事易黄声易性執而不移以至亡㓕
敗禍者也不可思焉瀛未死前十五年先生同母兄
肩吾知永州婦嫂趙君親迎之先生恕曰我適易埜
遇井、往見泉下趙强之先生被酒拜于庭四句曰

辞矣往死也至許康寧之復得井易者曰不可行易
象忘至坤知其來顕也出許病至唐州趙父為州録
事入臥其家永州兄至三日先生卒夏六月也嗚呼
父母愛其子不教之學是不愛其子也教之不以嚴
亦不愛其子也教之子不學是不愛其身也學之不
以身亦不愛其身也有教之而不成于善者未有不
教之而能成其善者也教之必學、之必成、之必
立、之必及夫能有及乎君子之道也則君臣父子
正社稷人民安況餘小者哉學変化也能學則唐氏
子為卿家不學則卿家子為唐氏也先生晚自知學

學未有及中道而去可傷也已瀛死之冬葬先生于
仲父塋北壬之位銘曰
南劍西𡾊兮中兹若主驕不得停鍊兮朔戟汗盈朝
湖暮雲兮翻之相屬先生之來兮逢時始平凋、仁
義兮文墨峥嶸比鉛飾黛兮非璧今英鋭順成達兮
深壁利兵先生之學兮于晚未成怵然下土兮蘭䔍
枯榮德毒肆螫兮蝎虞畏行䐉即慶眉兮抗犹山鸞
先生之去兮世罔有□吁嗟先生危祖征往不返兮傷
同生秋風華露微月明先生歸兮宅此壁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四

河東先生集第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誌銘

門人張景編

東南出海上諸國西度羌戎北朔越胡沙絶寒之塞老稚人称孫氏為冨貴家于今六十年矣他人冨但積穀積金有宅有田權藏畏詐常如偷生見府縣走役曲屈言笑諂奉罔暇其止得念有動即遇况貪夫賊官賡戕本所猶彪視羌嘖丶牙爪孫氏廢神都臨帝衛天子割遺公地以大其居崇樓敞丶覆切霄極重堂疊楹周廡繪彩明粧列侍珍肴捧進艷奪晴春

奇瑋殊物歌声樂華寶車金馬華林廣囿芳秀如仙愛時遝幸終歲竟日将相侯王婚姻親戚宰政尹京聽順言旨犀卿庶士遵承意命名材逸賢侯門謁次求覩顔面勝遊綺事行游衢路呵避後先是孫氏為冨家天下誰能與之也他人貴但貪祈競窃叨冒抑奪勤恭惕易便媚闗防思奉乃尊思遜乃患持平失欹持盈失傾竟公畏私謁誠惧邪一遂獲前百歧却之寸言見称幅辞攻之位崇切心權極危事跌趾緩扶踣肌即傷孫氏自周室詆宋朝高祖世宗父爻子友燕吳討擊截句餞迎礼深朋從許思事蔡廣入宮

致名錫物加寺造哉太祖寵佑于前從臣百千陪幸其第躬伐汾晋十旬未歸往請一言遣還京國渾天息役住地声揚今上聖里丕續居夏迎其愛女册為貴妃旋屬備宮架梳列住深忠七憂屋廷罔干是孫氏為貴家天下又誰能與之也嗚呼漢與唐閒册中微真比丶少焉居是富貴其惟難乎即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諱守彬字得之者也凡人聚百金之微居九品之末其行義必有可称者而公享此富貴歷兩朝遇四聖帝為親為友其德業量識何煩言哉公自右領軍遷屯武統衛及今官乃八命為五将

軍也階金紫邑千户年七十有三生道元年四月十五日薨贈左金吾衛大將軍與周高祖為友者公父贈左監門率府率諱徽猶也開府公嗣子西京作坊副使貞吉著前西頭供奉官貞幹侍禁貞諒奉職貞郎貞素次子也二稚未立公女貴妃外洎公女弟女孫皆為公王家婦以其衆不録公夫人某氏先亡生道二年十一月日公葬京東某處銘曰

富無比貴無擬壽有年嗣有子惟此為其足矣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誌銘

天下譬如人身朝廷猶心腹也四方猶四支也心腹有疾四支病不治心腹無病可治口再自納邪盡內作疾心腹也去是跌打傷纏封鍼餌補寧害焉建隆年後平四方甚易由無心腹疾也孟氏王蜀二代三十九年乾德已丑歲兵降蜀公為主太子二年〻二十八僭主浮嘉州江循峽出荊行襄州道仲夏丁丑抵京師太祖礼以之見(礼媚降國之礼)封主秦國公〻師充六月庚戌主疾殂(語恭孝王)公赴復拜命留闕下後三年師貝州明年春太祖伐并州從還公就任毋趙妃早殞蜀(在蜀追冊為后)主之內有楚齊越國三夫人(在蜀皆為叔孫)韋

洛時公朝丁越國憂以諸毋居喪太祖曰非嫡毋也召入加特緒貝州令上初礼園丘上命公親翊帥定州進聞府階上臨真定御戎牛〻趙普〻附虜若叔句出虜道為奇句必讓定〻析虜兩翼左綠道安句郡綱城多兵復公鎮句攝句攝之晉平上促師奪燕公衞句環燕壁西偏句衆忽異剋進旋物公馳定以寧下迎上上歸公止句當增甲益校句計備虜來寇敗諾徐河大施賞公封滕國公籌寒事卒犀珠青貫罷公奉朝請鍾齊國喪赴復換金吾統軍來年權執金吾知滑州間有疾告歸詔公舉右神武統軍表廷

代之公病既貧乞理傍淮一小郡自給得知滁州淳化二年楚國夫人卒赴復公如舊公風痺廢常杖以扶即起坐三年秋九月辛亥疾從中堂獨行及外召伶師隸樂笑嬉回若音樁(樁也)泰也呼子語與坐飲夜初半夜僕夫宿公堂廡外聲饜徹公寢公呼即疾交(諱)不能語且竟上聞罷朝錫贈侍中清河郡夫人公元妃張也諭諸子銘誌既詮來奔(任官諸知書州觀察推事)(妃吉州諸州並任軍推官證登進士第)衰子供奉官諤以諫諤諫詮徇嗜殿直常果來聽譯譯護悉幼(公十五子上一字名上曰陰名冬)季丙子閏缸隸奉公由虛過洛某年月日葬北邙山

有身有位有家有國者破亡然辱屬有道得非道(猶塋)(朝降翻也)屬非道得非道(猶前蜀王氏降後唐也)是顛危有幸不幸也元明惟仁全有仁智不又若公其幸歟銘曰玄詰公名遵堅字居坤用物少而粹歸中判鎮循且齊馳山雪壓宣作藪公羊出彼洵卒此并冀兩齊均厥惠昭然來生超特異坎〻遂堂恭孝次公無後憂多今子六女五孫係王嗣二主闕書國有史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誌銘并序

郡南閭年貢士上列寄相掾辭臣學宮射五試之歲歲三月甲子渤海高而金治毛鄭詩中第在殿方引

卷名名上視之曰高書記子乎大臣覆之曰然當據覆視
具卷也上曰頤在乎當老矣南金對曰臣父年八十一
在矣上曰朕昔迎后邸抵魏句王命頃曰佐朕勝頓
上手不懈彀、然多礼人也大臣交贊薦之延呼南
金問者三上曰授汝父左補闕其致仕吾旌善人用
勸天下致仕官無俸入賜錢十萬令于魏取之望日
南金棒命來歸公拜之幕府吏動天子加殊命非常
者也夏五月閏自貝趾遂南行遇公宇下見公冠大
項烏紗疊帽衣緇緣褐穀單裘手右曳杖左拾囊中
出絳引帽舊牙軸紋綾背紙押、葉署朱發印文拔

之即新錯也公持之如不勝感涕下晚衛君至也明
年春三月丁丑閏樂縣民鏽軍伐燕路出大名鄉之
人謗聞曰公當去月辛酉殁矣夏五月庚寅聞隨兵
迴使告其孫曰願銘公墓以報公學知于我也潤南
金與為三子列公行事以請唐建中年太常為七歲
女子以父彥昭事能死賊中謚之為懸名曰妹、彥
昭守濮陽背賊納歸于德宗封平恩郡王生同州文
學諱衛、生西吾隱而不仕兩吾生公、字子奇用
文取進士高第歷慈丘遂平二主簿安中壽州大名
府觀察兩支使周鎮總中魏王參挾公掌書記閒實

二年王移鳳翔府至洛帝止之公從王罷歸復還授
府官六年丁太夫人琅邪王氏憂終喪延不越庭戶
府帥李公復巻公如故上二年有詔委公以老而息
其仕者名語庭見責之辭不小屈上曰尔寔止為一
書記其久而書無謚他事乎公對曰臣守道俟命不
苟不饒乃如此也府鉅細事無宜者臣兼治之非止
在臣所職書記耳上曰若何謂明老不治務乎尔去
復其任矣七年公始以疾免者王之來去府也左右
惟俞霊取下下所不能堪及王之去即卷恨無敢一
游于魏者猶公為之前後三十年不違不離始至之

日與告終之夕出處進退語默用舍無单無愧人無
答言世謂公君子也公至魏之初有庫小吏遇公于
塗中趨而候公、即傳駕揖之有大吏從者是公乃
降答以礼至公免職公固不易以是吏多避去不敢
見與公言經史子集擧而問之則公愁、誦之無有
外忘皆如目前事公為文精且與手抄書千卷字細
如豆無滴無楷走而益精得之者藏焉書實信墓志
勇孝愛仁恕公不閱一公長子沒塋公夫人趙郡李
氏先公而死某年月日以公歸大名府元城縣某
鄉某里李夫人之墻葬焉公三女孟適故與元府司

錄參軍忠仲適將作監丞李某事適著作佐郎集用
嫣未歸而夭南金解褐得沙河尉爲應進士舉公卒
之日無恙敕誡後事不亂銘曰
厚萬浩浩公獨有適雖讒弗渝公學優優易世一官
公行精完公之所爲人之所難贊允佐崇兆奚其室方
之在公哉殊彼同以詰何愚乃集何德歲紀未極斷
焉消息惟天聰明視諦聽誠淩戶無遺莫程塊空窒
目奔奚且廢納吉必經友從以寧此之云遠其遊
不逆望惟于人亦惟于身我來舊鄉公今云亡厥善
其長厥胤其昌寫我心傷刻爲辭章

宋故河南府伊闕縣令太原王公墓誌銘

上之十四年秋太原王君信詔還京師位以東頭供
奉官如故癸巳狩以其年冬乙酉葬其先大夫先夫
人于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上店里伯樂原禮也公
謂其甥聞曰天子命我掌戎于外于今十年矣爾外
祖父母不克襄葬予誠不孝人也今幸歸不可以
失卜之歲月日時既皆吉爾其銘得乎文矣吾之家
以孝友稱爾外祖父伯氏司徒公妣姑以其才務于
復唐長興帝故授之以參軍尼晉暨漢餘十五年而
遷士功工曹事磁州人盜成獄有狂者詣能直之帝
以夏津令賞焉凡官四定在大名也至周授河南尹
闕令吾時年方壯以才畧爲武人吾見爾外祖父手
未嘗奔走書史誨于予未嘗不及忠信仁義視人無
內外親疎爾外祖母妣其德無少異焉凡生子男一
人吾是也女四人皆嫁士君子爾母其長矣次曰京
兆郡夫人蒙武軍節度使太師晉公居潤之妻也又
其次適于高氏高氏早死而守志者皆吾妹也嬪程
氏者最季而少亡矣嗚呼昊天罔極吾弗能報爾
吾家之出也後見爾文有名斯不辱吾先人矣聞拜
且退而書曰公諱承業字紹祖曾祖諱翰祖諱佐父

諱均皆不仕夫人天水趙氏先公七歲而亡公之卒
年七十有七在壬戌冬十一月乙未今公之葬寔十
月也銘曰
男賢若父女賢若母斯焉爲誰郗開外祖名兮傳于
世嗜兮歸乎土洛水邙山千秋萬古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 代李壽作

惟王建侯寧邦國曰咨爾守節爾之良予其酌乃休
光爾之繇乃成績顧其追佛扁克自及予將其試
汝汝侯于乃罪罪惟政有成汝其遷于濟濟既五年
始來朝曰西北晉奸也汝居遠以扞之乂弗易厥勳

民兵且究曰東南兵且也汝往和以接之速明年侯死有仲曰鈞婦侯于濟未定葬于西峯有誌且銘之者曰

晉陽李氏者侯之姓也曰守節而得臣者侯之名且字也太尉贈封曰植者侯之曾祖也太師贈封曰益者侯之王父也清相潞三節度曰筠者侯之先也東頭供奉而進皇城使者侯之四命而職于內也始于單而訖于和田團練使者侯之四封而牧于外也起仕于周而豐我宋者侯之歷兩朝而且三帝也十五年學于家而十八年仕于世者侯之壽三十有三也

歲辛未而春戊辰者侯之瘞曰開寶四年二月二日也冬季庚寅而襄事者侯之子是歲而封于墓也二季事後而主喪者侯之無子男而有女也哭室而莫惟者侯之妻曰符氏也某州某縣某里者侯之先塋今從葬也撫辭而書名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門人張　景　編

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兼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

公諱開字仲塗曾祖佺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為監察御史以公贈秘書少監世居魏公生于晉開運末幼而卓異類族奇之周顯德末少監為南樂令公年十三夜與家人眾立於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不能動公呼吏取劍遙踰垣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

足之二指聞者數其膽氣之異焉初唐末構亂朱李抗河相持魏為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為儒不知為儒之謂句公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為其指摘是從百家之說漢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閱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意於子厚矣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為志博採世之遺事居魏郭

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文中子王通續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亡其辭者輙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今字其意謂聞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必欲聞之為塗矣今野史補亡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在足以覩其志焉公為布衣神貌奇偉尚氣自信不頊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於人者視齷齪俗儒輩不與言故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於朝野間為公之舉世因稱為柳范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故閤老王公祜方守

魏公以書謁之時王公與陶穀扈載齊名未嘗以文許人及得公書謂公曰不意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自是學者益大信於公公一日與所友者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氣貌稍異語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主王公祜名士也將求之以襄其事公命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愍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為可公潛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為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蓄得白金百餘兩

錢數萬遺之識者以郭元振之義不能遠過以是四方之士游魏者爭歸之故聲名喧赫於遠邇及游場屋攜文謁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楊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餘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公奇士無敵開寶六年太祖御講武殿復試禮部貢士公年二十有七一舉登進士第太祖方注意刑政公州郡為步使主號新立司寇參軍八年公釋褐首其任於宋州九年以治獄稱職就遷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四年親平晉擢公為贊善大夫公從駕督楚泗八州薪芻皆先期集事太宗嘉之會常潤二州

羣盜起命公知常州公至使諭盜曰吾來汝速歸歸則生又厚賞汝不歸將盡死矣遂設奇多捕獲咸戮之賊惧稍稍有歸者公撫慰之給府庫衣物私出緡錢益之自解衣加其酋首皆致于左右或說公曰寇不可近且慮或變之偽也公曰彼失所則為盜得其所則吾民矣始惧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我亦赤心愍之未歸者盡思歸我矣果如其言不半歲閭境肅寧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熱公治常之效也畏公如神明太平興國九年詔歸出貝州加殿中侍御史明年坐與兵馬都監軋公事爭

闕貶上蔡令時雍熙二年也公在常州多所穫戮蔡人畏公之名也公即蔡悉召父老與言政有害民者以利除之民有特訟排致闕于傷者必盡其理而赦之民皆曰公非不能寃畏實愛我之深也皆租賦不以利勸諭其約而已民懷公仁莫敢逋負明年春大發兵取幽薊公率民饋粮從軍初王師將之涿州數與契丹戰有蕃帥領萬餘騎與我軍帥米信相持不解忽遣使來款降公知之謂人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彼必有謀急攻之必勝時米信違越二日約未定蕃帥果引騎來戰彼闕之蓋矣是役失于幽

州也其見機如此公自涿州還闕下乃上書乞從邊軍効死太宗憐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邊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臣以幽州未歸匈奴未滅望陛下于河北用兵之地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觀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機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公奉詔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冬十二月治邊州郡相繼告以契丹將犯邊急移備居數日邊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五事料

蕃賊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寧邊者定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往之白萬德者鎮州真定人也為契丹貴人沿界蕃族七百餘帳皆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為萬德姻族故人者往〻出入界上以見萬德公潛知之乃陰結豪傑斬與親密夜引豪傑入北內與之飲謂曰汝能為我說萬德則幽州可立取汝必為貴人也豪傑許諾公使謂萬德曰中原失幽薊六十餘年今朝廷大興師衆必將取之爾生中國則朝廷為爾父母之邦余何棄礼義而事胡虜爾能南歸則分茅列土為公為侯世〻

不絕功在史冊非爾何人也萬德大喜使豪傑請約公再使謂萬德曰足也順動爾始終受虜之命可先示我〻崇儀之命亦為爾有豪傑去來通會有詔罷公歸闕其夜豪傑過公曰爾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將使萬德為內應而家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集吾事者非天矣夫抵闕下出知全州端拱元年也全民方苦寇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枝掠民虜民婦女以立户無積糧野無耕牛皆為粟氏據奪雖隻雞斗粟者致民之令朝廷遣使臣

置峽口香烟羊狀等七寨傑之不能制其為患公至
乃出府庫帛製衣造銀帶盤巾帽數百副遣衙吏之
勇力可使者得三人俾入溪洞諭衆民曰天子擇我
來此爾華倚山恃險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
屋為爾居與爾田為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
類矣衆民俱留衙吏二人為質其一與衆民酋長五
人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縉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
曰衆民自此不為爾患可犒之吏民爭以鼓樂飲衆
民居數日公命衆民來爲還洞口約日并旗而出至
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挈老幼盡數百口俱

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作時鑑一篇刻
石以識之酋首詣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為全之上
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太宗以公為
能賜錢三十萬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歸明年
為黠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初公治全也有
僧璧史叔令人誣告公公紉之撻其背黥而送京師
至是二人謂罪不至此故公當之明年詔還復得宗
儀使賜錢三十萬命公知環州州與吐蕃接先是吐
蕃常與環人貿易環人若詐其十稱其物直之增減
與漢價不類蕃漢民多以此鬭官司黨漢而虐蕃故

蕃情常怨於我公至平其斗秤一其物直擒民之欺
蕃者刑之蕃情翕然愛公每見公出歡呼號嘉明年
春移邠州民方困輦饋初運稍絕再運又起而發其
半富民大賈恚蕩其業轉運使又遣使至起第三運
皆赴環州百姓惶駭聚數千人爭入州署號訴曰力
已不逮願就死于公矣與使者起立席声諭之曰爾
無慮必為爾罷之因命吏遺書于運使曰聞近離環
州知其糧草如不增大兵可有四年之蓄今慧農方
作再運半發老幼疲斃畜乘殆竭奈何又苦之如不
罷開即馳詣闕言于上前三日吏迴罷之邠民大呼

叩頭感公多泣下者闔境圖公像而拜之冬詔歸邠
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去時曹民多訟屢構大獄
至道元年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闕感息公上書言
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葬願得近郡官謀葬也許
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邢州明年葬尊幼二十三
喪求假歸魏公遍撫其柩盡哀而声不絕者數日皆
自誌其墓魏人以公孝愛之厚可化于世也明年太
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覲
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減省職官
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悅之公至代代城多壞不葺公

曰皆太宗躬秡戎衣而有此地咫尺寇敵至何以禦
代之將帥不恥不能先公之謀皆沮其謀曰避寇不
動勞民不可公曰俟其動何及也力奏而葺之諸將
怨公〻謂姪滉曰吾覩胡星有光芒氣多從北來犯
我境上寇將至也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焉有
動役必搆危于我也因奏曰代為重地臣不材不可
居願得一小郡治之明年夏移忻州秋契丹果動九
月公上書乞聖駕起河北十一月鄭杞畢十二月車
駕幸魏虜騎君引公明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上以
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路詔公知滄州兼兵馬鈐

轄二月公受命疽發于其首自忻來卒于并州三
月有六日卒于并年五十有四公之仕也積階至金
紫檢校至司空兼秩至御史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
河東縣伯食邑至九百户公病亟命筆曰吾十年著
一書意今未畢可傳于世吾將死矣門人張景名其
書曰然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梱公
以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覩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
遠矣哉公以大儒名于天下學者崇以公為蓍龜得
公一顧户名四出公好賓客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
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典禹

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
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文象其深焉餘不為深也以
于經籍皆推聖人之心贊況經之下於歷代之興亡
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頗究陰符素書
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于物其為大賢人也天下用
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三代之治天下
用武治公思以制暴亂攘夷狄而成九伐之勳
惜乎不貴其用也哀哉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忠愍公詩集三卷

（宋）寇準撰

明嘉靖十四年蔣鏊刻本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寇準撰。準事蹟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自擇其詩百餘篇爲巴東集。後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編爲此集。考石林詩話有過襄州留題驛亭詩一首、侍兒小名錄拾遺有和蒨桃詩一首、合璧事類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晝一首皆集中所無。蓋題驛亭和蒨桃二篇、語皆淺率。春晝春恨二首格意頗卑。雍殆有所持擇、特爲刪汰、非遺漏也。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悽婉、綽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豔所可比。惟湘山野錄嘗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二句、以爲深入唐格、則殊不然。江南春體近塡詞、不止秦觀之小石調。野渡無人舟自橫、本韋應物西磵絕句、準點竄一二字、改爲一聯、殆類生吞活剝、尤不爲工。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未足據爲定論也。

錄藏宋萊國忠愍冠公詩集引

惟有天下之大才斯成天下之大務所謂天下之大才前代姑置弗論若宋萊國忠愍冠公者非其人與其相真宗也虜犯澶淵勸上親征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成天下之大務與竟以讒譖謫居遐荒齎志以沒人皆冤之尋詔歸葬洛師又詔復官爵又詔節愍易名又詔史臣述功行以垂後世卒於公無所損而公

之名愈彰彰於世矣承裕年甫三十餘讀公之詩知其有劉長卿元微之之風格於是錄而藏之時時展讀則公平生爲人之大槩未嘗不往來於胸臆間也時弘治庚申歲夏四月平川王承裕書

萊國冦忠愍公旌忠之碑

叅知政事孫抃奉

勑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冦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

太宗

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讒終朕甚歎嘉之其敎史氏譔揚勲烈具

誌于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盖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翌漕河內破蘇茂畫像雲臺爲中興勲臣曾孫侍中榮以辨絜亡匿宗黨潛散宅土故譜諜亡傳又數世有

徙居馮翊者籍于三峯下遂爲華州下邽人曾
祖賓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傳古嗜學有
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
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
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
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
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趍隅占對敎
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

講說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㧞援筆剖析以
辨明之辭道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
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授大
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
三歲補大名府成安軍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
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
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罷
汝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塩鐵鹽司判

官公事會詔百官言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
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
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
得已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
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
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叅知
政事中進封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
知鄧州

真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
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
行次閿鄉就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
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
進封開國公時始復塩鐵度支戶部爲一使景
德六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

邑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襄陽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疏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為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

坦無退卹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違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為比嘗奏事

真宗言切直上怒起準以手攀帝衣復御座持議益勁固神色聳然事既決乃退上曰此真将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爾歲大旱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陛下朝臣頃曲法受財各伏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維止杖于私室仍領濠之定遠簿蓋參知政事沔同母弟也陛下重輕如是亢暵之咎殆天所以誡告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小不利即引去僞倘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

以捕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尾橋攻高陵
直抵于澶魏將飲馬河壖
真宗憂之召群臣議或曰寇深入矣宜戒嚴京
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
方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臣協和条講師律
若帝馭順動一舉而北彼黨類自當逃走設未
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顧主客勞
逸之狀我得勝算必矣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

澶南城中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
河則人心未寧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决勝也
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
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
慮而不進固爭之連頓首於上前意氣詞語憤
然感慨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營壁撫勞部
伍軍民歡叶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
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殪其元帥因密奉

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成之御史缺準
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吏持例
文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
賢退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
衡時得人爲多先帝倦庶政丁謂曲姦迎合結
權倖以用事準請問便殿數其姓名曰某與某
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爲
羽翼翊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

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僚决機務周知天
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陛下
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
敷照重霄固祖宗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嗚噎
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密中準準坐
此得罪既行過零陵踰大陂護兵從騎先後不
屬溪蠻乘間鈔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聞
寇準在道若等柰何竊賢相行橐神明其祐若

乎趨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下引罪且拜公
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
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
吾意先是署東偏屋凡數楹陋不庇風雨準完
葺訪材構爲層樓置凡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
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
笑語燕燕若初無郎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絶
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能平進

郡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準者準謝曰吾罪
人騎馬足矣冒炎瘴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
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
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
岸凡十里準怳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秪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嚮人生得喪豈偶
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詣諦法危坐終日寂無
他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
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
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
初繇計府入輔蜀三聖紹統四隅和晏上方講
稽儒術尊右文教以成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
出我不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文紳武綏策慮
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燀揚霆
激而雷掣大恵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有土

也巷甲慓彼氛祲疑爲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
書不馳烽燧不舉義信惇結古無與鄰準之功
馬伏波周尚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閶闔
親政猾儉當路恟恟中外靡遑底寧準密圖本
元深遏萌漸毅氣一吐形于讜明排邪斥疑濱
死不顧聞準之風者心魄駭慌而後知大正不
可干大奸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佞
夫忠懦夫有立志及

真皇棄天下倖黨歛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廢政平一輔翊慈惠卒隆寶圖準之節翟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于學而晉公亡歲時祠祀感激涕淚泫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卜葬爲請準曰未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高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禮葬旣通顯乃護二喪還成安太子遣中貴人勉諭

賵恤恩數踰等大爲搢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讒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顏色容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瀝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官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寖戾甚於氷炭簧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簡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遷之難至今天下皆冤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

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弈因隱机觀焉聞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亡巨細鈞校利害爲上悉陳之其言粹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藁都焚燬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警策淸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歙奇拔則又過之準起諸生兩朝內外更委幾四十載其間較評詮選總決浩穰主財利之煩膺居留之重助數密畫參告大猷剖符

十藩持節二鎭一踐樞弼再登宰輔小則糾逖逋隱刷除弊嚴之以關防正之以繩墨差立定格牢不可踰大則鼓動賢業彌綸帝載朝家系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四海斷焉一德凡累封戶萬二百眞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勳極品功臣始賜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至矣然而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之日家無

餘資及
朝廷許葬洛師獲遷之費僅能完給父之詔復
舊官爵賜謚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
宣之女不及準而亡再娶宋氏故左衛上將軍
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準無子以弟之子
隨爲後隨勁介有礪行終于殿中丞女四人長
適樞密使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曙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又爲畢氏繼室次

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臯孫四人長諲贊
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事次諭未仕君子謂
公慮已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義在則死不
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
夜其心出處始終乎合大正昔之爵勳名載簡
編者有幾冝乎沒世三十年而完天子思之生
民懷之搢紳景行之古風穆然炳炳如在詩云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準之謂也銘曰

太宗膺圖章聖御極丕昭武經誕布文德準起
孤童遂階貴籍歷事兩朝拜釐庶職剛嚴俊明
篤厚直直非義不蹈非忠不迪開補治具桓桓
智力指陳機宜侃侃容色逐人猖狂入犯王域
蟻結䖸南狼跳燕北準抗一言群類惕息天嗣
繼照間慈忝翊猜萌構險佞間投隙準矢一謀
姦人蹴踖晏晏萬務愉愉四國如石之堅我社
我稷如山之安我疆我場亮節高峙讒言衆惑

勞既不圖咎從而得風濤暮涉瘴嶺晨陟氣凌
飛雲誠貫白日至于隕世曾靡憂戚道無父否
帝用近惜申詔在庭俾書其實海田變更陵谷
遷易準之大名時萬時億

新開冦公詩集序

道州介乎湖南廣西之兩間江山廻合秀氣所鍾風俗淳厚其民尊賢樂善爲兩路甲自昔聞人如陽亢宗元次山呂温薛伯高等相繼爲州刺史邦人業之經數百年至今祠事不忘也次山嘗節度荆南又經略容管等八州矣然世必曰元道州而獨道州祠堂在焉丞相萊國公以元勳大德歷事

太宗

眞宗二帝膏澤滲漉衣被天下方其盛時出入將相雄藩鉅鎮分閫授節濟民利物隨在周洽暮年遷謫始至道州其在道州也蹐跼退縮卷而藏之固無向時之施設也然百餘年間求其遺迹而諸鎮之客館皆丘墟矣惟道州有冦公樓尚繪公像事之豈非尊賢樂善之俗然乎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既至拜公像凜凜若見其人方且朝夕磨勵取公師法施之郡政顧樓久不葺𢌿命工易榱桷之腐朽者完甓砌之頹闕者飾堊雘之漫漶者既焕然一新矣又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十篇爲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久且公之事業焜燿竹帛與日月爭光非待詩而後傳也蓋以慰邦人無窮之思而么麽趑趄亦庶幾託公詩以不朽乎宣和五年十二月朔

濟南王次翁序

忠愍公詩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戸部侍郎知河陽軍州事上柱國范雍述

混茫之始判而異焉騰爲輕清降作重濁著之顯者從其類矣是故三辰晶明委照萬寓風雲縹緲周流八極附於天也培塿成垤因之原隰潢汙積浙隨其窪窊從其地也其間萬物悉由稟焉若稟之清者飛則爲鸞鳳鵰鶚走則爲騏

騂騮駿茂則爲芝蘭茝芷植則爲松桂筠篁引而伸之不可勝數人爲物之靈也是以得乎輕清則爲賢爲聖爲明爲哲爲君仁而睿爲臣正而肅爲父慈而溫爲子恭而順發爲事業則惠愛同濟聰敏純慤形于文章則典切淵奧鴻博麗正斯蓋出乎異稟忠愍公所謂輕清之降靈焉其鍾體質也溫粹莊厲和氣襲物其立臣節也端亮平直英風可尚其施政教也寬簡明裕

視民如傷其爲文章也優贍微婉屬意綿密尤工於詩曲盡風雅藻思宏逸峻格高遠因興發詠必根於理得騷人之旨趣焉故所成篇詠膾炙衆口傳寫寶秘恨不多得鴻筆與學靡不欽歎故樞相文康即公之壻寔有道之士焉志公之墓敍物知巴東曰詩家者流目爲冦巴東以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也錄公警策之篇若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此詩二 金編此）等句又謂公之爲詩必本風騷之旨而以感傷爲主嘗爲江南春二絶其一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其二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人曰少貴無不足者其德辭綺靡可也氣焰可也惟不當含悽爾今而思之適暮年遷謫流落不歸之意詩人感物固非偶然時以

爲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約公之爲詩多有此意又如聞杜宇云曾爲深冤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後愁殺天涯去國人此非先詠南行之事乎公平昔酷愛王右丞韋蘇州詩吟味斯則過矣雖頃爲公倅常從游識多聞其得意之句情思閑雅聰之忘倦隨錄簡牘才數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臨即公之中表也日與游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錄昔所

存紀得二百餘篇并前之所録不在此数者及謫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十首類而第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其餘流落無復求購懼歳久磨滅因序以成編此第言公之詩也若大節賢行則有追謚詔旨存焉亦録于集首俾開卷者不獨仰騷雅之道爾

贈謚誥　　知制誥丁理行

勑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覿行褒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寔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質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遠忝圭邑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遘盜言之噂沓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汚貝錦難辨再罹退謫遂及云亡終悲寒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游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誄功易名尚闕

恩禮況謀秘晝淪于疑論逝者莫想朕甚閔之謚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熒魂宜特賜謚曰忠愍

忠愍公詩集

忠愍公詩集卷上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令

上柱國萊國公寇

奉和　御製中秋翫月歌

戒井銅龍漏水平玉輪初滿物華清光連南極星輝正影泛中天帝宇明風來蘋末披輕霧香濕蘭叢浥零露絳河横度爍雲章靈鵲群飛迸宮樹法久照兮慶昌時樂芳宴兮忘夜數庨文

兮玩澄景當嚴更兮漸來九門秘邃敞充宸靄靄金波矚目頻進牘豈能抽鄙思賡歌深媿預朝倫

奉　聖旨賦牡丹花 時正言直館

栽培終得近天家獨有芳名出衆花香遞暖風飄御座葉籠輕靄襯明霞縱吟宜把紅牋襞留賞惟張翠幄遮深覺侍臣千載幸許隨仙仗看穠華

奉和　御製南郊禮成

荐降靈符昭瑞命交脩盛則薦清衷朝真曲里揚丕烈類帝圜壇報昊穹述職萬邦咸執玉來庭異域協占風禹功高大天無極堯德明如日正中福浸含生臻富壽澤流綿宇靄龐鴻柔盛豐潔神皆饗金石和平政本通鬱鬱雲煙當晝麗熙熙景物共春融群臣忭蹈瞻宸扆願比南山祝壽躬

奉和　御製真游殿上梁

教崇妙本膺丕貺濬發鴻源示永年吉語密傳當乙夜粹儀祇覲擁祥煙皇心翼翼精齋至祖德綿綿道誨宣誕集純禧彰錫羨交脩茂典泰欽先爰稽大壯新瓊宇仰法殊庭設綺莚山積瓌材咸備矣神扶華棟見巍然元龜獻兆良辰協哲匠施勤庚至四柱如翬循實勢觚稜前玉燦珠躔翽帷夙設宸居麗翠旂躬臨聖志虔

昭答明靈陳盛會賡詞敷暢煥雲霞

奉和　御製郊外觀稼

天苑清塵宿雨收翠華觀稼慶盈疇氣和玉燭成豐歲露冷金莖稟素秋日麗鮮原平杳杳煙含嘉穀蘙油油共知省歛敦農事信史騰芳紀聖遊

瑞慶園觀稼奉　聖旨次韻

善苗萋畝　昭靈貺禁苑鳴鑾值素秋歛耤神倉符禮本采詩良耜慶豐收宴開雲幄皇慈洽日駐天衢睿賞留千載逢辰增抃抃清塵叨從屬車遊

應　制賞花

上苑經春雨宸遊屬盛時花光籠寶檻鄉色暗龍池瀲灩雕觴滿融和暖日遲共歌成至樂千載播聲詩

應　制太清樓觀書

仙禁開書府神毫紀格言簡編包舜禹圖範總乾坤稽古崇邦教斯文闢聖門從遊觀奧秘何以報宸恩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群書於冊府勵至業於承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韻詩一首奉

聖旨次韻

景命昭彰佑德基元儲敦裕協祥期寢門朂至背無怠學肆多聞詎有疑金玉騰音鏘睿律簡編申錫振良規河圖奧秘言誠訓藝圃優柔善益資玉宇風清傳密詔蓬山雲委錫芳蕤天顏不遠回宸眷肉味都忘聽寶辭璣翼詒謀欣教盛上庠隆道慶才奇叨逢華旦居黃閣久侍宣遊近赤墀恩厚荐承三書接力微寧致百工熙東闈琬問英猷遠聖慮乾乾更念茲

御製慶先后升祔禮成七言六韻奉和

天錫靈符興寶祚澤流綿宇楙含生烝烝至孝咸歸厚翼翼精衷尚執盈順考漢儀彰道廣欽崇周典闡文明豆籩合饗豐盛備管磬同和雅奏成受景貺輝昭善應非煙絪采協殊楨尊升茂典光惇史稽古鴻猷振帝紘

應 制賞花釣魚

龍禁含佳氣鑾輿下建章碧波微蕩漾紅萼競芬芳玉斝春醪滿金波晝漏長逢時空竊抃萬

寓正懽康

和 御製降聖節內中道場觀瑞鶴神雀

歌

秋殿霜凝當來夕靈場齋潔方無斁高真詳誨昔親聞上帝休禎今再覿鬱葱兮卿雲仙鶴兮不群肅清兮來庭神雀兮振翼香飄華燭焰亭亭風度翠簾聲歷歷嘉應紛綸寶運昌聖人功與天無極

奉和 御製奉祀述懷詩

巍巍至德允綿寓翼翼宸心臨兆庶覆育懷生動法天講求茂典皆師古協和神化踵唐堯彬蔚頌聲踰吉甫赫奕皇威振八荒清夷王度綏中土豐年朝野正懽康溢牒充圖福紀祥睿聖繼明恢大業楨符錫祚降穹蒼省方展采宣邦職登岱銘功舉國章睢上埋牲尊事地漢唐故實存闕記精靈昭感果潛通瑞應昭臻知所自

飈羽光臨神告彰洪源肇啓僊游暨瀨鄉舊壤闕珍詞欽謁齋莊敦睿意譙都奏牘達彤庭耆耋雲趨共瀝誠順考皇儀尊妙道再脩盛節徇輿情群明文物當興運申命群儒究禮經秩秩德音咸布惠穰穰景福必求成恭虔祕祠為齋久企仰真風志克勤肅奉蕭薌嘉薦為備廣覃慶賜湛恩頻式揚丕烈心彌潔祗上鴻名道益伸將覲虞巡陪法從幸同鳧藻樂昌辰

大安殿致齋

國陽崇大報王宇藻多儀散致尊王度懷柔祝帝禧儲精通合漠玩志協徽夷律正風來迴霄長月上遲漏筒聲澌瀝陛戟影流雌鳳戒群倫序交權百慮怡星繫陳法仗雲容蔭平逵傳曉鳴梢動威容肅率祇

大安殿酌獻 天書

聖運昭惟永高真協降祥方嚴泰壇祀先薦金

山章典禮官無曠消辰筮有常中天笙闕秘象衮晬容莊宵迥星河燦風微羽衛揚獻酬靈契接陟降寶儀彰顧諟欽元命寅恭達上蒼爾文輝竹帛備物儼簫鄉尊道宸心至登春雅俗康猶將奉齋潔提福佚穰穰

西垣致齋日因成一章呈二相公

攝事脩雩祀齋居近紫庭千門夏雨歇高樹夕陽生更散掖垣靜風來鍾漏清巖廊懋舊德耆殿愧群英白髮將何補丹心忽自驚敢言陪郡魏三接奉休明

瓊林苑應 制

鳳蹕出重城宸遊順物情檻花紅蕊盛苑樹綠陰成雨過池塘靜風來殿閣清樂和竟酒滿千載樂昇平

和 御製祀后土

臨晉迎清蹕靈壇備克禋薦誠祠后土求福為

蒸民展義王猷遠推恩慶賜均千官陪漢祀萬國奉虞巡仗衛明初日郊原麗上春花飛函谷路柳暗大陽津宿麥深藏雉柔桑遠映人河流迴二陝山勢壯三秦簫鼓聞睢上旌旗過渭濱天聲[redacted]野兵氣憐[redacted]隣在鎬皇權洽橫汾睿藻新周南慙滯迹空想屬車塵

述懷

吾家嗣儒業奕世盛冠裳桂籍冠倫輩天下知

聲光有才無其命不得步玉堂余亦好古者詩禮承餘芳赴義忘白刃奮節凌秋霜垂衣遇聖主射策遭時昌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國章棘寺陪法吏奉使安殊方溥才難變俗賤節惟勤王務簡忽興念不覺心徬徨慈親違萬里瘴雨悲南荒端居增浩歎離恨銷剛腸木落多異感蟬鳴非故鄉長思千萬乘奉職昇周行挾武覲王陛獻納有忠良功成自高退散髮遊滄浪

古別意

水螢光淡曉色寒庭除索寞星河殘清樽酒盡豔歌闋離人欲去肝腸絕露荷香散西風驚征車漸遠聞鷄鳴深閨從此泣秋扇夢魂長在遼陽城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追思柳渾汀洲之詠尚有遺妍因書一絕

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

遠恨

敗葉亂如雨暮蟬聲似哭感物悲晋心佳期悵難續雲山雖阻歎鄙華若在目深情縈綵牋寄空盈幅温瘴鴈不來游魚隱深谷羽鱗孰可憑音書安可復焚灰寄長風字滅魂亦逐

雜言

我徒曠達由胷臆恥學鄒生事文墨蛟龍長欲趁風雷騏驎焉能制銜勒鏘金佩玉良有時丐色諫言盡虛飾功名富貴非偶然楊子草玄徒默默楚蘭罷秀足遂蒿青松委幹多荊棘爭如一醉度流年免使悲懽蕩情域

秋興呈裴李二同年

秋興逐凉吹颯然驅煩襟人悲故鄉遠葉落空

山深楚俗傷去恨秦城稀來音何當返煙渭自
樂于園林
歲晩亂山外野望誰能同寒沙明夕照敗葉驚
西風孤煙暝汀樹霜氣高秋空徘徊念前事旅
恨良難窮

暇日遊建平三閭故里廟貌荒凉怵動耳
目噫賢者之祀世不絕享郡無正人遺棄
若是感事傷俗因留斯句

人生苦遠遊多是悲登眺況復念三閭遺蹤良
可弔道直出章華才高逐邊徼冤聲噴夜江愁
色迷煙嶠斷碑沒敗莎古木吟荒廟祠正少來
奠岸峻稀停棹神容漬老苔壞壁通殘照舊徑
失朱門空庭起寒燒餘基雖索寞淸問長光耀
旌賢誰再興勿使過者誚

水閣晨起

板閣常晏眠偶獨起淸旦月落簷烏語煙開客
舡散長江色自澄汀樹聲空亂群動又復然勞
勞可長歎

晩望有感

出門望寒野四顧惟椒坡憶昔楚大夫還此情
如何殘陽半明雨水落西風多因同下蔡恨不
覺增悲歌

庚辰歲將命至巴東時已秋序霜荷索然
偶賦是章用遣幽恨

乘軺偶將命撫俗煙江湄地僻接窮峽務簡稀
公期秋信任無趣野懷良自宜月白夜蟬響池
暗風荷衰溪雲入破牖山菊開疎籬貰酒不能
醉鄉園空結悲徘徊獨凝望目極長天涯

成安感秋

蟬噪木葉下遠客忽驚秋凝恨悲晩候萬緒皆
如抽芳時同夢幻急景如奔流念我何爲者年
來生百憂貧居負勝事壯歲傷羈遊臨民慙墨

綬垂釣思滄洲達則濟天下窮當守一丘胡能
効時輩靦冒隨沉浮

感興

憶昔金門初射策一日聲華喧九陌少年得意
出風塵自爲青雲無所隔主上掄才登桂堂神
京進秩奔殊方墨綬銅章竟何用巴雲瘴雨徒
荒凉有時扼腕生憂端儒書讀盡猶飢寒丈夫
意氣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難

暇日

江樓晝靜春陰變日午簾空飛乳燕帆稀客散
野岸空隱隱遥峯望中見

又

郵亭落日多飛絮毿毿音重江春暮坐久疑眪
欲斷腸梅雨如煙暝村樹

南浦

春色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

微雨

長郊雨餘遠樹藏翠新蟬忽鳴激耳嘹㕭
久客孤坐情如何哉形之于文聊以自遣

遥山夏雨歇遠樹凉風至憑欄偶開襟新蟬動
秋思沙溪潔細流庭木驚疎翠節候又復然幽
憂斯所萃芳歲若奔流羲光不停轡感物悼前
期誰知此時意

雪齋池上

雪齋池上亭晴光照泉石暖覺岸氷銷靜聞簷
溜滴務簡身暫閑景幽心自適極目望南山圭
峯露微碧

有寄

金陵煙草綠玉塞霜天白萬里隔關山年來斷
消息

忠愍公詩集卷上

忠愍公詩集卷中

春日登樓懷歸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荒村生斷靄深樹語流鶯舊業遥清渭沉思忽自驚

秋思

秋氣動天地恍然情未窮故園應墜葉昨夜又西風白草侵危堞寒濤接遠空揞顒當此景無語夕陽中

再歸秦川

阮路何方盡西歸興未勞河流經陝狹山色入秦高返照明秋壘孤村接暮濤遥如丁令至故里滿蓬蒿

秋夜獨書勉詩友

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經年別秋鴻半夜來人應多弃善天豈不怜才休學嚴夫子荒

凉老釣臺

長安書事

一從洛邑移秦甸三見東郊綻早梅蓮府書閑鈴閣閉郡營春暖射堂開齋壇首冠懸諸將相印兼營接上台何事燕公輕仗鉞都言分閫是麤才

重陽登高偶作

務閑留上客佳節值重陽旨酒浮仙菊清歌遶畫梁高城明落日疎樹覺微霜且盡登臨興餘

歡尚未忘

塞上

春風千里動榆塞壺方休晚角數聲起交河氷未流征人臨迥磧歸鴈別滄洲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

寓居有懷時年十四歲

疎林頻落葉孤僻繼離騷獨坐聞鴻遠閑吟見

月高夢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勞寂寂西郊內拔衣聽海濤

重到進公院

伍年重到支公院物態人情盡不同唯有寒梩晴秋色依然蟬噪夕陽中

野步

幽景忩追尋遲遲傍栁陰靜思非世務孤立是閑心村逈遙岑出溪明返照侵片沙招野步白

鷺伴高吟積雨廻塘漲微晴疊翠深舂鳩鳴古寺煙草入平林迸筍行無定飛花勢不禁凝然客亭上鄉思獨沉沉

秋日原上

蕭蕭古原上景物感離腸遠嶠收殘雨寒林帶夕陽溪聲迷竹韻野色混秋光吟罷還西望平沙起鴈行

江上晚望懷所知

遲遲迷遠信閑立大江隅遊子在何處秋風吹五湖潮廻沙鳥聚岸闊釣舡孤歸去還堪嘆田園半已蕪

秦中感懷寄江外知己

念子隔江海浩然時已秋蟬鳴關外樹人在水邊樓髮白猶搜句時清尚旅遊遙思當永夜不寐向孤舟

水村即事

虗齋臨遠水吟釣度朝晡葦岸秋聲合沙亭鶴影孤片雲藏疊巘野燒起寒蕪獨步時吟望離人隔五湖

暮秋感興

苒苒前期遠窮途一可傷有時聞落葉不語立殘陽塞草秋先白溪沙晚更光那堪望天末無鴈又成行

秋夜感興寄吳順之

耿耿不成寐楚鄉經暮秋故人遥海嶠寒月滿江樓開戸生蒼蘚安閑到白頭如何太平日獨不出汀洲

夜坐有懷寄張士遜

清秋吟更僻況復古亭間少夢蟲聲碎無風樹影閑月華澄曲沼霜氣滿空山不見張夫子誰人共往還

送人下第歸吴

鶯老計還失負書歸故鄉杏園無近路澤國有高堂白鳥迷幽浦寒猿叫夕陽離懷休墮淚春草正茫茫

秋訪江上友生所居

苔石斗寥落坐來生遠愁故人應罷釣寒葉自驚秋村隔平沙暝江和暮靄流徘徊不能去此處有扁舟

冬夜旅思

年少嗟羈旅煙霄未進能江樓千里月雪屋一龕燈透信憑邊雁孤吟寄嶽僧爐灰愁擁坐硯水半成氷

貽趙少府

夫君何感命拾載困風塵薄宦須流落孤吟更苦辛山寒泉易凍邊近草難春珍重常招隱慙非孟子鄰

春日懷張曙時年十六歲

不見張夫子巖花幾度新久閑空賦命遠別更傷春雨艇秋天末煙蓑隱渭濱應嗟年未冠已作異鄉人

初夏雨中

綠樹新陰暗井桐雜英當砌墜疎紅重門寂寂經初夏盡日垂簾細雨中

感興寄蓮嶽一二詩禪友

西風傷遠別前計竟成非芳草此時暮故山何

日歸禪應同雅道貧合長天機觥憶雲溪伴無
儔對落暉

贈隱士

夫子才名重貧居志未勞吟當寒夜苦閑到白
頭高心地通禪寂田園近海濤不知千載後誰
更續離騷

湖上作

極目望南浦望中生遠思鴈況芳草渡烧斷夕

陽陂歲月寒萍梗江山念別離猶餘清夜夢暫
與白雲期

有懷

秦川春烧晚漢水路迢遥不待凭危檻離魂已
暗銷

送李生歸秦中

酒闌還執手之子擬歸秦風雪過殘歲山川近
早春久遊詩思苦遠別柳條新後會知何日空

餘淚滿巾

書懷寄韋山人

萬事不關慮孤吟役此生風騷中旨趣山水裹
心情衆木彫寒色空江噴暮聲終期謁君子同
逺綠苔行

閑夜圍碁作

歸山終未遂折桂復何時且共江人約松軒雪
夜碁

紙鳶

碧落秋方靜騰空力尚微清風如可託終共白
雲飛

春雨

散亂縈花塢空濛暗柳堤望迴腸已斷何處更
鸎啼

夜坐懷故友

西風起窮巷衆木又彫零蕙浦月華白竹窓燈

影青故人難重見鄭笛不堪聽行傍秋池上孤
吟對遠星

南陽帝上各賦玉蝴蝶花一絶

堪賞東君造化奇裝成蝴蝶滿纖枝粉撲輕翅
攅花藥疑是尋芳未去時

鄰比旅中懷友人

浮世多塵事悠悠難定期夢闌懷遠夜秋盡望
鄉時道在應無悶風流自業詩何當歸釣渚揩

肘一沉思

弔任瓘處士

一生長抱恨終亦是貧居遺信留孫鶴營墳賣
古書竹齋無俗物秋圃有寒蔬福善何言昧悠
然望太虛

秋懷

落日留不住黙然空淚零敗沙侵陋巷疎葉滿
閑庭有趣窮風雅無機敵杳冥浮榮安足戀歸

去亂山青

送友生下第南歸

頻頻退禮闈此去欲忘機霄漢貧難達江湖老
獨歸程過秋浪疊村暝夜燈微應使爲儒者翻
悲苦業非

邊城春望

獨望原西路離襟倍黯然青山遮故國絶塞度
新年風聚沙迷岸煙開燒滿川歸心正無際驛

騎莫留連

草

獨步高原上依依動所思無人尋舊徑落日滿
江湄楚澤晴芳處秦川晚翠時此中興廢事千
古復誰知

送左眉州之任

分官離法署承命守眉州山館鄰孤寺春城過
亂流江雲長映日蜀魄似悲秋到郡揚清政遺

黎病必瘳

楚江夜懷

西風生遠水蕭颯度吟臺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寒蛩啼暗壁敗葉下蒼苔誰念空江外年年首重迴

春日書懷

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俗信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爲虛名役斤心默坐野禽啼晝永閉

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須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

離京日作

離歌豈忍罇前聽別恨無由醉裏消余久不飲酒故有是句惟有夢魂歸北闕不知京洛路迢遞

夜泊江上

歲暮峽中村維舟古樹根群峯初落日夜後獨聞猿流水自無盡客愁都可論平明離楚岸迢遞指吳門

新蟬

寂寂官槐雨乍晴高枝微帶夕陽明臨風忽起悲秋思獨聽新蟬第一聲

寄獻廣南許虞部

南國江山五十州星郎從此播芳猷詩窮雅道皆清唱官重名曹未白頭望斷蠻村煙樹遠吟殘嶺月海風秋三年政滿迎丹詔諫署重膺仄

席求

送吉上人

新鴻并落葉正逐朔風飛此地仍分首何山是所歸間程雲棧遠宿館雨燈微莫恨天涯別重尋志未違

秋夕書懷

官路時風漸識情一悲前計遠愁生深秋寒氣侵燈影半夜疎林起雨聲縣印終年拘吏役煙

蕘何日避浮名窮通休問巢蓮骨大抵無徒是至淸

春郊閒望

風騷髙處謝知音公退何妨縱野吟弱柳不能牽別恨片雲應念識閒心沙平古岸春潮急門掩殘陽暮草深凝望江皐動幽興數聲鍾磬出西林

雨中書事

一雨起前浦霏微向暮秋誰方眠釣艇我獨在江樓山晦峯巒隱煙疑島嶼幽何當見晴旭一得泛迴舟

夜懷寄友生

遥夜獨無趣悄然思故交泉聲飛石壁星影動林梢志壯難低俗情閒任獻朝秋山雖入望猶不似衡茅

秋夜懷歸

背窻寒燭影沉沉楚客鄉思欲不禁板閣漏殘人自遠水螢光淡夜方深牢愁聞雨眠踈屋歸夢隨雲徹故林憶着煙村舊風景柿紅時節又鳴砧

夏夜閒書

雨濛村落野梅黃茅閣長吟水氣凉幽鳥遠聲來獨樹小荷踈影占前塘閒心終不忘魚釣滄水眞宜習老莊報國自知無世用煙蓑何日臥

淸漳

秋興浩然追憶館殘幽致偶成長句寄徐休學士

軺車南去詠江天閒憶群賢倍黯然御水汐青孤立鷺宮槐煙冷數聲蟬石渠吏散簾風靜鳳閣雲歸霽景鮮幽致不知何日共思君唯賦帝京篇

宿江西寺

獨宿西林夜凝然靜擁袍巫雲秋暝峽楚月冷生濤莎敗蛩猶哢鄉遙夢亦勞霜風閒落葉還欲續離騷

聞杜宇

曾爲深寃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後愁殺天涯去國人

巴東寒食

春雨蕭蕭寒食天遠行猶在楚江邊人思故國

迷殘照鳥隔深花語斷煙海宦未能酬壯節良時空自感流年因循未學陶潛興長見孤雲倍黯然

春晚書事

春盡江天景寂寥思鄉還共楚雲遙林花經雨香猶在堤柳無風絮自飄水國獨慙臨縣邑煙郊爭合負漁樵青梅時節違歸計且逐餘芳帶酒瓢

月夜懷故人

清夜月初滿蘚庭吟更幽梧桐疎影老蟋蟀亂聲秋舊國情何極空江思欲流故人今底處危坐獨凝愁

和趙演監丞贈隱士

不愛簪裾陪盛列終年深隱養天機靜聞風雨眠漁艇閒稱林泉掛道衣門接水村多野色鶴當莎徑立殘暉高吟幽賞無羈束始覺趨時事

事非

雨夜書事

離人聽積雨滴滴動鄉心故國程猶遠重門夜正深氣昏濛燼燭巢冷語棲禽遙想江南岸餘花委故林

歸州留別傅君

揚柳如絲拂畫橋此中留語欲魂銷還愁別後巴東館獨聽空江半夜潮

秋晚閑書

吟情自覺都無趣況復離居感物華猒讀群書尋野徑閑收落葉煑山茶燒殘寒菊花猶在霜過香橙味轉加因想前期重搔首不堪秋思極長沙

聞笛

平野人歸後孤城日落時西風聞一笛惆悵憶桓伊

縣齋春書十二韻

縣幽無俗事公退只高吟江到荊門闊山連蜀國深峽雲長肰日蠻雨易成霖群雀鳴春院饑猿叫夜岑庭荒多古木地僻見沙禽印蘚殘陽後人歸疊翠陰思鄉空索莫寄分信浮沉樂靜稀塵累甘閑負壯心衰容常懶櫛病髮豈勝簪寡欲慵求友訪邪每自箴澆風終恥合前事固難諶望斷天涯外離魂欲不禁

予頃從轅下移泚河陽洎出中書復領分陝惟茲二鎮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帶之地也每凭高極望思以詩句状其物景久而方成四絕句書于河上亭壁

堤草惹煙連野綠岸花經雨壓枝紅年來多病辜春醉惆悵河橋酒旆風

蟬鳴日正樹陰濃避暑行吟獨杖笻却愛野雲無定處水邊容易簇奇峯

岸闊檣稀浪渺茫獨凭危檻思何長蕭蕭遠樹踈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

暮天寥落凍雲垂一望危亭欲下遲臨水數村誰畫得淺山寒雪未銷時

秋夜懷洛下一上人

遊宦忘機久心源亦自澄夜聽吳苑雨秋憶洛城僧木葉驚棲鳥寒窓暗靜燈何時過竹院一得問三乘

題花

梨花昨夜香苞裂露蘂風吹照野時能與離人
添悵望一時留與子規啼

春望書事

因晴每日向吟臺縱目山城景象開白鳥靜投
渺浦去落花閑逐野泉來客愁已被楊煙染春
色難甘蜀魄催看即流芳無處問但將餘興殢
黃醅

秋日懷友生

奸奸感離群前期何足云人從春嶺別蟬向楚
江聞村送孫煙起山空白日曛更逢踈葉落愁
緖轉紛紛

春初夜書

水國淹留歲月空雲山東去阻千重欲令送夜
春愁淺須賴黃醅臘酒濃南浦有潮春柵鎖西
窻無睡怯嚴鍾誰家幾點當田火疑是殘星掛

遠峯

江上

古岸蕭蕭聞去鴈平蕪杳杳更斜暉空江極目
望不盡楓葉半紅人未歸

夜望

南亭閑坐欲忘機望久前村島嶼微數點寒燈
起煙浪江艇應見夜漁歸

送人

客亭殘照裏歌闋獨南行芳草無斷色離人多
別情遠塗方不極長笛更飛聲莫動鄕關念徒
令白髮生

早春

溪氷覺暖微函碧山杏經春半吐紅不向此時
拚一醉到頭無計奈春風

寄漳川隱士

志高長說恥凫趨歲晏園林戀隱居陋巷自甘

棲短褐俟門終不曳長裾夜吟雪屋冥搜句春
結煙蓑老釣漁爲我紅塵偶爲吏近來還寄絕
交書

又

慵趨大厦戀山薇立志由來與世違溪上有時
逢靜釣雪中長日掩閑扉自知天爵高人爵不
愛朝衣換布衣我逐浮名任飄泊清泉難得共
忘機

題巴東寺

寺在啼猿外門開古澗涯山深微有徑樹老半
無枝望遠雲長暝談空日漸移恐朝金馬去還
失白蓮期

贈隱士

夫子住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趣貧靜得
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鳥聲我慙爲俗吏身
石負幽情

南亭晨望寄唐知印

夢覺偶晨起南軒還獨過曉光生遠樹露氣冷
疎荷窻白遊塵少風清靜興多遙知江郡守幽
趣在煙波

殘月

半夜沉清影宵殘猶半吟巴甘垂樹杪由得挂
天心淡色迷蓬戶餘光映宿禽誰家傷早别凝
思共沉沉

又

光隨春偏細影共夕煙流若近明河沒還疑墜
玉鉤

巴東有感

長歲天涯悲斷梗逢君無處不傷情那堪日落
紅樓伴更聽蕭蕭杜宇聲

省夏書事

窻戶經初雨風清野景饒閑庭猶戲蝶高樹已

鳴蜩世態貪中覺鄉思醉裏銷縱吟還獨步時復過溪橋

和李逢同年水閣閑望

務簡凭危檻疑然感物華孤村經野燒極浦見漁家難急舟難渡山高日易斜明時如道在爲復痛懷沙

塞上秋懷

未識窮邊苦今遊信有之秋林殘照後關路獨

行時磧逈風長急天寒鴈度遲離心已無賴更聽戍樓鼙

送人歸吳

忽憶湖山景沿流興不窮孤舟將去夜絕塞已來鴻白髮前期近滄川舊業空明時方道在莫更學漁翁

秋日

江天物候潛衰變氣爽初疑夏景餘雨漬亂苔侵古壁風飄紅葉滿荒渠晚雲連嶽幽藏寺秋水澄江靜見魚昔歲一鳴無所恨綠槐金蘂任蕭疎

寄贈笠澤處士

笠澤漁人高節奇白頭猶自着蓑衣吟過竹院僧留宿釣罷煙江鶴伴歸花落砌邊春雨歇酒醒林際夕陽微中朝名士皆知己多說東來信亦稀

柳

暁帶輕煙間杏花晚凝深翠拂平沙長條別有風流處密映錢塘蘇小家

喜吉上人至

鄴北至夔城三千里外程勞尋苦吟伴獨入亂山行楚水秋無際巴猿夜有聲逢師不能寐因話故鄉情

早秋二絕

年光苒苒暗推移坐惜流年感舊期獨聽早蟬秋色裏潘安初見二毛時

一聽早蟬響坐悲芳歲闌新秋空索寞前事但心酸

秋日武關道中

行塵漠漠起西風來往征軒似轉蓬駐馬幾多愁思苦亂蟬衰柳武關中

早春

日暖經氷泮潛回律管春物驚柳色重漸見草芽新鑄酒留懽以雲溪入夢頻惟應五侯地行樂及芳辰

書山館壁 時年十九

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時無日影終夜有猿聲路入溪雲過人穿鳥道行不堪孤驛望風雨動鄉情

送趙主簿之任惠安

蕭蕭征騎立長亭遙指天涯萬里程尊酒欲闌人欲別夕陽絲管盡離聲

秋氣凜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行

洪府多佳致師今欲此行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煙雨經秋迥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聞聽鷓鴣聲

酒醒

勝遊懽宴是良圖何必淒淒獨向隅深院酒醒春日晩只聞芳樹語提壺

南陽春日

水滿池塘花遶城日斜南陌暖風輕千門柳色春煙淡獨倚高樓聞暮鶯

春日長安故苑有懷

唐室空城有舊基荒凉長使後人悲遙村日暖花空發廢苑春深柳自垂事著簡編猶可念景

隨陵谷更何疑入梁朝士無多在誰向秋風詠
黍離

送人遊邊

遠行當歲暮氷雪路難分疋馬陽關外邊聲落
日聞

惜花

深謝暖風傳馥郁長憂夜雨暗催殘黃昏欲放
笙歌散更遶朱欄子細看

微涼

高桐深密間幽篁乳燕聲稀夏日長獨坐水亭
風滿袖世間清景是微涼

帝城秋望

登臨秋向盡千里見王畿過雨山逾翠經霜菊
漸稀平原夕鶚起高樹宿禽歸一望關河道空
令詠式微

禁中偶書所懷呈內翰同年同院二學士

朝回內省中默坐對西風秋色澄寒沼朝陽上
古桐龍墀慙近侍魚浦憶疎蓬會待酬恩了煙
蓑伴釣翁

新秋

孤吟遶桐砌時節又西風悵望新秋在歡娛往
事空柳條微減翠蓮穗已飄紅正是多傷感仍
將別恨中

春書

年長追遊與漸凋況兼巴峽景蕭蕭閑齋為謝
楊花到時拂殘書慰寂寥

秋日晚晴池上作

雨歇南山積翠明淡雲消盡遠天晴漪漣不動
秋塘靜獨拄寒筇遶岸行

夏日

離心杳杳思遲遲深院無人柳自垂日暮長廊
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

留題郡樓

千里關河一望間登臨長到夕陽還欲驅征旆歸朝去更倚高樓看暮山

青州西樓雨中閑望

海上秋添寂寞情萬家煙樹暝重城蕭蕭細雨遥天暮獨向空樓聞笛聲

中書秋日有懷青社舊遊因書一首

掖垣秋色生鷄樹忽憶青丘感舊情曾倚西樓

吟暮雨數峯寒碧遶高城

贈寶上人

重城蕭寺雖留滯野鶴由來性本閑寒磬終宵鳴竹院虛窻盡日對秋山旋移怪石貧吟賞應有孤雲共往還自笑紅塵成底事幽期長是負松間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韻

雨夜銷煩暑林塘向夕幽庭虛惟欠月樹冷欲生秋河北嗟新別罇前念舊遊若非逢勝會何以解離憂

水閣夜望書懷

水閣中宵動寥寥起遠思秋風生折葦星彩動寒池白社孤前約青雲以舊知苦吟空自歎風雅道由衰

離京作

致君才業本無能戀闕情懷老不勝欲過龍津

重回首朣朧初日上孤稜

洛陽道中感懷

文陛初辭咫尺顏恩深猶綴輔臣班漢庭舊友彫零盡獨擁雙旌入武關

初到長安書懷

荐承丹詔撫彫殘適值年豐萬井安舊職尚兼黃閣貴前驅新擁碧油寒淨冷風竹經宵聽老愛山雲盡日看魂夢不知關塞外有時猶得到

金鑾

遊花巖寺

寺對南山積翠濃水村鷗鷺下遥空層樓望盡
樊川景恨不凭欄煙雨中

寄京兆向相公 敏中

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試思淳化
持衡者得到如今更有誰

和向相公見寄

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交友盡英賢歲寒唯有
君兼我頭白猶持將相權

送轉運梅學士 詢 巡邊郡四首

悵飲惜離群窮邊去路分雪深山館夜孤鴈背
燈聞

絶塞程方遠窮陰歲欲殘石城歸夢斷隴月照
人寒

水遠沉來信山長疊去愁夜深關月白休凭驛

邊樓

鳳駕巡邊徼歸程隔亂山長安花木麗春苑待
君還

春晝偶書

白晝偶成芳草夢起來幽興有誰知風簾不動
黄鸝語坐見庭花日影移

秋夜懷歸

渭水苔磯阻舊遊夢回空館却疑愁一聲江笛

巴雲暝半夜山風楚樹秋星落古池孤影動燈
搖蛩壁冷光幽暹明不昧空搔首蹤跡何田得
狎鷗

憶洛陽

金谷春來柳自黄曉煙晴日映宮牆不堪花下
聽歌處却回長安憶洛陽 古歌云金谷園四柳春四柳春來似舞腰
那堪風景好獨上洛陽橋

長安春望感懷

灞岸春波遠秦川暮雨微凭高正愁絶煙樹更
斜暉

春晝

午晝花陰靜春風數蝶飛坐來生遠思深院燕
初歸

岐下秋書

碧樹微凉露氣清感愁悽舊獨含情西樓月夜
明如水只欠桓伊一笛聲

憶岐下小池

長憶西園清夜景酒闌無不獨臨池可怜朧月
三更白誰見紅渠露滴時

岐下西園秋日書事

務簡群吏散披襟幽興長松篁經晩節蘭菊有
清香水净澄秋色山高見夕陽身閑心自泰何
必濯滄浪

秋懷

輕雲不動日微陰高樹無風秋色深獨聽暮蟬
臨水坐十年林壑阻歸心

秋

自古名高衆毀歸又應身退是知機林風驚斷
西窓夢一夜愁聲憶翠微

冬日北齋

寒風颯颯響庭槐愛日明窓坐北齋閑憶故山
歸未得舊遊時屐認雲崖

秋齋

露景有誰同遠望秋懷無奈只悲歌雲收遠嶠
凝嵐翠雨歇空庭敗葉多

洛陽有懷岐山舊遊

綠鬢年來已漸彫舊遊芳草路迢迢山横遠翠
疑歌黛柳拂輕梢認舞腰秦甸夢回空有恨洛
城吟斷獨無憀斜陽更上高樓望始覺離情一
倍饒

憶岐下舊遊

二年岐下假諸侯事簡民安選勝遊花寺水村時駐馬暮天秋霽獨登樓靜眠鈴閣閑羗笛閑酌松醪引越甌別後幾回空有恨葉飛蟬噪動離愁

無題

金甲珠襦鏁繡扃杜城殘月葬嫦娥英春風候館花如雪空有鶯傳度曲聲

秋日登後樓

遠山重疊故關遥公退乘閑上麗譙今日登臨秋思苦雨荷風葉共蕭蕭

早春

星紀周天運微陽氣候新郊原初度臘梅柳暗驚春故國無書久孤峯入夢頻年加自多感況復送歸人

南陽夏日

綠楊陰密覆回廊深院簾垂晝景長人靜獨閑幽鳥語風來時有異花香世間寵辱皆嘗遍身外聲名豈足量閑讀南華真味理片心惟只許蒙莊

夏日有懷

庭樹陰陰夏景遲閑房愁對暮簾垂因思往歲陪天仗正是瑤池賜宴時

途中作

秋末楚雲端行侵苔蘚斑愁腸不厭酒病眼豈逢山遠路有時到宦遊無處閑却思清渭北煙柳掩柴關

喜吉上人至

喜師來訪我幽會興何長清論都無倦鄉愁頓欲忘疏林秋色暮虛閣水風涼久坐慵言別微陽下短牆

書黃山館壁

殘日住孤館遲遲行古臺大河連野去白鳥背城來離恨渾如結鄉心漸欲灰山花半寥落猶在杜前開

巴東驛秋日晚望

楚驛獨閑望山村秋暮天數峯橫夕照一笛起江舡違恨須言命冥心漸學禪遲遲未回首深谷暗寒煙

掩巻

掩巻頻秋望無人共展眉殘陽留古樹白鳥下

寒池簪組心還倦風騷志未衰登臨一長嘆還失渭川期

巴東書事

鄉思終日有孤淡厭琴樽衆木侵山徑寒江逼縣門浪沉灘見脊雨過壁生痕憔悴悲蘭蕙因思楚屈原

池上秋書

虛齋獨語復書空閑對林塘思必同霜葉聲乾飄夕照露荷香冷泣秋風時平偶作青衫吏心老渾如白髮翁昨夜渭川歸好夢一舡煙雨打孤蓬

書懷寄郝監軍

索居終日學忘機深嘆高堂養獨違自問江村紆墨綬何當煙浦坐魚磯夢迴渭水秦雲斷望盡巴山蜀魄飛好恠多才郝夫子道孤俱未及輕肥

南平驛

心隨流水還鄉國身向青山上屈盤秋夢不成秋雨細西風一夜客亭寒

悶書

秋憶故鄉魂欲斷晚臨寒浦思如流歸來古屋寒燈暗能較騷人幾處愁

秋寄江上吟僧

掛錫在荊楚柱門無往還潮聲到孤寺月色過
前山一雁驚幽思西風慘病顔何當重攜手高
步白雲間

江上晩望

寒鍾來極浦古寺隔重巖斜日措顛坐天涯落
月帆

金陵懷古

極目望吳甸野煙凝亂流夜來檢塞雁叫斷石

城秋舊苑荒餘草平川半古丘遲遲獨廻首落
日一蟬幽

暮春感事

春至又春暮閒心成古心花光隨雨薄草色共
煙深粉蝶稀狂影黃鸝送好音餘芳留不得還
共夕陽沉

秋興

窮秋九月西風高疎林木落聲蕭騷出門長望
無所適唯見空江生暮濤

春日閑望有感

水鄉春氣變新正風物光榮異帝城閑步偶尋
芳草色空林獨聽野鶯聲煙霞未得從幽興吟
賞潛悲感舊情燕麥楊花自搖蕩不知離客困
南征

江上聞鷓鴣

水村煙樹與雲平閑倚孤舟念遠行無奈鄉心

借寥落殘陽中有鷓鴣聲

醉題

榴花滿巵撥寒醅痛飲能令百恨開大抵天真
有高趣騰騰須入醉鄉來

和趙監丞春江送別

孤舟東去水煙微久客那堪更送歸三月江頭
春盡日片帆輕絮共紛飛

送李生二絶句

愛君白髮無羈束命駕常爲千里遊一夜春江
又廻棹當時風雨滿汀洲

又

晴色半和行色遠江頭別來欲何之數盃酒盡
又南去正是落花春暮時

與詩友會宿

此夕南軒宿論詩萬慮忘苦吟秋信近寂坐漏
聲長空靜燈光暗桐疎露氣凉幽懷聊自遣山

色漸蒼蒼

南冠亭秋晩閑望

南冠亭外淡江天久客登臨更浩然遠浦秋深
戀白浪孤山日暮起蒼煙已嗟異國逢衰節况
復西風聽亂蟬倦鳥知還雖有意故林無柰隔
秦川

峽中春感

二年窮峽外不見帝城春覧照知年老逢花感
峎頻浮榮何足貴幽別轉難伸終憶歸清渭林
泉卜舊鄰

東歸再經峽口

復命經三峽波瀾極目愁片雲生斷壁孤石礙
中流道路連巴塞風煙接楚丘重來登望處因
念昔年遊

江上晩行

秦川不得却歸耕奉詔年來在楚城孤寺殘鍾

催夕照汀洲疎葦送秋聲西風獨起湖山思久
客應知寂寞情野鶴漸無驚弋意對人孤立水
煙平

初秋即事

古邑端居夏景移炎飈經兩自收威蓮衰小渚
秋光淡蟬噪平林夕照微冷句每招江客和深
心終約獄雲歸晩凉却近南亭立獨看沙鷗向
浦飛

蓮

數柄疎荷出小池幽香深謝好風吹曉來秋氣凝清露似學湘妃怨九疑

望都雨夜

孤驛蕭條風雨夜夜深窻竹動秋聲離魂無睡難成夢却遶長廊獨自行

成安秋望

八月西風蟬噪時蕭蕭疎葉已辭枝煙村物景

都無賴况是登臨有所思

夏日晚凉

微凉天氣似秋期風觸疎簾影自移遠夢有時尋水寺孤吟終日對漲池筍梢成翠堆輕籜梅實飜黃壓嫩枝兀兀騰騰聊自遣此懷深謝野僧知

輦下書懷

身名長似夢家計盡蕭然旅宦遊深苑歸心滿渭川郊原秋變色柔柘晩生煙願得長閑去何妨老一廛

冬日偶書

戶庭初過雪鳥雀亦聲稀天淡雲容結林寒日影微虛名何足道前是旋成非簪紱全忘念終須掃澗扉

巴東縣齋秋書

訟庭終日靜琴鶴亦長閑晩樹生凉吹秋思在

遠山水穿吟閣過苔遶印床斑幸有江雲看何須卜往還

江行書事

孤棹沿流岸凝懷似舊遊朝雲生嶽頂斜月動江流賤節難千世離心易感秋因思六朝事千古有遺愁

題楊氏別墅

門巷枕江濱疑將俗境分湖山晴後見天籟靜

中閒徑僻苔空老林寒日漸曛高懷無一事長
歲似孤雲

再到鄴下有感

漳濱勝地皆牢落晚歲重來恨莫收極浦寺藏
雲樹老故人門鏁雨苔秋煙霄得路輸時彥泉
石忘機阻舊遊今日重思昔年事放懷惟上夕
陽樓

成安秋望有懷

年加心地轉如灰書籤經句亦懶開詩句偶吟
皆感事文章無用獨傷才秋蟬殘韻搖踈樹夕
照寒光下古臺開遠岸菼看野水暗流紅葉不
重回

書懷寄唐工部

不才曾忝吾君選紫殿科名志已酬孤立敢言
逾素分高吟深愧預清流西風獨見江離暮紅
葉還思苑樹秋多謝明公知賤節每貽清句緩

牢愁

鄴中和崔邁著作

虛室疑愁厭夜眠長吟靜對欲涼天夢迴故國
人空遠望斷重城月自圓時忝未能拋組綬性
孤終是憶林泉明朝奉詔遐方去何處煙江寄
客舡

獨倚空樓畏景殘凝眸魂斷楚雲端據清好雜
江聲聽山遠宜和霽色看鳥掠平蕪堪入畫風

來危檻欲生寒蕭蕭前浦歸帆靜落日長吟且
凭欄

漢上偶書

謫仙唐室遊茲郡花下聽歌醉眼迷今日漢江
煙樹靜更無人唱白銅堤（李白常有歌云日欲落峴山西遊客醉歸花下迷鹿門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

春陵聞鴈

蕭蕭踈葉下長亭雲淡秋空一鴈經惟有北人

偏悵望孤城獨上倚樓聽

又

危欄秋盡偶來凭霜落秋山爽氣澄誰道衡陽
無鴈過數聲殘日下春陵衡州有回鴈峯云鴈止于衡陽不得

贈魏野處士

人間名利走塵埃惟子高閑晦盛才欹枕夜風
喧蘚荔閉門春雨長莓苔詩題遠岫經年得僧
戀幽軒繼日來却恐明君徵隱逸溪雲誰得共

徘徊

忠愍公詩集卷中

忠愍公詩集卷下

荊南秋望

西風吹戶牖猶自客荊蠻積水浮秋漢微陽淡
遠山蟬稀踈葉盡雨歇片雲閑何日忘簪紱深
居石室間

江上送別

浪疊春江遠樹微落花風雨共凄凄愁人此際
腸須斷況是登臨更送歸

送人徃嶺表

炎光君此去旅恨杳何窮海樹瘴煙黑蠻村山
路中

秋日

栁衰蟬噪寒煙淡地迥山遥暮雨收究是昔年
秋氣味只添多病與離愁

留題洛北羅漢閣

地高閣迥宜閑望望盡雲山首懶迴林下野僧

應笑我半年旌旆四曾來

判都省懷感

昔爲學士掌三銓屈指年光三十年秋雨滴堦桐巳老白頭重到倍依然余頃年手植桐樹在省有朽者

輦下春日

雨餘宮闕麗春陰三月花光照上林誰倚青樓望歸騎日斜南陌柳煙深

南宮宿齋静思陜城東閣竹

南宮向夕景彌清風竹蕭然動遠情憶到陜城東閣伴拂窻敲砌送寒聲

途次方城

方城舊路四曾過此度偏饒悵望多獨倚客亭思往事南陽何異夢南柯

經郴州永興驛

昔擁雙旌在郡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遥春樹無因見極目空饒悵望情

臨海驛夏日

嶺外炎蒸當盛暑雨餘新館覺微凉最怜夏木青陰合時有鶯聲似故鄉

海康西館有懷

風露凄清西館静悄然懷舊一長嘆海雲銷盡金波冷半夜無人獨凭欄

長安春日

淡淡春雲薄似羅灞橋楊柳拂煙波夕陽樓上

山重疊未抵愁春一倍多

病中書

多病將經歲逢迎故不能書惟看藥録客只待醫僧壯志銷如雪幽懷冷似氷郡齋風雨後無睡對寒燈

長安春書

務閑公府都無事騎吏前驅引馬行雨霽晚街官柳色日長春寺講鍾聲雲山巳有終南秀泉

石猶思洛下清閑道曲江新水滿欲携歌管出
重城

宮詞

長門秋夜雨窓外滴寒聲悔不先辭輦應無别
恨生

栁

絲翠最宜經宿雨絮飛爭忍逐香塵簾垂獨院
無人處一樹風搖日午春

杜陵

燕有情還至花無主亂開杜陵人不見夜月自
徘徊

左馮寺樓閣望

關思至道年中事獨倚左馮城外樓日斷平阜
人不見暮天無際水悠悠

偶書

往事都如夢流年只斷魂不堪春盡日細雨欲

黄昏

途次鄧州

南陽西去見遺基駐馬平郊遠樹微自笑平生
無所着不如山鳥解思歸

春雨

漠漠霏霏着柳條輕寒爭信杏花嬌江南二月
如煙細誰正春愁在麗譙

感舊

長思客勿侍甘泉冊地翱翔獨少年重到文昌
倍惆悵秋風霜鬢共蕭然

途次二絶

秋風故關路蟬噪日斜時有客驅征馬茫茫天
一涯

大澤荒草闊行人心悽悽邊雲時斷續流水自
東西

沙闊戍樓迴風高邊日清遲遲驅疋馬何處問

歸程

冬日偶成

正是旅愁悲遠宦況逢逼塞向殘年輪蹄影絶冬深路鳥雀聲稀雪後天探騎經旬無使客戍樓終日有烽煙病來無復拈鐏酒獨向虛窻盡日眠

九日群公出遊郊外余方卧郡齋聽水因寄一絶呈諸官

菊老東籬人病酒西風黃葉滿荒田不知今日登高興何似虛堂聽水眠

春日偶書

梛岸花塘慵獨賞閉門春盡阻閑遊少年多故心先老却彼人疑似白頭

送温尚書入洛

蕭蕭紅葉馬前飛又送王孫晝錦歸却到舊遊應悵望故溪秋鮮滿魚磯

小韓店

昔從鄴下遊梁苑孫店曾經十數迴歲月暗移人事改白頭重到小寒來

虛堂

虛堂寂寂草虫鳴欹枕難忘是舊情斜月半軒踈樹影夜深風露更凄清

憶樊川

閑想舊遊都似夢別來秦樹又西東高秋最憶樊川景稻穗初黃柿葉紅

東窻

徙倚東窻夜未明悄然幽館獨凝情燈挂古壁秋虫怨露下踈林宿鶴驚道在任從時態薄年加潛覺睡魂輕待酬北闕君恩了歸聽氷泉落石聲

九日不飲

雲淡長空日欲斜未逢衰柳噪寒鴉病來不飲

空懷感獨遶東籬詠菊花

和人春暮

流年賦分長多感盡日長思立短亭猶謝海棠花始發似留春色向凋零

又

昔曾過洛浦遺恨寫蒼苔往事詩空在春深我獨來

早行

嚴鍾將報曙遊子已登途野火時明滅殘星似有無

忠愍公詩集終

再開萊公詩集後序

萊公兩朝大臣勳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勳業有以掩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冊表裏典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道也公清才雅韻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淳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仕以至立朝退處

懽愉逸樂激烈憤慨無不並見於詩太原范伯純始收什編錄分爲三卷春陵得之尤其後也蓋公晩年遷謫嘗至春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編之傳家不百一焉逮宣和間王公 次翁 來尹玆邑鬼組景仰前脩因取舊集刋板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春陵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 傳 亦即舊板重加邦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者復且過半數適

玆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真復
命校正鳩工一新焉昔白居易謂劉禹錫之詩
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一文人徒以句韻之
工識者竒之尚且如此況公文章所在當如何
哉吾又知自有不可得而浸滅者存焉爾隆興
改元七月[redacted]日長樂辛㪚書

予昔時録藏宋萊國忠愍公詩迄今幾四十年
懼其字畫磨滅而未可以言久也且公爲華之
下邽人予忝鄉曲之末方圖刻之轉相流布俾
公口齒膏馥霑被後人而力未能近攝三原縣
事零陵蔣君鍪至會予于歸來之堂話及公之
言行傾仰切至予因曰家藏公集舊矣出以示
之喜而懷歸遂捐俸以來其傳則其爲學之要
爲政之體可以見矣時嘉靖乙未歲春正月丁

卯平川野逸王承裕記